



古代教会史

Early Church History

毕尔麦尔 (Bihlmeyer) 等 编著

雷立柏 (L. Leeb) 译



古代教会史

Early Church History

毕尔麦尔 (Bihlmeyer) 等 编著

雷立柏 (L. Leeb)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代教会史/(德)毕尔麦尔等编著;(奥)雷立柏译.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9.3(2009.7重印)

ISBN 978-7-80254-105-4

I. 古… II. ①毕… ②雷… III. 基督教史-古代 IV. B97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15685 号

古代教会史

毕尔麦尔(Bihlmeyer)等 编著

雷立柏(L. Leeb) 译

出版发行: 宗教文化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后海北沿 44 号 (100009)

电 话: 64095215(发行部) 84037602(编辑部)

责任编辑: 王志宏

版式设计: 范晓博

印 刷: 北京柯蓝博泰印务有限公司

版权专有 不得翻印

版本记录: 787×1092 毫米 16 开本 26.5 印张 450 千字

2009 年 3 月第 1 版 2009 年 7 月第 2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54-105-4

定 价: 60.00 元

目 录

译者序 / 1

导 论 / 1

1 教会史的任务、方法及划分 / 1

2 教会史的史料来源 / 3

3 教会史研究的各种协助学科 / 5

4 编写教会史的历史 / 7

第一段:从教会的创立到官方的承认

第一章:创立,扩展和教难 / 14

5 非基督宗教世界对救恩的准备 / 14

6 基督之前的犹太教和犹太人对 Messiah(默西亚/弥赛亚)的期待 / 18

7 耶稣基督,救世主和教会的奠基人 / 20

8 耶路撒冷的教会团体和教会第一次增长。两个 Jacobus(雅各伯/雅各) / 22

9 外邦人的宗徒 Paulus(保禄/保罗);关于法律的争论 / 25

10 Petrus(伯多禄/彼得)的生活和在罗马的殉道 / 29

11 Johannes(若望/约翰)和其他的宗徒/使徒 / 32

12 基督宗教的扩展 / 34

- 13 基督宗教广泛和快速传播的种种原因 / 40
- 14 传播的阻碍和教难的种种原因。基督徒在法院 / 42
- 15 从 Nero(尼禄)时代到 3 世纪中的教难 / 46
- 16 教会的胜利。从 Decius(德西乌斯)到 Diocletianus(戴克里先)的大规模迫害 / 53
- 17 用精神的武器反对基督宗教 / 60

第二章:教会的组织结构 / 63

- 18 圣职人员及圣统制的结构 / 63
- 19 圣职人员的培养,选择,生活费和特征 / 67
- 20 主教的管理区和总主教区 / 69
- 21 教会的合一与罗马的优先权 / 70

第三章:礼仪、纪律和习俗 / 74

- 22 圣洗,洗礼信经,异端者施洗争论 / 74
- 23 感恩祭。保密规定和爱筵 / 77
- 24 忏悔和补赎 / 80
- 25 庆节和守斋日。复活节争论 / 82
- 26 宗教生活和道德生活 / 85

第四章:教义的发展。种种异端和分裂 / 89

- 27 基督信仰的主要观点。异端和分裂总论。Simon Magus(西满)和 Menander(门安德) / 89
- 28 来自犹太传统的异端:Ebioniti(穷人派),Cerinthus(克林都斯),Elkesaiti(埃尔克塞派),Pseudo - Clementines(伪克雷孟文献) / 91
- 29 诺斯底主义概论,其来源和特征 / 94
- 30 诺斯底的主流教派及有关的教派:[A]诺斯底派人本身:[B]与诺斯底派有关的教派 / 97
- 31 摩尼教或波斯的诺斯底派 / 102
- 32 关于三位一体的争论。一位一体论 / 104
- 33 终末论的期待。千年论(Chiliasmus) / 109

- 34 蒙丹主义/孟他努斯派 / 110
- 35 关于忏悔的争论:Novatianus(诺瓦蒂安),Felicissimus(费利奇西穆斯)和 Meletius(梅勒提乌斯)的教会分裂 / 112

第五章:教会的著作和学术 / 114

- 36 教会著作在头 300 年的发展 / 114
- 37 宗徒/使徒时代的教父 / 115
- 38 第 2 世纪的护教文献、反异端文献和教会内部的文献 / 118
- 39 第 3 世纪的希腊语基督徒作者。教会神学的形成 / 124
- 40 拉丁文的基督宗教文献 / 132

第二段:从君士坦丁大帝对教会的解放到君士坦丁堡 692 年的主教会议(313 - 692 年)

回顾和前景 / 140

第一章:基督宗教的传播和其界限 / 144

- 41 Constantinus Magnus(君士坦丁大帝)和他的继承人。罗马帝国中的外教传统的逐渐消失。国度教会 / 144
- 42 基督宗教在亚细亚和 Africa(非洲/阿富利加)的传播 / 152
- 43 在民族大迁移时期,Germani(格尔曼人/日耳曼人)中的基督宗教 / 155
- 44 在英国地区的 Celtae(克尔特人/凯尔特人)和 Anglosaxones(盎格鲁 - 撒克逊人)中的教会 / 166
- 45 基督宗教受伊斯兰教的限制 / 169

第二章:教会教义的发展。种种神学争论、异端和教会分裂 / 172

- 46 种种神学争论和教义发展的概论 / 172
- 47 Arius(亚略/亚流)派和 325 年 Nicaea(尼西亚)第一届大公会议 / 173

- 48 关于 Arius(亚略/亚流)争论的延续和他们最终的失败 / 177
- 49“圣神受造派/敌圣灵派”的争论和 381 年的大会议。Filioque(及由子/和子) / 185
- 50 在第 4 世纪出现的各种争论和异端性教导 / 188
- 51 在第 4 世纪和第 5 世纪初有关 Origenes(奥力振/俄利根)的争论 / 191
- 52 关于 Donatus(多纳图斯/多纳特)的争论 / 194
- 53 Apollinaris(阿波利纳里)和关于基督论的争论的开端 / 197
- 54 有关 Nestorius(聂斯托利)的争论及 431 年的 Ephesus(厄弗所/以弗所)大公会
议 / 198
- 55“基督一性论”的争论和 451 年第四次大公会议 / 204
- 56 西方教会中关于圣宠/恩典的争论。Pelagius(白拉奇/伯拉纠)和 Augustinus(奥
古斯丁) / 211
- 57 Augustinus(奥古斯丁)的预定论。半 Pelagius(白拉奇/伯拉纠)主义 / 215
- 58 在 Justinianus(尤斯提尼安)皇帝的时代“天主/上帝受苦论”,“基督一性论”,
Origenes(奥力振/俄利根)主义和“三章争论”引起的争论。553 年第五届大公会议
/ 220
- 59“基督一志论”的争论和第 6 届大公会议(680/681 年)。君士坦丁堡 692 年的主
教会议 / 226

第三章:教会的组织结构 / 232

- 60 教会中的新职位。圣职人员的培育,选任,生活费和特征 / 232
- 61 圣职人员的身份特权 / 236
- 62 堂区的形成。西方教会中的“私有教堂” / 238
- 63 宗主教区的联盟 / 240
- 64 圣座和罗马主教的首席权。Leo Magnus(大良/大利奥)和 Gregorius Magnus(大
额我略/大贵格利)。政教关系 / 243
- 65 历代的主教会议和它们的制度 / 252

第四章:礼仪,纪律和习俗 / 256

- 66 圣洗和慕道班。异端者的圣洗 / 256

- 67 礼仪,讲道,领圣体。圣歌和日课 / 258
- 68 忏悔和补赎 / 264
- 69 教会节日和守斋日 / 267
- 70 对圣人/圣徒及圣物的尊敬。圣像敬礼和朝圣习俗 / 272
- 71 古代教会艺术。圣堂器皿和礼服 / 277
- 72 隐修传统的起源,及其在东、西方的发展 / 281
- 73 基督信仰影响下的社会生活和道德生活 / 292

第五章:教会的著作和学术 / 298

- 74 教会著作的一般特征 / 298
- 75 希腊神学在4、5世纪的全盛时期。叙利亚和亚美尼亚的作者 / 300
- 76 拉丁神学在4、5世纪的全盛时期 / 312
- 77 第6、7世纪的希腊神学家 / 323
- 78 第6、7世纪的拉丁语文献 / 327

西语——汉语索引 / 334

汉语——外语索引 / 368

附 图

- 附图1 罗马帝国各省(约公元一二〇年) / 408
- 附图2 第四、五世纪的耶路撒冷和安条克地区 / 409
- 附图3 罗马帝国东部各省 / 410
- 附图4 公元二〇〇年有基督徒的地点(可考证的) / 411
- 附图5 第五世纪的重要朝圣地 / 412
- 附图6 早期四次大公会议的地点 / 413
- 附图7 欧洲西北部的城市 / 414

译者序

本书的原名是 *Kirchengeschichte* (《教会史》), 并分为三卷:《古代教会史》、《中世纪教会史》和《近代教会史》。它不仅仅叙述教会“内部”的发展, 而且也从文化、社会道德和政治的角度来分析基督宗教在欧洲历史上的影响和发展。这是一部经典著作, 其前身是德国历史学家 Franz Xaver Funk (傅恩克) 于 1886 年写的《教会史教科书》。这部著作曾在德国的大学和神学院中广泛被用为教科书, 在 1907 年已有第 5 版, 可见它很受欢迎。作者 Funk (傅恩克) 是“教父学”的专家, 他不断增加和更新其内容资料。在 1911 年后, 德国学者 Bihlmeyer (毕尔麦尔, 1874-1942 年) 继续修补这本书, 而在 1942 年后, 另一位德国的教会史学家, Tüchle (提克肋), 继续增补这本教科书。他又加上新的研究成果和新的文献目录, 在 20 世纪 50 年代出版了第 16 版。似乎可以说, 这本教科书影响了在德国大学里的教会史教学工作 100 年之久, 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另外, 它在 20 世纪 60 和 70 年代被译成别的欧洲语言 (英语, 法语, 西班牙语, 意大利语, 波兰语等)。因为德国的专家多次修改和增补这部书的内容, 可以认为它是一部很完整的教会史教科书, 也值得中国的大学生和研究基督宗教历史的人参考和阅读。

Bihlmeyer - Tüchle (毕尔麦尔/提克肋) 的《教会史》想“结合严格的历史学批判精神和对教会的同情态度” (Tüchle 在 1948 年的序中的

话)。这部书的内容和章节非常系统,每一小章分为几个节:5; 5.1; 5.2等(后面的索引提供这些章节的号码)。

原著几乎在每一页都有一些注脚,其中列出很多著作和文献。这些著作大部分是德文、法文、意大利文或拉丁文写的,而且都是1960年以前的研究专著,在中国很难找到,所以我决定不翻译这些注脚中的文献资料。

在正文中如果出现外文人名、地名或书名,我尽可能会保留原文,但是最常见的地名只用汉语的译名(比如:“罗马”,“希腊”,“叙利亚”等)。在外文人名和地名的原文后,我加上天主教的翻译和新教的翻译,有时候也加上社会上普遍用的翻译,比如 Paulus(保禄/保罗), Antiochia(安提约基亚/安提阿/安条克),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满足天主教、基督新教和社会上读者的需要。我先写天主教的译名是出于历史的考虑,因为有的汉语译名已经有400年的历史,比如“亚当”或“亚里士多德”中的“亚”是17世纪的译者(Ricci 利玛窦, Aleni 艾儒略, Buglio 利类思等人)规定的(参见拙著《汉语神学术语辞典·清初汉语神学术语辞典》,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年)。人名和地名的汉译名主要来自两部很杰出的辞典:辅仁神学著作编译会编《神学词语汇编》,光启出版社,台北,2005年;卢龙光主编《基督教圣经与神学词典》,宗教文化出版社,北京2007年。很悲哀的事实是,外文人名、地名和书名的汉译形成了很混乱的局面。我希望中国的读者能逐渐采取一种“直接读ABC”的习惯,这样不再会有“安提约基亚”=“安提阿”=“安条克”的烦恼(实际上, Antiochia 的希腊文意思是“坚定的”,但从汉语的译文中无法查出这个原义)。

在古代和中世纪的人名和地名方面,我多以拉丁语为标准(而不是以希伯来语、希腊语、英语或德语为标准),比如德文的 Johann(若望/约翰)和法文的 Jean 以及希腊文的 Ioannes 就是英文的 John,但我决定在正文中用拉丁文的 Johannes;意大利语的 Firenze 等于是英语的 Florence,但它来自拉丁语的 Florentia(“茂盛的城市”,即“佛罗伦萨”或

“翡伦翠”)。中世纪的文献和早期的教会史著作多用拉丁语的名称,所以我也倾向于施用拉丁语的名称,并在“外语-汉语索引”中提供不同语言的称呼。因为汉语的基督宗教术语尚未统一,我倾向于施用国际符号,比如“《马太福音》13章2节”在汉语中可写为“太13:2”(新教的写法)或“玛十三2”(公教的写法),本书却多用 Mt 13:2(这似乎是全世界通用的写法)。

在书中,作者曾多次用 *katholische Kirche* (“大公教会”)的词来指“正统教会”和“分出来的教派”(比如“蒙丹教派”,“多纳图斯派”等)之间的差别。在近代历史上,“*katholische Kirche*”指“罗马天主教”,但在古代教会史上,这个词应该译成“大公教会”或“正统教会”。

在本书中出现很多基督宗教方面的术语,比如“复活节”,“宗徒/使徒”,“洗礼”,“教区”,“基督论”等等。这些术语在正文中都没有解释,因为读者可以在相关的辞典中查清这些术语的意思;请参见卓新平主编《基督宗教知识辞典》,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卓新平主编《汉语神学术语辞典》,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年。

这部《教会史》资料丰富,论述很系统,深入浅出,具有教科书的优点。作者 Funk 和修补者 Bihlmeyer, Tüchle 虽然都是天主教徒,但他们也曾参与过一些跨越教派的历史研究,而他们的目标是尽可能客观地描述教会的发展。希望中国的读者能够通过这部《教会史》更全面地理解基督宗教的精神和教会的发展。

雷立柏,2007年9月13日于北京通州

导 论

1

教会史的任务、方法及划分

1.1 作为一门神学学科,教会史的任务是这样的:它应该清楚地、全面地及科学地描述教会的内在发展。“教会”就是基督所建立的有形的救恩性组织(sichtbare Heilsanstalt)。我们用一个来自希腊语的词称它为 Kirche(英语:Church,教会)。希腊语的词根是 kyriakon,通俗为 kyrikon(来自 kyrios = 主,即“属于主的人”),这词也许直接从希腊语进入了 Goths(哥特人)的语言,或者先转为拉丁语的 cyricon(?),后在第4世纪被 Germani(日耳曼)民族吸收。罗马语系的民族则在他们的语言中接受了《圣经》中的 ekklesia(= ecclesia“教会”)。“教会史”首先注意到基督宗教传遍全世界的过程,从开始到今天(所谓的 Missionsgeschichte 传教史),以及教会与那些皈依民族、国度和统治者之间的不同关系(即 Kirchenpolitik 教会政治),敌对力量如何反对和压迫教会,以及非基督信仰的或另类基督信仰的团体如何限制教会的生活。更重要的是内在的发展,就是教会的宗教-社会生活(religiös-soziales Eigenleben der Kirche)。正如 Vincentius de Lerino 在第5世纪所说的(Commonitorium c. 29.30),教会的内在生活的发展规律和植物或人的身体一样,它是一个有机的发展,它符合自己内在的力量和规律——上主赋予了这些力量和规律。这也适用于教会的制度(Verfassung)和各肢体的组织、仪式和礼仪(Kultus und Liturgie),其纪律(Kirchenzucht),教会的道德和文化,教会的美术和文学,教义的宣讲和科学研究——神学(Theologie)。就教义而言,信条本身是不能改变的,但信条在形式上的表达确实不能排除变化的可能性。圣神(圣灵)永不离开教会(Jn 14:16),而在他的引导下,教会能够越来越清楚地理解、诠释和坚定地陈述被启示

的真理。教会走向更全面的解释,部分是出于内在的动力,部分是出于各时代出现的异端邪说。然而,教会史仅仅能勾勒出教义发展的基本线索,深入的讨论属于另一个学科,即 Dogmengeschichte(教义史,信理学史)。

1.2 教会史的方法一方面来自历史研究的普遍原则,另一方面来自神学的特殊要求。首先,教会史学家必须充分利用近代变成了如此精致的历史学方法,这方面有三个要求:1)教会史必须有史料基础,并且是批判性的(quellenmässig und kritisch),也就是说,它的描述必须符合最好的史料,而史料必须受内在和外在的批判和筛选。2)教会史必须是客观的(objektiv),必须是无偏向的(unparteiisch),要非常严格地护卫真理,要黑白分明,但不可以从一开始就有护教的倾向。当然,自由主义所说的绝对的客观性是不可能的,因为历史判断都在某方面受世界观的影响。3)教会史必须是“实际说明关系的”即“教导式演进的”(pragmatisch - genetisch, d. h. lehrhaft - entwickelnd, erklärend)。史学家应该研究原因和关系及各种事件的发展,行动者的动机和目标,集体行动的深层原因,有影响的理念和力量(ideengeschichtliche Betrachtung 思想史的考虑)。这样,教会史和历史一样能成为“生活的真正导师”(wahrhafte “Lehrmeisterin des Lebens”, magistra vitae)。

但因为教会不仅是人的工程,而也是神的工程,或更准确说是神和人的结合,所以教会史也必须有宗教指向(religiös orientiert)。这种指导方向不会阻碍科学性,因为信仰的科学(Glaubenswissenschaft)和严肃的历史研究不能有矛盾;两者追求真理,而真理只是一个。教会史学家有意识地用基督宗教的价值来解释历史。他的终向(Leitstern)是天国,这个天国要根据上主的永恒计划并在圣神(圣灵)的指导下在人类中成为现实。与圣经学一起,教会史研究形成历史神学(historische Theologie),而这样的学科的任务是“为整个神学大楼提供真实的历史事实方面的基础”。

教会史也可以利用近年来很流行的宗教史和宗教心理学(Religionsgeschichte und Religionspsychologie)的研究成果,一方面能深入地理解基督宗教与犹太教以及和其他的宗教的关系,另一方面能更深入地掌握宗教领袖的个人信仰和群众的宗教生活。但教会史拒绝这些学科经常作的“以偏概全”式的结论或“信仰取决于条件”的理论,并拒绝那种将教会史化为基督宗教史或基督信仰史的要求。从形式目标(Formalobjekt)来看,教会史的目标不是基督宗教和基督信仰的发展本身,而是基督建立的救恩团体的全部生活的发展。

1.3 教会史的丰富史料必须从内容和从时代作出划分。内容和时代这两个因素构成教会史的划分。内容划分符合上述的教会生活各个层面：传教和基督宗教的扩展，教会和国度的关系，教会受的限制和迫害，教会的制度组织，礼仪道德，文化，艺术，文学，教义和研究。时代的划分仍被争论。第15、16世纪的人文主义者首先用了“古代，中世纪和近代”的概念，而17世纪的世界史教科书首次用它（历史学家 Christoph Cellarius, *Historiae antiquae, mediae, novae nucleus*《古代、中世纪、新代历史概要》，Jena, 1675年）。自从罗曼（浪漫 Romantik）时代（参见 Möhler, Hase）以来，人们也有意识地在教会史上用这种划分。虽然这种划分很普遍，但它缺乏内容，而且古代和中世纪之间的分界线无法确定，不过我们仍然应该坚持这种三个时期的分划，它是一个虽不完善，但有用的工具（Notbehelf）。这种划分在教育学和类型学方面的贡献也许超过其在历史研究的贡献，因为历史发展的长流是延续性的，任何时代划分都是相对的。

最好的划分可能是这样的：“古代”指从基督诞生（元年）到7世纪末（692年，所谓的特卢拉主教会议，Trullan Synod of Constantinopolis）。在这个时期中，基督宗教的环境是古希腊 - 罗马的文化。这个时期又可以分为两个时代，因为 Constantinus Magnus（君士坦丁）在313年正式承认了原来受压迫的教会，这算为一次大的转变。在“中世纪”的800年中（692 - 1517年），天主教信仰和公教会具有社会生活和文化方面的绝对领导地位，通过 Gregorius VII（额我略/格列高利，1073年当教宗）和 Bonifatius VIII（博尼法斯，1294年任职当教宗）又可以分为三个时代：早期，高中世纪和晚中世纪。“近代”的开头是 Luther 反对公教会的革命性行动（1517年），而“近代”一直延续到今天，但20世纪可以称为“现代”或“当代”。重要的分水岭是1648年（Westphalia 的和平条约）和1789年（法国革命）及世界大战（1914 - 1918年，1938 - 1945年）。

2

教会史的史料来源

教会史的史料是那些关于基督宗教历史的文献或文物。它们可能是原来的，可能是二手的，部分是公开的（官方的 amtliche, öffentliche），部分是私人的。当然，

原始的和官方的资料的意义更大。在近代,人们编写了一些巨大的教会史料文集,它们帮助学者走近原料,所以不能不参考它们。[译者注:原著在第2、3、4章中列出许多拉丁文、德文、英文、意大利文、法文的文献,在此仅列出很小一部分。]

2.1 铭文和纪念碑:见 F. Piper, *Einleitung in die monumentale Theologie*(《纪念碑神学导论》),1867年;F. X. Kraus, hg., *Realenzyklopaedie der christlichen Altertümer*(《基督宗教古代文物大百科全书》2卷),1882-1886年;F. Cabrol, H. Leclercq, *Dictionnaire d'archeologie chretienne et de liturgie*(《基督教考古学和礼仪学》,14卷),Paris 1907年以来[……]

2.2 主教会议文集:*Concilia generalia ecclesiae catholicae*(《公教会大公会议文集》4卷),Roma, 1608/1612年;C. J. v. Hefele, *Conciliengeschichte*(《主教会议史》7卷),1855-1874年;[……]

2.3 历代教宗的法令和教会法文集:*Bullarium Romanum*(《罗马法令集》),由 C. Cocquelines 编,14卷,Roma 1739-1744年;*Codex Iuris Canonici*(《天主教法典》),1917年,[1983年];[……]

2.4 有关教会的法律和国教契约:A. Mercati, *Raccolta di Concordati*, 1098-1954(《1098年到1954年间的国教契约》),2卷,1919/1954年;[……]

2.5 各种礼仪文献:E. Renandot, *Liturgiarum orientalium collectio*(《东方礼文集》),2卷,Paris 1716年;J. A. Assemani, *Codex liturgicus ecclesiae univ.*(《全教会的礼仪文集》)13卷,Roma 1749/1766;A. v. Maltzew, *Die Liturgien der russisch-orthodoxen Kirche*(《俄罗斯东正教的礼仪》)10卷,1894/1904年。

2.6 信经和信经集(信纲集):H. Denzinger, *Enchiridion symbolorum, definitionum etc.*《历代信经手册》1854年,1957年新编;J. Neuner, H. Roos, *Der Glaube der Kirche in den Urkunden der Lehrverkuendigung*(《教会权威性文献中的教会信仰》),1951年;J. T. Mueller, *Die symbol. Buecher der evang. - lutherischen Kirche*(《新教信纲文献编》),1928年;J. Michalcescu, *Die Bekenntnisse und wichtigsten Glaubenszeugnisse der griech. - orient. Kirche*(《希腊东正教的重要信仰文献》),1904年。

2.7 修会的会规:Luc. Holstenius, *Codex regularum monasticarum et canonicarum*, auctus Mar. Brockie(《各修会会规文集》)6卷,1661,1759年;H. U. v. Balthasar, *Die grossen Ordensregeln*(《重要的会规》),1935年。

2.8 殉道者和圣人传记: J. Bollandus SJ et socii, *Acta Sanctorum* (《圣人列传》), 65 卷, Antwerp 1643 年以来; *Martyrologium Romanum* (《罗马殉道者文集》), ed. typica Vaticana, Roma 1914 年, 1949 年;

2.9 教父和教会作者的著作: *Maxima Bibliotheca veterum patrum etc.* (《古代教父大文集》) 27 卷, 1677 - 1709 年 (到 16 世纪); *Patrologiae cursus completus accurate J. P. Migne*; *Patrologia Latina* (= PL) (《拉丁教父文集》), 221 卷, 到 Innocentius III (1216 年), Paris 1844 - 1864 年; *Patrologia Graeca* (= PG) (《希腊教父文集》), 161 卷, 到 15 世纪; Paris 1857 - 1866 年。

2.10 国度历史文集; *Rerum Italicarum scriptores* (《意大利的历史学家》), ed. L. A. Muratori, 25 卷, 1723 年到 1751 年; *Rerum Gallicarum et Francicarum scriptores* (《高卢和法国历史学》), ed. Bouquet, 23 卷, 巴黎 1738 年/1904 年。

2.11 历史学文集, 目录, 年鉴, 百科全书等。

3

教会史研究的各种协助学科 (Hilfswissenschaften)

为了研究教会史的史料, 需要参考并适用以下的种种学科 (译者注: 原著在下文列出很多书名, 在译文中大部分被省略):

3.1 古文书学, 文本学 (Palaeographie, Papyrologie), 图书馆学: B. Montfaucon, *Palaeographia graeca* (《希腊文本学》), Paris 1708 年。

3.2 文献学, 文书学 (Urkundenlehre, Diplomatik), 档案学 (Archivwesen): J. Mabillon, *De re diplomatica* (《论文书学》), Paris 1709 年。

3.3 铭文学 (Inschriftenkunde, Epigraphik)

3.4 钱币学, 印章学, 章徽学

3.5 古典语文学和古代历史研究; E. Forcellini, *Lexicon totius latinitatis* (《拉丁语大辞典》4 卷), Patavii 1771 年; 新编: F. Corradini, J. Perin, Padua 1940 年; *Thesaurus linguae latinae* (《拉丁语宝典》6 卷), Lipsiae, 1900 ff; H. Stephanus, *Thesaurus graecae linguae* (《希腊语宝典》, 8 卷), edd. C. B. Hase etc. Paris 1831/1855 年。

3.6 地理学和统计学

3.7 历法学, 编年学 (Zeitrechnungslehre, Chronologie): D. Petavius, *Opus de doctrina temporum*, (《关于年代的理论》), Paris 1627 年。

最重要的编年方式是这些:

A) 从罗马建城(公元前 753 年)及罗马执政官的年代来算。

B) 罗马人的“利润循环 (cylus indictionum)”, 就是 15 年的循环, 从 Diocletianus 皇帝(297 年)到第 16 世纪被使用。

C) 以“世界被创造”为元年: 拜占廷的算法是以公元前 5509 年为元年(在俄罗斯被施用直到彼得大帝为止, 但希腊人、Serbi 人、罗马尼亚人施用它一直到 19 世纪); 埃及的 Alexandria 的算法是以公元前 5492 年为元年; 犹太人的传统算法是以公元前 3761 年为 0 年(元年)。

D) 基督宗教的算法, 以基督诞生为元年, 由隐修士 Dionysius Exiguus(参见 65, 4; 78, 2) 于 525/526 年在罗马推动, 因此也被称为 Dionysische Ära。这种算法逐渐代替了欧洲的其他算法。这个算法规定基督的诞生为罗马建城第 753 年, 所以 754 年是基督宗教计法的第 1 年。实际上, 基督诞生了早 5 - 7 年, 所以应该是 746 到 748 年。

以前, 一年的开头也有不同的算法: A) 1 月 1 日为元月; B) 3 月 1 日(俄罗斯); C) 9 月 1 日(君士坦丁堡); D) 圣诞节; E) 圣母宣报节(3 月 25 日); F) 复活节。1 月 1 日的说法从第 16 世纪开始被普遍接受为一年的开始。

从一年的长短来看, 人们直到 16 世纪用了 Julius Caesar(恺撒)的算法, 但他的年历错误地为每一年多加 11 分 14 秒。教宗 Gregorius XIII 于 1582 年调整了这个误差, 他规定在 10 月 5 日到 14 日中间要忽略 10 天, 这样重新让天文学的算法和社会的计法彼此相符。他又规定在将来每 400 年要有 3 个闰天被忽略。然而, 新教的人在 18 世纪才接受了这个 Gregorian Calendar(额我略的历法), 而俄罗斯、希腊人和其他的东正教的民族一直到最近坚持了原来的 Julian Calendar(恺撒历法)。但是自从 20 世纪初, 俄国和巴尔干地区逐渐采用了 Gregorian Calendar, 而 1923 年的东方东正教大会也肯定了这个新历法。很多人希望, 复活节的日期应该要重新规定, 或至少限制复活日期的过渡变动, 但那些大的教会团体, 特别是天主公教不支持, 所以现在不再谈论这个问题。

编写教会史的历史

4.1 Eusebius (欧瑟比/欧西比乌斯) 正当地被称为“教会史之父”，他曾是 Caesarea in Palaestina (凯撒勒雅) 的总主教，339 年去世 (参见 75.1)。他编写一部《世界史》(以 Armenia 语的译本保存)，其中第二个部分(《编年记》)由 Hieronymus (哲罗姆) 译成拉丁语，并且延续到 378 年。Eusebius 也撰写了一部《教会史》(*Ekklesiastike historia*)，共有 10 卷。第一个稿子是到 311 年为止，后来的版本到 324 年为止。这部著作是一个真正的里程碑，虽然它更多是传下来资料的积累，而不是说明原因的历史叙述 (*pragmatische Geschichtserzählung*)。它的价值是无可比拟的，因为它的资料包括很多早期的文献和失传书籍中的引文。5 世纪 Constantinopolis (君士坦丁堡) 两个学者，即 Sokrates (到 439 年) 和 Sozomenus (到 425 年)，以及 (Syria) Cyrus 的主教 Theodoret (到 428 年) 曾经写过了这部教会史的《续编》。这些《续编》部分上是很可观的著作 (Sokrates 的《教会史》是最好的)，而 Antiochia 的律师 Evagrius (Euagrius) 又续写了这些《教会史》，一直到 594 年。另外还有 Theodorus de Constantinopolis 和一个 Arianus 派的人 Philostorgus 的《续编》(12 卷，300 - 425 年)，但这两位学者的著作只保存了残片。

4.2 除了上面提到的 Hieronymus (热罗尼莫/哲罗姆) 以外，拉丁教会还有其他的历史学家，但他们都不如东方的学者：Rufinus (参见 6.7) 翻译了 Eusebius 的《教会史》，又续加了 70 年的历史，但他的翻译在很多地方省略了一些资料。Sulpicius Severus (参见 76.7) 以古典风格和一定的辨别眼光编写了 *Chronica* (《编年史》，2 卷)，从世界的开始到 4 世纪末。Orosius (参见 76.7) 的 *Historiarum libri VII* (《历史七卷》) 等于是一种基督宗教的世界史，具有护教的倾向。他受了 Augustinus (奥古斯丁) 的启发，而 Augustinus 自己通过其伟大著作 *De civitate Dei* (《上主之城》，参见 76.3) 深深地影响了中世纪的历史观。Cassiodorus (参见 78.2) 的 *Historia (ecclesiastica) tripartita* (《教会史三部》) 仅仅是 Eusebius 头三个续编的缩减本，但在中世纪普遍地被用为一种教会史手册，很受欢迎。

4.3 中世纪很少产生一些包括全教会史的著作。中世纪的书大多是一些不独

立的和缺少批判辨别的文集。关于古代教会史的著作一般都写早期著作(Hieronymus, Rufinus, Cassiodorus)的摘要。

在希腊教会中,在中世纪的时代仅仅出现一个伟大的教会史专家,就是 Nicephorus Kallisti(约 1341 年去世)。他的著作写到 610 年,但基本上只是 10 世纪的一部更早的书的改写。

在西欧有 Haimo de Halberstadt 主教(+ 853 年),他写了一部 *Breviarium historiae ecclesiae*(直到 400 年),基本上是根据 Rufinus 写的。下面的学者延续写了几部《教会史》到他们自己的时代: Anastasius(+ 879 年,参见 87, 2. 3; 89, 4), Odericus Vitalis, 他是法国 Normandie, St. Evroul 的隐修士(+ 1143 年);道明会会士 Vincentius de Beauvais(+ 1264 年,他的 *Speculum historiale*《历史之镜》参见 135. 3b), Bartholomaeus de Lucca(+ 1327 年),以及 Florentia 的总主教,圣 Antonin(+ 1459 年,他的 *Summa historialis*《历史大全》是这方面篇幅最大的著作。——但中世纪历史研究的灿烂贡献是众多地方历史著作,民族史和《编年记》。很多中世纪的历史书不分开教会史和世俗的历史。

4.4 自从 15 世纪,就是从文艺复兴和人文主义以来,在教会史编写工作的领域中也逐渐发生了一次具有意义的转变。中世纪似乎完全失去的历史批判精神(historische Kritik)重新恢复了。人们再一次注意到古代的资料——通过印刷技术和各地发行的书能够更容易掌握这些资料。这样,学者的实在感提高了(mit gesteigertem Wirklichkeits sinn),而他们认出了某些传说的不可靠性(比如关于女教宗 Johanna 的传说,参见 87. 2)或一些原来不引起争论的文献的虚假性(如 *Donatio Constantini*, 参见 85. 3;或 *Decretalia Pseudo - isidoriana* 参见 87, 4)或一些书的托名伪著(如 *Pseudo - Dionysius Areopagita*, 参见 77. 1)。由于公、新教的分裂,教会史的首要任务被视为卫护自己教会的立场。这一点当然在很大的程度上阻碍了历史研究的客观性(trübte den unbefangenen historischen Blick nicht wenig)。但是,信仰团体之间的争论对于教会史研究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而那种片面攻击和卫护的倾向逐渐下降(虽然它始终没有完全消失);这样以来,历史真理能够更客观地得以呈现。

第一部著作是 *Ecclesiastica historia ... congesta per aliquot studiosos et pios viros in urbe Magdeburgica*(《在 Magdeburg 由几位努力的和虔诚的人写的教会史》)13 卷, 1559/1574 年在 Basileia(巴塞尔)发行的,它是按世纪(I 到 XIII)划分的,并是由于 Illyria 人 Matthias Flacius 和他的朋友们写的,被称为 Magdeburger Centurien(或

Centuriatoren)。这本书大多时候引用史料,因此有一定的贡献,但它对于旧教会和教宗怀有敌意,这一点实在是可悲的。这部著作马上引起了几个反应,其中最重要的天主教的著作是 Caesar Baronius(巴罗尼乌斯),一位枢机主教和 Oratorianus 会士(+ 1607 年)的 *Annales ecclesiastici*(《教会编年记》),这本巨著(12 卷,1588 - 1607 年间在 Roma 发行,写到 1198 年)非常有价值,因为它也记载很多文献。

Baronius 的著作曾多次被印刷,而其他的学者开始写续编,比如 H. Spondanus de Pamiers 主教(2 卷,Paris 1647 年,写到 1646 年),道明会会士 Abrah. Bzovius(9 卷,Roma 1616 - 1672 年,写到 1572 年);更好的著作是原作者的同会会士(Oratorii) Odericus Raynald(9 卷,1646 - 1677 年,写到 1565 年),Jac. Laderchi(3 卷,Roma 1728 - 1737,写到 1571 年)和 Aug. Theiner(3 卷,Roma 1856 年,写到 1585 年)。法国的方济各会会士 Anton 和 Franc. Pagi 曾想增补或纠正 Baronius 的著作(4 卷,Antwerp 1689 - 1705 年)。

4.5 教会史编写的努力在 16 世纪后有一段相当长的空白时期和停顿。人们曾一段时间不作别的,仅仅为上面介绍的两个重要著作写了一些摘录或纲要。另外,经院式的教育制度(特别是耶稣会于 1599 年所规定的教育制度)在公教大学的领域中更强调哲学和思辨神学,同时排除各种历史学研究。在 Ludovicus XIV(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国,学术生活获得新活力,也产生教会史的新贡献。很多学者,特别是那些属于 OSB(本笃会)的学者(Mauriner 参见 188,2)培养了历史学的各种相关的学科(参见 178,1e)。他们出版了教父们的著作,又写了典范式的专著,其中有部分著作直到今天都没有被超越。耶稣会会士们开始编写 *Acta Sanctorum*(《圣经史料》)这个巨著。一位具有法国中心主义倾向的道明会会士, Noel (= Natalis) Alexander 在他的 *Selecta historiae ecclesiae*(26 卷,Paris 1676 - 1686 年,写到 1563 年)中提供了一个全面的叙述。这部著作被新编,书名为 *Historia ecclesiastica Veteris Novique Test.*(《教会史》,8 卷,Paris 1699 年)。更重要的是教区司铎 Louis Seb. Lenain de Tillemont(+ 1698 年)的杰出研究 *Memoires pour servir a l'histoire ecclesiastique*(《教会史的记录》),这是一部有文献辨别的教会史(写到 513 年),它记录并注解各种重要文献(16 卷,Paris 1690 - 1738 年)。它在一定程度上补充同样作者的 *Histoire des empereurs*(《历代皇帝史》,6 卷,Paris 1690 - 1738 年,写到 518 年)。

值得注意的还有 Claude Fleury 的著作 *Histoire ecclesiastique*(《教会史》,20 卷,Paris 1691 - 1720 年,写到 1414 年,也被译成拉丁文),及 A. H. Berault - Bercastel

(著作 *Histoire de l' Eglise*《教会史》,24 卷,写到 1721 年,有德语译本,1788 - 1791 年,24 卷),以及具有思想影响的 Bossuet 主教的历史哲学文章 *Discours sur l' histoire universelle*(《讨论普世历史》,Paris 1681,写到 Carolus Magnus)。在意大利的教会史家中比较有名的是道明会会士 Jos. Aug. Orsi 枢机(*Storia ecclesiastica*《教会史》,21 卷,Roma 1747 - 1762,写到 600 年),而另一位道明会会士, Becchetti 续写到 1587 年(28 卷,Roma 1770 - 1797 年)。

4.6 在德国的新教大学,人们很认真地培养了历史研究。17 世纪的思想发展导致了世俗史和教会史的区分,而后者成为一个独立的神学学科。Gottfried Arnold,一位虔敬派的人(Pietist)在他的 *Unparteiische Kirchen - und Ketzerhistorie* (《中立的教会史和异端史》,Frankfurt 1699 年)中严厉地批评了当时的路德宗的不宽容态度(所以他的教会史也是相当不“中立的”)。Jos. Lor. Mosheim 的 *Institutiones historiae ecclesiasticae*(《教会史导论》,1755 年)的史料区分很精细,他的论述也注意到因果关系,是一部杰出的著作。这位学生的学生 Joh. Matthias Schröckh 的 *Christliche Kirchengeschichte*(《基督宗教的教会史》,45 卷,1768 - 1812 年)不完全达到 Mosheim 的水平。启蒙运动反对教义,而这种影响对教会史研究是毁灭性的。19 世纪才克服了旧的理性主义,充分发展了历史学的方法,为历史研究带来了支持和促进因素。新教的保守派和自由派的各派在教会史研究都有明显的反映(参 210; 222.7)。

具体应该提到下面这些著作: August Neander, 这位“心灵神学家”(Pektoraltheologe, 他深受 Fr. Schleiermacher 思想的影响)所编写的 *Allgemeine Geschichte der christlichen Religion und Kirche*(《基督宗教和教会的普遍历史》,5 卷,1863 - 1865 年,写到 1431 年)。J. K. L. Giesen 的 *Lehrbuch der Kirchengeschichte* (《教会史教科书》,5 卷,1824 - 1857 年); Tuebingen 学派的领袖 Ferd. Christian Baur 所写的《教会史》(5 卷,1853 - 1863 年),这部著作严格按照发展史来分析,很会启发人的思想,但在判断方面是破坏信仰的(vielfach destruktiv)。Friedrich Böhringer 的著作 *Die Kirche Christi und ihre Zeugen, oder Kirchengeschichte in Biografien*(《基督的教会和其证人;以传记写教会史》,24 卷,1860 - 1870 年,写到宗教改革时期)很重视史料;K. R. Hagenbach 的《教会史》(7 卷,1869 - 1872 年)资料丰富,J. J. Herzog 的 *Abriss der gesamten Kirchengeschichte*(《整个教会史概论》,3 卷,1876 - 1882 年);W. Möller 的 *Lehrbuch der Kirchengeschichte*(《教会史教科

书》,3卷,1889-1891年;第3卷讨论改革和公教的改革)。从思想史进行研究有 Karl Müller(+1940年)的《教会史》(2卷,1892-1919年,写到1689年)。在教会史方面特别有贡献的是 Albrecht Ritschl(+1889年)的学派,其中最领先的新教教会史专家无疑是 Adolf von Harnack(+1930年)在 Berlin;另外还有 Alb. Hauck(+1918年),K. Holl(+1926年),Fr. Loofs(+1928年),Hans v. Schubert(+1931年)。新教最大的非德语的教会史是美籍德国人 Phil. Schaff 的 *History of the Christian Church*(《基督教会史》,7卷,New York,1889-1892年)。

篇幅比较小的新教教科书是这些:K. Hase(1834年,1900年第12版),J. H. Kurtz(1849年),K. Heussi(1957年第11版,是流传最广泛的教科书)。一些德国学者也曾试图写过一个跨越教会派别的《基督宗教的历史》(见 *Kultur der Gegenwart*, 1, 4, 1909年,1922年再印),这些学者是 Jülicher, Harnack, Bonwetsch, K. Müller, Funk, Ehrhard, Troeltsch。

4.7 在 Maria Theresia 皇后(1740-1780年在位)进行的教育改革后,有公教信仰的德国地区的大学也开始建立教会史方面的课程。不过,在启蒙时代写的教会史研究大多很肤浅,都充满 Febronianism 和 Josephinism(国家领导教会)的精神。19世纪的浪漫主义带来了一种改进。一位高尚的皈依者, Graf Fr. Leopold zu Stolberg(+1819年)在其 *Geschichte der Religion Jesu Christi*(《耶稣基督的宗教的历史》,15卷,1806-1818,写到430年)中不仅有丰富的资料,也是从宗教生活的角度写的。Fr. v. Kerz(写到1190年)和 J. N. Brischar(写到1245年)继续写了这部著作。Münster 的教授 Theodor Katerkamp 曾编写了一部很科学的,但未完成的《教会史》(5卷,1819-1834年,写到1153年)。各大学的神学院都努力推进教会史研究,其中最有影响的人物是 Joh. Adam Mühler(+1838年),K. Jos. Hefele(+1893年)在 Tübingen, Ignaz Döllinger(+1890年)在 München, Jos. Hergenröther(+1890年)在 Würzburg, Franz Xaver Kraus(+1901年),Fr. X. Funk(+1907年),Heinrich Denifle(OP,+1905年),Fr. Kardinal Ehrle(+1934年)和 Albert Ehrhart(+1940年)。

J. A. Möhler 的《教会史》仅在他去世后被出版(3卷,1867-1868年)。Hefele 的 *Konziliengeschichte*(《主教会议史》)算为一次大突破,它也等于是一种全面的教会史(到15世纪)。Döllinger 编写了很多专著和研究,除此之外还出版了一本《教会史教科书》(2卷,1843年,写到1517年)。好几个学者写了一部《教会史手册》,比如 J. N. Hortig(1826年),J. J. Ritter(3卷,1826-1835年),Joh. Alzog(1840

年,2卷)以及 Jos. Hergenröther(枢机主教,书名为 *Handbuch der allgemeinen Kirchengeschichte*《普遍教会史手册》,3卷,1876-1880年)。这部著作在德语界中是资料最丰富的,也严格肯定了教会的精神。那些最有影响的公教教科书(它们也曾被译成外文,很受欢迎)是这些:Heinr. Brück(1874年),Jak. Marx(1903年),Fr. X. Kraus(1896年),A. Knöpfler(根据 Hefele 讲的课,1895年),Fr. X. Funk 的《教会史教科书》是1886年写的,1907年有第5版,从1911年由 Bihlmeyer(+1942年)修补,1942年后由 Tüchle 增补。Jos. Lortz 的 *Geschichte der Kirche in ideengeschichtlicher Betrachtung*(《从思想史看教会史》,1932年)是一部杰出的著作。Fr. X. Seppelt 编写了一部科学的《教宗史》,6卷,1931-1956年;而 Freiherr von Pastor 曾写过一部 *Geschichte der Päpste seit dem Ausgang des Mittelalters*(《中世纪后的教宗史》,1886-1933年),此书也有很大的历史学价值。

4.8 在意大利, Gaetano Moroni 写了一个很丰富的,但不区分史料的辞典: *Dizionario di erudizione storico - ecclesiastica*(《教会史学辞典》,103卷, Venecia 1840-1878年)。意大利语教会史教科书的作者有 L. Todesco, (Torino 1922-1930); G. Lucca (Roma 1932); G. Pagnini, P. Paschini, F. Callaey 和 A. Saba。

在法国, R. F. Rohrbacher 写了一个篇幅很大的 *Histoire universelle de l' Eglise catholique*(《公教通史》,29卷, Nancy 1843-1849年)。这部分经过续编,也译成德语。更庞大的,但无区分态度的是 Darras, Bareille 和 Fevre 写的著作 *Histoire generale de l' Eglise*(《教会通史》,44卷, Paris 1861-1907年)。法国近代最重要的教会史专家大概是 Louis Duchesne(+1922年),但他的书 *Histoire ancienne de l' Eglise*(《教会古代史》,3卷, Paris 1906-1910年)包含一些很极端的批评,所以被禁止。

Louvain 大学在1900年创办了一个《教会史杂志》(*Revue d' histoire ecclesiastique*),而在 Bruxelles 的 New Bollandists(其领导是 H. Delhehay SJ)学派根据德国的模式发行了法语的教会史教科书。另一些重要的教会史学家是这些: F. Mourret(《教会通史》,3卷,1924年), A. Dufourcq (*Histoire de l' Eglise*《教会史》,8卷, Paris 1908年), A. Boulenger(《教会通史》5卷,1931-1935年), Ch. Poulet(《基督宗教的历史》,4卷,1932年)等。A. Flicheu, V. Martin 编写了一个很大的,24卷的《教会通史》(Paris 1935-1950年),这个巨著也被译成意大利文。Ph. Hughes 曾编写过一部比较通俗的 *History of the Church*(《教会史》3卷, London 1934/47年)。

第一段 从教会的创立到 官方的承认(313年)

第一章 创立,扩展和教难

5

非基督宗教世界对救恩的准备

5.1 基督宗教并不是毫无准备地进入了世界的。根据 Paulus(保禄/保罗)宗徒的说法(参见 Gal 4:4; Eph 1:10),基督的来临发生在“时期一满”的时刻,就是说,当人类通过上主的指导为救恩有接受能力后(nachdem die Menschheit durch Gottes Führung für die Aufnahme der Erlösung empfänglich gemacht worden war)。当然,上主的道路和他的计划是不能完全被理解的(Rom 11:33)。所以,这种“指导”也不很清楚,但它也不是完全不可了解的,因为上主在大自然和在历史中都启示自己(Act 14:16f)。

教会以外的世界对于天国的“准备”可以从不同的层面来看。古代的主要民族(antike Hauptvölker,指古希腊人和罗马人)在世俗文化方面达到了惊人的高度,古希腊的文人首先是诗人,思想家,艺术家;与此不同,罗马人主要是组织者,立法者和统治者;但在宗教和道德方面,他们的破产是显而易见的。早期的多神论的民间宗教和国家崇拜(Staatskulte)曾在它们盛行时期充满了人们的心,带给了一些人对神力的敬畏,也曾敦促了人们追求美德,但在晚期瓦解了,广泛地失去了信用。虽然一般的劳动人口没有相信神,也严肃地遵守道德规律,但在罗马共和国晚期中,学者完全陷入无神论并非稀罕之事。Augustus(奥古斯都)皇帝曾试图恢复祖先的古老美德,但效果不大。帝国时期以来,从希腊化的东方传来了“皇帝崇拜”(Kaiserkult),就是神灵信仰的一种代替品(als eine Art Ersatz für den Götterglauben)。皇帝崇拜是去世皇帝受如神的崇拜(Apotheose, consecratio),不久后(Caligula后)也包括对活的皇帝或对皇帝保护神(genius)的崇拜。东方的种种

宗教和秘密宗教也早就传到了西方,对大众发挥了越来越大的吸引力,比如 Phrygia 的大神母 Kybele 和 Attis 的崇拜,叙利亚的种种 Baal 神,埃及的神灵 Isis 和 Osiris - Serapis,波斯的光神 Mithras。除此之外还有各种各样的宗教迷信:占星术,魔术,模仿神的表演,特异功能,与亡灵的沟通等。与宗教堕落一起来的是一种可怕的道德沦陷,特别是在大城市及在上阶层的人们中间。Paulus(保禄/保罗)宗徒(参见 Rom 1:24 - 32)曾描述这种道德堕落的可怕表现。非基督徒的作者(如 Seneca, Tacitus, Juvenalis)基本上也支持这种批判的观点。

5.2 古希腊罗马的哲学在某些领域中要代替宗教,但它本身也处于化解和解体的状态中。Platon(柏拉图),Aristoteles(亚里士多德)等人的深邃思考被一些比较肤浅的,混合性的思想取代,这些思想传统对于形而上学没有希望(an der Metaphysik verzweifelnd,译者注:Stoa(斯多亚)的形而上学太悲观),并且更注重实际的人生哲学。Samos 的 Epicurus(伊壁鸠鲁,+270年)和他的学派反对思辨性的思想;他们主张一种以物质主义为基础的享乐主义(“喜乐是最大的价值”)。比较高尚的思想是 Stoa(斯多亚)学派,由 Kition 的 Zenon(芝诺,+260年)创立,这是在基督诞生时期最普遍流行的哲学学派。他们认为,哲学的目的就是道德和德性,但他们的神学是一种泛神论和一元论,又认为 fatum(命运),一种盲目的、不可改变的力量引导世界的发展。很多人和新学院派一样陷入了怀疑主义并且放弃了对真理的追求(参见 Pilatus 比拉多/彼拉多在 Jn 18:38 提出的问题:什么是真理?)。犬儒派以无限制的个人主义讽刺了任何宗教信仰。全部亚里士多德以后的哲学思想都充满着悲观主义:它意识到自己的无力。这个哲学在很大的程度上具有一种世界主义的态度。政治生活原来培养了如此多的公民美德,原来引起了如此大的兴趣,但现在已走下坡路了:希腊的小型共和国(die griechischen Republiken)雅典和 Sparta(斯巴达)原来有很多兴奋的爱国者,但它们不复存在。罗马帝国似乎包括了整个有居民的世界,这个帝国已饱满,已走到各个征服的终点。因为再没有可征服的地域,人人就没有受外部的压力。人们对真理是开放的,而因为达到真理的种种努力都无结果,人们更热忱地接受了(来自信仰的)真理。在基督进入世界的时代中,无力感和一种普遍的腐败意识很强烈,比任何时候还强烈。

5.3 除了这些消极的因素以外,外教文化也具有一些积极的外在条件,一些与基督的救恩教导有交叉的地方,它们有利于教会的迅速发展。这些主要是在宗教和哲学方面的。东方来的种种宗教和秘密宗教一方面包含了一些野蛮的、丑陋的

因素,但它们在另一方面也暗示一些真理的种子。罗马的宗教是如此严肃冷静的,如此有法律精神的,但这些秘密宗教强烈地激发了想象力和感受。它们谈论了罪恶和罪责,它们论及净化和补赎,再生、永生和彼岸的幸福生命。通过一些神秘的礼仪和神圣的宴席,它们想追求灵魂的拯救(soteria 救恩)及与神明的合一。这些宗教的司祭甚至培养了一种宗教教导和引导人灵的方式,即牧灵方式(eine Art von religiöser Unterweisung und Seelenführung)。

5.4 虽然古代有那么多多神论的教派,但也有另一方面的趋势:无意识地走向一神论的倾向,以及神的观念的升华和净化(eine gewisse Vergeistigung der Gottesvorstellungen und ein unbewusster Zug zum Monotheismus hin)。在罗马共和国晚期,宗教情怀处于低潮,但自从帝国时代以来,宗教情感(Religiosität)一步一步地上升。这种宗教情怀大多是混合式的(synkretistisch)。各种各样的神像和神灵都被融合,特别是东方来的神。甚至一种普遍的启示宗教和拯救宗教的想法越来越有影响。一些虔诚的无信仰的人(fromme Heiden)痛苦地期望着“来自上面的”照亮和协助。东方人和古希腊人很早就期待了一种“世界转变”,一种“世界革新”(一种“黄金时代”),甚至一位在历史中会出现的救世主,一位伟大的先知和有智慧的牧灵者(weiser Seelenführer)。在东方,国王从元始时代(seit Urzeiten)被视为“天子”(Sohn Gottes)和被预定的世界的统治者,国王被认为具有智慧和司铎(司祭)的尊严。他是“拯救者”或“救世主”,而他的登极(Epiphanía)意味着时代的吉祥转变。罗马的皇帝后来也继承了这些尊称:kyrios, soter(主,神;救世主)。Vergilius(维吉尔)在*Bucolica*(《牧歌集》)第4个 Ecloga 中和 Hermes Trismegistos(见 17,2)的文献也表达一个类似的看法。Stoa(斯多亚派)的一个理念是这样的:神和世界之间的中介者是 Logos(逻各斯),而 Logos 充满一切,并且到处散布真理的“种子”。的确,古希腊哲学包含很多错误的观念,但同时也提供一些有用的真理因素(manches brauchbare Wahrheitsselement)。这些真理的因素能够成为一个桥梁,能帮助那些诚心追求真理的外教人认识基督信仰(参见 Justinus, Tatianos 等)。理念论的创立者 Platon(柏拉图)认为,最高的理念(善)等于是神。Aristoteles(亚氏)在他的形而上学中认识一位“世界的第一个推动者”,以及一个绝对的,有自我意识的精神体(Erkenntnis ... des absoluten selbstbewussten Geistes)。Stoa 派人士 Posidonius de Apamea(+约公元前 50 年)的神学推理奇妙地结合了批判精神和宗教神秘主义。在 Posidonius 后很长时间没有几个有独立思想的希腊思想家。他的

神学思想在基督宗教内外都有深远的影响。Seneca(塞内卡), Epictetus 和 Marcus Aurelius 皇的伦理思想, 就是 Stoa(斯多亚)晚期的道德哲学与基督宗教的伦理教导在某些方面相符合, 比如, Stoa 承认神圣的道德律和神的预先安排(leitende Vorsehung, providentia), 承认一切人的平等与联系, 要求人们克服肉欲, 要求博爱, 甚至对敌人的爱。因此, 2, 3 世纪的基督宗教思想家认为, 希腊化时代的文化准备了基督宗教的来临(Tertullianus 称 Seneca 为“saepe noster 经常符合我们的”, 见 *De anima* 20; 第 4 世纪的人甚至虚构了 Seneca 和 Paulus 之间的信件)。Clemens Alexandrinus(克来孟/革利免)曾说, 哲学是“上主给希腊人的礼物”(Stromata 1, 2, 20)并且说出这样的名言了:“正如法律教导了希伯来人走向基督, 哲学教导了希腊人走向基督”(Stromata 1, 5, 28; 亦见 Gal 3:24)。

当然, 最有意义的和最直接的准备是外教人与犹太人及一神论的接触(参见 6, 2)。

5.5 罗马帝国对于古代文化界的统一和自从 Alexandrus Magnus(亚历山大)以来持续发展的希腊化(东方和西方局部上的希腊化)也算为有利的外在条件。因为地中海周围的地区, 从 Syria(叙利亚)到 Hispania(西班牙), 从 Nilus(尼罗河)到 Danubius(多瑙河), 都成为一个大的国度, 这些原本敌对的民族之间已没有了障碍或隔阂。同样的法律和管理制度, 以及希腊化的共同语言(koine dialektos), 还有共同的文化造成了相当统一的生活条件和思想环境。海路和陆路方面的“世界性交通”(Weltverkehr)是频繁的和安全的, 为思想的迅速传播提供了条件。当时的协会和行会组织非常发达, 为基督徒提供了一些立脚点。Augustus(奥古斯都)皇帝在长期的内战状态后又一次带来了和平和秩序, 世界的人为此而感谢他。那些有远见的基督徒也明确认识到了罗马皇帝在世界史上的使命。大约在 175 年, Melito de Sardes 主教指出说, 基督教和皇帝制度似乎在同样的时代进入了世界, 获得了并行的发展, 所以上主的安排明显地规定了双方的密切关系(von der Vorsehung offenbar füreinander bestimmt, 参见 Eusebius, *Hist. E.*, 4, 26), 并且充满智慧的 Origenes 于 248 年(*Contra Celsum* 2, 30)说:“上主准备了这些民族并且使罗马皇帝统治整个世界, 因为许多王国的同时存在为耶稣教导的传播会是一种阻碍。”

基督之前的犹太教和犹太人对 Messiah(默西亚/弥赛亚)的期待

6.1 犹太民族在世界史上的影响来自它的宗教。犹太人与周围民族的差别很大,因为犹太人获得了一个独特的启示,而上主引导了他们的历史。这种一神论信仰和对将来 Messiah(默西亚/弥赛亚)的预许是两个明灯;在犹太民族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仍然有这两个明灯,引导他们走过难关。周围的野蛮民族诱惑了犹太人,所以他们有时候陷入了偶像崇拜的迷信,但通过各种考验和灾难,他们最终保持了自己的一神论信仰。旧约的先知们在这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他们获得了召唤,他们是人民的领导者,向人民启示上主的旨意,批评人民的错误,并指向将来要来的拯救者和救赎者,他将来要在以色列人民中出现。因此,对 Messiah(默西亚/弥赛亚)的盼望在程度和内容上都有所成长,特别是在 Makkabaei(玛加伯)时代;当时, Syria(叙利亚)的国王 Antiochus Epiphanes(前 175 - 164 年)强迫了犹太人接受外邦人的宗教和风俗,并想夺取他们的传统信仰。犹太人民和他们领袖的勇气能够克服这个危险,而犹太人能够再次夺回政治上的独立(公元前 142 年)。在困难的年代,在犹太人的政治权力走向消亡的时代中,犹太人更多重视了法律的宝典。现在,Pharisaioi(法利塞人)成为他们的精神领袖,他们不断研究法典,时时恪守一切规定,严格地排除了一切非犹太人因素,这样寻求了自己的得救和人民的幸福。和他们对立的是 Sadduzaioi(撒杜塞人/撒都该人),他们更重视理性,受了 Epicurus(伊壁鸠鲁)的影响,对希腊化文化有某种爱好和羡慕。在后来的 Hasmonaioi 王朝(他们是 Maccabaei 的继承者)的领导下,发生残酷的内战,而神统治形式的犹太国(theokratischer Judenstaat)迅速走向灭亡了。罗马人 Pompeius 于公元前 63 年占领了 Jerusalem(耶城)。罗马人保持了“支派君主制”(Stammesfürstentum),而在公元前 37 - 4 年间, Idumaia 的 Herodes Magnus(黑落德)王是唯一的统治者。但是,犹太早就是罗马的附属国,而在公元 6 年成了 Syria(叙利亚)省的一个部分。一位总督(procurator)在 Caesarea 负责犹太地区的管理工作。在外邦人的统治下,犹太人的安慰是对于 Messiah(默西亚/弥赛亚)的期望。然而,对 Messiah(默西亚/弥赛亚)的理解在很多方面被歪曲了,它的性质主要是政治上的或狭窄的民族主义的,

因为人们相信, Messias(默西亚/弥赛亚)将会使以色列人摆脱罗马人的压力,并恢复犹太国的世俗权力和威望(参见 Lk 24: 21; Act 1: 6)。不过,一些虔诚的犹太人受了晚期默示思想的影响(Apokalyptiker),他们认为, Messias(默西亚/弥赛亚)将是一位来自 David(达味/大卫)家族的,很有智慧的国王,他将靠超自然的力量建立一个超自然的“天国”(übernatürliches Gottesreich),并要拯救人们脱离罪恶。Johannes Baptista(若翰洗者/约翰洗者)是最后的和最伟大的先知,他也准备了 Messias(默西亚/弥赛亚)的道路。

《新约》中没有提到 Essenes(厄色尼派/艾赛尼派)的教派。他们离开了犹太人的礼拜团体,因为他们放弃了圣殿和祭祀。他们也放弃了婚姻和个人财产,生活在一些隔离的小区,特别是在死海的西岸。另一个教派是 Therapeutai(“医者”)。他们的宗教态度与 Essenes 很相似。他们是犹太的苦行者,主要研究经典,但他们住在埃及的 Alexandria 附近。Philo(斐洛/斐罗)在他的 *De vita contemplativa* 中描写他们,而 Eusebius(《教会史》2, 16 - 17)等人视他们为后来的隐修者的前锋者,视他们为原始的基督徒式的苦行者(urchristliche Asketen, 参见 E. Lucius, 1879 年),但这个看法没有足够的根据。

6.2 很久以来,犹太民族不限于 Palaestina(巴勒斯坦)地区。通过流亡亚述(assyrische Gefangenschaft, 公元前 722 年或 708 年?)和流亡巴比伦(babylonische Gefangenschaft, 公元前 597, 586 年)的事件,犹太民族被分散到周围的地区。因为他们善于贸易商业,他们扩散到几乎整个当时有人住的世界。尤其在埃及有很多犹太人,在公元前第 3 世纪, Alexandria 的犹太人完成了《旧约》的最早希腊译本,即 Septuaginta(LXX,《七十贤士译本》)。生活在 Diaspora(“分散状态”)中的犹太人(亦称为“希腊化的人”Hellenisten),在异国他乡感觉到,他们是一个向外面封闭的整体,他们很少与别的民族混合或通婚,他们有自己的会堂,并且与耶路撒冷的圣殿(中心圣所)保持联系,因为他们定期去圣殿参与大的庆节,而且一年一次交出圣殿税(jährliche Tempelsteuer)。虽然如此,他们也不能完全摆脱外族文化的影响。他们不仅仅在语言和生活习惯适应了希腊化的世界,他们还开始与希腊人的宗教哲学进行对话。最明显的例子在这方面是 Philo Alexandrinus(Philo Iudaeus 斐洛),他是一位很有学问的犹太人,来自贵族和司祭家庭,并且生活在耶稣的时代(他约于公元 40 年去世)。他利用一种比喻式的解释方式来诠释《旧约》,这样结合了正统的犹太传统和柏拉图的, Stoa 的, 新毕达哥拉斯学派(Pythagoreische

Popularphilosophie)的思想;他完成的著作当然没有很大的统一性。他的比喻式解释方式和关于 logos 的教导(logos 是上主的一切理念的核心,logos 是上主和世界之间的中介)深深地影响了好几个世纪的基督宗教的神学家。

虽然犹太人在一方面封闭了自己,但他们仍然对周围的外族发挥了相当大的宗教影响。犹太人关于神的理解是比较纯洁的,他们的礼仪是严肃的和感动人的,他们的道德要求是严格的,这些因素曾给严肃的人很深的印象。除此以外,“分散的犹太人”意识到了自己在宗教方面的优越地位,而他们写了很多著作来反驳外族的多神论,同时为自己的信仰做宣传。希腊人和罗马人轻视或蔑视犹太人,所以很少有外族人愿意通过割损礼和浸水礼加入犹太人的团体(加入者被称为 proselytoi,比如在 Act 2:11),或愿意遵守整个犹太人的律法。但是,很多人比较自由地接受了犹太文化的一些部分,比如接受一神论和某些传统规定(安息日,食品方面的洁净规定,宗教性的净洗)。这些人被称为 phoboumenoi 或 sebomenoi ton theon(敬畏神者,敬拜神者,参见 Act 10:2; 13:50; 16:14)。这些人后来非常乐意地拥抱了基督信仰,因为基督宗教一方面能满足他们的渴望,另一方面基督宗教又排除那些他们不愿意接受的犹太习俗和犹太观点。

7

耶稣基督,救世主和教会的奠基人

7.1 “时期一满,天主派遣了自己的儿子,生于女人,生于法律之下,为把在法律之下的人赎出来,使我们获得义子的地位”(Gal 4:4-5)。Paulus(保禄/保罗)宗徒/使徒以这些话来勾勒出救世主的背景、使命和任务。天主之子来到了人间,他将旧约引向终点,他创立了一个新约,不是法律的,而是恩典的盟约。他奇妙地由童贞女 Maria(玛利亚)出生(关于具体的年代,见 3,7),大约于公元 30 年后开始在 Palaestina(巴勒斯坦)公开活动,并以奇迹和象征肯定了他的教导——一个来自上天的教导。他不是犹太宗教的改革者。他带来了一些新的因素:上主是一切人的父亲,他爱人们并在爱中交出自己。根据这种教导,律法、圣殿和法律的工程都有局限性。基督结合了犹太世界和希腊化世界的两个核心观念,就是宗教和伦理,使双方达到一个新的合一:他宣布了“天国”,就是一个新的,超自然的团体,为了拯

教人们,带给他们幸福,而“天国”的团体要包含一切民族,也要维持到世界的终末。为了这个目标,他招集了一些门徒,其中选择了12个宗徒(使徒),并为了完成他们的任务给予他们特殊的权柄。他将自己的使命(Sendung)交给他们并且命令他们:教导一切民族,给他们施洗,并以来自天主的权威领导他们。他规定 Simon Petrus (西满·伯多禄,彼得)成为教会的基础(“磐石”)和基督的羊群的最高领导,这样,他建立的工程有发展的可能性和保障。

然而,只有一部分犹太人接受了耶稣或视他为预许的 Messias(默西亚/弥赛亚)。“他来到自己的领域,但自己的人却没有接受他”(Jn 1:11)。无论是遵守法律的 Pharisaioi(法利塞人)或是比较自由的 Sadducaioi(撒杜赛人/撒都该人, die freigeistigen Sadduzaer),都对他怀有敌意。因为犹太人的统治阶层如此恼恨他,致使他在二三年公开生活后就被钉在十字架上了。这件事发生在公元30年到33年间的 Nisan 月14号或15号(就是4月7日)。有一些奇妙的现象陪伴了他的死亡,并证实他的超凡使命。圣殿的帐幕裂开,这意味着,上主与犹太人奠定的盟约走入一个新的阶段:一个新的盟约要开始。耶稣自己第三天从坟墓中复活了,正如他所预言的那样。复活后,他与自己的人在一起40天之久,后来回到天主那里去了。

7.2 一些近代的学者否认了耶稣在历史上的存在,比如 A. Kalthoff, P. Jensen, A. Drews, P. L. Couchond 等。他们说,救世主是一个纯粹神话式的人物,他的神话来自近东地区很普遍的“神-人救世主”观念以及犹太人的 Messias 观念,但这些猜测是彻底批判精神的严重错误。一个来自2世纪初的 papyrus(手抄纸)的残片告诉我们:《新约》的记载在1900年的历史中是没有任何变化的。犹太作者和外族的作者也曾写了重要的关于耶稣的记载。罗马历史学家 Tacitus(塔西托,+120年)在他的著作中(*Annales* XV 44)论及 Nero(尼禄)迫害教会的事件,并且说, Pilatus(比拉多/彼拉多)总督使基督受死刑: auctor nominis eius [scil. Christianorum] Christus Tiberio imperante per procuratorem Pontium Pilatum supplicio affectus erat。小 Plinius(普林尼)总督约于112年向 Traianus 皇帝写过信(*Plin. Epist.*, 10,96)并且其中说, Bithynia 地区的基督徒们在礼拜中向基督唱歌,把他当作神(Christo quasi deo carmen dicere)。大约在93年,犹太历史学家 Josephus Flavius(约瑟夫斯)在他的 *Antiquitates Iudaicae* 20,9,1 称 Jacobus(雅各伯/雅各)为“耶稣的弟兄,而耶稣被称为基督”。然而,同一书中另一个章节(18,3,3)曾引起了怀疑:“那时候出现了耶稣,一位重要的人[如果能称他为人],他完成了引人注

目的工程, [一位教导寻求真理的人], 他吸引了很多犹太人和外邦人。他是 Messias(默西亚/弥赛亚), 当 Pilatus 顺着最高贵的人的控告, 判他要被钉在十字架后, 他的信徒们仍然没有离开他。[因为在第三天, 他活着显现给他们, 因为先知们预言了很多事关于他]。一直到现在, 以基督取名的基督徒团体仍然存在。”在括号中的话可能是后来的基督徒编者加入的, 因为它们不能符合 Josephus 的语言习惯。Eusebius(欧西比乌斯)大概已经知道这些插入的词组(参见 *Hist. Eccl.* 1, 11, 7-8), 但 Origenes 还不知道这些话。虽然很多人认为, 这些话是一位基督徒加入的, 在近代的学者当中有一些保卫了这些话的原始性(比如 Harnack, F. C. Burkitt, A. Seitz, C. Willems, L. Wohleb, Fr. Dornseiff)。另一些学者(如 E. Schuerer, E. Norden, P. Batiffol, P. Corssen 等)说, 上述的整段是后人插入的, 都不是 Josephus 的原文。Josephus 著作《犹太战争》在 11 或 12 世纪的古俄罗斯语译本中也包含 5 段关于耶稣的话, 但这些话肯定是后人加上的, 不是 Josephus 的原话, 虽然 R. Eisler 曾替这些进行过辩护。

完全虚构的是某一个 Abgar de Edessa 王(参见 12, 9)和耶稣的信件来往(见 Eusebius, *Hist. Eccl.*, 1, 13)。另一些伪造的文献是 Pilatus 总督向 Tiberius 皇帝的一份关于耶稣死亡和复活的报告, 以及 Lentulus(据说是 Pilatus 的前任总督)向 Senatus(元老院)关于耶稣的外貌的报告。在近代有 Ernst Edler von Planitz(1910 年)发表了一封信关于耶稣和他的门徒, 据说这封信是埃及的医生 Benan 于 83 年写的, 但实际上是 Planitz 的无礼伪造。

8

耶路撒冷的教会团体和教会第一次增长。两个雅各伯

8.1 那些相信 Nazareth(纳匝肋/拿撒肋)人耶稣是 Messias(默西亚/弥赛亚)和上主之子的人在耶路撒冷形成了一个团体。在复活后, 耶稣还留在人间 40 天, 而在这个时期他进一步地指导了他的门徒如何建立他宣布的天国(Act 1:3)。他命令他们留在圣城耶路撒冷, 直到“另一个协助者”(Jn 14:16)降下来。他们以圣灵(圣灵)的力量要为基督作证, 在耶路撒冷, 在全犹太地区和在 Samaria(撒玛利亚), 直到地极(Act 1:8)。在基督升天后第 10 天, 就是犹太人的收割庆节时

(Pentecosta, 参《玛加伯下》2 Macc 12: 32), “天父的预言”实现了; 当时 Petrus(伯多禄, 彼得) 建议选 Matthias(玛弟亚) 代替背叛者 Judas(犹达斯), 这样再次完成 12 宗徒的人数。圣神(圣灵)的倾注有一些奇特的现象伴随着: 风声, 火舌, 说陌生语言。Petrus(伯铎, 彼得) 看来是宗徒(使徒) 团体的领导和早期教会的领袖, 他勇敢地在百姓面前宣布了耶稣, 为被钉十字架的、复活的、在天上被高举的主作证。这次演讲的结果是: 3000 个犹太人在同一天接受了信仰并受洗(Act 2)。这样, 第一个降临节的时刻也是基督宗教的教会的历史开端。在这个时刻, 教会完全公开地被正式宣布为新的、普遍的、不隶属于犹太会堂的天国(das neue, universale, von der Synagoge unabhängige Messiasreich), 它拥有“真理之神”, 而这个圣神(圣灵) 永远不会离开它(Jn 14: 17)。

在这次皈依事件后还发生一次又一次的皈依事件。信徒的人数与日俱增(Act 2: 47), 在胎生瘸子被治愈后已达到 5000 人(Act 4: 4)。这年轻团体的生活具有理想的魅力: “信徒的团体一心一意, 没有人称自己的东西为自己的财产……他们都分享了很多恩典”(Act 4: 32)。有需要的人获得了弟兄们的帮助, 这样, “一切人共有一切事物”(Act 2: 44; 4: 32)。这种宗教性的和伦理性的“共产主义”完全来自信徒的奉献精神, 不包含任何压力。12 个门徒分配了奉献的物品, 他们指导了整个博爱工程。然而, 在信徒团体扩展后, 这个任务, 就是“饭桌上的服务”(Act 6: 2) 引起了越来越多麻烦, 并且阻碍了宗徒们完成“圣言的服务”。当那些在外国居住的并且说希腊语的犹太人(“希腊信徒”) 抱怨说, 他们的寡妇们被忽略时, 宗徒们建议要选择 7 位男人来管理对穷人的照顾(后来的执事 diaconus, 参见 18, 1)。12 个宗徒通过傅手和祈祷任命这 7 个人, 其中有 Stephanus(斯德望/司提反) 和 Philippus(斐理伯/腓力, 参见 Act 6)。

8.2 一开始, 信徒们与犹太教保持联系。他们每天在祈祷的时候去圣殿, 又遵守 Moses(梅瑟/摩西) 的法律。但除此之外, 他们还在自己的家里举行了自己的(就是说有基督徒特征的) 礼拜。“他们专心听取宗徒的训诲, 时常团聚, 擘饼, 祈祷”(Act 2: 42)。其中提到的“擘饼”是感恩祭典的礼仪或是一个简单的 agape(共餐) 或是两者的结合呢? 虽然信徒的表现忠于犹太人, 但犹太人的最高管理机构, Synedrium(最高的法院) 早就注意信徒人数的增加。他们两次要求宗徒们不要以耶稣的名义讲道。宗徒们被捕, 挨打。因为犹太人的领导害怕百姓, 并且因为一位很受尊敬的法律老师, Gamaliel(加玛里耳/迦马列) 劝阻犹太人, 所以他们暂时没有

动手。但是,Stephanus(斯德望/司提反)说,基督取消了旧的盟约,所以他在一次暴乱中被犹太人砸死,并成为第一个殉道者(大概在32年或33年)。这个事件激发了严重的迫害运动。基督徒的团体,尤其是“希腊信徒”,遭受很大的压力。很多人逃到Judaia, Samaria的边缘地区,但宗徒们没有逃难(Act 3-8)。

然而,信徒的分散有利于传播信仰,因为那些人“去各地,宣布了圣言”(Act 8:4)。Philippus(斐理伯/腓力)是7个执事中的一个,他在Samaria(撒玛利亚)传播福音。Samaria的居民在一神论和对Messiah(默西亚/弥赛亚)的期待方面符合犹太人,但不参与犹太人的礼仪,他们是外邦人与犹太人混合的民族,因此受犹太人的歧视。Petrus(伯多禄/彼得)和Johannes(若望/约翰)听说,Philippus(斐理伯/腓力)在Samaria(撒玛利亚)很成功,所以他们也去了那里,为受洗的人傅手,传给他们圣神(圣灵)。外邦人中“第一个皈依者”(参见Eusebius, *Hist. Eccl.* 2, 1, 13)是Aethiopia(埃塞俄比亚)女王的太监(Act 8:26下)。在他以后有另一个“敬畏天主的人”,就是Cornelius de Caesarea(科尔乃略/哥尼流),一位罗马军官。Petrus(伯多禄/彼得)直接使他进入教会,他不需要先成为犹太人。宗徒们对于这种“直接的方式”怀有犹豫和保留的态度,但一系列的奇迹消除了这些犹豫(Act 10-11)。在Syria(叙利亚)首都Antiochia(安提约基亚/安提阿/安条克)甚至出现了一个主要由外邦人基督徒组成的团体,而Barnabas(巴尔纳伯/巴拿巴),一位来自Cyprus的Levit(肋未人/利未人)指导了这个团体。在Antiochia(安提约基亚/安提阿/安条克),耶稣的信徒被外教人称为christianoī,“基督徒”(Act 11:26)。但是犹太人经常称他们为Galilaia(迦里肋亚人/加利利人)或Nazarenoi(纳匝肋人/拿撒肋人)。他们自己一般称自己为“弟兄”、“圣洁的”、“信者”、“主的学生”等(参见Act 1:15; 6:1.2.7; Rom 1:7; Eph 1:1等等)。

8.3 不久后,在耶路撒冷的教会里又倾流了信徒的血。为了获得犹太人的拥护,Herodes Agrippa(黑落德/希律)使Jacobus Maior(大雅各伯/大雅各)和Johannes(若望/约翰)的弟兄受死刑。Petrus(伯多禄/彼得)也被捕,但通过一个奇迹逃脱了危险,大约是在42年或43年的复活期,因为Herodes(黑落德/希律)王不久后去世,而他的死亡在公元44年。根据一个古老的传统,宗徒/使徒们开始在那个时候向外面进行传教。Jacobus Minor(小雅各伯/小雅各),Alphaeus的儿子(参见Mt 10:3),驻留在耶城,指导了耶路撒冷的教会,和在那里的长老会(这个Jacobus很可能是“主的弟兄”,一位宗徒,参见Gal 1:19)。一位2世纪的犹太-基督徒,

Hegesippus(赫各西普斯),和 Eusebius(欧瑟比乌斯/优西比乌,在 *Hist Eccl.* 2,1, 23)称 Jacobus 为耶路撒冷的“主教”。Paulus(保禄/保罗)认为,他是早期教会的“支柱”之一(Gal 2:9)。在“宗徒大会”上,Jacobus(雅各伯)提出一个重要的协调方案(参见 9.2)。他被称为“正义者”,因为他的生活方式非常严格,并且坚定不移地肯定了《旧约》中的法律。在《新约》中有他的杰出著作,一封写给“流散中的十二个支派”的信,就是说写给居住在外邦人世界中的犹太-基督徒。但他成为犹太狂热派(奋锐党)的牺牲品:大司祭 Ananus(阿纳奴斯)在 62 年或 63 年使犹太人砸死了他(见 Flavius Josephus, *Antiqu.* 20,9,1; Hegesippus 在 Eusebius, *Hist. E.*, 2, 23 的资料稍微不同)。

9

外邦人的宗徒 Paulus(保禄/保罗);关于法律/律法的争论

9.1 早期教会的神学天才(religiöses Genie),即在基督内和为基督工作的人当中最伟大的工作者是 Saulus(扫禄/扫罗),他出生在 Tarsos/ Tarsus(塔尔苏斯/大数),并属于 Benjamin(本雅明/便雅悯)支派。他的罗马称号是 Paulus(保禄/保罗),而在他的皈依后(Act 9:1),他通常被称为 Paulus。在他的家乡 Tarsus,他已熟悉希腊化文化,并在耶路撒冷城接受了 Gamaliel(加玛里耳/迦玛利)派的经学教育。他有法利塞人的热忱(pharisäischer Zelotismus),因此参与残杀 Stephanus(斯德望/司提反)的事件,又在耶路撒冷以外迫害教会。然而,在 Damascus(大马士革/大马色)城外,基督奇妙地显现给他,因此他突然接受了信仰,大约是在公元 33 年,在“宗徒大会”之前 17 年(Gal 1:18; 2:1)。Ananias(阿纳尼雅/亚拿尼亚)给他施洗,而他想马上传播他的新信仰,但因为犹太人想逮捕他,他先隐退到 Arabia(阿拉伯)的沙漠,在那里准备了他的使徒工作。三年后,[在此之前,他曾去过 Damascus(大马士革/大马色),但又得逃避犹太人],Paulus(保禄/保罗)去了耶路撒冷,在那里与 Petrus(伯多禄/彼得)和 Jacobus Minor(小雅各伯)相遇,但他没有见到其他的宗徒(Gal 1:18 下)。14 天后,他去了 Tarsus,但 Barnabas 请他到 Antiochia(在 42 年或 43 年)。在那里,他才开始为主的葡萄园工作。

Paulus(保禄/保罗)的行动不限于 Antiochia(安提约基/安提阿)城。主召唤了

他,要他“在外邦人、国王们和以色列子民面前宣讲上主之名”(Act 9:15)。他为“希腊人和外邦人,为有智慧的人和愚笨的人欠债”(Rom 1:14),所以他不倦怠地跨越了地中海各地区,他认为,自己一生的任务是这样的:要使基督的教会脱离犹太传统的局限性,使它成为一个真正普世性的团体。他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人,而他利用了他的一切能力,系统地进行了传教工作,主要面向那些人口众多的城市,它们是希腊化文化和贸易的交点。他最终的目标是“世界的首都”Roma(罗马)和西班牙(Act 19:21; Rom 15:24.28)。他的传教活动赢得了很大的收获,所以他能说,他的劳苦超越了一切其他的宗徒的辛劳(1 Cor 15:10)。虽然他承认犹太人拥有“长子的权利”,又称他们为“肉身上的弟兄”(Rom 9:3),但他实际上赢得了更多外邦人(异教徒)加入教会,因为犹太人太固执。他的主要工具是“福音”,——它不是人的工程,而是由耶稣基督启示的(Gal 1:6-13)。这个福音在于强调这一点:通过信基督,一切人可以获得救恩,而不需要割礼,也不需要法律的种种规定。通过他的书信,Paulus(保禄)成了基督宗教的神学的奠基人(Begründer der christlichen Theologie)。

9.2 Paulus(保禄/保罗)第一个传教旅程(约45-48年)的路线穿过Cyprus(塞浦路斯)和小亚细亚。在Cyprus,他使Sergius总督皈依信仰,在小亚细亚,他曾去Pamphylia的Perge, Pisidia的Antiochia, Lyaconia的Iconium, Lystra, Derbe。Barnabas(巴尔纳伯/巴拿巴)支持他,而Johannes Markus也曾帮助过他一段时间(Act 13-14)。

不久后发生了一些具有意义的事,它们导致教会不可挽回地脱离犹太人的会堂。在Antiochia的信徒团体中出现了一些来自Palaestina(巴勒斯坦)的弟兄,他们说,外邦人基督徒在受圣洗后还必须受割损,必须恪守《旧约》的法律,才能得救。这种想法引起了很大的争论,因为它威胁了外邦信徒的自由(所谓的Legalienstreit法条争论)。人们决定要派遣Paulus和Barnabas为使者,在耶路撒冷教会中谈论这个问题。宗徒们和“长老”们聚集开会,就是通称“宗徒大会”(“使徒大会”)的聚会,发生在49年或50年。他们基本上反对了上述的要求。那些被称“三大石柱”的宗徒(Jacobus Minor, Petrus, Johannes)都承认了Paulus(保禄/保罗)的“无法律限制”的观点(Gal 2:9)。但是,宗徒们要使外邦人和犹太人成为一个教会,所以他们下令(decree of the apostles)并且规定说,外邦人基督徒必须放弃一些引起犹太人反感的东 西,比如参与偶像祭祀的宴席、喝血、邪淫(所谓的4条雅各伯的规定

[die vier Jakobusklauseln], 见 Act 15:28 下)。

在宗徒/使徒大会后不久,犹太基督徒也脱离了法律之轭,先是在 Palaestina (巴勒斯坦)以外的地区。在外邦基督徒的基地(Antiochia),他们很早就放弃了法律。Petrus(伯多禄/彼得)也经常与外邦弟兄吃饭,他不管犹太人的饮食戒律。Paulus 曾说,他生活“像外邦人一样”(ethnikoos, Gal 2:14)。但他的态度更多是同情,而不是原则上的规定,因为当一些来自犹太地区的弟兄反对他的作法时,他就放弃了与外邦信徒的来往,而 Barnabas(巴尔纳伯/巴拿巴)和另一些犹太信徒也模仿了他的榜样。这就意味着,外邦信徒被贬低,犹太人的生活方式被提倡,而 Paulus 的传教工程受严重的威胁。Paulus“直接反驳了 Petrus”(Gal 2:11)。他在众人面前讲话,并获得支持。虽然 Paulus 后来还面对了犹太人的诽谤(特别在 Galatia 和 Corinthus),但基督教会的独立性和不受会堂控制的特征再不被严重地怀疑。罗马人 Titus 于 70 年毁灭了耶路撒冷,这个事件也再一次巩固了这个发展:“当时,基督宗教的理想变成完全普世性的,因为世间的耶城不复存在”(Mommsen 的话)。犹太基督徒的影响越来越小,而一部分的犹太基督徒封锁了自己,成为异端派(参见 28)。

9.3 在上述的 Antiochia(安提约基亚/安提阿)事件后,Paulus(保禄/保罗)在 50-52 年间进行了第二次传教旅程,这次他走的特别远。陪同他的人是 Silas(= Silvanus 息拉/西拉),后来还有 Timotheus(弟茂德/提摩太)和 Lukas(路加),但 Barnabas(巴尔纳伯/巴拿巴)与他的侄子 Johannes Marcus 一起去了 Cyprus(塞浦路斯),所以不能陪同 Paulus。Paulus(保禄/保罗)先去探访在 Lyaconia 和 Pisidia 地区的团体,后来经过 Phrygia, Galatia, Mysia。他从 Troas(特洛亚斯)出发,进入了 Macedonia(马其顿)和希腊,到 Philippi(斐理伯/腓立比),Thessalonici(得撒洛尼/帖撒罗尼迦),Beroea(庇哩亚)和 Athenae(雅典),在那里做演讲(在雅典的 Areiopagus 亚略巴古山),并赢得了 Dionysius Areiopagita(亚略巴古的狄奥尼修斯/丢尼修)和另一些人。最后,他一年半在富裕的商城 Corinthus/Korinthos(格林多/哥林多)讲道,也有很大的成就。一对从罗马逃走的犹太-基督徒夫妻帮助了他,就是 Aquila(阿桂拉/亚居拉)和 Priscilla(普黎斯加/百基拉)。不久后,一位来自 Alexandria(亚历山大里亚/亚历山太)的犹太-基督徒,Apollonius(= Apollonius)(阿波罗/阿颇罗)——他很有口才——也在 Corinthus 活动。当时,Achaia(希腊)省的总督是 Gallio(他是哲学家 Seneca 的弟兄),而他并没有接受犹太人对 Paulus(保禄/

保罗)的控诉和攻击。在 Delphi(德尔斐)出土的铭文证明,Gallio(加里雍/迦流)曾在 51 或 52 年在 Corinthus(格林多/哥林多)工作。Paulus(保禄/保罗)经过 Ephesus(厄弗所/以弗所)和 Jerusalem(耶城),才回到 Antiochia 去(Act 15: 35 - 18: 22)。

第三次旅程紧接着第二次旅程,大约是在 53 - 58 年间。Paulus(保禄/保罗)访问了 Phrygia(夫黎基亚/弗吕加)和 Galatia(迦拉达/加拉太)的信徒团体,后在 Ephesus(厄弗所/以弗所)活动了两年半。因为信仰的传播阻碍了偶像买卖,所以银匠 Demetrius(德默特琉/低米丢)反对 Paulus(保禄/保罗)。Paulus 宗徒去了小亚细亚的 Troas,后到 Macedonia, Graecia (Corinthus),大概也去了 Illyria(依里黎苛/以利哩古)(Rom 15: 19)。同时,他写了一系列的信,尤其是向 Corinthus(格林多/哥林多),Roma(罗马),Galatia(迦拉达/加拉太)人的信(Act 18: 23 - 21: 15)。

9.4 Paulus(保禄/保罗)于 58 年回到 Jerusalem(耶城),要提交各地团体的礼品,但遇到自己工作的长期阻碍。犹太人的憎恨针对了这位“叛徒”,以至于大官 Lysias(里息雅/吕西亚)介入,要护送他到 Caesarea(凯撒瑞亚/该撒利亚)的总督 Felix(斐理斯/菲力斯)那里。在那里,他坐牢两年(58 - 60 年)。Paulus(保禄/保罗)是罗马公民,所以他有权利向罗马皇帝上诉,因此,Felix 的继承人 Festus(斐斯托/非斯都)护送他到罗马(60 年)。他们的船在 Malta(马尔他)附近搁浅了,但他于 61 年春天到了罗马。他虽然必须在罗马坐牢,但仍然与外界能够保持联系。他在一个租的房子里住了两年,在那里向一切来的人“很自由地”宣讲天国(Act 21 - 28)。Act(《宗徒大事录/使徒行传》)在最后的章节中就提到了这两年的监狱生活(Act 28: 30 下)。很多人曾说,Paulus(保禄/保罗)一直在监狱中,并在 Nero(尼禄)开始迫害教会时(64 年)殉道。但是,更可能的是他被宣布无罪,后来完成了去 Hispania(西班牙)传教的计划。Canon Muratori(穆拉托里残卷)的文献说,他“离开了罗马去西班牙”(profectio Pauli ab urbe ad Spaniam profiscentis,参见 38),而罗马主教 Clemens(克雷孟/革利免,参见 37)向 Corinthus(格林多/哥林多)人写的信(约于 96 年,5: 7)中也说,Paulus 是福音的宣布者,并且达到了“西方的极点”(epi terma dyseos)。另外,Paulus(保禄/保罗)的牧灵信(1, 2 Tim 和 Tit)和其他的信(Phil, Eph, Col)不同,因为它们的前提是,Paulus(保禄/保罗)在罗马第二次坐牢,并受严厉的待遇。这次被捕的结果是宗徒/使徒的死亡,他被斩首,大概在 67 年(也许在 6 月 29 日)。他的墓在 San Paolo fuori le Muri(罗马城外的圣保禄大堂),

在一条通往 Ostia(欧斯提亚)的路上(参见罗马长老 Gaius 的见证,10.2)。他被处死的地方据说是在附近的“三泉”(Tres fonti)农场,在该地方今天有一座苦修会(Trappist)的隐修院。

10

Petrus(伯多禄/彼得)的生活和在罗马的殉道

10.1 主选择了一个宗徒/使徒当教会的磐石(教会的基础),他要管理钥匙并作为牧者(Mt 16: 18 下; Jn 21: 15 下),就是充满活力的 Simon Petrus(西满·伯多禄/彼得),但关于这位宗徒/使徒的信息不太多,而关于 Paulus(保禄/保罗)的信息比较多。《宗徒大事录/使徒行传》仅仅报告他在 Jerusalem(耶城)和 Palaestina(巴勒斯坦)在主升天后几天所作的事:他在圣神/圣灵降临节时的讲道,在圣殿大门前治好一个瘫痪者,他两次入狱,在 Samaria(撒玛黎雅/撒马利亚)和 Iudaia(犹大)活动。如上所述,Petrus(伯多禄/彼得)从一开始被承认为原始教会团体的指导者:他约于 42 年由 Herodes(黑落德/希律)王逮捕入狱,又奇妙地获得释放,但《宗徒大事录/使徒行传》的作者不说他后来去哪里(见 Act 12: 17: eperouthe eis heteron topon)。因为教会传统(Origenes, Eusebius)说,Petrus(伯多禄/彼得)曾是 Antiochia 的主教制的创立者,他可能先去了 Syria(叙利亚)传教。也许他就在那个时候已经到了 Roma(罗马),即在 Claudius(克劳狄/革劳丢,41-45 年)或在 Nero(尼禄,54-68 年)的时代。在罗马很早形成了一个由犹太-基督徒和外邦-基督徒组成的团体,但关于这个教会团体的开始没有精确的记载。所谓的宗徒大会/使徒大会(Council of Apostles)证明,Petrus(伯多禄/彼得)大约在 50 年生活在 Jerusalem(耶城),不久后,他与 Paulus(保禄/保罗)发生了争论,后他在 Antiochia 出现。因为 1 Cor 1: 12 提到说,在 Corinthus(格林多/哥林多)有“属于 Kephas(=伯多禄/彼得)的人”,所以可以推论,Petrus(=Kephas)曾经在 Corinthus(格林多/哥林多)待了一段时间。Jn 20: 18 暗示,他曾殉道。Petrus(伯多禄/彼得)去世的地方和他的坟墓肯定在罗马,这一点靠罗马长老 Gaius(见下)的见证,更具体地说是 Vaticanus 山脚边,在 Constantinus Magnus(君士坦丁皇帝)的时代,在此建立一座献给 Petrus 的教堂,今天还有伯多禄大堂在那里,它包含宗徒之首的安息所

(Confessio)。根据 Origenes(奥力振/俄利根,见 Eusebius, 3,1)和根据那些属于次经的(apocrypha)关于 Petrus 的文献(2 或 3 世纪的文献),他被钉十字架,而且他自己要求头朝下地被钉死。去世年代是 64 到 67 年间。

10.2 他在罗马的时期:传统的说法(从 4 世纪起,有 354 年的教宗列传, Papstkatalog,还有 Hieronymus 的文献)认为, Petrus(伯多禄/彼得)在 Roma(罗马)生活 25 年,从 42 到 67 年,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他始终都在罗马城。毫无疑问, Petrus(伯多禄/彼得)曾在 Roma 待过一段时间,并且以“宗徒的权威”(mit apostolischer Vollmacht)在罗马工作过,而在 Nero(尼禄)时代的教难中在罗马去世。一些现代的学者曾经出于教派成见或偏见怀疑这些基本事实,但今天已很少能听到这种批评的声音了。第一个《伯多禄书信》(1 Petr)的结尾已经提到“Babylon”(巴比伦(1 Petr 5:13),但“巴比伦”在古代的解释者那里都指的“罗马”。另外,整个基督教传统,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传统,都异口同声地肯定这一点。

a) 罗马主教 Clemens(克雷孟/革利免,见 37.3)大约在 96 年(即事情发生后 30 年)在写给 Corinthus 的书信中说(第 5,6 章), Petrus(伯多禄/彼得)和 Paulus(保禄/保罗)共同成了嫉妒的牺牲品:他们奋斗到最后并在权威面前作了牺牲(martyrein = 在法官前承认基督,但法官判死刑);这样,他们走到了光荣的住所。因为作者说,两个宗徒与 Nero(尼禄)时代的教难有很多关系,他也确认,他们都在罗马殉道了(6,1 章)。

b) 那位殉道者主教, Ignatius Antiochenus(安提约基的依纳爵/伊格那丢,参见 37.4)也知道 Petrus 和罗马有很多关系,因为在他的《写给罗马人的书》(约于 110 年写的)中(3,4)说:“我不像 Petrus 和 Paulus 命令你们(ouch hos Petros kai Paulos diatassomai hymin)。”但在传统中没有 Petrus 向罗马人写的信,所以必定是口头上的命令。

c) 在 Eusebius(2,15; 4,14)那里, Clemens Alexandrinus(克雷孟/革利免)论及第二部《福音书》(即 Mk)的形成。他报告说, Petrus(伯多禄/彼得)的译员 Marcus(马尔谷/马可)曾写下了 Petrus 的教导,因为罗马的听众请他这样做。这个说法和 Johannes(若望/约翰)的学生 Papias(帕皮亚斯,37.6)在 Eusebius 书中(3,39)的论述是非常相似(虽然在那里不明确提到罗马),因此可以想,这是最早期传统的说法。

d) Corinthus(格林多/哥林多)的主教 Dionysius(狄奥尼修斯/丢尼修)约于

170 年向罗马人写信说, Petrus 和 Paulus “在同样的时刻”(kata ton auton kairon) 在罗马殉道就义了(Eusebius, 2, 25)。

e) Lyon 的 Irenaeus (依雷内/爱任纽) 曾经(约于 180 或 190 年) 论及罗马教会通过 Petrus 和 Paulus 宗徒/使徒而被创立(Adv. Haer. 3, 3, 2. 3) 并且列出罗马主教的名单(从 Petrus 到他的时代); 这个名单可以算为可靠的(参见 21. 1)。

f) 罗马的长老 Gaius (加约/该犹) 约于 200 年很坚定地说, 现在还能看到两个宗徒/使徒在罗马的胜利象征(tropaia = 坟墓), 就是 Vaticanus (梵蒂冈) 山上有 Petrus (伯多禄/彼得) 的墓, 而通往 Ostia 的路上有 Paulus 的墓。

g) 大约在同样的时期, Tertullianus (德尔图良) 几次提到了 Petrus (伯多禄/彼得) 在罗马的工作和死亡(参见 *De praescriptione* 32. 36; *Scorpiace* 15)。

10.3 除了文献上的证据还有考古学上的证据。1626 年在伯多禄/彼得大堂附近进行的考古研究表明, 在 Petrus 坟墓旁边有一些墓穴, 是外教人的, 在第 3 世纪仍然被施用的墓穴。1940 年后在大堂墓穴作的考古出土物证明, Nero (尼禄) 的斗兽场很近, 而 Constantinus Magnus (君士坦丁皇帝) 的大殿建立在山坡上, 虽然技术方面的难度在那里更大。Constantinus 不管心理上的障碍, 直接在一处墓地中建立了教堂, 因为 Petrus (伯多禄/彼得) 的墓必须成为教堂至圣所(Apsis) 的核心。人们也发现了一座 Constantinus 之前的纪念碑, 上面写一些呼吁圣 Petrus (伯多禄/彼得) 的铭文。后来的基督徒在罗马有了自己的墓地; 如果他们没有可靠的证据, 那个时候的人绝对不会在一个外教人的墓地中找 Petrus 的墓。Gaius (加约/该犹) 长老也于 200 年说, Petrus 的墓是在那个地点。San Sebastiano ad Catacumbas (圣塞巴斯蒂昂教堂, 在城外的 Via Appia 阿皮亚路) 在古代被称“宗徒/使徒们的大堂”, 而这个教堂中的文献(354 年的 Philocalus 的《历史编》) 记载这样的事: 258 年 6 月 29 日 (Tusco et Basso consulibus = 258 年) 有圣 Petrus 和圣 Paulus 的纪念庆节。Damasus (达玛苏斯) 教宗 (384 年) 的一个铭文说, 两个宗徒曾在那里“居住”(habitare, 也许指墓)。1915 年在 San Sebastiano (圣塞巴斯蒂昂教堂) 进行的考古研究呈现出一个客厅(triclia) 和许多壁画(graffiti), 就是那些纪念 Petrus 和 Paulus 的人为他们举行了“纪念宴席”(refrigerium) 时写的铭文。大部分的学者认为, 在 Valerianus (瓦莱里安) 皇帝的教难中 (258 年), 两个宗徒/使徒的骨灰被带到这里的墓穴, 但在 Constantinus (君士坦丁) 的胜利后, 他们又被送回原来的地方 (312 年), 因为 Constantinus 在那里建立了大堂。但另一些学者认为, 古代罗马不太可能

有这种“转送骨灰”的作法。

11

Johannes(若望/约翰)和其他的宗徒/使徒

11.1 Johannes 是 Zebedaeus 的儿子和 Jacobus Maior(大雅各伯/大雅各)的弟兄,是主“所爱的门徒”和所有宗徒/使徒中最年轻的。他经常在一些重要的《圣经》章节中出现,陪同 Petrus 治好天生的瘸子,在犹太人的法院(Hoher Rat)面前出现,以及在通往 Samaria(撒马利亚)的派遣。在“宗徒/使徒大会”上(约 49/50 年)他在 Jerusalem(耶城),并且和 Petrus(伯多禄/彼得)及 Jacobus Minor(小雅各伯/雅各)一样被视为“原始教会的柱石”(Gal 2:9)。耶稣把母亲交托给他,所以他留在圣城(耶城),直到 Maria(玛利亚/马利亚)去世。教会历史学者 Philippus Sidetes(5 世纪)有一篇记载说,“神学家”Johannes(若望/约翰)与他的弟兄 Jacobus(雅各伯/雅各)于 44 年被犹太人在 Jerusalem(耶城)杀害,但这很可能是不可信的,也许混淆了 Johannes(若望/约翰)和 Johannes Baptista(若翰洗者/约翰洗者)。一个来自 2 世纪的重要传统记载说,Johannes 宗徒/使徒后来(约于 60 年后)在 Ephesus(厄弗所/以弗所)当“大祭司”,在小亚细亚指定了主教们,达到高龄并在 Traianus(图拉真/他雅努)在位时期的开始(约 100 年)自然地去世了(没有殉道)。支持这个说法的人是:Irenaeus(依雷内/爱任纽),他本是小亚细亚人,曾是 Polycarpus de Smyrna(波利卡普斯/波里加)的学生,而 Polycarpus 又是 Johannes 的学生(*Adv. Haer.* 2,22,5; 3,11; 3,4);Ephesus(厄弗所/以弗所)的主教 Polycrates(坡利卡狄斯/坡律加得)说,Johannes 的墓也在 Ephesus(见 Eusebius *Hist. Eccl.* 3,31,3); Alexandria(亚历山大里亚)的 Clemens(克雷孟/革利免)也支持以上的说法(见 *Quis dives salvetur* 42)。

然而,一个现代的看法是这样的:古代文献中的“Johannes 在 Ephesus”指一个与宗徒/使徒不同的门徒和“司铎”。根据宗徒/使徒的学生 Papias(帕皮亚斯,在 Eusebius 3.39)的一个说法,而 Eusebius 认为,在 Ephesus(欧瑟比乌斯/优西比乌)曾经有两个 Johannes:一个宗徒/使徒和一个司铎(Presbyter)。Eusebius 甚至认为,后者是 Apocalypsis(《默示录/启示录》)的作者(近来的学者也将福音书和书信归

于他)。但是, Eusebius 的看法很值得怀疑。如果一位“Johannes 司铎”真正存在, 也不能否定宗徒/使徒 Johannes 在 Ephesus 的传统说法, 这个说法非常清楚和坚定。根据《默示录/启示录》Rev 1:9, Johannes 被送到 Patmos(帕特摩/拔摩)岛, “为了天主/上帝圣言和耶稣见证的缘故”在那里他看见了《默示录/启示录》的奇妙神视, 很可能是在 Domitianus(图密善/多米田)皇帝的时代。Tertullianus(德尔图良)在其 *De praescriptione* 36 章记载, 他被烧受难, 但这个说法是传说性的, 可能无历史根据。

Johannes(若望/约翰)不仅因年龄大而联结宗徒/使徒时代和后宗徒时代(后宗徒/使徒时期保存的文献很少), 他的文献(福音书, 书信, 《默示录/启示录》)也反映出在 70 年灾难(圣殿的焚毁)后, 基督宗教进入一个新的情况。第四部福音也被称为“属灵的”(“灵性的” pneumatikon, 这是 Clemens Alexandrinus 的说法), 它是为外邦人写的, 要强调耶稣是 Messiah(默西亚/弥赛亚)和耶稣的神性(天主性)。而且, 第四部福音书已经反驳一些 docetismus(幻影论)和 gnosis(诺斯底主义)的异端观点(它们否认耶稣的人性或否认救世主与历史上的耶稣的统一性, 见 Cerinthus; Irenaeus, *Adv. Haer.* 3, 2, 1; 参见 28. 2)。在希腊化时代和以色列晚期的思想(Philon 斐洛/斐罗)中, 关于 logos(逻各斯)的说法很多, 而《若望/约翰福音》利用这个概念, 赋予它新的, 更深的意义, 这样为基督宗教提供条件, 使它成为世界性的宗教, 因为“现在有这样的可能性: 基督宗教能利用古希腊哲学的最深邃思想和希腊化宗教的最优秀因素, 而仍然不会失去自己的特征”(A. Ehrhard 的话)。

11. 2 关于其他宗徒/使徒的命运的资料非常少, 他们大概都在 70 年前去世。Origenes(奥力振/俄利根)报告(或者说, Eusebius 根据 Origenes 报告, 见 *Hist. Eccl.* 3, 1)说, Thomas(多默/多马/托马斯)曾在 Parthia(波斯地区)传教(参见 12. 11), 而 Andreas(安德肋/安得烈)在 Scythia(黑海以北地区)传教。Bartholomaeus(巴尔多禄茂/巴多罗买)曾经过 India(印度, 见 Eusebius 5, 10), 但“印度”大概指阿拉伯南部。Matthaeus(玛窦/马太)先向犹太人传教, 后到外邦人地区传教。关于其他宗徒/使徒的传教活动(Philippus 斐理伯/腓力, Simon Zelotes 奋锐党的西满/西门, Judas Thaddaeus 犹达斯/犹大, Matthias 玛弟亚/马提亚)在 Eusebius 的书中没有记载。

福音的作者 Marcus(马尔谷/马可)是“Petrus 的译员”(Papias 在 Eusebius 3,

39,15),他被视为 Alexandria(亚历山大里亚/亚历山太)教会的创始人(Euseb. 2, 16); Venetia(威尼斯)和 Aquileia(阿奎雷亚)也同样说,他们是他们教会的创始人,但大概没有历史根据。Lukas(路加)是有学问的外邦人信徒,是医生,根据 Act(《宗徒大事录/使徒行传》)和根据 Paulus 的书信,他也是 Paulus 的伴随者和同工,据说他后来在 Achaia(希腊)活动。

11.3 关于宗徒们的晚期生活没有原始的资料,所以从 2 世纪以来有一些虔诚的信徒,他们想出一些故事(次经式的宗徒传奇, apocryphal apostle stories)来描述宗徒/使徒们的晚期生活。保存的文献有: *Acta Petri*(《伯多禄/彼得言行录》), *Acta Pauli*(《保禄/保罗言行录》), *Acta Pauli et Theclae, Andreae, Joannis, Thomae, Philippi, Matthaei* etc)。这些故事属于民间传说,其目标是巩固信仰,其中的历史因素不多,而且包含很多希腊化 Aretalogia(伟大事业故事)式的奇迹故事,有夸大和道德训导的倾向。其中一部分的文献来自异端(Gnosis 诺斯底派)的环境,或受异端者的改写。5 世纪以来某一个 Lucius 被称为《宗徒/使徒传奇集》的作者。

12

基督宗教的扩展

12.1 Paulus(保禄/保罗)和其他的宗徒/使徒的传教活动的范围很广,所以可以推理说,基督宗教在宗徒/使徒时代早已经在大部分的罗马行省扎下了根(参见 Rom 1:8; Col 1:6.23)。不久后,教会也进入了那些不属于罗马帝国的地区,在比较大的城市中形成了大的团体。基督宗教在相当于长的时间是一个“城市宗教”(Stadtreligion),后来逐渐才进入了农村地区(参见 20.1)。第一个介入点是散居的犹太人和一些“敬畏上主的”外邦人。这个新的信仰尤其在中下阶级(工人、商人、奴隶)和在妇女当中获得了支持者。不过,正如 Act(《宗徒大事录/使徒行传》)和 Paulus 书信所说,从一开始也有富有的人,有权威和有学问的人进入教会了。

自从第 2 世纪末,富裕人和有学问的人数在基督徒中越来越多,甚至也有来自罗马高级贵族的人,有官员和士兵成为基督徒。在 250 年,基督宗教的地位已经很坚固,所以当时开始的严重打击(教难)再也不能阻挡教会的胜利。在 4 世纪初,罗马帝国的人口约为 5000 万,其中有 700 万信徒,大部分在东方。基督徒特别多的

地区是小亚细亚, Macedonia (马其顿), Syria (叙利亚), Armenia (亚美尼亚), Aegyptus (埃及), 意大利中南部的个别地区, Africa (阿富利加/非洲) 的西北部, 西班牙和 Gallia (高卢) 的南部。Clemens Alexandrinus (克雷孟/革利免), Origenes (奥力振/俄利根) 和 4 世纪的教父们曾说, 基督宗教的快速传播可以证明它的来源是超自然的。

12.2 我们上面已提到了罗马教会的开始(参见 10.1)。Tacitus (塔西托, 见 *Annal.* 15.44) 为罗马教会的发展作证, 因为他说, 在 Nero (尼禄) 皇帝时代有“众多的”(multitudo ingens) 信徒牺牲殉道(参见下文 15.1)。Cornelius (科尔内留斯) 教宗(+253 年) 曾说, 罗马教会有无数的信徒和 46 位司铎、7 位执事、大约 100 位小品圣职人员以及 1500 个孤儿和需要照顾的寡妇(Eusebius, *Hist. Eccl.* 6,43,11)。在意大利其它的地区也有很多信徒和主教, 因为在 Novatianus (诺瓦蒂安) 的分裂, 同一个教宗 Cornelius (科尔内留斯) 招集了 60 位意大利主教(Eusebius 6,43,2)。意大利北部最古老的主教座堂是 Ravenna (拉文纳, 创立于 120 - 170 年之间), 后来有 Milano (Mediolanum 米兰, 约创立于 200 年), Verona (维罗纳) 和 Aquileia (阿奎雷亚, 240 - 260 年间)。Brescia, Bergamo 和 Bologna (波伦亚) 大概也早在 Constantinus 时代就有了主教。在意大利中部的早期团体有 Ostia 和 Portus, 在南部有 Puteoli (参见 Act 28:14) 和 Neapolis (那不勒斯)。在那些于 79 年因火山爆发而被掩盖的城市 (Herculaneum, Pompeij) 中, 也很可能已经有基督徒。1936 年在 Pompeij (庞培城) 出土物中发现了一种包含“天主经/主祷文”和 A - O 的神秘符号 (Sator - Arepo - Tenet - Opera - Rotas), 而在 Dura - Europos 的教堂遗址里也有同样的写法。学者于 1939 年在 Herculaneum 发现一个木制的十字架, 但无法确定, 它是否是基督信仰的表现。

12.2 在 Gallia (高卢, 法国) 的早期传教史中有很多无根据的传说。据说《新约》中的 Lazarus (拉匝禄/拉撒路) 和他的姐妹 Maria Magdala, Martha 曾在 Provence (普罗旺斯) 地区传教, 而 Lazarus 当 Marsilia/ Marseille (马赛) 第一个主教。根据另一个传统, Dionysius Areopagita (狄奥尼修斯/丢尼修) 曾当 Paris (巴黎) 第一位主教; 宗徒/使徒的学生曾建立了法国的教会。教宗 Fabianus (法比安) 派遣 7 位传教士到高卢等, 参见 Gregorius Turonensis, *Hist. Franc.* 1, 28)。Paulus 的学生 Crescens (克勒斯刻/革勒士) (2 Tim 4:10) 去了高卢的可能性也不大(文献中的“Galatia”不是高卢!)。但是, 在 2 世纪, 我们有可靠的资料说明, Vienne (维恩) 和

Lyon(里昂)在 Marcus Aurelius 皇帝的时代(160 - 180 年)有旺盛的团体,大多信徒是希腊人,而他们在教难时代受很多苦(参见 15.4)。Lyon(里昂)的主教 Irenaeus(依雷内/爱任纽)也曾向 Celtae(凯尔特人)宣讲福音(Adv. Haer. Praef.),并且说他们也有教堂(Adv. Haer. 1.10.2)。在 2,3 世纪,下面列出的城市开始有主教座堂:Marseille(马赛), Arles(阿尔), Vienne(维恩), Orange(奥朗日), Toulouse(图卢兹), Autun(奥顿), Rouen(鲁昂), Paris(巴黎), Sens(桑斯), Bordeaux(波尔多), Bourges(布尔日), Reims(兰斯)等。当时有 16 位主教参与了 Arles(阿尔勒/阿尔)的主教会议。

12.3 在西班牙地区传教的人首先可能是圣 Paulus(参见 9.4),而不是来自第 7 世纪的传说中的 Jacobus Maior(大雅各伯/大雅各)。Irenaeus(依雷内/爱任纽,见 Adv. Haer. 1,10,2)和 Tertullianus(德尔图良,见 Adv. Jud. 7)最早提到了在西班牙的教会。在第 3 世纪中,我们获得更详细的信息,因为 Cyprianus(西彼连/居普良,见 Ep. 67)向 Leon - Astorga, Merida 的教会写信,又提到 Saragossa (= Caesaraugusta)的教会。在 Elvira(Granada, Illiberis)的主教会议(306 年)有 19 位主教和 24 位司铎(长老)参加。这次会议规定了 81 条关于补赎,婚姻,圣职人员的独身生活等约定,抵抗外教习惯的渗透。

12.4 圣 Irenaeus de Lyon(参见 Adv. Haer. 1,10,2)的一句话提到“在德国”(in Germaniis)已经有一些教会团体。他指的是 Rhenus(莱茵河)西边的罗马省,即高 Germania 和低 Germania。这大概是一些具有主教团体,它们部分后来又解散了。在 Arles(阿尔勒)的主教会议(314 年)有两位德国主教参与:Colonia(Cologne 科隆)的 Maternus 主教和 Treverorum(Trier 特里尔)的 Aroetius 主教。(Treverorum = Trier 当时属于 Gallia Belgica 省)。这两个主教座堂大概在 3 世纪已建立。根据一些出土物和铭文可以认定,在德国的 Metz(属 Gallia Belgica),Moguntia (= Mainz 美因茨)和 Strassburg 至少在 4 世纪已有基督徒,也许更早。在 Bonn(波恩)的大教堂进行的考古研究呈现出两个士兵殉道者的纪念教堂(die alte Basilika der Soldatenmartyrer Cassius und Florentinus),参见 16.4。有些来自 4 世纪,还有更早的圣餐设备。在 Xanten (= ad Sanctos)发现了 4 世纪的殉道者的墓。

一些殉道事件证明基督宗教在 Diocletianus(戴克里先)的教难时代(约 300 年后)已进入了 Danubius(Danube 多瑙)河的流域,就是 Raetia, Noricum, Pannonia 地区:在 Augsburg(奥斯堡)有一位圣 Afra(阿夫拉)殉道,在 Sirmium 有一位 Irenaeus

殉道,在 Styria 的 Poetovio (Pettau) 有一位 Victorinus 主教殉道,在 Croatia 的 Siscia (= Sissek) 有一位 Quirinius 主教殉道 (308 或 309 年)。奥地利的 Lauriacum (Lorch) 也许在 Constantinus Magnus (君士坦丁) 皇帝前就是一个主教区或总主教区 (圣 Florianus 是早期的殉道者)。根据 *Passio quattuor coronatorum* (《四位殉道者记》) 的记载有一些石匠在 Diocletianus (戴克里先) 时代殉道,但这些可能是罗马军队的士兵。人们于 1949 年在德国 Regensburg (雷根斯堡) 挖出了一场源于 400 年的墓地。在奥地利的 Carnuntum (卡农顿), 人们发现一个小的基督宗教的圣所, 来自 4 世纪。在 Danubius (多瑙河) 的下游地区 (Moesia, Dacia) 也有证据表明, 在那些地区于 300 年已有一些基督徒团体。Paulus (保禄/保罗) 曾派遣他的学生 Titus (弟铎/提多) 去 Dalmatia (达尔马提亚) (2 Tim 4: 10)。Salona 教区建立在 3 世纪, 但更早已有基督徒在那里。

12.5 古代的作者 Tertullianus (德尔图良/特土良) 已经提到在 Britannia (英国) 有一些“罗马人未去过的, 但有基督徒的地方” (inaccessa Romanis loca, Christo vero subdita, *Adv. Jud.* 7)。近代的学者曾说, 信仰从小亚细亚通过海路直接进入了英国地区。在 314 年的 Arles (阿尔勒) 主教会议上也有 York (= Eboracum, 约克), London (伦敦) 和 Lincoln (林肯) 的主教们参加。一些文献 (*Liber pontificalis* 和 *Beda Venerabilis, Hist. Eccl.* 1.4) 甚至说, 一位英国国王 (名为 Lucius) 向 Eleutherus 教宗 (174 - 189 年) 请求一些传教士, 并且自己和一部分英国人接受了信仰。然而, 这位“Lucius”可能是 Lucius Abgarus de Edessa (见下 12.9), 他和 Eleutherius (埃莱乌泰留斯) 教宗的信件来往只是后人想出来的。

12.6 在 Africa (阿富利加/非洲) 西北部的福传工作是第 1 世纪末从 Roma (罗马) 开始的。过了 100 年, Africa (阿富利加/非洲) 的基督宗教已很普及, 比如 Tertullianus (德尔图良/特土良, 见 *Ad Scap.* 2) 说, 城市居民多半是信徒 (但他的话可能有些夸大)。在罗马省 Africa 有很多主教座, 甚至较小的城市也有主教。Cyprianus (西彼连/居普良, 见 *Ep.* 59.10) 说大约在 240 年有 90 位主教谴责了某一个持异端的人。在 Agrippinus (阿格里彼努斯) 主教主持的 220 年的 Carthago (迦太基) 主教会议中, 有 70 名主教参加, 而 Cyprianus (西彼连/居普良) 主教召开的会议 (256 年) 有 87 名主教参与。

12.7 在埃及的教会最突出的是 (也许是由福音作者 Markus 创立的) Alexandria (亚历山大里亚/亚历山太) 的教会团体, 它很旺盛。自从 2 世纪末, Alexandria 有一

家“教义学校”(“传教员培训班”,*Katechistenschule*, 参见 39.1)。从 Alexandria 出发,基督信仰在希腊人和克普特居民中传播到各城和各乡镇,一直到(南部的)Thebais 和(西部的)Libya 地区。在第 3 世纪间,主教的人数达到了 100 位,正如在 Alexandria 举行的主教会议(318 年)所表明。

12.8 在小亚细亚地区中,基督宗教的进展更大。大约在 112 年,Bithynia 和 Pontus 地区的总督 Plinius(小普林尼,见 Ep. 10, 96;参见下文 15.3)已经知道在那里有各年龄,各阶层的基督徒。他说,(罗马)神明的庙宇快要变成空的房屋,没有人进行祭祀和牺牲礼仪。由于 Montanus(蒙丹/孟他努)的异端,Phrygia 的教会早在 172 年/180 年举行几次主教会议(Eusebius 5,16)。大约在 170 年,外教诗人 Lucianus(卢奇安)在他的讽刺性著作中使 Goete 人 Alexander 说,Pontus 地区(在小亚细亚)充满“无神论者”和基督徒(*Pseudomant.* 25)。小亚细亚的其它地区也无疑是一样的情况,尤其在 Asia(亚细亚)省及其省会 Ephesus(厄弗所/以弗所)。Alexandria 的主教 Dionysius 因 Novatianus(诺瓦蒂安)的分裂向 Armenia(亚美尼亚)的弟兄写了一封信(Euseb. 6,46),这就证明,基督宗教在 Armenia(亚美尼亚)省有所传播。另外,独立的 Armenia(亚美尼亚)王国早在 3 世纪已完全皈依了基督信仰。

12.9 在 Syria(叙利亚),尤其在部分上希腊化的 Syria(叙利亚)的基督徒大概和小亚细亚的信徒一样多。Syria 的首都,Antiochia(安提约基雅/安提阿,参见 8.2)曾是整个东方外邦人基督徒的核心和出发点。自从 3 世纪中叶,在 Antiochia 城举行很多重要的主教会议。基督宗教也传到了 Syria(叙利亚)东部(关于 Dura - Europos 的出土物见 23.5)及 Euphrates(幼发拉底)东边的 Osrhoene(奥斯瑞内)地区,它由 Traianus(图拉真)皇帝征服,成了罗马帝国的省,其省会是 Edessa(今天称为 Urfa),而基督宗教约于 150 年传到那里,也许更早。根据一个传说(见 Eusebius, *Hist. Eccl.* 1,13 和 *Doctrina Addaei*, 约 400 年)这个地区早在宗徒/使徒时代已皈依基督了。国王 Abgar(亚伯加/阿伯加)五世患病,因此写信给基督。基督向国王回信说,他将会派遣一个门徒到首都 Edessa(参见 7.2)。在基督升天后,确实有一位 Aedaeus(阿得乌斯)或 Thaddaeus,70 个门徒中的一个,去了 Edessa 传福音。在 170 年后,叙利亚人(“Assyru”)Tatianus(塔提安/他提安),一位护教士,在叙利亚东部活动,稍后有一位 Bardesanes(巴尔德撒尼斯/巴得撒理,参见 30B3),他是很有影响的基督徒思想家(也许属于 Gnosis 诺斯底派?),既是一位诗人,又是

Abgar IX(亚伯加/阿伯加十一世,179 - 216 年)的良朋好友。根据一些古老的说法,国王自己接受了信仰,又使基督信仰成为国教,但近代的学者怀疑这种传言。在复活节争论的时代,Osrhoene(奥斯瑞内)的主教们曾向罗马写信(Euseb. 5, 23)。一个证据说,Edessa 在 201 年已有圣堂。教会的语言是叙利亚文。关于 Tatianus(塔提安/他提安)的著作 Diatessaron(《四部福音合编/四部福音直协调本》),请见 38B5。

通过 Osrhoene 地区,基督宗教传到 Mesopotamia(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约于 206 年,Dionysius de Alexandria(亚历山大的狄奥尼修/丢尼修)主教认为,那里已经有组织的教会(Euseb. 7,5),而在 Diocletianus(戴克里先)皇帝的教难中也有殉道者(Euseb. 8.12.1)。根据 Arbela 的《编年史》,约在 100 年已有一些“宗徒/使徒”(名为 Addai 和其学生 Pekidha)曾在 Adiabene 地区(Tigris 底格里斯河以东)传教,并获得了良好的成果,但近代的学者怀疑这些文献的可靠性。基督宗教无疑在 3 世纪传到了 Parthia 和 Persia(波斯)。波斯王 Sapor I(撒婆,241 - 272 年)在几次征服带来一些 Syria(叙利亚)的基督徒俘虏,比如 Antiochia(安提约基亚/安提阿/安条克)的主教 Demetrianus(德梅提安努斯,256 年)。

12.10 因为犹太人憎恨基督信仰,在 Palaestina(巴勒斯坦)的教会面临一些阻碍,所以主要传播在那些希腊化的城市当中。犹太教和外邦人的宗教占了主导地位,直到第 4 世纪。在 Hadrianus(哈德良)皇帝的时代后,Jerusalem(耶城)被称为 Aelia Capitolina,其中的教会是由外邦人 - 基督徒组成的,但只在 200 年后比较有影响。Caesarea(凯撒勒雅/该撒利亚)的主教也是 Syro - Palaestina(叙利亚 - 巴勒斯坦)省的总主教(metropolita)。244 年,在 Bostra 举行的主教会议说明,在靠近 Palaestina(巴勒斯坦)的 Arabia(阿拉伯)地区也有基督徒(参见 32.5)。来自 Alexandria(亚历山大里亚/亚历山太)的著名传道士 Pantaenus(潘泰诺斯,参见 39.1)约于 190 年在“印度”传教,但这大概指阿拉伯西南地区(Jemen,参见 Euseb. 5, 10);而在他之前也许有 Bartholomaeus(巴尔多禄茂/巴多罗买)宗徒/使徒在那里传教(11.2)。

12.11 根据“晚期撰写的托马斯文献”(apokryphe Thomasakte)以及根据 Ephraim, Ambrosius, Hieronymus 和 Origenes 的记载,Thomas(多默/多马)宗徒/使徒先在 Gundaphor 国王的地区(Parthia 帕提亚,就是 India 的边界地区)传教,后到印度传福音。他又去东方,但据说因 Misdai(米西代)国王在 Calamina(也许在印度

的 Mailapur 附近?)被刺杀。他的骨灰被送到 Edessa。印度西南海岸 Malabar(马拉巴尔)地区的“托马斯基督徒”说,圣 Thomas(多默/多马/托马斯)创立了他们的团体。近代还有一些学者替这种传统说法作辩护,因为 Gundaphor 这个国王是历史人物,而在 1 世纪确实有印度和叙利亚之间的贸易关系。从埃及到印度的海路早在 2 世纪就已被发现。不过,Thomas(多默/托马斯)宗徒/使徒在印度的传教活动不能证明为事实,只能证明其可能性。

基督信仰大概在 3 世纪从 Edessa(叙利亚)传到 Indus(印度斯河)流域,4 世纪通过一些波斯商人或 Armenia(亚美尼亚)移民传到南方(到 Malabar)。确切的证据来自 6 世纪,因为 Cosmas(科斯马斯),一位“去印度的航海者”(参见 77.3)约于 530 年提到了,在 Malabar(马拉巴尔)有基督徒的团体。

13

基督宗教广泛和快速传播的种种原因

13.1 基督信仰的传播既非常快,又很广泛,这是史无前例的事实。其原因是什么?我们应该想到前面(第 5 节,6 节)叙述的古代世界在消极和积极方面对信仰的准备:古代宗教的空虚和消失,各种代替品,向一神论的倾向,希腊化语言和文化的传播等等。从基督宗教本身的吸引力来看,必须首先考虑到“真理的力量”。福音在内容和可理解性方面远远超越了一切世俗的智慧,它能更妥善地解决人类思想的古老问题——这些问题始终折磨着人的心灵——:神的问题,灵魂不死的问题,人间生活的目的,正义和审判的问题等等。实际上,一些曾经在外邦人的世俗智慧中努力,寻求真理的学者(如 Justinus, Tatianus, Alexandria 的 Dionysius 等人)后来转向基督信仰并且成了护教士。他们在基督信仰中发现“唯一的可靠的和有用的哲学”,正如 Justinus(尤斯廷努斯/游斯丁,见其 *Dial.* 8)所说。对于外邦人来说,基督的教导被视为一种完全新的,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事件。基督的教导为他们带来了“救世主的福音,痊愈的信息,博爱和帮助人的福音,精神和力量的宗教(1 Cor 2:4),严肃的道德,圣洁,权威和理性的宗教,奥秘和超越智慧的宗教,新民族和第三时代的消息,圣书(圣经)的宗教和历史完满的宗教”(A. Harnack 哈纳克语)。那些宣认基督为主的人具有这样的意识:他们说基督信仰是一种完全新的东

西,并且克服种种旧的标准(2 Cor 5:17)。Ignatius Antiochenus(依纳爵/伊格那丢)曾说(在 Rom 3,3):“基督宗教不是说服的问题,而是真正伟大的事,虽然世界恨它。”当然,早期教会的种种神恩(参 1 Cor 12-14)为基督信仰作证,尤其是治病和驱魔的神恩,以及其它的特殊现象或奇迹(参见 Justinus, *Apol.* 2,6; *Dial.*, 12.1; Irenaeus, *Adv. Haer.* 2,32,4; Tertull., *Apolog.*, 23; *De anima* 47; Origenes, *Contr. Cels.*, 1,6,46; 3,28; Cyprianus, *Ad Donatum* 5; Eusebius *Hist. Eccl.* 5,3,4)。

13.2 其次,早期基督徒对信仰的热忱(Glaubenseifer)具有影响力。无论是男女、贵族或一般人、自由人或奴隶、有学问的或文盲、富有或穷人、官员、商人或士兵,他们都以平信徒的身份去传福音。根据早期教会的看法,每一个领过圣洗的人也有当传教士的任务。不仅基督宗教的作者,也有外教人的文献(如 Plinius Minor 小普林尼, Celsus 凯尔苏斯, Galenus 盖伦, Julianus 尤里安皇帝)证明这一点:基督徒的生活为外教人来说是一种动人的宣教,基督徒们的美德和良好榜样吸引了很多人进入教会。他们严格遵守道德规范,他们的贞洁,博爱和慈善工作(参见 26 节)与一个充满憎恨,反感及恶习的社会形成了明显且灿烂的差别。第 2 世纪的护教者经常提到这一点,比如 Aristides(阿里斯提德, 15, 16 节),以及 Diognetus 信的作者(5, 6 节, 见下文 26.1)。他们非常动人地描述了基督徒们生活上的纯洁(亦见 Tertullianus, *Apolog.* 39; Minucius Felix, *Octav.* 9.31)。根据 Origenes(奥力振/俄利根)的说法(参见 *C. Celsu* 3,29),与一般外教民众比较起来,基督徒是真正的“世上的天光”(Phil 2:15)。Justinus(尤斯廷努斯/游斯丁)认为,基督徒的道德榜样导致很多人的皈依。Tertullianus(德尔图良)说,外教人一边讽刺一边佩服基督徒们的博爱:“你看,他们如此彼此相爱,他们愿意为别人去死。”(*Apolog.* 39)。Julianus(背叛者尤里安皇帝)曾说(*Ep.* 49),基督宗教的增长主要取决于信徒的慈善工作,对死者的照顾,以及信徒的圣洁生活方式(虽然他认为这是一种虚伪的圣洁和虚伪的生活方式)。

然而,最有效地支持基督宗教的因素,最能促进人们皈依的表现是基督徒们在教难中的勇气和殉道者的坚定——他们为基督而牺牲性命。Justinus(尤斯廷努斯/游斯丁),一位护教者说,殉道者使他怀疑那些针对基督徒的控告,使他皈依信仰(*Apol.* 2, 12)。Tertullianus(德尔图良/特土良)向那些外教的总督们说:“你们可以折磨我们,虐待,审判,撕裂我们……你们如果害我们,我们变成更多人,因为信徒的血是新信徒的种子(*semen est sanguis Christianorum*)”(见 *Apolog.* 50)。许

多其他的教父和教会作者在 2、3 世纪都有类似的说法(见 Justin. *Dialog.* 110…),而 Lactantius(拉克坦西)曾提出这样的规律:“上主的宗教越受压迫,它就越增长 Augetur religio Dei, quanto magis premitur。”(见 Inst. V, 19,9)

14

传播的阻碍和教难的种种原因。基督徒在法院

14.1 正如 Paulus 所说,宣讲被钉十字架上的基督是“犹太人的绊脚石,外教人的愚蠢”(1 Cor 1:23)。不过,基督宗教和外教生活之间的最大差别是在公共生活的领域中。古代的宗教并不是个人的事,而主要是社团和国度的事。因此,家庭,社会和文化都与多神论有了非常密切的关系。尤其罗马人的国度很严格地坚持对祖国神灵的崇拜。那些被征服的民族被允许继续膜拜自己的传统神灵,而他们的神明偶尔也被纳入罗马神灵的圈子,但一神论的民族不能同时崇拜自己的神和罗马人的神灵们,所以罗马人对他们的态度没有那么宽容。反过来说,罗马人对犹太人采取了一种宽容的态度,因为他们的宗教主要是一个民族的国教,而加入犹太人的希腊人(proselytoi)在很长的时期中相对少。因此,Tertullianus(德尔图良/特土良)称犹太教为 religio certe licita(“无疑是合法的宗教”,见 Apol. 21.1),而早期的基督宗教在犹太教的影子中是安全的。

不过,基督宗教和犹太教在本质上是不同的。基督宗教不是一个古老的国教,而是一个新的,普世性的宗教。基督的信徒来自各民族,基督宗教甚至说它要征服全世界,要排挤其他的宗教。因为古人的宗教离不开国度,所以很多人认为,基督信仰可能会威胁国度的基础。由于基督徒对皇帝崇拜的排斥,人们对于他们更怀敌意。对于皇帝(或国王)的崇拜来自东方(埃及),但自从 Nero(尼禄)和 Domitianus(图密善/多米田)的时代,这种崇拜也成了西方(罗马)的习俗:皇帝受崇拜,他被视为帝国的活中心,被视为神。罗马的国度宗教(Staatsreligion)越来越重视这种皇帝崇拜,它成为忠信和爱国的关键象征,拒绝它的人可以作为叛徒惩罚。因此,恰恰这个要求为基督徒来说特别危险。另外,基督徒们也不愿意参加外教人的放纵宗教活动或不愿意在公共庆节装饰自己的房子,而且一些严格的人(如 Tertullianus, Origenes)甚至拒绝基督徒们的兵役(参见 26.1)。在其它方面,基督

徒们的态度肯定是建设性的和支持国家社会的。他们坚定地遵守了耶稣的教导 (Mt 22:21 parr) 和宗徒的教导 (Rom 13:1; 1 Petr 2:13-17), 谨慎地完成了他们作为国民的任务, 并在他们的礼拜中为皇帝和帝国献上他们的祈祷 (Clem. 1 Cor 61; Polycarp., *Phil* 12:3; Athenag. *Legatio* 37; Theoph. *Ad Autol.* 1.11; Tert. *Apol.* 30)。不过, 上述的种种态度和行动已经促使招来众人的怀疑, 所以基督徒们被视为罗马国的敌人和皇帝的敌人 (Tert. *Apolog.* 35)。

14.2 除此之外, 早就出现了一些非常不利的和奇怪的关于基督徒的谣言, 而在罗马历史学家 Tacitus (塔西图斯, 见 *Annal.* XV, 44) 和 Suetonius (苏艾托尼乌斯, 见 *Nero* 16) 的著作中可以读到这些奇怪的说法。两个因素强化了这些谣言: 被分散的犹太人 (diaspora) 对于基督宗教有反感。古代社会中也有反闪族的倾向 (antisemitism), 而基督宗教首先被视为一种犹太教的流派。基督徒们主要面对了三方面的控诉: 不参与皇帝崇拜和无神像的信仰被视为“无神论” (atheismus, 见 Justinus, *Apol.* 1, 6, 13; Athenag., *Leg.*, 3-12; Mart. Polyc. 3), 因此被视为一切邪恶的来源。他们的 圣餐和弥撒后的聚餐遭受恐怖的丑化, 因为它被视为“杀吃婴儿的宴席” (Thyesteian meal), 参见 Tertullianus (德尔图良, *Apolog.* 7, 1: “sacramentum infanticidii et pabulum inde”), 又被误解为进行淫乱的机会 (乱伦, oedipodeische Unzucht; 参见 Just., *Apol.* 1, 26; *Dialogus* 10; Athenag., *Leg.* 31-36; Theoph. *Ad Autol.* 3, 4-15; Minucius Felix, *Octav.* 9.30.31; Tert., *Apolog.*, 7-9)。一些作者提到其它的控诉, 如 “迷信”, “魔术”, “崇拜太阳神”, “崇拜驴” 等 (参见 Suetonius, *Nero* 16: “superstitio nova et malefica”; Tertullian, *Apolog.*, 16; Minucius Felix, *Octav.* 9)。另一些作者说, 基督徒们憎恨人类, 他们习惯性地寻求死亡 (Tacitus, Epictetus, Marcus Aurelius)。在 2 世纪末出现一个新的控诉: “因为基督徒轻视 (罗马) 祖国的神明, 他们招致了社会的灾难, 比如流行病, 洪水, 饥荒, 野蛮人的侵略” (Tert., *Apolog.* 40; Origenes, *In Matth. Comm. Ser.* 39; Cyprianus, *Ad Demetr.* 2,3; Arnob. *Adv. Nat.* 1,13, 26; Aug. *De civ. Dei* 2,3)。这种误告既很危险, 又非常广泛和持久 (一直到 4,5 世纪), 但其它的控诉逐渐消失。那些在职业上依赖神明崇拜的人 (比如司祭, 神婆, 制造神像的艺术家, 文学家, 算命先生, 圣像商人等) 特别反对基督徒, 因为这个新的宗教影响了他们的收入。因此, 基督徒们被骂称一个 “无生产的阶级” (infructuosi negotiis, Tert., *Apolog.*, 42,43; Act 19:24ff)。Minucius Felix 使外教人 Caecilius 说, 基督徒是“一种鬼鬼祟祟的, 害怕

阳光的民族“(Octav., 8,4; Origenes, C. Celsum 3,55; 6,14)。

14.3 由于这些错误的观念,民众的愤怒瞄向基督徒们,他们成为几次地方性暴动的受害者,特别是2世纪以来。各省的总督也偶尔逮捕了一些信徒,可能是出于某人的控诉或出于民众的压力或是自发的。自从250年,国度自己系统地进行迫害。皇帝们自己发表了一些普遍的敕令,其目标是消除基督教会,因为它被视为国度的敌人。在Decius(德西乌斯/德修)到Diocletianus(戴克里先)皇帝年间(250-305年)发生了教会和国度之间的决战。

迫害基督徒的法律基础不完全清楚,至少在Decius(德西乌斯)之前是这样。一些学者认为,古老的“公法规定”也适用于基督徒:反对不合法协助会(Hetaeria)的法规(Traianus皇帝加重这些禁令),反对不合法魔法的法令,禁止亵渎(sacrilegium)和无神论(不崇拜神被视为背叛祖国传统宗教的大罪:crimen laesae Romanae religionis),参见Tert. Apol. 24;尤其是lex Julia maiestatis(尤利亚权威法);这条规定,谁威胁罗马人民和人民的安全,就可以判以没收财产或判以死刑。这条法律很容易用于基督徒,因为他们反对皇帝崇拜(crimen laesae maiestatis imperatorum, Tert. Apolog. 28)。这种“亵渎权威”的罪行被视为颠覆政府的罪,所以罗马公民也同样可以遭受死刑,甚至可以受侮辱性的惩罚,比如烧死,钉在十架上,被野兽咬死等。这些法律规定大概也被施行(Tert. Apolog. 10,1)。一些学者根据Tertullian的著作(Apolog. 4)认为,早期(在Domitianus,甚至在Nero时代)就有一些特殊的“迫害基督徒的法律”,但这只能是一些例外规定,否则迫害教会的活动早就是普遍的,而Plinius(普林尼)总督也知道这些规定,但他还是向Traianus(图拉真)皇帝请教。无疑,自从Nero(尼禄)皇帝以来,基督徒们因他们的称呼就遭受迫害,因他们的信仰被处死,这也是2世纪护教者多次提出的抱怨(illud solum exspectatur ... confessio nominis, non examinatio criminis ... Ideo torquemur confitentes et punimur perseverantes et absolvimur negantes, quia nominis proelium est,“他们仅仅要人承认这个名称,不查什么罪行……因此我们如果承认被虐待,如果我们支持就受惩罚,如果我们否认‘基督徒’这个名称,我们就被释放,因为这都是关于一个名称的争论”Tert. Apolog. 2, conf. 44; Ad nat. 1,6; Ad Scap. 4; Iust., Apol., 1, 4; Athen., Leg., 1.2)。

德国学者Theodor Mommsen等人说,反对基督徒的法案不是一般的刑事案,而是一种公共治安的问题,因为罗马高级官员(皇帝,市长,省总督)有一种“管治之

权”(coercitio)。依赖于这种“管治权”,他们可以不管法院的一般规律,为了保持公共安定和秩序而处治他们的属下,甚至可以施行死刑。但是,除了“治安”的程序也在很多方面会有刑事案的程序,而两个是分不开的,因为同一个总督管理这些。无疑,反基督徒的法案在罗马法律传统中具有独特的地位,也不能完全从法学的角度来解释,因为所谓的“罪行”必须在法官面前证实(通过拒绝传统的祭祀),而一个放弃信仰的信徒被释放。

14.4 虽然基督徒们遭受了多次并且残酷的迫害,但他们的信仰不能被消除,因为它包含了永生的希望。背教的信徒(所谓的 lapsi“跌倒者”)一时因怕受虐待或怕死亡而放弃了信仰,但一般的信徒在痛苦和死亡中非常坚定和勇敢。男人和女人,青年,老人和小孩子,都向往殉道者的荣冠。在这种克服世界的力量中,基督宗教这个新宗教很明显地表现出其神圣的来源。

自从 Orosius(欧罗修斯, *Hist. Adv. Pag.* 7, 27) 和 Augustinus(奥古思定/奥古斯丁, 见 *De civ. Dei* 18. 52) 以来,人们说在古代曾经发生了 10 次教难,但严格来说,这不符合历史的过程。“10 次教难说”的来源可能是这样的:人们想反映以色列人在埃及受的十个灾难。

关于“殉道者”这个称呼有很多研究,但仍然留有一些疑问。首先, martys(或 martyr)指那些可靠的“证人”,就是宗徒,他们是耶稣生死和复活及他言行的证人(参见 Act 1: 8. 22; 1 Cor 15, 1ff)。后来,一切在危险中坚持基督宗教的真理的人,有时候以生命证实信仰的人,也被称为 martys(“殉道者”,即 Tatzeugen“以行动作证者”, Blutzeugen“以血作证者”,参见 Rev 2: 13; Mart. Polyc. 2, 2; 14. 2)。那些没有被处死的,但在法院中宣认自己的信仰的人,——他们也会遭受殴打,酷刑,牢狱,流放——被称为 homologetes(= confessor 守道者,宣信者;根据 Mt 10: 32)。不过,一直到 Cyprianus(西彼连/居普良)的时代, confessor 和 martys 有时候被通用或混淆。

根据 Origenes(奥力振/俄利根)的说法(参见 *Contr. Cels.* 3, 8),殉道者的人数一直到 3 世纪相对少,不过在 Nero(尼禄)教难中也有一“大群人”牺牲生命了(multitudo ingens; 参见 15. 1)。在 3 世纪,殉道者很多, Cyprianus(西彼连/居普良, *De mortal.* 26) 已经提到 martyrum innumerabilis populus(“不可数的殉道者的群众”)。在 Diocletianus(戴克里先)的教难中发生了集体的死刑。从一开始,殉道者和宣认信仰的人在教会中享受了很大的荣誉,他们被视为“效法基督的人”(参见

24.1;他们也是作补赎人的代祷者)。

那些宣认信仰的人们(*confessor*)经常被接受为圣职人员。殉道者的死亡日被庆贺为他们的“生日”(hemera genethlies = dies natalis, 参见 *Mart. Polyc.* 18)。他们被视为“生于来世者”,而纪念殉道者的活动包括:在他们的坟墓上面或旁边宣读他们的 *passio*(受难报告),举行一次纪念餐。他们的名字被列入庆日历(“瞻礼单”),而这些后来变成规模很大的“殉道集”(martyrologium, synaxoria, menologia, 参见 70.1)。遗憾的是,早期的原始殉道报告文献不太多。这些早期的报告一方面是法院的官方报告;只有少数插句(*Acta martyrum*, 比如 *Justinus* 的文献或 *Scilli* 殉道者的文献),或那些目睹者的报告(*Passiones*, *Acta martyrum*, 比如关于圣 *Polycarpus*(波利卡普斯), *Lyon*(里昂)的几个殉道者,圣 *Perpetua* 和 *Felicitas*, 圣 *Pionius*, *Cyprianus* 等文献)。历史学家 *Eusebius* 早已搜集了早期殉道者的故事,但这个文集失传。保存的是他关于 *Palaestina*(巴勒斯坦)的殉道者 303 - 311 年间写的文献。在教难时代以后出现了更多的“殉道者传奇”,但这些传奇有时候稍微改写原始的资料,有时候以小说的形式夸大事实或发明很多新的故事。这些故事和文献可以在 *Bollandistae*(耶稣会历史研究小组)和 *Ruinart*(参见 2.8)的文集中发现。

15

从 Nero(尼禄)时代到 3 世纪中的教难

15.1 早期的罗马皇帝并不是迫害基督宗教的人。*Claudius*(克劳第乌斯/革劳丢皇帝,41 - 54 年)在 50 年给在罗马的犹太人一些压力(他早在 41 年曾迫害过在 *Alexandria* 的犹太人),并且驱逐在罗马的犹太人,因为他们“由于某一位 *Chrestus*”不断造成一些不安(根据 *Suetonius*, *Claudius* 25 的说法, *Chrestus* 可能不是 *Christus* 基督)。这种措施也影响了那些皈依了基督信仰的犹太人(参见 *Act* 18:2: *Aquila*, *Priscilla*),因为他们也被视为犹太人的一个流派。不过, *Claudius* 皇帝的行动不能称为“教难”。第一个发动了名副其实的基督宗教的迫害运动的皇帝是名誉极坏的 Nero(尼禄,在位 54 - 68 年;参见 *Euseb.* 2, 25, 5)。根据 *Tacitus*(塔西托, *Annal.*, 15, 44)的说法,对基督徒的逮捕与 64 年 7 月罗马大火灾有关系;当时的民众认为,

皇帝自己是火灾的原因。为了不让人们继续怀疑他,并为了向民愤提供一个替罪羊,皇帝利用了一些诽谤者(可能是犹太人?)并逮捕了“一大群”(multitudo ingens)基督徒,——他们供奉一种“可恶的迷信”(exitiabilis superstitio),“因他们的种种恶行”遭受了人民的憎恨。但是,这些人在法院中没有被审判为“放火者”,而被证明是“恨人类的人”(odio humani generis),他们被集体审判。然而,在这个报告中有一些不明朗的地方。近代有一些专家认为,基督徒们受迫害与罗马失火根本没有关系,这仅仅是 Tacitus(塔西托)的说法,因为他的倾向是处处丑化 Nero(尼禄)。信徒们的处死被转化为一种给百姓提供的表演:在皇家的花园里用特殊的虐待(钉死,野兽猎捕人,烧人当炬,用一些神话故事来的景色为背景等,参见 1 Clem 6: Danaiden und Dirken)。这次的教难好像只限于首都,但继续维持了到 Nero 皇帝的去世。在受难者中也有两个宗徒, Petrus(伯多禄/彼得)和 Paulus(保禄/保罗,参见 9; 10)。这次教难带给罗马世界的印象也很大:基督的名字从此受歧视,被打上了“罪行”和“该杀死者”的烙印。

15.2 在 Flavius 王朝的头两个皇帝的任期内 (Vespasianus 韦斯帕芎和 Titus 提图斯),基督徒们没有受干扰,但 Domitianus(图密善/多米田,81 - 96 年)无限地夸大了对皇帝的崇拜(他使人们正式称他为 Dominus et Deus 主和神),并维持了一种恐惧的,遭人厌恶的统治;在他的任期的最后几年中,基督徒们再次开始受苦。皇帝的表弟,一位元老和曾当过执政官的 Titus Flavius Clemens,因为“无神论”或“落入犹太人的习俗”而被处死,他的妻子 Flavia Domitilla 被驱逐出境。与他们一样,老执政官 Acilius Glabrio 也成为 Domitianus(图密善/多米田)的牺牲品,他们也许都是殉道者。另外,在 Rev 2: 13 和 Rev 20: 4 中所提到的小亚细亚的殉道者 (Antipas de Pergamo 等人)也属于这个时代。他们被处死的原因很可能是他们拒绝崇拜皇帝。宗徒/使徒 Johannes(若望/约翰)被驱逐到 Patmos 岛(参见 11. 1)。因为皇帝担心自己的宝座不稳定,所以他甚至让主基督的亲戚从巴勒斯坦来到罗马,向他们进行调查,并送他们回去,因为他想他们在政治上是无害的——但这种报告(参见 Hegesippus 在 Eusebius, *Hist. Eccl.*, 3, 19. 20)也许不是完全可靠的。与前一次教难比较,这些教难似乎不重要(参见 Tertull. *Apolog.* 5: Domitianus portio Neronis de crudelitate 图密善的残酷远远比不上尼禄的)。虽然如此,这次教难本身也是一场灾难。历史学家 Dio Cassius 和另一些人说有很多受害者。

15.3 那位慈祥的 Nerva(内尔瓦皇帝,96 - 98 年)再次提供一些平安。他甚至

禁止人们控告基督徒们为“背叛皇帝者”或因为他们的犹太生活或基督徒生活方式而控告基督徒(参见 Dio Cassius 68. 2)。下一任皇帝是 Traianus(图拉真 98 - 117 年),他是一位很能干的领导者,有严肃的,军人般的性格,并使罗马帝国扩展到历史上最大的范围。在他的任期内又爆发了一次教难,这次与禁止非法组织(Hetaeria)的禁令有关系。耶路撒冷的主教,120岁的老 Simeon,主的亲戚,被钉在十字架上,而 Antiochia(安提约基亚/安提阿/安条克)的主教 Ignatius(依纳爵/伊格那丢,参见 37. 4)在罗马被野兽咬死。关于小亚细亚,我们有更详细的消息: Bithynia et Pontus(小亚细亚西北部)的总督 Plinius Minor(小普林尼)曾处死了好几个基督徒,又吓怕了其他的,使他们放弃信仰,但因为他惊讶地发现,很多人都信奉了这种“完全错误的迷信”(参见 12. 8),所以他于 112 年向皇帝写信,询问皇帝如何处理这种情况。皇帝回信,并给出如下的规定:不要主动地寻找和逮捕基督徒们,但如果有人控告他们,应该惩罚他们(conquirendi non sunt; si deferantur et arguantur, puniendi sunt),但否认信仰的人应该获得释放。另外,他又说不可以听无名人的控告,但基督徒们的情况仍然是够严重的。最高的权威正式说了,他们的宗教是不该允许的,甚至有死刑的可能性。虽然 Traianus(图拉真)的规定自身有一些矛盾(参见 Tertull., *Apolog.* 2, 8),并且不想作出长期的规定,对后人也没有约束力,但实际上成了国度对基督徒的镇压的标准态度。

在 Traianus(图拉真)后的两位皇帝自身表现一种比较友好的态度。他们甚至通过一些敕令来保护基督徒们不受希腊或小亚细亚暴民的影响,因为在当时经常发生了一些攻击基督徒的暴动。不过,基本的法律情况没有改变。Hadrianus(哈德良)皇帝(117 - 138 年)曾于 125 年在一个规定中给亚细亚省的总督 Minucius Fundanus 写道:如果有人谋利诽谤基督徒或引起反基督徒的暴动就应该惩罚这样的人,并且要求正规的法案处理。Antoninus Pius(安托尼·比约)皇帝(138 - 161 年)也怀有类似的态度。根据一份在 Eusebius(欧瑟比乌斯)著作中(见 *Hist. Eccl.* 4, 13)保存的文献,他甚至在亚细亚省的省聚会上(Provinziallandtag von Asien)禁止人们以“无神论”为理由控告基督徒们,但这份文献也许经过后人的改写。当时的信徒们确实受了很大的压力,这一点可以从当时写的“护教”文献(Apologia)中看到,参见 Quadratus, Aristides, Justinus 的文献(参见 38)。在 Hadrianus(哈德良)时代,犹太人在 Bar Kohba(巴柯巴, 132 - 135 年)的领导下发动了一次起义,但因为巴勒斯坦地区的基督徒们不愿意参与这次暴动,犹太人给他们很大的压力(参见

Just. , Apol. , 1, 31)。在 Irenaeus(依雷内/爱任纽)的著作中(*Adv. Haer. 3,3,3*) 有关于 Telesphorus(特勒斯佛若)教宗的殉道的记载(136 年?)。在 Antoninus(安托尼努斯)皇帝的任期内还发生了罗马的 Ptolemaeus(托勒梅乌斯)和另外两个信徒的殉道事件,这就推动了 Justinus(尤斯廷努斯/游斯丁)写他的第二个《护教篇》。Smyrna(士麦那)的主教是 86 岁的 Polycarpus(波利卡普斯/波里加)。他的殉道事件,一次“光荣的血证”(参见 Irenaeus, *Adv. Haer. 3,3,4*)大概也发生在那个时代,因为他很可能在 156 年 2 月 22 日去世(参见 37.5)。他和 11 名朋友一起殉道。关于宝贵的殉道文献的研究,参见 37.5。

15.4 第四次规模比较大的教难发生在 Marcus Aurelius(马可·奥勒留) 皇帝的任期内(161 - 180 年)。他是一位杰出的领导,对斯多亚哲学怀有很大的热忱。在他的任期一开始就发生了很多不幸的事:有饥荒和传染病,而在边界地区出现了强大的野蛮民族。因此,在一些地方又有人想,基督徒们是这些不幸事件的惹起者。这样,信徒们受压迫,面临盗窃和掠夺的威胁。皇帝自己在这个新的宗教中仅仅看到了“反叛精神”和“轻信者的愚蠢”(参见其著作 *Meditationes*, 11,3)。一位著名的修辞学家(他也曾当过皇帝的老师)Fronto(佛润托),曾发表了一份诽谤基督徒的讲演(但这也许已经是在 Hadrianus 的时代)。那位反对基督信仰的学者 Celsus(克尔苏斯/克理苏)发表了他的著作《真实的证据》来反驳基督徒们(参见 17.1)。基督宗教的学者 Athenagoras, Melito, Apollinaris, Miltiades(参见 38)都向皇帝写过一些“护教文献”,这都说明当时的教难是多么严重。虽然皇帝没有发表一个特殊的“镇压敕令”,但在 176 年宣布的一个敕令很容易可以视为一个针对基督徒的命令,它规定,如果有人介绍新的宗教并这样引起百姓的不安,就应该处死他(如果不是贵族人,如果是属于贵族的人则应该流放他)。当 Gallia(高卢)的 Proconsul(总督)向皇帝请教时,皇帝再次肯定了 Traianus(图拉真)皇帝的基本原则。

那个时代的重要殉道事件是这些:在罗马,杰出的哲学家和护教士 Justinus(尤斯廷努斯/游斯丁)和 6 名朋友一起被斩首(参见 38)。在法国的 Lyon(里昂)开始暴民的一种反对基督徒的暴动,在 177 年有 50 名信徒牺牲,其中有 90 多岁的 Pothinus(波提努斯)主教、Vienne(维恩)的执事 Sanctus(三克图斯)、一位年轻的奴隶、Blandina(巴兰迪纳)女士以及一位男青年 Ponticus(波恩提酷斯);(参见 Euseb., *Hist. Eccl.* 5, 1 - 2 有一封信,是 Lyon, Vienne 向小亚细亚各团体写的信,关于高卢的教难)。在东方的殉道者是雅典的主教 Publius(普布利乌斯)和

Laodicea(劳迪切亚)的主教 Sagaris(撒伽利斯;参见 Eus. *Hist. Eccl.*, 4,23,2; 26,3),大概在同样的时候还有 Carpus(卡普斯)主教, Papyrus(帕皮路斯)执事和女信徒 Agathonike(阿伽托尼克),他们都在 Pergamum(佩伽门)城被烧死。有一个消息说,皇帝在率领军队并征服 Marcomanni(马克马尼)和 Quadi(克瓦迪)这些民族后,禁止人们继续镇压基督宗教,因为他相信,一些基督徒在军队中作了祈祷,所以才发生了“降雨奇迹”,使军人(所谓的 *Legio fulminata*)没有渴死。不过,这个说法是不对的,因为皇帝并没有信基督徒的神,而认为,“降雨的朱庇特”(Jupiter Pluvius)拯救了他的军队(参见 Tert. *Apolog.* 5; *Ad Scap.* 4; Eus. 5,5; Dio Cass 71,9)。

在 Marcus Aurelius(马可·奥勒留)的儿子 Commodus(克摩杜斯,180-192年)的任期才开始有比较平安的时代。这也许和皇帝的一个妾有关系,她是 Marcia(马尔基亚),自从183年对皇帝有影响。她倾向于拥护基督徒们,也许自己是信徒。因她的请求,一些在 Sardinia(撒丁岛)的铅矿中受苦的信徒获得释放。当时在很多省中举行了一些主教会议来讨论复活节的日期(参见 25.3),也没有受到阻挠。不过,仍然发生了个别殉道事件:在 Carthago(迦太基)有6位(3男3女)来自 Numidia 地区的 Scilli 城的殉道者被斩首(180年7月18日)。在罗马有一位贵族人士,具有哲学知识的 Apollonius(阿波罗尼乌斯)殉道;他曾在法院中替信仰作辩护(大约在185年)。在小亚细亚曾有 Arrius Antoninus(阿瑞乌斯)总督激烈地反对基督徒们(参见 Tert. *Ad Scap.* 5)。

15.5 来自 Africa(阿富利加/非洲)的 Septimius Severus(赛普提米乌其·赛维鲁,193-211年),一开始继续前人的宽容政策,个人对于基督徒们也曾经表现出了友好的态度,但后来转变了态度,这可能是由于犹太人的一些起义,也许是因为在社会的高阶层里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基督徒。他以严厉的惩罚禁止人们正式进入犹太教(禁止割礼,201年),不久后也禁止人们接受基督信仰(202年)。因此,镇压活动特别针对了慕道者和新信徒。关于埃及(参见 Euseb. 6,1-5)和 Africa(非洲/阿富利加)地区,我们有更详细的消息。在 Alexandria 有 Leonides 殉道,而他的儿子 Origenes(奥力振/俄利根)的几个慕道者中也有几位殉道。在 Carthago(迦太基)的斗兽场里发生了一次著名的殉道事件,就是圣女 Perpetua(蓓蓓都亚)和 Felicitas(费利西达)以及三个男人的殉道(202年或203年3月7日),我们还有关于这件事的重要殉道文献,可能是由 Tertullianus(德尔图良/特土良)写的,真是在殉道文献中的至宝。

在 Septimius Severus(塞维鲁)皇帝最后几年中(大约在 208 年后),情况基本上又比较平安,并且也维持了很长时间,虽然杰出的法律学者 Ulpianus(乌尔比安)约于 215 年搜集了历代皇帝们反对基督宗教的敕令(参见 Lactantius, *Instit.* 5, 11),而这个活动使我们推理出这样的事实:在高级官员层次中,对于基督宗教的态度始终是相当敌对的。在称为 Caracalla(卡拉卡拉)的 M. Aurelius Antoninus 皇帝那里,对于基督徒的宽容大概来自年轻时期的一些印象(他曾受了基督宗教教育因素, *lacte christiano educatus*, Tertull. *Ad Scap.* 4),但在其它方面,他是最腐败的皇帝之一。在当时的法律情况下,地区性的教难完全是可能的,正如在 Africa(非洲/阿富利加)地区的总督 Scapula(211/212 年)的领导下——Tertullianus(德尔图良/特土良)曾向他写过一次尖锐的警告。

15.6 在 Caracalla(卡拉卡拉)时代开始了“叙利亚皇帝的时期”(211 - 235 年),这是因为他的母亲是叙利亚人 Julia Domna,她曾是 Emesa 的太阳神的祭司的女儿,后来成为 Septimius Severus 的妻子(参见 17.2)。在罗马历史上,这个时期算为最混乱的、灾难最多的时期,它的特点是军人的领导与妇女的影响(比如 Julia Domna,她的姐妹 Julia Maesa 和她的女儿们:所谓“四个朱利亚”),罗马帝国在内部和外部的腐化,东方和西方一步一步的平等(Caracalla 卡拉卡拉于 212 年为所有的自由的人提供罗马公民权),帝国西部越来越多受东方神秘宗教的影响(参见 5.1, 3),尤其是太阳神的崇拜(*Sol invictus Mithras*)。Caracalla 大概在一次敕令承认了东方的宗教传统,并使之与罗马的国度崇拜结合为一。在当时的 Alexandria(亚历山大里亚/亚历山太)出现了新柏拉图主义——一种有唯心倾向的宗教哲学(参见 17.2)。

那个很年轻的 Elagabalus(埃拉加巴卢斯,218 - 222 年)曾经以恶习和无度侮辱了皇帝的宝座。他曾在几年的时间排挤了传统的罗马国度宗教,以东方的宗教取代之:他想建立对于 Baal of Emesa(埃梅撒的巴尔)的崇拜,并自称为“不可战胜的埃拉加巴卢斯太阳神的最高祭司”(Sacerdos amplissimus Dei invicti Solis Elagabali)。据说,他曾想在自己的太阳神崇拜里融合一切宗教,包括犹太教和基督宗教。他的表弟是一位高尚的,负责任的,但比较弱的皇帝,Severus Alexander(赛维如斯·亚历山大,222 - 235 年),他对基督徒们的态度非常友好,超过前面任何一位罗马皇帝。写他传记的人 Lampridius(兰彼迪乌斯)曾这样写:“他曾容忍基督徒们的存在”(Alex. Sev. 22)。他不仅仅在朝廷的仆人中有很多信徒,也和那位

具有学问的平信徒神学家 Julius Africanus(参见 39.5)有朋友般的来往。他又在宫殿和公共房子外面写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就是《玛窦福音》(Mt 7:12)的“金科玉律”的消极说法。当罗马的基督徒们与一些饭店的经营者发生冲突时,他决定给基督徒们一块地,使他们在哪里建立一座为宗教活动用的楼。不过,写皇帝传记的人不太可靠,比如他曾写(43章),Alexander 皇帝愿意为基督建立一所神殿,想接受他为神,又在家里的众神龛(lararium)里除了崇拜 Apollonius de Tyana(阿波罗尼乌斯,参见 17.2)、Abraham(亚巴良)、Orpheus(欧尔菲)、最优秀的罗马皇帝、自己祖先以外,还崇拜了基督的图像;这些说法很值得怀疑。更接近基督信仰的大概是皇帝的母亲 Julia Mamaea(尤利亚·玛美亚),她很有才华,但又有统治欲。她和当时最有影响的神学家都有来往:她叫 Origenes(奥力振/俄利根)来 Antiochia(安提约基亚/安提阿/安条克)举行一些宗教方面的讲演(约于 232 年),而罗马的长老 Hippolytus(希波吕图斯)曾献给她一篇关于复活的论文。不过,她大概也没有领圣洗,只有第 5 世纪的历史学家(Rufinus, Orosius 等)才称她为“基督徒”。无论如何,基督的教会从这些条件获得了很大的好处,并且似乎离官方的承认不远,比 313 年前任何时代都近。

个别的殉道事件也同样在那个时代发生,因为帝国的法律仍然敌视基督徒。比如,圣 Caecilia(则济利亚)的殉道一般被划入这个时期,因为在文献中出现某一个 Urbanus(乌尔巴努斯)主教(可能指 Urbanus 教宗,222-230 年),不过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她在后人(Valerianus 或 Diocletianus)的教难中殉道。这个圣女的殉道文献和其他的罗马城的殉道者(圣 Agnes, Laurentius, Sebastianus, Martina)的文献完全是传奇式的,所以似乎无法获得个别的确切的证据。不过,这些人的殉道是肯定的,因为早期教会很早就敬重这些圣人。

15.7 当 Alexander 皇帝和 Mamaea 在莱茵河边的军营中被杀死时,教会也面临一次尖锐的转变。军队宣布了 Maximinus Thrax(马克西米努斯·特拉克斯,235-238 年)为皇帝,他是“皇帝宝座上第一个野蛮人”。他逮捕和镇压那些拥护前任皇帝的人,特别镇压基督徒。他的敕令特别针对基督徒团体的领导者,就是说高级的圣职人员。因此,教宗 Pontianus(蓬蒂阿努斯/彭提安努斯)和反对他的主教 Hippolytus(希波吕图斯/希坡律陀,参见 32.4; 39.4)都被流放到撒丁岛,而那里的可怕气候不久后带给了他们死亡。Hippolytus(希氏)被埋葬在 Via Tiburtina 的墓地(这个墓地是以他命名的),而 Pontianus(彭氏)的铭记 1909 年在 Callistus -

catacomb(卡里斯托墓穴)被发现了。不过,好像没有发生一次大规模的教难,只有在小亚细亚的 Cappadocia 省和 Pontus 省发生了一些镇压教会的运动,因为在那里发生的地震引起民众的不满和敌意。但这些敌意没有维持多久。Maximinianus(马克西闵)皇帝看来自己也不喜欢这些镇压活动,而在 Gordianus(格迪安努斯,238 - 244 年)的统治下,平静的状态能够继续。下一个皇帝是来自 Bostra 的阿拉伯人 Philippus Arabs(斐理伯·阿拉伯人,244 - 249 年)对基督徒是很友好的。Origenes(奥力振/俄利根)和他及他的妻子 Severa 都有信件来往。不久后在基督徒的圈子中已有谣言说,Philippus(斐理伯)皇帝自己是基督徒,并且他曾在 Antiochia(安提约基亚/安提阿/安条克)因杀人的重罪而接受了教会给他的补赎。但在“罗马 1000 年”的硬币上(公元 248 年),他又以举行祭祀的大司祭(Pontifex Maximus)出现,并且在公开的场所都以非基督徒的形式出面。

16

教会的胜利

从 Decius(德西乌斯)到 Diocletianus(戴克里先)的大规模迫害

16.1 如果不算 Maximinus(马克西米努斯)时代的短暂教难,教会当时享受了 40 年的平安时期。她在这一段时间中获得相当大的增长,又能平安地巩固自己内部的组织。她也更多走入了社会和国家的各个阶层。属于教会的贵族人和官员已经相当多。不过,外在的成长没有内部的发展相配合:长期的平安使人们放松。一部分的圣职人员和平信徒陷入了世俗化和休闲的精神。在这个时期,上主派遣了一个新的教难,“为了考验他的家人”,正如 Cyprianus(西彼连/居普良)所说的(参见 *De lapsis* 5)。这次教难时间不长,但非常激烈和危险。教难的发起人是 Decius(德西乌斯)皇帝(249 - 251 年),他属于那些没有多少修养,但愿意大有作为的军人皇帝,他来自 Pannonia 或 Illyria 地区并想大规模地恢复罗马帝国的传统伟业。他认为,因东方文化的进入,并且因腐败的因素,帝国似乎都失去了一切抵抗力,所以他想反对内在的和外在的敌人,使帝国获得充足的抵抗力,并恢复以前的辉煌。他想,基督徒是罗马帝国最危险的敌人,所以要尽力镇压他们,使他们顺从传统的国度宗教。他的迫害的目标非常清楚,也很系统的开始进行,所以和以前发生过的

教难形成很大的差别,甚至可以说这是教难历史的一个新阶段(参见 14.3)。他于 249 年底或 250 年初发表一次敕令,其中命令一切国民,要和妻子与孩子一起向传统的神明们举行一次隆重的祭祀和祈祷(*supplicatio*)。如果有人拒绝这个祭祀活动,就应该在法庭中审判他;惩罚很严峻:入狱,没收财产,流放,被迫当矿工,虐待和酷刑,包括死刑(虽然施行死刑的次数不多)。这次教难特别针对主教们(*tyrannus infestus sacerdotibus*, Cyprianus, *Ep.* 55,9)。据说,Decius(德西乌斯)宁愿接受一个反对他的皇帝,也不愿意在罗马有一位主教(见同上)。

因为这个打击来得非常突然,在基督徒当中的恐惧很大。基督徒们在很多情况中没有呈现出很大的抵抗力:在大城市中(如 Alexandria 亚历山大城, Carthago 迦太基, Smyrna 士麦那, Roma 罗马)发生了大规模的退教现象(参见 Eus., *Hist. Eccl.*, 6,39-41; Cyprianus, *De lapsis*, 7-9)。甚至一些主教也放弃了信仰。一部分的堕落者向神明们举行了一个包括牺牲品的祭祀(*sacrificati*)或向神明们烧香(*turificati*),他们被称为 *lapsi*(“跌倒者”);另一些人避免了祭祀,但通过诡计或通过贿赂使官员们在正式的祭祀名单上写他们的名字(他们被称为 *libellatici*, *accepta facientes*“名单上的”)。不过,也有“一大群”(Cyprianus, *De lapsis*, 2)忠信的宣认信仰者和殉道者,包括男女老少。比如,教宗 Fabianus(法比亚努斯)成了这次教难最早的牺牲品之一(后来有一年多的时间没有教宗)。Smyrna(士麦那)的长老 Pionius(彼欧尼乌斯)曾被烧死, Antiochia 的主教 Babylas(巴比拉斯)和 Jerusalem 的主教 Alexander(亚历山大)在监狱中去世,年老的 Origenes(奥力振/俄利根)忍受很严重的酷刑,也坐牢,但后来被释放。很多人冒着很多危险并试图逃跑,这样救了自己的生命,其中包括 Carthago 的主教 Cyprianus(西彼连/居普良), Alexandria 的主教 Dionysius(狄奥尼修斯), Neocaesarea 的主教 Gregorius Thaumaturgus(国瑞/贵格利)。因为 Goths(哥特人)在 Moesia 的侵入分散了 Decius(德西乌斯)的注意力,这次教难于 251 年春天失去力度。当皇帝在 251 年 5 月或 6 月在 Danubius(多瑙河)下游地区阵亡时,教难完全平静下来。教会虽然遭受了很严重的冲击,但没有崩溃。很多“跌倒者”和“堕落者”后悔他们的行动并且想再次进入教会;关于接受他们或拒绝他们的问题后来在罗马和 Carthago(迦太基)引起了很大的争论。

Decius(德西乌斯)的接班人 Gallus(伽卢斯)皇帝(251-253 年)首先不给教会任何压力。不过,考验尚未过去。因为发生了一次影响了全国的大规模的传染病,

皇帝命令,为了逃脱这个危险应该向 Apollo(阿波罗)神举行一些祭祀。因此,基督徒们的困难再次被重复,虽然还没有出现很大的教难。现在的基督徒也已经有心理准备。连一些第一次跌倒的人现在也有了勇敢的表现。当时的教宗, Cornelius(科尔内留斯)被流放,而他的接班人 Lucius(路齐乌斯)也同样被驱逐出境。

16.2 当 Valerianus(瓦莱里安,253-260年)登上皇帝宝座时,平安恢复了。他甚至在自己的皇宫中也有很多基督徒。不过,在帝国的困难时期中,财政部长 Macrianus(马克里阿努斯)影响了他采取一个比较敌对的态度(参见 Euseb. *Hist. Eccl.*, 7, 10-12)。那次的教难尤其想破坏基督徒团体的组织结构,破坏他们之间的团结。在 257 年的敕令后,主教,司铎和执事都被迫进行祭祀,否则遭受流放的命运。人们被禁止去墓地(参见 23.5),而参与礼仪聚会的人被判以死刑。在 258 年的第二次敕令后(参见 Cyprianus, *Ep.* 80, 1),高级的圣职人员如果坚持自己的信仰应该被马上处死。对于属于贵族的平信徒来说,先应该剥夺他们的荣位和财产,如果他们还继续信,也要处死他们。贵族女士被流放,皇家的官员如果有信仰就被判成为奴隶,强制进行劳动。这次教难在某些省中要了很多人的性命,但当皇帝在波斯战争中被捕(259年)时,教难基本上就结束了。唯独东方的篡位者 Macrianus(马克里阿努斯)继续进行迫害一段时间。在那个时期的最有名的殉道者是这些:罗马的教宗 Sixtus II(西克斯都斯二世),他在墓穴(Callistus-catacomb)中正举行弥撒,当场与 4 位执事一起被斩首(258年8月6日)。四天后,他的朋友 Laurentius(劳楞佐)也被处死(烧死)。在 Africa(非洲/阿富利加)的 Utica(乌提伽)有比较多的姓名不明的殉道者,他们与他们的主教 Quadratus(古瓦达图斯)一同去世;最出名的是 Carthago(迦太基)的伟大主教 Cyprianus(西彼连/居普良),在于 258 年 9 月 14 日被砍头。在西班牙有 Tarragona 的主教 Fructuosus(傅克图欧苏斯)和他的执事 Augurius 和 Eulogius,他们都在斗兽场中被烧死(259年)。

Valerianus(瓦莱里安)的儿子 Gallienus(伽里也努斯,260-268年)皇帝不仅没有干扰基督徒们,也还给他们在教难中被没收的墓地和举行礼仪的楼房(Euseb. 7, 13)。基督徒们的宗教虽然始终处于一种被禁止的状态中,但信徒仍然能够从 2 世纪末以来建立一些圣所(参见 19.3; 23.5)。这种归还教产的政策大概也恢复了个别信徒的财产和个人的地位。从效果来看, Gallienus 皇帝的措施等于是一种宽容敕令。

16.3 因此,从 260 年又开始了一个维持 40 年的“和平时期”。Aurelianus 皇帝

(奥勒里安努斯, 270 - 275 年) 仅仅一次打断了这个平安时期, 但他引起的教难不算太严重。这位能干的皇帝也想恢复古代罗马的荣耀, 他是神明们的热心崇拜者, 特别崇拜太阳神 (Sol invictus de Palmyra)。因此, 太阳崇拜和对皇帝的崇拜一段时期成了国度的官方宗教。不过, Aurelianus 先支持 Gallienus 宣布的宽容敕令。他也回应了 Antiochia (安提约基亚/安提阿/安条克) 的基督徒们的申请, 将当地的教产交给正式的主教 Domnus (多姆努斯), 并且反对那位异端主教 Paulus de Samosata (参见 32.2), 因为这个持异端的主教也是 Palmyra 女王 Zenobia (泽诺比亚) 的拥护者, 而皇帝反对这个女王。不过, 在 275 年出现了一个镇压基督徒的教难敕令。然而, 皇帝不久后被暗杀, 而他的继承者没有施行它, 所以这个禁令没有发挥影响。

16.4 那位充满活力和政治家才华的 Diocletianus (戴克里先) 皇帝 (284 - 305 年) 在很长的时间里没有干扰基督徒们。他想全面整顿国度的组织结构。国家制度变成一个绝对的军人王国, 最高的神被定为朱庇特, 又有东方式的朝廷仪式, 皇帝的宫廷被迁到东方 (Nicomedia 尼克梅迪亚), 而新的管理单位是总督区 (praefectura 共有 4 个), 总省 (diocesis 共有 12 个) 和省 (provincia 共有 96 个)。这个制度需要有一个庞大的管理人员的群体。皇帝用一种“四部制”的分法来代替帝国的单一性: 他使自己的同班士兵 Maximianus Herculeus (马克西米阿努斯, 286 - 305 年) 管理帝国的西部地区, 并让自己的女婿 Galerius (伽雷里乌斯) 成为东方的继承人和 Constantius Chlorus 成为西部的继承人和将来的皇帝 (293 年)。

自从 260 年以来的和平局面在很大的程度上支持了基督信仰的扩展。在各地的城市都已经出现了一个相当可观的教堂大楼, 而在皇帝居住的城市 Nicomedia (尼克梅迪亚) 也同样有一座教堂。在一些具有影响的职位, 在军队和朝廷那里都有一些基督徒任职。在很短的时间内, 这个新的宗教看起来占了上风, 排挤了旧的宗教, 尤其是在东方。如果说, 整个罗马帝国的人口当时大约在 5000 万, 那么大约会有 700 万到 1000 万基督徒在其中, 而 Diocletianus (戴克里先) 皇帝的妻子 Prisca 和女儿 Valeria 很可能也是基督徒。然而, 旧宗教的拥护者受了新柏拉图主义派的引导并影响了 Galerius (伽雷里乌斯)——他是一位好战的狂热的和粗暴的人。通过他, 那位犹豫的 Diocletianus (戴克里先) 皇帝也开始相信, 皇帝的恢复政策和集权化的政策必须要求对国家宗教的敌人的镇压。Lactantius (拉克坦奇乌斯/拉克单西) 曾说 (在 *De mort.* 16), 这种想法的精神性起源 (auctor et consiliarius) 就是 Bithynia 的总督 Hierocles (希罗克勒斯), 他是一位新柏拉图主义者, 也曾写过一些

反对基督徒的文章(参见 17.1)。

这样形成了最后一次教难,这也是所有的教难中最严厉的和最长期的教难,它成为信仰和外教传统之间的决斗。一个前戏是军队的“净化”,因为军人被要求进行祭祀,不祭祀的士兵从军队被驱逐(Euseb. 8,1),其中也有一些人被处死(Marcellus, Dasius;关于 Thebaic Legion 的事件见下)。教难于 303 年全面暴发了。一年内出现了 4 个敕令,目标是系统地消除基督信仰。第一个敕令(Euseb. 8,2; Lact. *De mort.*, 13)发表于 303 年 2 月 23 日,其中命令破坏各地的教堂,烧毁圣书——那些交出圣书的圣职人员被称为 *traditores* (“交出者”,这是 *lapsi* “跌倒者”的一种新的类型,参见 52.1,2)。一切基督徒被剥夺公民的权利,那些具有地位和荣誉职位的信徒被剥夺职位,那些为皇帝服务的人被剥夺自由。当这个敕令被施行时,在个别地方已经发生了流血事件,而在 Nicomedia(尼克梅迪亚)甚至发生很多殉道事件。因为,皇宫中失火几次,这就被归罪于基督徒们,而由于这个控告,一切没有进行祭祀的人都被处死,比如 Anthimus(安提姆斯)主教,很多圣职人员和皇宫的公务员。另外,在叙利亚和 Cappadocia(小亚细亚)发生的军队起义事件提供了另一个借口,使官员们有理由处死更多的基督徒。接着宣布的两个敕令(参见 Euseb. 8,6)命令将所有的圣职人员逮捕入狱,又强迫他们进行祭祀。最后,第 4 个敕令(304 年春天,参见 Euseb. *De mart. Palaest.* 3)要求一切基督徒进行祭祀。那些在虐待和酷刑中坚持信仰的人一般被处以死刑,并且经常遭受很残酷的死亡。现在开始有很多信徒为信仰牺牲性命,尤其在东方倾流了很多基督徒的血。Eusebius(欧瑟比乌斯)曾经报告,在埃及的 Thebais 地区有集体的死刑,一天有 10 位到 100 位信徒被杀(见 *Hist. Eccl.* 8, 9,3-4)。当然也有那些软弱的或退教的人(参见 Euseb. 8,3)。这次教难是普遍的,但一个例外是高卢地区(*praefectura Gallia*, 当时包括法国,西班牙和英国地区),因为当地的统治者 Constantius(康斯坦提乌斯)仅仅施行了第一个敕令。

关于 Thebaic Legion(即来自埃及 Thebais 的军团)的集体殉道事件,最早的文献来自 Lyon 的主教 Eucherius(大约于 450 年)。根据这个文献,军团中的士兵都是基督徒,而他们拒绝迫害他们的基督徒弟兄,因此 Maximianus 皇帝在(瑞士地区 *Wallis*, St. Maurice 的)Agaunum 两次抽查士兵,处以死刑。最后,整个军团(4500 人!)都被杀尽。被提到的人物尤其是一些将军,比如 Mauritius 毛里修斯, Candidus 甘迪都斯, Exsuperius 埃克斯苏佩如斯, Victor 维克托。根据后来的一些报告也有

一部分的士兵在别的地区殉道(尤其是在 Rhenu 莱茵河的城市里,如在 Bonna 波恩, Colonia 科隆, Xanten 桑登, Trier 特里尔)。有的学者曾经完全怀疑这个事件,但它肯定有某种历史基础(在 St. Maurice 的出土物也提供一些暗示),虽然具体的形式和程度很难确定,日期也无法确认(在 284 和 305 年之间)。

另外,圣 Ursula(乌苏拉)和她的朋友们(据传说是 11000 个)的殉道事件更多是属于传奇文献的。不过,这个殉道事件也有一个历史基础,但也许只是 11 个人(罗马数字 XI 与 XIM 很相似)。

16.5 在 305 年,皇帝 Diocletianus(戴克里先)和他的助手(第二个皇帝)交出政权,正如他们所约定的那样。现在,他们的接班人 Constantius(君士坦提乌斯)和 Galerius(伽雷里乌斯)成了皇帝(Augusti),而 Severus(塞维如斯)和 Maximinus Daza(= Daza)(马克西米努斯·达雅)成了新的 Caesari(皇帝候选人)。教难还继续维持了一段时期。不过,意大利和 Africa(非洲/阿富利加)地区的基督徒们不久后获得平安,因为 Maximianus 驱逐了 Severus,而 Maximianus 的儿子 Maxentius(马克森提乌斯,306-312 年)在西部篡夺了政权,而他并没有迫害基督徒。在高卢地区,Constantius(君士坦提乌斯)去世后,他的儿子 Constantinus(君士坦丁)被宣布为皇帝(306 年 7 月),而他继续了父亲的宽容政策。Licinius(里奇尼乌斯)被提升为 Pannonia, Noricum(今奥地利)地区的皇帝(308 年),而他对基督徒比较少呈现出敌意,比 Galerius(伽雷里乌斯)好一些。不过,在东方这次教难还继续维持了几年,仍然有很多人倾流了血,因为 Galerius 现在能够自由地表现出他对基督徒的憎恨,而他的助手 Maximinius 更巧妙地虐待了信徒们。在那段时期中光荣地殉道的人包括很有学问的长老 Pamphilus de Caesarea(参见 39.6)和 Lucianus de Antiochia(卢西阿努斯/路济安,参见 32.3), Alexandria 的主教 Petrus(伯多禄/彼得,参见 35.3), Olympus 的主教 Methodius(梅托迪乌斯,参见 39.6)和 Silvanus de Gaza(西瓦努斯,他和 39 个朋友一起殉道);(关于 Victorinus, Quirinus, Afra 和 4 位朋友的事,参见 12.4)。

不过这个残酷的斗争最终还是没有效果的。罗马国最终必须在基督信仰面前投降。Galerius 皇帝身已患绝症,他于 311 年 4 月与其他 3 个执政的人士一起在 Sardica(撒尔迪卡)宣布一份宽容敕令(参见 Lactantius, *De mort.*, 34; Eusebius 8, 17)。在这个敕令中,皇帝承认,迫害基督宗教是一个错误,而基督宗教被宣布为合法的宗教(*ut denuo sint Christiani et conventicula sua componant, ita ut ne quid contra*

disciplinam agant“使他们当基督徒,也允许他们进行他们的聚会,但不要进行什么违背纪律的事”)。最后,敕令要求基督徒们为皇帝和国度进行祈祷。虽然 Maximinius 不喜欢这个规定,但他也必须接受它。

16.6 同时,在西部的政治情况导致了 Constantinus(君士坦丁)和 Maxentius(马克森奇乌斯)之间的矛盾。Constantinus 必须克服他的对手。他早期以一种“无所不包”的一神论(eine Art von synkretistischem Monotheismus)倾向于太阳神 Apollo - Sol,但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又走近基督信仰。根据一些记载,他看到了一次十字架的显现,并将自己和自己的军队交托给这个基督徒的神和他的“救世性的记号”,并能够在罗马附近的 Milvian Bridge(米尔维亚的桥)战胜 Maxentius 的军队(312年10月28日)。Constantinus(君士坦丁)早在312年底向镇压基督徒的 Maximianus(马克西米安努斯)为东方的基督徒进行辩护,又释放了 Africa(非洲/阿富利加)的圣职人员,不再受压迫,并且与他的姐夫 Licinius(里奇尼乌斯)在 Milano(米兰)于313年2月以慷慨的方式解决了宗教的问题。他宣布了一个“非常完美和一全面的,支持基督徒们的法律”(Eusebius 9, 9,12; 9a, 12)就是所谓的“米兰敕令”,或更准确地说是一个 rescriptum(规定)或一份写给各地的总督的通讯(Zirkularmandat)。我们今天只有 Licinius 为东方写的敕令(见 Lactantius, *De mort.* 48)和 Eusebius 的记载(*Hist. Eccl.*, 10, 5,2-14)。这个敕令取消了 Galerius 于311年作的限制,并为所有的国民,特别是为基督徒,提供完全的宗教信仰的自由和宗教活动的自由,除此之外,还规定要归还教难时期被没收的财产与房子。这些财产的所有者是 corpus Christianorum(基督徒们的团体),就是作为法律团体的各地的信徒团体。因此,罗马国和传统的外教性的宗教的关系基本上被解开了,宗教政策开始了一个完全新的阶段,而在基督宗教的历史上也出现了一个里程碑。虽然在这个新的秩序中仍然存在了一个憎恨基督信仰的人,就是 Maximinius(他又恢复了镇压基督徒的活动),但 Licinius(里奇尼乌斯)于313年4月30日在 Adrianopolis(阿德里安欧波里斯)打败了他的军队,而他在逃跑中在 Tarsus 那里去世。现在,米兰的规定也施行在东方,而东方似乎10年之久遭受了严重的迫害。基督宗教和属于外教文化的政权进行了一次搏斗,并且获得了最终的胜利,这样充满喜悦地走向一个新的时代(Eusebius, 10,1)。

后来的人经常谈论了 Constantinus(君士坦丁)如何见到十字架。这一个故事记载在 Eusebius 于337年写的、赞美皇帝的《君士坦丁传》(*Vita Constantini*, 1,

28 - 31) 中,而作者又说,皇帝发誓这个故事的叙述符合真实的情况。在迈向 Maxentius(马克斯恩奇乌斯)的开始,军队仍然是在高卢或意大利北部时,Constantinus(君氏)向自己父亲的神进行祈祷,请他协助;当时是下午,快到傍晚的时候,Constantinus 和整个军队在太阳的上面看到了十字架的记号,一个发光的十字架,旁边又看到这些字:“以此你要获胜”(Touto nika)。那天夜里,耶稣向他显现,手里又拿着十字架,并命令他根据十字架要制造一个军号,就是一张军旗,上面划基督的象征(就是 X 加 P)。这个军旗被称为 Labarum。当然,这个关于“十字架的显现”的报告受到很多质疑,因为 Lactantius 的著作 *De mortibus persecutorum* (316/317 年写的) 仅仅提到在罗马的决战之前,Constantinus(君氏)作了一场梦,其中被劝告,要“将天主的记号划在盾牌上,这样进入战场”(ut caeleste signum Dei notaret in scutis atque ita proelium committeret),而 Eusebius 自己在他的《教会史》(314 年写的)中仅仅提到皇帝向基督徒的神作的祈祷(*Hist. Eccl.* 9,9)以及后来在罗马建立的一座胜利像,这个像是皇帝右手拿着救恩的记号(十字架),下面又写铭文说,他依赖于此象征而解放了城市。毫无疑问,在皇帝的心中当时仍然有很多外教传统的因素,它们和基督信仰共同存在,所以他主要看十字架为一种魔术式的护身符和反抗敌人的工具。不过,根据《君士坦丁传》的说法,皇帝很容易接受了梦中的话和神视(神的显现),他当时有一个强烈的宗教经验,这个经验的基础可能是他对太阳神的传统性崇拜,另一边又影响了他转向基督信仰,但这个宗教经验的具体表现我们无法考证。

17

用精神的武器反对基督宗教

17.1 如上所述,外教人的文化不仅仅利用了政府的权力来对付基督信仰,也施用了精神的武器。在一系列的著作中,基督徒,他们的教导和他们的行为都遭受攻击,部分上是直接的,部分上是间接的攻击。尤其三个相当有学术水平的著作在这方面值得我们注意:哲学家 Celsus(克尔苏斯/克理索)的著作《真实的话》(*Alethes logos*,约写在 178 年),新柏拉图主义者 Porphyrius(波斐理乌斯/波菲利)的著作《反驳基督徒》(15 卷,约写于 270 - 275 年)以及 Bithynia 的总督,新柏拉图

主义者 Hierocles(希罗克勒斯)的书《爱好真理的话》(*Logoi philaletheis*, 写于 303 年),我们上面已经提到了这个作者(参见 16.4)。这一切著作没有被保存,一个原因是 Theodosius II 皇帝于 488 年宣布要烧毁这样的著作,但另一个原因是后人再没有关心这些书。我们知道这些著作都靠一些基督徒思想家的著作,他们其中引用或反驳了这些书。最有影响的似乎是 Celsus(克尔苏斯/克理索)的书。在 Origenes(奥力振/俄利根)于 248 年写的反驳它的著作 *Contra Celsum*(《反克尔苏斯》)中,这部书从内容和顺序来看几乎全保存了。Celsus(克尔苏斯)从犹太教的角度,又从柏拉图主义和爱国者的角度来尖锐地批评基督信仰。他对《旧约》、《福音书》和其他的基督徒的著作都很熟悉。他反驳“天主子降生成人”的教义,反驳关于救恩的理论。他的观点值得注意,因为后来反对基督信仰的人,一直到 18,19 世纪的自由思想家,基本上都没有提出什么新的观点,在某种意义上都重复了 Celsus(克尔苏斯/克理索)的论述。不过,有关历史的部分没有那么精彩,而关于耶稣生活的一些说法受了传奇的影响。

17.2 据说, Porphyrius(波斐理乌斯/波菲利)曾经有一段时间也属于教会(或是一个慕道者),但后来他以上面提到的著作反对教会,还在他的《由神谕而来的哲学》几个章节中也攻击基督信仰。这部著作具有某种间接攻击性,因为它为外教人提供一种据说来自“神谕”(神的“启示”)的教导,正如基督徒们在《圣经》中有神的启示。这样,新柏拉图主义者都想强化传统的宗教,要拒绝人们当基督徒。新柏拉图学派的创始人是 Alexandria(亚历山大里亚/亚历山大)的 Ammonius Sakkas(阿摩纽斯·萨卡斯,约 242 年去世),最重要的代表是罗马的 Plotinus(普罗提努斯,244-270 年),他的学生是上面已经提到的 Porphyrius(波斐理乌斯,约 303 年去世)。Jamblichus(杨布利胡斯,约 330 年去世)和雅典的 Proclus(普罗克洛斯,485 年去世)曾系统地发展了这个思想体系,这样新柏拉图主义获得了很大的影响,不仅是在外教世界里,也对后来的基督宗教神学有很大的影响(尤其是对 Augustinus 奥古斯丁和 Pseudo-Dionysius Areopagita 伪丢尼修斯,以及通过这些人对中世纪)。新柏拉图主义对宗教和伦理学都有强烈的兴趣,本质上就是一种有理想的宗教哲学(曾被称为“古希腊最后的妙音”),并且通过神话的比喻式解释,通过苦练和灵魂的升华(Gottschauung, Ekstase)想净化粗糙的多神论,又要将它合理化,想满足比较高级的宗教需要,这样创造了一种“外教人的虔敬情怀”(eine Art heidnischer Pietismus)来对抗基督宗教。虽然新柏拉图主义与基督信仰有共同的想

法和目标,但不久后与基督信仰发生尖锐的冲突(参见 16.4)。

在 3 世纪初,新毕达哥拉斯主义者 Flavius Philostratus 根据皇后 Julia Domna (她是 Septimius Severus 皇帝的妻子,见 15.6) 的命令写了 Apollonius de Tyana (阿波罗尼乌斯,去世约 96 年),一位魔术家和行奇迹的人的传记。这种小说式的著作介绍了一个道德理想和宗教人物的榜样,想为当时的人们提供一种类似于基督徒的《福音书》的东西,不过这部书不愿意直接反驳基督信仰,它主要想满足一种宗教渴望。出于类似的理由,就是为了满足对于有内容的宗教的渴望,人们在第 2、3 世纪又找出了那些古老的 orphic 和 hermetic 的文献(来自一个神:Hermes Trismegistos = Thot),这些文献提供一种埃及和希腊化的智慧文学和拯救人类的理论(其中最重要的文献是 Poimandres)。

17.3 也许那位思想太自由的修辞学家 Lucianus de Samosata (卢奇安)也可以视为一个反对基督信仰的人。他是 Celsus (克尔苏斯)的朋友,并在他的讽刺式文章 *De morte Peregrini* (《论佩瑞格林的死》,Peregrinus 是一个欺骗人的哲学家)中,他也曾讽刺了基督徒们,因为他们有博爱,并不怕死亡;然而,他的著作主要不是批评基督徒,而是针对犬儒派写的,并且对基督信仰又呈现出一点敬意。他的著作约写在 170 年。

第二章 教会的组织结构

18

圣职人员及圣统制的结构

18.1 教会的领导权在开始的阶段中很自然在宗徒/使徒们的手里。在基督的复活后,他交给他们教导、施洗和领导的任务,而这个任务针对整个人类(参见 Mt 28:19f)。另外,一些有神恩的“先知”和“老师”协助了宗徒/使徒们(参见 1 Cor 12:28f; Act 13:1; Eph 4:11; *Didache* 11.13.15)。这些老师要鼓励和继续教训信徒们,而“传教工作”本身就是宗徒/使徒的任务。这些“有神恩的人”没有施行什么特殊的职权,但他们在团体中具有很大的影响。不过,不仅仅那“12位”被称为“宗徒/使徒”;他们的助手和陪伴者,比如 Barnabas(巴尔纳伯/巴拿巴)以及一些“巡逻传教士”也被称为“宗徒/使徒”(Didache 2, 3-6),那些写《福音书》的作者也算为“宗徒/使徒”(参见 Eph 4:11; Act 21:8; Eusebius 3, 37; 5,10)。在另一方面,在原始的教会(最早期的教会)中,尤其是在非犹太基督徒团体中,我们已有“主教”(episkopos)、“长老”(presbyter = 司铎)和“执事”(diakonos)的概念(参见 Act 20:17-28; Phil 1:1; 1 Tim 3:2-12; 5:17.19; Tit 1:5.7; Didache 15,1; 1 Clem. 42.44),而这些职务在教会中长期存在(它们通过特殊的“祝圣”礼仪,即傅手和祈祷被传给别人),但那些“有神恩的”职位在宗徒/使徒时期后逐渐消失了,或转入那些“被规定好的”职务(先知,老师),或在基督宗教的扩展后也不复存在(比如“福音书作者”)。关于“主教”(episkopoi“监督者”),Act 20:28 特别提到,圣神/圣灵指定他们去统治上主的教会。这样,来自宗徒/使徒们的使命在《新约》中转而成为一种“圣统制”的制度。这一点尤其在宗徒/使徒的学生 Clemens de Roma(罗马主教克雷孟/革利免)身上有清楚的体现,他约于96年向 Corinthus(格林多/

哥林多)人写信,信中说(42,4; 44,2)宗徒/使徒们在各乡各城考查了他们归化的头一批信徒,并指定他们为信徒团体的主教和执事,又命令他们,如果他们去世,必须有别人继续他们的职位。同样,Clemens(克雷孟/革利免)也清楚地强调,这些人的使命来自基督和上主,但通过宗徒/使徒(参见 42. 1f),所以他显然认为,教会中的职位有法律基础,并且是恒定不变的。因此,教会的成员分为两种,就是领导者和一般的信徒,“圣职人员”和“平信徒”(clerici, laici),这两个词的历史也很长,在最早的文献中,它们就已出现(参见 Act 1:17; 1 Clem. 40,5; Tert. *De monog.* 12)。那些在各地信基督的人的团体共同形成一个“普遍的”教会,就是所谓的“大公教会”(he katholike ekklēsia,这个词第一次在 Ignatius 依纳爵/伊格那丢, Smyrn. 8. 2 出现)。

18.2 教会的指导者在《新约》中经常以复数的形式出现,有时候为“长老们”(presbyteroi),有时候为“监督者”(“主教”, episkopoi),而这些词似乎是同义词,有时候被调换使用。因此,这些人形成了一个集团,就是所谓的“老人团”(presbyterium, 见 1 Tim 4:14)。这种制度的来源大概是因为早期的基督徒要接近犹太人的传统:在分散情况中的犹太人的会堂都有一个“元老们的议会”。这个小团体自然有一个主席。在宗徒/使徒时代以后,信徒团体的指导越来越多集中在这一个人的手中,他的职权扩大了,所以后来只有他能被称为“主教”(episcopus),但在早期这个词的内含比较广。因此,“一人当主教”的制度不是来自一种“金字塔式的长老团体”,而是因为长老团限制自己,从集体领导变成个人领导。这种变化在圣 Ignatius de Antiochia (依纳爵/伊格那丢)的信中得到很清楚的证明:在 110 年的叙利亚和小亚细亚西部就有这种变化(参见他的信 Eph. 6,1; Magn. 6.1; Trall. 3,1; Philad. 4)。这种变化意味着,教会的制度获得一个真正的发展和提升,而且走向“一人指导”的方向。然而,在本质上这也并不是什么完全新的因素,因为主教的制度来自宗徒/使徒的权威(参见 Clemens de Roma, 见上 18.1)。在教会中,主教就是宗徒/使徒职位的活生生表现(er ist das in der Kirche fortlebende Apostelamt)。当然,新教会团体的制度有一些不完备的因素,而教会职位的名称在一定的时期中还没有完全固定。另外,教会制度在各省中的发展速度也不完全一样。但是,如果最早的状态是一个严格强调民主精神的制度(这是新教人士的立场,在古代有 Hieronymus 也支持这个看法,参见下文),那么我们就很难理解,为什么“一人领导式的主教制度”相当快地并且普遍地被接受,也没有经过严重的危机,因为在当时

的罗马教会还没有足够的权威去引导这样的转变。

虽然关于 60 年到 100 年的时期没有太多记载,但关于“一人领导式的主教制度”也有一些痕迹。Paulus(保禄/保罗)的学生,在 Ephesus 的 Timotheus(弟茂德/提摩太)和 Crete(克里特)岛的 Titus(弟铎/提多)在 Paulus 的牧灵书信中基本上有“一人领导式的主教”(monarchischer Bischof)的地位,而 7 个小亚细亚教会团体的“天使”(Rev 1:20; 2-3)的地位也是类似的。在 Hegesippus(贺格西普斯)那里, Jacobus(小雅各伯/雅各),即“主的弟兄”明确地被称为“耶路撒冷的主教”(参见 8.3),而《圣经》关于他的记载(Gal 1:19; 2:9; Act 15:13)也支持这个说法。另外,非常重要的一点:Hegesippus(贺格西普斯)和 Irenaeus de Lyon(依雷内/爱任纽)在 2 世纪末在面对诺斯底派的时候写出一些主教名单,就是那些重要的城市(尤其是罗马城)历代的主教的名单。但如果他们不相信主教来自宗徒/使徒那里,那么这些主教名单只能说是骗人的方式,并且不会成功。

Hieronymus(热罗尼莫/哲罗姆)曾认为(*Comment. In Tit. 1:5; Ep. 69 ad Ocean. 3; Ep. 146 ad Evangelium 1*)最早只有“长老”,而主教团的发展都是后来的事,因为在信徒面对异端的时候,他们提升一个司铎当指导者。不过,这个假设受了以前的术语的多样化的影响,并且也呈现出某个主观因素,因为 Hieronymus(热罗尼莫/哲罗姆)本身也仅仅是司铎,而不是主教。

18.3 在 2 世纪,主教的职位变得比较明显,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反驳异端和教会分裂的需要(参见 29.5)。主教以团体的指导者身份出现,他是信徒们的导师、领导、牧灵者、礼仪的管理者与圣事的施行者。他是团体的核心和统一的象征,又向外代表信徒的团体。那些“长老”(presbyter = priests 司铎)构成了他的“参议会”(根据 Ignatius 是他的 senatus“元老院”)。他们在管理和礼仪方面是主教的助手,在主教缺位时也是他的代表。不过,他们没有太强调自己的职务(除了在一些比较大的团体外)。长老首先是一个荣誉性的地位。因此,第 3 世纪的 *Didascalia apostolica*(《宗徒/使徒规诫》,见 2,28)认为,信徒们自己可以决定要不要分给长老们一部分的奉献品,但主教和执事有获得奉献品的权利(参见 19.3)。在堂区形成后,长老们才获得比较大的影响(参见 62),但在罗马和其它的大城市,这个发展开始的早一些(参见 20.1)。

18.4 “执事”(diaconatus)的职位指比较高层次的圣职人员中的最低的职位,第一次出现在 Phil 1:1。当耶路撒冷的团体选择“七人”来“在桌上进行服务”(Act

6:1-6; 参见 8.1) 时, 这个职位好像就形成了, 因为这些人的工作不仅仅是分配人们奉献的礼品, 而包括更多的牧灵性的和传教性的工作, 正如 Stephanus (斯德望/司提反) 和 Philippus (斐理伯/腓力) 所证明那样。一般来说, 执事们都是主教的协助者, 而他们的服务是多样的。他们帮助照顾病人, 管理教会的财产, 对礼仪有协助的作用 (尤其在送圣体时), 当他们还是主教的唯一仆人时, 他们也以主教的名义施洗, 又有一系列其它的任务和工作。他们的位置很有影响力, 超过长老们, 虽然长老们的地位比执事的地位高。《宗徒/使徒规诫》(Didaskalia) 称执事为“主教的耳和嘴, 心和灵”(2,44)。

18.5 圣职人员的其他阶层在宗徒/使徒时期以后才形成。因为信徒的团体不断成长, 而其中的事务也变多了, 但人们不想改变原来是“七位”执事的数目 (参见 Neocaesarea 于 314/315 年举行的主教会议的文献, 第 15 条的规定, 亦参见罗马到中世纪都没有改变了“7 位执事”的人数), 所以他们创造了新的职位, 所谓的“小品”(ordines minores); 这就是如下的职位: “五品”, 就是“副执事”(subdiaconus, hypodiakonoi), 他们是执事的助手; 读经员 (lector, anagnostai), 他们在礼仪中宣读《圣经》, 这是一个很受尊敬的职位, 只有那些有学问的人才被选择当读经员; 辅祭员 (acolytus, akolouthoi), 他们既帮助副执事, 又进行一般的服务; 驱魔员 (exorcista, eporkistai), 他们应该照顾病人或患精神病的人 (energoumenoi, cheimazomenoi); 还有那些司门者 (ostiarii, pyloroi), 他们监督教堂的门。这些职位在 Cornelius (科尔内留斯) 教宗约于 250 年的一封信中被提到 (参见 Euseb. 6, 43), 其中提到罗马教会当时有 7 位副执事, 42 位辅祭员, 52 位驱魔者、读经员和司门员。这些职位部分上来自 3 世纪, 但读经员的职位早在 2 世纪就已出现了。在东方的教会中, “小品”的发展没有那么充分, 比如根本没有“辅祭员”。在比较大的团体里, 慕道者的教导被交给一些特殊的“老师”; 大部的“老师”是司铎 (长老) 和执事, 但也有部分平信徒参与, 比如 Tertullianus (德尔图良)、Clemens de Alexandria (克雷孟[?])、Origenes (奥力振/俄利根), 这些被称为 didaskaloi (教师) 和 doctores audientium (听道者的老师)。在 Alexandria (亚历山大里亚/亚历山太), 这个机构发展成为以后那个著名的传教员学校 (参见 39.1)

18.6 为了照顾妇女, 特别是在施洗, 照顾患病者或照顾穷的妇女方面, 教会指定了一些女执事, 她们算为在教会内有职位的人, 而从第 3 世纪以来, 她们在东方大概也被算入“小品”(ordines minores)。这些职位早在宗徒/使徒的时代已经存在

(参见 Rom 16:1, Phoibe diakonos in Kenchraea)。同时出现了“寡妇们”这个阶层(cherai)。Paulus(保禄/保罗)为她们作了一些具体的规定(1 Tim 5:9-13)。这些“寡妇”的任务和女执事的任务很相似,但又很强调苦修的因素(祈祷的义务)。这两个身份虽然是不同的,但不一定被严格地区分,因为女执事的工作在很多地方是由寡妇完成的。

女执事也类似于男执事经由主教指派,也是经过傅手礼和祈祷,所以有的学者曾经肯定说,这些女执事的职位真正是圣职人员的职位,但也许不属于高层的圣职(所以等于是一种“小品”)。另外,在教会中的妇女不被允许获得公开讲道和司铎的职务,只在诺斯底派和孟塔努斯派中,妇女才被允许讲道或当“司祭”。

19

圣职人员的培养,选择,生活费和特征

19.1 救世主如何对待了他的宗徒,这些宗徒/使徒也同样地培养了他们的学生:他们以个人接触教训他们(im persoenlichen Umgang)。他们的接班人也继续这样做,而在古代的世界里,这种培养方式也相当普遍。另外,圣职人员很早就分成不同的阶层,所以一个人先得在低级的职位中有良好的表现,才被允许走向比较高的职位,而这种习惯也支持了圣职人员的培训。最早的时期在教育 and 教会的领导方面拥有了一些例外的方式,就是“神恩”的协助(参见 1 Cor 12:28ff),但自从 2 世纪末我们有证据表明,当时已有一些培养传教员的学校,而这样的学校也帮助培训圣职人员(参见 39)。

19.2 选择圣职人员的任务原来是宗徒/使徒和宗徒的学生的事(因为他们的权威很大),但他们也考虑到信友团体的愿望(参见 1 Clem 44,3)。后来,指定主教的任务归于本地的信徒团体和本省的主教们。根据 Cyprianus(Ep. 55, 8; 59,5.6; 67,3-5; conf. Hippolytus, Traditio apostol. 31)的记载,信徒的团体有“选择”(suffragium)的权利,而同省的主教们的权利是“同意”或“决定”(consensus, iudicium)以及被选人的“祝圣”(consecratio)。根据 Arles 主教会议(314年,见第 20 条)和 Nicaia(尼西亚)的主教会议(325年,见第 4 条),至少要有 3 名主教共同祝圣一个新的主教,根据 Nicaia(尼西亚)的会议还应该特别通知 metropolita(宗主

教)所发生的事(关于祝圣礼的报告)。其他圣职人员的指定是主教的权力,但他应该先询问信徒团体。

19.3 根据《圣经》(Mt 10:10; 1 Cor 9:13)的记载,祭坛的仆人可以靠祭坛的收入生活。信徒们在礼仪中所奉献的礼品(拉丁语称 *oblaciones*)中的一部分就成为圣职人员的生活费。另外,Tertullianus(德尔图良/特土良,见 *Apolog.* 39)曾经提到了每个月为团体奉献箱(*arca*)给的奉献。Didache(《十二宗徒遗训》,13章)呼吁信徒们奉献初果,而 Didaskalia(《宗徒规诫》2,25)要求人们缴纳什一税,因为它认为《旧约》Num 18 中的话(本来是对 Levi 肋未说的话)也适用于《新约》。通过自愿的奉献和遗产,教会获得了相当可观的财产。自从2世纪末(尤其在罗马),基督徒的团体本身可以获得地产,在那里建立墓地或教堂(参见 23.5),这也许是因为他们利用了 Septimius Severus(塞维鲁)皇帝关于 *collegia funeraticia*(葬礼协会)的法律规定,也许是因为官方和皇帝允许他们这样做,虽然基督信仰仍然被禁止。不过,那个时期的圣职人员没有完全依赖于信徒们的奉献,很多靠自己的财产或和 Paulus(保禄)宗徒/使徒一样靠自己双手的劳动。一些主教甚至太过于投入了商业事务,所以 Cyprianus(西彼连/居普良,参见 *De laps.* 6)曾经批评过这些现象,而 Elvira 的主教会议(约 306 年,见 19 条)也作出了一些规定来提防这样的现象。

19.4 因为圣职人员的任务是管理天主/上帝的教会,Paulus(保禄/保罗)宗徒/使徒早就向祝圣的候选人提出了一些道德上和知识上的要求(1 Tim 3:2-13; Tit 1:5-9)。首先他说,主教和执事只能有一个妻子,只能结婚一次。因此,有两个妻子的人不能当圣职人员,而那些新领洗的信徒(*neophytus*)也不能当圣职人员,因为有“骄傲的危险”(1 Tim 3:6)。另外,不能当圣职的人还包括这些:受过教会惩罚的人(参见 24; 68),接受了病人洗礼的人(*baptismus clinicorum* 参见 Novatianus)或身体上损害了自己的人。主教的年龄应该是 50 岁以上,而司铎的年龄被认为应该是 30 岁以上(参见 *Didasc.* 2,1; *Concilium Neocaesarea*, can 11)。

19.5 独身的生活方式(*coelibatus*)仍然不是圣职人员的义务,在这方面教会在头三个世纪中没有作出什么法律规定,也不存在宗徒/使徒们的规定。那些结婚后当圣职人员的人可以继续维持婚姻生活。但这仅仅指祝圣之先的婚姻。根据一个非常古老的传统,在祝圣后,高级的圣职人员(主教,司铎,执事)不可以再结婚,除非他们放弃了他们的职位(例外是执事在祝圣前的保留,参见 *Conc. Ancyr.* 314, can 10)。不过,因为独身的生活根据《圣经》的话——无论是主的话(Mt 19:12)或

宗徒/使徒的话(1 Cor 7:7. 25ff)——算为比较高级的生活,又更适合为天国的服务(超过婚姻生活),所以很多信徒自愿地选择了独身的贞洁(参见 26.3),而圣职人员经常选自这些独身的人当中。因此,很早就有这样的习惯:独身生活方式是那种符合主教和司铎的制度。在西班牙,独身制被认定为法律,因为 Elvira(厄尔维拉)的主教会议(306年,第33条)规定,一切在祭坛服务的圣职人员(执事以上),都不能有婚姻生活,否则被辞职。

20

主教的管理区和总主教区

20.1 头一批基督徒团体被创立在城市中。它们被称为 paroikiai(意思是“外地人的团体”,参见英语的 parish, parochial,参见 Hebr 11:13-16)。它们的指导者是主教们。在比较大的城市中的团体后来分为更多的“堂区”。在罗马,一些通过赠送或遗嘱进入教会财产的楼房成为长老们(或其他圣职)的居所和活动中心。大约在300年,罗马有15到20座这样的“铭记教堂”(ecclesia titularis,“铭记”原来指房东的牌子,后来指有名的殉道者或圣人的名称)。据说,Fabianus(法比安努斯)教宗(236-250年)将罗马分为7个管理区(regiones),这7个区由7位执事来管理。自从3世纪以来,乡间也有教会团体。我们听一些关于埃及农村的长老和教师的信息(Eusebius, 7, 24, 6),又听关于西班牙乡间的执事(diaconus regens plebem 参见 Conc. Elvira, can 77),而在叙利亚最早有乡间的主教(episkopoi ton agron, Euseb., 7, 30, 10; chorepiskopoi, Conc. Ancyr., can 13)。不过,城市的主教仍然占有领导地位,他是城市和乡间各地团体的长上(参见 23.1)。

20.2 正如一城的信徒们形成了一个 parochia(“堂区”),一些堂区共同组织了一个教会区(“教区”, eparchiai),而这些“教区”的边界一般都和罗马行省的边界是一致的。省会的主教也一般成了这个教区的“总主教”,自从第4世纪,这些主教被称为 metropolita(大主教,总主教)。教会在这些区划方面符合政治(罗马帝国)的划分有几个理由:从地理和历史来看是最简单的,但在另一方面,省会的教会一般是最老的团体,而从它那些后来创立了其它的教会团体,所以省会的教会一般有一种“母亲教会”的地位。教会划分为“教区”在东方(除了埃及之外)已经在第3世

纪完成了,在西方则稍微晚一些。

自从2世纪下半叶,一个省的主教们为了讨论重要的事务开始聚集召开一个“主教会议”(synodus),最早的主教会议是因为 Montanus 异端在小亚细亚召开的(参见34.2)。这些会议也有一个政治上的前身,就是小亚细亚的“行省大会”(koinon, conventus)。这些主教会议成为保持和强化教会合一重要并且有效的工具;因此,在小亚细亚后来每年都举行了主教会议。

20.3 超过省组织还有更广泛的教会组织。Nicaea(尼西亚)的会议(325年,参见第6条)提到这些长期存在的秩序,并认为这些“超大宗主教”(hypermetropolita)是更高级的荣誉地位,具体是 Roma(罗马), Alexandria(亚历山大里亚/亚历山太), Antiochia(安提约基亚/安提阿/安条克)的主教们。他们的管理范围是:罗马帝国西部;埃及和周围的省;东方各省(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巴勒斯坦)。有人曾经认为,这是后来的“宗主教”的开端。另外,325年的会议还暗示了其他的“大主教”的存在,尤其是 Ephesus (Asia proconsularis)(厄弗所/以弗所)的主教, Cappadocia(卡帕多奇亚/加帕多家)的 Caesarea(凯撒勒亚/该撒利亚)城的主教, Palestina(巴勒斯坦)的 Caesarea(凯撒勒亚/该撒利亚)的主教, Thracia(特拉克/色雷斯)的 Herakleia(赫拉克雷亚)的主教。在同样的水平上还有 Carthago(迦太基)的主教,他管理整个 Africa(非洲/阿富利加)的西北部。在这些关系上都有“母-子教会”的影响,因为那些核心城市的主教们认为他们有权利为属于他们管理区的教会祝圣主教或(如果需要)开除这些主教。

21

教会的合一与罗马的优先权

313年之前历代教宗(头3世纪的教宗们都被尊敬为圣人): Petrus(伯多禄/彼得, 67年?); Linus(李诺/利努斯, 67-79年?); Anencletus(阿纳克莱图斯/阿内克利特, 79-90年?); Clemens(克雷孟/革利免/克莱门斯, 90-99年?); Evaristus(埃瓦里斯图斯/依瓦图斯, 99-107?年); Alexander(亚历山大/亚力山大, 107-116?年); Xystus (= Sixtus 西克斯图斯/西克斯都, 116-125?年); Telesphorus(泰莱斯福鲁斯/特勒斯佛若, 125-136?年); Hyginus(希基努斯/希金斯, 136-140?年);

Pius(碧岳/比约/庇护/皮乌斯,140 - 154? 年); Anicetus(阿尼切图斯/阿尼塞图, 154 - 166 年); Soter(索特尔/索泰尔,166 - 174 年); Eleutherus(埃莱乌泰里乌斯/埃留提利乌斯,174 - 189 年); Victor(维克托/维克多,189 - 198 年); Zephyrinus(泽弗里努斯/泽菲利努斯,198 - 217 年); Callistus(加里斯都,217 - 222 年); Urbanus(乌尔巴努斯/乌尔班,222 - 230 年); Pontianus(蓬蒂阿努斯/庞提安,230 - 235 年); Anterus(安特罗斯/安特鲁斯,235 - 236 年); Fabianus(法比亚努斯/法比昂, 236 - 250 年); Cornelius(科尔内留斯/科内,251 - 253 年); Lucius(卢修斯/路齐乌斯,253 - 254 年); Stephanus(斯特凡努斯/斯德望/司提反,254 - 257 年); Xystus II (= Sixtus II,西克斯图斯/西克斯都,257 - 258 年); Dionysius(狄奥尼修斯/丢尼修, 260 - 268 年); Felix(费利克斯/腓力斯,269 - 274 年); Eutychianus(优提克亚诺斯/欧提其安,275 - 283 年); Cajus(卡尤斯,283 - 296 年); Marcellinus(马尔切利努斯/马塞立那,296 - 304 年); Marcellus(马塞勒斯/马尔克路,307 - 308 年); Eusebius(欧瑟比乌斯/优西比乌,308 年); Miltiades (= Melchiades,梅尔基亚德斯/米迪亚特,311 - 314 年)。

21.1 在堂区和教区的制度中,我们已经看到了倾向于单一领导者的合一模式(集体领导转向独一个主教)。这个倾向在整个教会中也找到了一个最高的指导者,就是罗马的主教。不过,教会制度的顶点不仅仅是人类的自然发展,也是自从教会的开始就有一个基础。正如基督宣布了一个神,一个信仰(Eph 4:5),他也仅仅建立了一个教会,并在 Petrus(伯多禄/彼得)内——他是宗徒/使徒的首领——获得了一个可见的核心和统一点(参见 Mt 16:18; Jn 21:15ff; 参见 10.1)。不过,这个规定不限于宗徒的时代,它为后来的时期也是具有意义的,也是必要的。Petrus(伯多禄/彼得)的特殊地位和他的特殊任务也必须转向他的继承人。在伯多禄的墓那里,他的正式继承人(罗马的教宗们)继续管理他的遗产。在 Irenaeus(依雷内/爱任纽)那里(*Adv. Haer.* 3, 3, 3),我们有关于罗马主教的名单,从 Petrus 到 Eleutherus,而那些不属于天主教学者也同样认为,这是一个很古老的,具有价值的文献。

21.2 罗马教会的优先权并没有一开始就完全清楚凸显出来,但它根据时代的需要一步一步发展,成长。头3个世纪的文献都表明一点:当时的信徒相信,伯多禄和罗马有一种优先权。比如,那些异端者和分裂者(参见 30; 32; 34)都想努力获得罗马教会的认可和支持,因为——如 Irenaeus 和 Tertullianus(*Adv. Prax.* 1)所

说——与罗马的合一被视为与整个教会的合一。罗马就从一开始就是“教会内的‘正统性’运动的核心和推动力”。非常重要是罗马教会和罗马主教的权威性训言：比如 Clemens 教宗于 96 年劝勉 Corinthus 的信徒们保持和平（1 Cor 1, 59, 62 - 69）；Victor 教宗在复活节争论（约于 190 年）谴责了小亚细亚的信徒（参见 25.3），Stephanus 教宗在“异端者施洗争论”中（256 年）禁止 Carthago（迦太基）人圣洗的重复（参见 22,3），Dionysius 教宗（约于 260 年）谴责了 Alexandria 的主教 Dionysius，因为他关于 Logos 有一些不正规的主张（参见 32.5）。这一切都很明确表明：罗马的主教们在教会中具有某种优越感。关于 2 世纪以来的罗马主教会议有类似的看法，而罗马的教宗在其中不仅仅是一个“平等人士中有首位者”（*primus inter pares*），但也在聚集的主教们中间有特殊的地位，他可以独立作出一些权威性的决定。

关于罗马主教的优先权的特殊文献是下面的这些。殉道者主教 Ignatius de Antiochia（依纳爵/伊格那丢）在他的信中（约于 110 年）为罗马教会给予这样的荣誉称号：*prokathemene tes agapes*（“博爱中的首领”）。不过，关于这个称呼的解释仍有争论，本来可以理解它为伦理道德上的（爱心态度或慈善工作方面的）优先权，但从前面的文字还应该想到信仰和爱德的优先权（*hetis kai prokathetai en topo choriu Romaion*“她也在罗马地区有领导地位”）。Phrygia 地区的 Hieropolis 城的 Abercius（主教？）在他的著名墓碑碑文（180/216 年）中称罗马教会为“带黄金衣服和金鞋子的女王”，而“神圣的牧者”派遣了他去罗马来见见她。Lyon 的主教 Irenaeus（依雷内/爱任纽）大约在 185 年反驳了诺斯底派，他说罗马教会靠着两个光荣的宗徒/使徒 Petrus（伯多禄/彼得）和 Paulus（保禄/保罗）而拥有更大的原始性和权威（*potentior principalitas*），因此每一个愿意保存宗徒/使徒传统的地方教会都必须符合罗马的教会。Carthago 的主教，圣 Cyprianus（西彼连/居普良）曾在一个写给教宗 Cornelius（科尔内留斯）的信称罗马教会为“伯多禄的训导宝座和首席的教会，从它那里形成了长老们（= 主教们）的合一”（*Ep. 59, 14: Petri cathedra atque ecclesia principalis, unde unitas sacerdotalis exorta est; Ep. 55, 8; De cath. eccles. unitate 4*）。后来在东方出现了另一个观点，即：罗马在政治上的地位本来是教会中优先权的基础（新教的学者也多次重复了这个观点；参见一些主教会议的说法：*Synod. Constant. 381, can 3; Syn. Calcedon 451, can 28; Theodoret, Ep. 113*）。然而，在早期的时候，这个观点没有人知道；后来，同样的观点被利用为提高

Constantinopolis(君士坦丁堡)主教的地位(参见 63.1; 64.2)。

罗马教会及其主教(教宗)们的权威性早在头几个世纪中都是一个事实。自从第3世纪也开始发展出一个关于“优先权”的教导和理论。不过,在另一方面,这个罗马教会的优先权离中世纪那种发展程度还很远,而在头三个世纪中,罗马的主教们并没有什么新的头衔,他们就被称为“主教”。罗马主教的影响主要在于保持教会的合一。如果在信仰或纪律方面没有出现什么分歧,每一个教会团体基本上自己管理了自己的事务。

曾经有很多人讨论了圣 Cyprianus(西彼连/居普良)关于罗马优先权的说法。基本上,Cyprianus(西彼连/居普良)肯定了罗马的优先,而且不仅仅是基督所建立的爱的教会的合一的象征,也是教会合一的真实源泉和恒定的基础,因为 Petrus(伯多禄/彼得)就是教会的磐石。不过,Cyprianus(西彼连/居普良)认为,罗马的角色不是一个动态的,而是静态的,因为他在同样的文献中强调,其他的宗徒/使徒们也 and Petrus 一样,他们有同样的光荣和祝圣的权威(参见 *De cath. eccles. unitate* 4),而且主教们在自己的教区要在天主面前负责任(*Ep.* 59,14)。虽然 Cyprianus(西彼连/居普良)非常强调,地方教会必须和罗马教会保持长期的且密切的联系,但他又不认为,罗马的主教有一种统治全教会的权力或为全教会宣布某些规定的权威(*Ep.* 68)。因此,他的观点也缺少一致性和彻底性;他的声音也是一个很独特的声音(关于他在异端者施洗争论中的反罗马的态度,参见 22.3)。

第三章 礼仪,纪律和习俗

22

圣洗,洗礼信经,异端者施洗争论

22.1 在宗徒/使徒的时代,在一个人宣认基督信仰后,马上给他施洗(参见 Act 2:41; 8:37 等)。后来(在 2 世纪已有慕道班的证据),将要领洗的人需要经过一段教训和考验的时期,这可能维持 2 到 3 年 [Hippol., *Trad. apostol.* 42; Conc. Illib. (= Elvira), can 4,42]。处于这种情况的人被称为 *katechumenoi*, *audientes* (“听道者”,“慕道者”),因为他们首先要接受基督信仰方面的教导。这个名称首先出现在 Tertullianus(德尔图良/特土良)的著作中,但 Justinus 也早就知道这个事实(*Apol.* 1, 61)。在 Hippolytus(希波吕图斯)那里,我们大约在 220 年的罗马发现已有一个有组织的慕道班(*Trad. apost.* 40-45)。当时,施洗的时刻在一年中有两次:在复活节和在降临节(或者在这些节日的前夕晚祷)。圣洗最早是在“活水”(流动的水)中施行的(参见 *Didache* 7,1),就是在源泉、河流或在大海中,后来在一些教会的房屋(施洗池)进行。施洗者是主教或以他的名义的长老或执事,如果没有别的办法也可能是通过平信徒(参见 Tert. *De bapt.* 17)进行的。一般的规律是三次浸入水;在病人(*baptismus clinicorum*)或如果全身入水是不可能的情况下,只倾注或洒一点水就认为可以。《圣经》和 *Didache*(《十二宗徒遗训》7 章)仅仅提到宣认信仰的“信经”和水,没有别的因素。然而,自从第 3 世纪,在 Tertullianus(德尔图良)和 Hippolytus(希波吕图斯)那里,我们看到一些伴随着洗礼的很有意义的象征和礼仪:划十字号,弃绝魔鬼,驱逐邪魔和有驱魔作用的傅油礼,宣认信仰(关于“信经”见下),向基督宣誓,以“感恩的油”傅油的傅油礼。在圣洗后(它被称为“照亮”,“圣印”,“复生”)直接有坚振礼以及对圣餐(弥撒)的参与。那些新领洗的人

在领圣体后又获得了一个象征性的食物:牛奶和蜂蜜的掺物,这是婴儿的食物(参见 Tert., *De cor.* 3; *Adv. Marc.* 1,14; Hippol. *Trad. apost.* 46,9);这个习俗也同样来自《圣经》(参见 Ex 3:8.17; 1 Petr 2:2.3)。庆祝圣洗的活动直维持 8 天,而在这 8 天中新领洗的人穿上白衣。因为在复活节后的主日,他们脱下了这些白衣,所以那个主日被称为“白衣主日”(Dominica in albis),但希腊教会称这个主日为“新的主日”。最早有 Tertullianus(德尔图良)提到圣洗中有“教父”(sponsores,见 *De bapt.* 18)。在公元 250 年后,一个新的风俗成为比较普遍的:在圣洗时起一个新的名字(“圣名”)。如果一个慕道者殉道,他为基督牺牲性命就算为“洗礼”(baptismus sanguinis 血洗),就可以代替水的洗礼(Tert. *De bapt.* 16; Cyprianus, *Ep.* 73,22)。为小孩子施洗的习惯是 Irenaeus(依雷内/爱任纽,*Adv. Haer.* 2,22,4)和 Hippolytus(希波吕图斯,*Trad. apost.* 46,1)提到的。另外,Origenes(奥力振/俄利根,*Hom. in Ep. ad Rom.* 5,9)认为,为婴儿的施洗是从宗徒/使徒传下来的传统。

22.2 信徒在圣洗宣读的“信经”——它也是慕道班的基础文献——包括从宗徒/使徒传下来的信仰的最核心部分,因此 Irenaeus(依雷内/爱任纽)和 Tertullianus(德尔图良/特土良)称它为 *kanon tes pisteos*, *regula fidei*, *regula veritatis*(“信仰的规则”),后来也称之为 *symbolum*(= *symbolon*,“信经”)。其中的言辞有所不同。根据 Tertullianus 和 Hippolytus(希波吕图斯)的文献可以认定,在西方(尤其在罗马)大约于 200 年确定地存在了这样的《信经》,就是所谓的“宗徒/使徒的信经”,它的形式比较古老,它是一切其它的西方的宣信文献的基础(参见 Tert. *De praescript.* 36)。今天用的形式(它是比较长的)首先出现在 450 年在高卢南部。刚才提到的罗马信经也许是 Zephyrinus 教宗(198 - 217 年)重新整理的和规定的,为了对付那些持异端的 Monarchianists(一位一体论者,参见 32);也许他结合了一个三位一体的形式和一个有关基督的说法,不过,它的形成发展不清楚。然而,《新约》和宗徒时代以后的文献表明,最早的教会也已经有一种“信经”来总结信仰的核心部分,这就根据“施洗命令”的“信经”(《玛窦/马太福音》Mt 28:19:“因父及子及圣神给他们施洗”),而在 2 世纪的罗马,这个《信经》又继续受到发展,因为信徒们面对了诺斯底派,尤其是 Marcion(马西翁/马吉安,参见 29.5; 30B1)等异端人物。这个《信经》的内容包括:信全能圣父,信耶稣基督,他的独生子,我们的主,信圣神/圣灵,信圣教会,罪的赦免和肉身的复活(参见 27.1)。

22.3 后来出现了更多的异端邪说或分裂派别,因为有更多已经受过洗,但后来才从一个教派转向大公教会的人。因此,必须讨论这样的问题:一个持异端的人所施的圣洗有没有效?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有所不同,这就引起了所谓的“异端施洗争论”。Tertullianus(德尔图良/特土良)在一个希腊文和拉丁文写的著作中(*De baptismo*)反对这样的圣洗的有效性。他很受尊敬,所以不久后就有三个主教会议(一个在 Carthago,约 220 年,两个在小亚细亚,在 Synnada 和 Iconium,约 230 年)也支持这个观点。因此,这个理论也在具体的生活中被实践。在 Novatianus(诺瓦蒂安)的分裂时,这个理论又通过两个 Carthago 的主教会议(在 Cyprianus 的主持下)被肯定(255/256 年),但现在出现了一个相当有影响的争论。当罗马的教宗 Stephanus 知道这些主教会议的规定时,他禁止 Africa(非洲/阿富利加)教会圣洗的重复,说如果他们不服从他的规定,他们就成为分裂者。他说,那些经由异端者受洗的人仅仅要接受一些补赎,但不要重新为他们施洗(*Cypr. Ep. 74, 1: si qui ergo a quacumque haeresi venient ad vos, nihil innovetur nisi quod traditum est, ut manus illis imponatur in poenitentiam*)。教宗也向小亚细亚写了类似的信,因为他听说,某些人,尤其是 Caesarea(凯撒肋亚/该撒利亚)的主教 Firmilian 和 Tarsus(塔索斯)的主教 Helenus 也同意 Carthago(迦太基)的作法。然而, Africa(非洲/阿富利加)的 87 位主教们于 256 年 9 月 1 日再次举行一个主教会议,并且再次肯定他们原来的立场——他们也许那时还没有收到教宗 Stephanus(斯德望/司提反)的信件。当时,教宗确实与他们断交了。这就引起很强烈的反应,双方产生了很激烈的对话。Alexandria(亚历山大里亚)的主教 Dionysius——他更多靠近罗马的立场——认为,应该保持平安,应该宽待那些“重洗派”的人。在 Valerianus(瓦莱里安)皇帝的教难中,这个争论很快平静下来,因为两个主要的对手不久后去世了,教宗 Stephanus(斯德望/司提反)在 257 年殉道,而 Cyprianus 主教成为 258 年教难的牺牲品(参见 16.2)。下一任教宗, Sixtus II, 又与 Africa(非洲/阿富利加)人和平相处,但他们在很长的时间中坚持了他们的习惯,正如 Arles(阿尔勒)的主教会议(314 年,见第 8 条)所证明: *propria lege sua utuntur, ut rebaptizent*(“他们可以施用自己的权利加以重洗”)。

对 Cyprianus(西彼连/居普良)和 Africa(非洲/阿富利加)的人来说,“异端施洗争论”不仅仅是纪律上的问题,也涉及教义。他们受了 Tertullianus(德尔图良)对于教会和圣事的“灵性”理解的影响,因此认为,圣事的效果取决于施行圣事者的正

确信仰和他的道德尊严。根据这种说法,那些在教会以外的人或在恩宠状态以外的人无法进行有效的圣洗,也不能施行其它的圣事或祝圣圣体。这就太过分强调个人的道德问题。针对这种态度,罗马很清楚地支持“圣事客观上的效用”的原则——后来 Augustinus(奥古斯丁)面对了 Donatus(多纳托)派的人并澄清了这个问题(参见 52.4)。

23

感恩祭。保密规定和爱筵

23.1 早期教会的礼仪(礼拜仪式)的基本要素在《宗徒大事录/使徒行传》Act 2:42 已经被提到:宗徒/使徒的教导,劈饼和祈祷(亦参见 Act 20:7-11, Paulus 在 Troas)。基督徒的团体从一开始——根据主的命令(Lk 22:19; 1 Cor 11:24f)举行了感恩祭,这就是一个团体的聚餐,为了纪念耶稣的死亡。这个感恩祭首先在傍晚举行,因为耶稣的“最后晚餐”也是晚上的,而在它之前有一个 agape(爱筵)。不过,Paulus(保禄/保罗)在《格林多前书》1 Cor 11:20ff 中批评一些不良现象,所以信徒们分开了感恩祭和“爱筵”;也许 Traianus(图拉真)禁止各种“协会”的法律(参见 15.3)也引起这种变化;后来,感恩祭和早晨的“圣道礼仪”结合起来了。第一个这方面的资料来自 Justinus(尤斯廷努斯/游斯丁)约于 150 年写的第一个《护教篇》(Apologia, 65-67 条)。根据他的记载,信徒们在开始时念《圣经》的段落,接着有“长老”的讲道(homilia),后来让那些慕道者(和作补赎者)离开。他们走了以后,信徒们一起祈祷(参见 1 Clem 59-61),彼此以“平安吻”表示尊敬和爱。后来他们向主教(长老)提供面包和与水掺和的葡萄酒,而主教在这些礼品上面进行“许多祈祷和感谢”——希腊文的 eucharistia 根据 Mt 26:27,由此来“感恩祭”这个名称——然后这些被祝圣的礼品作为“降生成人的耶稣的肉和血”通过执事们被送给在场的人。这是 Justinus 的报告;应该还加上说,他们也唱了“圣咏”/“诗篇”,因为除了祈祷,读《圣经》和讲道以外,在分散的犹太人的传统中,“唱圣咏”也很重要,而基督徒的礼仪大概也会继续这个传统因素。另外,很早出现了一些基督徒的“赞美诗”。比 Justinus 更丰富的和更固定的礼仪方式是 Hippolytus(希波吕图斯)在 Traditio apostolica 中描写的“晚餐礼仪”,这大约来自 220 年,但它根据一些更早

期的罗马传统。然而,感恩祭的基本形式在整个教会中到处都是一样的,虽然在一开始会有“犹太人基督徒”和“非犹太人基督徒”之间的一些差别。无论在哪里,这种感恩祭都和耶稣的“最后的晚餐”及“耶稣的牺牲和死亡”有关系。Didache(《十二宗徒遗训》)和 Justinus(尤斯廷努斯/游斯丁,在 *Dial. c. Tryph.* 41)明确称感恩祭典为 *sacrificium*(“牺牲”)。

感恩祭典的时日首先是主日(星期天,参见 Didache 14,1; Barn. Ep. 15.8; Iust. Apol. 1, 67; 亦见 25.1)。Tertullianus(德尔图良, *De orat.* 19)也提到在 Stationstagen(即周三、周五)的礼仪(参见 25.1),而 Cyprianus(*De orat. Dom.* 18; Ep. 57, 3; 63,16)说每天有感恩祭。在耶路撒冷的早期教会团体大概也有每天的感恩祭,因为在那里的信徒每天有“爱筵”(Act 2:46; 参见 8.2)。

感恩祭的主持人是主教,而长老们(司铎)和其他的圣职人员协助了他。如果一个司铎要举行感恩祭,需要主教的同意或委任。礼品的祝圣仅仅是在主教的教堂举行的(如果附近还有更多的教堂,参见 20.1),而那些辅祭员从那里送圣体(圣饼)到其它的教堂。在罗马教会里,这种作法还继续维持相当长的时间,它表示教会的合一。

23.2 耶稣圣体(communio)——Antiochia(安提约基亚/安提阿/安条克)的主教圣 Ignatius(依纳爵/依格那丢,参见其书信 Eph 20,2)称它为“不死的良药”——是信徒以两种形式领受的,而且,正如 Justinus 的报告表明,原则上每个感恩祭都是这样的。除此之外,信徒们也 把被祝圣的面饼带回家,每天吃一点(参见 Cyprianus, *De laps.*, 26)。另外,他们也 为不在场的人(患病的或在监狱的信徒)送圣体,这就是以单一的形式领圣体(没有领圣酒)。在领圣体之前,应该不可以吃别的东西,这个习惯是 Tertullianus(德尔图良, *Ad uxorem* 2,5)提到的,也是非常古老的习惯。领圣体的人用手来接受圣饼,他们也共用了一个杯子喝圣血。

23.3 当然,只有那些已领过洗的信徒可以领圣体,而那些慕道者是不被允许的。慕道者也不被允许参与共同的祈祷和奉献礼品的部分。他们只可以参与前面的“教导性的”礼仪,后来他们必须和那些 Energoumenoi(参见 18.5)和作补赎的人(参见 24.4)一起离开。感恩祭被视为一个奥迹,而这些人尚未有资格接近这个奥秘。对于圣洗圣事,部分上对于“信经”(三位一体的教义)和“天主经/主祷文”也有类似的“秘密规律”。因此,近代的神学家们(第一个是 Dallaeus,1670 年去世)说,在古代基督徒的团体中有一种 *arcana disciplina*(“保密规则”),其根源早在第 2

世纪就有, Justinus 和 Tertullianus 的文献都为这种“保密规则”提供证据。无疑, 这个保密规定和“慕道班”的形成有关系, 也许也受了外教人的“秘密宗教”的一些习俗的影响。古代的作者都靠《玛窦/马太福音》Mt 7:6 作为他们的态度的理由: “你们不要把圣物给狗……”另外, 不让外教人知道个别的基督徒的教义或习俗可能还有另一些教育性的理由: 那些慕道者应该一步一步地走入基督信仰和教会。保密规定的高峰期算为第4世纪(参见 66.2), 而自从5世纪, 婴儿受洗的习惯越来越普遍, 所以慕道班的机构也逐渐消失了。

23.4 如上所述, 在感恩祭之前原来有一个 agape (“爱筵”)。虽然感恩祭后来与这种爱筵分离, 爱筵自己还继续保存为一个独立的宗教庆典。这个爱筵的基础是信徒们的一些奉献品 (oblationes, 大多为食物), 另外还有祈祷和唱“圣咏/诗篇”, 大概也有“会长”的讲道。这个爱筵的目标是强化博爱和团体精神, 并且为了照顾穷人, 寡妇和孤儿。后面的(社会慈善的)目标后来变成更重要的。其中被降福的面饼被称为 Eulogia (“降福的话”)——这并不是在感恩祭中祝圣的 Eucharistia (耶稣圣体, 参见 Hippolytus, *Trad. apost.* 47,8)。自从4世纪, 教会的领导者禁止“爱筵”在教堂中举行, 因为不断发生了一些不良现象, 最后的禁令来自 Trulla (君士坦丁堡) 的主教会议(692年, 见第74条)。在离开了教堂后, “爱筵”的习惯似乎全面消失, 只有在希腊-东方的教会仍然保留了一些痕迹, 直到今天。

23.5 这些礼仪的聚会最早是在个人的一些房子(参见 Act 2:46), 但自从2世纪末也存在一些特别为教会礼仪建立的房屋, 经常和墓地有联系(参见 19.3)。这样的早期“教堂”的遗迹被发现在罗马, 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和巴勒斯坦地区。在 Euphrates (幼发拉底) 河上游地区, 人们于 1931/1932 年在一个罗马军营中发现了一个来自3世纪初的基督徒的家庭教会的教堂和一些壁画。根据一些文献, Edessa 城在 201 年有一座教堂(参见 12.9)。在殉道者的纪念日(参见 14.4), 信徒们在他们的墓边 (confessio) 举行了一个礼仪, 这后来是在一些(个别家族建立的)地下墓穴, 尤其在罗马。这些墓穴或地下墓屋被称为 koimeteria (cemetery), 自从9世纪以来也被称为 catacumba。不过, 因为地下墓穴提供的地方不是很大, 所以不能成为正常的团体礼仪的场所。罗马的最著名墓穴是来自2世纪末的 Coemeterium S. Callisti (圣加利斯托的墓穴), 它位于 Via Appia 街, 并包括圣 Caecilia 的墓和3世纪以前各个教宗的墓, 还有 Coemeterium S. Sebastiani ad Catacumbas (它有宗徒的墓, 参见 10.3)。在墓穴的墙壁上很早有人画基督宗教的

画图,经常有一些象征(末世性的象征),表达对天主/上帝的信懒,天主/上帝会拯救人脱离死亡和毁灭,又表达对永生和来世的希望。最重要的象征是“善牧”和 orans(双手举起的祈祷者图像)。在3世纪中也开始发展基督宗教式的雕像艺术(参见71.2)。

24

忏悔和补赎

24.1 古代的教会自称为“圣人/圣徒的团体”,因此要求其成员具有高尚的道德标准。信徒们必须“圣洁地和无瑕地”保存“圣洗的印”,首先因为他们期待主的再度来临,而他会审判一切人(参见2 Clem 6,9; 8,6)。因此,早期的教会很严格地对待了罪人,虽然在2世纪末只有个别主教那么严格,以至于他们长期地从教会开除那些犯下了“首罪”(或“死罪”, peccata capitalia, peccata mortalia)的罪人;“死罪”主要指这样的罪行:崇拜偶像(就是说否认信仰, idololatria),谋杀,私通和奸淫(adulterium, fornicatio)。从一开始,罪人,包括犯了重罪的人,都被允许在教会中作补赎,而在被赎后,他们获得赦免并且再次被接受到教会团体中。大约在140年在罗马写的 Hermas 的 *Pastor* (*Poimen*《牧人书》,参见38B1)文献宣布,教会中的忏悔和补赎是在“建立教会大楼之前的最后的恩宠的表现”;但 Irenaeus de Lyon(里昂的依雷内/爱任纽)和 Clemens de Alexandria(亚历山大里亚的克雷孟/革利免)称忏悔礼和补赎为“第二个拯救方式”(第一个是圣洗),并且不加任何限制。Tertullianus(德尔图良/特土良)在他的(在 Montanismus 蒙丹/孟他努主义时期之前写的) *De poenitentia* (《论补赎》)中仍然允许罪人获得教会的宽恕,至少在临终的时候。一些殉道者或宣认信仰者(confessor)的转求或为一个忏悔的曾放弃信仰的人写的 libellus pacis(“和平之信”)也会促进他的罪被赦免,并且他再次被接受到教会团体当中。不过,因为文献不够多,无法很完备地描述第3世纪的忏悔惯例;这个传统显然不是在所有的地区都一样的,各省的作法有所出入。比如, Africa(非洲/阿富利加)地区深受 Montanismus(蒙丹主义/孟他努主义)浪潮的影响(参见34.2),所以在那里的教会比较严格,超过罗马的标准(参见 Cyprianus, *Ep.* 55.21)。Carthago 的主教 Cyprianus(西彼连/居普良)自己也很晚才采取了一种比

较宽容的路线。

24.2 在第3世纪中,严格主义的影响出现了好几次。那位具有学问的长老 Hippolytus(希波吕图斯,参见 32.4; 39.4)自己想当罗马主教,而他就以不友好的形式批评了 Callistus(加利斯图斯)教宗(217-220年),以“他的态度过于宽松”为由控告他,因为他赦免了一切罪人的罪(并且不要求什么补赎)。同时,Tertullianus(德尔图良/特土良)在加入 Montanismus(蒙丹主义/孟他努斯派)后也同样变得非常严格,在他的著作 *De pudicitia*(《论羞耻》)中,他认为,奸淫的罪是无法赦免的。大概也是他第一次提出了“不可赦免的罪”以及“三个首罪(三个死罪)”的观念。因为没有清楚的传统标准,40年后出现了关于“再次接受背叛信仰者”的疑惑。在罗马教宗 Cornelius(科尔内留斯,251-253年)和在 Carthago(迦太基)举行的主教会议都决定,不仅仅要在临终时再次接受堕落的人,原则上要接受一切堕落的人,条件是她们要经过一个比较长的补赎时期。然而,一位长老,Novatianus(诺瓦蒂安,参见 35.1; 40.4)早就想保持 *antiqua severitas*(古老的严格传统),所以他反对过太快接受那些曾经背叛信仰的人;当这个长老没有当选教宗时,他就非常尖锐地反驳了 Cornelius(科尔内留斯)教宗和他对忏悔者采取的政策。在同样的时期,Carthago 的主教 Cyprianus(西彼连/居普良)——他的路线比较接近 Cornelius 教宗——面对了圣职人员中的一些宽松的倾向(*Felicissimus* 的教会分裂,参见 35; 亦见4世纪初在埃及和罗马关于忏悔的争论)。在东方的 Origenes(奥力振/俄利根)虽然一开始有一些保留(*De oratione*, 28; 约于 233/234年),后来也接受了一次性的赦免(参见 248年写的 *C. Celsum* 3, 50)。在西班牙 306年的 Elvira 主教会议,仍然很严格地列出好几个罪行(18-19条),并说这些罪只能带来永远被开除教会的后果。然而,这种严格的态度只是个别现象;在更普遍的范围内,罗马的标准被接受了。只有那些临终时才进行忏悔的人没有获得赦免。不过,教会的赦免只给予了一次;如果一个人再次犯下“首罪/死罪”,再不能获得教会的赦免,只能交给他天主/上帝的仁慈。因此,在圣洗之后只有一个忏悔礼。

24.3 如果一个人犯了重罪,并想再次进入教会团体,他必须先(公开地)承认自己的错过,必须一段时间(有时候是一生的时间)作补赎(补赎的项目包括:穿灰色衣服,“苦衣”,守斋,祈祷,施舍),而团体的信友通过祈祷帮助他与天主/上帝和好。其中很重要的是“承认罪”的行动(*exomologesis*“承认,说出”这个词在东方和西方都指忏悔和补赎的过程)。对于那些公开知道的过错,“承认罪”也是公开的,

就是说在圣职人员和信友团体面前,但在隐秘的罪行方面,罪人只在主教或司铎面前承认其罪,但宣布赦免一直到4世纪都是公开的。不过,除了私下的承认罪以外,一般的罪人也会公开的承认其罪,除非有丑闻的危险。赦免礼是这样的:主教(或司铎)为罪人傅手,而信徒团体进行祈祷。这种赦免礼被认为是天主/上帝赦免罪的前提。如果罪人完成了他的补赎,他重新被允许领受圣体,只有在患重病的人会有一些例外。

教会正式允许忏悔礼或要求公开认罪的行为只限于上面提到的“首罪/死罪”,但这些罪的范围也曾经在4世纪被扩大(参见 Elvira 的主教会议;还有 Pacianus, Ambrosius)。为那些其它的罪过(它们没有那么严重),教会给予多次的宽恕,而信徒们可以自由地选择一些补赎,比如施舍,守斋,祈祷(天主经/主祷文)。

24.4 主持忏悔礼和赦罪的任务属于主教们,而他们在东方似乎在3世纪已经请一些“忏悔司铎”帮助他们。另外,在东方的补赎罪人(尤其在小亚细亚)被划分为几个阶层(Klassen oder Stationen),这样一步一步地回入教会的怀抱。这是3、4世纪的发展。最下面的阶层是“哭泣者”(prosklaiontes),他们站在教堂的院子并哭着要求进入教堂的人为他们祈求。第二个团体是“聆听者”(akromenoi),他们被允许听“圣道礼仪”,但必须后来离开教堂。与他们类似的是“跪下者”(hypopiptontes)。那些“一同站着”(systantes)的罪人被允许参与整个礼仪,但仍然不能领圣体。这是东方的作法。在西方的教会中,罪人没有被分为“阶层”,但那些作补赎的人必须在教堂门口那里参与整个礼仪,也不能领圣体。

25

庆节和守斋日。复活节争论

25.1 《旧约》中规定一周一次遵守安息日,也有一些庆节。除此之外还有每一周两个守斋日(周一和周四,见 Lk 18. 12; *Didache* 8. 1)——至少对比较热心的犹太人是这样的。这种制度也影响了基督的教会。基督徒们也同样一周一天奉献给宗教礼仪,但不是“第7天”(即安息日),而是“第一天”,就是主复活的那天(也是期待他再度来临的日子,参见 23. 1)。因此,星期天在教会的语言被称为“主日”(希腊语:kyriake hemera 拉丁语:dies dominica),而且它是一个喜乐的日子,所以信

徒们在主日站着作祈祷。早在宗徒/使徒时代,信徒们就有过主日的习惯(参见 Rev 1:10; Act 20:7; 1 Cor 16:2)。那些犹太人-基督徒除了主日以外还庆祝了安息日。

对基督徒来说一周的守斋日是星期三和星期五,这也是很老的传统。*Didache* (《十二宗徒/使徒遗训》)提到这些守斋日,而在西方这些日子称为 *dies stationis*(这是一个来自军队的比喻,意思是“与受苦的主一同守夜,一同站岗”)。在这些日子的守斋是半天的守斋(一直到第9个小时,就是从早上6点到下午3点)。另外还举行一礼仪,在 Alexandria 举行“圣道礼仪”,在 Africa(非洲/阿富利加)西部则举行全部弥撒(参见 23.1)。西班牙的 Elvira(俄维拉)主教会议,约于 306 年(参见 26 条)也提到周六的守斋;无疑,罗马教会在那个时代也曾经有这样的习惯。

25.2 在一年的庆节中,有两个节日从《旧约》走入《新约》,因为救恩史的两个主要事件发生在这两个节日:犹太人在“逾越节”(pascha, passah)纪念以色列人的长子免于死亡,而以色列人从埃及的奴役被拯救出来。而基督徒们庆祝这个节日,是因为他们纪念主的死亡和复活,又纪念犹太人的收割节“五旬节”(pentekoste, pentecost)为“圣神/圣灵降临”的节日。然而,这些节日和犹太人的关系仍然很明显,因为它们不是根据“太阳历”算出来的,而是根据犹太人习惯用的“农历”(见下)。这两个节日的根源就是教会的开始,而在一段时间这两个节日是唯一的基督宗教的节日。埃及的 Basilidiani(巴西里得派,参见 30A2)早在 3 世纪初在 1 月 6 日庆祝了“耶稣受洗日”,但“主显节”(Epiphania)的开始好像是晚一些。另外,个别的教会团体在他们殉道者的墓(参见 14.4; 23.5)举行了一些纪念殉道者死亡日(“生日”)的礼仪。

犹太人的 passah 一词来自希伯来语的 psh,就是“走过去”的意思,因为上主“走过”以色列人的长子(参见《出埃及记》Ex12:13);这个词并不来自希腊语的 paschein,虽然一些教父这样说。一切语言都接受了这个希伯来语的词,除了英语和德语以外。英语的 Easter(德语 Ostern)很可能来自一个古代日耳曼的光明女神或春天女神(Austro, Ostara),而 Beda Venerabilis(贝达)说,英国方言中称她为 Eostrae(见 *De temp. rat.* 13)。

25.3 复活节的日期不是在所有的地方都一致的。在教会大多地区,尤其在罗马和整个西部,这个节日都被庆祝在一个星期天,而且是在犹太人的 Nisan 月 14 日以后的主日(这是昼夜平分日后第一个满月日),因为主是在一个星期天复活的。

然而,在小亚细亚(Asia proconsularis 省),教友们根据一个据说来自 Johannes(若望/约翰)宗徒的传统每年在 Nisan 月 14 日庆祝了复活节,无论这是星期几(参 7.1)。这种习俗被称为 Quartodecimanismus(“第十四号”的传统),并且也有一定的道理,因为纪念救恩不是纪念某一个时刻,而是纪念整个救恩的过程。不过,在这些地区的复活节似乎每年都与其它地区的日期不同,而因为这是一个如此重要的节日,这种差别还是一种干扰。人们曾想调解这种差异。Smyrna(士麦那)的老主教 Polycarpus(波利卡普斯/波里加)曾于 155 年去了罗马,为这件事和 Anicetus 教宗进行商量,但没有结果;虽然如此,双方的兄弟之间的爱没有受影响。不过,当 Victor 教宗(189-198 年)在不同的省劝主教们因为这个问题举行一些主教会议时,暴发了一个相当有影响的争论,因为这些主教会议都反对小亚细亚人的特殊习俗。不过,Ephesus(厄弗所/以弗所)的宗主教(metropolita)Polycrates(波吕克拉特斯)坚定地恪守他的老传统。Victor(维克托)教会将他们开除教籍,但通过 Lyon 的主教 Irenaeus(依雷内/爱任纽)的谈判,他们能够恢复平安的局面。在 3 世纪中,亚细亚人最后放弃了他们的特殊习俗(只有个别的例外)。在 Nicaea(尼西亚)的主教会议上(325 年),他们也认定复活节应该是在主日举行的(参见 Euseb., H. E. 5, 24; *Vita Const.* 3, 18-20)。

然而,这样还没有达成一致性,因为在最早的时候,基督徒们就从犹太人那里获得复活节的日期,但后来他们发现,犹太人的算法有时候没有很精确,所以那些大的教会城市,尤其是罗马和 Alexandria(亚历山大里亚/亚历山太)开始自己推算复活节的日期。但他们的天文学算法不一样,罗马有一个 84 年的循环,而 Alexandria 的循环是 19 年的(参见中国的“天干地支”是 60 年的循环)。在埃及有这样的习惯:Alexandria 的主教每年写信(“复活节信”),向其它的团体宣布明年的复活节日期。另一些东方团体虽然接受了主日,但在复活节的时期仍然顺从了犹太人的算法。这些差别后来还引起了一些讨论(69.9)。

25.4 自从最早的时期,基督徒们在复活节之前有一段守斋期。这个斋期的基础是主的话(Mt 9:15)并且根据 Tertullianus(德尔图良 *De ieiun.* 2)的记载包括那些“新郎被夺取的日子”,就是从主的死亡到他的复活。不过,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习惯。正如 Irenaeus(在 Eusebius, 5, 24)所报告,有的人守斋一天,另一些人两天,几天或 40 个小时。罗马的 Hippolytos(希波吕图斯,见 *Trad. apost.* 55)也提到“两天的斋期”。虽然这个时间不是很长,但守斋的方式很严格:一天或几天的斋戒都

不可以中断。在 Didascalia(《十二宗徒/使徒遗训》中,圣周五和圣周六必须保持斋戒,在前面4天中只能吃面包、盐和水;这就算为6天的斋期。另外,Alexandria 的主教 Dionysius 在3世纪中叶也为同样的传统作证。

26

宗教生活和道德生活

26.1 向 Diognetus(丢格内妥)致书的作者认为,基督徒在食物、衣服、居住和其它的生活习惯中和别人都没有差别;基督徒都适应于本地的习俗。Tertullianus(德尔图良/特土良, *Apolog.* 42)也曾有类似的说法。因此可见,基督宗教这个新宗教当时并没改变人们的自然生活条件。然而,在宗教和道德原则方面,基督徒们呈现出很大的改变。在上面提到的信中有这样的说法(5,8-6,1):“基督徒们虽然生活在肉身内,但他们的生活不符合肉身,他们居住在世界上,但他们的行为是在天上……他们爱所有的人,但所有的人都迫害他们。别人不认识他们,仍然审判他们。人们杀他们,但这样又引他们走向生命。他们很穷,但使很多人富裕。他们在各方面缺少一切,但又在一件事上享受富裕……他们行善并受囚犯的惩罚;他们被判死刑,又很高兴,似乎被复活的样子……简而言之:基督徒在世界上的地位,就好比身体中的灵魂。”另一个护教者, Antiochia(安提约基亚/安提阿)的主教 Theophilus(德敖斐洛/提阿非罗,参见 38A5, *Ad Autol.* 3,15)也以美妙的言辞写道:“在基督徒们那里有充满智慧的克己精神,有约束自己的习惯,有一夫一妻的婚姻,有贞洁的美德,信徒反对不义,拔除罪恶,保持公道,遵守法律,以行动实现宗教热忱,他们宣认上主,认为真理是最高的价值。恩宠保护他们,平安保卫他们,圣言引导他们,智慧教导他们,永生指导他们。天主/上帝是他们的君王。”Aristides(阿里斯提德,见 38A1)在他的“护教篇”中也类似地赞美基督徒的道德水平(参见 15-16章)。这些文献(亦参见 13.2)也是有效的,虽然不是所有的信徒都达到了基督信仰的理想,而在任何时代也都会出现缺陷和罪恶。

早期的基督徒除了团体礼仪(见 23)外,也强调个人的祈祷和家庭中的祈祷。他们在早上,晚上,餐前,洗澡前祈祷,又在第3个,第6个和第9个小时作祈祷(就是说在早上9点,中午12点和下午3点作祈祷,参见 Tert., *De orat.* 25;

Cyprianus, *De dominica orat.* 35; *Didache* 8,3),又在午夜和在公鸡叫的时候作祈祷(Hippolyt., *Trad. apost.*, 62, 32-33)。Tertullianus(德尔图良/特土良),Cyprianus(西彼连/居普良)和 Origenes(奥力振/俄利根)等人曾写了关于祈祷或关于“天主经/主祷文”的美妙著作。信徒们的习惯是多次划十字号,这原来是为了驱赶恶魔,Tertullianus(德尔图良/特土良,*De corona* 3; *Ad ux.*, 2,5)和 Hippolytus(希波吕图斯,*Trad. apost.* 62,31-33)就提到这个习惯。基督徒们不断地要“抬头往上面看”——他们要摆脱世俗的世界并走向精神性的世界。这种态度必然地影响了他们的道德生活,而外教文化的环境却在很大的程度上陷入了感官的享受。基督徒们回避了各种表演,角斗士的交战,与野兽的搏斗等等,因为这些都包含了一些不道德的或残酷的事(参见 Tert. *De spectaculis*; *Apolog.* 38; Theophilus, *Ad Autol.*, 3, 15; Lactantius, *Instit.* 6, 20)。个别的基督徒甚至回避了观看囚犯的死刑(Athenag., *Leg.* 35)。一些过于严格的人也反对了基督徒当官或当兵(如 Tertullianus, Hippolytus,部分上还有 Origenes)。不过,自从2世纪末,相当多的基督徒当官,而在军队中的基督徒也不少。基督徒们反对一切容易引起丑闻的或危险的行业,而那些愿意进入慕道班的人必须放弃这些职业,如:画家,雕塑家,演员,校长(因为有关于诸神的神话),竞赛员,角斗士,神庙的管理人,魔术家和算命者,等等(参见 Hippolytus, *Trad. apost.*, 41)。

26.2 早期基督徒的一切努力不是为了现世,而是为了“将要来的世界”(参见 2 Clem 6,3)。他们期待主不久后的再度来临,而这个念头为他们的道德原则和苦行提供很大的严肃性,甚至在个别的情况中导致了过分严格的态度。基督徒们想“为天堂寻觅财宝”,所以他们储存了财富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贪心,而是为了行善。在 *Didache*(《十二宗徒/使徒遗训》)的开头就出现“爱主爱人”的不可分开的两个原则(*Did* 1,2)。在祈祷的旁边(甚至在祈祷的前面)出现“施舍”的要求(见 *Didache* 15,4; 2 Clem 16,4; Cypr. *De opere et eleemosynis*),但 *Didache* 1,6 也警告信徒们,不要毫无辨别地施舍。“我们原来最喜欢发财,但现在我们和一切人分享我们的财富,并为每一个有需要的人施舍”,这是 Justinus 的话(*Apol.*, 1,14,参见 Tert. *Apolog.*, 39)。对穷人的照顾是很周到的,这也是执事和女执事的重要任务之一(参见 18.4.6)。根据宗徒/使徒的时代的前例(Act 11:28-30; Rom 15:26),他们也慷慨地帮助了在远处的信徒团体。他们关心寡妇和孤儿,病人和弱者,奴隶和囚犯,陌生人和旅途中的人,又为他们提供工作机会(*Did.* 12)。根据

Tertullianus(德尔图良, *De praescript.* 20)的说法,整个基督宗教世界都是一个“好客的联盟”(contesseratio hospitalitatis)。向别人借钱时不应该要求利润。利贷被认为是利用别人的困境,因此普遍受到歧视。Elvira 的主教会议(306年)甚至认为,放利贷应该有“开除教会”的惩罚,而 Nicaea(尼西亚,325年)的会议(见 17 条)和它的古代会议仅仅禁止圣职人员放利贷。信徒尽量限制身体上的需求,他们轻视装饰品,外在的表现和摆场。

他们特别看不起妇女的耳环,在眼睛和脸蛋着色(涂脂抹粉,化妆),染头发,带假发,以特殊的方式剪胡须等(参见 Clemens Alexandrinus, *Paed.* 2, 8, 12; 3, 2. 11; Tert. *De cultu fem.*; Cyr. *De lapsis* 6)。信徒认为,这些东西都是浪费的表现和迷惑人的方式,也是对造物主的间接批评,似乎他没有给予人们足够的美丽,似乎他制定的自然秩序不够完美。对于外教文化的反对导致了一些很严格的看法,比如信徒认为,头上不能带花冠,因为这样的装饰是不合理的,反自然的或似乎是属于神明的(Clem. Alexandrinus, *Paed.* 2, 8; Tert. *De corona militis*; Minuc. Fel., *Oct.* 12, 38)。虽然信徒的判断很严格,但他们仍然注意到社会上的风俗,并没有放弃一切享受,正如罗马墓穴中的出土物所显示的那样。Clemens Alexandrinus(克雷孟/革利免)虽然反对浪费和享受的生活,但他并不反对人施用黄金作的装饰品和柔软的衣服,仅仅反对人们对于这些东西有无限制的渴望(*Paed.*, 2, 11)。他也认为,身体的运动,打猎,钓鱼等都是可取的休闲活动(*Paed.*, 3, 10),但不能玩投机的游戏(*Adv. Aleatores*; 亦见 40. 3; Conc. Elvir., can 79)。基督徒反对外教人经常举行的火葬礼;他们坚持“古老的和更高尚的”土葬方式(参见 Min. Fel., *Oct.* 11, 4; 34, 10),并用一些画图 and 象征装饰坟墓,这样表示对来世的确切希望(参见 23. 5)。自从第 3 世纪,人们在罗马和 Africa(非洲/阿富利加)地区开始用“在坟墓聚餐”的方式,来表示和亡者的联系,而殉道者的墓又被视为更大的祝福。

26.3 基督徒们很重视婚姻和家庭生活(参见 Tertullianus, *Ad ux.* 2, 9)。婚姻的契约应该“以主教的祝福”结立(参见 Ignatius, *Ad Polyc.* 5)。与外教人的婚姻受到批评(Tert. *Ad ux.*, 2; Cyprianus, *De lapsis* 6; Conc. Elvir. can 15)。基督宗教很严格地要求人们在婚姻前保持贞洁,只有一夫一妻的婚姻,必须忠于对象——这些理想在上面(24)已经被提到。在外教人的世界中,母胎中的孩子被杀,婴儿出生后被放弃,但对基督徒来说,这些普遍的习俗被谴责为谋杀。那些护教者经常说,在真正的基督徒那里不会出现这样的事(Did., 2, 5; Ep. Barn. 19; Ep. ad

Diogn. , 5; Athenag. , Leg. 35; Tert. Apolog. 9; Min. Fel. , Oct. 30)。第二次结婚被允许,比如 Paulus(保禄/保罗)宗徒/使徒甚至鼓励年轻的寡妇们再次结婚(参见 1 Tim 5: 14),但第二次结婚在很多地方被批评,又被视为圣职人员的阻碍(19.4),或以补赎受到惩罚,而圣职人员不能参与这种婚礼(Conc. Ancyrr. , can 19; Conc. Neocaes. can 3,7; Laodic. can 1)。在斯多亚的影响下,护教者 Athenagoras 称第二次结婚为“善意的奸淫”(euprepes moicheia; Leg. 33),而那些极端的 montanistae(蒙丹主义者/孟他努派)和 Tertullianus 更严格的反对它(34)。

因为根据《圣经》的说法,为了天国而守贞是更好的选择(参见 19.5),很多男女基督徒自愿地放弃了婚姻生活。护教者经常提到这件事,引以为证明教会的高尚道德(Just. , Apol. , 1, 15; Athenag. , Leg. 33; Min. Fel. , Oct. 31; Tert. Apolog. , 9; Orig. C. Cels. , 1, 26)。Olympus 的主教 Methodius 在他的“会饮”中热烈地赞美“圣洁”(参见 39.6)。自从第 3 世纪也有一些献身的贞女(virgines sacrae, virgines Christi),她们通过一个誓言(圣愿)表示要过克苦的生活,虽然这时还没有“终身的圣愿”(Tert. De virg. vel. 10; Cyprianus, De habitu virg. ; Conc. Elvir. , can 13; Conc. , Ancyrr. , can 19)。两封被托给 Clemens 的信(Ad virgines, 参见 37.3)出现在 3 世纪的叙利亚,并向守贞的人(称为 enkrateis,包括男人和女人)呼吁遵守贞洁的理想。在这封信中也提到一个特殊的习惯,就是 syneisactae 的习惯:守贞的男人或圣职人员与守贞的妇女或贞女住在一起,共同过宗教生活。

这种“灵性的婚姻”的习俗后本来是早期教会的高尚理想的表现,但在个别的情况中它是比较危险的,所以自从 3 世纪以来受到批评或被禁止(比如参见 Ancyrra 于 314 年的主教会议,第 19 条)。这种“灵性的同居”也曾出现在西方(conhospitae, agapetae),比如在爱尔兰,罗马和高卢,又在君士坦丁堡,正如 Chrysostomus(金口若望)和 Hieronymus(热罗尼莫/哲罗姆)所记载的那样:一些贵族妇女请一个圣职人员或隐修士进入她们的家,一边要他当神师,另一方面要他当保护者和财产的管理者。

外教人也不得不注意到基督徒们的高尚生活原则,这一点我们上面已经提到了(13.2)。最辉煌的证据也许是外教医生 Galenus(盖伦,约 120 - 200 年)的话:他曾赞美基督徒不怕死亡,他们的性生活很干净,他们有克苦精神;他又说,一些基督徒在克己和无私地追求高尚的价值方面不亚于真正的哲学家。

第四章 教义的发展。种种异端和分裂

27

基督信仰的主要观点。异端和分裂总论。

Simon Magus(西满/西门)和 Menander(门安得)

27.1 基督宗教的信仰早已被总结在《信经》里,而那些受洗的新教友必须接受它为一个具有约束力的规则(参见 22.2)。这个《信经》主要包括对于唯一的天主/上帝的信仰,他是全能的圣父和创造主以及世界的统治者。犹太人和基督徒共同信奉了这种严格的一神论,这就和外教人的多神论有很大的差别;然而,在基督宗教那里还有“三位一体”的说法,就是一个神有三个位格,而这种信仰早在“施洗命令”(《玛窦福音》Mt 28: 19)中受到很清楚的表达。基督徒相信天主/上帝的唯一圣子,来自 Nazareth(纳匝肋/拿撒肋)的耶稣基督,他为拯救人类出现,他是先知们预言的 Messias(默西亚/弥赛亚),他降生成人,出生于童贞女玛利亚,他在 Pontius Pilatus(般雀/本丢·彼拉多)总督下受难,在十字架上去世,被埋葬,但第三天从死者中复活了,升了天,在天上作为光荣中的“主”(kyrios),不久后,他还要再来,审判世界。Clemens(克雷孟/革利免)向 Corinthus(格林多/哥林多)写的第二封信(参见 37.3)是这样开始的:“弟兄们,我们关于耶稣基督的看法必须和关于天主/上帝的思想一样:他是生者和死者的审判者。”基督徒也信圣神/圣灵,他是三位一体中第三位(“三位一体”,trias 第一次见在 Theoph. *Ad Autol.* 2,15; Clem. Alex. *Excerpta ex Theodoto* 80,3; Trinitas 第一次见 Tertullianus, *Adv. Prax.* 2ff)。圣神/圣灵是协助者(安慰者),他永远不会离开耶稣的门徒(见 Jn 14: 16)。他们信一个神圣的教会——Paulus(保禄/保罗)描述它为“基督的奥体”——他们信罪恶的赦免,这就实现在圣洗中,圣洗等于是“重生的洗礼”,他们信主的再度来临,世界的终结

和肉身的复活以及永远幸福的生命,这就是义人的赏报。

27.2 不过,并不是所有的听福音的人都接受它,将它当作带来幸福的圣言,并认为可以直接和不折不扣地接受这个圣言。有的人想,他们应该从宗徒/使徒们的教导中选择一部分,又要加入一些外来的教导。这就是“异端”(heresia,参见希腊语的 hairesis“选择”,“拿取”)。这些异端邪说来自犹太人 or 外邦人。犹太人(或说犹太-基督徒)很难接受一个观点:《新约》取消了《旧约》;有的犹太人继续认为,梅瑟/摩西的法律仍然是有效的,而且为所有的人能带来救恩。他们一方面太过高估法律,同时低估了《新约》的创始者——基督,这样他们部分上或完全反对他的神性。有的外邦人很难接受基督宗教关于创造和邪恶的教导。对他们来自“从无中创造一切”似乎是不可能的,所以他们针对基督宗教的“一元论世界观”(monistische Weltanschauung)提出了一个二元论(上主和永恒的物质)的世界观。因此,种种异端有两个方向:一个想结合基督宗教和犹太传统,另一个想结合基督宗教和外邦人的传统,就是说和希腊哲学和希腊化的或东方的宗教传统。不过,有的异端者同时受了犹太人和外邦哲学的影响。对教会的教义来说,这些异端变得非常重要,因为它们给教会一个动机,要在各方面清楚地表达信仰一条一条的真理,为这些真理找出理由和确切的定义(参见 1.1)。

Augustinus(奥古斯丁)曾说(参见 *De vera relig.* 8, 15): haeretici... cum foris sunt plurimum prosunt, non verum docendo quod nesciunt, sed ad verum quaerendum carnales et ad verum aperiendum spirituales catholicos excitando。“持异端的人虽然是在教会以外,但他们很有用处,因为他们激励公教徒要寻求真理,又要揭开信仰的灵性真理。”类似的说法,请见 *De civ. Dei* 16,2,1; 18,51; *De genesi c. Manich.* 1, 2; *Ennarr. in ps.* 22,2-9。

27.3 “异端”是离开基督宗教的正确教义,但“教会分裂”(schisma,从希腊语的 schizein, schisma 分裂)等于是离开教会的团体,而这个分裂经常是关于教会纪律或教会制度的争论引起的。在早期的教会中,尤其是关于忏悔的习俗带来了这些分裂。

27.4 在教父们的文献中认为,“一切异端的鼻祖”是 Simon Magus(西满/西门)。这个人来自 Samaria 的 Gitta,根据《宗徒大事录/使徒行传》Act 8:9ff 的报告,他用魔术来迷惑很多人,并被称为“上主的力量”。他因 Philippus(斐理柏/腓力)执事的讲道接受了信仰,后来向宗徒/使徒们提供钱,为了获得一些神恩或圣职(所

谓的 simony“圣职买卖”),但 Petrus(伯多禄/彼得)以最尖锐的言辞谴责了他。根据一些关于 Petrus(伯多禄/彼得)的次经式文献,这个 Simon(西满/西门)后来在罗马又遇到了 Petrus,并在侮辱中去世。教父们认为,他是“一切异端的鼻祖”是因为他是最早反对福音的人。在他的教导中,基督信仰确实被贬低,他用叙利亚-菲尼基和东方的宗教“杂烩”(orientalischer Synkretismus)来代替正统的信仰。在他的教导中已经能找到一些诺斯底派的思想(参见 29)。Simon(西满/西门)说他自己是一个“未知之神”的显现。“创造”是来自神的“流溢”。他的同乡和继承人 Menander(门安得)也提出了类似的创造论,又说他自己是人们的拯救者,他来自超然的世界。

Irenaeus(依雷内/爱任纽)曾经记载了 Simon 的基本教导(参见 *Adv. haer.* 1, 23)。

28

来自犹太传统的异端:Ebioniti(穷人派),Cerinthos(克林都斯),
Elkesaiti(埃尔克塞派),Pseudo-Clementines(伪克雷孟文献)

28.1 “犹太人的异端”就是一些固执遵守梅瑟/摩西法律的犹太-基督徒。这些异端从一开始有两个方向:一方面这些犹太基督徒要求自己遵守法律,但在另一方面,他们也要求外邦人遵守法律。更严格的派首先被视为“异端”,而“宗徒/使徒会议”就谴责了它。当 Jacobus Minor(小雅各伯/小雅各)在 62 年或 63 年殉道时,这个派别离开了教会,因为 Jacobus(雅各伯)仍然当过一种桥梁(参见 8.3)。具体的原因是“谁当主教”这个问题: Cleophas 的儿子 Simeon(西默盎/西面)是主的亲戚,经过正式的选举并当选(参见 15.3),但 Thebutis(特布提斯)和他的朋友反对他(参见 Euseb. *Hist. E.*, 4,22)。当犹太人的战争爆发时(66 年),耶路撒冷的基督徒团体离开了耶路撒冷,走到约旦东部地区 Peraea 的 Pella,并且在那里受到了一些犹太教派(比如 Essenes,见 6.1)的影响。因此,犹太-基督徒中那些缓和的人也无法长期留在教会内,因为基督宗教的教导都受了一些别的,不纯因素的影响。早在护教者 Justinus(尤斯廷努斯/游斯丁)的时代(参见 *Dial.* 47),就是在 2 世纪中,有一些信徒(外邦-基督徒)离开了他们的团体,虽然这位教父并没有说,

犹太人的团体不能得救；不过，在 Justinus 以后，没有文献将犹太-基督徒的团体列入教会当中。不过，分开两者的关键因素不再是“律法”，而是关于基督的信仰的差别（参见 Origenes, *C. Cels.* 5, 61; Euseb. 3, 27）。比较严格的犹太-基督徒认为，基督仅仅是一个人，但缓和派犹太-基督徒至少承认他奇妙地由童贞女和圣神/圣灵诞生，但两个派别都有一些“千年主义”的期待（chilistische Erwartungen, 参见 33）。这些异端者仅仅在 2 世纪末以特殊的名字出现。Irenaeus（依雷内/爱任纽）称他们为 Ebioniti（穷人派）并且提出他们的另一个特点：他们反对 Paulus（保禄/保罗）宗徒/使徒，认为他是一个叛徒和犹太法律的敌人。他们的名称（Ebioniti）是这个派别自己为自己起的名字，与他们的贫穷生活方式有关系（参见 Mt 5:3; Act 4:34f）。教父们有时候提到某一个创造人（Ebion），但这显然是错误的。Epiphanius（埃皮法尼乌斯/伊皮法纽）称缓和派的代表为“纳匝肋人”。Hieronymus（热罗尼莫/哲罗姆）在“穷人派”和“纳匝肋人”之间没有作严格的区分，而通用这两个名称大概也是合理的。这些犹太-基督徒有自己的《福音书》，这是以叙利亚语或阿拉美语写的，是对《玛窦/马太福音》的改写，而教父们称它为“希伯来人的福音”（*Evangelium secundum Hebraeos*）。这个教派的主要基地（如上面所说）是约旦以东的地区和叙利亚。他们能够在那里维持自己的团体一直到 5 世纪，也许一直持续到阿拉伯人的入侵（637 年）。

28.2 Cerinthus（克林都斯）^{又译为“克林妥”}生活在 1 世纪末在小亚细亚。他不仅仅是一个严格的犹太主义者（这个 Epiphanius, *Haer.* 28 的说法），而且已经传播了一些诺斯底主义的教导（参见 Irenaeus, *Adv. haer.*, 1, 26, 1; Hippolytus, *Philos.*, 7, 33; *Epistola apostolorum*, 参见 38B2）。他说，创造世界的不是天主/上帝，而是一个天使般的神（*demiurg*）。根据他的说法，耶稣基督仅仅是一个人。在他领洗的时刻，神性的基督从天降下到他身上，这样他能够向人们启示他们不认识的圣父，能行奇迹，但在他受苦之前，这个神性的基督离开了他（所谓的 *docetismus* 幻影说）。另外，Cerinthus（克林都斯）也是一个“千年主义者”（参见 33）。根据 Irenaeus 的说法（参见 *Adv. haer.* 3, 2, 1）Johannes（若望/约翰）用他的《福音》来反驳他。曾经有一些学者认为，Cerinthus（克林都斯）仅仅是后人发明的人物，历史上并无其人，但这些理论是说不通的。

28.3 所谓的 Elkesaites（埃尔克塞特人）的教派混合了犹太人、基督宗教和外教人的传统；Epiphanius 称他们为 Sampsaei（= 太阳人，参见 *Haer.* 53），而在另一些文

献他们被称为 Sobiai, Sabii (= 施洗者), 而阿拉伯人称他们为 Moghtasilah。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南部仍然有几千个人属于他们。他们自称为 Mandaei (满达/曼底, 从 manda = 领悟, 就是“诺斯底派”的意思), 并且说他们来自某一位 Elchasai 或 Elxai (“隐秘的力量”), 他曾在 Traianus 皇帝的时代 (101 年) 在约旦东部出现。他写了这个教派的圣书, 而约于 220 年某一个来自叙利亚的 Apamea 的 Alcibiades 仍然在罗马宣传这部书。这个教派的基础是犹太传统, 他们遵守梅瑟/摩西的法律 (割损礼, 安息日, 礼仪), 但不举行流血的牺牲祭祀。他们又掺入一些叙利亚来的天文学知识和魔术, 并举行一个和基督徒类似的, 赦免罪恶的洗礼, 又进行多次的礼仪式的净洗 (也许来自 Essenoi 派)。他们不吃肉, 不喝酒。在他们的教导中很少有基督宗教的因素, 而且这些因素都被歪曲。他们认为有两个基本的力量, 一个阳性的 (“伟大的主”, “光明之王”) 和一个阴性的 (“圣神/圣灵”, Rucha “儒哈”), 又说救世主基督是至高的神的第一个使者, 但他是一个精神性的存在 (Aion) 并有无数的 “化身”。他出现了几次, 比如在 Adam (亚当) 出现的时候 (参见 Hippol. *Philos.* 9, 13-19; Epiphani., *Haer.* 19; 30, 17; 53. 1)。然而, 后期的 mandaeismus (满达教/曼底安派) 称耶稣为一个伪假的 Messias (默西亚/弥赛亚) 和欺骗人的人。在另一方面, Mandaei (满达教/曼底安派) 特别崇拜洗者 Johannes (若翰/约翰)。近代的学者也曾证明, 波斯教和伊斯兰教对于他们的礼仪也有所影响。这些满达教/曼底安派是一种来自犹太 - 东方诺斯底主义的团体, 后来受了基督宗教的影响, 大概首先出现在巴勒斯坦地区。

28.4 一种特殊的犹太教 - 诺斯底派的异端出现在所谓的 pseudo - Clementines (伪克雷孟/革利免文献) 中, 就是 20 篇讲道稿, 据说是 Petrus (伯多禄/彼得) 的讲道。根据这些文献, 在创造界中的启示被罪恶蒙蔽, 但通过真正的先知——他曾在亚当, 梅瑟/摩西和耶稣显现——再次被恢复。基督宗教不是别的, 它就是那种被净化的, 被整顿的犹太教。耶稣是一位先知和导师, 比梅瑟/摩西伟大, 但他不是救世主, 不是真正的神, 也不是真正的人。他们认为, 世界的创造是一种流溢, 又主张为了抵抗感官的诱惑应该不吃肉类, 应该早一些结婚, 又要过贫穷的生活。这个教导的表达形式是一篇小说, 其主线是罗马的 Clemens (克雷孟/革利免), Petrus (伯多禄/彼得) 的伴侣和罗马的后期主教 (参见 37. 3), 寻觅真理。另外, Petrus (伯多禄/彼得) 如何对付 Simon Magus (魔术师西满/西门) 也是一个重要的环节。类似的内容还能在另一个文献中找到: *Recognitiones* (= *anagnorismoi*) (《再次认识》, 10

卷),它描述 Clemens(克雷孟/革利免)如何再次和他失踪的父母和弟兄见面。(这个文献只保存 Rufinus 编的拉丁版。)在这些文献中的教导没有包含太多犹太传统的因素,更多强调基督宗教。关于这些文献还有希腊文的“缩写本”(epitome)和 Clemens 小说的一部叙利亚版本。今天保存的文献来自第 4 世纪,但很可能根据一个约在 220 年在叙利亚或东约旦地区出现的基本文献,而这个基本文献又吸收了更早的,来自“穷人派”的资料(也许用过 *Kerygmata Petru* 等文献)。整个传统是文学史上的一个谜。

29

“诺斯替”“灵知主义”等 诺斯底主义概论,其来源和特征

29.1 作为一种宗教潮流,诺斯底主义早在基督出现之前已经存在,而犹太人也知道这个流派(参见 28.2; 28.4)。他是从东方各宗教的混合体以及从希腊化的神秘主义长出来的。不过,他的主要影响来自与基督宗教的碰撞——这是一次后果深远的碰撞。因为它想把基督信仰拉入“宗教混合过程”的普遍潮流,所以在教会内部产生了一个非常危险的危机,这个危机似乎在整個 2 世纪中都存在。诺斯底派的人吸引了很多人,因为他们说要提供一种“更高级的觉悟”(gnosis, 参见 1 Tim 6: 20: pseudonymos gnosis),因为基督信仰本来是根朴素简明的(schlicht)。他们又说能完全解决那些折磨人心的大问题:邪恶的来源,世界的创造,人的拯救和幸福(见 Clemens Alex., *Stromata* 6, 12, 96; Tertullianus, *De praescript.*, 7; Euseb., *Hist. Eccl.* 5, 27; Epiphan. *Haer.* 24.6)。那些来自基督宗教的教导(比如关于救世主耶稣基督,神的“儿子”的教导)只是诺斯底派的外在教导,与它的核心本质没有关系。他们的信徒通过对《圣经》的比喻式的解释似乎完全消除了原来的信仰,并用很多来自柏拉图,比达格拉斯或斯多亚派的哲学概念,使原来的信仰变成“面貌全非”;他们尤其重视一些小亚细亚和中东地区的宗教:Zoroaster(琐罗亚斯德)的波斯教:严格的二元论(神和世界,光明和黑暗的对立),叙利亚-菲尼基传统的创造论(宇宙生成论)和巴比伦-迦勒底(babylonisch - chaldaeisch)的占星术(将天体当为神明加以崇拜)。这样出现了一系列的灿烂的信仰体系,它们符合了外邦人对于得救的渴望,并想结合基督的宗教与当时的文化和哲学,但实际上它彻底地

腐蚀了信仰的结构,并毁灭了基督宗教的创造论和救恩说。诺斯底派的人经常说,他们的知识来自一个神秘的,内部的密传的传统,来自先知们和宗徒/使徒们,但在他们那里被保存。他们在基督徒的团体中形成了一些秘密的小群体,并在他们的礼仪中施用了各种各样的迷信的仪式和咒语。他们的组织部分上来自教会,部分上模仿外邦人的秘密宗教团体。

29.2 虽然存在很多诺斯底派的思想体系,但在这些体系中我们能够看出一些基本的共同点。首先是“二元论”(dualismus),就是神和永恒物质(hyle)之间的对立。“物质”有时候根据 Platon(柏拉图)被解释为“没有本质,没有形象的”(= meon),有时候根据波斯教(parsismus)被解释“以邪恶为灵魂”的物质。至少那些比较发达的诺斯底派思想体系认为,从一个隐藏的神(bythos, arche),通过流溢(emanatio, probole)发出很多(最多 365 个)神灵(aiones, spiritus),他们离神性源泉越远,他们的性质就越低。在神性本质的发展过程中,产生光明领域(pleroma)和黑暗领域(hyle,它也是邪恶领域 kenoma)之间的混合与结合。由此出现了世界形成的原料,而世界的创造是最低级的(或几个比较低级的)aion(神灵)的工程。创造世界的神灵(Demiurgos)被等同于《旧约》的发怒的 Jahve(雅威/耶和华)和立法者。为了完成“救恩”——就是解放那些受物质限制的光点火花,并引导它们回到光明领域 Pleroma 那里去(这就是诺斯底派的世界史的伟大转折点)——一个比较高级的神灵(nous 奴斯或 logos 逻各斯,就是基督)向人类宣布最高的,真正的神——他们原来不认识这个神——又向他们说明上面的光明世界,并且教导他们克服和排除物质(hyle)。这个救世主根据 docetismus(幻影论)降生成人(就是说他采取一个虚幻的肉身),或者在耶稣的洗礼中降下到耶稣的身上,并直到耶稣受难时一直存留在他身上。不过,只有那些光明因素占优势的人(pneumatikoi 灵性人,或 gnostici 觉悟者)能够得救。那些属于物质的人(hylikoi 物质人),就是多数的人与物质一起将被毁灭,无法得救。那些普通的信徒(psychikoi,一般的基督徒,在一些诺斯底人看来他们有一种中间的地位)获得一种比较低级的幸福。万物的终极目标是每一个事物要回到自己的自然位置(希腊称之为 apokatastasis panton)。

29.3 根据其学说可以认定,诺斯底主义是完全反对基督信仰的,完全属于自然主义:它不仅仅放弃上主的单一性,不仅仅放弃基督与人间的 Messias(默西亚/弥赛亚)的合一,而且使整个宗教和道德都变成一个自然的过程,这个自然过程不取决于人的自由意志,因为“救恩”仅仅被视为普遍世界发展的部分,“救恩”不再

是上主的自由的爱的行动(keine freie Liebestat Gottes)。因此,伦理和克苦都被视为纯粹外在的项目,只是克服“物质”的努力,因此变得太严格,甚至反对自然。然而,任何时代的经验都可以告诉我们:过于严格的道德容易适得其反,而在诺斯底派更是这样,因为“创造神灵”被同等于《旧约》的立法者,所以促进了一种无拘束的反法律主义和放纵主义(Antinomismus und Libertinismus)。无论如何,诺斯底派对“更高深的觉悟”的要求导致了对外在行动的轻视。因此,他们中间有一些人认为参与外邦人的祭祀筵席是可以的,而在官员面前承认信仰是多余的,因为真正的宣认信仰或真正的殉道在于“觉悟”(gnosis)。

29.4. 诺斯底派的思想早就能在 Simon Magus(西满/西门,参见 27.4),在 Cerinthus(克林都斯)或 Elkesaites(埃尔克塞特派,参见 28)那里找到。这种思想的高度发展或旺盛期大约在 130 年到 180 年间。诺斯底派有些领袖很有感染力,因此他们的思想获得迅速的发展和相当大的影响。这些人为了传播他们的种种观念而创造了丰富的文学,包括比较学术性的书和有牧灵作用的文献:哲学书,教义书和伦理学的书,对圣经文献的解释,一些《福音书》和《宗徒大事录/使徒行传》类似的书(参见 11.3),宗徒/使徒的书信,一些《默示录》(《启示录》),《圣咏集》(《诗篇》)和赞美诗。当然,保存的文献不太多(参见 30A3.4)。在诺斯底教中大约有 30 个不同的教派和学派,其中可以分为一些比较严格的,东方的教派(它们具有丰富的宇宙论和占星术思想)以及一种比较温和的希腊化-哲学性的教派。这些教派的主要基地是埃及(Alexandria 亚历山大城)和叙利亚(Antiochia 安提约基雅/安提阿),一段时间也是罗马。最重要的精神领袖是 Basilides(巴西里得斯)与 Valentin(瓦伦蒂奴斯/华伦提努)——他们都属于希腊化派——以及 Marcion(马西翁/马吉安)。然而,后者从很多方面来看有特殊的地位,因为他更靠近基督宗教的教义,并注意到一些实际的改革者的目标,没有太重视思辨性的东西。

29.5 为了抵抗这个异端的危险,教会必须坚决地反对它。克服这个异端是一个重要的胜利,在这次胜利中,教会又显示出它的神性来源。最重要的教父和教会的作者都为了这个缘故写了很多护教性的书(比如 Justinus, Irenaeus, Tertullianus, Hippolytus 等),另外还有整体教会的合一:各地的主教作为宗徒/使徒传统的真正继承者和保护,这样引导了教会反驳异端。教会合一的活中心点是罗马,而罗马的教会在这方面有特殊的贡献,虽然恰恰在罗马也有很多诺斯底派的领袖在活动。反抗这个异端的搏斗不仅仅引起单一主教制(monarchischer Episkopat,参见 18.3)

和促进了教会文学和教会学术的发展(参见 38,39),而且针对诺斯底派的“密教”和它的思辨性论述也需要一种特殊的反抗措施:《新约》需要一个固定的“正经”的标准(Kanon),也需要教会的教导权威性地规定基本信仰的内容,这样规定圣洗的《信经》(参见 22.2; 27.1),其中强调上主,全能的父和创造主的单一性,肯定耶稣基督的人间生活,他是上主的独生子,我们的救世主。然而,教会的胜利并不意味着诺斯底主义完全消失了;它的思想继续存在,比如在 Manichaeism(摩尼教, 31),Mandaeism(满达教/曼底安派),在 Pseudo - Clementines(伪克雷孟/革利免文献,参见 28.3,4);一些中世纪的教派(比如 Pauliciani 保里加尼派,Bogomili 波各米尔派,Cathari 清洁派)后来又恢复了其中一些思想。

30

诺斯底的主流教派及有关的教派

A 诺斯底派人本身

30A1 Irenaeus(依雷内/爱任纽,见 *Adv. haer.* 1,24)认为,诺斯底派的首领是 Satornil(撒托尔尼)和 Basilides(巴西里得斯),他们是 Menander(门安得)的学生,而 Menander 又是 Simon Magus(西满/西门)的学生。Satornil 曾生活在 Antiochia(安提约基亚/安提阿/安条克),他将人群分为两类,并认为基督以一种幻影的身体出现作为人类的拯救者。他的教派认为,婚姻是魔鬼的制度。他的很多信徒也拒绝吃肉。

30A2 Basilides(巴西里得斯)曾在 Hadrianus(哈德良)和 Antoninus Pius(安托尼努斯)皇帝的时代(120 - 145 年)在 Alexandria(亚历山大里亚/亚历山太)活动。他撰写了《福音书》的“解释”(名为 *Exegetica*,24 卷)。关于他的教导有两个记载:在 Irenaeus(见 *Adv. haer.* 1, 24, 3 - 7)那里,他传播一种由上而下的流溢:光明的领域 *pleroma* 和 365 个神明的领域或 *aiones*,表达为神秘的咒语 *Abraxas* (= *Abrasax*)。在 Hippolytus(见 *Philos.* 7, 14 - 27)那里,这是一个由下而上的发展。不过,基本的观点在两个论述是一样的: Basilides(巴氏)是一个二元论者,而不是

泛神论者,在 Irenaeus 和 Hippolytus 的文献中都是这样的。Basilides(巴西里得斯)的拥护者允许了信徒否认“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但他们还要求信徒承认耶稣,又允许参与外教人的祭祀筵席。他们认为,外在的行动不太重要,虽然这个教派的领导,Basilides 和他的儿子 Isidor(伊西多尔)坚持比较严格的道德标准。这个教派继续活动,一直到 400 年左右。

30A3 另一些信徒简单地被称为“诺斯底人”或以某种教义特征命名,比如 Barbelo - gnostici(巴贝罗 - 诺斯底派),Ophites(欧非学派)和其它的团体,它们都属于诺斯底派的东方传统。那些 Barbelo - gnostici 认为,在光明领域的顶点有宇宙的大父,他是一个万古常新的,圣洁的精神,称为 Barbelo(从希伯来语 barb' a eloh 在四中有神)。他们想,有一些“四肢一体”的发展,而在一个阴性的“四肢一体”后都会有一个阳性的“四肢一体”和一些“双体”(syzygia“双轭”车)。Ophites(欧非学派)出现在叙利亚,他们认为“创造神”(demiurge = Jaldabaoth“沙漠之子”)想隐瞒人们不知道最高的神,而蛇(ophis)根据 Gen 3:5 被视为诺斯底 - 智慧的第一个介绍者(参见 Irenaeus, *Adv. haer.*, 1,29,30)。与欧非派有关系的是 Naassenoi(纳色努派),他们认为,蛇(nahsh)是最原始的存在物(参见 Hippolytus, *Philos.* 5, 6 - 10 中关于灵魂的赞美诗)。另外,教父们提到了无耻的 Cainites(加音派/该隐派),他们认为,《旧约》中一切受批评的人都是真正的“属灵者”和真理的殉道者,尤其是 Cain(加音/该隐)。另外,Sethiani(舍特派/塞特派)认为,Cain(加音/该隐)和 Abel(亚伯尔/亚伯)只是属于物质人类的祖先(hylici 和 psychici),但 Seth(舍特/塞特)则是“属灵人”(pneumatici)的祖先。他们又说,在基督内,这个祖先再次显现了。这个教派在 4 世纪的埃及还存在。另外,那些 Perati(佩拉提派)宣布,他们能够经过(peran)“易失的大海”或死亡。某一位 Justinus(尤斯定诺斯)和他的拥护者结合了基督宗教的、《旧约》的因素和希腊人的神话,他们甚至认为,Hercules(赫拉克勒斯)也是一位先知(Hippolytus, *Philos.*, 5, 12 - 22)。

30A4 希腊化式的思辨性的诺斯底派的高峰是 Valentinus(瓦伦蒂努斯/华伦提努)和他的学生。他在 Hyginus(希基努斯)教宗的时代(约在 136 年)从 Alexandria(亚历山大里亚/亚历山太)来到罗马,在那里活动一直到 Anicetus(安尼切图斯,约 160 年)的时代,据说在 Cyprus(塞浦路斯)去世(Epiphanius, *Haer.* 31.7)。他是一个很有头脑的人,具有灵感和口才,这一点 Tertullianus(德尔图良/特土良,参见 *Adv. Valentinianos* 4)也承认。他的讲道稿,赞美诗和书信仅仅保存很小的残片。

正如 Irenaeus(依雷内/爱任纽, *Adv. haer.* 1, 2, 1) 报告那样, Valentinus(瓦伦蒂努斯/华伦提努)以特殊的方式改写了前人的教导, 这样创立了一个新的体系, 他的思想包括一种丰富的“神灵理论”(Aeonenlehre), 但因为受了柏拉图哲学的影响, 没有太过分强调二元论。他认为, pleroma(光明领域)包括 30 个 aiones(世界), 分为“8 世界”, “10 世界”和“12 世界”, 或说是“15 双世界”, 因为这些世界都是一双一双流溢出来的。在顶点有最高的“世界”, 就是“大父”(pater 或称 bythos)和“觉悟和沉默”(ennoia 或 sige), 最下的和最低级的“世界”称为 sophia(智慧)。Valentinus(瓦伦蒂努斯)将人类分为三个阶层: “属灵的”, “有魂的”和“属物质的”(pneumatikoi, psychikoi, hylikoi, 见上 29. 2)。他的体系在细节上无法具体地确认, 但他有很多学生, 他们继续发展他的思想。后来出现了一个“西方派”(主要在意大利), 其代表人物是 Secundus 和 Ptolemaeus(参见他向一位女基督徒, 名为 Flora, 写的信, 其中尖锐地批评梅瑟/摩西的法律, 参见 Epiphani. *Haer.* 33, 3 - 7), 还产生了一个“东方派”, 其代表是 Axionicus, Theodotus 和 Marcus(马尔谷/马可)。Marcus(马尔谷)通过他的学生(所谓的“Marcosi”)有广泛的影响, 一直到高卢地区。据说, 他自己在圣餐时施用了一些魔术来骗人, 他的生活很不道德。Valentinus(瓦伦蒂努斯/华伦提努)派的人在语言和礼仪上适应了教会的传统, 所以他们被视为非常危险的。

30A5 另一个柏拉图主义者是来自 Alexandria(亚历山大里亚/亚历山太)的 Carpocrates(卡波卡特斯), 他宣传通过低级的神灵的创世论和一种轮回说。他认为, 人的得救仅仅靠信仰和爱德, 一切其它的不重要。Carpocrates(卡波卡特斯)的教派的特征是自由主义和放纵的精神。他们有基督的图像, 并且与 Pythagoras(毕达哥拉斯), Plato(柏拉图), Aristoteles(亚里士多德)的图像一起按照外邦人的方式敬拜了这些图像。Carpocrates(卡氏)的一个女信徒, 名为 Marcellina(马塞里纳)在 Anicetus(安尼切图斯)教宗的时代(154 - 166 年)来到罗马并迷惑了很多人(参见 Irenaeus, 1, 25)。Carpocrates(卡氏)的儿子 Epiphanius(厄彼发内斯)曾经教导了共同分享财产和妇女, 当他 17 岁去世后, 他在 Cephallenia 岛受到神明般的崇拜 (Clemens, *Stromata* 3, 2)。

30A6 和 Carpocrates(卡波卡特斯)派一样, 其它的诺斯底派别也导致了很严重的放纵表现, 比如一个称为 Antitacti 的教派, 他们的原则是: 应该违背法律(希腊语: antitassethai = 反对, 参见 Clemens, *Stromata* 3, 4)。在小亚细亚出现了一个称

为 Nicolaites 的派别,他们自称来自耶路撒冷的 Nicolaus 执事(Act 6:5)并说为了克服欲望必须虐待肉身。他们好像和 Cainites(加音派/该隐派)有关系(参见 Rev 2:6.15; Irenaeus 1, 26,3; Clemens, *Stromata*, 2,20; 3,4)。另一个派别来自某一位 Prodikos(普罗迪克斯),他们认为,自己是“王家子孙”,而只有“仆人”需要遵守法律(Clemens, *Strom.* 3,4)。

B 与诺斯底派有关的教派

30B1 在这方面的主要位置属于 Marcion(马西翁/马吉安),他在近代中经常被研究。严格意义上不能算他为一个诺斯底派的人,因为他反对他们那种幻想式的“种种世界学说”(Aeonenlehre)和太过于草率的《圣经》解释,又重视具体的宗教信仰方面的问题。不过,在“二神”的二元论,在轻视物质方面以及在拒绝《旧约》方面,他还是符合诺斯底派的思想。许多教会的作者曾经想反驳他和他的学生,并认为他是最危险的异端人士之一(比如 Justinus, Theophilus de Antiochia, Rhodon, Tertullian 直到 Ephraim, Eznik de Kolb 等)。Smyrna(士麦那)的主教 Polycarpus(波利卡普斯/波里加)曾称他为“撒弹的首生者”(参见 Irenaeus, 3,34)。他大约在 85 年生于 Pontus 地区的 Sinope 城,是当地主教的儿子,被自己的父亲开除教籍(因为异端?),139 年作为很富有的船长来到罗马。他加入了罗马的教会,送它很多钱,但大约 5 年后(144 年),在 Pius(比约)教宗之下, Marcion(马西翁/马吉安)公开宣传他的改革思想,因此必须离开教会。他的拥护者崇拜他为 sanctissimus magister(“至圣的老师”),他创立了一个新的教会团体,并带给它很坚固及恒定的组织结构,这方面超过一切其它的诺斯底派组织。由于他们的热忱, Marcion(马西翁/马吉安)派的人的传播既快又广,一直到波斯和亚美尼亚都有他们的信徒,这样在影响力超越了一切其它的诺斯底教派。他们有很多封闭的团体,有自己的主教和殉道者,并能够坚持下去好几百年,虽然基督徒皇帝宣布了很多反对异端的法律。甚至中世纪的 Pauliciani(保禄/保罗派)可能也和它们有关系(参见第二卷,91.3)。在创始人的学生中有两个名人: Lucanus(路卡努斯)和 Apelles(阿佩勒斯)。后者在罗马和 Alexandria 活动,并离开“老师”的教导,因为他主张只有一个神,所以稍微接近正统的教会教导。他接受了一位支持他的女先知——名为 Philumene(斐路美纳)——的启示和神视。

Marcion(马西翁/马吉安)教导的核心是一种严厉的反犹太主义。他首先想提

出基督信仰为一个独立的宗教,并使它脱离任何与犹太人的关系,这样恢复它原有的纯洁性。他拒绝用比喻来理解《旧约》。他的思想体系的诺斯底派因素好像来自叙利亚的诺斯底派人士 Cerdo(克尔都)——Marcion(马氏)在罗马认识了这个人。Marcion(马氏)认为,Paulus(保禄/保罗)是唯一的正确理解主的宗徒/使徒。他从“法律”和“福音”的对立来出发,并以一种片面的解释深信《旧约》和《新约》在各方面都是对立的,它们不是同样的神的不同启示,而是证明两个神的存在:一个是犹太人的正义的神,他是发怒的神,并且等于创造神灵(demiurge);第二个神是《福音书》中的神,他是仁爱和一切安慰的神。Marcion(马氏)继续说,人类原来不认识那个至高的,善良的神,但在基督内,他被启示出来。基督在 Tiberius 皇帝(提比略,14-37年)执政第15年从天降下来,采取了一个虚幻的肉身,并马上在 Capernaum(葛法翁/迦百农)的会堂中讲道,宣布了爱和仁慈的神,行了奇迹,但因为他和法律是敌对的,又要毁灭“造世神”(demiurge)的王国,所以“造世神”的拥护者(在表面上)把他钉在十字架上。陪伴着这种奇怪的信仰论说是一个很严格的道德要求:Marcion(马氏)要求拒绝“造世神”的一切事物,尤其是婚姻,肉食和葡萄酒,至少要求教派内部的人这样做。在他的著作《反对说》(Antitheses)中,他想证明《旧约》和《新约》之间没有桥梁,但这个著作失传。他的拥护者很重视这部书。另外,他根据自己的看法还撰写了一部新的《新约》,只包含《路加福音》(但排除关于耶稣孩提时代的记载)和所谓的 Apostolicon(就是 Paulus 保禄/保罗头10封书信,不包括《希伯来人书》和被称为牧灵的书信 1, 2 Petr, Jas)。另外,在 Marcion(马氏)的《新约》中,一些来自《旧约》的引语被改写或被删除,因为它被视为“犹太人的歪曲”。——新教著名学者 Harnack(哈纳克)曾认为 Marcion(马西翁/马吉安)是“第二个 Paulus 保禄/保罗”或“古代的 Luther 路德”,并认为,古代教会的“圣经正典”规定,其发达的救恩论以及“单一主教的制度”都来自教会对于 Marcion(马氏)的反抗,但这种看法等于是对 Marcion(马氏)的理想化,也过于高估他的影响。教会很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个异端的主张会颠倒整个信仰,所以从一开始就反对它,尤其肯定《旧约》为天主/上帝的启示;当然,与诺斯底派的搏斗也帮助了教会,进一步地发挥自己的教义和组织结构(参见 22.2; 29.5)。

30B2 从其名称来看,Encratites(禁戒派/禁欲派)的人都强调“克制自己”和严格的生活方式。他们的创始人(或至少是重要的代表)是回到东方的 Tatianus(塔提安/他提安,约于172年)。他们拒绝婚姻,拒绝吃肉或喝葡萄酒,甚至在圣餐中

仅仅用水(因此被称为 *Hydroparastatae* 或 *Aquari*)。他们认为,Adam(亚当)不能得救,好像也有一种“世界学说”,与 *Valentinus*(瓦伦蒂努斯)派的幻想一样(参见 *Irenaeus*, 1, 28,1; *Clemens*, *Strom.*, 3, 13,92; *Eusebius*, 4, 29)。除了 *Tatianus* 以外,某一个 *Julius Cassianus*(尤利乌斯·卡西安)在这个教派中特别重要(在 *Antiochia* 或 *Alexandria*?)。近代的一些学者曾认为,“禁戒派”本来不是异端派,它只是教会内的一个严肃的潮流,但后来才接受了诺斯底派的因素。

30B3 根据 *Epiphanius*(参见 *Haer.* 56.1)的记载,一位高尚的,曾写很多著作的 *Edessa*(叙利亚)人,*Bardesanes*(= *Bar Daisan* 巴尔得撒尼斯,222 年去世)——他也是 *Abgarus IX* 王的朋友——也提倡一种和 *Valentinus*(瓦伦蒂努斯)派的“世界说”类似的异端,并认为,基督的身体只是一个“幻影”。他和他的儿子 *Harmonius*(哈莫尼乌斯)一起用很多美丽的赞美诗写出他的教导,这样获得了很多拥护者。在 4 世纪,*Edessa* 的 *Ephraim* 仍然反驳了这个异端(参见 75.8),他写了正统的诗歌来对付异端者的歌声。有的学者认为,*Bardesanes*(巴氏)没有主张诺斯底派的二元论,他只有一些特殊的占星术方面的教导。

30B4 一位画家,*Hermogenes*(赫摩格乃/黑摩其尼)于 2 世纪末从叙利亚搬家到 *Carthago*(迦太基),但在两个地方都被批评(*Theophilus de Antiochia*, *Euseb.*, 4, 24; *Tertullianus*, *Adv. Hermogenem*; *De censu animae* [失传]),虽然他也不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诺斯底派人。不过,他认为,物质是永恒的,而在他的基督论中也仍然有一些诺斯底派的因素。

31

摩尼教或波斯的诺斯底派

31.1 在 2 世纪末,希腊化 - 罗马世界中的诺斯底主义早就失去了吸引力,但几十年后,在巴比伦和波斯出现了一个新的诺斯底式的宗教形式——*Manichaeismus* 摩尼教——后来的传播使它成为一个世界形的宗教,并且成为基督宗教的一个相当危险的对手。它的基础是古伊朗(古波斯)的 *Zoroaster*(琐罗阿斯特)的严格二元论,其中掺入了一些 *Mandaeismus*(满达派/曼底安派,参见 28.3)的,*babylonisch - chaldaeische*(巴比伦 - 迦勒底)的,佛教的(伦理和克苦方面的),

犹太人的和基督宗教的因素。然而,基督宗教的因素(似乎通过 Marcion 和 Bardesanes 介绍的)并没有太大的影响,它们只是一些名称和外在的习俗和仪式。这个新宗教的创始人是 Mani(亦称 Manes, Manichaeus),216 年在巴比伦生于一个波斯家庭,在 Sabier 或 Mandaei(满达教/曼底安教)中受教育。在过去的时候,历史学家仅仅依靠一些基督徒或伊斯兰教徒写的关于摩尼教的报告,但在 1902/1903 年,在新疆的 Turfan(吐鲁番)发现了相当多摩尼教文献,而在 1930 年,在埃及又出土了以科普特语写的重要的原始文献,就是一些讲道稿(kephalaia)和 Mani(摩尼)的书信,还有摩尼和他门徒的赞美诗和演讲稿,以及关于摩尼如何去世的报告。在这些著作中,Mani(摩尼)自己也承认,他的智慧来自于那些“正义的父亲们”,就是耶稣,Zoroaster(琐罗阿斯特)和 Buddha(佛陀),但也表达他的希望:他视他们的宗教为“教派”,并想通过自己的宣讲为全世界提供一个统一的教导。他曾经去了印度传教,但在 242 年后,在 Shapur I(沙普尔一世,241 - 272 年)的任期内在波斯以“真神的宗徒/使徒”出现并创立很多团体。他在一段时间内享受了国王的支持,也参与了他的军事活动,但最终在 Bahram I(巴拉姆)王时代因一些“博士”(就是 Zoroaster 的祭司团)的唆使而被钉在十字架上。他的信徒经过了激烈和长期的迫害,不只在波斯,但因政治原因也在罗马帝国(在 Diocletian 戴克里先时代宣布反对摩尼教的敕令,296 年)。罗马帝国的基督徒皇帝也镇压了摩尼教。Mani(摩尼)的接班人 Sisinnios(西西尼乌斯)也同样遭受了十字架上的死亡。摩尼教的著作被烧毁。虽然如此,摩尼教在东方传到中国,在西方传到 Africa(非洲/阿富利加)的西北部(Augustinus 奥古斯丁曾在 9 年的时间是其中一个信徒,参见 76.3),到意大利和西班牙(参见 50.8)。虽然它的信徒不太多,但第 4 世纪以来的教父们,教会作者和教会的主教会议都经常谈论它。这个教派也一直到中世纪成为其它的异端团体的母体(Pauliciani 保里加尼派,Bogomili 波格米略派,Cathari 清洁派,参见 91.3; 113)。

31.2 摩尼教的宗教体系用一个庞大的宇宙过程来同时消灭世界和上主的救恩。东方的想象力使这种体系成为一个无所不包的神话。两个基本的存在,一个美善的(“伟大的父”)和一个邪恶的从一开始是水火不相容的:光明的领域和黑暗的领域。双方通过流溢变成一系列的“世界”(aiones),在其中,善良的“原始人”和邪恶的“原始魔鬼”(撒殢)有主要的角色。现在的世界是不好的,它来自光明与黑暗的融合。在物质中有一些光明的分子(西方的摩尼教人称之为 Jesus patibilis 能

受苦的耶稣),而为了解放他们并使他们脱离现世的苦难,比较低级的“神灵”(aion) Jesus impatibilis(不能受苦的耶稣)以虚幻的身体显现在人间,教导人们关于他们的真正来源和目标。摩尼教的赞美诗赞扬耶稣为灵魂们的领导者。但是,因为他的教导被歪曲,Mani(摩尼)最终亲自出现,他是耶稣预许的“安慰者”(paracletus),并为了进一步推动光明分子的解脱,教导人们“三个印迹”: signaculum oris(口印:禁止不洁的话和食品,特别是肉食和葡萄酒); signaculum manus (manuum)(手印:禁止作不洁的工作,这是违背光明世界的); signaculum sinus(怀印:禁止婚姻)。当光明和黑暗终于分开时,世界以一次维持 1468 年的火灾被烧毁,然后这两个领域永远就是分开的。不过,“三个印迹”只为那些“被召选的人”(electi)有效,就是“高级的信徒”,他们也被称为 catharistae(“清洁者”,参见 Augustinus, *Haer.* 46)。大多数的信徒或“听众”(audientes)仅仅需要遵守“十诫”(梅瑟/摩西十诫)。他们礼仪的主要因素是祈祷和守斋。对“高级信徒”来说好像也有“圣洗”和“圣餐”的封闭式仪式。关于他们的庆节,我们仅仅知道一个:“教导宝座”(bema)的节日,就是纪念 Mani(摩尼)被处死与升天的节日。他们的“圣职人员”包括(除了首领,即 Mani 的继承人以外)12 位“导师”,72 位“主教”,还有司铎和执事(Augustinus, *Haer.* 46)。

32

关于三位一体的争论。一位一体论

32.1 基督信仰的核心是关于一个神有三个位格的教导,就是圣父,圣子(逻各斯)和圣神/圣灵(参见 27.1)。教父时期的最古老文献仍然稍微隐约地谈论三位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圣子和圣父之间的关系。人们相信,救世主是神,是圣父之子,但先不想谈论他的神性以及他和圣父的关系。只有到 2 世纪,当犹太主义者和诺斯底派的异端出现时,神学的反省转向这个观点。最重要的难题是这个:如何结合“信圣子的神性”与“信神的统一性”(Glaube an die Einheit Gottes)。第 3 世纪的护教者和部分的教会作者想根据 Philo Judaeus(斐洛)的 Theosophie(神智论)解决这个问题(参见 6.2)。因此,他们认为,在神内有一个隐藏的逻各斯(logos endiathetos),又有一个向外出现的逻各斯(logos prophorikos),并认为,这个逻各斯

是永恒的,但他的“位格化”(Hypostasierung),就是说他和圣父在位格上的区分取决于世界的创造。换言之,他们想,逻各斯原来是圣父的理性,但为了世界的创造或世界的统治的缘故,他离开了神的怀抱,或出生,或成为另一个位格(参见 Justin., *Apol.* 2,6; Theophil., *Ad Autol.*, 2,10 - 22; Hippolytus, *Philos.*, 10,33; Tertullianus, *Adv. Prax.* 6,7; Origenes, *De princ.*, 1, 3,5; *Contra Celsum*, 3, 34; 8, 15; *In Ioann. t.* 2, c. 2)。由于这种看法,圣子“附属”于圣父,因为他的位格的存在似乎不是永恒的,他的诞生不是一个永恒的和必然的行动,而是圣父在时间内的自由决定。虽然这个理论有一定的缺陷,但它一方面保持神的统一性,另一方面又肯定圣子^{“次位论”}的神性,这种“附属说”(Subordinatianismus,即圣子“附属于”圣父)不会过分影响人们的信仰。然而,在同样的时代出现了另一个观点,它严重地威胁了信仰,因此必须被排除。

32.2 一些基督徒特别强调上主的统一性,所以他们认为,救世主仅仅是一个人,虽然他从圣神/圣灵和童贞女的诞生是超自然的,并且认为耶稣在特殊的程度上拥有上主的 dynamis(力量)。另一些基督徒认为,基督本身就是圣父;他们说,神有不同的“显示方式”(Offenbarungsweisen;形式 modi)。因此,这些人要么牺牲了圣子^{“次位论”}的神性,要么牺牲了圣父和圣子之间的位格区别。这个异端的代表提出了这样的口号:monarchiam tenemus(我们强调统一性,参见 Tert., *Adv. Praxean* 3),因此被称为 Monarchiani(一位一体派)。根据他们的不同说法,他们被分为两派:动力的(dynamistische,或穷人派 ebionitische,参见 28. 1)一位一体派(亦称“嗣子论者”Adoptianer),以及“形式主义派”(modalistische)或“圣父受难派”(patripassianische Monarchianer)。反对他们的斗争主要是罗马的教会领导的。

32.3 “动力的一位一体论”(dynamistischer Monarchianismus,即“耶稣的作为都是上主的神力”)的创始人好像是一位来自 Byzanz(拜占庭)的皮革商人(skyteus),名为 Theodotus(狄奥多图斯)。他在希腊传统中有相当的修养。他说,基督只是一个人(psilos anthropos),但在受洗时被充满神的力量;这个人约于 190 年在罗马宣传他的论点,但教宗 Victor(维克托,189 - 198 年)开除了他。他的学生 Asclepiodotus(阿斯克雷皮奥多图斯)和 Theodotus minor(小狄奥多图斯)想建立自己的团体,并推举 Natalis Confessor(纳塔利斯,宣信者)为主教(他就是历史上第一个对立教宗)。不久后,这个主教又充满忏悔的心回到教会那里去了。几十年后,某一个 Artemon(= Artemas 阿特孟)又在罗马传播了这个异端邪说。在 3 世纪中叶

后,这个异端的最重要代表是 Antiochia(安提约基亚/安提阿/安条克)的主教 Paulus de Samosata(撒摩撒塔的保禄/保罗)。一个主教会议曾谴责了他(参见 Euseb., *Hist. Eccl.*, 7, 30),并描述他为一个贪婪的、世俗化的政治家,因为他更多注意到自己的官位(他同时也是 Palmyra 的女王 Zenobia 的总督)而忽略了教会中的职位。他说,上主在本质上和位格上是统一的,所以耶稣只是一个从童贞女玛利亚出生的人,在他内“如同在一个神殿内”居住了天主/上帝的智慧,就是(没有位格的)逻各斯,但同样的逻各斯在比较低的程度上也曾在梅瑟/摩西和先知们身上活动过。救世主和神的联系在 Paulus de Samosata(保禄/保罗)那里只是一个意志的决定,不是本质上的关系。主教们第一次(264年)就他的观点进行谈判,但没有结果。不过,在 Antiochia(安提约基亚/安提阿/安条克)第二个大的主教会议上(268年),一位很有学问的长老, Malchion(马尔基翁)在讨论中能证明他是异端者。因此,Paulus 主教被开除教籍,而 Domnus(多姆努斯)被指定为他的继承人。不过,Paulus(保禄/保罗)主教仍然控制着局面,一直到 Aurelianus(奥勒良)皇帝于 272 年征服 Antiochia(安提约基雅/安提阿城,参见 16.3)。他的拥护者很多,致使 325 年的 Nicaea(尼西亚)会议仍然需要处理 Paulianer(保禄/保罗派)的问题。Antiochia(安城)的著名长老 Lucianus(卢西阿努斯/路济安),——他是 Antiochia 圣经解释学派的创始人——也许属于他们(参见 39.5; 74.2)。他属于 Origenes(奥力振/俄利根)学派的左派,在《圣经》的基础上始终肯定逻各斯的严格“附属论”说法,并作为 Paulus 主教的接班人,所以一段时间不属于 Antiochia 的正统教会团体(参见 Theodoret, *H. E.* 1, 3),不过他好像在 Diocletianus(戴克里先)的教难中与教会和好了,并于 312 年殉道而死。然而,关于 Lucianus(卢西阿努斯/路济安)的资料不多。有的学者认为,那位曾被开除的 Lucianus(就是 Paulus 主教的继承人)和那位圣经学家和殉道者 Lucianus 是两个不同的人。另外,曾经当过 Lucianus 的学生的人(所谓的 *syllucianistae*)后来在东方也很有影响,在这个学派当中也出现了很多主教,而异端者 Arius(亚略/亚流)也是其中之一(参见 47.2)。

“穷人派”的一位一体论者(*ebionitischer Monarchianismus*)的最早代表可能是小亚细亚的一些基督徒(约于 170 年)。Epiphanius(埃皮法尼乌斯/伊皮法纽)称他们为 *alogi*,就是“没有逻各斯的人”,“没有理性的人”,但他可能歪曲他们的观点。他们反对 Montanismus(蒙丹派/孟他努派),所以怀疑那些人利用的 Johannes(若望/约翰)的文献的真实性,但他大概并没有反对基督的神性(这也许只是

Epiphanius 的结论)。

上面提到的主教会议(268年)反对这样的说法:“圣子(或逻各斯)与圣父同性体”(homoousios to patri),但这个句子后来在 Nicaea(尼西亚,325年)成了一个信条(参见 47.3)。不过,这种拒绝大概只是因为 Paulus(保禄/保罗主教)说,神和(没有位格的)逻各斯有同样的性质(eadem vel una substantia),也就是说,他认为,逻各斯自己没有存在(subsistentia),而且在“本体”和“位格”上与圣父一样(参见 Hilarius, *De syn.*, 81,86; Epiphanius, *Haer.* 65,1)。

32.4 Smyrna(士麦那)城的 Noetus(挪俄图斯/挪威图)是第一个主张“形式主义的一位一体论者”(modalistischer Monarchianismus),他大概是一个小亚细亚的城市的主教,并在 190 年受到一个主教会议的谴责。来自小亚细亚的“宣信者”(confessor) Praxeas(普拉克西阿斯)早在 Victor(维克托)教宗的时代(189-198年)将这个异端移植到罗马。从罗马,他转向 Carthago(迦太基),但 Tertullianus(德尔图良/特土良)在口头上和文字上反驳他,并要求他收回他的论说。不久后, Noetus(挪俄图斯)的学生和执事, Epigonus(俄皮格努斯),也同样在罗马致力于传播这个异端,并且形成了一个“圣父受难派”(patripassianische Partei),其首脑是 Cleomenes(克雷欧每内斯)和 ^{又译“撒伯里乌”} Sabellius(萨贝利乌斯/撒伯流,参见下 32.6)。这些活动为罗马的教会带来很大的不安。形式主义/形态论者的主要对手是那位很有学问的长老, Hippolytus(希波吕图斯,参见 *C. haeresim Noeti*; *Philos.* 9, 7-10; 10, 27; 参见 39.4),但他自己关于“逻各斯”的教导有一定的“附属论”的倾向(参见 *Philos.* 9, 12; 10, 33)。Zephyrinus(泽弗里努斯)教宗(198-217年)——他在神学方面不是很内行——想协调双方的立场。他的继承人 Callistus(加里斯都),——他原来是奴隶,后来当宣信者,执事,教宗的顾问,最后自己当教宗——也用类似的协调方式来处理这个问题。当然,这些教宗们没有承认“形式主义/形态论”(modalismus)为正式的教导,他们尽量在“形式论”和“附属论”中间保持平衡,虽然在概念上无法作清楚的表达。Zephyrinus(泽弗里努斯)教宗曾正式宣布了基督的神性和神的本体的一致性,但他和“圣父受难派”不同,没有否认两个位格的差别。当这个争论没有平静下来时,教宗 Callistus(加里斯都,217-222年)将 Sabellius(萨贝利乌斯/撒伯流)开除教籍;另一方面, Hippolytus(希波吕图斯/希坡律陀)曾尖锐地批评过教宗,所以教宗 Callistus 现在说,这位长老有“两神论”(ditheoi este, *Philos.* 9, 12, 16)。因此, Hippolytus(希波吕图斯)很生气,并且在他的拥护者的支持下也要当罗

马的主教(“对立教宗”)。他的跟随者不多,但其中有一些很有威望,很有影响的人物。这个教会的分裂在后来的一些教宗的朝代(Urbanus 乌尔巴努斯 222 - 230 年; Pontianus 蓬蒂阿努斯 230 - 235 年)也继续维持下去,但在 Maximinus Thrax(马克西米努斯)的教难中,教宗 Pontianus(蓬蒂阿努斯)和他的对手 Hippolytus(希波吕图斯)都于 235 年被流放到 Sardinia(撒丁岛),而在那里他们不久后去世(参见 15.7)。Hippolytus(希氏)大概在去世之前与教会和好;他后来被尊敬为殉道者。

32.5 除了上面提到的地区,“圣父受难派”的思想也传播到阿拉伯和 Libya(利比亚)的“五城地区”(Pentapolis)。在那里,Bostra 的主教 Beryllus(贝里卢)主教倾向于“圣父受难派”,但在 Bostra 的主教会议上(244 年),他放弃了这个异端,主要因为 Origenes(奥力振/俄利根)证明了他的错误。在 Libya(利比亚)地区, Alexandria 的主教 Dionysius Magnus(狄奥尼修斯/丢尼修,参见 39.3)在几封信中反驳这个异端,但没有完全成功。针对于“圣父受难派”的“位格混合说”,他强调“圣父”和“圣子”之间的差别,这样又威胁了两者的统一;他称圣子为“圣父的受造物”或“形成者”(poiema kai geneton),因此埃及的长老们在 Dionysius(狄奥尼修斯/丢尼修教宗,260 - 268 年)那里控告他,而教宗也曾谴责了他,但他又替自己进行了辩护,并承认罗马教导的“圣父,圣子本质上的统一”或“一体说”(参见 Athanasius, *Ep. de sententia Dionysii*);在西方, Irenaeus(依雷内/爱任纽)和 Tertullianus(德尔图良/特土良)曾为这个主张提供了一些文献,他们这方面很有贡献。两个 Dionysius(狄奥尼修斯/丢尼修)这次(260 - 261 年)的争论似乎是后来的 Arius(亚略/亚流)争论的前戏。

32.6 在埃及的争论有特殊的意义,因为它也考虑到圣神/圣灵的影响,而更早期的争论主要讨论了圣父和圣子的关系。不过,上面提到的 Sabellius(萨贝利乌斯/撒伯流)——根据一些文献,他的家乡是 Libya(利比亚)——曾在罗马也谈论了第三个位格(圣神/圣灵)。他认为,神有三个显示:圣父显示为创造者和立法者,圣子显示为拯救者,圣神/圣灵显示为圣化者。因为他称这些“显示形式”为 *prosopa*(= 演员的面具或角色,也是“位格”),他能够隐瞒很多人不发现他的教导的本来面目,并获得很多拥护者。根据他的主张,这个影响深远的异端被称为 Sabellianismus(萨贝利安主义/撒伯流主义)。自从 3 世纪末,这个称呼在东方成了“形式主义一位一体论”(“形态论的一位一体论”)的普遍名称。

终末论的期待。千年论(Chiliasmus)

33.1 早期教会的信徒,包括宗徒/使徒们,相信基督不久后会再次来临(parousia),这就是最终的审判。不过,后来的发展逐渐表明,不应该认为主的来临就是的眼前,但应该准备教会的长期存在和发展。他们的“终末论的期待”(或“末世性的期待”eschatologische Erwartung)为早期教会的思想和生活带来了很大的严肃性和严格精神(参见 24.1; 26.2)。然而,也出现了一些不健康的,夸大的期待,比如有的人有 chiliasmus(或 millenarismus,即“千年”)的期望,就是说,他们期待“千年的 Messiah(默西亚/弥赛亚)王国”在人间的实现。这种“千年主义”来自犹太人的晚期传统中的“默示/启示”(Apokalyptik)。这种默示/启示传统曾多次用很具体的解释来说明《旧约》中关于 Messiah(默西亚/弥赛亚)的预言。有的基督徒将那种“光荣的王国”和基督第二次的来临联结起来,并从这个角度来解释 Johannes(若望/约翰)的《默示录/启示录》(20-21章):不久后,Satan(撒旦)被捆绑 1000 年,义人将会复活并会与基督一起掌权一千年之久(chilia ete,“一千年”,chiliasmus 的名称由此而来)。后来,魔鬼再次被释放,再次被克服,随着会有第二次的,普遍的复活,普遍的审判,新天新地会出现,这就是历史的终结。因为耶稣的信徒面对了长期的迫害,而罗马人对犹太人的镇压也是长期的,所以很多人在内心上对“千年主义”是开放的。因此,“千年论”思想不但在 Cerinthus(克林都斯)派,在 Ebionites(穷人派)等犹太教派中存在,也在基督的广大教会里存有。这种思想的最早的代表是 Barnabas 书信的作者和 Papias de Hierapolis(帕皮亚斯,参见 37.2.6)。后来的代表还有 Justinus(尤斯廷努斯/游斯丁),Irenaeus(依雷内/爱任纽),Hippolytus(希波吕图斯;罗马的长老 Gaius 该乌斯曾反驳了他),还有 Victorinus de Pettau,Lactantius(拉克坦奇乌斯/拉克单西,参见 38-40),尤其是 Montanisti(蒙丹派/孟他努派),他们的热心精神特别倾向于“千年论”,随着他们还有 Tertullianus(德尔图良/特土良)。

33.2 “千年主义”的主要地区首先是小亚细亚,但在 3 世纪,它在埃及也有相当的影响。Nepos de Arsinoe(内波斯)主教曾在一个特殊的文献中(《反驳比喻主

义者》)替千年主义作辩护,这样想反对 Alexandria(亚历山大里亚/亚历山太)的神学家(Clemens 和 Origenes),因为他们用“比喻的解释方法”来说明 Apocalypsis(《默示录/启示录》)的记载——这样他们两个想化解那种“真实”的或“热忱的”终末论性的解释。在他们的首脑去世后,“千年主义者”甚至离开了教会。然而, Alexandria 的大主教 Dionysius Magnus(狄奥尼修斯/丢尼修)在一个维持三天的公开讨论中说服了当时的“千年派”领袖——Korakion(克拉基翁)长老。在 Constantinus Magnus(君士坦丁)皇帝的时代,基督宗教的环境发生变化,这就导致“千年派”的消失;然而,这种思想始终没有完全消失,反而在中世纪和近代的一些教派中不断重复出现。

34

蒙丹主义/孟他努斯派

34.1 诺斯底主义所宣传的是一种世俗化的,符合希腊化文化的基督宗教,但在教会内存在着一些要求最严格的精神的圈子,他们似乎要求人们完全离开世界。这个倾向的典型表现是 Montanismus(蒙丹主义/孟他努斯主义)。他的核心思想是一些终末论的期待,又加上无限制的宗教热忱和非常严格的生活方式(rigoristische Lebensfuehrung)。其创始人是 Montanus(蒙丹/孟他努斯),他是新领洗的人(新教友),据说他原来当过女神 Cybele 的司祭。根据 Epiphanius 的说法,他早在 156/157 年在 Phrygia 和 Mysia 地区(小亚细亚)的 Ardabau 以“先知”和“改革者”的身份出现(根据 Eusebius 的记载,这是于 172 年,他的说法大概比较正确)。蒙丹/孟他努斯说,他是耶稣预许的“安慰者”的喉舌(参见 Jn 14: 16. 26),又要为教会开启“圣神/圣灵的时代”。两个妇女(Priscilla = Prisca 和 Maximilla)和他一样感觉到,“灵”抓住了她们。这些热忱者的“新预言”吸引了很多人,并赢得了他们的信赖。在神魂超拔的状态中,这些“新的先知”预言了将来的末日:基督的“千年王国”快要到来,“天上的耶路撒冷”要降到 Phrygia 区的 Pepuza 城。因此,人们要过一个严格的生活来准备自己,而教会需要在更高的伦理水平达到完满的状态。首先,他们禁止第二次结婚(在很多地方根本放弃了婚姻),要求严格的斋期,把每周几日的守斋(Stationsfasten, 参见 25. 1)作为规律,有时候整天一直到晚上守斋,一年两周(除

了周六,周日外)仅仅吃干粮(没有肉,所谓的 Xerophagia)。他们禁止信徒在教难中逃难,又劝信徒主动地找殉道的机会。那些犯下重罪(peccatum capitalis,参见 24.1)的人始终不被允许再次进入教会,而且他们要求少女和妇女在礼仪中戴头巾。
哈哈早期的“蒙头派”！！

34.2 这种狂热运动在小亚细亚迅速传播。在 Thyatira 甚至整个教会团体都投入其中。公教会的主教们在好几个主教会议上都反驳了 Montanistae(蒙丹派/孟他努斯派)——这是历史上头次有记载的主教会议。几个护教作者用文献来反对这个运动(比如 Miltiades 梅基亚得, Apollinaris 阿波利纳里, Melito 梅利通/墨利托, 参见 38A8)。然而,他们的努力都没有成果,所以出现了分裂。根据他们的家乡,蒙丹派/孟他努斯派的人也被称为 Phrygia 人,或他们自称为 pneumatikoi(“属圣灵的人”),并叫公教人为 psychikoi(“属心灵的人”)。他们在小亚细亚被开除教籍。因为 Praxeas(普拉克西阿斯,参见 32.4),一个“一位一体论者”在罗马作一些报告关于他们,罗马的教宗 Victor(维克托)和 Zephyrinus(泽弗里努斯)也拒绝了它,虽然在一开始这个运动有相当好的名声。罗马的长老 Gaius(加约/该犹)反驳了他们的拥护者 Proclus(普罗克卢斯,参见 10.2; 33.1)。不过,这一切措施都不能控制这个运动,它又传播到 Africa(非洲/阿富利加)北部。在这里,Carthago(迦太基)城的 Tertullianus(德尔图良/特土良)约于 205 年开始支持蒙丹派/孟他努斯派——这个运动很符合他的严肃苛刻的性格——并成为它最重要的代表。他在他的著作中不仅仅肯定“神魂超拔”为启示的正常方式,但也支持一切严格的规律(参见 *De ecstasi* [失传]; *De exhortatione castitatis*《劝守贞说》, *De monogamia*《论一夫一妻》, *De virginibus velandis*《论姑娘们的头布》, *De fuga in persecutione*《论教难中的逃难》, *De jejuniis adv. psychicos*《论守斋》, *De pudicitia*《论羞愧》)并在谴责 psychici(公教徒)方面越来越尖锐。这个教派维持了很长时间。它在小亚细亚好像后来接受了一些来自 Phrygia 的狂热崇拜的习俗。后来,这个运动分裂为几个派别(Aeschinisti, Procliani, Quintiliani, Priscilliani, Tertulliani 等)。其中一些派别接受了信仰上的异端,比如某一个 Aeschines(埃西内斯)的学派接受了“圣父受难派”的教导(参见 32.4),另一些人加入了 Novatiani(诺瓦蒂安)派(见下)。自从 4 世纪,就是在 Constantinus Magnus(君士坦丁)皇帝后,罗马帝国的皇帝们宣布了一些严厉的敕令来镇压蒙丹派/孟他努斯派。在 Trulla 的主教会议(692 年)和 Leo Isaurus(良/利奥)皇帝(722 年)也需要针对他们采取措施。

关于忏悔的争论:Novatianus(诺瓦蒂安),Felicissimus(费利奇西穆斯) 和 Meletius(梅勒提乌斯)的教会分裂

35.1 忏悔的问题早在 Callistus(加里斯都)教宗的时代(参见 24.2)导致了激烈的争论,不久后引起了长期的教会分裂。在 Fabianus(法比安)教宗去世后(参见 16.1),罗马主教座空缺一段时间;当人们在 251 年春天再次指定一位主教时,大多数的信徒选择了长老 Cornelius(科尔内留斯,251 - 253 年),但一位很有学问的长老,Novatianus(诺瓦蒂安,参 40.4)拉拢一部分的人选他,因为他在罗马长老团中有更高的地位,而他想,人们都会选择他当罗马主教。因此,有一部分的长老和一些宣认信仰者(confessores)支持他。不过,这个冲突马上获得事务上的特征,因为 Cornelius(科尔内留斯)向那些在教难中堕落的人宣布了教会的宽恕,而 Novatianus(诺瓦蒂安)则拒绝了那些犯过罪的人。他甚至拒绝宽恕临终的罪人,虽然在传统中,临终的罪人都获得了赦免。后来,他以同样的严格精神对待一切犯重罪的人。拥护 Novatianus(诺瓦蒂安)的人想建立一个“干净者”和“圣洁者”的教会,因此在东方自称为 Katharoi (= Cathari) (“清洁派”)。那些加入他们行列的信徒需要再次受洗(参见 22.3)。在 251 年的罗马主教会议上(参加的有 60 位意大利的主教),这个教派被开除教会。另外,Carthago(迦太基)的 Cyprianus(西彼连/居普良)主教和 Alexandria(亚历山大里亚/亚历山太)的 Dionysius(狄奥尼修斯/丢尼修)主教也曾反对这个分裂的教会。虽然如此,这个教派因成员的热忱在东方(尤其在叙利亚,小亚细亚,巴勒斯坦等)获得了很广泛的传播,而很多蒙丹派/孟他努斯派的人也加入他们了。这个教派在东方能一直维持到 7 世纪。他们在 4 世纪在 Constantinopolis(君士坦丁堡)有了三座教堂。一位皈依基督宗教的犹太人, Sabbatius(撒巴提乌斯)在 4 世纪末在他们内又创立了一个新的教派,所谓的 Sabbatiani(撒巴提安派),他们遵守了早期的复活节日期(protopaschitische Osterpraxis,参见 25.3)。

35.2 与 Novatianus(诺瓦蒂安)的教会分裂同时,在 Carthago(迦太基)的教会中也出现了分裂,因为 Cyprianus(西彼连/居普良)主教没有允许一些堕落者马上

回到教会团体来(他们只依赖一些宣信者的“和好书”libelli pacis),但要坚持教会传统的严格忏悔要求。当时有一个长老,Novatus(诺瓦图斯),他和其他的圣职人员反对了主教的权威性;他们指定一个“对立主教”——Fortunatus(弗图纳图斯)。另一个当时比较活跃的人是执事 Felicissimus(费利奇西穆斯),这次教会分裂是以他命名的。然而,它仅仅维持了很短的时间。Cyprianus 主教为此写了他的杰作 *De catholicae ecclesiae unitate*(《论公教会的合一》,参见 40.3)。

35.3 在 4 世纪初的埃及暴发了一次教会分裂;其发起人好像是 Thebais 地区的 Lycopolis 城的主教 Meletius(梅勒提乌斯,亦写 Melerius, Melitius),不过不同的资料提供不同的说法。Epiphanius(见 Haer. 68)说,这个分裂与忏悔的问题有关系,因为 Alexandria 的总主教 Petrus(伯多禄/彼得,他于 311 年殉道)的主张比较宽容,而 Meletius(梅勒提乌斯)的要求很严格。根据另一些文献的记载,Meletius(梅氏)在别的地区祝圣了一些主教并侵犯了 Petrus 总主教的权力范围。因此,Petrus(伯多禄/彼得)弹劾了他,又开除他(306 年),但 Meletus(梅勒图斯)引起的教会分裂传播到埃及各地并维持了好几百年。梅勒提乌斯派的人后来也与 Arius(亚略/亚流)派的人合作(47.3; 48.2),他们又指定了一个反对 Athanasius(亚大纳修/亚达那修)的主教。
“亚大纳西”“亚他那修”
人称“黑侏儒”

35.4 在 Diocletianus(戴克里先)的教难中,罗马的教会再次因忏悔的问题受到一些震撼。Marcellus(马塞勒斯)教宗(307 - 308 年)面对了一些不愿意作补赎的堕落者——他们仍然要求领圣体。他的继承人 Eusebius(欧瑟比乌斯,308 年)又面对了一个严格派的代表——Heraclius(赫拉克留斯)。通过 Damasus(达马苏)教宗的铭文(参见 76.6),我们能知道,当时的情况很不平静,在 Maxentius(马克森修斯)皇帝的时代,两位教宗以及 Heraclius(赫拉克留斯)都遭受流放的命运。

第五章 教会的著作和学术

36

教会著作在头 300 年的发展

我们的历史资料显示,早期教会的文字作品在《新约》以外仅仅出现在第 1 世纪最后十年中。自从 17 世纪,这些著作的作者被称为 *patres apostolici* (*apostolic fathers*“宗徒/使徒时代的教父们”,“宗徒后期教父”,“宗徒教父”),因为他们曾是宗徒/使徒们的学生,或至少被认为是宗徒/使徒的学生。他们的文献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很接近《圣经》,尤其接近 Paulus(保禄/保罗)的书信。其中一些著作曾经被列入《新约》或在教会礼仪中被宣读——由此可见早期教会对这些著作的尊敬。因此,在 *Codex Sinaiticus*(《西乃抄本》,4 世纪的圣经抄本)中有 Barnabas 的书信,和 Hermas 的 *Poimen*(《牧人书》);而在 *Codex Alexandrinus*(《亚历山大抄本》,5 世纪的圣经抄本)中有 Clemens 的两个书信——这两个《圣经》抄本都保存在伦敦的 British Museum(大不列颠博物馆)。

大约在 125 年出现了一种新的文学类型,就是所谓的“护教文学”(Apologien)。那些护教者首先针对外邦人和犹太人的攻击,保护了基督信仰,后来也针对异端者的攻击(尤其是诺斯底派和教会分裂者)而保卫正统的信仰。除此之外,教会内部的需要也促使他们写作,不是出于争论和冲突,而是出于牧灵的需要。

护教文学的传统尚未结束,大约在 200 年,在希腊语的东方,尤其在埃及的 Alexandria(亚历山大里亚/亚历山太),开始一个名副其实的“信仰科学”(德语原文:“Glaubenswissenschaft”,即神学)的形成。这个学科的主要动机是神学上的兴趣(theologisches Interesse),而它的目标是基督信仰教导的表达和发展、《圣经》的解释以及宗教伦理上的指导。在公元 200 年以前,教会的作者似乎没有例外地都

使用了希腊语写作,但现在——首先在 Africa(非洲/阿富利加)的西北部——拉丁语也进入了基督宗教文学的领域。

宗徒/使徒时代的教父

宗徒/使徒时代的教父们(或译“宗徒/使徒后期教父们”,参见 36)的著作基本上都有教导和鼓励的目标:它们要肯定,解释和深化口头上的讲道/布道。因为这些文献(除了《新约》的文献以外)是最古老的资料,所以它们对于早期教会的历史、教导、制度、灵修和伦理具有独特的价值。它们本来只是偶然写出来的,没有学术上的目标,但它们从一开始就有很多读者,内容上也有长期的影响。它们的文学形式一般都是“书信”,它们的语言是希腊语。

37.1 在 19 世纪,Metropolita Bryennios(比恩乌斯宗主教)在 Constantinopolis(君士坦丁堡)发现了首次于 1883 年出版的 *Didache*(《十二宗徒/使徒遗训》,*Didache ton dodeka apostolon*; = *Doctrina apostolorum*),它是一位匿名的作者写的。这部著作是一种“宗教手册”,它包括一种“道德教理书”(1-6 章:关于两种道路的说法,就是生命之路和死亡之路),又包括一种“礼仪手册”。后者谈论圣洗,守斋,祈祷,感恩祭,并给出一些规律,如何接待宗徒/使徒(即:巡游的传教士,先知们和旅途中的弟兄),如何举行主日的礼仪,如何选择主教们和执事。这部书的特征表明它是很古老的著作,也许写成于 150 年的叙利亚或巴勒斯坦地区。这部著作长期受到尊敬,有人甚至认为它属于《圣经》,并成为后来几百年的礼仪和教会法方面著作的基础和源泉(关于 *Didascalia Apostolica*《宗徒/使徒规诫》见 39.5;关于 *Constitutiones Apostolicae*《宗徒的教会制度》参见 75.5)。

37.2 Barnabas(巴尔纳伯/巴拿巴)的书信是一种以书信的形式写的指导和劝勉,而古代的手抄本和教父们认为,这是 Barnabas(巴尔纳伯/巴拿巴)宗徒/使徒写的著作——他曾是 Paulus(保禄/保罗)的同工(参见 8.2; 9.1-3)。然而,这封信在内容上严格反对《旧约》,认为《旧约》的历史形式和犹太人对它的理解是不合理的,又从一个比喻式的角度解释《旧约》关于守斋、祭祀、食品、割礼、安息日、圣殿的规律,并认为这些都指向一种纯粹精神上的意义——这就似乎证明,这封信不太可

能是 Barnabas(巴尔纳伯/巴拿巴)写的。另外,它也写在 Barnabas(巴氏)以后的时代,因为 Barnabas 大概没有经过耶路撒冷的毁灭(见 Barn. 书信 16,4)。这封信的作者大概是一个生活在 Alexandria(亚历山大里亚/亚历山太)的外邦人基督徒,他是一位老师并想说明基督宗教是一个有别于犹太教的宗教,这样要保护信徒们不受犹太人的诱惑。关于“两条路”的说法(18-21章)是与 *Didache*(《十二宗徒/使徒遗训》)共有的内容。关于这封信的写作年代,不同的学者曾有不同的看法:96-98年(Funk),130年(Harnack)或138年(Lietzmann)。

37.3 另一封(比较厚的)信在古代也很受尊敬;它肯定是真实的文献,是罗马的主教 Clemens(克雷孟/革利免)——他是圣 Petrus(伯多禄/彼得)第三个继承人——以罗马教会的名义写给 Corinthus(格林多/哥林多)教会的信,要求在那里的信徒们恢复教会的秩序,因为一些比较年轻的信徒反对了长老们。写作的年代是在 Domitianus(图密善/多米田)的教难(95/96年)的晚期,或教难刚刚结束以后。作者大概将自己的讲道稿加入信中,并以教会中的权威意识说话(mit dem Bewusstsein einer autoritativen Stellung in der Kirche;参见 21.2)。他全面地描述基督徒的理想生活,并除了《圣经》以外也利用了斯多亚的自然哲学和国家哲学。他的论述证明教会的信仰教导和圣统制的存在(参见 18.1)。在这封信的结尾有一个非常美丽的祈祷(59-61章),包括对上主的赞美和全面的为别人的祈祷(Fuerbitten),这很可能是古代罗马教会礼仪的部分(所谓的“普遍的祈祷”,参见 23.1)。除了希腊文以外,Clemens(克雷孟/革利免)的书信也以古老的拉丁本,叙利亚文本和科普特文本存在。

“第二封写给格林多人的书信”,据说也是同一个 Clemens(克雷孟/革利免)写的,但实际上是 140/150 年写的,而且不是在罗马,但是在 Corinthus(格林多/哥林多)写的。这封信是一个讲道稿,是最古老的保存的讲道稿。另外,两封以叙利亚文保存的信(*Ad virgines*《向守贞的人》)也并不是 Clemens(克雷孟/革利免)写的。从语言和内容来看,它们大概来自 3 世纪初的巴勒斯坦或叙利亚;它们反对男女守贞的人的同居形式(参见 26.3)。根据一些传奇,罗马的主教 Clemens(克雷孟/革利免)也曾当过执政官,而且他属于 Flavius(弗拉维乌斯)皇帝的家族(参见 15.2),而古代的人还将另一些文献视为出于他手的著作(比如 *Homiliae Clementinae*, *Recognitiones*, 参见 28.4, 以及 *Constitutiones Apostolicae*《宗徒的教会制度》,参见 75.5)。希腊文写的《圣克雷孟/革利免受难记》(*Passio S. Clementis*)来自 4 或 5 世

纪,它完全是传奇性质的。

37.4 在宗徒/使徒教父中最重要的应该是 Antiochia 的主教 Ignatius(依纳爵/伊格那丢),他的号是 ho Theophoros(“传送神的人”)。他是一位具有精神,具有思想的人,完全投入了 Paulus(保禄/保罗)和 Johannes(若望/约翰)的思维方式,他对基督的信仰非常活泼,又有神秘主义的火。在 Traianus(图拉真)皇帝的时代,这位主教于 110 年被审判,并在罗马由野兽撕裂(参见 15.3)。在去罗马的路上,他写了 7 封美妙的信,4 封是在 Smyrna(士每纳)写的,写给 Ephesus(厄弗所/以弗所),Magnesia(马格内西亚),Tralles(特拉雷斯),和 Roma(罗马)的信徒团体。3 封信是在 Troas(特洛亚斯)写的,写给 Philadelphia(斐拉得尔斐亚),Smyrna(士每纳)的团体以及 Smyrna 的主教 Polycarpus(波利卡普斯/波里加)。这些信主要包含对于小亚细亚各地团体的恩待的感谢——因为 Ignatius(依纳爵)经过它们——,又警告他们不受犹太教派的“幻影论者”的异端的影响(Warnungen vor der Irrlehre judaistischer Doketen,参见 28.1,2)。他也劝勉他们,要严格服从主教,并在主教的领导下保持团契。写给罗马人的信是无与伦比的,他表示对殉道的渴望。(关于他给罗马教会的荣誉名称,参见 21.2) Ignatius(依纳爵/伊格那丢)的书信特别重要,因为它们是最早的比较具体的关于单一的主教(monarchischer Episkopat),以及关于主教-司铎-执事的圣统制结构(参见 18.2)的证据——因此也引起了学者的讨论。

今天的学者不再怀疑 Ignatius(依纳爵/伊格那丢)那 7 封书信的真实性,因为这些信在语言和内容方面是很独特的,而且还有古代的作者(包括 Polycarpus, Irenaeus, Origenes, Eusebius)为它们作证。——大约在 400 年,一位叙利亚的作者(他是一位拥护 Apollinaris de Laodicaea 的信徒)改写了这 7 封信,又自己写了 6 封信,而在中世纪又出现了 4 封托名“克雷孟/革利免”的信,它们是拉丁语写的。另外,关于圣 Ignatius(依纳爵/伊格那丢)的不同《殉道报告》(Martyriumsakten)看来都是后来的著作,没有原始的资料。

37.5 在 Ignatius(依纳爵/伊格那丢)去世后不久,Smyrna(士麦那)的主教 Polycarpus(波利卡普斯/波里加)——他曾经是 Johannes(若望/约翰)宗徒/使徒的学生和朋友,并于 156 年 2 月 22 日殉道——向 Macedonia(马其顿)地区的 Philippi(斐理伯)教会写了一封简短的牧函,因为这个团体请他送给他们 Ignatius(依纳爵/伊格那丢)的书信。这封信对于不同身份的信徒给予一些劝勉,呼吁他们要有基督

徒的生活和正确的信仰,并在一定的程度上模仿 Clemens(克雷孟/革利免)的信。这封信也是关于 Ignatius(依纳爵/伊格那丢)的信的最早的证据。根据 Hieronymus(热罗尼莫/哲罗姆)的记载(参见 *De vir. ill.* 17),这封信在他的时代仍然在小亚细亚的礼仪中被宣读。关于 Polycarpus(波利卡普斯/波里加)因复活节问题到罗马的旅途,参见 25.3。

关于 Polycarpus(波利卡普斯/波里加)的殉道文献(名为 *Martyrium Polycarpi*)是 Smyrna(士麦那)教会向 Phrygia(小亚细亚)地区的 Philomelium 教会的一封信,这是来自教难时期的最早的殉道文献,基本上也是真实的和可靠的,虽然后来的学者曾经怀疑过它的真实性。不过,来自 4 世纪末某一位 Pionius(波奥尼乌斯)的文献(*Vita et Conversatio S. Polycarpi*《圣波利卡普斯/波里加的生活和言论》)完全是传奇性的资料。

37.6 Johannes(若望/约翰)宗徒/使徒的另一位学生——不是 Eusebius(欧瑟比乌,见 *Hist. Eccl.* 3,39)所说的 Ephesus(厄弗所/以弗所)的“长老”Johannes(若望/约翰)的学生(参见 11.1)——而是 Phrygia 地区的 Hierapolis 城的 Papias(帕皮亚斯)主教。他大约在 130 年编写了 5 卷书,书名为 *Logion kyriakon exegeseis*(《主的话的解释》),这就是关于基督言行的口传资料的文集,但不幸,这个文集失传,仅仅保存残片,其中一部分——它们涉及《玛窦/马太福音》和《马尔谷/马可福音》的形成——是很宝贵的,但另一些残片不太重要(部分包含着很粗糙的千年期望的思想)。

38

第 2 世纪的护教文献,反异端文献和教会内部的文献

A 那些被称为 apologetes(“护教士”)的文人曾替教会进行辩护,因为在教难时期这是一个迫切的需要,尤其在面对外教人和犹太人的攻击时。他们的著作包含着一些讲演或对话,这是和对手的认真讨论(所谓的 diatribe)。这些对话在很大的程度上引用了新柏拉图主义和斯多亚派的哲学思想,并且一般是针对外教人写的,部分上甚至直接给皇帝写的。他们一个一个地反驳那些(上面提到的)反对基督信

仰的控告和诽谤,并且想证明基督宗教的真实性;他们说,基督和先知们的话是真的,因为《圣经》是一部如此古老的经典(所谓的 Archaeomania“寻求古风的热忱”),而且基督信仰在信徒的生活中产生那么崇高的效果,这也说明他的真实性。同时,这些护教士一方面保卫基督宗教,另一方面经常针对异教徒的神话和外教人的道德腐败而提出尖锐的攻击。护教士们的神学观点和神学术语在很多方面仍然包含一些不足的地方,尚未得到全面的发展。

38A1 一位来自雅典的基督徒“哲学家”是 Marcianus Aristides(阿里斯提德/雅里斯底得)。他的 Apologia(《护教篇》)是写给 Antoninus Pius(安托尼努斯)皇帝的(138-161年),或者写给前任皇帝 Hadrianus(哈德良,117-138年),如 Eusebius(欧瑟比乌斯)所说(参见 *Hist. Eccl.* 4, 3, 3)。这部著作要证明这些观点:异教徒对于神明的信仰(包括希腊人和非希腊人的多神论)都和“真正的神的概念”(wahrer Gottesbegriff)是格格不入的,并且为伦理道德有负面的影响;犹太人的礼仪是崇拜天使的礼仪(Engelsdienst),所以只是外在的宗教;但基督徒们是一个新的民族,他们拥有真理和纯洁的伦理道德;他以动人的语气描述基督徒们的高尚生活习惯。(这个《护教篇》的希腊原文在10世纪被纳入一个传说,就是关于 Barlaam 和 Joasaph 的传说,但这一点只在19世纪末才被发现。)

38A2 被称为“哲学家和殉道者”(参见 Tertullianus, *Adv. Valent.*, 5)的 Justinus(尤斯廷努斯/游斯丁)来自一个外教人的希腊家庭,他的家乡是 Samaria 地区的 Flavia Nea polis (Sichem),而他在 Marcus Aurelius(马可·奥勒留斯)皇帝时代大约在165年在罗马因为信仰的问题被斩首。他是第2世纪中最重要的护教士,虽然他的口才不是特别好,但他很热忱地保卫了基督宗教,同时对犹太人,外邦人和对持异端的人都怀着一种开放的态度,愿意接受他们传统中的一切真实因素和美善因素。他也曾努力使基督信仰符合 Platon(柏拉图)和 Philon(斐洛)的教导,但在这方面他的辩论呈现出一些缺点,他也犯了一些错误,尤其是在“逻各斯”理论方面(参见 32.1)。他的著作(Eusebius 欧瑟比乌斯/优西比乌说他共有8部著作)仅仅保存了两部反驳外邦人的《护教篇》和一部反驳犹太人的护教文献。其中比较长的和比较早期的《护教篇》是写给 Antoninus Pius(安托尼努斯)皇帝的,并且形成于150年。它的内容首先是反驳基督徒是“无神论者”的控告,又反驳那些说基督徒的生活很淫秽或说信徒聚集吃婴儿的控告(参见 14.2)。后来,作者想根据《旧约》的预言来证明基督的神性,又关于基督徒的礼仪提供重要的资料(参见

23.1)。那部比较小的,晚期的《护教篇》似乎是对第一个《护教篇》的补充,但它也是一个独立的著作;写作的缘由是当时有三个基督徒在罗马被处死(参见 15.3)。这部著作主要想回答这些问题:如果他们想更快地去他们的神那里,为什么基督徒们不进行自杀呢?如果上主是他们的保护者,他为什么仍然让别人杀害基督徒呢?那部反驳犹太人的著作是 *Dialogus cum Tryphone Iudaeo*(《与犹太人推芬对话》),其中谈论《旧约》,上主的圣子耶稣(他是 Messiah 默西亚/弥赛亚)以及外教人也有得救的召唤(*die Berufung der Heiden zum Heil*)。

38A3 来自叙利亚东部的 Tatianus(塔提安/他提安)曾在罗马当过 Justinus(尤斯廷努斯/游斯丁)的学生,后来在东方成为 Encratites(禁戒派/禁欲派)的领袖或创始人(参见 30B2)。他的老师是一位温和圆通的人,但他是一位充满激情的,倾向于极端的人。他曾于 170 年写了一部 *Oratio adversus Graecos*(《反对希腊人的讲演》),但与其说它是一部替基督信仰辩护的书,不如说它是一个尖锐地反对希腊人的神话、希腊人的哲学以及整个希腊文化的书。在其中,他特别强调《旧约》的种种书卷是非常古老的经典,所以能反驳那种“基督信仰是一个新的宗教”的控告。关于他写的 *Diatessaron*(《四部福音合参/合编》),请见下文,38B5。

38A4 还有一位来自雅典的“哲学家”: Athenagoras(阿特那哥拉斯/雅典那哥拉);他的 *Legatio sive Supplicatio* (= *Presbeia*) *pro Christianis*(《恳求书》)大约是在 177 年写的,并且奉献给 Marcus Aurelius(马可·奥勒留斯)皇帝和他的儿子 Commodus(科摩都斯)。他也同样反驳了三个针对基督徒的主要控诉。他的著作思路清晰,言辞优美,对问题的讨论有创意,也很庄严和隆重。另外,在其 *De resurrectione*(《论复活》)中,关于肉身复活的信仰获得很恰当的理论根据。外教人曾对肉身复活怀一种反感,他的著作无疑想消除这种反感。

38A5 在 Commodus(科摩都斯)皇帝的时代(180 - 192 年), Antiochia(安提约基亚/安提阿/安条克)的主教 Theophilus(德奥斐洛/提阿非罗)曾写了三本书给一位外教人朋友 Autolycus(奥托吕库斯)。第一本书包含关于“认识神”的一番扣人心弦的对话,第二本讨论崇拜偶像的愚蠢,又谈论世界的创造;而第三本书介绍关于《圣经》的知识。Theophilus(德奥斐洛/提阿非罗)还写过一部《福音注解》,反驳诺斯底派人 Marcion(马西翁/马吉安) Hermogenes(赫摩格乃/黑摩其尼),以及其它

的著作,但这些书都失传。

38A6 与 Aristides(阿里斯提德/雅里斯提得)著作在内容上比较类似的

Diognetus - Epistula (《致丢格内妥的信》) 是一封写给一位地位很高的外教人(名为 Diognetus 丢格内妥)的信,也是基督宗教的护教著作;它包括异教文化和犹太传统的简短反驳,又说明为什么基督宗教那么晚才出现。这封信在信徒圈子里很受重视,因为其语气高昂,并且很优美地描述了基督徒们的道德生活(参见 26.1)。因为作者在第 11 章中自称为“宗徒/使徒的学生”,他也曾被视为“宗徒/使徒后期教父”,但这种说明是不对的,因为最后两章(第 11 和 12 章)大概是后来的人写的,可能是来自罗马的长老 Hippolytus(希波吕图斯)的文献(参见 39.4)。

这部护教文献只以一个手抄本保存,而这个手抄本自称是 Justinus(尤斯廷努斯/游斯丁)的著作,但实际上,这封信的作者是 2 世纪末或 3 世纪初的匿名人士。有的学者认为,这部护教著作的作者是 Quadratus(古瓦达图斯),他是宗徒/使徒的学生,同时也是最早的“护教士”。根据这种理论,Quadratus(古瓦达图斯)于 123/124 年或 129 年交给 Hadrianus(哈德良)皇帝这部护教书,因为皇帝当时去小亚细亚。

38A7 基督徒“哲学家”Hermias(赫尔米阿斯)曾写过一部 *Irrisio philosophorum gentilium* (《讽刺外邦人的哲学家》)。这本书包括对外邦人的哲学(特别是其心理学思想和形而上学)的幽默讽刺,但它是相当肤浅的;它是根据 1 Cor 3:19 以及接着 Tatianus(塔提安/他提安)的著作 *Oratio* 第 25 章写的,大概来自 3 世纪初。

38A8 很多著作完全失传或仅仅保存很小的残片。除了前面提到的一些著作,这方面还有 Claudius Apollinaris(阿波里那里)的著作,他是 Phrygia(小亚细亚)地区 Hierapolis(希拉波里斯)城的主教,还有 Melito de Sardes(梅利通/墨利托)主教的著作——他是一位有才华并且有热忱的人(参见 38B5);另外,在 Marcus Aurelius(马可·奥勒留斯)的时代还有某一位 Miltiades(梅尔基亚德/米尔迪亚得)的著作,也都没能保存。某一位来自 Pella 的 Ariston(阿瑞斯顿)曾写过 *Altercatio Iasonis et Papisci* (《雅送和帕皮西的对话》),这是一部约于 140 年形成的护教书,但也失传。

B 第 2 世纪的作者还写过一系列其它的著作,这些著作都反驳当时的异端或教会的分裂。一部分的著作纯粹来自教会内部对教导和建立信仰的需要。遗憾的是,很少有著作完全被保存。

38B1 某一位 Hermas(赫尔玛斯/黑马)的 *Poimen* (= *Pastor*《牧人书》)是一部广泛地劝勉基督徒们作忏悔并行善的著作。这本书的名字来自一位以牧人出现的“忏悔天使”(Bussengel)。其文学形式是一个 Apokalypse(《默示文献》/《启示文

献》),它包含5个神视,12个诫命和10个比喻。这部著作来自罗马,风格是很通俗的。最早的部分(第1到第4个神视)可能来自罗马主教 Clemens(克雷孟/革利免)的时代(参见37.3)——作者说他是 Clemens 时代的人(参见第2个神视4,3)——,但晚期的部分(《牧人书》)以及整个著作的编辑属于 Pius I(比约/庇护一世,140-154年)的时代。根据 Muratorian Fragment(穆拉托里/姆拉多里残卷,见下)的说法,Pius(比约/庇护)的弟兄就是 Hermas(赫尔玛斯/黑马)。这部书在古代很受尊敬,因为在埃及找到了很多纸片,上面写有其中的语句;而且这部书在2世纪也曾被译成拉丁语,科普特语和埃塞俄比亚语。一些学者(Irenaeus, Tertullianus, Origenes等)甚至认为,它属于《圣经》,而在 Codex Sinaiticus《西乃手抄本》也有它。为了理解2世纪罗马教会的宗教观以及道德观,这部书非常重要(比如在圣洗后只允许一次赦罪,参见24.1;善功的重要性等)。

38B2 几年前,人们发现了一封《宗徒/使徒们的信》(*Epistola apostolorum*),这是托宗徒/使徒的名义写的著作,大约来自160年或170年。内容是宗徒/使徒们集体向教友写的一封信,其中包括耶稣在复活后的显现和一些——据说是他的——话。这就与《我们主的遗嘱》有一些相似(参见75.5)。作者虽然尖锐地反驳 Simon Magus(西满/西门)和 Cerinthus(克林都斯),但自己也受了诺斯底派思想的影响。

38B3 第2世纪最重要的神学家是 Irenaeus de Lyon(依雷内/爱任纽),甚至可以说,在古代教会史上,他是“**公教信理学之父**”(“Vater der katholischen Dogmatik”)。他出生在小亚细亚,在青年时他当过 Polycarpus de Smyrna(波利卡普斯/波里加,156年去世)的学生,后来在(法国地区的)Lyon(里昂)当长老,约于177年当 Lyon 的主教。他的前任主教是一位殉道者, Pothinus(波提努斯,参见15.4)。Irenaeus(依雷内/爱任纽)本人也许在 Septimius Severus(瑟维如斯皇帝)的时代(约于202年)殉道,但这方面没有可靠的证据。他在 Gallia(高卢,约等于今天的法国地区)地区热忱地进行传教活动(参见12.2)。他不断针对着诺斯底派保卫了基督信仰,又在“复活节日期”的争论中想达成合一与和谐(参见25.3)。他的著作应该很多,但除了一些信的残片(参见 Eusebius, *Hist. Eccl.* 5, 20, 24)以外,只保存两部书:*Elenchos kai anatrophe tes pseudonymu gnooseoos*, 亦称 *Adversus haereses* (《驳斥异端》,5卷,写于180年或190年),只保存了一个古老(约300年)的拉丁语译本,以及 *Epideixis tu apostoliku kerygmatos* 或 *Demonstratio praedicationis*

apostolicae(《宗徒/使徒论证》);这部著作只保存了一个亚美尼亚语的译本(1904年被再次发现)。因为 Justinus(尤斯廷努斯/游斯丁)的一部名为《反驳一切异端》的著作失传,Irenaeus(依雷内/爱任纽)的《驳斥异端》是最古老的被保存的反驳异端的书,为了理解诺斯底派的历史和基督信仰教导的发展,这部书具有非常高的价值。Irenaeus(依雷内/爱任纽)不仅仅很恰当地为教会的权威原则和传统原则提出了理论基础(参见 18.2:主教职位;21.2:罗马的特权;22.2:信仰原则),也在三位一体论和基督论方面超越了早期的护教者在理论上的缺陷,使信仰的原理获得重要的发展和深化(他最喜欢的想法是这个:人类在其元首基督内获得一种“返老还童”的效果,就是所谓的 **recapitulatio**)。在终末论(末世论)方面,他倾向于“千年论”。他的 Epideixis(《宗徒/使徒论证》)是一种护教性的和教导性的文章,它简单地勾勒出救恩史的发展,并用《旧约》的预言来证明福音的真实性。

38B4 所谓的 Muratori - Fragment(穆拉托利/姆拉多里残卷)或 Canon Muratoris(穆拉托利圣经目录)的名字来自发现它的近代学者 Muratori(穆氏/姆氏,意大利人),他于 1740 年第一次出版他的重要发现。这个残片包含一个《新约》圣经的著作目录的一部分,也包含关于各书卷作者和形成过程的宝贵资料。它是以拉丁语保存的,大概是从一个约于 200 年在罗马形成的希腊语写的《圣经目录》译成拉丁语的;有的学者认为,译者是罗马的 Hippolytus(希波吕图斯,参见 39.4)。

38B5 很多反驳异端或说明教义的书没有被保存,首先是犹太 - 基督徒 Hegesippus(赫各西普斯)的著作 Hypomnemata(《值得回忆的事》),5 卷,约写于 180 年;它不是一部“教会史”(参见 Hieronymus, *De vir. ill.* 22 的说法),而是搜集一些主要的教会团体的传统来反驳诺斯底派;为了这个缘故,Hegesippus(赫氏)从 Corinthus(格林多/哥林多)去了罗马,并在罗马又写了一个“历代教宗名单”(直到 Anicetus 安尼切图斯,155 - 160 年),但这个名单也失踪了(参见 Eusebius, *Hist. Eccl.* 4, 8, 1, 2)。其他的在当时有名望并且没有保存其著作的作者是:Dionysius de Corinthus(狄奥尼修斯/丢尼修)主教,他曾向很多教会团体写过信或编写过书(参见 Eusebius, 4, 23); Tatianus(塔提安)的学生 Rhodon(罗顿),他曾反驳 Marcion(马西翁/马吉安),又写了 Hexaemeron(《六天创造》)的注解(参见 Euseb. 5, 13);反驳 Montanus(孟他努斯)派的 Apollonius(阿波罗尼乌斯,参见 Euseb. 5, 18);反对 Montanus(孟他努斯)派的罗马长老 Gaius (= Caius)(卡尤斯,参见 10.2; 33.1; 34.2);上面已经提到的 Melito de Sardes(梅利通/墨利托)主教也曾是一位

重要的作者, Eusebius(欧瑟比乌斯/优西比乌 Hist. Eccl. 4,26)说,除了他的《护教篇》以外,他还写了 20 部著作(关于逾越节,关于教会,关于主日,关于人的信仰,关于创造等)。不久以前,人们在一张蒲草纸片上找到了一篇他写的讲道稿,其中谈论基督的受难(eis to pathos),又强调主的神性。

护教士 Tatianus(塔提安/他提安)的著名著作 *Diatessaron* (= To dia tessaron euangelion)(《四福音合参/合编》)也失传了。这本《福音合编》在叙利亚的教会礼仪中被使用一直到第 5 世纪,并且也影响了其它地区的教会的福音书。作者 Tatianus(塔提安/他提安)离开了正统的教会,并约于 172 年回到叙利亚,后来就开始写这部书。原著失传了,但根据圣 Ephraim(厄弗瑞/以法莲)的亚美尼亚文注解,另外,根据阿拉伯语、波斯语、拉丁语、意大利语及荷兰语的译著都可以恢复原来的著作。据说,荷兰语的译本是在 13 世纪从拉丁本和直接从叙利亚本一起翻译的。在 1933 年在 Dura Europos(杜拉欧罗普斯)的出土物中也发现了 *Diatessaron* (《四福音合编》)的希腊文残片。

39

第 3 世纪的希腊语基督徒作者。教会神学的形成

第 2 世纪末和第 3 世纪初使用希腊语的东方为基督宗教的文学带来了很大的进步。现在出现了一种名副其实的“神学科学”(eine eigentliche theologische Wissenschaft),尤其是在这两方面:(1)在 Exegesis(圣经诠释学/解经学),就是说在说明《圣经》方面,(2)在系统神学方面,就是有的作者尝试要系统地叙述基督宗教的思想(systematische Darlegung der christlichen Gedankenwelt)。一些非常有才华的人,首先是 Clemens Alexandrinus(克雷孟/革利免)和 Origenes(奥利金/俄利根),曾与希腊化哲学的核心问题进行了对话,并利用希腊化思想中那些有价值的因素来思考信仰,并这样为信仰的内容提供了基础和结构。这个过程早在第 2 世纪的护教者那里开始了,我们可以称它为“希腊思想的基督化”,但不能称之为“基督信仰的希腊化”。当时形成的几个神学学派的基地是 Alexandria(埃及的亚历山大城),巴勒斯坦的 Caesarea(凯撒勒亚/该撒利亚),以及 Antiochia(安提约基亚/安提阿/安条克)。Roma(罗马)至少也有一位杰出的神学家, Hippolytus(希波吕图斯),

他也用希腊语写作。

39.1 在罗马帝国第二个最大的城市, Alexandria (亚历山大里亚/亚历山太)——它也是希腊文化的重要中心——形成了一座“教理学校”(tes katecheseos didaskaleion, 参见 Eusebius, 6, 3, 3)。因为在这个学校里学习基督信仰方面知识的人不只有孩子,但大多的学生是成年人,并且部分上是很有学问的人,所以需要安排一些从世俗学科(哲学)一直到深奥的神学(解释圣经的知识)的课程。这所“基督宗教学院”后来受了 Alexandria (亚历山大里亚/亚历山太)的主教的监督,而第一个(我们知道的)“校长”是某一位来自 Sicilia (西西里)的 Pantaenus (潘泰诺斯,约 180-200 年),他原来是一位支持斯多亚派的人,而且大概没有什么著作,只口头上行教(参见 12.10)。在两位后来的“校长”的指导下,这所学校走向顶峰时期,并且不仅仅在教会的圈子里有相当的名气。来自 Athenai (雅典)的 Titus Flavius Clemens (= Clemens Alexandrinus) (克雷孟/革利免,在 215 年前去世),一位著名的老师(他大概没有当“长老”)和充满思想和进步态度的人,在 190 年到 202 或 203 年间已经开始为一种“基督宗教的信仰科学”(christliche Glaubenswissenschaft)奠定基础。他写了一个巨大的,分为三部分的著作,其中全面地描述作为教导和作为生活方式的基督信仰;(这个著作清楚地表明,它是从一些“讲课稿”形成的。)第一个部分(*Protrepticus* = *Cohortatio ad gentes*,《劝说》)包含对于异教徒信仰的反驳以及劝人们接受基督信仰。第二部分(书名为 *Paedagogus*,《教导者》)包括基督(= 逻各斯)的教育作用和基督徒的伦理观。他大概还想写第三个著作(书名为 *Didaskalos*《老师》),就是关于信仰教导的书,但没有完成这个计划。另外,他还写了一部没有严谨结构的书,就是一个关于“真正的 Gnosis”(真正的智慧,就是基督信仰)的文集(*Stromateis*,《杂论》)。在他的讲道稿 *Quis dives salvetur* (《哪个富人得救?》)中, Clemens (克雷孟/革利免)解释《福音书》关于富有少年 (Mk 10:17-31) 的故事,一方面反驳“所有的财富本身就是邪恶的”的观点,另一方面很同情地说明财富所包括的社会责任。在那些失传或仅以残片保存的著作当中,他的 *Hypotyposesis* (《随笔》)是最重要的,它包含一些《圣经》章节的比喻性诠释。Clemens (克雷孟/革利免)曾是一位真正有学问的人,他掌握了整个古希腊的知识。他文笔优雅,部分上有雅典风格。他深信,希腊哲学也是上主给予人类的礼物(参见 5.4),因此他利用希腊哲学来思考宗教的问题,用哲学来理解信仰,而在这方面他呈现出令人佩服的深度和原创性。然而,因为他很热忱地想跨越希腊传统和基

蒂利希可称作20世纪的克莱孟

督宗教之间的差距,所以他太靠近 Platon(柏拉图),Stoa(斯多亚派)和 Gnosis(诺斯底)传统(虽然他反驳了异端的诺斯底派)。他的神学观点(天主/上帝论,三位一体论,逻各斯论等)也呈现出一些不可忽略的缺陷。

39.2 比其老师 Clemens(克雷孟/革利免)更有名的人是他的伟大学生 Origenes(奥力振/俄利根)。他约于 185 年生于 Alexandria(亚历山大里亚/亚历山太),其父亲是一位基督宗教小学老师和后来的殉道者,某位 Leonides(利奥尼得斯,参见 15.5)。当前任校长 Clemens(克雷孟/革利免)在 Septimius Severus(塞维鲁斯)皇帝的教难中逃难时,亚历山大的主教 Demetrius(德默特流斯/底米丢)就指定 18 岁的 Origenes(奥力振/俄利根)为教理学校的老师(202 或 203 年)。他很兴奋地爱慕基督信仰,过着一个严格的禁欲者(strenger Asket)的生活,甚至(据说)从字面上来理解 Mt 19:12。Origenes(奥力振/俄利根)受了新柏拉图主义中期阶段的影响,而为了更好地学习希腊文化,他还去听著名的新柏拉图主义者 Ammonius Saccas(阿摩纽斯·萨卡斯,参见 17.2)的讲演,而且还努力学习希伯来语。他约于 212 年去了罗马,“为了看到古老的教会”(参见 Euseb., *Hist. Eccl.*, 6, 14, 10),并当时大概也结识了很有学问的长老 Hippolytus(希波吕图斯,见下 39.4)。他请某位 Heraclas(赫拉克拉斯)帮助他教书,并且自己引导了“高级班”的学生。这样,Origenes(奥力振/俄利根)28 年之久指导了“教理学校”,名声越来越显赫,但因为接受的司铎圣职没有符合教规(unkanonisch empfangene Priesterweihe),并且由于一些不完全正统的教导,他被控告,而 Alexandria(亚历山大里亚/亚历山太)的主教 Demetrius(德默特流斯/底米丢)在两个主教会议上(231 年、231 年)取消了他的教师职位,禁止他当司铎,并把他驱逐出城。因此,他去了巴勒斯坦的 Caesarea(凯撒勒亚/该撒利亚)——在那里的信徒没有承认 Demetrius(德/底氏)主教的禁令——,他在那里创立了一所新的神学学院,又公开地讲道。对于基督徒怀着善意的 Julia Mamaea(尤利亚·玛美亚)皇后于 232 年请他到 Antiochia(安提约基亚/安提阿/安条克)去见她(参见 15.6)。在阿拉伯,他反对“圣父受难论”的异端(参见 32.5)。在 Decius(德西乌斯)皇帝的教难中,这位老人于 250 年被捕入狱,英勇地忍受了严厉的虐待。不久后,他在 Caesarea(凯撒勒亚/该撒利亚)或 Tyrus(提罗)去世。

这位 Origenes(奥力振/俄利根)才华横溢,毫无疑问,在 325 年 Nicaea(尼西亚)会议之前,他是最伟大的学者和著作最多的教会作者,因此被称为 Adamantios

(“钢硬者”)或 Chalkenteros(“铁人”)。在希腊教会中,他是最有影响的神学家,而在 Augustinus(奥古斯丁)之前,他在整个基督教会中是最有影响的思想家。他对于希腊东方的教会思想史的影响几乎是不能估计的。他当时的人和后来几代的人都赞美他为无与伦比的老师,但在另一方面他也提出了几个错误观点(见下),所以他在生前已经受攻击,而在他去世后有更多的人反对他的思想,最后,Justinianus(尤斯蒂尼安/查士丁)皇帝于 543 年谴责他,而 553 年的 Constantinopolis(君士坦丁堡)主教会议审判他为“持异端者”(参见 58.4-7)。当时,整个教会都同意了这种审判。几百年以后的时代才比较客观地对待了他。

这位神学家的文学著作似乎覆盖了教会学科所有的领域。大部分的著作是圣经诠释学/解经学的著作。他似乎对《圣经》每一卷都作了一些学术性的注解(所谓的 tomoi),关于难度比较大的章节,他写了一些简单的笔记(scholia),另外还写了一些讲课稿或讲道稿(homiliai, tractatus)关于《圣经》的一些部分(一些笔记作了这些讲道稿的记录)。然而,大部分的著作失传了。虽然如此,仍然有 Origenes(奥/俄氏)相当多的文献被保存,大部分的讲道稿是 Hieronymus(热罗尼莫/哲罗姆)和 Rufinus(鲁菲努斯)的拉丁译文。他那种辨别文本的巨著 Hexapla(《六文本合参》/《六经合璧》)至少保存了很多残片——这部著作包含着《旧约》的希伯来原文和好几个希腊语译本。他的护教著作和信理学(教义学)方面的著作是同样重要的:在 248 年他写了 *Contra Celsum*(《反驳克尔苏斯/克理索》)8 卷,这是在 Constantinus(君士坦丁)时代以前最杰出的护教文献,是反驳外教哲学家 Celsus(克尔苏斯/克理索)的书(参见 17.1)。他的 *Peri archon*(= *De principiis*《论基本的原理》)仅仅保存了 Rufinus(鲁菲努斯)的拉丁译本,这是对基督信仰教导的总论。《论基本的原理》(共 4 卷)谈论神和精神体(第 1 卷),世界,人类和人类的得救(第 2 卷),人的自由意志和善与恶之间的搏斗(第 3 卷),《圣经》以及它的文字的三层意义:历史意义,道德意义和神秘意义(第 4 卷)。虽然这部著作也包含一些错误的观点,但它仍然是一个开拓性的成就。另外,下面的著作属于实用神学(牧灵神学)和修养学(ascesis, 克修学):*De oratione*(《论祈祷》),这篇文章一般地说明祈祷的意义,并且对“天主经/主祷文”作解释。在 Maximinius Thrax(马克西米尼乌斯)皇帝的教难时代(235 年),他写了 *Exhortatio ad martyrum*(《劝殉道篇》)。

Origenes(奥力振/俄利根)曾是一位很兴奋的和虔诚的基督徒,他是一个严格克己的人和神秘思想家,他十分认真地看待他对于这个新的信仰的责任,又愿意为

信仰牺牲性命。他曾是“教会的人”(ein Mann der Kirche),并恪守教会的规则,并且比 Clemens(克雷孟/革利免)更多强调《圣经》和教会教导的权威性。他对于“降生成人”/“道成肉身”的奥秘的理解,或他对于在人的灵魂中的逻各斯的形成的解释的深度(die Tiefe seines Verstaendnisses der Logogestaltung in der Seele des Menschen)真令人佩服。无论是灵修学,神秘神学或隐修传统,深受其影响。不过,在另一方面,他那种不可驯服的求知欲和他对 Gnosis(智慧)的高估——这有时候影响了对“信仰”的评价——导致了他倾向于某种“灵性主义”(Spiritualismus),而且他这种“灵性主义”有时候更带有希腊化的特色,超过基督信仰的特征——外教的攻击者 Porphyrius(波菲利,参见 17)也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参见 Eusebius, 6, 19, 7)。那位充满热忱的主教 Epiphanius de Salamis(埃皮法尼乌斯/依皮法纽,参见 51.2)甚至称他为“Arius(亚略/亚流)之父和其它异端之根”(见 Ep. 51.3),但这当然是过分夸大的说法。Origenes(奥/俄氏)的误解主要涉及圣经诠释学/解经学、宇宙论、终末论/末世论和三位一体论/三一论的领域。这些错误的解释在很大的程度上来自反对诺斯底派的倾向和符合 Platon(柏拉图)的倾向。那些诺斯底派的人对《圣经》某些章节有强烈的反感,而为了克服这种反感,Origenes(奥/俄氏)——类似于 Philon(斐洛)——在他的《圣经》解释方法中过分地强调了“比喻式的”解释方法(die allegorische Auffassung):根据他的说法,《圣经》中很多章节应该只有道德上的(psychike)或“神秘的”(pneumatike)意义,但不应从字面上或从历史(somatike)来理解它们。然而,他这样又引入了一个很危险的主观主义的因素进入圣经诠释学/解经学。

当时有一些人说,在上主创造的受造物中有一些“不平等现象”,而为了对付这种主张,他(根据柏拉图的一些说法)提出“灵魂先存说”(praeexistentia animarum),并说,灵魂在世界之前都堕落了。他说,在现在可见的世界之前曾经有另一个世界,在那里的精神体都是完全平等的(naturae rationabiles),但因为他们滥用了自由意志,他们或多或少离开了上主,因此被压入“物质的世界”:天使们获得了非常精细的,球体形状的身体(成为天体),人们获得与动物一样的身体,而那些邪魔(daimones)获得一些丑陋的,但不能看见的身体。他理解“创造”为一个永远的活动,因为上主的全能和仁爱都不能没有“行动的对象”。物质世界的目标是驯服和净化各种精神体。这种净化过程应该是普遍的,一切堕落的精灵(包括撒旦)都将会归于上主。那时,物质的世界会走向终结,人们的身体要以纯粹精神性的形式复

活,所以终末和开端将是一样的。不过根据 Origenes(奥力振/俄利根)的说法,这种“恢复一切万物”(“万象复兴”*apokatastasis panton*)也只是一个暂且的发展阶段,因为一个个的世界将要代替前面的世界,不断出现新的时代和新的世界。

在三位一体论/三一论方面,Origenes(奥力振/俄利根)从“附属说”(subordinationism)来看三个位格的关系:圣父高于“逻各斯”(圣子),而“逻各斯”又高于圣神/圣灵。因此,他称圣父为 *ho theos* 和 *autotheos*(“神本身”),但仅仅以 *theos* 和 *deuteros theos*(“第二个神”)这样的词指圣子(见 *De princ.* 1, 3, 5; *C. Cels.* 5, 39)。不过,他的观点在这方面不比当时代很多别的神学家的观点差(参见 32.1),虽然后来有很多亚略/亚流派的人引用他为权威性的人。Origenes(奥力振/俄利根)坚决地保卫“逻各斯”的神性(或说“神人”*theanthropos* 的神性),并且很尊敬 *Maria*(玛利亚)为“天主/上帝之母”(theotokos)。

39.3 另一个曾在 Alexandria(亚历山大里亚/亚历山太)的教理学校任过教的老师是 *Dionysius Magnus*(大狄奥尼修斯/大丢尼修,这个“大”已经是 *Eusebius* 的称呼,见 *Hist. Eccl.*, 7 *praef.*),他是 Origenes(奥力振/俄利根)的学生,后来(约于 247 年)成为 Alexandria(亚历山大里亚/亚历山太)的主教(大约在 264 年去世)。但是,他是一个活动家,在学术上的地位不高。在当时代的似乎所有的教会争论中,他都参与了,但以平衡的与寻求和谐的态度介入争论(参见 22.3:异端人施洗的问题;32.5:一位一体论方面的论争;33.2:千年论的问题)。他的著作很多,但保存的只有残片,一些信是在 *Eusebius*(欧瑟比乌斯/尤西比乌)的文献中保存的。他的信也第一次证明当时 Alexandria(亚历山大里亚/亚历山太)有“复活节信”的习惯(参见 25.3)。

当 Origenes(奥力振/俄利根)在 *Caesarea*(凯撒勒亚/该撒利亚)任教时,他培养了另一个有名的学生,就是 *Gregorius Thaumaturgus*(行奇迹的额我略/贵格利,去世约于 270 年),他在 *Pontus*(黑海地区)的 *Neocaesarea*(新凯撒勒亚)城当主教,并在当地成功地进行传教工作。后来的 *Gregorius de Nyssa*(尼撒的额我略/贵格利)写了他的传记,部分上写一些有传奇色彩的故事。这位主教曾写过一篇赞美其老师 Origenes(奥/俄氏)的讲演,一个包含忏悔规则的 *Epistola canonica*(《劝规信》,参见 24.4),关于讲道者的书,一部 *Ekthesis tes pisteos*(《信仰教义的阐明》)以及一篇关于天主/上帝能受苦或不能受苦的可能性(以叙利亚文保存)的文章。

39.4 前面我们已经几次提到了一位罗马长老, *Hippolytus*(希波吕图斯)。他

属于这一章,因为他的著作都是希腊文写的,而且他自己可能是一位希腊人,并且是圣 Irenaeus de Lyon(依雷内/爱任纽)的学生(可能真的向他学习,或可能只是精神上的“学生”)。他是一个著名的圣经诠释学/解经学家,是诺斯底派和幻影论者的有力对手,也是一位杰出的学者和作者,其著作涉及很多问题。他在 Callistus(卡利斯图斯)教宗和 Pontianus(蓬蒂阿努斯)教宗(参见 15.7; 32.4)的时代以“对立教宗”的身份在罗马活动。在 Maximinus Thrax(马克西米努斯)皇帝的教难中,他被流放,并于 235 年或 236 年在 Sardinia(撒丁岛)去世。他的尸体被送到罗马,并在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墓地安葬。在那个墓地中,人们于 1551 年找到了一个光辉的大理石石碑,上面有他的复活节表以及他的著作的目录。这个石碑是他的拥护者为他建立的。他的著作没有被完整保存。首先,比较完整的著作是在 19 世纪被发现的 *Philosophumena* (= *Refutatio omnium haeresium*) (《反驳一切异端》,共 10 卷)——这部书是他的著作,这方面似乎没有争论。头 4 卷书(第 2 卷和 3 卷失传,第 4 卷部分保存)都描述希腊哲学,希腊化时代的神秘宗教,占星术等;后 6 卷书反驳个别异端邪说,从 Simon Magus(西满/西门)开始,主要反对诺斯底派的一些主张。总体来说,这部著作很优秀。另外,他还写了一部关于“反基督”(Antichrist,亦译“敌基督”、“假基督”)的教义性论文,关于《旧约》Daniel(达尼尔/但以理)的注解,关于 Isaac(依撒格/以撒),Jacob(雅各伯/雅各)和 Moses(梅瑟/摩西)的降福/祝福的论文,一部反驳一位一体论者 Noetus(诺厄图斯/挪威都)及他的党派的人的文章(参见 32.4),又写了一部《世界编年史》(一直到 234 年,这部书后来经常被引用),还有很多关于圣经诠释学或讲道的残片——这些是以不同的东方语言保存的。在解释《圣经》方面,Hippolytus(希波吕图斯)比 Alexandria(亚历山大里亚/亚历山太)派的人更谨慎一些,但他也偶尔利用“比喻”的解释方法。一部分的著作失传,其中包括 *Syntagma contra omnes haereses*(《反驳一切异端的论述》)。另一部 Hippolytus(希波吕图斯)于 220 年(或已经在 197 年?)写的著作是 *Apostolike paradosis, Traditio apostolica*(《宗徒/使徒圣传》),它在所谓的“埃及教会制度”(以科普特语,阿拉伯语,埃塞俄比亚语和部分以拉丁语传下的)中完整地保存——它是关于早期罗马的教会礼仪制度,关于教会制度和教会纪律方面的重要资料。这部著作是 *Constitutio Apostolica*(《宗徒/使徒宪章》)第 8 章和它的后来的“教会宪章”的基础(参见 75.5)。

39.5 其他的希腊语的教会作者似乎都属于巴勒斯坦和叙利亚。在时间上最

早的是一位平信徒神学家,他是 Julius Africanus(非洲/阿富利加的尤利乌斯,去世在 240 年后)。他来自 Aelia - Jerusalem(耶路撒冷),后来住在 Nicopolis (Emmaus)(尼克波利斯),他的老师是 Heraclas Alexandrinus(赫拉克拉斯),他也认识 Origenes(奥力振/俄利根),是 Edessa 王 Abgarus IX(亚伯加/阿伯加九世)的朋友(参见 12.9)。他第一次编写了一部“基督宗教的世界史”(书名: *Chronographai*, 到 221 年),这部《世界史》符合《旧约》Daniel(达尼尔/但以理)提到的七个“年周”(等于“七个千年”),并且很长时间成为类似《世界史》著作的模式。他还有一部文集 (*Kestoi*《荟萃》),包括世俗的知识,甚至包括一些迷信的因素,并奉献给 Severus Alexander(塞维如斯·亚历山大)皇帝(参见 15.6)。这两部著作仅仅保存残片,但比较完整保存的是 Julius Africanus(尤利乌斯)的两封信。这些信表明,他对《圣经》的解释和对文献辨别的问题很感兴趣。其中一封信是写给 Origenes(奥/俄氏)的,谈论《旧约》关于 Susanna(苏撒纳)的故事的解释。

在 3 世纪初的叙利亚形成了所谓的 *Didascalia Apostolica*(《宗徒/使徒规诫》),这是众多托名为“宗徒/使徒”著作之一,它们论述、发挥或阐明 *Didache*(《十二宗徒/使徒遗训》)的内容(道德原则,礼仪和教会法方面的规则)。这部书是以叙利亚译文,部分上也是以拉丁译文保存的,而在 *Apostolicae Constitutiones*(《宗徒/使徒宪章》,参见 75.5),第 1 到 6 卷中,这部著作的希腊文版被改写。作者可能是一位主教。

在 3 世纪末的 Antiochia(安提约基亚/安提阿/安条克)——这是叙利亚的首都——形成了一个神学学派,它开始从文本上的和历史上的角度来解释《圣经》,这样能够回应“比喻解释方式”的一些过分随意的现象,因此有很大的贡献(参见 74.2)。这个学派的创始人和第一个指导者是一位长老和殉道者, Lucianus(卢西阿努斯/路济安),他来自 Samosata(撒摩撒塔),去世于 312 年。然而,他在逻各斯论方面走入迷途(参见 32.3)。他关于《圣经》版本的辨别著作和其它的著作都没有被保存。

39.6 在这个阶段的末期还有两个人,他们都在 Maximinus Dajá(马克西米努斯·达雅)皇帝时期殉道(参见 16.5),但在神学立场上,他们截然不同。Lycia 地区的 Olympus(欧森普斯)城的主教 Methodius(梅笃丢斯/麦托丢,去世于 311 年)坚决反对 Origenes(奥力振/俄利根)的特殊教导。他自己曾写过一部 *Symposion*(《会饮篇》),其中很兴奋地赞美贞洁的生活方式(参见 26.3),但这部书在形式上模仿

了 Platon(柏拉图)的《会饮篇》。他还有其它的著作,其中有两部以古斯拉夫语的译本保存了,就是关于自由意志和关于复活的两篇论文。第二个人是巴勒斯坦的 Caesarea(凯提勒亚/该撒利亚)的长老 Pamphilus(潘菲洛斯/旁非罗,去世 310 年),他很有学问并且热忱地崇拜了 Origenes(奥力振/俄利根)。他一方面支持一些学者建立一个大的“Origenes(奥力振/俄利根)图书馆”,另一方面也为教会的学术努力研究了《圣经》的文本。在长期的坐牢时间中,他和他的学生 Eusebius(欧瑟比乌斯/优西比乌)一起写了替 Origenes(奥/俄氏)的辩护(参见 Eusebius 被称为 ho tou Pamphilou, 75.1)。这部《辩护文》共 6 卷,但保存的只有第 1 卷,是 Rufinus(鲁菲努斯)的拉丁译本。

39.7 最终还得提到在古代教会和中世纪非常受重视的 Sibyllina Oracula(《西卜林神谕集》,共 14 卷,保存有 12 卷。这是一些以 hexameter(六韵步)写的诗,有不同的来源,内容也不一致(包括关于各民族的命运的叙述或预言,关于 Messiah 默西亚/弥赛亚的来临的预言,一些警告人的话和劝人忏悔的话等)。这些书的基础是一些犹太文献(约公元前 200 年到公元 400 年),但大部在 3 世纪经过一些基督徒的改写。第 6 卷和第 7 卷大概完全是基督徒的著作,没有受犹太人的影响。

40

拉丁文的基督宗教文献

以拉丁语写成的基督宗教文献大约在 175 年以后出现,而且主要是在 Africa(非洲/阿富利加)的西北部(Carthago 迦太基地区),因为这个地区深受罗马文化的影响。在那里大概也形成了最古老的拉丁语《圣经》译本——虽然后来的人称一切在 Hieronymus(热罗尼莫/哲罗姆)之前的《圣经》拉丁语翻译工作为“Itala”(“伊达拉/意大拉圣经译本”)。在这一段时期中,Carthago(迦太基)的教会在西部的基督宗教文献方面占有领先的地位;Carthago(迦太基)在思想上的领袖是 Tertullianus(德尔图良/特土良)和 Cyprianus(西彼连/居普良),而他们的就已创造了很多拉丁语的教会术语和神学术语。反过来,罗马的教会在第 3 世纪初在礼仪和神学著作中仍然使用希腊语(参见 Hippolytus 希波吕图斯),但在第 3 世纪的罗马,拉丁语逐渐取代了希腊语。值得注意的是“拉丁语人”和“希腊语人”(=东方人)在针对的

任务和处理的问題方面的差别:东方人首先面向思辨性的,神学性的问題,而那些比较“实在的”西方人在著作中主要转向一些具体的,实践神学(牧灵神学)的问題:基督徒和他们的义务,教会,教会的制度和教会的目的。与希腊人不同,他们对古典的(希腊)哲学没有太大的兴趣,他们对哲学的态度相当冷漠,甚至反对它。

40.1 从时间来看,最早的用拉丁语写作的基督徒思想家大概是 Minucius Felix (米努奇乌斯/米努修),一位出生在 Africa(非洲/阿富利加)的律师,他的祖籍是罗马。他的对话篇 *Octavius*(《奥大维乌斯》)大概是最早的拉丁语著作。Hieronymus(热罗尼莫/哲罗姆)虽然说(参见 *De viris ill.* 53):Tertullianus presbyter primus post Victorem et Apollonium Latinorum ponitur(“在维克托(教宗)和阿波罗尼乌斯(殉道者)以后,那位长老德尔图良/特土良是第一个写拉丁语著作的人”),但很多人曾经谈论,如何解释 *Octavius*(《奥大维乌斯》)和 Tertullianus(德尔图良)于 197 年写的 *Apologeticum*(《护教篇》)在内容和风格上的相似性,而在这个问题上应该说,*Octavius*(《奥大维乌斯》)的成书时间早一些。《奥大维乌斯》是一种护教文献,原因也许是 Fronto(佛润托)发表的一篇反对基督徒的讲演(参见 15.4)。这部著作是一个很会启发思想的对话篇,进行对话的一方是 Octavius(奥大维乌斯,他是作者的已亡朋友和同乡),另一方是外教人 Caecilius Natalis(泽齐利乌斯·纳塔利斯)。这个对话篇反驳那些针对基督徒的误告和诽谤,也谴责多神论的缺点,且很有吸引力地描述基督徒们的道德生活。因为这部著作的首要目的是要影响那些有学问的非基督徒(外教人),所以它根本没有讨论基督宗教特有的教导或《圣经》的内容,仅仅谈论哲学和世界观的问题。这部著作多次引用了 Cicero(西塞罗,公元前 106-43 年)的名著 *De natura deorum*(《论诸神的本性》),而斯多亚派的思想在其中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在结构的巧妙安排方面以及在语言的优美精致方面,这个著作超越当时写的一切其它的护教文献。

40.2 毫无疑问,从影响来看,第一个席位属于 Quintus Septimius Florens Tertullianus(德尔图良/特土良),他大约在 160 年出生于 Carthago(迦太基),是一个 Centurio(百夫长)的儿子,他在年龄已经比较大的时候(in reiferem Alter)接受了基督信仰,同时好像也是律师,并在 220 年后去世。Hieronymus(热罗尼莫/哲罗姆)曾说(参见 *De viris ill.* 53),他在 Carthago(迦太基)教会团体里当过司铎(神父),但这一点大概不对。他有杰出的才华,受过良好的修辞学教育和法学教育,他有灵感、想象力、幽默感、扣人心弦的口才,有非常个人化的风格,但他的文笔有时难以

理解,并有创造新的语言的技巧。他是一个“有火的人”(ardens vir,见 Hieronymus, Ep. 84.2),性格不平衡,很严厉,言辞和行动方面有严格主义(rigorismus)的倾向。因此,他在后期(约于205年)进入了 Montanismus(蒙丹派/孟他努派),并支持了这个教派的夸大要求和过分严格的观点(参见34.2;24.2;26.1)。不过,甚至在他拥护蒙丹派/孟他努派的时期中,他仍然强有力地和巧妙地替教会的信仰原则进行辩护,仍然找到了一些很恰当的基督论术语和三一论方面的专用名称。他坚决批评外邦人的哲学(heidnische Philosophie),认为非基督宗教的传统就是异端邪说的根源,不过他仍然深受了晚期斯多亚思想的影响。他的著作很多,至今保存的有31部。这些著作部分在犹太教和外邦人面前保卫基督信仰,部分抵抗一些异端,尤其谴责诺斯底主义,部分拥护基督徒的伦理道德和克己精神(或 Montanus 蒙丹派/孟他努派的克己精神)。在护教文献中最突出的是:Ad nationes(《向万民》),那部很杰出的并具有说服力的 Apologeticum(《护教篇》,197年写成)——它大概参考了 Minucius Felix(米努奇乌斯/米努修)的 Octavius(《奥大维乌斯》),以及一个小的,但很精致的册子 De testimonio animae(《灵魂的见证》)。在教义学(信理学)方面的著作中最重要的是:De praescriptione haereticorum(《论法庭上反驳异端》,其中杰出地论述教会的传统原则/圣传原则;但关于种种异端的附录——45到53章——是后人加上的,大概根据希腊文的资料);De baptismo(《论洗礼》(参见22.3));De anima(《论灵魂》),这是一种“基督宗教的心理学”,其中多次利用了希腊的医生 Soranus de Ephesus(索拉努斯)的资料;Adversus Marcionem(《反驳马西翁/马其安》),Adversus Praxean(《反驳普拉克西安》)。属于实践神学(牧灵神学)和克己神学(灵修神学)领域的主要著作是这些——它们属于 Tertullianus(德/特氏)的早期著作:De oratione(《论祈祷》),De poenitentia(《论补赎》),De spectaculis(《论斗兽场的表演》),De cultu feminarum(《论妇女的服饰》),Ad uxorem(《致妻子》)。他的一些其它的著作替 Montanistae(蒙丹派/孟他努派)进行辩护,并坚决地反对公教徒(称他们为“psychikoi”),参见34.2。

40.3 第三个拉丁作者是 Caecilius Cyprianus(西彼连/居普良,号称 Thascius 塔西乌斯),从影响来看,他在 Africa(非洲/阿富利加)的作者中是第二位。他在受洗之前是修辞学家(演讲家),受洗后不久被祝圣为司铎,后又成为 Carthago(迦太基)的主教(249-258年)。他从 Tertullianus(德尔图良/特土良)的著作中学习很多东西,但没有染上他的偏激和严峻的态度。Cyprianus(西彼连/居普良)是一位真正

有罗马风格的、高尚的、诚恳的和富有同情心的人。在 Decius (德西乌斯) 和 Valerianus (瓦勒里安) 皇帝的教难和教会内部斗争的时期中, Cyprianus (西/居氏) 的表现非常好, 他当了教会团体的一位明智的并且主动的牧者, 又坚定地保卫了信仰的教导和教会的纪律。后来的 Augustinus (奥古斯丁) 曾经强调说, 他是一位“公教的主教”和“公教的殉道者”(catholicus episcopus, catholicus martyr, 参见 *De bapt.* 3, 5, 5), 虽然他在“异端者施洗争论”中的立场是反对罗马的观点(参见 22.3)。他在 Valerianus (瓦勒里安) 的教难中于 258 年殉道(参见 16.2)。Cyprianus (西/居氏) 的著作文笔优雅, 包含很多比喻, 充分渗透着《圣经》的精神, 并且似乎都处理一些实践性的, 具体的宗教问题, 广泛地被阅读, 也多次被引用。他的神学思想首先建立在“公教的合一”(她作为“救恩之母”Einheit der katholischen Kirche als der Mutter des Heils) 这一个观点之上。他关于主教和罗马首席权的主张, 见 21.3。他最重要的著作是这些: *De catholicae ecclesiae unitate* (《论公教的合一》, 第 4 章有两个文本, 也许是他自己写的或别人的), 以及 *De lapsis* (《论背教的人》), 两个都是 251 年写的。《论公教的合一》反驳两个教会分裂者, 即 Felicissimus (费利奇西穆斯) 和 Novatianus (诺瓦蒂安, 参见 35)。《论背教的人》是一种“牧函”(Hirtenbrief, pastoral letter), Cyprianus (西/居) 主教其中忧伤地抱怨那么多信徒在教难中的背教和软弱的表现, 又强烈地要求坚持教会传统忏悔和补赎方面的纪律。另外还值得提到的著作是: *Ad Donatum* (《致多纳图斯》), 这部著作是在 Cyprianus (西/居氏) 入教后不久写的, 从护教的角度描述他自己的转变; *De habitu virginum* (《论贞女的地位》), *De dominica oratione* (《论主的祈祷》), *De mortalitate* (《论死亡》)。同样重要的是一部《书信集》, 其中包括 65 封 Cyprianus (西/居氏) 的信和 16 封别人写给他的信。这是当代教会史的重要资料。除了一些关于他殉道的报告文献以外, 我们还有某一位 Pontius (彭提乌斯) 执事写的《西彼连/居普良传》, 这是最古老的基督宗教的“传记”, 它通过文学描述似乎决定了“主教”的理想模形, 但它没有提供资料的来源。

另外还有好几个当时代的著作, 也被托名为“西彼连/居普良”的著作; 一些手抄本都称之为他的著作。这些著作的真正作者无法考证。 *De bono pudicitiae* (《论羞耻感的价值》), *De spectaculis* (《论表演》), *De laude martyrii* (《赞美殉道》) 曾被列为他的著作, 但一些学者又认为, 它们是 Novatianus (诺瓦蒂安) 的著作。另一些被讨论的著作是 *Adv. aleatores* (《反对骰子游戏》), *Liber de rebaptismate* (《重洗书》) 和

一些讲道稿。

40.4 与 Cyprianus(西彼连/居普良)同时代的人是 Novatianus(诺瓦蒂安),他是罗马教会的一位长老,并有许多著作。他有抱负和雄心,甚至在罗马成了一个“对立主教”或“对立教宗”,成了“诺瓦蒂安分裂”的发起人(参见 35.1)。这位 Novatianus(诺瓦蒂安)知识渊博,受过哲学训练,也很注重文笔。不过,他的著作保存的不多,除了 *De bono pudicitiae*(《论羞耻感的价值》)和 *De spectaculis*(《论表演》)以外,还有 Cyprianus(西彼连/居普良)《书信集》中两封信(第 30 和 36 号),以及一篇 *De cibis iudaicis*(《论犹太人的食物》)和 *De trinitate*(《论三位一体》)——这是一部相当重要的教义方面的著作,它一边反驳那些 Monarchianer(“一位一体论者”)的说法,但又无法完全避免 Subordinatianismus(“附属论”)。根据教会史学家 Socrates(参见 *Hist. Eccl.* 4, 28),这位 Novatianus(诺瓦蒂安)曾在一次教难中殉道(也许在 Valerianus 瓦勒里安皇帝的教难时代)。1932 年在罗马一个多纳图斯派的地下墓穴中(in einer donatistischen Katakombe Roms)出土的铭记很可能指向我们讨论的这个 Novatianus: *Novatiano beatissimo martyri Gaudentius diaconus fecit*(“高登提乌斯执事献给最幸福的殉道者诺瓦蒂安”)。

一些学者曾错误地认为,以 Origenes(奥力振/俄利根)的名字传下的 *Tractatus de libris SS. Scripturarum*(《关于圣经诸卷的研究》共 20 卷)是 Novatianus(诺瓦蒂安)写的,但这些书的作者很可能是 Gregorius de Elvira(额我略/贵格利)主教(第 4 世纪)。

关于一位基督徒诗人,Commodianus(科莫迪阿努斯)——他生活的时代很难确定,也许是第 3 或第 5 世纪——请参见下文 76.8。

在拉丁语的作者中最早的圣经诠释学/解经学家是 Victorinus(维克托里努斯),他是(奥地利)Poetovio(= Pettau 佩陶)的主教,在 Diocletianus(戴克里先)教难中殉道(304 年)。这位学者根据 Origenes(奥力振/俄利根)的方法解释了一系列的《圣经》书卷。除了一些小残片以外所保存的是他的一部小册子,*De fabrica mundi*(《论宇宙的创造》)以及关于《默示录/启示录》的注解——这部书后来经过 Hieronymus(热罗尼莫/哲罗姆)的改写,消除了一些“千年论”思想的痕迹,因为 Victorinus(维克托里努斯)很接近这种“千年主义”的期待(参见 33)。

40.5 在这个时代的拉丁语作者中还得提到两位护教者,他们都是平信徒,而且都来自 Africa(非洲/阿富利加)。一位是来自 Numidia 的 Sicca 的演讲家

Arnobius Maior(大阿诺比乌斯/大亚诺比乌),他皈依基督信仰后约于303年写了一部(没有完成的)*Adversus nationes*(《反驳外邦人》,共7卷),但其中的内容更多是反驳旧的宗教,而不是保卫新的宗教(基督宗教),对于基督信仰的教义的理解仍然有很多缺陷。

第二个作者是 Lucius Caecilius Firmianus Lactantius(拉克坦奇乌斯/拉克单西),根据 Hieronymus(热罗尼莫/哲罗姆,参见 *De viris ill.* 80)的说法,他曾是 Arnobius(阿诺比乌斯/亚诺比乌)的学生,曾在 Diocletianus(戴克里先)的时代在 Nicomedia(尼克梅迪亚)当修辞学家,后来(约于316年)被聘请在(德国的)Trier(特里尔)当 Constantinus(君士坦丁)皇帝的儿子 Crispus(科里斯普斯)的老师。他受过古典的教育,文笔也很优雅,因此后来的“人文主义者”称他为“基督徒西塞罗”(Cicero Christianus)。他的著作包括 *De opificio Dei*(《论上主的创造》),*De ira Dei*(《论上主的愤怒》)——这是两部比较小的哲学性的著作——,还有一部范围很大的书,*Divinae institutiones*(《神圣教规》),共7卷,也有这部著作的 Epitome(《概要》),以及一部 *De mortibus persecutorum*(《论迫害者之死》)——这本书对研究教难的历史很重要。他的 *Institutiones*(《神圣教规》,亦译《神圣的教程》)一方面是一部反驳外邦传统的护教书,但另一方面也是一部关于基督宗教世界观的教科书(这是整个欧洲第一部“基督宗教教科书”!),然而,这本“教程”也呈现出一些缺陷。他的 *De mortibus*(《论迫害者之死》)表示对于 Diocletianus(戴克里先)教难的激烈谴责——Lactantius(拉克坦奇乌斯)曾是这次教难的目睹者——,并描述那些迫害基督徒的人的可怕死亡。一首题为 *De ave phoenice*(《凤凰鸟》)的诗在85行中叙述了关于这只奇妙的鸟的传奇——在古代它是复活的象征;然而,有的学者怀疑这部著作不是 Lactantius(拉克坦奇乌斯)写的,因为其中似乎没有基督宗教的思想因素。

**第二段 从君士坦丁大帝对教会的解放
到君士坦丁堡 692 年的主教
会议(313 - 692 年)**

回顾和前景(总论)

第4、5世纪的教父们经常表示他们感到很惊奇,因为基督信仰在教难时期中能够快速并且广泛地传播。教会历史学家 Eusebius(欧瑟比乌斯/优西比乌)曾说:“突然这一个拯救我们的词像阳光一样以天上的权威和力量照亮了整个世界”(Hist. Eccl. 2,3)。Dacia(达西亚)地区的 Remesiana 城的主教 Niceta(尼克塔/尼塞大)可能是著名的 *Te Deum*(《天主,我们赞美你》)赞美诗的作者(如果不是 Ambrosius 安波罗修),他在410年代,就是在“民族大迁移”的混乱时期中认为基督宗教的胜利是确定的:“Te per orbem terrarum sancta confitetur ecclesia, ... in Te Domine speravi, non confundar in aeternum!”(“普世教会向你歌唱……上主,你是我的依靠,我永远不会蒙羞失望”)。从今天的批判性历史学的角度来看也会发现同样的美妙图景:教会在头3个世纪似乎不断成长,越来越有力量,虽然在内部和外部有各种各样的反对力量,虽然在教会中也出现了那么多软弱现象或罪恶行为。这个芥籽确实成了一棵大树,而“天上的飞鸟都可以住在其中”(参见 Mt 13:31f)。最残酷的迫害运动虽然能够震动教会,但不能彻底破坏教会——一开始只是个别的皇帝在小范围内,或一些总督或外教的暴民群众,后来的皇帝 Decius(德西乌斯)和 Diocletianus(戴克里先)却系统地利用国度的一切政治权力来消灭教会;不过,那么多殉道者依靠了圣神/圣灵的力量,而他们的表现一次又一次克服了粗暴的势力。同样令人佩服的是教会对于内部的危险的自我保护——这些危险因素在四面包围了教会:宗教上的混合论(Synkretismus,就是诺斯底主义),各种异端和教会分裂。然而,依赖于默启的《圣经》及“信仰原则”(《信经》),那种跨越整个罗马帝国的教会团体的“联盟”,就是“大教会”(Grosskirche)(这是外教人批评家 Celsus 的说法,见 Origenes, *C. Cels.* 5, 59),一次又一次能够排除错误的因素,能够走出自己的路,同时受了 Hierarchie(圣统制)中的主教们的领导——他们都强调,自己是宗徒/使徒的继承者,而在主教们的顶点地位又有罗马的主教,根据基督徒们的意

识,他是 Petrus(伯多禄/彼得)的继承人。在搏斗的时代中,基督带给人类的信仰教导和基督创立的教会组织都受到了不折不扣的发展和发挥,都成了一个全面的结构(die Entfaltung der von Christus grundgelegten Glaubenslehre und der kirchlichen Verfassung zu umfassenden Gebilden)。比如,圣 Cyprianus(西彼连/居普良)所说的话(“Salus extra ecclesiam esse non potest”“教会以外无救恩”, Ep. 73, 21 和 “Habere non potest Deum patrem, qui ecclesiam non habet matrem”“谁不奉教会为母亲,谁就不能视上主为父”, De cath. eccl. unitate, 6, Ep. 74, 7),这在当时是一切有信仰的基督徒们的信念。圣职人员和平信徒彼此信任,彼此合作,他们在教义、礼仪和圣事方面很喜悦地从救恩的源泉中汲水,他们有意识地培养了一种特殊的基督徒的习俗和基督宗教的神学——这个神学早在第 3 世纪在深度和活力方面已经远远超越了世俗的古代文化的成就。“一切在教会组织制度、在教义、在礼仪和宗教道德方面成了整个基督宗教世界共享的因素——这些因素在东方教会中保留到今天,而在西欧的教会保留到 16 世纪为止——这些因素都是在第 2 和第 3 世纪形成的因素,在那个时代获得了本质上的内容和基本的发展方向”(A. Ehrhard, *Die Kirche der Martyrer*《殉道者的教会》,1932 年,268 页)。

最后一次是 Diocletianus(戴克里先)皇帝和与他一起当皇帝的人的尝试,他们认为,基督信仰是一种“颠覆社会制度的邪教”,并想消灭它,但这次教难只能向整个社会表明教会的力量和她的意义。通过 Constantinus Magnus(君士坦丁大帝),教会于 313 年获得了解放和承认,几百年的压力突然松解了,而外在的条件都变了。因此,这等于第一个传教阶段结束了,现在开始了一些新的,具有深远影响的变化。国度和教会建立了一种盟约,国度支持教会,又给予她一些特权,但国度也想控制教会,使之成为“国教”(katholische Reichskirche)。现在,基督信仰能够公开地,无阻碍地宣布和发挥自己的理想,能够用自己教导和圣事的祝福来激励和更新古代的世界(Das Christentum konnte nun... die Segensstroeme seiner Lehre und Heilmittel befruchtend und regenerierend der antiken Welt zuleiten)。福音传播到罗马帝国最边缘的地区,又跨越了罗马帝国的界限,传到 Germani(日耳曼人/格尔曼人),到 Celtae(克尔特人),到中亚地区以及到 Sahara(撒哈拉)沙漠。外邦人的多神论逐渐被消除,部分上是在国度的压力之下,并且也出现了“大众皈依信仰”的现象,但这些事件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因素。同时,教会遭受了关于信仰教导的争论的巨大冲击,其中被争论的观点涉及三位一体论、基督论、圣事论和恩宠论/恩典论的

核心信念。这些关于 Arianismus(亚略主义/亚流主义), Nestorianismus(奈斯多略/涅斯多留/聂斯托利主义), Monophysitismus(基督一性论), Monotheletismus(基督一志论), Origenismus(奥力振主义/俄利根主义), Donatismus(多纳图斯主义/多纳特主义), Pelagianismus(白拉奇主义/伯拉纠主义)的争论和搏斗因政治力量的干涉被激化或被延长,但似乎都能在一些“大公会议”(concilium oecumenicum)上解决,而这些大型的会议固定了教义论争的结果,使之成为恒定的原则以及后来神学思维的坚定基础。不过,东方的教会的悲伤也就在这里:因为这些争论,好几个地区或国家长期地脱离了教会(叙利亚,波斯,埃及,埃塞俄比亚,亚美尼亚)。同时,第4,5世纪也是基督宗教神学的古典时期或黄金时代(das klassische Zeitalter der christlichen Theologie),它是伟大教父们的时期,从 Athanasius(亚大纳修/阿塔纳修斯), Cyrillus(济利禄/区利罗)、Theodoretus(狄奥多莱/狄奥多勒)、Hilarius(希拉利乌斯/希拉流)、Hieronymus(热罗尼莫/耶柔米/哲罗姆),一直到最有影响的人,即 Augustinus(奥古思定/奥古斯丁)。另外,从隐修院文化中涌现了一个新的深层信仰和教会团体精神的源泉——这种传统先出现在东方。

西方的拉丁语教会越来越多走自己的路,也意识到了她和希腊语的东方教会的差别。西方教会的历史路线也同样是动荡不安的。来自外面的暴风带来了很强烈的挑战,似乎推教会到深渊的边缘。罗马帝国西部的皇帝们不能继续抵抗北方民族的冲击,因而崩溃了。因为公教和帝国的制度有很多关系,她也似乎崩溃了。在原先的罗马帝国地区形成了一些 germanische Stammesreiche(日耳曼部落王国),而一种宗教上的分裂状态取代了原先统一的正统的国家-教会制度。因为如果那些 Germani(格尔曼人,日耳曼人)接受了基督信仰,他们就接受了 Arian(亚略/亚流)的信经,并且很晚才从异端走向公教信仰。不过,当 Franci(法兰克人)在 Chlodwig(罗得维)的领导下直接接受了公教信仰时,这种局面被突破,而教会的合一逐渐被恢复——这就是“中世纪的统一文化”的基本前提(die grundlegende Bedingung der mittelalterlichen Einheitskultur)。在民族大迁移的混乱中,教宗们,尤其是那些被称为“伟大”的教宗们——Leo Magnus(大良/大利奥)和 Gregorius Magnus(大额我略/大贵格利)——坚持和保卫了古老的传统,他们保护了欧洲精神合一的中心——罗马——,并传授给 Germani(格尔曼人/日耳曼人)和 Celtae(凯尔特人)基督宗教的种种祝福以及古代文化最宝贵的部分。圣 Benedictus(本笃/本尼迪克图斯)的修会成了崇高的宗教精神和真正文明的培养场所。拜占庭帝国

和东方的教会——她自从 Justinianus(尤斯蒂尼安/查士丁尼)皇帝的时代充分形成了自己的特性,并削弱了与西方的关系——在第7世纪中再一次遭受了一个巨大的挑战,就是伊斯兰教的胜利,这就意味着,叙利亚、埃及和整个 Africa(非洲/阿富利加)北部都被夺取,但这些地区在几百年当中都是教会发展的主要地区。伊斯兰教的影响在第8世纪初甚至进入了西班牙地区。因此,世界史和教会史的主要舞台逐渐从东方转向西方,从南方转向北方。希腊-罗马的古代世界走到一个终点(hatte sich ausgelebt),而那些年轻的 germanischen(格尔曼/日耳曼)和 romanischen(罗曼语的)的民族有很大的发展前途。不过,他们的发展需要很长的教育时期,而在这段时期中,主要是公教的教育工作影响了他们,后来他们才有能力掌握欧洲中部在政治和文化上的领导权。这就是“中世纪”的开端。

第一章 基督宗教的传播和其界限

41

Constantinus Magnus(君士坦丁大帝)和他的继承人。

罗马帝国中的外教传统的逐渐消失。国度教会

41.1 颁布于313年的“米兰宽容敕令”(参见16.6)最终为罗马帝国中的教会带来了官方的无条件承认,也带来了教会与种种外教的崇拜团体的平等地位(die Gleichstellung mit den heidnischen Kulturen)。由于Constantinus Magnus(君士坦丁大帝)对教会的支持和拥护,教会不久以后还获得更多的特权,尤其是原来的“国教”所掌握的特权。这些特权帮助教会走入帝国的社会组织。比如,圣职人员(司铎,主教等)获得immunitas(不用纳税)的权利(313年),而各地的教会团体都获得“继承权”(教会可以接受财产),而主教们获得被公认的民法上的审判权(318年,333年,比如,他们可以判断有关婚姻法的事;参见60.4;61.1,3);主日(星期天)被宣布为公共的休息日或庆日(321年)。除此之外还有很多人为了教堂或为圣职人员捐款。基督宗教这个“新的宗教”获得优待的同时,旧的宗教被排挤。不过在这方面需要很谨慎地进行改革,因为帝国中大多数的人——尤其在西部和在乡下——,仍然坚持原来的宗教传统。一开始,皇帝仅仅禁止(319年)那种私人进行的“解释鸟兆”(haruspicina)的活动——这些“看鸟的预兆”活动在某些情况下也受政治上的怀疑。Constantinus(君士坦丁)皇帝很清楚知道民情,所以他继续保持着传统的Pontifex Maximus(“大司祭”)的头衔、职位和影响,并在他所铸的硬币上仍然有一段时间保留了传统的外教的象征;不过,不久后在帝国的硬币上也出现了一些基督宗教的象征(十字架,代表基督的符号X+P等)。

这样,西方世界的统治者明显地支持了这个新的宗教。在战胜了Maxentius

(马克森修斯)后不久,他公开地承认自己是基督徒,自己敬拜基督徒们的神,从此以后,他等于是一位“慕道者”,因为他在临终时才领受圣洗。与此相反,东方的皇帝 Licinius(里希纽斯),也就是他的妹夫,开始逐渐反对基督信仰,这主要是因为他政治上反对 Constantinus(君士坦丁),实际上,他早在 314 年和 Constantinus(君氏)发生过军事冲突。在他管理的范围内,他没有取消 313 年的宽容法律,但自从 320 年后,基督徒们在他的管理下遭受了许多方面的压力。比如,基督徒必须离开军队,不能在朝廷工作,有的信徒的财产被没收,有的人被捕入狱。他也禁止举行主教会议,禁止男人为妇女的慕道班当老师,使那些举行感恩祭典(礼拜)的人面对一些困难,而他的总督们在个别的情况下也曾处死了一些基督徒(比如在亚美尼亚的 Sebaste 有 40 位士兵殉道)。然而,这种镇压没有维持多久。两个统治者之间的嫉妒在 324 年导致了新的战争,而 Licinius(里希纽斯)在其中失去了他的统治权。他在 Thessalonica(得撒洛尼迦)被捕,不久后以叛徒的罪名被处死(325 年)。

41.2 对于(Constantinus 君氏的)“独一领导”的统治的恢复也为基督宗教带来了很大的进步。Constantinus(君士坦丁)皇帝此后更明显地强调自己在宗教上的立场。虽然他个人的道德生活有很多缺陷(无度地渴望掌权,残酷的死刑审判)以及他的宗教思想比较模糊,甚至包含一些迷信或混杂的因素,但他仍然在内心上深信,基督宗教远远超越那些外教人的传统,并且坚定地要支持教会——他曾在教难时期意识到了教会的生命力是无法破灭的——所以他决定要利用教会,使她成为罗马帝国中的固定支柱(entschlossen, sich der Kirche ... als fester Stuetze des Staates zu bedienen)。他认为,基督宗教应该可以成为罗马帝国中各种民族的“合一纽带”,只有它能取代那些已经很薄弱的外教人传统。早在 324 年,皇帝向他在东方的新国民写了一篇《声明》(manifestum, 见 Eusebius, *Vita Const.* 2, 48 - 60),其中说,他希望所有的人都会“离开迷惑之殿宇”并进入“真理的灿烂住所”;然而,他同时也说,不可以因宗教信仰骚扰别人。现在,在任命高级官员时,基督徒们受优先的考虑。人们在罗马,耶路撒冷, Bethlehem(白冷城/伯利恒), Constantinopolis(君士坦丁堡)等地建立了一些辉煌的大教堂(basilica)。多神论的神庙在很多地方被放弃,个别的庙宇被毁掉,尤其是那些与 Venus(爱神,维纳斯)有关系的不道德的神庙。根据新的基督宗教的人生观,婚姻和家庭受到保护(参见 73.3.4)。皇帝的朝廷于 330 年迁到东方的“新罗马”,就是拜占廷(君士坦丁堡),而这个“新罗马”在建筑和外观上呈现出很多基督宗教的特征,与意大利的“旧罗马”形成明显的对

比。新皇宫的装饰品多来自君士坦丁堡原有的许多神庙,很多黄金的或银子作的神像都被溶解。

Constantinus(君士坦丁)很长时间领导了帝国,也很成功,他既是伟大的将军,也是重要的政治家,于337年的圣神/圣灵降临节在 Nicomedia 附近的 Achyron 去世,但在临终时, Nicomedia 的主教 Eusebius(欧瑟比乌斯/优西彼乌,参见 73. 3, 4)——他原来属于 Arius(亚略/亚流)派——为他施洗,接受皇帝真正进入教会。后来,希腊的教会尊敬他和他的母亲 Helena(海伦纳,参见 70. 6)为圣人/圣徒,甚至称他为“宗徒/使徒般的人”或“第 13 个宗徒/使徒”。西方人仅仅在他的名字后加上了一个“大”,这种说法似乎更恰当一些。他确实是一个“伟大的人”,因为他的决定影响世界的历史:他让罗马帝国脱离外邦人的多神论,在公共生活中落实了很多基督信仰的观念,但这些改革都没有引起帝国的强烈震荡。当然,在这些行动中,他很可能也注意到了一些政治目标,但这样就不应该说,他个人没有虔诚的信仰(参见 Gibbon 吉本或 Burckhardt 布克哈德等学者的看法,他们认为,Constantinus 皇帝只是一个虚伪的人,仅仅利用基督宗教,自己似乎没有信仰)。这位皇帝在早期的时代更多从利益的角度看基督宗教,但他后来的发展呈现出这一点:他很明显地一步一步地走进基督信仰的世界观,更多喜欢《福音书》在道德生活上结出的果子。他的言辞和行动,比如他关于自己的葬礼的规定,都表明这种态度。他相信,上主给予了他一个特殊的使命,而教会和国度之间的和谐是必然的(*Notwendigkeit der Harmonie von Kirche und Staat*)。他喜欢称自己为“神仆”(servus Dei),一方面很谦逊地对待教会,但另一方面始终是教会的指导者,正如以前的皇帝是传统国教(多神论)的指导者。他自称为上主所指定的“教会以外的主教”(episkopos toon ektos,参见 Eusebius, *Vita Const.* 4, 24),而写他传记的 Eusebius(欧瑟比乌斯/优西彼乌,参见同前 1, 44)甚至说他是“一种普遍的主教”(hoia tis koinos episkopos)。他想保护教会不受异端和分裂的影响,所以毫不犹豫地干涉了教会内部的领域:他在 Donatus(多纳图斯/多纳特)和 Arius(亚略/亚流)所引起的纠纷中召开了一些全国主教会议,影响了这些会议的决定,又宣布它为帝国的法律;他驱逐了 Arius(亚略/亚流),但也驱逐了 Athanasius(亚大纳修/阿塔纳修斯)主教(参见 52; 47; 48)。这样,他不仅仅为基督宗教社会奠定了基础,也准备了“国教传统”(“政教合一”, Staatskirchentum)或说“政治高于教会说”(Caesaropapismus 或 Byzantinismus 拜占庭主义)。在后来的历史,东方接受了这种制度,它成为一个无法改变的恒定原则。

西方人在整个中世纪,一直到 17 世纪,都似乎普遍地相信,Silvester(西尔维斯特)教宗为 Constantinus(君士坦丁)施洗,并且认为,这位教宗曾经治疗了皇帝的皮肤病,但实际上,这只是一个传说,没有历史根据。这个传说大概形成在 5 世纪末的罗马,因为在罗马的 Lateran(拉特兰)有一个所谓的“君士坦丁受洗的洗礼池”(Baptisterium Constantini),而关于 Silvester(西尔维斯特)的传记传播了这种传说。另外,关于 Constantinus(君士坦丁)皇帝给教宗的“赠予”(Konstantinische Faelschung)的文献,这些文献是 8 或 9 世纪写的,假托于皇帝名下的伪作(参见第 2 卷 85.3)。

Constantinus(君氏)的儿子们继续他们父亲的“基督化”政策,但他们没有父亲的耐心和宽容态度,他们用一些强制性的手段。Constantinus II(君士坦丁二世,337-340年)去世很早,而 Constantius(君士坦提乌斯,337-361年)说他根据他父亲曾经宣布的法律,于 341 年普遍禁止了外教人(多神论)的祭祀(牺牲)活动,进而于 346 年联合西方皇帝 Constans(君士坦斯,337-350年)再次禁止多神论的祭祀,违反者面临没收财产或处以死刑的可能性,同时命令关闭一切多神论的神庙(参见 Cod. Theod. 16, 10, 2: Cesset superstitio, sacrificiorum aboleatur insania“迷信要消失,祭祀的愚蠢必须被禁止”)。一位护教士, Firmicus Maternus(费米库斯,参见 76.5),曾经呼吁了皇帝们要用暴力来消除外教人的传统(多神论宗教)。一个来自高卢的篡位者, Magnentius(马格能提乌斯,351年在位)派人去暗杀 Constans(君士坦斯),但他很快被迫下台。在他以后,上述的法律被重复宣布(353年和 356年),这也说明,不是所有的地区都落实了这个规定。自从 351 年, Constantius(君士坦提乌斯)成为全国唯一的领导者。他在内心上是基督徒,但他拥护了 Arius(亚略/亚流)派,并且是“政教合一”的典型代表:他认为,自己的意愿在各方面都应该是法律(参见 48)。他在临终时通过一位 Arius(亚略/亚流)派的主教(Euzoius)接受了圣洗。

41.3 在他去世后,教会的情况遭受尖锐的恶化。Julianus(儒利安/尤里安努斯,361-363年),——他是 Constantinus(君士坦丁大帝)的一位同父异母弟兄的儿子——,虽然曾经受了基督宗教的教育,但因为受了一些热衷于希腊化文化的老师的影响——特别是新柏拉图主义者和行奇事的(Theurgos)某位 Ephesus(厄弗所/以弗所)的 Maximus(马克西莫斯/马西摩)——,所以他在内心上早就转向了外教人的传统。因为他是一位能干的将军,军队于 360 年宣布他为皇帝,而在掌权

后,他就拿掉他的基督徒面具——因此被称为 *Apostata* (“背教者”)——并且公开地支持传统的宗教。他热心地崇拜了太阳神 *Helios* (赫里欧斯),进行了祭祀,又相信或培养神智论 (*Theosophy*, 就是一种论述神的哲学,新柏拉图主义)和魔术 (*Magie*)。因为 *Constantius* (君士坦提乌斯)早在 361 年 11 月去世,所以 *Julianus* (儒利安/尤里安努斯)很容易能够掌握大权。他马上恢复了外教传统原有的地位,因此基督的教会失去了它原来的特权。*Julianus* (儒利安/尤里安努斯)皇帝讽刺基督徒,称他们为 *Galilaei* (“加里肋亚人/加利利人”),并替换了那些任高职务的基督徒。另外,他还禁止基督徒的老师们去解释古希腊的经典(362 年),这显然是为了让基督徒们去上外教人的学校,或者是为了阻碍基督徒们获得高等教育。基督徒们确实认为,这个关于学校的敕令让人非常难受。皇帝也青睐或主动地煽动教会内部的异端和种种分裂 (*Arius* 亚略/亚流主义, *Donatus* 多纳图斯主义,参见 48. 6; 52. 3)。为了讨好犹太人,他曾经有计划重新建立耶路撒冷的圣殿,这大概也是为了否定耶稣的话(参见 *Mt* 24: 2),但这个项目因火灾和地震落空。他甚至自己也提笔写了三部“反对加里肋亚/加利利人”的书。这些书没有被保存,但在一部反驳他的书中保存了一些章节(参见 *Cyrillus de Alexandria* 济利路/区利罗, 75. 7)。这位 *Julianus* (儒利安/尤里安努斯)并不希望有一种真正的“镇压教会”的运动,但因为一些官员太主动,或因为某地方的群众太狂热,所以仍然有一些基督徒被杀。在另一方面,皇帝完全相信他能够建立一种“新柏拉图主义的国教”(*neuplatonische Staatskirche*),所以他想革新这个老宗教。他建立一些“穷人馆”和“客站”(“旅馆”),要求人们都接受宗教教育,强调司祭们的道德生活,推动一种“忏悔纪律”等等。这些改革活动本来为基督信仰作证,因为它们似乎都想模仿一些基督宗教的榜样,但其效果不大。当 *Julianus* (儒利安/尤里安努斯)率军到波斯,并在那里去世后,他的改革运动似乎在尚未开始时就结束了。

有一些谣言说,皇帝在临终时曾说过:“加里肋亚人/加利利人(指耶稣),你赢了!”(参见 *Theodoretus, Hist. Eccl.* 3, 25),但这是基督徒们的传说,无法考证,虽然实际的情况就是这样。这位皇帝是一个没有实在感的浪漫主义者,而那些外教人大部分都以冷漠的态度对待了他的改革运动,所以从一开始就没有希望。因此,基督宗教面对的威胁只是“一片迅速消失的云彩”(*Athanasius* 亚大纳修斯的话)。

41.4 后来的皇帝们虽然都深信基督宗教,但他们对外教人的旧宗教也都保持了一种宽容的和保留的态度。*Jovianus* (约维安努斯)皇帝(363 - 364 年)还给基督

徒们原来的权利,并且取消了外教传统的优先地位,但他纵容这些外教人的传统习俗。Valentinianus I(瓦伦提尼安努斯,西部皇帝 364 - 375 年)和他的弟兄——属于 Arius(亚略/亚流)派的 Valens(瓦林斯,东方皇帝 364 - 378 年)——也继续这种政策。他们在开始的时候仅仅禁止那些夜间举行的祭祀活动,后来他们颁布了一个普遍的“祭祀禁令”,但这个禁令不包括“烧香”的祭礼。在这些皇帝的时代以后,“东罗马帝国”和“西罗马帝国”的分裂成为一个长期并固定的事实。

对于“外教人”(“多神论者”)的称呼是 pagani(英语的 pagans,“外教人”,原意为“乡村人”,“农民”),在 350 年后不久,这种称呼成为普遍的。宣布于 370 年的一项法律(*Cod. Theod.* 16, 2, 18)也施用这个名称,而从 Baronius(巴罗尼乌斯, 1538 - 1607 年)以来,这种称呼被视为一种证据,因为它说明,在当时的社会中,外教传统(多神论)已经被排除到农村(pagus = 农村)。另一些近代的学者(A. Harnack, B. Altaner)则认为,根据 Tertullianus(德尔图良)的 *De cor.* 11 等文献应该说, paganus 指一种“普通公民”或“不当兵的人”,而基督徒们自己认为他们是“基督徒的士兵”(miles Christi)。

此后出现的统治者很坚决地反对“外教传统”。西罗马的皇帝 Gratianus(格拉提安努斯, 375 - 383 年)拒绝了穿传统的“大司祭”(Pontifex Maximus)的衣服或拥有他的头衔。他规定,国度为外教崇拜活动再不提供什么补贴,外教人的司祭和 Virgines Vestales(“照顾国家圣火的贞女们”)的收入被取消,神庙的财产被没收,传统宗教的祭司们的特权被取消,而原来站在元老院会议厅(curia senatus)中的“胜利女神”的祭坛(ara Victoriae)被迁走(382 年)。尤其最后的决定在“外教人”中引起了很大的动荡。当时还有很多罗马遗族仍然坚持传统的信仰,他们想阻碍这些改革活动。他们派遣一个代表团到 Mediolanum / Milano(米兰)的朝廷,请求皇帝收回这个敕令;代表团的主持人是著名的讲演家和执政官 Symmachus(西马库斯)。不过,皇帝根本没有接见这个代表团。不久后,皇帝在 Lyon(里昂)被一位篡位者 Maximus(马克西莫斯)所杀,而在他的 13 岁的接班人 Valentinianus II(瓦伦提尼安努斯, 383 - 392 年)的时代,元老派又写了关于同样的问题的申请书。皇帝的顾问们认为,应该答应他们的要求,但米兰的主教,圣 Ambrosius(盎博罗修斯/安波罗修)很巧妙又很明智地影响了皇帝,最终(384 年)使他拒绝了这个《申请书》(*Relatio Symmachi*),因此“胜利女神的祭坛”没有被恢复。根据 Ambrosius(盎博罗修斯/安波罗修)的记载(参见 Ep. 17, 9. 10),大部分的元老们当时已经是基督徒。

41.5 在东方,外教人的传统以类似的方式被驱逐。Gratianus(格拉提安努斯)宣布,Valens(瓦林斯)皇帝的接班人应该是 Theodosius Magnus(狄奥多西乌斯大帝/狄奥多西,379-395年)。这位统治者既能干,又有令人尊敬的性格。他于380年2月发布了一个敕令,其中规定 Nicaea(尼西亚)的《信经》(参见48.6)为所有国民的宗教准则,这样他成为“公教国家”的奠基人(eigentlicher Begründer der katholischen Reichskirche)。在上任以后,他保持一种谨慎的态度,但不久后,他坚决反对“外教传统”。388年后,很多神庙被关闭。外教人在几个地方抵抗了他的改革,但这又给他们带来损失。因此,在 Alexandria(亚历山大里亚/亚历山太)的主教 Theophilus(德奥斐洛/提阿非罗)的领导下,一切旧的圣所和神庙,尤其是著名的 Serapeion(塞拉波斯神庙),都被毁坏(391年)。在别的地方,基督徒群众或一些隐修者进行了类似的活动。在很多地方,那些神庙没有被拆毁,而被转用于基督徒的聚会和礼拜场所。一位年迈的修辞学家,Libanius(利巴纽斯),曾向皇帝写了一篇《保护神殿的讲演》(Oratio pro templis,388年),但毫无影响。Theodosius(狄奥多修斯)和 Valentinianus II(瓦伦提尼安努斯二世)的共同敕令禁止了整个传统的宗教,不仅仅禁止举行祭祀,也禁止人们去神庙或敬拜神像(391年)。Theodosius(狄奥多修斯)皇帝进而宣布这样的法律:谁举行祭祀或“看鸟预兆”(haruspicina),谁就是颠覆国家的叛徒,又以严峻的罚款处理这类事情(392年)。一个属于法兰克民族的将军(名为 Arbogast)杀死了 Valentinianus II(瓦伦提尼安努斯皇帝),而某一位 Eugenius(尤金尼乌斯,392-394年)执政——他自己也是基督徒。这些变化在西部再次带来了一个短短的“外教文化复兴运动”。在罗马城,举行旧宗教的习俗又成为合法的,而“胜利女神”的祭坛(ara Victoriae)又进入了元老院的会议厅。但是,Theodosius(狄奥多修斯)皇帝在 Aquileia(阿奎雷亚)附近的 Isonzo(依逊泽河,意大利北部)打败了他的对手,而这个胜利有决定性的影响。现在,外教人的希望永远破灭了。关于皇帝于390年在 Thessalonici(得撒洛尼/帖撒罗尼迦)所引起的大屠杀和为此作的忏悔,请参见76.1。

41.6 因为皇帝的种种敕令都全面地禁止了外教宗教,下面仅仅需要一步一步地落实这些法律和禁令。不过,除此之外还有另一些措施。在东罗马帝国, Arcadius(阿卡丢斯/亚尔迦丢,395-408年)取消了外教祭司的收入和他们的特权,并在乡下地区拆除了各种神庙(396年,399年)。他的儿子 Theodosius II(狄奥多修斯二世,408-450年)于416年规定,外教人不能任官职,又于448年下令烧毁

Porphyrus(波斐利乌斯/波菲利)那些反驳基督信仰的著作(参见 17)。这位皇帝在青年期和后来受他的姐妹 Pulcheria(普克里亚)的指导和影响——她是一位很虔诚的信徒,又懂得政治问题。423 年的一个皇帝敕令甚至说,“我们认为似乎没有什么非基督徒”(quamquam iam nullos esse credamus)。另一个事情应该受到坚定的谴责,就是 Alexandria(亚历山大里亚/亚历山太)城的基督徒暴民于 415 年残酷地杀害了那位很受尊敬的新柏拉图主义的女哲学家 Hypatia(希帕蒂亚,参见 75.7)。在 6 世纪还有一些反对外教人的政治措施。Justinianus I(尤斯提尼安,527-565 年)皇帝于 529 年关闭了雅典的哲学学院——在这个学院任教的教授似乎毫无例外地都是非基督徒的新柏拉图主义者。他也命令,一切外教人必须接受洗礼,否则取消他们的公民权利或没收他们的财产。据说,当时就有 7 万人领洗。

在西部的发展慢一些,因为从第 5 世纪开始有很多 Germani(格尔曼/日耳曼)人的部落侵略了罗马帝国,他们造成很大的损失,并使人口下降(参见 43)。那位属于 Vandali(汪达尔人)的 Stilicho(斯蒂利克)——他是年轻的 Honorius(霍诺利乌斯/洪诺留)皇帝(395-423 年)的岳父和宰相——曾命令烧毁外教人的“神谕书”(libri Sibyllini《西比拉的书》)。不过,在另一方面,皇帝想保留公共房屋的装饰风格,包括那些被视为装饰品的神像。他们就从那些旧的神庙中拿出一切宗教性的物品,但保留了神庙的楼房免于毁坏。407 年和 408 年的法规彻底取消了神庙的补贴。按照这些新规定,神庙的楼房应该为国家政府施用。不过,西部的外教传统仍然没有完全失踪。在乡下和在那些偏僻的地区,外教的传统被保存,甚至保存得比东方还要久。在第 6 世纪末,Gregorius(额我略/格列高利)教宗仍然致力于在撒丁岛和科西嘉岛等地消除外教人的迷信。在 600 年,属于拉丁语教会的地区的总人口(因外地部落的侵略)已经大大地下降了,也许是 1000 万,其中的基督徒大约为 700 到 800 万。

41.7 在那个时代,国家政府想努力克服那些旧的宗教,但教会也没有过休闲的日子。她想影响各种法律规定,为了让那些仅仅在外表上入了教会的群众真正接受基督信仰的教导,这样使他们成为真正的信徒。当然,这些努力并没有获得完全彻底的实现。外教人的恶劣习俗和外教人的迷信在很多方面仍然被保留(参见 33)。除此之外,教会也和以前一样,在罗马帝国内部和外部都宣讲福音(参见 42-44)。在那个时期的最突出的传教士(或支持传教工作的人)是圣 Martinus de Tours(马丁努斯/马丁,+397 年),他曾是法国 Tours(图尔)的主教(参见 72.6)并

特别注意到高卢(法国)地区的乡间民众,以及圣 Johannes Chrysostomos(金口若望/约翰/克利索斯托,+407年),他曾是 Constantinopolis(君士坦丁堡)的主教(参见 75.3),并很热心地推动了哥特人(Goten)的归化——无论是外教人或属 Arius(亚略/亚流)派的哥特人。然而,关于那些安静的且具有贡献的传教活动的资料不多,大部分的传教工作我们无法知道。

42

基督教在亚细亚和 Africa(非洲/阿富利加)的传播

42.1 在 Persia(波斯)地区,基督教早在第3世纪已有所传播(参见 12.9),但在4世纪呈现出辉煌的状态。然而,由于当地的统治者对于基督徒怀着一种政治上不信任的态度,所以发生了许多强烈的教难。第一次教难的开始约在340年,是在 Sapor (Shapor) II 王(莎波,310-380年)的任期内,并维持了40年,而且越来越强烈,因为这个国王自从337年以来和 Constantius(君士坦提乌斯)有军事冲突。波斯地区的基督徒表现了英雄般的勇气。一位教会史家 Sozomenus(索佐梅诺斯,见其著作 2, 9-14)说,波斯有16000名殉道者,而这些人的名字都被保存了下来。380年后来了一个安静的时期,而 Jezdedsherd I(耶泽德舍得王,399-420年)甚至有相当一段时间特别优待基督徒。但因为 Susa(苏萨)的主教 Abdas(阿贝达斯)很不明智地破坏了一座神庙,在420年又爆发了一次教难,而这个教难基本上一直维持到450年(中断的时间不多),最严重是在 Bahram V(巴哈兰五世,420-438年)的时代。在同样的时期,波斯成为 Nestorius(奈斯多里乌斯/聂斯托利)派的主要基地(参见 54.5),这个教派在 Seleucia - Ctesiphon(塞流基亚-克特西丰)的宗主教的领导下想在波斯建立了一个独立的“国家教会”(Landeskirche)。那些仍然存在的公教团体不久后也都进入了这个教派,其中也出现了一些强制性皈依的现象。

42.2 另一个东方王国, Armenia(亚美尼亚)很早受了叙利亚和小亚细亚东部教会的影响(参见 12.8),而在第3世纪全国接受了新的信仰。他们的宗徒/使徒是一位崇高的人, Gregorius(额我略/贵格利),他的称号是“照亮者”(Illuminator)。他曾逃脱了波斯人的手,在 Cappadocia 的 Caesarea(凯撒勒亚/该撒利亚)受洗,回

国后影响了国王 Tiridates (Trdat, 提里达特斯) 接受信仰。这个国王毁灭了旧的圣所并宣布基督宗教为国教。贵族人士马上顺从了国王并接受信仰。Gregorius (额我略/贵格利) 还能影响西部人民进入教会, 其他的人稍后接受了新的信仰。亚美尼亚教会的领导者是 Gregorius (额我略/贵格利) 的接班人, 他们有“总主教”(“大主教”, *katholikos*) 的头衔, 早期认为, 他们附属于 Caesarea (凯撒勒亚)。后来, 这些“总主教”都来自 Gregorius (额我略/贵格利) 的家族。另一位大主教, *Katholikos Nerses I* (内色斯, 约 339 - 373 年) 曾在宗教生活和信仰的深化方面有杰出的贡献。圣 Mesrop (梅斯罗布, 361 - 439 年) 和他的学生们开始创造一种亚美尼亚文的基督宗教文学 (参见 75.9)。当这个国度大多地区于 428 年成了一个波斯的省时, 新的统治者想在那里传播波斯的传统宗教 (*Parsismus*)。亚美尼亚人的坚定信仰能够抵抗这个危险, 但他们转向了 *Monophysitismus* (基督一性论), 因为他们在 *Walarshapat* (瓦拉沙巴特) 的主教会议上接受了 Zeno (芝诺, 474 - 491 年) 皇帝的 *Henoticon* (《单一信条/合一信条》), 这样放弃了 Chalcedon (加采东/迦克墩) 会议的“信经” (参见 55.4, 5), 而他们这个决定在第 6 世纪又被重复肯定。从此, 亚美尼亚的教会脱离了帝国的教会。

42.3 Georgia (格鲁吉亚, 亦称 Iberia) 的地理位置是在亚美尼亚的北边, 在高加索山脉的南边。据说, 早在 *Constantinus Magnus* (君士坦丁大帝) 的时代, 这个国家于 325 年加入了教会。国王 (名为 Mirian?) 首先接受了信仰, 而人民跟随了他。根据 *Rufinus* (鲁菲努斯) 的记载 (*Hist. Eccl.* 10, 10), 一个女基督徒战俘 (名为 Nino 或 Nune) 曾在格鲁吉亚传播了信仰, 这是通过一个表现美德的生活和通过奇迹般的治病。但一些学者认为, 这个故事纯粹是传说, 而格鲁吉亚于 455 年才接受了信仰 (在 *Constantius* 君士坦提乌斯的时代)。根据一些史料, 我们知道在 431 年有一位名为 *Jeremias* (耶肋米亚/耶勒米) 的主教。从格鲁吉亚, 基督信仰又向东方传播, 就是向 *Albania* (阿尔巴尼亚), 在 6 世纪初又传到了 *Lacier* (拉切尔人) 和 *Abasger* (阿巴斯格人) 的地区。这些地区和亚美尼亚有着更密切的教会关系, 所以它们也接受了“基督一性论”。

42.4 在阿拉伯南部的 *Homerites* (= *Himjariti*, 荷马人) 或 *Sabaei* (撒巴人) 地区那里有一位 *Theophilus* (德奥斐鲁斯/特奥非罗) 主教很成功地进行了传教工作——他是 *Constantius* (君士坦提乌斯) 皇帝所派遣的。在 6 世纪初有一位国王, 名为 *Dhu Nuwas* (杜·努瓦斯), 皈依犹太教, 而他开始迫害教会, 但没能消灭信仰。

然而,第6和第7世纪的波斯人和穆斯林后来导致那里教会的消失。那些存留的教会团体转向了 Nestorius(奈斯多略/聂斯托利)的教派。

42.5 通过波斯的 Nestorius(奈斯多略/聂斯托利)教会的传教热忱,基督信仰传到了 Turkestan(土耳其斯坦,中亚是区),印度,中国和蒙古地区。人们曾在中国西北(新疆)发现了几百个基督徒的墓碑,最晚的来自1345年。在华传教的耶稣会传教士们于1625年在陕西的西安发现了一个来自781年(或799年)的叙利亚文/汉文的石碑,而其中记载某一个“阿罗本”隐修士的传教活动及一座于635年或638年在西安建立的隐修院。

42.6 在 Africa(非洲/阿富利加)地区,基督信仰在4世纪中传到 Abessinia(=埃塞俄比亚)高原。当时有两位从印度回来的信徒(Frumentius 和 Aedesius)——他们的家乡是腓尼基的 Tyrus(提洛)——被捕并在 Aksum(阿克逊)的朝廷当奴隶。他们不久后被重视,并在朝廷发挥了影响。国王 Aizanias(艾杂尼亚斯)自己也接受了信仰——这样他也许想改进和 Byzantium(拜占庭)的政治关系。Aedesius(俄德修斯)返回了故乡,但 Frumentius(傅门奇乌斯)成为“埃塞俄比亚的宗徒/使徒”,而 Alexandria(亚历山大里亚/亚历山太)的主教 Athanasius(亚大纳修斯/亚大纳修)曾祝圣他为 Aksum(阿克逊)的主教。这个国度的归化获得了很大的进展。Constantius(君士坦提乌斯)皇帝曾于356年试图通过一封信使他们进入 Arius(亚略/亚流)的教派,但没有结果。因为埃塞俄比亚和 Alexandria(亚历山大里亚/亚历山太)有比较密切的关系,他们的教会后来接受了“基督一性论”(参见55.5),而且当地的信徒一直到今天都属于这种教派,但他们也加入了一些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的因素。

42.7 在 Nubia(努比亚)地区的人们在6世纪接受了基督信仰,先接受了东方教会的信仰。在 Justinianus I(尤斯丁尼安努斯)皇帝的时期,Presbyter Julian de Alexandria(尤里安长老)曾在 Nabataei(纳巴特人)的地区传教,后来有 Theodorus de Philaea(狄奥多尔)主教(直到551年),后来有一位 Longinus(伦格努斯)主教;后者也使 Alodaiei(阿罗人)皈依基督信仰。在8世纪初,努比亚的教会好像是属于“基督一性论”的教派,从10世纪以来,他们越来越多受伊斯兰教的影响,而在13世纪他们被信仰伊斯兰教的埃及征服。

在民族大迁移时期, Germani(格尔曼人/日耳曼人) 中的基督宗教

43.1 由于民族大迁移,一系列的 Germani(格尔曼人/日耳曼人) 部落开始接触基督宗教。Germani(格尔曼人/日耳曼人) 在罗马帝国境内的定居过程带来了几百年的军事冲突,为本地人也带来了很大的灾难,痛苦,破坏和混乱,而为那些征服者(Germani 格尔曼人)带来了一种逐渐的适应——他们一步一步地接受了他们征服的民族的风俗习惯,他们的世界观,他们继承了古代文明和文化的各种成就,同时自己建立了一个有 Germani(格尔曼人) 特色的国度。在 500 年的 Ravenna(拉文纳), Paris(巴黎), Toulouse(图卢兹) 和 Carthago(迦太基) 都有一些 Germani(格尔曼/日耳曼人) 的将军当王(Heerkoenige)。在他们接受了基督信仰的时候, Germani(格尔曼人/日耳曼人) 是一些具有活力的部落,他们有了自己的文化,并且除了一些弱点和缺点也有一些值得感到自豪的性格特征,正如 Tacitus(塔西陀) 在他的著作 *Germania*(《日耳曼志》) 所说:他们有严肃的道德律,有荣誉感,爱好自由和正义,为家庭、家族和部落都有一种责任感和团体意识,他们有勇气,守约,是好客的,重视纯洁的生活并严格遵守一夫一妻的婚姻生活。这些伦理价值大概可以视为一种良好的基础,它们和基督的《福音书》的教导具有一些交叉点。教会不需要否认这些自然的美德,仅仅需要净化它们,提升它们到一个更高的层次。Germani(格尔曼人/日耳曼人) 在 Rhenus(莱茵河), Limes(德国南部的“罗马长城”) 和 Danubius(多瑙河) 地区和罗马人有接触(第 1 到第 4 世纪的时期)——这个接触有时是友好的,有时是敌对的;当时, Germani(格尔曼人/日耳曼人) 的原生信仰和宗教习惯已经被削弱了,这是由于长期的迁移或别的文化的影响。似乎所有的 Germani(格尔曼人) 部落都信奉了三个最高的神,就是 Ziu(最高的天神,参见英语的 Tiu, Tuesday), Donar = Thor(雷神,参见英语的 Thursday) 和 Wodan = Odin(暴风的神和死者的神,参见英语的 Wednesday = Wodansday), 但他们又很相信一种阴沉的命运和各种鬼怪(Schicksals - und Daemonenglauben)。和别的古代民族一样, Germani(格尔曼/日耳曼人) 也感觉到,自己这种“自然的”信仰的局限性很大,他们渴望有更好的宗教,因为他们的神和道德与法律根本没有关系。因此,外教人的

文化在优越的基督宗教面前似乎无抵抗地崩溃了(Das Heidentum zerbrach fast kampflos vor der ueberlegenen christlichen Religion)。由此可见,Germani(格尔曼人/日耳曼人)并没有认为,基督信仰是“不自然的”或“不符合我们民族的”,恰恰相反,关于唯一的神的教导——他是全能的创造主,他的智慧引导世界,他也是鬼怪和命运的主宰者,他公平地赏善罚恶——这种信仰在生活的种种挑战中才为他们提供了光明,安慰和一个坚固的基础(Klarheit, Trost und festen Halt)。Germani(格尔曼人/日耳曼人)进入教会的具体细节在很多方面是无法考究的,我们很难掌握这些细节。但是,与头几百年的教会史不同,这种皈依一般来说不是个人的皈依,而是群体性的皈依,而在其中也有一些外在的、世俗的理由起了作用。在一般的情况下,首先有一位家族的长老或一个酋长转向了基督宗教,而他们的随从就模仿了领导的榜样。在 Germani(格尔曼人/日耳曼人)的部落中,社会生活和宗教敬拜之间都有很密切的关系。因此,成为一个基督徒在他们那里不只是宗教上的行动,但也是一种政治的事件。根据我们的资料,那些 Germani(格尔曼人/日耳曼人)在民族大迁移的时期接受基督信仰的过程中没有出现什么强制性措施,但外教人或一些属于 Arius(亚略/亚流)派的 Germani(格尔曼/日耳曼)团体(如 Visigotones 西哥特人和 Vandali 汪达尔人)确实用过强制性手段来对付基督徒或公教徒。还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由于西哥特人的特殊情况,似乎所有的 Germani(格尔曼/日耳曼)的部落都以 Arius(亚略/亚流)派的形式接受了基督信仰;他们要么一直到他们的没落都坚持了这个教派(如 Ostrogotones 东哥特人,Vandali 汪达尔人),要么很晚才转向公教的正统信仰(西哥特人,Suebi 苏维比人/斯瓦比人,Burgundii 勃艮第人等)。这些教派的差异曾给 Germani(格尔曼人/日耳曼人)和他们所征服的 Romani(罗马人)造成严重的冲突和镇压。

43.2 第一个在朝南的迁移过程中整体接受了基督信仰的 Germani(格尔曼/日耳曼)部落是 Visigotones(西哥特人)的部落。他们从第 3 世纪居住在 Danubius(多瑙河)的下游地区以及在黑海的西北地区。早就有一些西哥特人进入教会了。在 325 年的 Nicaea(尼西亚)会议出现了一个名为 Theophilus(狄奥斐鲁斯)的主教,他是“Gothis”(“哥特”,可能在 Crimea 克里米亚半岛)的主教,大概这位主教出生在希腊地区,后来在哥特人那里传教。一位哥特人的传教活动后来造成比较大的影响:他是 Ulfilas(= Wulfila 乌尔斐拉斯/乌斐拉)。他的祖父母是一些来自小亚细亚的 Cappadocia 的战俘中的成员,他们是基督徒,而 Ulfilas(乌尔斐拉斯/乌斐拉)自

已在哥特人地区(在 Danubius 多瑙河的南面和北面)传教 40 年之久(342 - 383 年)。他接受了“读经员”的小品,而 Constantinopolis(君士坦丁堡)的主教 Eusebius(欧瑟比乌斯/优西比乌)——一位倾向于 Arius(亚略/亚流)派的人(参见 48.2)——后来祝圣他为“哥特地区的基督徒的主教”。因为他将《圣经》译成哥特语,他创造了一部非常重要的语言和文化遗产,并且大量地促进了传教工作。一个名为 Fritigern(费第根)的首长接受了信仰,但他的对手 Athanarich(阿塔纳里克)残酷地镇压了基督宗教(348 年,370 - 72 年),并且杀死了许多哥特基督徒。当 Hunni(匈奴人)于 376 年从东方逼近时,Valens(瓦林斯)皇帝接受了 Fritiger(费第根)和他的部落为“盟友”(foederati),并在 Thracia(特拉吉亚)地区让他们定居;Ulfilas(乌尔斐拉斯/乌斐拉)和其他的传教士就在那里使他们全部接受基督信仰。他们接受了 Arius(亚略/亚流)派的信仰,因为 Constantius(君士坦丁)皇帝和 Valens(瓦林斯)皇帝全力支持 Arius(亚略/亚流)派,甚至想肯定它为国家的官方宗教信仰(参见 48.3 - 6)。在 360 年,Ulfilas(乌尔斐拉斯/乌斐拉)主教自己也在 Constantinopolis(君士坦丁堡)会议上在“基督似乎是神”的信经(homoische Bekenntnis)下签名,这个信经尖锐地反对公教的立场;他曾称公教为“可恶的,败坏的和信仰”(odibilis et execrabilis, prava et perversa confessio)。Ulfilas(乌氏)的哥特人形成了东部 Germani(格尔曼/日耳曼)地区的传教中心,因为在他们的影响下,其他的在 5 世纪进入了帝国的东哥特部落都接受了 Arius(亚略亚流)派形式的基督信仰。这种“隔离教会”(Sonderkirchentum)与普世性的公教传统不一样,它使教会成为一种限于个别部落或国度的教会,而当 Theodosius I(狄奥多修斯)皇帝用法律肯定作为国教的公教(尼西亚的信经)时(参见 41.5),哥特人仍然保持了原来的教派,并视之为一种“民族性的”信仰。这种信仰的特征是:homoic creed(“基督仅仅相似圣父,他不是永远的”);拒绝希腊人关于三位一体和 Logos(逻各斯)的思想和玄妙理论;在 Ulfilas(乌尔斐拉斯)翻译了《圣经》后,他们在礼仪中用自己的(格尔曼)语言;部落的教会的领导是国王,他提名主教们并召开主教会议;圣职人员是“百人族”和家族的部分,也是一种随军司铎;最后,那些有自己土地的地主们如果在自己的地方建立一所教堂,这就算为属于他的教会(Eigenkirchentum,参见 62.2)。

在巴尔干半岛的西哥特人不久后和他们的希腊“主保”发生了严重的冲突。皇帝的官员们没有给予哥特人很好的待遇,这就引起了一次叛乱。在 378 年的 Adrianopolis(阿德里安欧波里斯)战争中,Valens(瓦林斯)皇帝的军队被打败,而皇

帝自己也失去了性命。他的接班人 Theodosius Magnus(狄奥多修斯大帝)以及 Constantinopolis(君士坦丁堡)的主教,圣 Johannes Chrysostomus(金口若望/克利索斯托),都曾经试图推动西哥特人接受正统的(尼西亚)的信仰,但效果并不大。(当时在皇帝的军队中有很多西哥特人服兵役。)这个民族还继续保持他们的 Arius(亚略/亚流)派信仰;他们迁移的路线经过希腊和意大利,无论他们经过什么地区,他们都造成毁灭。他们于 410 年在 Alaricus(阿拉里克)的领导下攻陷了罗马,大肆抢掠了三天,后在高卢南部和西班牙为自己征服了一个新的家乡(419 年)。在这里出现了第一个建立在罗马领土上的独立 Germani(格尔曼/日耳曼)的国度。从教会来讲,在第 6 世纪末发生了转变。国王 Leovigild(利奥维吉,568 - 586 年)仍然非常严格地镇压了在他国民中的公教徒,但他的儿子们已经开始转向罗马的教会。大儿子 Hermenegild(海门吉德)受了妻子 Ingunde(因公德)——她是一个 Franci(法兰克族)的公主——的影响并接受了公教信仰,但他违背了老王,于 588 年被处死,所以他的转变没有作用。然而,第二个儿子,Reccared(Rekared 雷卡里德,586 - 601 年)早在掌权第一年就宣布,他“因一些重大关系到高天和人间的原因”决定转向公教信仰。大部分的 Arian(亚略/亚流)派主教们,贵族和百姓都跟着国王加入罗马的公教会,而 Sevilla(塞维利亚)的总主教 Leander(雷安德,约于 600 年去世)在其中也起了重要的作用。589 年 Toledo(托莱多)召开的主教会议正式肯定了向公教的转变。在第 7 世纪已经发展出了很有活力的教会生活,国王在朝廷的城市 Toledo(托莱多)召开的许多全国性的主教会议为此作证。乡间的堂区有所发展,也有新建立的隐修院,但一些外教人的习俗(比如魔术,算命,崇拜岩石、树木和泉水)仍然继续存在,并且需要教会的负责人注意到它们。在主教们中间最有名的是 Leander(雷安德)主教的弟兄和接班人,Sevilla(塞维利亚)的总主教 Isidor(伊西多尔,约 600 - 636 年)。他是一位渊博的学者,他的著作深深地影响了中世纪,因此他为西班牙的教会争光(参见 78.4)。他也曾经写过西哥特民族的历史。在当时的教会与政治领导有很密切的关系,这样就形成了一种“国教”制度,其中没有为罗马教宗的指导留下很多空间。由于内部的不和睦,西哥特国的势力被削弱了,所以他们无法有效地抵抗阿拉伯人于 711 年的侵入。

另一个部落是 Suebi / Suevi(苏维比人),当他们于 409 年在西班牙西北地区(Gallaecia)定居时,他们大多数的人仍然不是基督徒。他们约于 450 年转向了公教,但不久后,他们的国王 Remismund(雷米斯门德)与一个西哥特的公主结婚,所

以他们接受了 Arius(亚略/亚流)派的信仰。不过,他们的国王 Chararich(卡拉里克,550-559年)再次转向公教。在他们的地区的最杰出传教士是 Braga(= Bracara 巴格)的总主教 Martinus(马丁努斯/马丁,去世于580年,参见78.4)。从他的时代还保存了当时的堂区目录。Suebi(苏维比人)于585年后都受了西哥特人的统治,所以他们的历史就是西哥特人的历史。

43.3 由于和西哥特人的关系,Ostrogotones(Ostrogoths 东哥特人)也在4世纪接受了 Arius(亚略/亚流)派的信仰并坚持了这个信仰一直到他们王国的没落。在450年后,他们曾在 Pannonia(帕诺尼亚,今天的匈牙利地区),后来在意大利定居。他们最杰出的国王是 Theodoricus Magnus(狄奥多利大帝,471-526年),他经过东方的 Zeno(芝诺)皇帝的同意,并于489年率领东哥特人进入意大利北部。第5世纪意大利的情况令人感到悲伤。在那位无能的 Valentinianus III(瓦伦提尼安努斯)皇帝被暗杀后(455年),罗马的皇帝制度走向灭亡。实际上掌权的人是那些从外面进来的 Germani(格尔曼/日耳曼)人的军事领导。其中一个这样的武士是 Odoaker(奥多阿克),他来自 Skiren(斯克)的部落,是一个 Arius(亚略/亚流)派的基督徒,于476年使人宣布他为意大利国王,这样强迫最后的罗马皇帝 Romulus(罗姆鲁斯,讽刺他的称呼是 Augustulus“小奥古斯都”)下台。罗马的皇帝们曾经统治了整个地中海的世界,但现在他们的光荣结束了。东方的皇帝 Zeno(芝诺)于479年承认 Odoaker(奥多阿克)为一种“总督”,并献给他 Patricius(“崇高者”)的荣称。他的统治维持了13年,但在489/490年,Theodoricus(狄奥多里克)推翻了他的政权,并于493年使人在 Ravenna(拉文纳)暗杀 Odoaker(奥多阿克)。东哥特王 Theodoricus Magnus(狄奥多里克大帝)为自己建立了一个很大的王国,他的领土曾包括意大利, Sicilia(西西里), Dalmatia(达尔马提亚), Pannonia(帕诺尼亚,大约在今天的匈牙利), Noricum(诺里孔,大约指今天的奥地利), Raetia(瑞提亚,大约指今天的瑞士),最终还有 Provence(普罗旺斯,今天法国南部地区)。他是 Franci(法兰克人)统治者 Clovis(= Chlodowech, Chlodwig 克洛维,见下43.7)的内兄,并且想扩大对于法兰克人的影响。他想在东哥特人的领导下组织一种“各地格尔曼/日耳曼国王联盟”,但这个行动失败了。东方的皇帝 Anastasius(阿纳斯大修/亚拿斯大修)承认了 Theodoricus(狄奥多里克)王的统治,而从总体来看,他为意大利带来了利益。他尤其保护了罗马的文化。Cassiodorus(卡西欧多鲁斯/迦修多儒)是一位优秀的罗马贵族,曾当过国王的顾问并任最高的

官员。虽然 Theodoricus(狄奥多里克)自己属于 Arius(亚略/亚流)派,但在宗教的问题上,他怀着一种宽容的态度(参见他的话 religionem imperare non possumus“我们无法命令宗教的事”,见 Cass. *Variae* 2, 27),也没有干涉意大利的公教徒的宗教生活。因此,意大利的公教徒也信任了他,并在 498 年的模棱两可的教宗选举时(有人选 Symmachus,有人支持 Laurentius)请国王作决定(参见 64.6)。当时的拜占庭朝廷很支持“基督一性论”的异端(参见 55.4),但因为意大利的国王属于 Arius(亚略/亚流)派,意大利的公教徒感觉到,他们有保障,能够面对东方的压力。在 Acacius(阿卡奇乌斯/阿迦修)的教会分裂被解决后(519 年),罗马人更多倾向于拜占庭,所以 Theodoricus(狄奥多里克)王在晚期开始怀疑罗马人并且改变了他的政治。他控告并于 524/525 年处死了那位著名的哲学家和政治家(皇帝内阁的首相)Boethius(波伊提乌斯/波伊丢斯)和他的岳父 Symmachus(西马库斯)——一位元老和执政官。当教宗 Johannes I(若望/约翰一世)从 Constantinopolis(君士坦丁堡)回来时,国王逮捕他,而教宗在监狱中去世(526 年)。然而,这位格尔曼/日耳曼人的领袖并不是一个“狂妄镇压公教”的人(这类的说法来自后来的传奇)。他的墓仍然保存在 Ravenna(拉文纳),但当他于 526 年去世时,东哥特王国由于内部的纷争无法长期存在。在维持 20 年的搏斗后,最后的东哥特国王 Totila(托提拉)和 Teja(特哈)无法抵抗拜占庭的军力和战争策略(552/553 年)。

43.4 拜占庭的皇帝征服了东哥特人,但他也不能长期享受这次胜利的果实。早在 568 年,那些 Langobardi(伦巴第人)在他们的国王 Alboinus(阿伯因)的领导下从 Pannonia(帕诺尼亚)侵入意大利,并征服了整个意大利,除了 Ravenna(拉文纳)地区、罗马地区和一些南方地区以外。南方的地区留给拜占庭人,而拜占庭皇帝的总督从此以后居住在 Ravenna(拉文纳)。Langobardi(伦巴第人)在 Spoleto(斯波雷托)和 Benevento(贝内文托)建立了一些“公国”(公爵领地)。部分的 Langobardi(伦巴第人)在那时仍然是外教人,部分则信奉 Arius(亚略/亚流)派的基督宗教——他们在 Danubius(多瑙河)地区从别的 Germani(格尔曼/日耳曼)族人接受了这个信仰。他们在意大利的政治中心是 Pavia(帕维亚)。他们对于公教和对于罗马人的文化没有太尊敬,甚至用暴力反对它。对于罗马地区来说,他们是很危险的邻居。当 Authari(奥塔里)王于 589 年与一位来自 Bavaria(巴伐利亚)的公主 Theodelindis(特欧德林德)结婚时,Langobardi(伦巴第人)获得了一个属于公教的女王,而她有长期的影响,而且还受了 Gregorius Magnus(大额我略/贵格利)教宗的

支持。她又和 Authari(奥塔里)的接班人, Agilulf de Turino(阿格鲁夫, 590 - 616年)结婚, 这个国王又属 Arius(亚略/亚流)派, 但没有阻碍公教在国内的传播。他们的儿子 Adelwaldus(阿德瓦杜)接受了公教的洗礼。当 Agilulf(阿格鲁夫)于 616年去世后, Theodelindis(特欧德林德, 628年去世)替少年的儿子执政。她的儿子 Adelwaldus(阿德瓦杜)的政权于 625年被推翻, 此后又出现了几个信奉 Arius(亚略/亚流)派的国王, 但约于 680年, 公教的胜利成为不可逆转的事实。在 Langobardi(伦巴第)的王国中, 由圣 Columbanus(高隆班/科伦巴, 参见 72.8)于 614年在 Bobbio(波比欧, 在意大利北部 Trebbi 河的山谷)建立的隐修院成为灵修生活和学术活动的重要中心。在意大利的 Longobardi(伦巴第人)逐渐与当地的“罗马人”(即原罗马帝国居民)结合为一。

和其他的 Germani(格尔曼/日耳曼)部落一起, 那些来自东方的 Rugii(儒格人)也接受了 Arius(亚略/亚流)派的信仰。在匈奴国王 Attila(阿提拉)去世后(453年), 匈奴人的王国瓦解了, 而 Rugii(儒格人)当时就居住在 Noricum(诺里孔, 今天的奥地利地区)。在罗马军队离开以后, 当地的居民由于没有保护, 多次遭受了蛮族人的掠夺和干扰。在那个时代有一位杰出传教士活动在 Noricum(诺里孔), 他安慰和保护当地的罗马人, 他是圣 Severinus(塞维里努斯, 482年去世)。他的出生地是不明确的, 可能他是一位来自 Africa(非洲/阿富利加)的人, 而他的学生 Eugippius(欧格皮乌斯)曾描述了他的生活(参见他的 *Vita Sancti Severini*)。甚至那些信奉 Arius(亚略/亚流)派的 Germani(格尔曼/日耳曼)人都尊敬了这位圣人, 比如 Odoaker(奥多阿克尔)。其他的与 Rugii(儒格人)有密切关系的部落, 比如 Skiren(斯克人)和 Turkelingen(土克林根)大概也信奉了 Arius(亚略/亚流)派的基督宗教。

43.5 另一个部落是 Burgundii(勃艮第人), 他们在 5 世纪初居住在 Rhenus(莱茵河)中游地区(Worms 沃尔姆斯城), 在 Main(美因)河和 Neckar(内卡)河地区。一些教会史家(Orosius, 7, 32; Sokrates, 7, 30)称他们为公教徒, 但这大概没有根据。他们大概从西哥特人那里接受了 Arius(亚略/亚流)派的信仰并且一开始也遵守了这个信仰。在 435 年和 437 年他们和匈奴人交战并遭受惨重的打击, 因此他们在第 5 世纪中去法国地区, 在 Savoy (Sabaudia 萨瓦), 就是在 Jura(汝拉山), Rhone(罗纳河)和 Vosges(孚日)山脉之间找到了一个新的家乡。在那里, 他们很快被“罗马化”(romanisiert, 他们接受罗马的文化)。当他们的国王 Gundobad(棍多

巴德)去世后,他的儿子 Sigismund(西格斯孟德)于 516 年掌权,这个儿子就是公教徒,所以这个民族开始转向天主教。在这方面最有贡献的人可能是 Vienne(维恩)的总主教 Avitus(阿维图斯)。因为这个民族不久后被 Franci(法兰克人)征服(于 532 年),Arius(亚略/亚流)派的信仰更早消失了。

43.6 当 Vandali(汪达尔人)从 Pannonia(帕诺尼亚,今天的匈牙利地区)出发时,他们已经有 Arius(亚略/亚流)派的信仰。他们和 Suebi(苏维比人)和 Alani(阿拉人)联合,在高卢地区徘徊,在各地造成很大的损失,后于 409 年在西班牙住下。他们于 429 年又进入 Africa(非洲/阿富利加)的北部,而在那里他们的国王 Geiserich(格色里克,428-477 年)逐渐消除了罗马人的统治并建立了自己的王国。他是一位很能干的领导。Vandali(汪达尔人)甚至想从他们所征服的地区中驱逐罗马公教。一般来说,Germani(格耳曼/日耳曼)人是很宽容的,但这里的 Vandali(汪达尔人)的态度不同;Geiserich 王和 Hunerich(胡内里克)王(477-484 年)曾经镇压了公教会几次,而 Vita(维塔)的主教 Victor(维克托)曾于 484 年很动人地描述了这些教难。尤其主教们和贵族遭受了很大的压力。最终,Justinianus(尤斯廷尼安努斯)皇帝通过他的将军 Belisar(贝里撒尔)于 534 年毁灭了 Vandali(汪达尔人)的国度。一个作者(Salvianus 撒尔维安努斯,见其著作 *De gubernatione Dei*, 7, 6)曾经赞美了 Vandali(汪达尔人)的生活方式是很纯洁的,与罗马人的恶习形成对比,但发展到了第 6 世纪,他们的生活方式也受了气候和富裕的影响,所以他们已经失去了所有的精神。

Vandali(汪达尔人)征服了 Africa(非洲/阿富利加)地区的过程也带来了许多残酷的经验。Geiserich(盖色里克)王于 431 年在包围了 Hippo(希波)城,一年之后攻克了它,就是 Augustinus(奥思定/奥古斯丁)当主教的地方。不久后,罗马人(公教徒)和 Vandali(汪达尔人,他们是 Arian 亚略/亚流派的信徒)之间的冲突变得很激烈。当 Geiserich(格色里克)于 439 年攻克了 Carthago(迦太基)后,他马上驱逐了 Quodvultdeus(阔乌德乌斯)主教以及大部分的圣职人员,并且将各地教堂交给了 Arius(亚略/亚流)派的人。镇压公教徒的活动一直维持到了 475 年,这期间只中断了 3 年(454-457 年)。Hunerich(胡内里克)王开始时比较宽容,但后来更强烈地压迫公教徒。在 484 年 2 月 1 日本来要举行一个“宗教对话”,但 Arius(亚略/亚流)派的人施用暴力,所以对话是不可能的,而公教的教堂都交给对方。Vandali(汪达尔人)利用罗马皇帝那些严格的反对异端者的法律规定来反对公教徒,比如

他们那时驱逐了 348 位主教。也有许多人殉道。当 Gunthamund(公达孟德,484 - 496 年)当王时,情况有一些改进,而主教们被允许回来,公教徒被允许举行礼仪。但他的兄弟 Thrasamund(塔撒孟德,496 - 523 年)再次命令关闭公教的教堂,并且驱逐 60 位主教,押送他们到 Sardinia(撒丁岛),其中有 Fulgentius de Ruspe(傅尔根提乌斯,参见 57.3; 78.1)。在这个国王后有 Hilderich(希尔德里克,当王 523 - 530 年),他是一优待公教徒的人,在他以后有 Gelimer(格里梅尔,530 - 534 年),一位想镇压公教信仰的人,但他无法施行他的计划,因为不久后他的政权被推翻了。

43.7 在那些大的有德意志血统的部落当中,Franci(法兰克人)是最有前途的部落,因为他们很早就定居在一个已经有基督徒的地区。那些被称为 Salian(萨利人)的 Franci(法兰克人)大约在 450 年从莱茵河的北方地区迁移到西南地区。他们的年轻国王是 Clovis(= Chlodwig, Chlodwech 克洛维,481 - 511 年),他很有精力并在 Soissons(苏瓦松)于 486 年打败了罗马人的总督 Syagrius(徐阿格留斯),这样就消除了罗马人在高卢地区的影响。法兰克人征服了高卢地区,先到 Loire(卢瓦尔河),后来也排除了南方的西哥特人,占据的地区于 507 年扩展到了 Garonne(加龙河)。虽然一开始只有个别的法兰克人接受了信仰,但后来整个民族都接受了这个信仰,而且是公教的正统信仰。在这方面最关键的是 Clovis(克洛维)王的影响;他的妻子是一位来自 Burgundi(勃艮第)地区的公主,名为 Chlotilde(克洛提德);她是公教徒,所以她也要求为两个儿子举行公教的洗礼。根据 Gregorius de Tours(图尔的额我略/贵格利,见其 *Historia Francorum*, 2, 31)的记载,Clovis(克洛维)王在 Rhenus(莱茵河)左岸有一次与 Alamanni(阿拉曼尼人)交战,并且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那时,他发誓说,如果他这次打赢,他将会接受基督信仰——他似乎是第二个 Constantinus(君士坦丁)。他确实克服了敌人并在圣诞节的时候(大概在 496 年)与 3000 个随从一起在 Reims(Remis 兰斯)接受了圣洗。为他施洗的人是圣 Remigius(瑞米格乌斯)主教。这位年轻的法兰克王接受了基督信仰,除了宗教的理由当然还有政治上的理由,因为他想通过教会和她的那些具有威望的主教们巩固他的年轻国度,就是所谓的 Merovingi(梅洛温格)王朝(486 - 751 年)。其他的法兰克人不久也跟着接受了公教信仰。和其他的 Germani(格尔曼/日耳曼)部落一样,国王的影响是最关键的,而且没有强制性的归化活动。Clovis(克洛维)王的榜样甚至在他的国度以外都有所影响,比如影响了 Chararich(卡拉里克)王和他的儿子。然而,这些法兰克人的分支地区和分支王国后来被取消,因为 Clovis(克洛

维)能够统治所有的法兰克人分支,使他们形成一个大的王国。他征服了 Alamanni (阿拉曼尼),而他的子孙后来扩展了法兰克人的统治范围,最后统治了 Burgundii (勃艮第人), Thuringii (图林根人)和 Bavari (巴伐利亚人);这种扩展为那些民族的基督化都有很大的影响(参见 43.5;第2卷79)。

43.8 法兰克人接受了公教信仰,这是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事件。当代的人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比如 Vienne(维恩)的总主教 Avitus(阿维图斯)曾向 Clovis(克洛维)写信说:“你的信仰是我们的胜利”(Vestra fides nostra victoria est)。首先,在法兰克人的国土上没有“征服者的信仰”和“被征服者的信仰”这种难以克服的冲突,这样能够更容易地建立一个共同的社会组织。另外,因为法兰克人是公教信徒,他们能够无阻碍地利用古代-基督宗教文化的种种宝藏(Schaetze der antik-christlichen Kultur)——教会就保存了这些宝藏。东哥特王 Theodoricus(狄奥多里克)王想进一步传播 Arius(亚略/亚流)教派,但因为法兰克人接受了公教信仰,这种计划也无法实现。在第6世纪还有三个 Germani(格尔曼/日耳曼)民族放弃了 Arius(亚略/亚流)的异端,这肯定也是法兰克人转变的结果。Arius(亚略/亚流)派的信仰在罗马帝国早就消失了,而在那些 Germani(格尔曼/日耳曼)民族那里继续存在了一段时期,但现在这种异端就没有前途了。当法兰克人接受了公教信仰时,他获得了一种特殊的角色,因为一切其他的格尔曼/日耳曼的国王都是外教人或 Arius(亚略/亚流)派的拥护者,所以从西部的教会来看,法兰克人的国王似乎是正统信仰的先锋和主保。然而,通过这一点,法兰克王就准备了后来卡洛林王朝的形象:作正统信仰的主保,又在同一个宗教基础上统一所有的德意志的支派和部落。Germani(格尔曼人/日耳曼人)因此也接触了古代文化和罗马的政治文明,使西欧的文化进步和政治进步成为可能的。

法兰克人的国王和人民的皈依最早也许只是一种外在的转变,它并没有意味着法兰克人很努力实现基督徒的道德理想。不过,法兰克人因他们的信仰感到自豪,比如他们的法典(Lex Salica,约555年)的前言说:Vivat qui Francos diligit Christus! (“赞美基督,他关爱法兰克人!”)很多人奉献了钱或建立教堂,而圣人/圣徒被尊敬,各种圣物也被重视。法兰克人的领土分为三个地区(Neustria, Austrasia, Burgundia),但全国的精神核心地带是 Tours(图尔),因为圣 Martinus(马丁努斯/马丁,参见72.6)的墓在那里。不过在另一方面,人们的习俗仍然很粗糙,迷信和外教人的习俗都继续存在。Merovingi(梅洛温格)王朝中的贵族人似乎可说

是“无恶不作”的：不忠信、不守誓言、暗杀人、不纯洁的生活。在6世纪末和7世纪初，他们的习俗最不好（参见 Brunhilde 女王和 Chilperich I 王的妾 Fredegunde 之间的冲突）。当时的教会相当富裕，而主教们是朝廷的顾问，在社会上有很高的地位，但法兰克人的教会完全依赖于国王，它很明显是一种“国教”或“受政治领导的教会”，而教宗在其中没有多大的影响，虽然教会文化的形式本身是罗马的（Lex Ribuarica《里布瓦法律》58, 1: *Ecclesia vivit lege Romana*“教会适用罗马的法律”）。尤其是在指定主教的职位，国王或贵族人士都参与这些决定，他们多次没有注意到某人的贡献或资格，也曾用“圣职买卖”的手段来决定谁当主教（参见 60. 3）。因此，似乎整个法兰克教会都跟着社会的沦陷而沦陷。写作和学术生活逐渐消失了。至少他们还举行了很多主教会议：在 511 年和 614 年之间举行了 30 多个全国性的主教会议。个别的隐修院也能够在最恶劣的时代保持他们的水平，成为灵修和学术的核心。在第 6 世纪有很多杰出的主教，比如 Avitus de Vienne（阿维图斯，518 年去世，参见 78. 4），Remigius de Remis（Reims）（瑞米格乌斯，535 年去世），Caesarius de Arles（凯撒利乌斯/该撒留，542 年去世，参见 78. 4）；Nicetius de Trier（尼泽图斯，566 年去世）；Germanus de Paris（格尔曼努斯，576 年去世）；Gregorius de Tours（额我略/贵格利，594 年去世）；Venantius Fortunatus de Poitiers（维南提乌斯，601 年去世，参见 78. 4）。一位来自爱尔兰的隐修士和隐修院院长，Columbanus（高隆班/科伦巴）大约 20 年之久（590 - 610 年）在 Gallia（高卢）和 Burgundia（勃艮第）地区进行传教活动；他是一位很会讲忏悔道理的人，也创立了很多隐修院（参见 72. 8），他的主要隐修院建立在 Burgundia（勃艮第）的 Luxeuil（卢修），这个隐修院是一个在灵修，学术和传教工作方面都有辐射力的核心。一些杰出的妇女在隐修院或在世俗的生活中发挥了他们的才华，比如圣 Genevieve（Genovefa 热内维埃夫，512 年去世），她是巴黎的主保，很受尊敬；上面已经提到的 Chlotilda（克洛提尔德，545 年去世）；圣 Radegunde（拉德公德，587 年去世），她来自 Thuringia（图林根）的王族，先是 Chlotar I（克洛达一世）的妻子，后来在 Poitiers（普瓦铁）进入隐修院；圣 Burgundofara（勃艮第法拉，657 年去世），她当 Faremoutier（法姆铁）隐修院的院长；圣 Bathilde（巴德希尔德，680 年去世），她曾是 Clovis II（克洛维二世）的妻子等等。教会的宗教力量和创造文明的力量从来没有完全消失。不过，在第 8 世纪需要一个全面的改革和外来的刺激才能够让法兰克人的国度脱离堕落的处境，使它成为普世教会的一个旺盛的和主动的肢体。

在英国地区的 Celtae(凯尔特人/凯尔特人)
和 Anglosaxones(盎格鲁-撒克逊人)中的教会

44.1 在罗马帝国的 Britannia(不列颠)省,基督宗教大约在第2世纪末就在本地人中找到了信徒(参见 12.5)。在第4世纪,基督信仰似乎普遍地被接受,并在北方传播到 Scotia(苏格兰)地区。然而,教会无法维持在这样大的地区的生活。当罗马人于5世纪初放弃了他们的 Britannia(不列颠)省时,那些居住在爱尔兰和苏格兰地区的外教部落——Picti(皮克特人)和 Scoti(苏格兰人)——随意侵略整个地区。因此,Briti(不列颠人)的君王 Vortigern(沃提根),一位基督徒,邀请了德国北部的一些部落来帮助他,而在428年后,这些部落也一批一批地去英国;他们就是 Angli(盎格鲁人),Saxones(撒克逊人)和 Juti(朱特人)。他们原来是朋友,但很快变成侵略者和征服者。因为他们的侵入,在岛上大部分的地区还恢复了外教人的习俗,仅仅在西部的山区,在 Cambria(Wales 威尔士地区)和 Cornwall(康沃尔)地区,不列颠人能够保持自己的主权和基督宗教;一部分的不列颠人也移民到对岸(高卢的西北角,即 Armorica 阿莫里凯, Bretagne = Brittany 不列塔尼)。因为这些基督徒从地理来看是处于封闭的地区,并且和其他的基督宗教世界没有很多来往,所以在他们那里形成了一些特殊的习俗(他们保持一个旧的罗马的复活节循环,84年一轮;他们的洗礼仪式比较特殊,圣职人员的发圈或剪发礼不同等)。这些特殊的习俗后来传到爱尔兰和苏格兰的教会(见下),并在7世纪和8世纪在很长的谈判后被放弃,最终他们接受了罗马的习俗(参见 69.6)。一些作者曾经说,在早期的英国存在一种“没有罗马影响的”,“纯粹福音式的”教会,其中没有主教,没有圣职人员的独身制,没有教宗的权威性;这样的说法显然是无根据的。

44.2 当基督宗教在不列颠本身被排除时,它开始征服邻近的地区。爱尔兰在古代被称为 Hibernia(希贝尔尼亚)和 Scotia (maior) (“大苏格兰”),罗马人从来没有征服这块地,而扰乱了全欧洲大陆的“民族大迁移”在爱尔兰也没有任何影响。基督信仰大概很早从 Wales(威尔士)地区或从 Gallia(高卢)的西部地区传入爱尔兰了。罗马的 Coelestinus I(切来斯提努斯)教宗于431年派遣了 Palladius(帕拉蒂

乌斯/巴拉第)当第一位爱尔兰的主教(ad Scottos in Christum credentes“到那些信基督的苏格人”),但这个传教士在爱尔兰南部工作的时间不长;有的学者认为,他的名字实际上就是 Patricius(帕特里克/巴提克)。这个海岛接受基督信仰还是要归功于圣 Patricius(Patrick 帕特里奇乌斯/帕特里克/巴提克)和他的学生。他出生在 Britannia(不列颠),是一位执事的儿子,他的父亲是住在 Cumberland(坎伯兰)的 Banna(巴纳)的 Calipurnius(卡里普尔尼乌斯)。16岁的 Patricius(帕特里奇乌斯)被一些海盗押送到爱尔兰,他在那里当奴隶,放羊。在这个时期他的宗教信仰变成成熟。6年后他逃跑,在自己的家乡被接受为圣职人员,后在 Gallia(高卢)的 Lerinum(雷让)和 Auxerre(欧塞尔)了解隐修院的生活,又被祝圣为主教。他在梦中听到了声音说他应该去爱尔兰(参见 *Confessio S. Patricii*),所以他就到那里传教,当了 Palladius(帕拉蒂乌斯)的接班人,大约30年(432? - 461年)宣布了基督信仰,并且获得了非常大的成就。从此,在文献中的“绿岛”爱尔兰被称为“基督宗教的国”。许多传奇描述他的传教工作。据说他曾选择北部的 Armagh(阿马格)当他的主教府的所在地,后来这个城市成了爱尔兰的宗主教府(Metropolitankirche)。在这个国度中出现了非常多的隐修院(每一个家族都有一所隐修院),所以爱尔兰的教会似乎是“隐修者的教会”,是“圣人/圣徒的海岛”。这些隐修院不仅仅是严格苦修的地方,同时也是学术中心,根据古典文化培养了人才。尤其著名的是在 Belfast(贝尔法斯特)附近的 Bangor(班格尔)隐修院,这是圣 Comgall(孔格尔)于558年建立的修院。一般来说,在爱尔兰的隐修士是信徒群众的牧灵者。教会的法律审判权都在隐修院院长的手里。院长或一位隐修院的修士等于有主教的地位。很多爱尔兰的隐修者曾去国外传教(这些旅途中的传教士被称为 Scotti peregrinantes = peregrini)。他们本身很喜欢活动,另外又认为“无家乡”是一种苦修方式,所以他们去了 Scotia(苏格兰), Gallia(高卢), Germania(格尔曼尼亚/日耳曼尼亚)和 Italia(意大利)传播福音,并在很多地方建立一些隐修院。这种“peregrinari pro Dei amore”(“因爱上主而周游四方”)自从 Columbanus(高隆班/科伦巴,参见72.8)一直到11世纪在欧洲大陆的传教史和隐修院史中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虽然爱尔兰来的传教士很少有一种“组织”的才能(Gabe der Organisation),而他们的传教方式和灵修方式有时候也太个人化(allzu individualistisch),但从总体来看,他们为天国和为欧洲的文化贡献是非常伟大的。

44.3 罗马人称 Scotia(苏格兰)为 Caledonia,而中世纪的学者称之为 Scotia

minor(小苏格兰)。在第4世纪末有一位不列颠人,圣 Ninianus(尼尼安),他曾在 Picti(皮克特人)中间宣讲福音。然而,一位来自爱尔兰的隐修院院长, Columba(克伦巴,或“老高隆班”),才比较广泛地在此传播了基督信仰。他曾在苏格兰传教34年之久,并于597年在那里去世。他在一个靠近苏格兰的小岛(名称有很多写法: Eo, Io, I, Hy 后来称 Iona)上建立了一个隐修院,而这个隐修院成为传教活动的基地。新创立的苏格兰教会和爱尔兰教会一样,也是一个以隐修院为基础的教会,也有这样的制度和特征(见上44.2)。虽然 Iona 的隐修院院长们和 Columba 一样只是司铎(而不是主教),但他们指导了苏格兰的教务。“教区司铎”仅仅出现在第8世纪,因为在那个时候与罗马的关系比较密切。在12世纪苏格兰才有一种正规的关于教区界限的归划。

44.4 在6世纪末,福音又开始在英格兰地区扩展。这次传教活动是那位有远见的 Gregorius Magnus(大额我略/大贵格利)教宗(参见64.7)。他于596年派遣了一个罗马的本笃会会长 Augustinus(奥古斯提努斯)和40位修士到盎格鲁-撒克逊的地区传教。当时的 Kent(肯特)王 Ethelbertus(俄特贝尔图斯)是盎格鲁-撒克逊地区七个小国的联盟中的 Bretwalda(“总王”),而且他的妻子 Berta(贝尔塔)是一位 Franci(法兰克人)的公主,所以这个国王容易能够接受信仰。他不仅允许传教士们讲道,而且自己与几千个国民一起接受了圣洗(597年,大概在圣神/圣灵降临节)。罗马的教宗听到了关于这个巨大的成就的消息并且派遣了更多的传教士(Mellitus 梅里图斯, Justus 尤斯图斯等人)到英国并命令要建立两个大教省,每一个教省要分为12个教区(601年)。他认为, London(伦敦)应该有英国南部的宗主教,而 York(约克)应该管理北方的地区。不过, Cantuaria(Canterbury 坎特伯雷)成为英国南方的总主教区的基地,因为当地的传教工作是从 Cantuaria(坎特伯雷)开始的,而 Augustinus(奥古斯提努斯)曾在那里建立了他的主教府。根据教宗的明智规定,在盎格鲁-撒克逊地区的福传工作必须注意到和适应本地人的习俗(外教人的神庙转化为教堂,外教人的庆节转化为基督宗教的庆日等)。Augustinus(奥古斯提努斯)也曾与 Wales(威尔士)的古老教会(参见44.1)建立了一些关系,但因为不列颠人憎恨他们的征服者(盎格鲁-撒克逊人),所以在这方面的成就不大。50年以内,另外有五个盎格鲁-撒克逊的王国也接受了“十字架的宗教”,尤其重要的是 Essex(埃塞克斯)和它的首都 London(伦敦),它于604年成为一个教区,以及具有势力的 Northumbria(诺森布里亚)。York(约克)的主教 Paulinus(保利努斯)曾

于627年给 Kent(肯特)王 Edwinus(埃德温)施洗,后来又想在 Northumbria(诺森布里亚)地区传教,但外教人也因此开始反对基督信仰。因此, Oswaldus(奥斯瓦杜斯)王请 Hy(Iona 艾奥纳)的隐修院(见上 44.3)派遣一些传教士(635年),所以这个地区后来属于爱尔兰/苏格兰教会的范围。Northumbria(诺森布里亚)于664年才接受了罗马的习俗,尤其是罗马的复活节算法(参见 69.6),那时候,在 York(约克)当主教的圣 Wilfrid(威尔夫里德)在 Whitby(威特比)的主教会议上(664年)推动了人们转向罗马的礼仪。英国人邀请了罗马教宗派遣一个人进一步建立英国教会的组织,所以 Vitalianus(维塔利阿努斯)教宗派遣了 Theodorus(特奥多鲁斯/狄奥多尔,参见第2卷 89.2),一位很有学问的希腊人,当 Cantuaria/Canterbury(坎特伯雷)的总主教(669-690年),而他完成了这个任务。在 Germani(格尔曼人/日耳曼人)的地区中,英国最快地接受了信仰,而这个信仰又成为创造崇高文化的推动力。在盎格鲁-撒克逊人那里,教会生活和国家社会有密切的和建设性的关系。在英国也有很多旺盛的男隐修院和女隐修院,这些都是根据圣 Benedictus(本笃)的会规组织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对于罗马的教宗怀着特别大的感恩,他们非常尊敬“宗徒/使徒之王”和“掌天门之钥匙”的 Petrus(伯多禄/彼得)的继承人(教宗),所以他们经常去罗马朝圣(所谓去“ad limina apostolorum”“到宗徒们的家屋”),并且每年向罗马送一些奉献(税)。Mercia(梅西亚)的国王 Offa(欧法,796年去世)早就许诺每年给这种 denarius S. Petri(“圣伯多禄/彼得的硬币”)。

和爱尔兰-苏格兰的教会一样,英格兰的教会也同样(在650年以后)在欧洲大陆展开了非常杰出的传教工作(参见第2卷,80)。英国来的传教士具有很大的适应能力,组织的能力,而且他们理解了教会的圣统制秩序的重要性——这些优点恰恰是爱尔兰传教士缺少的因素。这些活动帮助了 Franci(法兰克人)的教会自己进行改革,而且也带给了法兰克人“追求知识”的努力和写作方面的努力。

45

基督宗教受伊斯兰教的限制

45.1 当基督宗教在西欧征服了越来越多的地区时,在东方形成了 Islam(伊斯兰教),而这个宗教很快成为基督宗教的强力对手。这个新的宗教形式的发祥地是

阿拉伯,其创始人是 Muhammad(穆罕默德),他于 570 年出生在 Mecca(麦加),632 年在 Medina(麦地那)去世。他的宗教情怀很强烈,他的贡献是这一点:他从他的家乡驱逐了多神论的偶像崇拜并引导阿拉伯人接受了一神论。Muhammad(穆罕默德)曾是商人,并在旅途中接触了很多犹太人,基督徒或属于犹太-基督宗教的教派的人,从他们那里开始理解一神论的信仰。他也承认 Moses(梅瑟/摩西)和 Christus(基督)为“先知”,他信亡者的复活和永远的(来世的)审判。他在梦中和神视(vision)中感觉到他受到了一些启示,所以在 610 年后自己以“神的使者”和“最高的先知”的身份出现,宣布了他再次发现的真正信仰并且预言了神的严格审判很快就要来临。通过这些教导他又和犹太教与基督宗教形成了隔阂,并且约于 622 年完全放弃了这些旧的传统。因为他的改革计划在 Mecca(麦加)不能实现,他必须在 622 年与一些朋友离开,这是所谓的 hijra(hegira,622 年也是伊斯兰教纪元)。他控告了犹太人和基督徒们是篡改圣书的人,比如他认为,基督徒关于“三位一体”的论述是改变原来的教导。他放弃了一些原来被遵守的犹太人习俗,并且改变了“祈祷的方向”(kibla):他们不再向耶路撒冷俯伏在地礼拜,而是转向 Mecca(麦加)了。

伊斯兰教(Islam 意味着“完全奉献于上主/安拉”)的基本信条是三个:信唯一的不可见的神;信 Muhammad(穆罕默德)是最高的先知;信神的最后审判。伊斯兰教也包含一种预定论(kismet = fatum 命运),而来世(天堂)的生活受到很具体的描述。伊斯兰教“五大功课”是:宣认信仰;每天五次礼拜(包括洗净礼);在斋月守斋;施舍(穷人税或叫天课);(有条件的)至少去一次 Mecca(麦加)朝觐。另一些规定是禁止饮酒和吃猪肉,禁止有宗教画像等。穆斯林的圣书是《古兰经》,它包含着安拉降示给穆罕默德的启示,但这部著作是在他的去世后写成的。《古兰经》是他们的信仰、道德和法律的标准。除了《古兰经》以外还有 Sunna(“逊奈”,“圣行”,“传统”),就是穆罕默德和他的学生的行为模式。然而,波斯和周围地区的 Shiites(“什叶派”)不承认这个“圣行”,他们仅仅承认穆罕默德的侄子 Ali(阿里,第 4 个哈里发,656-661 年)和他的后代为正统的继承人。从人数来看,大多的信徒属于逊尼派,不属于什叶派。

45.2 在晚年,穆罕默德越来越多强调政治上的统治,而宗教思想似乎要为此目标服务。他根据自己的原则建立一个新的社会制度。他强调,每一个信徒都有“不断抵抗非伊斯兰教徒”的义务(所谓 djihad),同时他开始征服阿拉伯。他于

630年攻克了 Mecca(麦加),毁灭了一切偶像,并使原来的古阿拉伯圣所 Kaaba(天房,方形石殿)成为新宗教的核心圣所。在穆罕默德去世(632年)后,他的继承人(被称为 Khalif 哈里发,即“代表”)——在他们的时代伊斯兰教的“神统治”才充分实现——扩展了阿拉伯人的征服活动(“种种阿拉伯人的迁移”)。其中夺取了拜占庭帝国的许多最繁荣的地区,并似乎毁灭了其中的希腊文化:“伊斯兰教成为希腊化文化的死刑执行人”(历史学家 Mommsen 的话)。同时,伊斯兰教给基督宗教也带来了无法估价的损失。那些早期的哈里发 Abu Bekr(艾布白克尔,632-634年)和 Omar(奥马尔,634-644年)就已经征服了巴勒斯坦,叙利亚,埃及和波斯。因此,好几个总教区归属于阿拉伯人的统治,如 Antiochia 教区(安提约基亚/安提阿,637年),Jerusalem 教区(耶路撒冷,638年),Alexandria 教区(亚历山大里亚/亚历山太,642年)。因为在基督宗教的世界中存在着很多有关基督论的论战和纷争,所以征服那些基督徒不太难——埃及的“基督一性论者”(monophysiti)在开始的时候充满欢喜地认为,阿拉伯的统治者解放他们不继续受拜占庭的统治。在哈里发 Othman(奥斯曼,644-656年)的统治下,阿拉伯人获得了 Armenia(亚美尼亚)和 Cyprus(塞浦路斯),又开始侵略 Carthago(迦太基)地区。在 Omayyad(倭马亚)的王朝下——他们建立 Damascus(大马士革/大马色)的哈里发(661-750年)——阿拉伯人在东方走到印度和中亚地区,在西方征服了 Carthago(迦太基,698年),Africa(非洲/阿富利加)的西北部,甚至进入西班牙(711年)。他们也长期围攻了 Constantinopolis(君士坦丁堡,717-718年),但没能攻克它。在阿拔斯王朝(750-1258年)的哈里发的统治时期,Baghdad(巴格达)成了伊斯兰教的世界性王国的核心。

45.3 一般来说,穆斯林在征服的地区保留了基督宗教,只为基督徒规定了一些限制。仅仅在阿拉伯地区,犹太人和基督徒必须离开。然而,基督宗教在伊斯兰教地区受很大的损失。一方面,在那些原来如此热忱地信仰基督的地区,教会的信仰和纪律后来因教会内部的争论被削弱。另一方面,那些新的领导又喜欢人们接受他们的宗教(伊斯兰教),一些法律规定也推动了基督徒们转向伊斯兰教。在这样的条件下,很多基督徒转向伊斯兰教是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势。如果一些教会团体还能继续存在,它们也根本没有影响力。一段时间后,Africa(非洲/阿富利加)西北地区的基督宗教完全消失,而这个地区归于外教人的传统和文化;于1053年,在 Africa(非洲/阿富利加)的西北地区仍然存在着5个主教堂,其中能够坚持最久的是 Carthago(迦太基)的教会,但约于1160年,Carthago(迦太基)的教会也失踪了。

第二章 教会教义的发展。种种神学争论、异端和教会分裂

46

种种神学争论和教义发展的概论

46.1 这个时期(313年到682年)中的神学争论在范围上和在意义上都超过前期的神学讨论。这些争论从第4世纪到第7世纪都没有中断过,似乎可以说这些争论就是那个时代的特征,至少在东方的教会是如此。关于神学问题的讨论涉及信仰的最重要核心,并呈现出了在 worldview 上的深层差异。基督宗教社会中的各个阶层都参与了那些讨论。不过,现在出现了一个新的因素:国家政府也在信仰争论中采取某一个立场并影响了这些讨论,这样又使讨论变成更为激烈(参见41.2)。有好几次,神学上的冲突也成为政治上的权力斗争。皇帝召开了一些全国性的会议,就是所谓的“大主教会议”或“全国性的主教会议”(参见65)。这些会议彻底地讨论神学上的问题并作出了一些决定。然而,教会内部的搏斗也唤起了许多人的思想能力和精神力量(eine Fuelle von geistigen Kraeften),那些最有能力的学者全力以赴地去保卫,解释和发展信仰的教导,这一点令人感到兴奋。神学上的争论和教义学的黄金时代是分不开的两面(参见74-76)。

46.2 从争论的内容来看,我们能分辨出三个主要的讨论:

A) 首先,“三位一体”的问题(参见32)再一次出现。他们开始时仅仅谈论圣子和圣父的关系,在这方面需要克服^{“阿里乌主义”} Arianismus(亚略/亚流主义)和 Semi-arianismus(半亚略/亚流主义);后来,人们面对 Pneumatomachoi(圣神受造派/敌圣灵派)的主张,所以也必须谈论圣神/圣灵的性质。第一次和第二次大公会议,就是 Nicaea(尼西亚,325年)和 Constantinopolis(君士坦丁堡,381年)的大公会议,针对

这些问题作出了权威性的决议。

B) 这个“三位一体”方面的争论导致了“基督论”的争论。这个争论可以分为4个阶段;首先必须反驳 Arius(亚略/亚流)派和 Apollinaris de Laodicea(阿波利纳里/亚波里那留)的观点,即:“逻各斯并没有承受整个人性”。在第二个阶段中,人们谈论这样的问题:在基督内的人性和神性有什么关系?曾有一些思想错误地分开了人性和神性(比如 Nestorianism 聂斯托利派)或错误地混合了人性和神性(Monophysitismus 基督一性论),但第三届大公会议(在 Ephesus 厄弗所/以弗所,431年)和第四届大公会议(在 Chalcedon 加采东/迦克墩/卡尔西顿,451年)谴责了这些错误的主张。因此,在东方有一些国度的教会离开了帝国的教会,而这分裂状态部分上一直到今天依然存在。最后,人们开始注意救世主的“意志”的问题;这个争论在第6次大公会议上获得解决:Constantinopolis(君士坦丁堡)在680/681年召开的主教会议拒绝了 Monothelismus(基督一志论)的主张。

C) 当东方的信徒谈论“基督论”的问题时,在西方教会中也爆发了另一个争论——西方人更多注意到的是具体的灵修问题——这就是所谓的 anthropologischer (“有关人的本性的”)或 soteriologischer (“有关得救的”)争论。这个争论涉及人的原来状态,人堕落的后果,以及恩宠和自由之间的关系。在这里需要反驳的主张是 Pelagianismus(白拉奇/伯拉纠主义)和 Semipelagianismus(半白拉奇/伯拉纠主义)。反驳这些错误的论点的人主要就是“恩宠大师”(Doctor gratiae),即圣 Augustinus(奥思定/奥古斯丁)。
贝拉基、裴拉纠
恩典博士

除了这些大的神学的争论以外还发生了很多比较小的论战。这些争论要么与上述的争论有关系要么有别的原因。虽然这些争论自身没有太大的意义,但它们仍然在教会内引起了很大的动荡,比如关于 Donatus(多纳图斯/多那特)的纠纷或所谓的“三章争论”(Dreikapitelstreit / Three Chapters Controversy)。为了解决后面的争论,主教们在 Constantinopolis(君士坦丁堡)于553年举行了第5届大公会议。

47

Arius(亚略/亚流)派和325年Nicaea(尼西亚)第一届大公会议

47.1 早期的教会反驳了那些“动力的一位一体论者”和“形态主义的一位一体

论者”(dynamistische und modalistische Monarchianer, 参见 32), 但这就意味着, 教会宣认基督有神位格, 但他的位格又与圣父的位格不同。不过, 圣子之神性和圣父之神性之间的关系尚未获得权威性的澄清。那时, 很多人有这样的倾向: 他们虽然没有否认基督的神性, 但他们或多或少都会说, 圣子“附属于”圣父, 比如他们说, 基督的诞生与世界的创造有关系, 但这样他们不能确保圣子的永恒性, 或至少不能确保他的位格的永恒性(参见 32.1)。另一些人想, 基督的神性是从圣父获得的, 是演绎的(durch den Vater und somit nur in abgeleiteter Weise), 所以他的地位不如圣父高(参见 Origenes 奥力振/俄利根, 39.2)。但是, 有的神学家——尤其在罗马的教会里——也很早看到了圣父和圣子之间的同等性, 就是在“本质”上的一致性(“同性同体”, 参见 32.5)。这个教导在《圣经》中有基础, 而在教会的信仰意识中, 这个教导也越来越明显(im Glaubensbewusstsein der Kirche immer deutlicher hervortretend), 并且全教会的代表们在第 4 世纪肯定了这个教导为正确的信仰。其中的推动力量是关于 Arius(亚略/亚流/阿里乌斯)教导的争论。

47.2 那位在 Alexandria(亚历山大里亚/亚历山太)生活的长老 Arius(亚略/亚流)曾师从著名的圣经学家 Lucianus de Antiochia(卢西阿努斯/路济安, 参见 32.3; 39.5)的学生, 并且很受尊重, 颇有威望。他绝对是一个严格的“附属论者”。他远远超过比他早一些的作者们, 他用清晰的概念分析, 不仅说圣子的本性附属于圣父的本性, 并且进而说圣子似乎没有神性和神的特征, 尤其否认圣子的永恒性和“圣子来自圣父”的信理。他的核心主张就表明这些观点: “曾经有一个时代, 当时他(指逻各斯)尚未存在”(en pote, hote ouk en), 和“他来自不存在的”(ex ouk onton estin)。对他来说, “逻各斯”是圣父的作品(poiēma, ktisma tou patros), 他是第一个和最崇高的受造物, 是从“无”中创造的, 因为这个逻各斯要成为其他的受造物的在创造过程中的工具——根据斯多亚和 Philo(斐洛)的看法, 神是完全超越性的, 他不能直接和物质世界有接触。他说, 逻各斯是能变的, 他有可能有发展, 他在本性上和圣父不同, 但仅仅在意志上与圣父一致, 而因为圣父预先知道他的特殊贡献, 所以接受他为“神的儿子”。这样, 教会称基督为“神”, 但实际上, 他只在一种“道义上的意义”是“神”(metoche)。Arius(亚略/亚流)的这种教导破坏了基督信仰的基础, 因为他将“逻各斯”降低到一个“英雄”或“半神半人”(Heros oder Halbgott)的水平, 这样等于他再次回到外教人的传统去了。自从 315 年, Arius(亚略/亚流)用讲道、信件和歌词的方式公开地传播他的教导, 后来还写了一部书, 名为 Thaleia

(《筵席》)。在圣职人员和群众中有相当多的人接受了他的观点。Alexandria(亚历山大里雅/亚历山太)的主教 Alexander(亚历山大)认为这是一种“穷人派的一位一体论”(ebionitischer Monarchianismus),并谴责了它。但是,Arius(亚略/亚流)没有放弃他的观点,所以主教于318年(或320/323年)在一次大的主教会议上召集了100个埃及的主教,在这个会议上,他开除了Arius(亚略/亚流)和他的拥护者(包括2名主教,6名长老和6名执事)。Alexander(亚历山大)也写信通知别的主教们——包括罗马的教宗 Silvester(西尔维斯特/西维斯特)——关于这个决定。因此,Arius(亚略/亚流)被迫离开 Alexandria(亚历山大里雅/亚力山太)。

47.3 然而,因为 Arius(亚略/亚流)很成功地招呼了一些拥护他观点的人,这个冲突不久后扩大了。支持他观点的人很多,比如那些处于分裂状态的 Meletius(梅勒提乌斯)派的人——他们由于忏悔的问题久已离开了 Alexandria(亚历山大里亚/亚力山太)的主教(参见 35.3)。一些公教的主教也支持他,尤其是那些曾在 Lucianus(卢西阿努斯/路济安)那里学习过的老同学(参见 32.3)。那个圆通的并具有影响力的主教 Eusebius(欧瑟比乌斯/优西彼乌)——他是 Nicomedia(尼克梅迪亚)的主教——特别拥护了 Arius(亚略/亚流),而 Arius(亚氏)去他那里。东方的信徒群众也在很大的程度上受了这次争论的影响并分为两派。当 Constantinus Magnus(君士坦丁大帝)于324年征服了他的对手 Licinius(里希纽斯)后,他也成了罗马帝国东部的统治者。他认为,应该要恢复教会的合一,因此他先派遣了自己很信任的一位主教去埃及,要在 Alexander(亚历山大)主教和 Arius(亚略/亚流)之间进行谈判——这个主教是 Corduba(科尔多瓦)的主教 Hosius (= Hossius)(霍西乌斯/霍修斯),一位杰出的人物。虽然他没能解决双方的冲突,但他于325年初在 Antiochia(安提约基亚/安提阿/安条克)主持了一次主教会议——有很多主教参与这个会议——并在会议上支持 Alexander(亚历山大)主教,谴责了 Arius(亚略/亚流),又谴责了3位主教,其中包括历史学家 Eusebius de Caesarea(欧瑟比乌斯/优西比乌,参见 75.1)。但因为还需要决定一些其它的重要问题(尤其是复活节问题(参见 69.6),皇帝决定要召开一个全国性的主教会议。这个会议先规定要在 Ancyra(安吉拉)举行,但后来实际上从325年的5月到7月在 Bithynia(小亚细亚西北部的 Nicaea / Nikaia(尼西亚)举行。大约有300位来自基督宗教世界各个地区的主教参与(据说是318位主教,这个数字符合 Gen 14:14)。从西部来的代表只有7位,其中有两个罗马的长老,Victor(维克托)和 Vincentius(文森提乌斯/万

桑),他们是年迈的教宗 Silvester(西尔维斯特/西维斯特)的代表。在会议上,教会正统信仰的最有力的保护者是 Hosius(霍西乌斯/霍修斯)主教, Alexander(亚历山大)主教, Eustathius de Antiochia 主教(奥伊斯塔提乌斯/优斯塔修,参见 50.1)和 Marcellus de Ancyra 主教(安居拉的马尔克卢斯,参见 50.4),以及一位来自 Alexandria(亚历山大里亚/亚力山太)的执事, Athanasius(亚大纳修/阿塔那修斯,参见 75.1),他是他主教的陪伴者和秘书。受到谴责的 Arius(亚略/亚流)也参与会议。会议的主席大概是 Hosius(霍西乌斯)和教宗派来的两个代表(65.2)。

47.4 因为主教们的观点有所差异,所以他们的讨论有时候非常激烈;据说皇帝在会议上也讲话并呼吁代表们保持平静与合一。Eusebius de Nicomedia(尼克梅迪的欧瑟比乌斯/优西彼乌)主教建议了一个倾向于 Arius(亚略/亚流)思想的信经,但这受到坚决的谴责。因此,主教们想多用《圣经》的话来保持正统的信仰,尤其要反驳 Arius(亚略/亚流)的“从无中”,所以他们强调“逻各斯是来自神的”(ek tou theou)。因此,那个倾向于 Origenes(奥力振/俄利根)的中间派的领导——Eusebius de Caesarea(凯撒肋亚/该撒利亚的欧瑟比乌斯/优西彼乌)——建议用自己教会团体的洗礼信经。这个信经受了皇帝的支持,但这个文献也包含着一些不清楚的地方,所以属 Arius(亚略/亚流)派的人能够从他们的角度来理解它,因为根据 1 Cor 8:6 一切万物都来自神/天主。最后,他们在 325 年 6 月 19 日提出了“尼西亚信经”(Symbolum Nicaenum),其中规定天主/上帝圣子是 ek tes ousias tou patros(“来自圣父的性体”),他是“来自神的神,来自光明的光明,来自真神的真神,是生的,非受造的,与圣父同性同体(homoousios to patri),一切是通过他而创造的”等。这个信经也符合了西部(罗马)的神学传统(参见 32.5),而皇帝也同意它。在一个附录里,公教的主教们又谴责了(anathema) Arius(亚略/亚流)的一些主要观点:“曾经有一段时间没有圣子”,“圣子是从无中而来的”,“圣子的本质(substantia, hypostasis)或实体(essentia, ousia)与圣父不同”,“圣子是受造的(ktistos)”,“圣子能改变,能有变化(treptos e alloiotos)”等。几乎所有的主教都接受了这个信经,只有那些从一开始就支持 Arius(亚略/亚流)的 Libya(利比亚)主教们 Secundus de Ptolemais(色贡多/西公都)与 Theonas de Marmarica(特欧纳斯)没有签字。他们被开除教籍,并与 Arius(亚略/亚流)一起被放逐。Constantinus(君士坦丁)皇帝不久后还用放逐的惩罚来对付一些不愿意放弃 Arius(亚略/亚流)派立场的主教,就是 Eusebius de Nicomedia(尼克梅迪的欧瑟比乌斯/优西彼乌)和

Theognis de Nicaea(特欧格尼斯)主教。另外,皇帝又规定要烧毁 Arius(亚略/亚流)和属于他派系的人的著作,而那些偷偷保存了他们著作的人面临死刑。这次大公主教会议的影响很大,因为除了“信经”的问题,它还规定了复活节时期的问题,又在教会纪律方面作了 20 个决定:关于主教选任,参见 19. 2;关于主教的管理权,参见 20. 3; 63. 1, 2;关于忏悔和补赎,参见 68. 1;关于纳税,参见 26. 2;关于 Paulinus(保利努斯)派的问题,参见 32. 3;关于圣职独身,参见 60. 6;关于复活节,参见 25. 3; 69. 6。这次会议是第一次“大公”的教会会议,在信理的历史(Geschichte des christlichen Dogmas)上是一个里程碑。在东方的教会中,这个会议被称为“318 个教父的伟大和神圣会议”,似乎受一种崇高的敬拜和尊重。

48

关于 Arius(亚略/亚流)争论的延续和他们最终的失败

48.1 Nicaea(尼西亚)会议的决定并没有带来信徒们所期望的平安。在这个会议的决定普遍被承认之前还发生了许多冲突。当时,Arius(亚略)的派别仅仅受挫折,并没有被控制住。在 325 年后,Arius(亚略/亚流)主义很快就恢复了原有的影响力,因为在朝廷有部分的人支持它,而那些比较不清楚的和摇摆不定的 Origenes(奥力振/俄利根)派的人认为,尼西亚用的术语(homoousios,同性同体)似乎有一点“形态论”(萨贝利乌斯/撒伯留主义 Sabellianismus,参见 32. 6)的倾向。这些反对尼西亚信经的人联合起来并且驱逐了“尼西亚派”的领袖,尤其是 Eustathius de Antiochia(奥伊斯塔提乌斯)主教,Marcellus de Ancyra(安居拉的马尔克卢斯)主教以及 Athanasius(亚大纳修/阿塔那修斯)——他在 328 年后当 Alexandria(亚历山大里亚/亚力山太)的主教,并成为正统信仰最勇敢的拥护者,通过很多文献保卫了尼西亚的信经;他一生的命运和工作都离不开反驳 Arius(亚略/亚流)派异端的努力。在 Constantius(君士坦提乌斯)皇帝(337-361 年)的支持之下,这个异端甚至在东方在相当长的时间占了上风,差一点成了官方的信仰。一系列的新“信经”出现了,比如 341 年有四个来自 Antiochia(安提约基亚/安提阿/安条克)的“信经”,而在 351-359 年间出现了四个来自 Sirmium(西尔米翁)的“信经”——这些新的“信经”或多或少都拒绝了“同性同体”(homoousios)的信条,这样增加了混乱。整个教

会遭受严重的折磨。政府有两次想通过召开普遍的主教会议恢复合一(一次于343年在Sardica撒迪卡,一次于359/360年在Ariminum - Seleucia),但因为双方的矛盾太尖锐,合一的努力并不见成效。Arius(亚略/亚流)的异端在360年看来占优势——这是由于皇帝的支持——,但在后来的阶段中(361 - 381年),这个争论逐渐静下来了,虽然东方的Valens(瓦林斯)皇帝(364 - 378年)又是一个狂热的Arianer(亚略/亚流主义者)。拥护Arius(亚略/亚流)的人内部分裂成了不同的派系(Anhomoiani不相似派,Homoiani相似派,Homoiousiani同性体派,Semiariani半亚略/亚流派),并彼此谴责;在Valens(瓦林斯)皇帝去世(378年)后,他们不再享受国家的支持,而那些“新尼西亚派”的神学家——比如Basilius de Caesarea(巴西略),Gregorius de Nazianz(纳西安的额我略/贵格利),Gregorius de Nyssa(尼撒的额我略/贵格利)——的神学观点比较高雅,所以在维持50多年的争论后,Arius(亚略/亚流)派终于被克服。现在强有力地保卫了公教的正统信仰的是Theodosius Magnus(狄奥多修斯大帝,379 - 395年)。381年在Constantinopolis(君士坦丁堡)召开的会议也肯定了这个胜利。

48.2 虽然Constantinus Magnus(君士坦丁大帝)在初期热心地支持尼西亚的教导,但不久后,一些Arius(亚略/亚流)派的影响(尤其是Licinius里希纽斯的寡妇Constantia)在朝廷中发挥了影响。根据一些说法,在327年又举行了一个“尼西亚会议”,而这个“第二个尼西亚会议”恢复了Arius(亚略/亚流),Eusebius de Nicomedia(欧瑟比乌斯)和Theognis(特奥格尼斯)的地位——但这个传说是不可信的。的确,这些被驱逐的人于328年被允许返回自己的家乡,而且Eusebius(欧瑟比乌斯/优西彼乌)和Theognis(特奥格尼斯)再次获得了主教的尊严。这样,反对尼西亚信经的人受到鼓励,所以他们马上开始坚决反抗拥护这信经的人。Antiochia(安提约基亚/安提阿/安条克)的主教Eustathius(奥伊斯塔提乌斯)早在330年遭到控告(据说他是一位“暴君”,信奉“一位一体论”(撒贝利乌斯论Sabellianismus),又不尊敬皇帝的母亲Helena海伦纳),并在一次主教会议被罢免和放逐。这个措施引起了Antiochia(安提约基亚/安提阿/安条克)教会的长期分裂(参见50.1)。在Alexandria(亚历山大里亚/亚力山太),Eusebius(欧瑟比乌斯)派的人和Meletius(梅勒提乌斯)派的人用不同的控诉来攻击Alexander(亚历山大)主教的接班人Athanasius(亚大纳修,328 - 373年)。他们诬告他说,他曾唆使人暗杀Arsenius(阿尔森纽斯),一名Meletius(梅勒提乌斯)派的主教。虽然这些控诉显然

都是虚构的,但 335 年在 Tyrus (提洛)在一个皇帝官员主持的主教会议上,Athanasius(亚大纳修)被罢免。因为一些人又诽谤他,说他阻碍了从埃及到 Constantinopolis(君士坦丁堡)的谷物运输,所以皇帝视他为政治上有问题的人,并放逐他到(德国地区的)Trier(特里尔),这是 335 年底的事件。另外,Athanasius(亚大纳修)的朋友,Marcellus de Ancyra(马尔克卢斯)在 335 年的 Constantinopolis(君士坦丁堡)会议上被罢免;实际上,Marcellus(马尔克卢斯)关于“三位一体”的教导确实有一些缺点(参见 50.4)。皇帝甚至命令要隆重地接受 Arius(亚略/亚流)进入新首都(Constantinopolis 君士坦丁堡)的教会,但皇帝的计划没能实现,因为 Arius(亚略/亚流)年龄已经很大,他于 336 年去世。

不久后,皇帝也去世了(337 年 5 月 22 日),而高卢、西班牙和不列颠的统治者 Constantinus II(君士坦丁二世,337 - 340 年)让 Athanasius(亚大纳修/阿塔纳修斯)返回自己的家乡(337 年)。然而,Eusebius(欧瑟比乌斯/优西彼乌)党派的人继续干扰了 Athanasius(亚大纳修)。东方的统治者 Constantius(君士坦提乌斯)皇帝也乐意支持他们,因此他们的首脑 Eusebius de Nicomedia(欧瑟比乌斯/优西彼乌)甚至获得了 Constantinopolis(君士坦丁堡)的主教职位(338 年)。在 339 年的 Antiochia(安提约基亚/安提阿/安条克)主教会议上,Athanasius(亚大纳修/阿塔那修斯)主教再次被罢免,而小亚细亚的一位 Gregorius(额我略/贵格利)当他的接班人。正如 Marcellus de Ancyra(马尔克卢斯)一样,Athanasius(亚大纳修)主教也去罗马,找 Julius I(尤利乌斯一世)教宗(337 - 352 年)。罗马的主教会议(341 年)则宣布这两个主教的罢免是不公平的。但是,那些拥护 Eusebius(欧瑟比乌斯)的人在祝圣 Antiochia(安提约基亚/安提阿/安条克)的“黄金教堂”时也举行了一个主教会议(synodus in encaeniis,341 年),其中提出了三个回避“同性同体”的“信经”,反对 Marcellus(马尔克卢斯)强调基督之国的永恒性,并开除了所有支持 Marcellus(马尔克卢斯)观点的人。不久后,Athanasius(亚大纳修/阿塔那修斯)最果断的对手,Eusebius de Constantinopolis(欧瑟比乌斯/优西彼乌)去世,而因此他的拥护者的主张稍微缓和一点。Antiochia(安提约基亚/安提阿/安条克)的主教们又写了一个“信经”(第四个信经),其中拒绝了尼西亚会议所谴责的 Arius(亚略/亚流)的观点。这个“信经”被送到西部的朝廷(当时在 Trier 特里尔)。然而,在这个“信经”中,“同性同体”(homoousios)的说法也没有出现。

48.3 人们——尤其在帝国的西部——很反对这种分裂。因此,西方的皇帝

Constans(君士坦斯,337 - 350 年)——他对尼西亚派怀好感——劝勉了他的弟兄 Constantius(君士坦提乌斯)召开一个全国性的主教会议。这个会议后来于 343 年(或 342 年?)在 Moesia(今天的保加利亚地区)的 Sardica(Serdica 撒尔底迦)举行,但它也无法恢复教会内的平安。因为“尼西亚派”的代表(约 90 名主教,似乎都是西部来的人)马上允许了 Athanasius(亚大纳修)和 Marcellus(马尔克卢斯)参与会议,那些东方来的 Eusebius(欧瑟比乌斯/优西彼乌)派的主教(大约 80 个人)另外召开了一个会议(仍然是在 Sardica,而不是在 Philippopolis 如 Socrates 在其 *Hist. Eccl.* 2,20 记载)。他们不仅仅开除了两个被罢免的主教,而且也以“持异端”为由谴责了 Julius(尤利乌斯)教宗、Hosius(霍西乌斯)主教和另一些主教。他们又提出一种相似“第四个安提约基亚/安提阿信经”的“信经”并离开了会议。反过来,那些正统派的主教们在 Hosius(霍西乌斯)的领导下谴责了 Eusebius(欧瑟比乌斯/优西彼乌)党派的主教并重复肯定了尼西亚的信经。他们也在 20 条规定中作出了一些重要的选择,比如第 3 到第 5 条承认罗马教会为全世界教会的最高法律权威(hoehste Appellationsinstanz fuer die Gesamtkirche,参见 64.1,2)。这个主教会议是很不幸的,因为它第一次明确地显示出东方和西方教会的分裂。因为 Constans(君士坦斯)皇帝的介入,东方教会后来没有继续镇压尼西亚派的人,而 Athanasius(亚大纳修/阿塔那修斯)于 346 年能够再次当主教。

这个和平状态维持了几年,但在 Constantius(君士坦提乌斯)当唯一的统治者后(350 - 361 年),争论又重新开始。在那个时期,皇帝的朝廷在 Pannonia(帕诺尼亚)的 Sirmium(西尔米翁,今天的 Mitrovicza),而在 351 年的 Sirmium(西尔米翁)主教会议上,当地的主教 Photinus(佛提努斯)——他曾是 Marcellus(马尔克卢斯)的学生并以“动力一位一体论者”的方式谈论“逻各斯”(参见 50.5)——被谴责和罢免。这个会议的“信经”只发展了“第四个安提约基亚/安提阿的信经”。同时,他们集中攻击了 Athanasius(亚大纳修/阿塔那修斯)——那位最不屈服的尼西亚信经的保卫者。在 Arles(阿尔勒)的主教会议(353 年)和 Mediolanum(Milano,米兰)的主教会议(355 年)上,几乎所有在场的主教都肯定了 Athanasius(亚大纳修)的罢免,因为皇帝也在场,并且威胁了主教们。谁不同意这个不公平的谴责,谁就被放逐,比如 Paulinus de Trier(保利努斯主教,353 年)、Eusebius de Vercellae(维切利的欧瑟比乌/优西彼乌主教,355 年)、Lucifer de Calaris(路济费尔主教,参见 50.3), Dionysius de Mediolano(米兰的狄奥尼修斯)主教、Liberius(利贝里乌斯)教宗(关于

罗马教会在 355 - 358 年间的分裂,见 50.2)、一百岁高龄的 Hosius de Corduba(霍西乌斯)主教、Hilarius de Poitiers(希拉留斯)主教(于 356 年被驱逐)。Athanasius(亚大纳修)主教被迫逃到埃及的沙漠去了,这样才能保全性命(356 年)。一位 Georgius de Cappadocia(格欧尔革优斯)获得了 Athanasius(亚大纳修)的职位。

48.4 这样来看,那些反对尼西亚的人似乎获得了胜利。他们的成功一方面依靠皇帝的协助,但另一方面,他们基本上是联合的,因为他们首先要反驳那种被视为“一位一体论”的“同性同体”(homoousios“同样本性”)说法——他们想“同性同体”的说法等于是一种 Sabellianismus(撒贝利安努斯主义,即“形态论”)。不过,现在他们自己分裂为几个派别。分裂他们的主要问题是这个:圣子与圣父是“不相似的”(anomoios)或“相似的”(homoios)呢?领导那些“不相似派”(Anhomoiani)的人是 Aetius de Antiochia(埃提乌斯/阿以丢)执事、Eunomius de Cyzicus(优诺米乌斯/欧诺米)和 Acacius de Caesarea(阿卡奇乌斯/阿迦修)——他是教会史家 Eusebius(欧瑟比乌斯/优西彼乌)的接班人。那种“相似派”(Homoiani)自己又分为几个派,一部分的人想,圣父和圣子之间的相似性只限于意志和行动;另一些人认为,圣子在性体上或在各方面都“相似于”圣父(homoiousios; homoios kata panta)。这些人被称为“性体相似派”(Homoiousiani)或(不那么准确)被称为 Semiariani(半亚略/亚流派,即 Epiphanius 所说的 Hemiareioi)。在原则上,这些派别早就存在,因为在反尼西亚派中有各种严格派和缓和派,现在只是为这些派系提出新的名称。不过,这种分裂的结果是彼此之间的纷争和冲突,这样他们就走向消亡。

一些早就热烈反驳尼西亚信经的朝廷主教——Valens de Mursa (Pannonia)(瓦伦斯)主教和 Ursacius de Singidunum (Belgrade)(乌尔撒奇乌斯)——在 Sirmium(西尔米翁)的皇宫中于 357 年再一次举行了一个主教会议,就是第二个 Sirmium(西尔米翁)会议。这个会议谴责了“同性同体”和“性体相似”(homoousios, homoiousios)的说法,认为这样的术语在《圣经》中没有根据(unbiblisch),仅仅会引起争论,并简单地认为,圣子就“附属于”圣父。教会中的缓和派——他们的代表人物是 Basilius de Ancyra(安居拉的巴西略/巴西流)与 Georgius de Laodicea(格欧尔革优斯)——于 358 年在 Ancyra(安居拉/安卡拉)举行了一个主教会议并宣布了圣父和圣子是“性体相似的”(wesensaehnlich)。皇帝也支持了他们的教导,所以那些“性体相似派”(Homoiousiani)的人先获得了胜利。在 358 年,他们又在 Sirmium(西尔米翁)开会并提出了一个新的“信经”。这个“第

三个西尔米翁信经”是前几个主教会议决定的汇编,其中也包括 268 年 Antiochia (安提约基亚/安提阿/安条克)会议的规定,所以他们再一次拒绝了 homousios (“同性同体”)。不过,在其它的规定方面,这次主教会议基本上反对 Arius (亚略/亚流)的异端。

历史学家 Sozomenus (索佐梅诺斯)在其著作(*Hist. Eccl.*, 4, 15)中说,从流放的地方(Thracia 的 Beroea)回来的教宗 Liberius (利贝里乌斯)深受放逐的痛苦并在这次会议上也肯定“第三个西尔米翁”的文献,然后被允许回罗马(358 年)。不过,这位教宗加上了一句话说,“圣父和圣子的相似性”是“在性体和在各方面的”,所以他的说法与尼西亚的说法非常接近,不能说是“异端”。但是,因为他在 Sirmium (西尔米翁)会议上签名,他也暂时放弃了尼西亚的核心词语(“同性同体” homoousios),又同意 Athanasius (亚大纳修)被开除教籍——这是一个令人感到悲伤的弱点。有的近代学者认为,教宗没有签名,但没有足够的理由;保存下来的四封信(其内容是调和性的 kompromittierende)大概真的是 Liberius (利贝里乌斯)亲自写的。

48.5 那些强硬的 Arius (亚略/亚流)主义者仍然没有放弃希望。当 Constantius (君士坦提乌斯)皇帝于 359 年想召开一届全国性的主教会议时,他们影响了他,唆使他分开主教们的团体:西方教会的主教们被通知要去意大利南部的 Ariminum (阿里米尼),而东方的主教们将要在 Isauria (依扫里亚)的 Seleucia (西流基亚)聚集。这样,他们想阻碍正统尼西亚的西方主教们和东方的“性体相似派”之间的和好,因为这种和好过程已经开始了。为了避免自己的主张遭受谴责,那些 Arius (亚略/亚流)派的人——Valens (瓦伦斯), Ursacius (乌尔撒奇乌斯)等人——又在 Sirmium (西尔米翁)和“性体相似派”一起提出了“第四个西尔米翁信经”(359 年),其中根本反对“性体”(ousia),认为这个词不在《圣经》里,只会引起迷惑,所以他们简单地说,“根据《圣经》,圣子在各方面相似圣父”(homoios to patri kata tas graphas ... kata panta)。这个调和性的但又隐瞒人的说法(vertuschende Kompromissformel)获得了皇帝的支持,所以他们想,靠皇帝的权威,先可以在 Ariminum (阿里米尼)的会议上通过它。然而,西方教会的 400 位主教在 359 年 7 月在 Ariminum (阿里米尼)召开的会议上以绝大多数的票重新肯定了尼西亚的信仰,并谴责了和开除了 Arius (亚略/亚流)派的首脑们。[教宗 Liberius (利贝里乌斯)没有参加这个主教会议。]不过,Constantius (君士坦提乌斯)皇帝仍然坚持了他

的计划。在一个在 Thracia 的 Nice(尼泽)召开的会议上,主教们甚至删除了上面经文中的“在各方面”,而他们的新说法只包括“圣父和圣子的相似性,根据《圣经》”。虽然 Nice(尼泽)的主教们不想接受这样的说法,但上面来的威胁和强硬手段强迫了他们签名;后来,Arminium(阿里米尼)的主教们也接受了这样的“信经”。大部分的主教们都签了名,并再没有说什么,但一部分的人良心不安,所以他们在**附录**中加上说,Arius(亚略/亚流)和他的教导应受谴责,并声明圣子与圣父是同性体的,他没有开始,也不是受造物。

在东方发生了类似的事件。359年秋天在 Seleucia(塞流西亚,在叙利亚地区)举行的会议没有带来什么结果,因为参与者的观点不一致。然而,Constantius(君士坦提乌斯)皇帝要求那些参与会议的代表后来在 Constantinopolis(君士坦丁堡)接受 Nice(尼泽)会议的“信经”,这就是说他们被迫接受“尼泽”来代替“尼西亚”。在 360 年 1 月,在 Constantinopolis(君士坦丁堡)的全国性主教会议上皇帝要求所有的主教在“尼泽”的信经上签名,不签名的人面临被放逐的威胁。只有很少几个主教敢拒绝这个信经,其中有 Liberius(利贝里乌斯)教宗。皇帝刚刚让一位勇敢的主教 Hilarius de Poitiers(希拉利乌斯/希拉利,参见 76.1)从小亚细亚被放逐的地方回自己的家乡,而这个主教在高卢(361 年举行巴黎主教会议)和意大利毫无畏缩地并很成功地为正统信仰工作。从整体来看,教会当时处于很迷惑的状态。圣 Hieronymus(热罗尼莫/哲罗姆)曾用尖锐的批评来描述情况: *Ingemuit totus orbis et Arianum se esse miratus est*“整个世界叹息并惊奇地发现自己都属 Arius(亚略/亚流)派。”(见 Hier., *Dial. adv. Luciferianos* 19)具体地说,胜利属于“相似派”(homoiani),因为 Constantinopolis(君士坦丁堡)那次会议受了 Acacius(阿卡奇乌斯/阿迦修)及其拥护者的控制。这个派别曾在 Seleucia(塞流西亚)的会议上和“不相似派”(anhomoiani)划清界线了,现在谴责和罢免了“性体相似派”(homoiousiani)和 Aetius(埃提乌斯/阿以丢)。然而,基本上还是 Arius(亚略/亚流)派占主导地位——它的“相似派”思想那时也开始影响 Germani(格尔曼/日耳曼)人的部落,先是西哥特人,比如,Ulphilas(乌尔斐拉斯)参与了这次主教会议(参见 43.2)。

48.6 实际上, Arius(亚略/亚流)派的优势没能维持很长的时间。当 Constantius(君士坦提乌斯)皇帝于 361 年 11 月去世时,西部教会在各地都重新肯定了 Nicaea(尼西亚)的信仰。背信者 Julianus(儒利安/尤里安努斯)皇帝

(361 - 363年)是基督宗教的敌人,他想更加深迷惑的状态,所以他命令所有的主教返回到自己的地方去,包括埃及的 Athanasius(亚大纳修/阿塔那修斯)。这位主教为了恢复教会的平安于362年在 Alexandria(亚历山大里亚/亚力山太)举行了一次主教会议:会议肯定尼西亚的信经,谴责 Arius(亚略/亚流)的异端,又谴责了 pneumatomachoi(圣神受造派/敌圣灵派,参见49),也谴责了 Apollinaris(阿波利纳里,参见53),但很温和地对待了那些归于正统信仰的“性体相似派”的人,虽然 Lucifer de Calaris(路济弗尔)主教和另一些严格“尼西亚派”的人不支持这种态度(参见50.3)。同时,这个会议也解决了术语上的问题:早期的神学家们(包括在尼西亚会议上也是这样的,参见47.4)都通用了希腊语的 hypostasis 和 ousia = substantia(本性,“性体”),但现在澄清了 hypostasis 的模糊意义: hypostasis = persona = 位格。从此, Arius(亚略/亚流)派走向消亡了。在帝国的西部, Valentinianus(瓦伦提尼安努斯皇帝,364 - 375年)在教会的问题上采取了一种很明智的“不干涉”的政策,但他的弟兄在东方, Valens(瓦林斯皇帝,364 - 378年)再次支持了 Arius(亚略/亚流)派。保持正统信仰的人和那些“性体相似派”的人都遭受镇压。“性体相似派”的主教们于364年在 Hellespont 的 Lampsacus(兰撒库斯)召开了一次会议,其中谴责和拒绝 Constantinopolis(君士坦丁堡)360年会议的规定(就是说他们谴责了“相似派”)。皇帝怕更多的分裂,所以他命令要再一次放逐一切在 Julianus(儒利安/尤里安努斯)时代召回来的主教们。那位年老的 Athanasius(亚大纳修)也于365年被迫第五次离开他的主教座,他得逃走,但4个月后又允许回来。Valens(瓦林斯)皇帝这种政策导致很多“性体相似派”(homoiousiani)的主教都接受了正统信仰的“同性同体”(homoousios),这样他们也与教宗 Liberius(利贝里乌斯)保持合一(366年)。这位教宗的接班人, Damasus(达玛苏斯,366 - 384年)也很努力想一步一步重新与东方的“性体相似派”主教达成共识,这样要恢复东部和西部教会的合一(参见50.1)。西部的 Gratianus(格拉提安努斯)皇帝(375 - 383年)基本上有正统的公教信仰,而在374年后,米兰的 Ambrosius(盎博罗修斯/安波罗修)主教也充满热忱地保卫了正统的信仰。在 Valens(瓦林斯)皇帝去世后(378年),在东方的地区中的尼西亚信仰也很快获得胜利。在圣 Athanasius(亚大纳修)去世后(373年),那种“年轻尼西亚派”的主要精神领袖是 patres de Cappadocia(Cappadocian Fathers“三个卡帕多西亚教父”),即 Basilius de Caesarea(大巴西略/巴西流), Gregorius de Nazianz(纳西安的额我略/贵凯撒利亚的巴西尔,纳西盎的格里高利“这神学家”

格利,他在380-381年当Constantinopolis君士坦丁堡的主教)和Gregorius de Nyssa(尼撒的额我略/贵格利,参见75,2)。他们在“三位一体”的信条中采用了这样的说法:mia ousia, treis hypostaseis[“一个性体(或本质),三个位格”],这样更进一步地澄清了神学术语。在东方,Valens(瓦林斯)皇帝的接班人是Theodosius Magnus(狄奥多修斯皇帝,379-395年),他成为尼西亚正统信仰的强有力保卫者和支持者,同时又成为“公教为国教”(katholische Reichskirche)的奠基人(参见41.5)。在掌权后不久,他就颁布了一个敕令,其中要求所有的国民接受“罗马的Damasus(达玛苏斯)和Alexandria(亚历山大里亚)的Petrus(伯多禄/彼得)所信奉的信仰”(380年)。他又命令将Constantinopolis(君士坦丁堡)的教堂都交给公教的人。接着他于381年在Constantinopolis(君士坦丁堡)举行了一次普遍的主教会议,这次会议后来被承认为“第二次大公会议”。这个会议肯定了Nicaea(尼西亚)的信经,谴责了Arius(亚略/亚流)的异端和类似的异端(参见49.2;53)。Theodosius(狄奥多修斯)皇帝进一步禁止Arius(亚略/亚流)派的人在帝国其它的城市举行礼拜,不过这个异端仍然没有完全消亡。在那些没有受过高级教育的Germani(格尔曼/日耳曼)人那里,它仍然以“国教”的形式存在一段时间(参见43)。Valentinianus II(瓦伦提尼安努斯二世)皇帝的母亲Justina(儒斯提纳/尤斯提那,388年去世)也支持Arius(亚略/亚流)的教导,但Milano(米兰)的主教,圣Ambrosius(盎博罗修斯/安波罗修)的抵抗是有效的(385-386年)。这样,异端在罗马帝国内失去了影响力,而在外面也有类似的发展,因为那个最有前途的Germani(格尔曼/日耳曼)人的部落,即Franci(法兰克人),接受了公教的正统基督信仰(参见43.7,8)。

49

“圣神受造派/敌圣灵派”的争论和381年的大会议。

Filioque(及由子/和子)

49.1 正如关于“逻各斯”的教导一样,早期关于“圣神/圣灵”的说法在术语和概念方面也没有获得很清楚的表达。一方面,人们并没有怀疑“三个位格”的存在,因为对于Sabellianismus(撒贝利安主义,参见32.6)的重复谴责肯定这一点。另一方面仍然存在了一些“附属论”的倾向,比如在Origenes(奥力振/俄利根)学派的传

统中(参见 39.2)。对于 Arius(亚略/亚流)派来说,他们认为圣子是圣父的受造物,所以他们宣布圣神/圣灵是圣子的受造物,对他们来说这是顺理成章的。但因为神学的关注点(das theologische Interesse),一直到 350 年左右都集中在“逻各斯”那里,所以关于圣神/圣灵的错误教导并没有被注意。这样,不仅仅那些“不相似论者”(Anhomoiani),连那些认为圣子在性体上“相似”圣父的“性体相似派”(Homoiousiani)都肯定这种教导并视圣神/圣灵为一个“服务的神”(参见《希伯来人书》Hebr 1: 14),认为圣神/圣灵和天使的差别只是程度上的差距。当时(359 年),Athanasius(亚大纳修/阿塔那修斯)主教向 Serapion de Thmuis(谢拉皮翁)主教写了四封信,其中保卫了圣神/圣灵的神性。在他的指导下于 362 年召开的 Alexandria(亚历山大里亚)的主教会议确定,圣神/圣灵(第三个位格)与圣父和圣子同样分享一个性体和一个神性。反对立场的主要代表是一位“性体相似派”的人,就是 Macedonius de Constantinopolis(君士坦丁堡的马克多尼乌斯/马其顿纽斯主教,360 年被罢免)。大约在 380 年后,那些圣神受造派/敌圣灵派的人也被称为 Macedonians(马克多尼乌斯派/马其顿纽斯派)。

49.2 不久后,另一些主教会议在 Alexandria(亚历山大里亚/亚力山太,363 年)和罗马(369 年,373 年,380 年)和在小亚细亚都谴责了这个异端。三个伟大的 Cappadocia(卡帕多西亚/加帕多家)教父在他们的著作中也精彩地反驳了这个说法并清楚地肯定了“圣神/圣灵是同性同体的”(Homousie des Heiligen Geistes)。然而,最有影响力的拒绝来自上面已经提到的(48.6)东方的大公会议,就是 Constantinopolis(君士坦丁堡)于 381 年举行的会议。在这个会议上原来也有 36 个 Macedonians(马克多尼乌斯派/马其顿纽斯派)的主教参加,但在他们离开了会议以后,150 位有正统信仰的主教们谴责了这些“半 Arius(亚略/亚流)主义者或 Pneumatomachoi(圣神受造派/敌圣灵派)的人”并且(经过一些细微的修改后)接受了 Epiphanius(埃皮法尼乌斯/伊皮法纽,参见 75.4)主教在他的著作 *Ancoratus*(第 118 章)中提出的“洗礼信经”(见下)。这个“信经”在第 1 条和第 2 条中基本上重复了“尼西亚的信经”关于圣父和圣子的说法,但在第 3 条中(“而且我们信圣神/圣灵”)加上了一种反驳“圣神受造派/敌圣灵派”的说法:“他是主和赋予生命者,他是由圣父出发的(参见 Jn 15:26),并与圣父和圣子同受钦崇,同受光荣,他曾借先知们发言。”当这个主教会议被视为“大公的主教会议”时,上面的信经于东方在 Chalcedon(加采东/迦克墩,451 年)的会议上,在西方大约在 6 世纪初获得了“普世性

的权威”(oekumenisches Ansehen), 并被称为 *Symbolum Nicaeno – Constantinopolitanum* (尼西亚 – 君士坦丁堡的信经)。在希腊的教会中, 这个信经成为唯一的在洗礼和在感恩祭用的信经。

Epiphanius(埃皮法尼乌斯/伊皮法纽)的信经好像来自耶路撒冷, 大概是当地的主教 Cyrillus(济利路/区利罗, 参见 75.4) 在 362 年后修改的古老的耶路撒冷教会的洗礼信经; Cyrillus(济利路/区利罗) 主教作了这些修改是根据尼西亚信仰的, 他的目标是反驳那些“圣神受造派/敌圣灵派”的人。(一些近代的学者, 比如 A. Harnack, G. Rauschen 曾经认为, 381 年的主教会议和“尼西亚 – 君士坦丁堡信经”没有太多关系, 只是后来的人把这个信经归于那次会议, 但这些说法没有足够的历史根据。)

49.3 如果说, 圣神/圣灵是“由圣父出发的”, 这样能够拒绝 Arius(亚略/亚流) 的理论, 但这种说法还不能全面地描述 Hagion Pneuma(圣神/圣灵) 在三位一体中的关系: 圣子和圣神/圣灵之间的关系仍然没有被处理。这个问题在东方和西方有不同的解决方案, 但其中的差异更多是形式上的差别, 不是内容上的差异。从 4 世纪以来, 希腊的教会所教导的是“圣神/圣灵由圣父通过圣子出发”(ek tou patros dia tou hyios), 而拉丁语的教会则提出“由圣父及由圣子共发”的说法 (*Spiritus Sanctus ... a Patre Filioque procedens*)。在西班牙, 这个“及由子/和子”(拉丁语的 *Filioque*) 不久后也被接纳到“信经”当中; Palencia(巴伦西亚, 西班牙) 的主教 Pastor(帕斯托尔) 于 447 年写了这样的信经, 这信经后来在西班牙普遍被施用(参见 50.8), 而 Toledo(托莱多, 西班牙) 于 589 年的主教会议也在“尼西亚 – 君士坦丁堡信经”中加上了“及由子/和子”。在后来的希腊语教会和拉丁语教会之间的冲突中, 这个“及由子/和子”问题起了一个很不幸的作用。

有的学者曾说, “及由子/和子”的说法早在 400 年的罗马被施用, 并从罗马传到西班牙, 但这是不太可能的。这个“及由子/和子”也出现在所谓的 *Symbolum Quicumque*(《无论谁信经》, 开头是 *Quicumque vult salvus esse... “无论谁愿意得救……”*)。这个信经用 40 个有韵律的句子来总括三位一体和基督论的教导, 并从第 7 世纪以来被归于圣 Athanasius(亚大纳修), 因此被称为 *Symbolum Athanasianum* 《亚大纳修的信经》。实际上, 这个信经的形成时间是在 Athanasius(亚大纳修) 以后, 并且是用拉丁文写的; 然而, 关于作者和形成时期还有很多争论。有的人认为, 它针对 Priscillianismus(普里西利安努斯派, 参见 50.8), 或说作者是 Ambrosius(盎

博罗修斯/安波罗修)或说是一位高卢南部或西班牙的神学家在第5世纪初写的,或认为它来自Caesarius de Arles(凯撒利乌斯/该撒留)或Fulgentius de Ruspe(傅尔根提乌斯)等人。

50

在第4世纪出现的各种争论和异端性教导

50.1 Antiochia(安提约基亚/安提阿/安条克)的教会分裂。当Antiochia(安提约基亚/安提阿/安条克)的主教Eustathius(奥伊斯塔提乌斯/优斯塔修)在330年被罢免后(参见48.2),有一小部分的信徒继续忠于他,但大部分的人还是承认了那些新的,属Arius(亚略/亚流)派的主教。另外,当那个属Arius(亚略/亚流)派的Eudoxius(欧多基乌斯)当了Constantinopolis(君士坦丁堡)的主教时(360年),而Meletius(梅勒提乌斯)当Antiochia(安城)的主教,这就在东方的亚美尼亚又引起了一个分裂(Meletian Schism 梅勒提乌斯分裂)。当时, Antiochia(安提约基亚/安提阿/安条克)的新主教虽然是Arius(亚略/亚流)派的人选任的人,但在当主教后一个月就被驱逐,因为他实际上保持了尼西亚的信仰。后来,支持Eustathius(奥伊斯塔提乌斯/优斯塔修)的主教是Paulinus(保利努斯,362-388年)和Evagrius(埃瓦格利乌斯,388-393年)。他们在西方被承认(Paulinus在Alexandria也被承认),但东方的人承认Meletius(梅勒提乌斯)和他的接班人为正规的主教。不过,通过圣Basilius(巴西略/巴西流)的中介工作,Damasus(达玛苏斯)教宗自从375年接近了Meletius(梅勒提乌斯)派的人,而在379年的Antiochia(安提约基亚/安提阿/安条克)会议上,双方在内容上达成共识。因此,这个教会分裂才没有产生很大的影响力,因为在Evagrius(埃瓦格利乌斯)后,那些支持Eustathius(奥伊斯塔提乌斯)的人再没有祝圣自己的主教。他们大部分的人约于415年再次和大公教会结合,其他人于482年加入的大团体教会(unierten sich)。

50.2 罗马的教会分裂。当Constantius(君士坦提乌斯)皇帝于355年放逐了Liberius(利贝里乌斯)教宗时(48.3),皇帝让教会的人在罗马祝圣Felix(斐理斯/菲力斯)执事为教宗(Felix II 斐理斯二世)。罗马的圣职人员受了那些属Arius(亚略/亚流)派的朝廷神学家的影响并拥护了这个“对立教宗”。不过,当Liberius(利

贝里乌斯)教宗于358年(参见48.4)回罗马时,信徒群众驱逐了Felix(斐理斯/菲力斯,他于365年去世)。但是,后来的传奇(参见Liber Pontificalis, 78.3)颠倒了这个事实,并说Felix(斐理斯)是正规的教宗,而Liberius(利贝里乌斯)是一个持异端的人。在Liberius(利贝里乌斯)教宗去世后(366年),这个冲突又出现了。大多数的罗马圣职人员选择了Damasus(达玛苏斯)执事为教宗(366-384年),但少数的固执人选了Ursinus(乌尔西努斯)执事。虽然Valentinianus I(瓦伦提尼安努斯)皇帝在367年驱逐了Ursinus(乌尔西努斯)到高卢,但仍然有一些人始终反对和诽谤Damasus(达玛苏斯)教宗。

50.3 Lucifer(路济弗尔/路西发)的分裂。这个教会分裂的发起人是一位撒丁岛(Sardinia)的主教,即Lucifer de Calaris (= Cagliari)(路济弗尔/路西发,371年去世)。他非常热切地保卫了尼西亚会议的信经。Constantius(君士坦提乌斯)皇帝在355-361年间驱逐了他(参见48.3),而这位主教向皇帝写了一些尖锐的批评和辱骂他的文章。他离开了公教会的主教团,因为他不喜欢Athanasius(亚大纳修/阿塔那修斯)在Alexandria(亚历山大里亚)362年的会议上对于“性体相似派”(homoiousiani)的宽容态度(参见48.6)。而且,他曾在Antiochia(安提约基亚/安提阿/安条克)过分草率地祝圣了Paulinus(保利努斯)为主教(参见50.1),但362年的主教会议没有赞同他的作法。Lucifer(路济弗尔)引起的分裂主要传播在撒丁岛和西班牙地区,但不久后这个分裂就结束了。除了Lucifer(路济弗尔/路西发)以外,还有某一个Gregor de Elvira(厄尔维拉的额我略/贵格利,参见76.6)是分裂的派的领导。

50.4 另一个引起争论的人是Marcellus de Ancyra(安居拉的马尔克卢斯,374年去世,参见48.2,3)。他先在尼西亚出现,后来很热情地反抗了Arius(亚略/亚流)派的人。但是,他自己关于三位一体的思想引用了一些Origenes(奥力振/俄利根)以前的“逻各斯”思想(参见32.1),这样就似乎走向Sabellianismus(撒贝利乌斯论,形态说)。对他来说,神主要是一种“单一体”(monas),仅仅在救恩史的过程中,神成为“三位的”。他说,在世界被创造的时刻,作为神的“效力”(wirkende Kraft)的“逻各斯”从神那里走出来了,而在“降生成人”(“道成肉身”)的时刻,他才变成一个独立的位格和“圣子”。当宗徒/使徒们获得了圣神/圣灵时(Jn 20:22),这个圣神/圣灵才由圣父和圣子出发。341年在Antiochia(安提约基亚/安提阿/安条克)举行的会议则强调了基督的国是永恒的(参见48.2)。为了抵抗他

的错误,主教们不久后(大约在 350 年)在“信经”中加上了 Lk 1:33(“他要为王统治雅各伯家,直到永远;他的王权没有终结”)。Eusebius de Caesarea(凯撒勒亚的欧瑟比乌斯/优西彼乌)曾写过反驳 Marcellus(马尔克卢斯)的书。

50.5 Marcellus(马尔克卢斯)的学生是 Sirmium(西尔米翁)的主教 Photinus(佛提努斯),他的观点是“动力形态说”(dynamistisch,参见 32.3)。对他来说,基督仅仅是一个以奇妙方式诞生的人,他有神的力量,并因为他的奇迹和美德被接受为“天主/上帝的儿子”。他的教导几次遭受批评,而于 351 年在 Sirmium(西尔米翁)召开的主教会议(参见 48.3)最终罢免并放逐了他。他于 376 年去世,但他的异端继续存在。Sardica(撒底卡)的主教 Bonosus(博诺苏斯,大约在 4 世纪末和 5 世纪初)的主张也是类似的,虽然这位主教在一开始仅仅否认玛利亚是童贞女(参见 70.3)。那些 Bonosiani(博诺苏斯派的人)一直活动到第 7 世纪。

50.6 Audius(奥迪乌斯)太激烈地批评了圣职人员的缺点,所以他被开除教籍。他约于 325 年创立了一些隐修团体,但他们的主要特征是 Protopaschitismus(原始逾越节论,参见 25.2; 69.6)和一些关于天主/上帝的太人性化的观点。Audius(奥迪乌斯)后来被放逐到 Scythi(斯克特人)地区,所以他在哥特人中进行传教。但是,他建立的教派早在 5 世纪就消失了。

50.7 Messaliani(梅萨良派/麦撒良派,亦称为 Massaliani, Euchites, Enthusiastes, Choreutes)的教派显然受了摩尼教的影响,他们大约在 350 年出现在美索不达米亚和叙利亚,从此扩展到小亚细亚。他们说,虽然人们受过圣洗,但在每一个人中继续存在着一个生来就有的 daimon(恶鬼),而为了克服这个“恶鬼”,每一个人必须不断祈祷。他们轻视圣事和圣洗,因为那些“属灵的人”(pneumatikoi)本身观看神,他们没有罪。他们也放弃了体力劳动和财产,并向别人讨饭。他们的精神领袖是 Adelphius(阿德尔菲乌斯)。他们在 Side(西得)和 Antiochia(安提约基亚/安提阿/安条克)的主教会议上(390 年)被谴责。Ephesus(厄弗所/以弗所)的大公会议在 431 年再一次谴责了他们。虽然政府也镇压了他们,但他们仍然能够继续存在,而中世纪的 Pauliciani(保利基派)和 Bogomili(波格米尔派)好像是他们的继承人(参见第 2 卷,91.3)。

50.8 在西部教会中,Priscillianus(普里西利安努斯/百基拉诺)引起很大的动荡。大约在 375 年,在西班牙南部出现了 Priscillianus(普里西利安努斯/百基拉诺),他是一个很富裕的、很有学问的、过严格苦行生活的平信徒。他创立了一个教

派,这个教派主要形成一些秘密的小团体,他重新恢复了 Montanus(蒙丹/孟他努派)的思想和预言,他们的伦理道德要求是很严格的,而且他们也看一些非正统的文献(次经 apokryphe Schriften)。这个 Priscillianus(普里西利安努斯/百基拉诺)曾写了 11 篇文章,其中能发现,他多少受了一些诺斯底派和摩尼教的二元论思想的影响,虽然他不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摩尼教人士。他被祝圣为 Avila(阿维拉)的主教,并在西班牙和 Aquitania(高卢南部,法国南部)获得更多的拥护者,尤其是 Salvianus(撒尔维安努斯)主教 Instantius(因斯坦提乌斯)主教以及很多妇女。在 Saragossa(Caesaraugusta,西班牙的萨拉格萨)举行的主教会议(380 年)开除了这个教派。在 385 年,高卢当时的统治者 Maximus(马克西姆斯)皇帝在 Trier(特里尔,德国)处死了 Priscillianus(普里西利安努斯)和六个随从,他们被控告进行 maleficium(邪恶的魔术)——这是历史上第一次有人因异端的主张遭受了死刑的惩罚。一些主教同意了这个惩罚,但圣 Martinus de Tours(马丁努斯,参见 72.6),米兰的 Ambrosius(盎博罗修斯/安波罗修)和 Siricius(西里奇乌斯)教宗曾表示他们反对这种审判和这些异端者的死刑。虽然有如此严厉的措施,但这个教派经过了更大的发展,而哥特人的侵入又促使了它的发展。在 6 世纪,尤其是在 Braga (= Bracara)(巴拉格)的主教会议(561 年)后,这个教派才逐渐消失。根据某些文献,这个教派的三位一体论是“形态论”(Sabellianismus 撒贝利乌斯主义),他们的基督论是幻影论(docetismus),他们使用了一些次经和伪经,进行了占星术,认为灵魂有神的本性,他们否认上主是世界的创造者,否认《旧约》和《新约》的统一性,否认肉身的复活,放弃婚姻和肉食品——这些文献是一个反对 Priscilliani(“普氏派”)的信经,最早出现在 Toledo(托莱多)于 400 年召开的一个会议中,后来是 Palencia 的主教 Pastor(帕斯托尔)于 447 年编写的,在 447 年的 Toledo(托莱多)会议上被肯定。

51

在第 4 世纪和第 5 世纪初有关 Origenes(奥力振/俄利根)的争论

51.1 在“三位一体”的争论中,人们多次提到 Origenes(奥力振/俄利根)。那些属 Arius(亚略/亚流)派的人经常说,Origenes(奥氏)的主张支持他们的教导。但

大多的正统派人士不同意这种看法,而恰恰最优秀的正统神学家,三个伟大的 Cappadocia(卡帕多基亚)人还继续尊敬那位 Alexandria(亚历山大里亚/亚力山太)的神学家——Origenes(奥力振/俄利根),因为他们说,他提供了无数思想上的启发,虽然他们对于他思想的缺点也并不是盲目的(参见 39.2)。不过,不是所有的教会人士都怀着这种宽容的态度。一部分的人反对 Origenes(奥力振/俄利根),因为他们说,他是 Arius(亚略/亚流)异端之父,他关于灵魂的“先在”(prae-existence of the souls)的教导也是异端,所以他们激烈反对人们阅读他的著作。这个严格传统派的主要代表是 Epiphanius de Constantia (Salamis)(埃皮法尼乌斯/伊皮法纽,403 年去世)和 Theophilus de Alexandria(德奥斐罗斯/提阿非罗),412 年去世)。

51.2 Epiphanius(埃皮法尼乌斯/伊皮法纽)是一个虔诚并具有学问的人,但他又缺少远见,而且过分严格,所以他不仅仅把 Origenes(奥力振/俄利根)列入他著作 Panarion(《药盒》)中的“异端名单”(参见 Haer. 64),而且也通过讲演直接反对那些拥护 Origenes(奥力振/俄利根)的人。他于 392 年(或 393 年?)在耶路撒冷的“复活大堂”中讲道,其中反驳了 Origenes(奥力振/俄利根)。这就牵涉到了耶路撒冷的主教 Johannes(若望/约翰)和他的朋友 Hieronymus(热罗尼莫/哲罗姆,他生活在 Bethlehem 白冷城/伯利恒)和 Rufinus(鲁菲努斯/鲁非诺,他在耶城的橄榄山上修道),因为 Johannes(若望/约翰)主教和 Rufinus(鲁菲努斯/鲁非诺)很尊敬 Origenes(奥氏/俄氏),而 Hieronymus(热罗尼莫/哲罗姆)则站在 Epiphanius(埃皮法尼乌斯/伊皮法纽)一边。在更早的时期,Hieronymus(热罗尼莫/哲罗姆)也喜欢 Origenes(奥氏/俄氏),并在圣经诠释学/解经学方面,他也受了 Origenes 的影响,但他受了某一个 Aterbius(阿特比乌斯)的启发,而改变了自己的看法(392 年)。在 Rufinus(鲁菲努斯/鲁非诺)回到西方之前(397 年前),这些学者的争论能够达成某种调和,这是通过 Alexandria(亚历山大里亚/亚历山太)的主教 Theophilus(德奥斐卢斯/德奥非罗)的谈判。但因为 Rufinus(鲁菲努斯/鲁非诺)翻译了 Origenes(奥氏/俄氏)的主要著作 *De principiis*(*Peri archoon*《论原则》),并在他的拉丁译本的序言中说 Hieronymus(热罗尼莫/哲罗姆)是 Origenes(奥力振/俄利根)的赞扬者,所以这两个人之间的仇恨死灰复燃。Hieronymus(热罗尼莫/哲罗姆)对于 Rufinus(鲁菲努斯/鲁非诺)的反感甚至在后者去世后(410 年)仍然存在。

51.3 在同样的时代,在埃及又爆发了另一场争论。这个争论甚至导致了 Johannes Chrysostomus(金口若望/约翰)的罢免,但这个“金口若望/约翰”是最是杰

出的主教和教父之一。因为在埃及沙漠中的隐修者——他们的学问不太深——认为神应该有相似人的身体或比较像人的样子 (anthropomorphism), 所以他们也影响了 Alexandria (亚历山大里亚/亚力山太) 的主教 Theophilus (德奥斐卢斯/德奥非罗, 385 - 412 年)——他是一位追逐荣誉的并很狡猾的人。他放弃了自己原来的立场并在 399 年 (或 400 年) 的一次主教会议上谴责了 Origenes (奥力振/俄利根)。他也无情地镇压在那些隐修者中的 Origenes (奥力振/俄利根) 派, 尤其是所谓的“四个高弟兄” (die vier langen Brueder)——他们不仅仅身材很高, 并且也很有学问和热忱。那些被驱逐的修士大约是 300 个人, 他们中有一些去了耶路撒冷, 但大约 50 个隐修者 (其中有那些“四个高弟兄”) 去了 Constantinopolis (君士坦丁堡)。那位怀着崇高思想的 Johannes Chrysostomus (金口若望/约翰) 主教 (参见 75. 3) 想帮助他们, 但他的介入为他自己带来了灾难。因为 Arcadius (阿卡丢斯/亚迦丢斯) 皇帝质问了 Theophilus (德奥斐卢斯/德奥非罗), 这个主教先煽动了老年的 Epiphanius (埃皮法尼乌斯/伊皮法纽) 主教 (见上 51. 2) 去反对 Johannes (金口若望/约翰), 但那个“反驳异端的硬骨头”在 Constantinopolis (君士坦丁堡) 仅仅碰到钉子, 他被拒绝。然而, Johannes Chrysostomus (金口若望/约翰) 也是一个比较严格的改革者, 所以某些人反对他, 而皇后 Eudoxia (欧多基亚) 也开始憎恨他。在那个时期, Theophilus (德奥斐卢斯/德奥非罗) 回应了皇帝的要求并去了 Constantinopolis (君士坦丁堡), 但他马上与皇后联系, 他认为这样就不需要在首都的主教面前替自己的行为辩护, 而是为了审判他的对手而来。在 403 年, Theophilus (德奥斐卢斯/德奥非罗) 在 Chalcedon (加采东/迦克墩) 附近的 Drys (杜里斯) 的一个庄园中主持了一次主教会议 (所谓的 Synodus ad quercum, Synod of Oak 橡树会议, 奥克会议, 403 年), 参与的人是 36 个主教, 其中 29 个来自埃及; 这个主教会议决定要罢免 Chrysostomus (金口若望/约翰), 而皇帝下令放逐他到 Bithynia (比蒂尼亚)。当然, 信徒群众很激动, 所以 Chrysostomus (金口若望/约翰) 很快被召回来, 但不久后, 他又与皇后发生冲突。这次 (404 年) 他被放逐到 Armenia (亚美尼亚), 后又被押送到 Colchis 的 Pityus (黑海地区), 而 Chrysostomus (金口若望/约翰) 在途中于 407 年 9 月 14 日在 Comana (Pontus 省) 去世。那些拥护了他的人虽然被镇压, 但他们始终忠于他, 并且反对他的接班人 Arsacius (阿尔撒奇乌斯) 主教和 Atticus (阿提克斯) 主教。只有当 Theodosius II (狄奥多修斯二世) 皇帝和 Proclus (普罗克卢斯) 主教于 438 年在 Constantinopolis (君士坦丁堡) 隆重地埋葬他的骨灰时, 这种“若望/约翰的

教会分裂”才结束。

关于 Donatus(多纳图斯/多纳特)的争论

52.1 关于 Donatus(多纳图斯/多纳特)的争论在很长的时期中震撼了 Africa(非洲/阿富利加)的西部地区,同时也第一次导致了皇帝介入教会事务的事件;这些争论在某种意义上是“异端者施洗争论”(参见 22.3)的延续。这个争论的基本问题是原则上的问题:教会的圣事(洗礼,圣职等)是客观有效的恩典渠道(objektiv wirkende Heilmittel)或是应该取决于施圣事者的圣德(von der Wuerdigkeit des Spenders abhaengig)? 因为 Africa(非洲/阿富利加)地区的信徒都受了 Tertullianus(德尔图良/特土良)和 Cyprianus(西彼连/居普良)对于教会和圣事的“主体论-灵性论”理解(subjektivistisch - spiritualistischer Kirchen - und Sakramentsbegriff)的影响,所以他们就认为,施行圣事人的圣德非常重要,但罗马教会的看法不一样。发动了这次教会分裂的外在原因是 Carthago(迦太基)的主教 Mensurius(孟苏留斯)去世后(311年),在新主教的选任方面出现了争论。一位总执事 Caecilianus(则齐利安努斯),获得多数的选票,但他在 Diocletianus(戴克里先)的教难中与已亡的主教有一点冲突,因为他反对过分敬拜或崇敬那些殉道者或勇敢地宣认信仰的人。他曾公开地批评了一个很富裕的又很虔诚的寡妇,名为 Lucilla(卢齐拉),而这个妇女煽动了他的对手们。除此之外还有这样的谣言:祝圣了 Caecilianus(则齐利安努斯)的主教是 Aptunga(阿普通阿)的 Felix(斐理斯/菲力斯)主教,但据说,这个主教在教难的时期交出了一些圣书,所以他成了一个“出卖者”(traditor,参见 16.4),而因此那些属严格派的人说,他的祝圣礼是无效的。在这个争论有关键影响的人是 Numidia(努米迪亚)的主教们。他们——一共 70 个主教——来到 Carthago(迦太基),谴责了 Caecilianus(则齐利安努斯),在一次主教会议上罢免了他,并祝圣了某一个 Maiorinus(麦欧里努斯)为“对立主教”——他是 Lucilla(卢齐拉)支持的人;这一切发生于 312 年。当这个人于 315 年去世后,他的接班人是 Donatus(多纳图斯/多纳特),他又被称“伟大的”(Magnus),而整个运动后来以他的名字命名。

52.2 然而,这个教会分裂并没有限于 Carthago(迦太基)地区,因为迦太基是一

个非常重要的总主教的城市,而且 Donatus(多纳图斯/多纳特)派的人很热忱地传播了他们的思想,所以整个 Africa(非洲/阿富利加)的西北部都受了影响。那位刚刚转向基督信仰的 Constantinus Magnus(君士坦丁大帝,参见 16.5)因为这个分裂感到很难受。由于 Donatus(多纳图斯/多纳特)派的人不断反对 Caecilianus(则齐利安努斯),他先于 313 年请三个高卢的主教在教宗 Miltiades(梅尔基亚得/米尔迪亚德)的指导下作出一种判断,但教宗又请 15 名意大利的主教来罗马,这样他们举行了一次正式的主教会议谈论这个问题。这个主教会议决定,Caecilianus(则齐利安努斯)是正规的主教并拒绝 Donatus(多纳图斯/多纳特)派人的要求。然而,南方的动荡和波浪没有因此而平息,所以皇帝于 314 年 8 月在 Arles (= Arelate)(阿尔勒)召开了一次西部教会的大公会议。这个会议作出了同样的决定,并在文献第 13 条中又说,连一个“出卖者”的祝圣礼都是有效的。第 8 条也反对 Africa(非洲/阿富利加)地区关于“异端者施洗要重新施洗”的特殊规定(参见 66.4)。Donatus(多纳图斯/多纳特)派的人还不放弃他们的立场,所以他们向皇帝呼求。皇帝让 Africa(阿富利加)省的总督 Proconsul Aelianus(厄利安努斯)正式确认,Aptunga(阿普通阿)的 Felix(斐理斯)主教并不是一个“出卖者”(315 年)。(实际上,根据 305 年在 Cirta 召开的主教会议的文献,好几个 Donatus 多纳图斯派的人自己是“出卖者”!)皇帝亲自研究了方案并在一定的时间后在米兰下决定,还是反对 Donatus(多纳图斯/多纳特)派的立场(316 年)。然而,他们都不想接受任何主教团或皇帝的决定。因此,皇帝采取了比较严厉的措施。教派的首领被逮捕和放逐,他们的教堂被占领。不过,这种惩罚更激励教派人的狂热情绪。他们现在说,国度政府没有权利干涉教会内部的事(拉丁文:Quid est imperatori cum ecclesia? 皇帝和教会有什么关系?),并宣布了自己的教会是唯一纯洁的教会,是圣人的教会,是“没有污点的殉道者的教会”,而公教会的教会是“有污点的出卖者的教会”。只有他们能够有效地施行圣事。因此,他们都重新为那些加入他们团体的人施洗。这样,他们接受了一种类似于 Novatianus(诺瓦拉安,35.1)的教会观。

52.3 过了几年,Constantinus(君士坦丁)皇帝收回了对那些严厉的反分裂者的法律(321 年),但仍然没有平安。属于 Donatus(多纳图斯/多纳特)派的人反而变得更多,他们组织起来了,并于 336 年在 Carthago(迦太基)举行了一个主教会议,参加的主教有 270 位。各种长期存在的社会冲突和张力又加深了迷惑的状态。一些热忱的苦修者(自称 agonistici 奋斗者, milites Christi 基督的精兵)在百姓中引

起动荡,他们没有固定居所,经常在农民的庄园巡逻,所以人们称他们为 Circumcelliones(巡逻者);很多农民和逃跑的奴隶加入了他们的行列,他们骚扰了人民。Constans(君士坦斯皇帝,337 - 350 年)再一次想支持合一的力量,先用缓和的手段,后施用强制手段。他再次禁止 Donatus(多纳图斯/多纳特)派的人举行礼仪,再次放逐他们的首领,但因为 Julianus Apostata(儒利安/尤里安努斯)皇帝再次允许了所有的人回家(362 年),合一的力量又被削弱了。后面的皇帝们也都曾用过教导或暴力的方式,但没有获得一个比较大的突破,虽然有个别的人皈依正统的信仰。当时,Carthago(迦太基)的对立主教和 Donatus(多纳图斯/多纳特)派的领袖是 Parmenianus(帕梅尼安努斯,355 - 391 年),他是 Donatus(多纳图斯/多纳特)主教的接班人——Donatus(多氏)大约于 355 年在放逐的地方去世。Parmenianus(帕梅尼安努斯)主教也为自己的事务写了一些著作。想反驳他的人是 Mileve(米勒维)的主教 Optatus(欧普塔图斯),他写了一部书,其中描述了这个教会分裂的来源和发展过程,后来的人为此书起了这样的书名:De schismate Donatistarum(《论多纳图斯/多纳特人的分裂》)。最重要,伟大的 Augustinus(奥思定/奥古斯丁)在 393 年后在一系列的著作中反驳了 Donatus(多纳图斯)派的思想错误,他很有说服力地证明了圣事的客观有效性。当分裂者又采取了一些暴力行为时,公教的主教们 404 年在 Carthago(迦太基)开会并决定要请 Honorius(霍诺利乌斯/洪诺留)皇帝(395 - 423 年)根据 Theodosius(狄奥多修斯)的异端者法律(Theodosianische Ketzergesetze)去镇压 Donatus(多纳图斯/多纳特)派。Augustinus(奥思定/奥古斯丁)本来反对这些强制手段,但他最后也同意,一方面引用了《路加福音》Lk 14: 23(cogite intrare“强迫他们进来”),另一方面承认国度对于教会的保护义务;但他没有同意死刑的惩罚。411 年在 Carthago(迦太基)举行的主教会议(称 collatio)维持了三天,而参加的主教是 286 位公教主教和 279 位 Donatus(多纳图斯)派的主教,但虽然公教的发言人 Augustinus(奥思定/奥古斯丁)很努力工作,但仍没能达成合一。因此,政府又一次加重分裂者的惩罚,分裂者被剥夺公民权利,谁参与他们的聚会,谁就面临死刑(414/415 年)。自从 Vandali(汪达尔人)统治了该地区(参见 43.6),两个派之间的冲突缓和一些,但只有在穆斯林的征服后,这个分裂才完全消失。

Apollinaris(阿波利纳里)和关于基督论的争论的开端

那些 Arius(亚略/亚流)派的人不仅仅否认了“逻各斯”的神性,而且也歪曲地看待基督的人性,因为他们说,救世主没有一个人的灵魂,他只有一个没有灵魂的肉身。他们说,基督心灵生活的表现都建立在逻各斯之上,所以这个逻各斯也是可变的,也是一个受造物。有一段时间,人们没有注意到这个错误。当主教们终于严肃地反驳或谴责了这个错误时——先是 362 年在 Alexandria(亚历山大里亚/亚力山太)的会议(参见 48.6),后来是 Damasus(达玛苏斯)教宗(在 377 年和 382 年),尤其是 381 年在 Constantinopolis(君士坦丁堡)举行的大公会议(第 1 条)——这些反驳和谴责不再专门瞄准 Arius(亚略/亚流)派,而更多针对了另一个人,就是叙利亚的 Laodicea(劳迪则亚)的主教 Apollinaris(阿波利纳里/亚波里纳留,约于 390 年去世)。他是一位很有才华的和多面有灵感的神学家(参见 75.6),是 Athanasius(亚大纳修/阿塔纳修斯)的朋友和 Nicaea(尼西亚)信经的热心保卫者,曾经反对了 Arius(亚略/亚流)派的主张。然而,在歪曲基督人性方面,他又在 352 年后同意了他们的看法。后来有人根据《圣经》的记载给他说明这个立场是不能坚持的,所以他仅仅否认在基督内有一个理性的灵魂(psyche logike)或精神(nous)。他受了 Platon(柏拉图)思想的影响——这个思想将人性分为三个层面:理性,渴望和肉身——并宣布,“逻各斯”取得了我们的肉身(sarx)和一个有感情的灵魂(psyche sarkike),来代替精神,他自己成了那种指导性的原则。

根据 Apollinaris(阿波利纳里/亚波里纳留)的说法,我们必须“减少”耶稣的人性,否则我们无法确保基督的合一和他的无罪特征,因为两个完美的本体或性体(人和神)不可能成为一个(dyō teleia hen genesthai ou dynatai)。他继续说,如果存在一个完整的人,也就必须有罪,而因为罪恶处于人的意志力(人的精神)中,所以不能说,救世主有意志力(或精神)。Apollinaris(阿波利纳里/亚波里纳留)很乐意地引用了《若望/约翰福音》Jn 1:14,因为他认为“成了肉”指肉身,而不是指整个人性。因为他将“性体”和“位格”等同起来——两个性体等于两个位格——所以他顺理成章地说,在基督内只有个性体(mia physis),正如他向 Jovianus(约维安努

斯)皇帝提交的“信经”(《论逻各斯的降生成人》)中所说,他的学生后来错误地以 Athanasius(亚大纳修)的名义传播了这个“信经”(参见 54.1)。

这个不幸的基督论错误受到了很多主教会议,以及 Gregorius de Nyssa(尼撒的额我略/贵格利,参见他的 Antirrheticus), Antiochia(安提约基亚/安提阿/安条克)派以及其他的神学家的谴责。Theodosius(狄奥多修斯)皇帝以“放逐”的惩罚威胁了拥护此信仰的人(388年)。虽然如此,仍然有很多人喜欢这种教导。在 Antiochia(安提约基亚/安提阿/安条克)的 Vitalis(维塔利斯)主教的指导下甚至出现了一个特殊的 Apollinaris(阿波利纳里)教会。这个教会于 420 年再一次融入了正统的大公教会,但不是所有的人都放弃了他们的错误思想,而在一定的时间后,这个思想在“基督一性论”中又获得了新的,更大的影响力。

54

有关 Nestorius(聂斯托利)的争论 及 431 年的 Ephesus(厄弗所/以弗所)大公会议

54.1 面对 Arius(亚略/亚流)派的主张,教会坚持逻各斯的真正神性,而针对 Arius(亚氏)派和 Apollinaris(阿波利纳里/亚波利纳留)的教导,教会在各种会议的决定中又坚持了基督的人性是完整的。现在还需要更进一步澄清一点,就是人性和神性之间的关系。Apollinaris(阿波利纳里)同时代的人关于这一点只有很模糊的、甚至是危险的教导。不同的神学派别的教导很明显表明这一点(参见 74)。Alexandria(亚历山大里亚/亚历山太)的神学传统强调两个性体(神性和人性)的内在结合和融合(synkrisis)。如上所述(53),在被托名于圣 Athanasius(亚大纳修/阿塔纳修斯)的 Apollinaris(阿波利纳里/亚波利纳留)信经中就有这样的说法:“逻各斯神的一个成了肉身的性体”(mia physis tou theou logou sesarkomene)。这样的描述(至少在文字上)似乎不能够确保两个性体的完整性,因此 Antiochia(安提约基亚/安提阿/安条克)那种很冷静的和爱好辨别的学派(die nuechtern und kritisch eingestellte antiochenische Schule)特别注重两种性体的区分和确保,尤其是他们的精神领袖 Tarsus(塔尔苏斯)的主教 Diodorus(迪奥多罗斯)和 Mopsuestia(摩普苏厄斯提亚)的主教 Theodorus(特奥多鲁斯/狄奥多尔)(参见 75.5)。Diodorus(迪奥多

罗斯)说,逻各斯仅仅“居住”(enoikein)在人中,就好像在一种殿宇或在一种衣服中;他又说存在两个“圣子”,一个自然的和一个由于恩宠接受的(第二个只能在一个不正式的意义上被称为“圣子”,“神的儿子”)。Theodorus(特奥多鲁斯/狄奥多尔)也同样不赞同一个名副其实的“成人”事件,因为他想这就等于逻各斯变成一个人,所以他说,把逻各斯在耶稣这个人中“居住”(enoikesis)。从 Aristoteles(亚里士多德)那里,他接受了这样的观点:如果一个本性(性体)没有位格,那么它就不是完整的;根据这个想法,他也同样提出“两个位格”的理论。虽然他明确地说“一个位格”,但这种“合一”在他的论述中并不是本质上的或性体上的合一(henosis physike),而仅仅是一种相对的或道义上的合一(henosis schetike),它是“意志上的合意”(schesis tes gnomes),是“外在的联结”(synapheia),就好像男女在婚姻中的合一或神殿和神像的合一。当他视两个性体为联结的时候,他才想到这种合一,但如果他注意到他们的区别,他就认为这是两个位格。根据这种思维,他也顺理成章地认为,在人间诞生的不是“天主/上帝的圣子”,而是一个人——天主/上帝居住在这个人内——,而且他称 Maria(玛利亚)为“基督之母”(christotokos),而不是“天主/上帝之母”(theotokos)。然而,“天主/上帝之母”(theotokos)的称呼可能已经是罗马的 Hippolytus(希波吕图斯)的术语,肯定也是 Origenes(奥力振/俄利根)和第3世纪以来的 Alexandria(亚历山大里亚/亚力山太)的神学家们的说法。

54.2 这种特殊的 Antiochia(安提约基亚/安提阿/安条克)学派的教导一开始仅仅是学院内部的理论,但通过 Nestorius(奈斯多略/涅斯多留/聂斯托里乌斯),它传播比较广泛。这位重要的人物曾在 Antiochia(安提约基亚/安提阿/安条克)当过隐修者,大概也是 Theodorus(特奥多鲁斯/狄奥多尔)的学生,而且是一个杰出的讲道者。因为皇帝重视他,他于428年当上了 Constantinopolis(君士坦丁堡)的主教。Nestorius(奈/涅/聂氏)并不是没有德性,但他没有见过世面,有时候强词夺理,具有热切的激情,很热烈反对了异端者和犹太人,但又保护了那些在西方被驱逐的 Pelagius(白拉奇/伯拉纠)派的人(参见56.4)。一位长老, Anastasius(阿纳斯大修/亚拿斯大修)从 Antiochia(安提约基亚/安提阿/安条克)跟随他去了东方的首都,但这个长老在他的讲道中批评了那种“天主/上帝之母”的说法,虽然这个说法有很长的历史并且在信徒群众中很被尊敬。因此,圣职人员和平信徒都感到奇异和不安。当 Nestorius(奈/涅/聂氏)支持这位长老时,人们更迷惑;但他进而在几次讲道中公开说,“天主/上帝之母”(theotokos)是一个“新的说法”,而正确的说法是“基

督之母”(然而,后来他又说,如果有正确的理解也可以允许“天主/上帝之母”的说法)。由于他的批评,许多人强烈反驳他,不仅在首都,而且也在别的地区。尤其是 Alexandria(亚历山大里亚/亚历山太)的主教 Cyrillus(济利禄/区利罗,参见 75.7),他是一位充满活力的人并且早在 429 年就向埃及的主教们写了一封“复活信”,又向埃及的隐修者写了一个详细的“通谕”,其中反驳了 Nestorius(奈/涅/聂斯托利)的主张。他的行动的动机不仅仅是神学传统的矛盾和保卫正统信仰的热忱,而且也是争取教会政治地位的努力,因为在历史上比较早的宗主教区(patriarchatus)是 Alexandria(亚历山大里亚/亚力山太),但在 381 年,Constantinopolis(君士坦丁堡)的宗主教区获得了东方教会中的首位。Cyrillus(济利禄/区利罗)的亲戚 Theophilus(德奥菲卢斯/德奥非罗)也曾经侮辱了 Johannes Chrysostomus(金口若望/约翰),同时表示对于他们宗主教区的轻视(参见 51.3; 63.1)。现在,双方都转向 Coelestinus I(切来斯提努斯/色勒斯丁一世)教宗,而他的一次罗马的主教会议上(430 年)也同样谴责了 Nestorius(奈/涅/聂斯托利)的主张。教宗派遣了 Cyrillus(济利禄/区利罗)到东方的首都,并要求 Nestorius(奈/涅/聂斯托利)在 10 天以内收回他的主张,否则开除他。同时, Cyrillus(济利禄/区利罗)也交给了 Nestorius(奈/涅/聂氏)12 条“必须弃绝的异端”(anathematismata)——这些是他主动地在一次 Alexandria(亚历山大里亚)的主教会议上提出来的“异端名单”。当然, Nestorius(奈/涅/聂斯托利)不愿意在他的对手面前表示服从,而帮助他的人不仅仅是皇帝,还有许多来自 Antiochia(安提约基亚/安提阿/安条克)学派的同学——他们认为, Cyrillus(济利禄/区利罗)的教导是一种 Apollinarismus(阿波利纳里/亚波利纳留主义)或一种隐藏的 monophysitismus(基督一性说,见下);这些支持者包括 Antiochia(安提约基亚/安提阿/安条克)的主教 Johannes(若望/约翰)以及那位很渊博的 Cyrus(区路斯)的主教 Theodoretus(狄奥多莱/狄奥多勒,参见 75.7)。其中一个拥护 Nestorius(奈/涅/聂斯托利)的人也编写了 12 条反对 Cyrillus(济利禄/区利罗)的“必须弃绝的异端”。然而应该注意的是这一点: Antiochia(安提约基亚/安提阿/安条克)的宗主教(Johannes 若望/约翰)在一封信中恳求了 Nestorius(奈/涅/聂斯托利)无条件地接受 Theotokos(“天主/上帝之母”)的说法,因为这个说法是大多教父都接受的正统的信仰。

根据 Alexandria(亚历山大里亚/亚力山太)学派和根据圣 Athanasius 的一个说法, Cyrillus(济利禄/区利罗)在第三个“必须拒绝的异端”中提出一个“性体上的合

—”(henosis physike,在别处也用 henosis kath' hypostasin, henosis kata physin),这样想反驳 Antiochia(安提约基亚/安提阿/安条克)的“外在联结”(synapheia)。他这样说是表达两个性体有很密切的联系,但这不意味着一种混合或改变。虽然他的思想是对的,但他的表达方式是不准确的,因为 Cyrillus(济利禄/区利罗)也在几个地方用那种迷惑人的,来自 Apollinaris(阿波利纳里/阿波里纳留)的说法“神圣的逻各斯的一个取得肉身的性体”(mia physis tou theou logou sesarkomene)——当时的人将这个说法归于 Athanasius(亚大纳修/阿塔纳修斯)。这方面必须注意到一点:在那个时代,神学家们还没有严格区分这两个概念:physis 和 hypostasis。这两个概念都被施用于描述基督,但两个既可以理解为“性体”(natura),又可以理解为“位格”(persona)。

54.3 为回应 Nestorius(奈斯多略/涅斯多留/聂斯托利)主教的要求,Theodosius II(狄奥多修二世)皇帝于 431 年的圣神/圣灵降临节在 Ephesus(以弗所/厄弗所)召开了一个大公会议(这是第三届大公会议),这样希望能够解决东方各地的宗主教之间的争论。但是,会议的开始就是很不理想的。Nestorius(奈/涅/聂斯托利)和 16 位属于他地区的主教先来到,然后出现了 Cyrillus(济利禄/区利罗)和 50 位埃及主教。第三个宗主教,Antiochia(安提约基亚/安提阿/安条克)的 Johannes(若望/约翰)主教迟到(他大概故意地拖延他的到来),而罗马教宗的代表们因海上有暴风不能准时到。虽然皇帝的监督人 Candidianus(堪迪迪安努斯)和 68 位主教们认为应该继续等待,但 Cyrillus(济利禄/区利罗)在 431 年 6 月 22 日与 153 位主教一起在 Ephesus(以弗所/厄弗所)的圣母大堂里正式开始这次会议——他还是认为自己是教宗的代表。就在第一轮讨论中,他们论证了早期教父们所用的 Theotokos(“天主/上帝之母”)是对的,就是说在基督内的两个性体真正结合了;同时他们罢免了 Nestorius(奈斯多略/涅斯多留/聂斯托利)——他没有去参加会议——并说他是一个“新的 Judas 犹达斯/犹大”,其讲道“不敬天主/上帝”,而且不接受那些“信条”。这个大公会议没有提出什么新的“信经”,只肯定了 Nicaea(尼西亚)的信经。4 天以后(6 月 26 日),Johannes(若望/约翰)宗主教和他地区(叙利亚地区)的主教们终于来到了 Ephesus(以弗所/厄弗所)。他没有参与会议,而且自己和 43 个主教举行了一个小型的主教会议(皇帝的监督人也参与)。在他的会议中,他们罢免 Cyrillus(济利禄/区利罗)主教和 Ephesus(以弗所/厄弗所)的主教 Memnon(梅姆能)。现在,教宗的代表们也来到了,但他们参与了 Cyrillus(济利禄/区利罗)召开

的会议。在第5轮集会(在7月17日)中,Johannes(若望/约翰)主教和他的拥护者被开除了。这样就出现了两个彼此敌对的主教会议。皇帝不知道如何处理这样的情况,所以他先承认两个会议的决定,后来邀请两个会议的代表到 Calcedon(加采东/迦克墩/卡尔西顿)的朝廷来,共同谈论合一的可能性。因为谈判没有效果,皇帝逐渐开始反对 Nestorius(奈斯多略/涅斯多留/聂斯托利)。为了影响皇帝,Cyrillus(济利禄/区利罗)早就送了一些礼物;尤其皇帝的姐姐 Pulcheria(普克里亚)——一位很虔诚的并具有影响力的人——特别支持 Cyrillus(济利禄/区利罗)。因此,Nestorius(奈/涅/聂氏)被送回 Antiochia(安提约基亚/安提阿/安条克)的隐修院,而他的继承人 Maximianus(马克西米阿努斯)主教受 Cyrillus(济利禄/区利罗)派的支持。Ephesus(以弗所/厄弗所)的会议被解散,而 Cyrillus(济利禄/区利罗)及 Memnon(梅姆能)回到自己的教区去了。

在东方的主教们当中,双方的冲突还继续存在。那些属于 Antiochia(安提约基亚/安提阿/安条克)派的人谴责 Cyrillus(济利禄/区利罗)并说他的思想倾向于 Arius(亚略/亚流)派和 Apollinaris(阿波利纳里/亚波里纳留),进而在回家的旅途上几次开除了他和他的拥护者。双方于433年才恢复了教会的合一。Cyrillus(济利禄/区利罗)接受了一个中介性的“信经”,这个“信经”是 Antiochia(安提约基亚/安提阿/安条克)派在 Ephesus(厄弗所/以弗所)早就提出来的,因此被称为 Symbolum Ephesinum(厄弗所/以弗所信经),大概是 Theodoretus(狄奥多莱/狄奥多勒)写的。另一方面,Johannes(若望/约翰)必须接受431年 Cyrillus(济利禄/区利罗)的会议的规定,尤其得接受 Nestorius(奈/涅/聂斯托利)的罢免。不过这个和平也尚未普遍。合一的“信经”是正确的:它宣认一个基督,他是圣子和主,并称 Maria(玛利亚)为 theotokos(天主/上帝之母)。但因为救世主的人性在其中被称为“逻各斯的殿宇”,人们谴责了 Cyrillus(济利禄/区利罗),说他接受了一些接近 Nestorius(奈/涅/聂斯托利)派的说法。在另一方面,很多属于 Antiochia(安提约基亚/安提阿/安条克)的 Johannes 主教的派系的主教也拒绝承认 Nestorius(奈/涅/聂斯托利)的开除。如此,皇帝威胁他们说:“谁不同意就被罢免”;因此大部分的主教还是承认了教会的合一。

54.4 当时代的人称这个主教会议为“Nestorius(奈/涅/聂氏)的悲剧”——这位被罢免的宗主教受委屈,皇帝于435年驱逐他到阿拉伯,后到利比亚,最后到埃及南部的沙漠。他在多年的放逐生活后于451年(在 Calcedon 加采东/迦克墩会议

之前)去世。但在临终时他写了一篇替自己辩护的文章,而这篇文章的叙利亚译文(在20世纪初)被发现了。在这个著作中,Nestorius(奈斯多略/涅斯多留/聂斯托利)尖锐地批评 Ephesus(厄弗所/以弗所)会议的决定,他强调自己的教导符合 Leo I(大良/利奥一世)和 Constantinopolis(君士坦丁堡)宗主教 Flavianus(弗拉维娅努斯)的教导(参见 55.2)。近代的学者曾争论了 Nestorius(奈/涅/聂斯托利)的个人生活和他的教导,有的学者(比如 Bethune - Baker 和 Duchesne)认为,他的教导本身是正统的,而他被罢免仅仅是出于敌意、误会、诽谤和自己的笨拙行动。另一些学者(比如 I. Rucker)的看法比较谨慎。当然,这位不幸的宗主教大概怀着善意(bona fides),比如在他的申辩文章的结尾里他说了一些动人的话,要求合一与爱敌人。不过,他的教导并不能说是完全正确的,虽然他没有像 Diodorus(迪奥多罗斯)和 Theodorus(特奥多鲁斯/狄奥多尔)的主张那样离奇。然而,他没有接受 Cappadocia(卡帕多西亚/加帕多家)教父和 Cyrillus(济利禄/区利罗)在基督论方面的发展,他很固执地坚持了 Antiochia(安提约基亚/安提阿/安条克)派的特殊主张。他认为,在基督内有两个性体,而且还有第三个性体(Unionsprosopon)结合了它们(这是 Rucker 的看法),但这种主张似乎不能接受两个性体的真正合一。因此,Nestorius(奈/涅/聂斯托利)就没有接受普遍的“共同神学术语”(communicatio idiomatum),尤其反对了 theotokos(“天主/上帝之母”)。他的教导还包括一种“考验过程”,就是说,基督这个人必须通过一些道德上的挣扎和胜利,必须通过痛苦和死亡,才赢得了神的属性和神的光荣(goettliche Attribute und Ehren)——这样的教导是典型的 Antiochia(安提约基亚/安提阿/安条克)学派的教导,并且也说明这一点:对他们来说,人性和神性没有达到真正的合一。

54.5 由于政府的严格措施,罗马帝国中的 Nestorius(奈斯多略/涅斯多留/聂斯托利)派逐渐消亡。但因为 Nestorius(奈/涅/聂斯托利)的著作被禁止了,他学派的人很多看 Theodorus de Mopsuestia(特奥多鲁斯/狄奥多尔)和 Diodor(迪奥多罗斯)的书,而这两个人恰恰是 Nestorius(奈/涅/聂氏)思想的来源。一些人警告人们不要看他们的书,尤其 Edessa(埃德撒)的主教 Rabulas(拉布拉斯)提出这样的警告。然而,Rabulas(拉布拉斯)的继承人是 Ibas(伊巴斯)主教(436 - 457 年),又很喜欢 Theodorus(特奥多鲁斯/狄奥多尔)的思想。当时,Edessa(埃德撒)的神学学校是 Nestorius(奈/涅/聂斯托利)派的核心,但 Zeno(芝诺)皇帝于 489 年关闭了这所学校。然而,这个教派能够在波斯继续生存,而他的很多信徒由于罗马帝国中的

镇压移民到波斯地区。在东方, Nisibis(尼西比斯)的主教 Barsumas (= Bar Sauma)(巴·扫马, 约 450 - 495 年)在传播这个教派方面很有贡献。他在 Nisibis(尼西比斯)也建立了一个新的神学学校。Seleucia - Ctesiphon(色留基亚 - 克西丰)的 Metropolit Babaeus (= Babai)(巴拜宗主教, 497 - 503 年)放弃了原来的和 Antiochia(安提约基亚/安提阿/安条克)的从属关系, 这位主教采取了 Catholicus (= Patriarcha)(“大主教”)的头衔(498 年), 这样就正式离开了罗马帝国的教会并建立了一个波斯国的国教。在将来几个世纪中, Nestorius(奈/涅/聂斯托利)教会派的信徒很有传教的热忱并能够在亚洲获得广大的传播(参见 42. 5; 第 2 卷, 127. 4), 印度西岸的托马斯基督徒(12. 11)也属于这个教会。但从 14 世纪以来, 由于蒙古人的征服, 这个教派快速地和大幅度地减少。在土耳其和波斯的边界地区(库尔德斯坦)仍然有 10 多万 Nestorius(奈/涅/聂斯托利)教派的信徒, 而他们的大主教(Catholicus)作为精神领导和世俗的领袖, 在 1915 年以前居住在 Kotschanes(库特沙内斯)。在第一次大战的时代, 这些“亚述人”大多被解散, 而 1931 年他们的地区被归于伊拉克地区。那时, 几千个人被杀, 大约 2 万或 3 万逃到叙利亚和塞浦路斯。在 Baghdad(巴格达)地区还有 18 万个与罗马合一的“Chaldean Christians”(迦勒底基督徒), 他们的宗主教在 Baghdad(巴格达)。大部分的托马斯基督徒在今天也已经与罗马合一了, 其他的在 17 世纪成为“基督一性论者”(Jacobites“雅格伯派”)。

55

“基督一性论”的争论和 451 年第四次大公会议

55.1 一方面, Nestorius(奈斯多略/涅斯多留/聂斯托利)派的人错误地分裂了基督内的人性和神性, 这样他们似乎放弃了救世主的合一性, 但反对他们的人在另一方面陷入了另一个极端, 尤其是 Alexandria(亚历山大里亚/亚力山太)的人: 他们太过分地强调基督内的神性部分, 而忽略了人性的部分, 或混合(融会)两个性, 或认为人性变成了神性。对他们来说, 基督是由于两种性体形成的, 但他不能保持这两个性体(Christus ist ihnen wohl AUS, aber nicht IN zwei Naturen); 他们说, 在降生成人(道取肉身)的事件以后, 只能有一个, 而且唯一的性体(mia kai mone physis)。因此他们认为, 基督的身体与我们的身体没有同样的性体(homoousios hemin), 而

是被神化的(vergottet)。对于那些彻底的“基督一性论者”来说,仅仅提到两个个体就等于是一种异端,是 Nestorius(奈/涅/聂斯托利)的教导。根据 Platon(柏拉图)的哲学思想,基督的人性的神化也必然会导致普通人的提升和“神化”(Vergoettlichung),所以这种“基督一性论”成为古代教会中最有吸引力的和信徒最多的异端。

这种观点当然会引起新的争论。这个争论是从一位年老的隐修院院长(Archimandrit,亦译为“首牧”)——Constantinopolis(君士坦丁堡)的 Eutyches(优提克斯/优迪克)——开始的,他很虔诚,但没有受过良好的神学教育。他怀疑 Dorylaeum(Phrygia)(多尔来翁)的 Eusebius(欧瑟比乌斯/优西彼乌)主教是一个“基督两性论者”,并且谴责了这位主教;然而,他由于自己的主张也受了谴责。Constantinopolis(君士坦丁堡)的宗主教 Flavianus(弗拉维安努斯)于 448 年主持的一次主教会议上(所谓的 endemic synod,参见 65.3),罢免了 Eutyches(优提克斯/优迪克),说他是一个异端者并开除他。

55.2 然而,这仅仅引起了更多的搏斗。Flavianus(弗拉维安努斯)通知别的主教们关于这个小型的主教团的规定,尤其通知罗马的教宗 Leo I(良/利奥/莱奥,参见 64.4)。另一方面,Eutyches(优提克斯/优迪克)没有让步,他提出抗议并影响了朝廷支持他的观点。在 Alexandria(亚历山大里亚/亚力山太),Cyrillus(济利禄/区利罗)在 444 年以来的接班人是 Dioscorus(狄奥斯科罗/狄奥斯库若)宗主教,他是一位不择手段的追求威望的人;他支持了 Eutyches(优提克斯/优迪克)并影响了 Theodosius II(狄奥多西二世)皇帝,使这位皇帝于 449 年在 Ephesus(厄弗所/以弗所)召开一次会议——厄弗所/以弗所曾是 Cyrillus(济利禄/区利罗)战胜了其对手的地方。皇帝让 Dioscorus(狄奥斯科罗/狄奥斯库若)主持这个会议,而这位主教利用自己的(埃及的)隐修士和皇帝的军队,对会议上的主教们施加了压力。比如,教宗的代表们要求主席席位,但这个要求被拒绝。教宗的书信没有被宣读,包括教宗的著名书信 *Epistula dogmatica ad Flavianum*(《写给弗拉维安努斯的教义书卷》,亦称 *Tome of Leo*《良一世书卷》)。在这封信中,Leo(良/利奥/莱奥)根据西部的传统很恰当地说明被争论的问题:虽然在基督这一个合一的位格当中存在两个个体或本体(人性和神性),它们仍然不是混合的或融合的,并且它们都按照自己的性质发挥特有的作用,而仍然和其第二个性质保持联系。教宗作了这种规定同时也意味着这一个事实:他结束了原来和 Alexandria(亚历山大里亚/亚力山太)的联盟。

因此,这次主教会议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Eutyches(优提克斯/优迪克)被宣布为正统的,因为他说他坚持 Nicaea(尼西亚)和 Ephesus(厄弗所/以弗所)的信经并拒绝 Nestorius(奈斯多略/涅斯多留/聂斯托利)和 Apollinaris(阿波利纳里/亚波里纳留)等的人异端。会议上的主教们说,在降生成人(道取肉身)以后,再不能说基督有两种性体。Flavianus(弗拉维亚努斯)和 Eusebius(欧瑟比乌斯/优西彼乌)被罢免,因为他们的神学主张(据说)脱离了 Nicaea(尼西亚)和 Ephesus(厄弗所/以弗所)的信经。其他的曾经反对过 Eutyches(优提克斯/优迪克)的主教或被怀疑是 Nestorius(奈/涅/聂斯托利)派的人也被谴责,比如 Cyrus(区若斯)的 Theodoretus(狄奥多莱/狄奥多勒)主教, Antiochia(安提约基亚/安提阿/安条克)的 Domnus(多姆努斯)主教, Edessa(埃德撒)的 Ibas(伊巴斯)主教。Flavianus(弗拉维亚努斯)宗主教甚至遭受虐待,他被驱逐流放,但在途中去世。Flavianus(弗拉维亚努斯), Eusebius(欧瑟比乌斯/优西彼乌)和 Theodoretus(狄奥多莱)向教宗上诉,因为他们受的待遇很不公平。

不过,“基督一性论者”的控制没有维持很长时间。各地的主教们都反对这个奇特的主教会议并要求一个新的会议,而教宗 Leo I(良/利奥/莱奥一世)早在 451 年在一封写给皇后 Pulcheria(普克里亚)的信中称这个会议为“latrocinium Ephesinum”(厄弗所/以弗所的强盗会议, Robber synod of Ephesus)。在 Theodosius II(狄奥多西二世)皇帝于 450 年 7 月突然去世后, Pulcheria(普克里亚, 参见 54.3)和 Marcianus(马尔西亚努斯, 450-457 年)将军掌握政权,他们愿意重新召开一次会议。罗马的教宗先认为应该在意大利召开会议,后来匈奴人侵略了高卢,所以教宗想最好等待。皇帝后来说要在 Nicaea(尼西亚)开会,但在 451 年秋天改地点为 Bosphorus(博斯普鲁斯海峡)地区的 Chalcedon(加采东/迦克墩/卡尔西顿),就是在 Constantinopolis(君士坦丁堡)的对岸。这个主教会议是“第四次大公会议”,而且也是在整个古代教会史上参与者最多的主教会议:600 多名主教来参与这个会议,但其中只有 5 位来自西部的主教,就是 2 名来自 Africa(非洲/阿富利加)的主教和 3 位代表教宗的主教——这 3 个主教主持了会议。皇帝和皇后亲自参加了会议。在最关键的第 6 次的集会中(451 年 10 月 25 日)——当时他们宣读了“信经”(见下)——皇后 Pulcheria(普克里亚)甚至有荣誉主席的席位。这个大公会议肯定 325 年、381 年和 431 年的主教会议为“大公会议”并且确认 Nicaea(尼西亚)的信经和 Nicaea - Constantinopolis(尼西亚 - 君士坦丁堡)的信经(参见 49.2)。会议又在

激烈的讨论后谴责和罢免了 Dioscorus(狄奥斯科罗/狄奥斯库若)主教,并恢复了 Theodoretus(狄奥多莱)和 Ibas(伊巴斯)主教的地位。Domnus(多姆努斯)至少获得一种安慰。主教们很兴奋地欢迎 Leo(良/利奥/莱奥)教宗的“教义书卷”,并且根据这封信建立一个新的《信经》。这个《信经》针对了 Nestorius(奈斯多略/涅斯多留/聂斯托利)和 Eutyches(优提克斯/优迪克)的异端而宣认:“我们信一个和同样的基督……在两个性体中”(hena kai ton auton Christon ... en dyo physesin),这两个性体是“不混合的,不转变的”(asynchytos, atreptos),也是“不分裂的,不隔离的”(adiairetos, achoristos),因为在一个位格中的合一并不会取消两性的特殊性;每一个性体的特征被保存,而两个性体在一个位格(prosopon)和一个自立体(hypostasis)中结合为一。关于这次会议的其它规定(有关 Constantinopolis 和 Jerusalem 耶路撒冷宗教区)请参见 63. 1, 2。

55.3 然而, Chalcedon(加采东/迦克墩/卡西尔顿)的会议并没有结束“基督一性论”的历史。Marcianus(马尔西亚努斯)皇帝在 452 年宣布 Dioscorus(狄奥斯科罗/狄奥斯库若)和 Eutyches(优提克斯/优迪克)被放逐,并通过严格的敕令镇压了拥护他们的人。但恰恰这些禁令引起了顽强的抵抗。当然,反对派并不是一个很统一的组织,其中有一些严格的“一性论者”,比如那些 Eutyches(优提克斯/优迪克)派的人,但也有一些主教不愿意接受 Chalcedon(加/迦/卡城)的《信经》,因为他们认为其中有某种隐藏的 Nestorius(奈/涅/聂斯托利)思想的倾向;他们想保持 Cyrillus(济利禄/区利罗)在 433 年之前的立场,比如 Antiochia(安提约基亚/安提阿/安条克)的 Severus(塞韦罗斯/塞维鲁)。这些人更多要称他们为“分裂者”,而不是“持异端者”。虽然,“基督一性论运动”为帝国也造成很大的危险,因为叙利亚和埃及在信仰上的对立也影响了地区主义的政治倾向和脱离希腊文化(即脱离拜占庭的统治)的倾向。

不久后,情况很危险。那些反对 Chalcedon(加采东/迦克墩/卡尔西顿)的主教们占据了东方的宗主教座。耶路撒冷的主教座暂时落入“基督一性论者”隐修士 Theodosius(狄奥多修斯, 452 - 453 年)手中。在 Alexandria(亚历山大里亚/亚力山太), Dioscorus(狄奥斯科罗)的继承人 Proterius(普罗特留斯)在一次暴民运动中被杀,而 Timotheus Aelurus(弟茂德/提摩太厄鲁如斯, 457 - 460 年)被推上主教位。在 Antiochia(安提约基亚/安提阿/安条克), Petrus Fullo(伯多禄/彼得夫罗)成为新主教(470 - 471 年, 参见 58. 2)。然而,他们的统治没能维持很长的时间,因为 Leo

I(良/利奥/莱奥)皇帝(457-474年)介入。但这些宗主教的影响还是很大,因为他们主要祝圣了一些“基督一性论”的主教,尤其在埃及。而且,在Leo(良/利奥/莱奥)皇帝去世后,这两位主教(Timotheus Aelurus和Petrus Fullo)被再次指定为主教。在475年夺权的Basiliscus(巴西里斯科斯)皇帝写了一种宗教方面的“通谕”(enkyklion),其中谴责了Leo(良/利奥)教宗的书卷,又谴责了Chalcedon(加采东/迦克墩/卡尔西顿)的《信经》并以最严厉的惩罚威胁了一切拥护这种立场的人。在他的“通谕”上有500名东方的主教签名。

55.4 当Basiliscus(巴西里斯科斯)皇帝必须让位于Zeno(芝诺)皇帝(474-491年)时,东方的正统派又面临新的危险。一位怀着“一性论”倾向的Alexandria(亚历山大里亚/亚力山太)的宗主教Petrus Mongus(伯多禄/彼得蒙古斯)和Constantinopolis(君士坦丁堡)的Acacius(阿卡奇乌斯/阿迦修)宗主教联合发表了一个“信经”,其中谈论Nestorius(奈/涅/聂斯托利)和Eutyches(优提克斯/优迪克),间接也谴责Chalcedon(加/迦/卡城)《信经》,并宣布只能接受“尼西亚-君士坦丁堡”信经、Cyrillus(济利禄/区利罗)的12条和Ephesus(厄弗所/以弗所)431年的会议规定。Zeno(芝诺)皇帝于482年以*Henoticon*(《单一信条/合一信条》)为名发表了这种教导,使之成为一种宗教法律,这样想恢复帝国内的宗教合一。实际上,这种《单一/合一信条》仅仅加深了分裂。很多正统的公教信徒以及那些比较严格的“基督一性论者”都反对这个不伦不类的《信条》。在Alexandria(亚历山大里亚),这种派系的人被称为akephaloi(“无首的”),因为他们反对他们的首领Petrus Mongus(伯多禄/彼得)。罗马的教宗Felix II(斐理斯/菲力斯二世,有时候被称为Felix III,因为Felix II是对立教宗)于484年开除并罢免了Constantinopolis(君士坦丁堡)的宗主教Acacius(阿卡奇乌斯/阿迦修),这就引起了东、西方教会议的全面分裂。这个所谓的Schisma Acaciani(Acacian Schism 阿卡奇乌斯分裂/阿迦修分裂)维持了35年(484-519年)。在这35年中,“基督一性论”在东方传播的很广泛。因为Anastasius I(阿纳斯大修/亚拿斯大修)皇帝(491-518年)本来支持“基督一性论者”,所以在他的任期内东方和西方教会之间的谈判没有太多结果。同时,在东方出现了所谓的theopaschismus(“天主/上帝受难论”,参见58.2),而这个争论更加深了混乱的状态。后来(519年),Justinus(尤斯廷努斯/游斯丁皇帝,518-527年)恢复了东方教会与罗马圣座的关系。Hormisdas(霍尔密斯达斯/何尔米斯达)教宗很乐意地愿意合作,他派遣了一些代

表到 Constantinopolis (君士坦丁堡), 而他们带去了教宗的“合一信条”(Formula Hormisdæ = Libellus Hormisdæ), 其中肯定 Chalcedon (加采东/迦克墩/卡尔西顿) 会议的规定, 肯定 Leo Magnus (大良/大利奥/大莱奥) 教宗的《书卷》, 也谴责和开除 Nestorius (奈斯多略/涅斯多留/聂斯托利)、Eutyches (优提克斯/优迪克)、Dioscorus (狄奥斯科罗/狄奥斯库若) 以及另一些“一性论者”。这个文献也声明了另一点: 依赖基督的许诺(“你是伯多禄/彼得, 等等, 见 Mt 16: 18), 罗马圣座始终保存了正统的公教信仰, 而其他的主教应该顺从和服从罗马主教的种种决定(这就等于提出罗马首席权)。希腊的主教们必须在这个文献上签名, 首先是 Constantinopolis (君士坦丁堡) 在皇宫中的宗主教 Johannes II (若望/约翰二世) 主教。这样, 教会的分裂被解决, 至少是在表面上, 这也算为罗马的一个重大成就。然而, “基督一性论”在埃及仍然占优势。

55.5 后来执政的 Justinianus I (优斯提尼安/查斯丁尼一世, 527 - 565 年) 也很努力地想影响帝国中的“一性论者”接受 Chalcedon (加采东/迦克墩/卡尔西顿) 的《信经》, 但没有太大的效果。反过来, 他的妻子 Theodora (狄奥多拉) 偷偷地支持了那些“一性论者”(参见 58)。自从 6 世纪以来, 这些“一性论者”也分裂为几个派系, 尤其在埃及, 并彼此有激烈的冲突。其中最重要的派别是 Severus (塞韦罗斯/塞维鲁) 派和 Julianus (儒利安/朱利安/尤里安) 派。这两个派别来自两位由 Justinus (尤斯廷努斯) 皇帝于 518 年驱逐的主教的名字, 就是 Antiochia (安提约基亚/安提阿/安条克) 的 Severus (塞韦罗斯/塞维鲁, 512 - 518 年) 主教和 Halicarnassus (哈利卡纳苏斯) 的 Julianus (儒利安/朱利安/尤里安) 主教, 在他们被驱逐以后, 他们生活在埃及的 Alexandria (亚历山大里亚/亚力山太)。Severus (塞韦罗斯/塞维鲁, 参见 77.2) 是一位很热忱的并具有深远影响的神学家, 他的主张是一种缓和的“基督一性论”。他认为, 基督的本性只是一个, 但“组合的”本性, 就像人也是肉身和灵魂组合的。根据他的教导, 基督的肉身复活之前也受身体的软弱的影响, 并且是可腐朽的。因此, 他们被谴责为 phartolatroi (“崇拜可朽者的”)。他们自己称 Julianus (儒利安/朱利安/尤里安) 派的人为 aptharto - doketoi (“不朽幻影论者”) 或 phantasiastoi (“幻象论者”), 因为他们认为, 基督的肉身从降生(取肉身)的时刻就是“乐园的”和“不可朽坏的”身体。在支持“一性论”的 Alexandria (亚历山大里亚) 的宗主教 Timotheus III (弟茂德/提摩太) 去世后(535 年), 这两个派别为自己选择了新的领导, 就是 Theodosius (狄奥多修) 和 Gaianus

(盖亚努斯),因此他们也被称为 Theodosiani(狄奥多西派)和 Gaianiti(盖亚努斯派)。这两个大派又分裂为几个小的派别。一部分的 Julianus - Gaianus(儒利安/朱利安——盖亚努斯)派的人认为,基督的身体既是不朽的,也是没有受造的(因此,他们被称为 aktistetoi“不受造派”,与他们对立的是 ktistolatroi“崇拜受造者的人”)。在 Theodosius(狄奥多西)派中有一些人——他们是 Alexandria(亚历山大里亚/亚力山太)的执事 Themistius(德米斯提乌斯)的拥护者——认为基督在某些具体的问题上也有不知道的东西(因此被称为 Agnoeti = Themistiani“不知道派”),但他们也许并不是“基督一性论者”,也不是执异端的人。

在埃及的“基督一性论者”当中,关于三位一体的争论死灰复燃。Alexandria(亚历山大里亚)的 Johannes Philoponus(若望/约翰·菲罗普诺斯)——一位 Aristoteles(亚里士多德)学派的人——和 Stephanus Gobarus(斯德望/司提反·格巴若斯,参见 77.3)及他们的随从认为,神的每一个位格也都有一个特殊的本性(natura)或本位(hypostasis),这样他们被称为 Tritheiti(tritheism“三神论者”,“三位三体论者”)。反对他们的人是所谓的 Tetraditi(tetratheism 四神论者)或 Damianiti[根据 Alexandria(亚历山大里亚)的宗主教 Damian 达米安],他们认为神应该分为四个单元。另一个派别在 Stephan Niobes(尼欧比斯)的指导下又开始接近公教的教导,并部分上也再一次与教会合一。

虽然后来还有很多想法和努力,都是为了让“基督一性论者”重新归于正统的教会,但他们的特殊主张一直没有被克服,尤其是因为伊斯兰的侵略使巴勒斯坦、叙利亚和埃及的地区都脱离拜占庭帝国(参见 45.2)。“基督一性论”在亚美尼亚(参见 42.2),在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在埃及和埃塞俄比亚(参见 42.6)继续存在,而且在这些地区也形成了一些“国家教会”(nationale Kirchen),就是亚美尼亚教会,雅各伯-叙利亚的教会(jakobitisch - syrische Kirche)、科普特-埃及的教会和埃塞俄比亚的教会——这些教会都在文化上逐渐脱离了希腊文化,并且一直到今天仍然存在。在埃及,这个教会的信徒自称“科普特人”,就是说“旧埃及的基督徒”,而在埃及和叙利亚属于东正教的信徒(大部分是希腊人)被称为 Melchiti(Melkites)(麦基特派/保皇派),意思就是“与皇帝保持联系的教会”。在今天(指 1968 年,译者注)的埃及大约有 100 万与大公教会分裂的“科普特信徒”,还有 6 万与公教会合一的“科普特信徒”;在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埃及地区共有 32 万与大公教会没有联系的“麦基特信徒”和大约 15 万与大公教会合一的“麦基特信徒”。在

叙利亚和它的东方地区,“基督一性论者”获得了 Jacobiti(“雅各伯派”)这个名字,这个称呼来自 Jacobus Baradai(雅各伯·巴拉代,意思是“穿简陋衣服的”),他是 Edessa(厄德撒)的主教(541-578年);他致力于建立“一性论者”的教会团体,并于544年指定 Sergius de Antiochia(安提阿/安条克的塞尔基乌斯)为这个教会的宗主教。叙利亚“一性论者”教会的宗主教(Catholicus [Katholikos])的主教府很长时间在 Zapharan(撒法兰)隐修院(在美索不达米亚北部),但不久前他迁居耶路撒冷,而亚美尼亚“一性论者”教会的宗主教自从1443年居住在 Caucasus(高加索山脉)的 Eschmiadzin(艾施米亚辛)。

56

西方教会中关于圣宠/恩典的争论

Pelagius(白拉奇/伯拉纠)和 Augustinus(奥古斯丁)

56.1 在东方,信徒们主要谈论了关于“三位一体”和“基督论”方面的问题,但在拉丁语的西方出现了一个关于基督宗教的人性论(Anthropologie)和救恩论(Soteriologie)方面的争论(参见46.2c)。因为这个争论的主要发起人是 Pelagius(白拉奇/伯拉纠),所以它也被称为 pelagianischer Gnadenstreit / Pelagian debate(“白拉奇/伯拉纠圣宠/恩典争论”)。Pelagius(白拉奇/伯拉纠/佩拉基乌斯等)是一位平信徒和隐修士,他大概来自英国地区,受过很好的教育。他于4世纪末生活在罗马,并在当地的虔诚信徒圈子中很有威望。另外,Caelestius(泽勒斯提乌斯),一位原来当律师,后修道的平信徒陪伴着他,但他的思想比较极端。这两个人大概也受了 Ambrosiaster(《盎博罗修斯注释》参见76.1)思想的影响,他们相信,一个人如果经常锻炼自己的意志力,这种苦修能够克服罪恶,所以他们否认了“原罪”(original sin, peccatum originale)的影响,他们说,亚当堕落后,人们仍然完全有行善的可能性,甚至说,人完全有可能达到“无罪”(impeccantia)的水平。Pelagius(白拉奇/伯拉纠)曾写了对于 Paulus(保禄/保罗)书信的注释,而在这部著作中,他阐述自己的观点——这个著作后来被改写并被视为圣 Hieronymus(热罗尼莫/哲罗姆)的著作,但人们在 Reichenau(莱克瑙)隐修院保存了原著的一个完整的手抄本。在410年,西哥特人侵略了意大利,所以 Pelagius(白拉奇/伯拉纠)和他的朋友去了

Carthago(迦太基),而在这里他们的教导就遇到了反驳和谴责。不久后,Pelagius(白拉奇/伯拉纠)转而到巴勒斯坦去了。Caelestius(泽勒斯提乌斯)想在 Carthago(迦太基)能够被祝圣司铎,但一位来自 Milano(Mediolanum 米兰)的执事 Paulinus de Milano(保利努斯),控告他并说他是一位异端者,而因为 Caelestius(泽勒斯提乌斯)拒绝收回自己的教导,在 Carthago(迦太基)于 411 年召开的主教会议开除了他。据说,他有 7 条错误的观点,都是关于“原罪”和人“靠自然的力量能行善”等问题。他的主要错误是第 1 条和第 5 条:第 1 条:“Adam(亚当)被创造为一个必死的人,如果他没有犯罪,他将也会去世。”第 5 条:“人有可能是没有罪的,并且遵守上主的诫命是容易的事。”

其它的错误观点仅仅是这两条的说明或发展。第 2 条:“亚当的罪仅仅对于他自己造成损失,对人类没有影响。”第 3 条:“出生的婴孩处于亚当在堕落之前的状态。”第 4 条:“正如基督的复活并不等于所有的人都复活了,亚当的堕落也并不等于所有的人都堕落了。”(根据 Marius Mercator 的说法,这个命题意味着,那些没有领洗的孩子也能够获得永生。)第 6 条:“福音书引导人们进入天国,但法律/律法也同样引导人们入天国。”第 7 条:“在基督来到人间之前也已经有了一些没有罪的人。”Pelagius(白拉奇/伯拉纠)的思想仍然是一种“自然的”思想,它就是一种很肤浅的、理性主义的道德说教(seichter, rationalisierender Moralismus)。这种思想为一种在内心中提高、照亮和强化人的超自然的圣宠/恩典没有留下什么空间,因此它也认为,在非基督宗教的(自然的)伦理道德和基督信仰的(超自然的)道德之间没有任何特殊的差别。Pelagius(白拉奇/伯拉纠)关于“基督带来拯救”的教导没有不正统的地方,但如果贯彻他的基本观点,那么基督的拯救和圣洗圣事就没有本质上的意义,最终也没有什么力量。

56.2 在那个主教会议之后,这种教导也受到了科学性的反驳(wissenschaftlich bekaempft)。Hippo(希波)的伟大主教 Augustinus(奥思定/奥古斯丁,参见 76.3)从神学的立场反对这个教导——后来的人因此称他为“圣宠/恩典之师”,因为他更深入地理解了罪恶和圣宠/恩典的奥迹,超过在他之前所有的神学家。他在这次争论中投入了自己的庞大精神力量,他的全部神学思考工作(theologische Gedankenarbeit)以及他内心上的那些动人的经验。

为了阐述这个问题, Augustinus(奥思定/奥古斯丁)先写了 *De peccatorum meritis et remissione et de baptismo parvulorum*(《论善功,罪的赦免和婴儿的洗礼》),

412年)。在这部著作中,他尤其反驳这样的观点:亚当的罪仅仅“通过效法”(imitatione),而不是“因传生”(propagatione)传染到整个人类。他强调这一点:虽然人通过上主的圣宠/恩典和依靠自己的自由意志可能是没有罪的,但根据《圣经》的教导,人们实际上都有罪(除了救世主以外),因为没有一个人完全实践上主的诫命。在412年年底写的 *De spiritu et littera*(《论精神和文字》)中, Augustinus(奥思定/奥古斯丁)阐明: gratia(圣宠/恩典)不仅仅在于外在的法律/律法(littera“文字”)——这是对方的观点——而在于我们内在的意志力的圣化。在415年写的著作 *De natura et gratia*(《论自然和圣宠/恩典》)中, Augustinus(奥古斯丁)反驳 Pelagius(白拉奇/伯拉纠)的著作 *De natura*(《论自然》,这部书没有保存),并说明,人需要圣宠/恩典,才能成义,因为通过原祖的罪,人失去了原来的力量和完整性。另外,圣宠/恩典不是因人的善功而给予的,而是上主自由地给予的(non meritis, sed gratis),因此人不能因善功而要求圣宠/恩典(unverdienbar)。

56.3 这样, Africa(阿富利加)的教会很有说服力地揭露了 Pelagius(白拉奇/伯拉纠)的错误思想,但他通过一些否认、反驳和借口能够拒绝那些针对他的控告或隐瞒自己教导的缺陷。当然,这一点也和东方-西方之间的语言隔阂有关系;而且,希腊的神学家们受了 Socrates(苏格拉底)和 Plato(柏拉图)的影响,他们反对的是诺斯底派和摩尼教的二元论,这样他们始终会更重视人的道德行动,并且比较少强调上主的圣宠/恩典;因此,他们对原罪等问题的深度和重要性没有那么深的理解。虽然在 Bethlehem(白冷/伯利恒)的 Hieronymus(热罗尼莫/哲罗姆,参见76.2)非常激烈地反对了 Pelagius(白/伯氏),(他于415年写了 *Dialogus contra Pelagianos*(《反驳白拉奇/伯拉纠的对话》),但415年夏天在耶路撒冷召开的教区会议上,在 Johannes de Jerusalem(若望/约翰,参见51.2)主教的指导下没有作出什么决定,虽然 Augustinus(奥古斯丁)的学生 Orosius(奥罗修斯/欧罗修斯),一位西班牙的长老以 Augustinus(奥氏)的名义控告了 Pelagius(白拉奇/伯拉纠)的异端。在 Lydda(吕达)的 Diospolis(迪欧斯波里斯)的主教会议甚至于415年12月宣布 Pelagius(白拉奇/伯拉纠)的教导是正确的。因此, Hieronymus(热罗尼莫/哲罗姆)曾在一封写给 Augustinus(奥古斯丁)的信中称这个主教会议为 miserabilis synodus(“可怜的会议”,见 Epistula 143,2)。因为他们听到了这些事, Carthago(迦太基)和 Mileve(米勒维)的主教们在两个教区的会议上于416年再一次谴责了 Pelagius(白拉奇/伯拉纠)和 Caelestius(泽勒斯提乌斯)的教导为异端邪说,并且要求 Innocens I(依诺森/

因诺森,402 - 417 年)教宗确认他们的决定;教宗答应了他们的要求。当时(417 年),Augustinus(奥古斯丁)在一次讲道中(参见 Sermo 131,10)说了那些具有意义的话:“从圣座来了一些规定(rescripta),所以这个问题算结束了(causa finita est)”。这句话表达了他的信念:在教义方面,罗马的主教的权威性可以在原则上决定一个争论,而这个决定是终结性的(endgultig)。他还加上他的愿望:“但愿这个错误本身也消失!(utinam aliquando finiat error!)”但他的愿望在那时还没有实现。下一个教宗是一个希腊人,Zosimus(左西莫斯/左息末,417 - 418 年),他根据 Pelagius(白拉奇/伯拉纠)和 Caelestius(泽勒斯提乌斯)提交的“信经”认为,这两个人的错误不太严格。他想,这两个人还是肯定圣宠/恩典的必要性,所以能接受他们的观点,同时他批评了 Africa(非洲/阿富利加)的信徒,说他们是轻信的。因此,他们两个在 418 年 5 月在 Carthago(迦太基)举行的大型主教会议上在 200 多主教面前阐述了他们原来的观点。Augustinus(奥古斯丁)在另一部著作,《De gratia Christi et de peccato originali》(《论基督的圣宠/恩典和原罪》,418 年)中再一次提出 Pelagius(白/伯氏)主张的缺陷和模糊性,因为当 Pelagius(白拉奇/伯拉纠)说,“在一切行动中需要圣宠/恩典”时,他实际上认为“圣宠/恩典”仅仅指法律/律法或指基督的教导和基督的榜样;在他那里,“圣宠/恩典”最多是“圣神/圣灵照亮人去理解上主的法律/律法”,但他并没有考虑到另一点:“圣宠/恩典”是上主的爱被注入内心或推动人的意志去实践诫命(gratia interna 内在的圣宠/恩典)。

56.4 此后,Zosimus(左西莫斯/左息末)教宗也采取了比较严格的态度。他在一篇比较长的通谕(Zirkularschreiben, Epistula tractoria)中在 418 年 5 月要求所有的主教们都要接受 Africa(非洲/阿富利加)的主教们的观点,并谴责了 Pelagius(白拉奇/伯拉纠)的教导。他的通谕似乎被普遍接受。18 位意大利的主教们拒绝在文献上签名,所以 Honorius(霍诺利乌斯)皇帝于 419 年放逐他们。因此,这个争论基本上结束了,但仍然有一个很激烈的“后奏曲”。当时,Pelagius(白拉奇/伯拉纠)的倡导者和理论家(Systematiker)是一位年轻的,有理性倾向和斗志的 Julianus(儒利安/朱利安/尤里安)主教,他是 Apulia 区 Aeclanum(厄克拉努姆)城的主教。这位主教反对了教宗的 Epistula tractoria(通谕)。他认为,Augustinus(奥古斯丁)关于原罪的说法倾向于摩尼教,这样就等于不承认婚姻的神圣性,并且会削弱伦理道德。从此以后,这个争论主要注意到原罪和人的私欲偏情。其实早在 419/420 年写的著作《De nuptiis et concupiscentia》(《论婚姻和欲望》)中,Augustinus(奥古斯丁)

就已回应了这个攻击,而他一直到最后注意到这个问题(他于430年8月28日去世)。他的最后著作想全面反驳他的对手 Julianus(儒利安/朱利安/尤里安),但他没有完成这部书(*Contra Iulianum opus imperfectum*《反驳儒利安》)。在那些被驱逐的主教们当中有一部分去东部,而 Theodorus de Mopsuestia(狄奥多罗斯/狄奥多若)和 Nestorius(奈斯多略/涅斯多留/聂斯托利,参见 54.1,2)很欢迎这些主教们。在东方有 Augustinus(奥古斯丁)的朋友,一位 Africa(非洲/阿富利加)人, Marius Mercator(马留斯),他在一部著作中(*Commonitoria*《共识》,429/431年)反驳了那些人;他大概住在一个 Thracia(希腊北部)的隐修院。Theodosius II(狄奥多西二世)皇帝于429年或430年驱逐了在首都的 Pelagius(白拉奇/伯拉纠)派的人。在 Ephesus(厄弗所/以弗所)于431年举行的大公会议上,这个问题再一次被提出来,但主教们没有进一步讨论它,他们都接受了西部教会的决定(参见第1条,第4条)。

57

Augustinus(奥古斯丁)的预定论。

半 Pelagius(白拉奇/伯拉纠)主义

57.1 圣 Augustinus(奥古斯丁)关于圣宠/恩典和人的“召选”(electio)的教导在他一生的研究过程中经过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演变。其中最重要的变化涉及他对“预定”范围的理解。在早期,也就是在他当主教之前的阶段(396年之前),这个伟大的导师认为,上主愿意拯救一切人,上主的“救恩愿望”是普遍的(allgemeiner Heilswille),而人的愿意或拒绝决定人们的信仰,所以有一部分的人不信,另一些人则是信徒。后来他的思想转变了,因为他根据 Paulus(保禄/保罗)的《罗马人书》更深入地反省“预定”的问题,而在他的思考中,上主的意志的全能性变得越来越突出——比如在396/397年向米兰的 Simplicianus(辛普利其亚努斯)主教的信中能够看到这个新观点。现在,他认为,上主的“救恩愿望”只是局部上的(partikularer Heilswille)。他说,信徒和不信的人,善人和恶人,得救的人和受谴责的人的差异来自天主/上帝的意愿。在晚期的著作中,他有这样的教导:通过 Adam(亚当)的罪,整个人类成了一种“灭亡的群众”(massa perditionis),但由于自己的仁慈,由于他那

种“不可测量的决意”，上主从永远就怜悯了一部分的人 (*certi*)，选定他们获得救恩，但另一部分的人 (*ceteri*)，让他们走向灭亡。因为人的死亡是自己的错误引起的 (*selbstverschuldet*)，人根本不能要求得到上主的圣宠/恩典，所以天主/上帝这种作法不违背正义的原则。那些被召选的人通过圣宠/恩典那不可抗拒的效力，并通过“恒心的神恩” (*donum perseverantiae*，——这是他从 426 年以来的教导) 而无误地达到永福。但那些没有被召选的人 (*reprobati*) 没有足够的圣宠/恩典，所以他们属于灭亡，无法得救。这样就不能认为上主有“普遍的救恩愿望”，因为如果上主的全能的，所有的人都将获得救恩。

在 Paulus (保禄/保罗) 的书信中有一句话与 Augustinus (奥古斯丁) 的理论有冲突：“天主/上帝愿意所有的人都得救” (1 Tim 2:4)，所以 Augustinus (奥古斯丁) 用三种解释来削弱这句话的力量，但这三个解释都是很勉强的，是不能成立的 (*kuenstliche und unhaltbare Exegese*)。他说 (参见 *De correptione et gratia* 14, 44; 15. 47; *Enchiridion* 103, 27; *Ep.* 217, 6, 19)：这句话的意思是：“那些获得永福的人都是因上主的决意而得救的”。或：“天主/上帝愿意所有社会阶层的人 (君主，私人，贵族，变通人) 都获得救恩”。或：“上主使得我们有‘拯救一切人’的愿望”。——Augustinus (奥古斯丁) 并没有用 *gratia irresistibilis* (“不可抗拒的圣宠/恩典”) 这个词，但他施用一些类似的话，比如 *voluntas Dei efficacissima, semper invicta* (“上主那种最有效的意愿，始终无抗拒” (参见 *Enchir.* 95, 102)；或 *divina gratia indeclinabiliter et insuperabiliter agi* (“由于上主的圣宠/恩典受到稳定的和无比的引导”)，或 *Deo donante invictissime velle* (“由于上主的协助有一种非常坚定的意志”，参见 *De correptione et gratia* 12, 38)。[救恩论上的“神恩独作说”](#)

57.2 这些说法，就是 Augustinus (奥古斯丁) 的严格理论，或狭义上的 Augustinismus (“奥古斯丁主义”)，不仅仅在 Pelagius (白拉奇/伯拉纠) 派那里受到批评，因为那些神学家认为，这种理论削弱人的自由意志，这样也就将人对美德的追求置于危险中——如果人没有自由意志，怎能选择美德呢？如果这种预定论是真的，为什么还要谴责罪人呢？首先，在 Hadrumetum (阿杜美顿，在 Carthago 迦太基附近) 的一所隐修院的人反对这种理论。为了教导那里的隐修者，Augustinus (奥古斯丁) 写了 *De gratia et libero arbitrio* (《论圣宠/恩典和自由意志》) 和 *De correptione et gratia* (《论腐败和圣宠/恩典》，426/427 年)，这样就平息了波浪。但是，这些著作又在别的地区引起了更强烈的和更坚定的反驳。

因为 Augustinus(奥古斯丁)以严厉的语气表达了他的预定论,所以在 Marseille(马赛)和附近(Lerinum 雷让)的隐修者反对他的教导,而他们的代言人是高卢南部隐修运动的主要推动者,Johannes Cassianus de St. Victor(卡西安努斯/迦贤努,参见 72.6)。这些人也谴责了 Pelagius(白拉奇/伯拉纠)的圣宠/恩典观,但他们想在 Pelagius(白/伯氏)和 Augustinus(奥古斯丁)晚期的教导之间走出一种“中间的王道”(via regia in medio)。他们想,Augustinus(奥古斯丁)晚期的教导不符合《圣经》的话,而且为道德生活构成危险,因为它带来某种“宿命论”。Cassianus(卡西安努斯/迦贤努)甚至称这个教导为“巨大的亵渎”(ingens sacrilegium, *Collat. Patrum* XIII, 7)。这些“马赛派”的神学家认为,“预定”不仅仅来自于上主的“决意”,但也来自上主的预先知识,因为上主召选的人都是这样的人:他预先知道这些人是堪当被召选的,所以他的“预选”是相对的(*praevisis meritis*“先看功劳”),而不是绝对的;而且,——根据他们的想法——上主的“救恩愿望”是普遍的。然而,他们错误地认为,第一个向救恩的追求(*initium fidei* 信仰的开端)也可能纯粹来自人,虽然人需要上主的圣宠/恩典才能完成善功(实际上,在 396 年以前的 Augustinus 和某一位 Vitalis de Carthago(维塔利斯)也曾有同样的看法,参见 *Ep.* 217)。另外,高卢的隐修者们说,信仰中的生活是人的意志的事,而那些成义的人不需要一种特殊的“恒心的神恩”(donum perseverantiae)才获得永福。自从 16 世纪末以来,这种教导被称为“半 Pelagius(白拉奇/伯拉纠)主义”(Semipelagianismus),但在那个时期是关于 Molina(摩里纳/莫利纳)的争论,而施用这个词的人是反驳耶稣会的托马斯主义者。古代和中世纪的学者没有用“半 Pelagius(白拉奇/伯拉纠)主义”,只称这种教导为“属于 Massilienses(马赛人)或 Galli(高卢人)的教导”。

57.3 年老的 Augustinus(奥古斯丁)用新的著作来回应他们的说法: *De praedestinatione sanctorum*(《论圣人/圣徒的预选》)和 *De dono perseverantiae*(《论恒心的神恩》)(428 年/429 年)。在他去世后(430 年 8 月 28 日),他的一些热切的敬佩者,Tiro Prosper de Aquitania(普罗斯柏)和他的朋友 Hilarius(希拉利乌斯/希拉真)继续反驳了那些错误的观点——这两位平信徒思想家早一些通知了 Hippo(希波)的主教(即奥古斯丁)关于在高卢南部发生的争论。其中,Prosper(普罗斯柏,约 390 - 463 年)想缓和 Augustinus(奥古斯丁)教导中那些太严厉的部分,所以他反对上主的“不召选”或“拒绝”(reprobatio)更多来自上主对于人的“无功劳”的“预

先知识”；另外，那部优美著作 *De vocatione omnium gentium*（《论万民的召唤》，大约 450 年写的）的作者（可能是 Prosper 普罗斯柏）明确肯定，天主/上帝的“救恩愿望”是普遍的，虽然在其它方面他拥护 Augustinus（奥古斯丁）的观点。因为 Prosper（普罗斯柏）和 Hilarius（希拉利乌斯/希拉流）亲自去罗马见教宗说明他们的观点，所以 Coelestinus I（切来斯拉努斯/色勒斯丁，422 - 432 年）教宗在一个写给高卢的主教们的文件中（431 年），赞美 Augustinus（奥古斯丁），称他为“值得纪念的人”，又说几位前任的教宗都认为他是“最好的导师之一”。另外，教宗也想反对在英国地区的 Pelagianismus（白拉奇/伯拉纠主义），因为 Pelagius（白/伯氏）的一些学生在那里传播了他的思想。在高卢地区，半 Pelagius（白拉奇/伯拉纠）主义的思想还能维持 100 年之久，但不同的派别彼此进行争论。

尤其 Lerinum（雷让）隐修院的长老 Vincentius（文森提乌斯/味增爵/万桑，约于 450 年去世）在他的著作 *Commonitorium adv. haereses*（《反驳异端的教义记录》，434 年）中肯定了“半 Pelagius（白拉奇/伯拉纠）主义”的圣宠/恩典论。这部书一方面提供很好的关于公教的权威观和传统原则的描述（第 2 章：magnopere curanum est, ut id teneamus, quod ubique, quod semper, quod ab omnibus creditum est; hoc est etenim vere proprieque catholicum“应特别注意，我们肯定那[1]始终[2]在各地[3]由一切人所相信的：这是公教会的真正和本有的信仰”），但在另一方面，这部书缺少神学上的平衡；作者以一种间接的方式反对 Augustinus（奥古斯丁）及其在高卢的朋友们的圣宠/恩典论。卫护同样的立场的作者是 Arnobius Minor（小阿诺比乌斯/小亚诺比乌），一位来自 Africa（阿富利加/非洲）的，在罗马修道的隐修者（约 450 年）。那种无名的争论性著作 *Praedestinatus*（《被预定者》）大概是他写的。这部书歪曲地介绍了 Augustinus（奥古斯丁）的圣宠/恩典论以及根据 Augustinus（奥古斯丁）的 *De haeresibus*（《论诸异端》）阐述种种异端教导的历史。另外，约于 473 年召开的 Arles（阿尔勒）主教会议和 Lyon（里昂）主教会议都针对了“半 Pelagius（白拉奇/伯拉纠）主义”。这些主教会议谴责了高卢的长老 Lucidus（卢其度斯），因为他太过分地强调了 Augustinismus（奥古斯丁主义）的观点，甚至认为，人的自由意志不存在，而且认为，上主积极地预定某些人会走向灭亡（positive Vorherbestimmung zur Verdammnis）。这些主教会议任命一个很有威望的主教，即 Provence（普罗旺斯）地区的 Reji（= Regium, Riez）的主教 Faustus（福斯图斯）——他原先是 Lerinum（雷让）隐修院的院长——写出高卢人的观点，所以他的 *De gratia*

(《论圣宠/恩典》)很系统地阐明高卢人隐修者的想法。因此, Augustinus(奥古斯丁)派的人特别反对他。几十年后,那些来自 Scythia(西提亚)的隐修者在 Constantinopolis(君士坦丁堡)和罗马强调 theopaschitische Formel(“神受难/上帝受苦的信条”,参见 58.2),而在 519 年后,他们要求 Hormisdas(霍尔密斯达斯/何尔米斯达)教宗谴责 Faustus(福斯图斯)和他的拥护者,因为他们是 inimici gratiae(“圣宠/恩典的敌人”)。不过,罗马圣座虽然比较肯定 Augustinus(奥古斯丁)的立场,但并没有作出什么决定。Vandali(汪达尔人,参见 43.6)的国王曾驱逐了一些 Africa(阿富利加/非洲)的主教,他们后来在被放逐的地方,在 Sardinia(撒丁岛)生活,而其中有一位 Fulgentius(富尔根提乌斯),曾经是 Ruspe(儒斯佩)的主教(参见 78.1)。这些主教们在一个 *Epistula synodica*(《会议文件》)中坚决地反驳了 Faustus(福斯图斯)的观点,而 Fulgentius(富尔根提乌斯)另外在他的著作 *De veritate praedestinationis et gratiae Dei*(《论预定和圣宠/恩典的真理》)和 *Contra Faustum*(《反驳福斯图斯》七卷,但失传)中详细地反驳了“半 Pelagius(白拉奇/伯拉纠)主义”——他是一位很杰出的神学家,并热切拥抱了 Augustinus(奥古斯丁)的圣宠/恩典论。

57.4 虽然大部分的高卢南部的神学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支持了“半 Pelagius(白拉奇/伯拉纠)主义”,但在第 6 世纪他们的思想开始有了转变,这主要归功于 Arles(阿尔勒)的总主教 Caesarius(凯撒利乌斯/该撒流,参见 78.4)。虽然他曾在 Lerinum(雷让)隐修院中受过教育,但他“很谨慎地保持 Augustinus(奥古斯丁)的观点”。在 528 年,Valence(瓦伦斯)的主教会议肯定了一些“半 Pelagius(白/伯氏)主义”的观点,而针对这个会议,Caesarius(凯撒利乌斯/该撒流)主教与 13 位主教和 8 位世俗的贵族领导在 529 年 7 月于 Orange(奥郎日, = Concilium Narasicanum II)举行了一个重要的主教会议。这个会议根据一些来自罗马的文献(这些文献主要来自 Prosper 普罗斯珀的研究)谴责了 Pelagius(白/伯氏)主义和“半 Pelagius(白/伯氏)主义”并肯定一种缓和的 Augustinismus(奥古斯丁主义)。这样他们宣布,自然的人无法达到超自然的善,上主的圣宠/恩典是不能“挣来的”(Unverdienbarkeit der Gnade),而为了得救它是必要的,得救的开始需要圣宠/恩典,而致终坚持美善也需要恩宠。同时,这个会议放弃了“上主的局部救恩愿望”的重点,并且坚定地谴责一种 praedestinatio ad malum(“预定走向恶”)的观点。Bonifatius II(博尼法提乌斯/波尼法斯二世,530 - 532 年)肯定了他们主教会议的

决定,而这些决议在教会内很受重视,并有影响力。如此,这个争论基本上接近尾声。

58

在 Justinianus(尤斯提尼安)皇帝的时代“天主/上帝受苦论”,“基督一性论”,
Origenes(奥力振)主义和“三章争论”引起的争论。

553 年第 5 届大公会议

58.1 在 Justinianus I(尤斯提尼安/查士丁尼一世)的时代(527 - 565 年),拜占庭帝国再一次经过一个辉煌的时期。这个伟大的统治者的目标是在统一的基督信仰的基础上恢复古罗马的世界帝国。为了达成这个目标,他曾多次战胜了 Vandali(汪达尔人)和东哥特人(参见 43.3,6),又为了消除外教传统采取了措施(参见 41.6),并想镇压各种异端(参见 58.5 - 6; 55.5),他推动了汇编法律的巨大工程(Corpus iuris civilis《民法大全》,参见 2.4),又在国家和教会内作很多组织人们的工作,又建立很多教堂,尤其在 Constantinopolis(君士坦丁堡),比如著名的 Hagia Sophia(“圣智慧大堂”)和在 Ravenna(拉文纳,参见 71.1,2)。在历史上很少有一个统治者像 Justinianus(尤斯提尼安)那样为宗教和教会的发展做了那么多的事。他的座右铭是国度和教会的密切结合,甚至是国度和教会的彼此渗透(gegenseitige Durchdringung),他认为这样能实现上主的旨意。然而,这位皇帝似乎全面地控制了教会,而他的原则 Regis voluntas suprema lex(“国王的意志是最高法律”)也施用于教会和教宗。虽然这个皇帝在理论上承认了教宗在教会中的首席权,但实际上他好几次使教宗的权威失去效力(参见 64.1)。因此,称他的统治时期为典型的拜占庭 Caesaropapismus(政教合权制度)时期也不是没有道理的。他自己认为是一个“神权统治者”(theokratischer Herrscher),所以他必须保卫正统的信仰,也具有权利和义务对教义和教会纪律作出详细的规定,并使之服务于政治目标。他对于信仰的问题有很活泼的兴趣,在他的敕令中采取神学作家的角色,并亲自参与宗教方面的讨论会。当然,他对于信仰问题的干涉为教会带来了新的灾难和混乱,而他始终不能实现他的梦想:让“基督一性论者”与教会和好。

58.2 当 Justinianus(尤斯提尼安)皇帝刚上任时,就需要面对早已出现的

Theopaschismus (“天主/上帝受苦”)的争论。这个争论是这样来的：在 Constantinopolis(君士坦丁堡)的 Proclus(普罗克洛斯,446 年去世)主教的时期中,希腊教会开始在礼仪中唱所谓的 Trishagion(“三圣”,即:hagios ho theos, hagios ischyros, hagios athanatos, eleeson hemas!“神圣的天主/上帝,神圣的强大者,神圣的无死者,怜悯我们!)。大约在 470 年,Antiochia(安提约基亚/安提阿/安条克)的主教 Petrus Fullo(伯多禄/彼得·傅罗),一位“基督一性论者”在这个祈祷经文中又加入了“曾经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者”(ho staur_otheis di' hemas)一句话。Anastasius I(阿纳斯大修/亚拿斯大修)皇帝(491 - 518 年)后来规定,在首都所有的教堂都要施用这个新的经文,这就引起争论。于 519 年在 Constantinopolis(君士坦丁堡)出现一些隐修士,他们是 Scythia(西提亚人,即“哥特人”)。他们的领导者是 Johannes Maxentius(若望/约翰·马克森提乌斯),而在他们中间还有某一个 Leontius(莱安奇乌斯/利安迪,参见 77.2)。这些隐修者想反对某一些有 Nestorius 奈斯多略/涅斯多留/聂斯托利)倾向的主教,所以他们要求,在祈祷经文中应该施用 Proclus(普罗克洛斯)主教的另一个说法:“神圣三位一体中有一位在肉身上受苦了”(hena tes hagias triados peponthenai sarki)。因此,这个主张被称为“神受苦派”(theopaschiti, theopaschism)。根据神学的 communicatio idiomatum(“属性交叠”,“一个性体可以有多种属性”)原则来讲,这种“一位受了苦”的说法本来没有问题,但它是一个新的说法,而那些“基督一性论者”似乎太乐意地传播了这种说法。罗马教宗驻 Constantinopolis(君士坦丁堡)的代表们拒绝这个新说法并认为它比较危险。那些隐修士于 519 年去罗马,但 Hormisdas(霍尔密斯达斯/何尔米斯达)教宗回避了这个问题。然而,在罗马很有威望的 Dionysius Exiguus(狄奥尼修斯/丢尼修,参见 78.2),一位来自 Scythia(西提亚)的隐修者,支持他的同乡们。另有一位很博学的政治家和平信徒神学家 Boethius(波伊提乌斯,参见 78.2)也在当时写了关于澄清“三位一体”概念的文章,所以气氛就开始改变。Justinianus(尤斯提尼安)皇帝支持这种“神受苦”的原则,因为这种说法似乎会改进与一个“基督一性论者”派别——Severiani(塞韦罗斯派/塞维鲁派,参见 55.5)——的关系。为了促进与他们的合一,皇帝于 533 年在 Constantinopolis(君士坦丁堡)组织了一个“宗教对话”的讨论会,但没有结果。因为皇帝请教宗支持他,所以 Johannes II(若望/约翰二世,533 - 535 年)教宗于 534 年也肯定这个说法。553 年在 Constantinopolis(君士坦丁堡)召开的第 5 届大公会议后来也支持这个说法。

58.3 不久后,正统信仰遇到了另一方面的危险。Justinianus(尤斯提尼安)皇帝的妻 Theodora(狄奥多拉,548 年去世)是一位很聪明能干的女人。她私下支持了“基督一性论”,因为这种教导似乎更注重内心的虔诚。由于她的影响,一个不公开的“基督一性论者”,Trapezunt(特拉普森特)的 Anthimus(安提姆斯)主教于 535 年被提升为 Constantinopolis(君士坦丁堡)的主教。然而,当 Agapetus(阿加皮图斯/亚加比多,535 - 536 年)教宗在那里出现时,Anthimus(安提姆斯)被迫退位,而他的继承人是一位有正统信仰的人 Mennas(梅纳斯,536 年)。不过,教宗 Agapetus(阿加皮图斯/亚加比多)突然在皇宫中去世了(536 年 4 月),所以皇后甚至想办法,借着一个新的教宗在罗马传播“基督一性论”。那位罗马教宗派到拜占庭的 apocrisarius(宗教在东方的代表)在当时是 Vigilus(维吉利乌斯/维吉流)执事,他很有抱负并想与皇后合作。皇帝的将军 Belisarius(贝利撒尔)于 536 年攻克了罗马城,而借着他的帮助,那位与哥特人建立了良好关系的 Silverius(西尔维利乌斯/西尔维流)教宗于 537 年被流放,Vigilius(维吉利乌斯)当上了“对立教宗”。不久,Silverius(西尔维利乌斯/西尔维流)教宗在流放的地方,即 Pontia(彭提亚)海岛去世(537 年 12 月),而人们普遍地承认 Vigilus(维吉利乌斯/维吉流)为正式的教宗,但因为整个西方教会都异口同声地反对“基督一性论”,他就不敢公开地发表关于“一性论”的文献。他也曾向皇帝和宗主教 Mennas(梅纳斯)写信,其中明确肯定了 Chalcedon(加采东/迦克墩/卡尔西顿)信经(540 年)。然而,对东方来说,“基督一性论者”在 Justinianus(尤斯提尼安)的时代都有重要的影响。在晚年的时候,皇帝自己好像也肯定了 Aphtartodoketoi(不可朽幻影论者,参见 55.5)的教导。

58.4 在第 6 世纪初的巴勒斯坦隐修院的圈子里又出现了关于 Origenes(奥力振/俄利根)正统性的争论。关于他的争论曾有一次为教会带来了如此严重的分裂(参见 51)。那些支持了 Origenes(奥力振/俄利根)的人的主要基地是 Thekoa(特扣阿)附近的“新 Laura”(新隐修院),而反对他们的学者主要是圣 Sabas(撒巴斯),他是耶路撒冷隐修院的院长,也是巴勒斯坦地区隐修者的领袖。他想影响 Justinianus(尤斯提尼安)皇帝反对 Origenes(奥力振/俄利根),但没有结果。在 Sabas(撒巴斯)去世(532 年)之后,在巴勒斯坦地区和周围的地区中,Origenes(奥力振/俄利根)派的思想甚至获得了更大的传播。两个属于这个派别的人于 537 年被皇帝提升为主教,即 Domitianus(多米提亚努斯)成为 Ancyra(安居拉)的主教,Theodorus Ascidas(特奥多鲁斯/狄奥多尔)成为 Cappadocia(卡帕多西亚/加帕多

家)的 Caesarea(凯撒勒亚)的主教。不久后发生转变。耶路撒冷隐修院的大院长 Gelasius(格拉修斯)从隐修院中驱逐了 40 名 Origenes(奥力振/俄利根)派的人。两个派别都从外面受到支持,但那些反对奥力振/俄利根的人(亦称 Sabaiti 撒巴斯派)更有影响力。他们要求 Antiochia(安提约基亚/安提阿/安条克)的宗主教 Ephraim(厄弗瑞/以法莲)正式谴责 Origenism(奥力振/俄利根主义)。另外,耶路撒冷的宗主教 Petrus de Jerusalem(伯多禄/彼得)也于 542 年向皇帝写了一封控告这个学派的信。现在 Justinianus(尤斯提尼安)皇帝有所回应,他于 542 年发表了一个敕令,其中谴责了来自 Origenes(奥/俄氏)著作 *Peri Archon / De principiis*(《论诸原则》)的 9 句话,也谴责了 Origenes(奥/俄氏)本人。他的名字也被列入“异端者名单”——所有的主教和隐修院院长在上任时都必须宣布他们反对这些异端。这样,Origenes(奥力振/俄利根)——希腊教会的最伟大的神学家、一位殉道者的儿子,自己也是宣认信仰者(confessor)——这位伟人被列入异端名单,和 Sabellius(撒贝流斯)或 Arius(亚略/亚流)相提并论。然而,当时的神学家们在虔诚信仰或神学的创造力似乎无法跟这位“异端者”相比。因为帝国的主教们都同意皇帝这个敕令——尤其是 Constantinopolis(君士坦丁堡)的 Mennas(梅纳斯)和教宗 Vigilius(537-555 年)——Origenes(奥力振/俄利根)确实在他去世后 300 年被谴责为异端者。

58.5 在这个争论后发生了所谓的“三章争论”(tria capitula, Three Chapter Controversy),而这个争论也深深地影响了西部教会和教宗。为了避免皇帝继续镇压 Origenes(奥力振/俄利根)的拥护者们,在朝廷很有影响力的 Theodorus Ascidas(特奥多鲁斯/狄奥多尔·阿斯克达斯)——他是 Caesarea(凯撒勒亚)的主教——转移了皇帝的注意力,使他关注另一个问题。他向皇帝说,“基督一性论者”本来可以很容易与帝国的大公教会合一,只需要谴责那些他们无法接受的神学家,就是 Antiochia(安提约基亚/安提阿/安条克)学派的人,需要谴责他们的主张为 Nestorius(奈斯多略/涅斯多留/聂斯托利)主义的,就能够达成合一。他建议需要谴责的人或著作只有三方面的:1) Theodorus de Mopsuestia(摩普苏厄斯提亚的特奥多鲁斯/狄奥多尔),他本身和他的著作(参见 54.1,5; 75.5);2) Cyrus(居鲁斯)的 Theodoretus(狄奥多莱)针对 Cyrillus(济利禄/区利罗)和 Ephesus(厄弗所/以弗所)会议写的著作(参见 54.2; 55.2; 75.7);3) Edessa(埃德撒)的主教 Ibas(伊巴斯)和 Hardashir(Seleucia)(哈达希尔)的 Maris(玛利斯)主教写的信——这封信支持

Theodorus(特奥多鲁斯/狄奥多尔)并反对 Cyrillus(济利禄/区利罗)的“必须拒绝的观点”(参见 54. 5; 55. 2)。皇帝很喜欢发表一些新的关于信仰的规定(Dogmatisierlust),所以他乐意地接受这个建议并于 544 年(或 543 年?)颁布了一个敕令,其中谴责了上述的“三章”(tria kephalaia = tria capitula)以及其拥护者;皇帝说,这三个人或他们的著作可能不符合 Chalcedon(加采东/迦克墩/卡尔西顿)会议的信仰。

实际上,反对“三章”的作法并不是没有理由的。那些著作(它们部分上是被后人改写的)都有 Nestorius(奈斯多略/涅斯多留/聂斯托利)思想的倾向,而 Theodorus de Mopsuestia(特奥多鲁斯)就是 Nestorius(奈/涅/聂氏)思想的来源。另外,在 533 年在 Constantinopolis(君士坦丁堡)举行的“宗教对话”(参见 58. 2)中,Severus(塞维鲁)派的人也提出了这一点:Chalcedon(加采东/迦克墩/卡尔西顿)会议不公平地恢复了 Theodoretus(狄奥多莱)和 Ibas(伊巴斯)主教的地位(参见 55. 2)。然而,很多大公教会的信徒认为,“三章”的谴责等于是对于 Chalcedon(加/迦/卡尔西顿)会议的不重视,虽然这个会议是第 4 次的大公会议,而且还是正统信仰的柱子之一。另外,“三章”的谴责也审判了一个人,就是 Theodorus de Mopsuestia(特奥多鲁斯/狄奥多尔),但这个主教早就去世了,并且与教会和好了,所以有的信徒认为,如果再审判他,等于是超过人的资格。再加上,西方的主教们认为,Chalcedon(加采东/迦克墩/卡尔西顿)会议正式肯定了 Ibas(伊巴斯)主教的信——但会议并没有这样做。

58.6 皇帝关于“三章”的敕令在各地都遇到人们的强烈反感。如果要强迫信徒接受它肯定会出现一些冲突,但皇帝仍然要往前走。东方的主教们,首先是首都的“皇宫宗主教”(Hofpatriarch) Mennas(梅纳斯)很犹豫地服从皇帝的要求。皇帝希望,西方的教会也会同意他的观点。教宗 Vigilius(维吉利乌斯/维吉流)一开始拒绝合作,所以皇帝命令押送他到 Constantinopolis(君士坦丁堡)。在那里,教宗于 548 年 4 月(到达后一年多)在一个文件(Iudicatum)中谴责了“三章”,但同时明确肯定了 Chalcedon(加/迦/卡城)会议的信仰。在西方教会中,教宗这个行动引起了很大的动荡。西方人认为,这是“皇帝控制教会”(Caesaropapismus)的胜利,又是不合理地支持“基督一性论者”和对 Chalcedon(加/迦/卡城)权威的削弱。那些属于 Africa(阿富利加/非洲)地区的主教们——他们对于罗马在以前的时代也曾有很自信的表现——在 Carthago(迦太基)的主教 Reparatus(芮帕拉图斯)的领导下甚至开

除了 Vigilius (维吉利乌斯) 教宗, 并要求他作补赎 (550 年)。Hermiane 的主教 Facundus (法昆都斯) 和另一些属 Africa (阿富利加/非洲) 地区的神学家开始写很多尖锐批评皇帝的教会政策的文章, 他们都保卫了“三章”。在这些条件下, 皇帝和教宗于 550 年共同决定将来要召开一个大公会议, 但在会议之前在这个问题上不要有任何行动。虽然如此, 回应着 Theodorus Ascidas (特奥多鲁斯·阿斯克达斯) 的要求, 皇帝于 551 年 7 月又发表了一个谴责“三章”的敕令。因此, 教宗和皇帝正式断交。Vigilius (维吉利乌斯/维吉流) 教宗必须先在 Constantinopolis (君士坦丁堡) 的 Petruskirche (伯多禄/彼得教堂), 后在 Chalcedon (加采东/迦克墩/卡尔西顿) 的圣 Euphemia (欧斐米亚) 教堂避难, 同时他禁止 Theodorus Ascidas (特奥多鲁斯·阿斯克达斯) 和 Mennas (梅纳斯, 552 年去世) 主教发表任何意见。因为大公会议似乎是唯一的出路, 教宗又开始和皇帝有来往, 但因为他们没有达成共识, 教宗没有参与这个主教会议。这个主教会议在 553 年 5 月和 6 月举行于 Constantinopolis (君士坦丁堡), 其主席是首都的新宗主教 Eutychius (欧提克斯)。正如人们所预料的那样, 这个主教会议谴责了“三章”并威胁所有的拥护“三章”的平信徒或圣职人员说, 这些人会遭受流放的命运。皇帝也利用了聚集的主教们, 使他们在 15 条“必须弃绝的观点” (anathemata) 谴责 Origenismus (奥力振/俄利根主义), 而这种谴责也包括了那些曾经讨论过“灵魂的先存性” (praesistentia animarum) 和“万物得救” (apokatastasis) 的神学家, 比如 Didymus de Alexandria (狄迪莫斯, 参见 75.4) 和 Evagrius Ponticus (埃瓦格利乌斯, 参见 75.6)。(根据一些学者的研究 (Diekamp), 皇帝在会议正式开始之前要求主教们作出这些谴责。) 只有几百年后的人才开始比较公平地对待那些被谴责的神学家, 尤其是 Origenes (奥力振/俄利根)。

58.7 同时, Vigilius (维吉利乌斯/维吉流) 教宗通过他的执事 Pelagius (贝拉基) 编写了关于这个问题的新文件, 就是 553 年 5 月 14 日发表的 *Constitutum* (《规定》), 其中坚定地禁止对于“三章”的谴责——这和他原来的文件是相反的。他现在提出来的理由是西方教会早就注意到的观点 (参见 58.5)。当然, Justinianus (尤斯提尼安) 皇帝不愿意接受反对的声音, 他没有接受《规定》文件。虽然他不想和教宗断交, 但他给主教会议下这样的命令: 要在所有的 Diptychon (“主教名单”) 中删除教宗 Vigilius (维吉利乌斯) 的名字, 因为他也参与了 Nestorius (奈斯多略/涅斯多留/聂斯托利) 和 Theodorus (特奥多鲁斯) 的异端——这好像是当时的流行说法。现

在, *Vigilius* (维吉利乌斯) 面临非常大的压力: 他没有协助者, 没有顾问, 并且患病; 他第二次放弃了自己的立场: 他于 553 年 12 月收回了他的 *Constitutum* (《规定》) 文件并赞成 *Constantinopolis* (君士坦丁堡) 会议的决定; 他在一个于 554 年 2 月 23 日发表的——第二个 *Constitutum* (《规定》)——文件中说明自己行动的理由。现在他被允许回罗马, 但在途中 (在 *Syracuse* 附近) 去世 (555 年 6 月)。他早期怀的抱负和那种摇摆不定的态度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后来的教宗们也承认了 *Constantinopolis* (君士坦丁堡) 的会议为“第 5 届大公会议”, 比如 *Pelagius* (贝拉基, 556 - 561 年), 虽然他曾经以前任教宗的秘书的身份尖锐地批评了对“三章”的谴责。其他的拉丁教会团体没有这么快就承认那次主教会议。那次在东方发生的事很严重地损坏了教宗的权威性, 更严重地削弱了皇帝在西方人心目中的权威。大多数的 *Africa* (阿富利加/非洲) 地区的主教们几年后才承认那次主教会议。因为“三章”的问题, 意大利的 *Mediolanum / Milano* (米兰) 和 *Aquileia* (阿奎雷亚) 教区甚至在一段时间脱离了与罗马圣座的共融。因为在 568 年 *Langobardi* (伦巴第人) 侵略了意大利 (参见 43.4), 他们间接支持了这些教区的反对意见, 因为皇帝无法采取强制性的措施。只有在教宗 *Sergius I* (塞尔吉乌斯一世) 的时代 (687 - 701 年), 意大利北部的教会分裂才完全消失, 但在相当长的时间中, 这种分裂仅仅包括很小的地区。*Milano* (米兰) 地区的教会从 570 年以来就逐渐归于罗马教会。拜占庭统治下的 *Aquileia - Grado* (阿奎雷亚 - 格拉多) 地区于 607 年才恢复与罗马的合一。与此有关系的是 *Aquileia* (阿奎雷亚) 宗教区和 *Grado* (格拉多) 宗教区 (*Titularpatriarchate*) 的形成 (参见 63.3)。

59

“基督一志论”的争论和第 6 届大公会议 (680/681 年)

君士坦丁堡 692 年的主教会议

59.1 从 6 世纪末以来, 一些严重的灾难一次又一次刷过拜占庭帝国: *Avari* (阿瓦尔人) 和 *Slavi* (斯拉夫人) 侵略了巴尔干半岛并威胁了 *Constantinopolis* (君士坦丁堡); 波斯人的军队毁坏了叙利亚和埃及地区, 并在小亚细亚一直征服 *Bosporus* (博斯普鲁斯) 和 *Chalcedon* (加采东/迦克墩/卡尔西顿) 地区。一个新的朝代 (610 - 717

年)的创立者, Heraclius(赫拉克利乌斯皇帝, 610 - 641 年), 很勇敢地抵抗了波斯人 9 年之久, 他能够克服他们, 能够恢复对耶路撒冷的统治(628/629 年), 并能找回他们夺走的圣十字架。不过在晚年, 这个皇帝还必须看到因伊斯兰教的胜利(参见 45.2), 他帝国最宝贵的东方地区沦陷了。因为他受那么多压力, 皇帝当然很想尽量恢复帝国内部的统一, 很想吸引叙利亚和埃及教会的“基督一性论者”。在他看来, 为了达成这个目标, “单一能力说”(monenergismus / monoenergismus) 或“基督一志论”(monotheletismus) 是一个适合的渠道。当时出现了这样的疑问: 救世主是否有双方面的能力(energeia = 意志的能力)和两种意志(thelema = 意志力)或只有一个能力和一个意志? Chalcedon(加采东/迦克墩/卡尔西顿)会议的信经(参见 55.2)肯定了基督两个性体是完整的, 所以他好像有两个意志。然而, Constantinopolis(君士坦丁堡)的宗主教 Sergius(塞尔基乌斯, 610 - 638 年)根据“二性一位的结合”(unio hypostatica)的原则, 在 619 年以后认为, 在基督内只有一个“既神又人的”能力(eine gottmenschliche Energie, mia theandrike energeia——这个说法来自 Pseudodionysius Areopagita[伪丢尼修斯]第 4 封信, 所以它很有权威性, 参见 77.1)。Sergius(塞尔基乌斯)也影响了 Phasis(发西斯, 在 Lazia, Colchis 地区)的主教 Cyrus(居鲁士/古列)接受了这个说法; 皇帝于 631 年任命 Cyrus(居鲁士)为 Alexandria(亚历山大里亚/亚力山太)的宗主教, 而依靠这个“单一能力”说法, 这位宗主教确实和当地的 Theodosiani / Severiani(狄奥多西派/塞维鲁派, 参见 55.5)达成合一。由于皇帝的亲自努力, 在亚美尼亚和叙利亚的“基督一性论者”也逐渐与帝国的教会合一了。

59.2 然而, 在同样的时代, 这个新的教导又遇到了坚定的抗议。一位渊博的巴勒斯坦的隐修士 Sophronius(索福若尼乌斯, 参见 77.3)谴责了这个说法, 并认为它是一种新形式的“基督一性论”或 Apollinarismus(阿波利纳里/亚波里纳留主义)。当他于 634 年成为 Jerusalem(耶路撒冷)的宗主教时, 他在“上任文件”中详细地谈论两个“能力”的观点。由于这种反对意见, 首都的主教想放弃“单一能力”的说法, 但在别的方面, 他仍然坚持那些太过分靠近“基督一性论者”的观点。通过一份很圆通的(schlau berechnend)文件, Sergius(塞尔基乌斯)也拉拢了 Honorius I(霍诺利乌斯)教宗(625 - 638 年)。因为这个教宗在思辨性的问题上没有高深的知识, 也仅仅掌握单方面的信息, 所以他向 Sergius(塞尔基乌斯)写了两封信, 其中基本上赞同他的观点, 虽然他自己的思想既不是“单一能力论”, 又不是“基督一志

论”(见下),并且要求,最好不要提那些引起争论的新说法(就是关于“一个能力”或“两个能力”的新说法)。然而,Constantinopolis(君士坦丁堡)的人现在走得更远。Sergius(塞尔基乌斯)宗主教编写了一个“信经”(名为 Ekthesis),而 Heraklius(赫拉克利乌斯)皇帝颁布了它(638年);这个“信经”放弃了那种不太危险的 monoenergismus(单一能力说),但坚定地教导了那种更危险的 monotheletismus(基督一志说,“hen thelema”一个意志)——早就有一位属“基督一性论”派的主教,就是 Alexandria(亚历山大里亚)的 Dioscorus(狄奥斯科罗斯/狄奥斯库若,参见 55.2),他曾经提出了这种教导。东方的主教们似乎都接受了这个新规定,但在西方,这个“基督一志说”引起了非常大的争论和抵抗。Honorius(霍诺利乌斯)教宗于 638 年去世,而他的继承人——Severinus 塞维利努斯教宗(640年),Johannes IV 若望/约翰四世(640-642年)教宗,Theodorus I 特奥多鲁斯一世(642-649年)教宗——都反对这个新说法。因此,Heraclius(赫拉克利乌斯)的孙子,Constans II(君士坦斯二世)皇帝(641-668年)收回了这个文件的规定(Ekthesis)。但是,在 Constantinopolis(君士坦丁堡)宗主教 Paulus(保禄/保罗)的建议下,这个皇帝又于 648 年颁布了一个新的“信仰文件”(所谓的 *Typus*《典型》文件),但这个文件也没有带来和平。皇帝在其中禁止人们争论“一个或两个”意志或能力,并要求信徒坚持传统的旧说法。不服从的人要受严厉的惩罚,而皇帝的确实践了“惩罚”的威胁。教宗 Martinus I(马丁努斯/马丁一世,649-653年)在 649 年在 Lateran(拉特兰)召开的大规模的主教会议上强调,在基督内有“两个自然的意志和能力”,并开除了新异端的发起人:Constantinopolis(君士坦丁堡)的宗主教 Sergius(塞尔基乌斯)、Pyrrhus(皮罗)、Paulus(保禄/保罗)和 Alexandria(亚历山大里亚/亚力山太)的主教 Cyrus(居鲁士/古列)。皇帝早就对教宗有反感,因为这个教宗没有邀请皇帝批准他的选择就先被祝圣为主教(参见 60.3),现在用暴力对付罗马的主教。Martinus(马丁努斯)教宗被逮捕,于 653 年被押送到 Constantinopolis(君士坦丁堡),被审判为“叛徒”,遭受侮辱和虐待,最后(654年)被流放到 Crimea(克里米亚半岛)的 Cherson(科尔逊),他在那里病死(655年9月16日或656年4月13日?)。另一些在东方支持“两个意志”的理论的人也遭受类似的待遇。当时最伟大的希腊神学家是隐修院院长 Maximus Confessor(马克西莫斯/马西摩,参见 77.2);他和他的学生 Anastasius(阿纳斯塔修斯),一个隐修者,以及罗马在东方的代表(apocrisarius),三个人一起遭受殴打,他们的舌头被割除,他们的右手也被切断。这样他们于 662 年

被流放到 Colchis(黑海地区)的 Lazia(拉西亚)。Maximus(马克西莫斯)在那里于 662 年 8 月去世,他是正统信仰的殉道者。

59.3 拜占庭的皇帝 Constans II(君士坦斯二世)于 668 年在 Syracuse(西拉库撒)被暗杀后,他的儿子 Constantinus IV Pogonatus(君士坦丁努斯·波格纳图斯)终于改变了政策。他与阿拉伯人和 Avari(阿瓦尔人)于 678 年签订一些和平条约,又为了恢复教会在帝国内的合一想举行一次公国性的主教会议,因为由于前面的种种争论,意大利也似乎想脱离拜占庭帝国。Agathus(阿伽图斯)教宗(678-681 年)很欢迎这种建议,并要求西方教会在一些主教会议上对于这个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他也在罗马的 Lateranus(拉特兰)举办了一次主教会议,并派遣了一些代表到东方;这些代表带着教宗关于基督两个自然意志和两个能力的一份详细的训导书。那次的全帝国范围主教会议——大约有 170 位主教参与——从 680 年 11 月到 681 年 9 月召开在 Constantinopolis(君士坦丁堡)的拱顶大厅(被称 Trullos,所以那次会议被称为 Concilium Trullanum)。这个主教会议从一开始称自己为“大公会议”(第 6 届大公会议)并且完成了它的任务。“基督一志论”的顽固代表, Antiochia(安提约基亚/安提阿/安条克)的 Macarius(马卡流斯)宗主教和他的学生 Stephanus(斯德望/司提反)被罢免和谴责,另外受谴责的是“基督一志论异端的发起人的首脑”,即 Constantinopolis(君士坦丁堡)的宗主教们 Sergius(塞尔基乌斯)、Pyrrhus(皮罗)、Paulus(保禄/保罗)、Petrus(伯多禄/彼得)以及 Alexandria(亚历山大里亚/亚力山太)的宗主教 Cyrus(居鲁士/古列);与他们一起被谴责的是“旧罗马”的主教 Honorius(霍诺利乌斯,即 Honorius 教宗),因为他在他写给 Sergius(塞尔基乌斯)的信中都接受了 Sergius(塞氏)的观点并肯定了这些异端性的教导。这些被谴责的人的著作都应该被烧毁,因为它们对人们的灵魂会造成一种损害。同时,他们提出了一个“信经”,其对于 Chalcedon(加采东/迦克墩/卡尔西顿)《信经》加上了一句:“我们根据教父们的教导信两个自然的意志和两个自然的能力,它们是不分裂的,不转化的,不区分的,不混合的(dyo physikas theleseis etoi thelemata ... kai dyo physikas energieas adiairetos, atreptos, ameristos, asynchytos),但这两个意志并不是对立的,而是人的意志服从于神的意志。”

59.4 关于 Honorius(霍诺利乌斯)教宗的堕落曾经有很多讨论。在 1870 年“第一次梵蒂冈会议”时,这一个案被视为宣布“教宗的不可错误性”(infallibilitas papae)的最大阻碍。有的历史学家(如 Baronius)甚至认为,Constantinopolis(君士

坦丁堡)的会议没有谴责教宗,而他们的文件是后人改写的(比如代替 Honorius 应该写 Theodorus de Constantinopolis)。从信理学(Dogmatics,亦译“教义学”)的角度来看,Honorius(霍诺利乌斯)教宗那两封信(见上 59.2)——这两封信受到会议的谴责——不应该被视为“终极的,靠教导权作出的正式决定”(nicht als definitive, lehramtliche Entscheidung anzusehen)。[……]

59.5 在 Justinianus II(尤斯提尼安二世)被暗杀后,那个夺取政权的 Philippicus Bardanes(菲律皮库斯·巴德三内斯,711-713年)再一次想支持“基督一志论”的异端,并于712年召开了一个主教会议,其中谴责了“第6届大公会议”的决定。但是,一年后,Anastasius II(阿纳斯大修/亚拿斯大修)皇帝(713-715年)又恢复了 Trullanum(特鲁拉)会议(680/681年)的有效性。从此以后,唯一存在“基督一志论”信徒的地方是 Libanon(里巴能)和(后来)Cyprus(塞浦路斯)地区的 Maroniti(马罗尼提)教会——他们的名字来自一个独修者和隐修团体的建立者 Maron(马伦,据说生活在4或5世纪)。这个教会团体的大多数人(大约4万人)于1181年皈依了西方的教会(根据 Wilhelm de Tyrus 总主教的记载),其他的信徒于1445年再一次恢复了与西方教会的合一。这个民族很勇敢地面对了周围的伊斯兰教徒并始终捍卫了自己的信仰和自由。他们在近代认为,他们在整体上从来没有放弃过正统的信仰,从来没有接受过“基督一志论”,但这个说法是不能成立的,因为教宗们曾经劝勉他们不要再次陷入这个异端。

59.6 因为第5届和第6届大公会议仅仅讨论了信仰教导的问题,没有处理教会纪律的问题,所以 Justinianus II(尤斯提尼安)皇帝(685-695年和705-711年)认为,他需要再一次召开一个大规模的主教会议。这个会议于692年召开在 Constantinopolis(君士坦丁堡)的 Trullos(特鲁斯)大厅中,所以它被称为“第二个特鲁斯会议”,有时候也被称为 Penthekte 或 Quinisexta(“第五六个”),因为它“继续第五个和第六个会议”。这次会议本来应该是一个全帝国的会议,但它仅仅注意到东方的问题,并在它的102条中有一些条公开地反对西方的教会,特别反对罗马。比如, Chalcedon(加采东/迦克墩/卡尔西顿)会议第28条的规定有关于 Constantinopolis(君士坦丁堡)宗主教地位的规定,但教宗们谴责了这个规定(参见 63.1);现在,会议又肯定了东方的宗主教的崇高地位。第13条规定明确反对西方教会的独身法律,并允许司铎们和执事们继续维持婚姻生活(参见 60.6)。第55条很严格地禁止罗马教会在四旬期每周六的守斋习惯(参见 69.1)。第67条坚持

宗徒/使徒们关于“不可喝血”的规定(参见 Acts 15:29),而第 82 条禁止人们用“羔羊”的形象来代表基督,但这种艺术表达方式在当时的西方教会是比较普遍的。由此可见,东方教会和西方教会之间的距离已经相当大。在这些条件下,Sergius(塞尔基乌斯)教宗(687-701 年),一位在叙利亚出生的东方人——在那个时期有好几个教宗是东方人——很坚定地拒绝在“会议文件”下签名。当那独裁皇帝 Justinianus(尤斯提尼安)要强迫他时,Ravenna(拉文纳)和周围地区的民兵就来协助教宗。因此,皇帝的使者必须离开罗马。皇帝也不能进行报复,因为他的政权于 695 年被推翻。后来他于 705 年再一次登上皇帝的宝座。对希腊教会来说,那个“第二届特鲁斯会议”一直到今天算为“大公会议”,但拉丁语的教会(西方的教会)认为,692 年的主教会议是“错误的会议”(synodus erratica)。

第三章 教会的组织结构

60

教会中的新职位。圣职人员的培育,选任,生活费 and 特征

60.1 基督信仰从第4世纪以来的快速传播和信徒团体的增长在教会内的职位方面也引起了一些变化。现在,司铎团体中的首领(或年龄最大的)被称为 **archipresbyter**(总铎),而执事中最有权威性的人被称为 **archidiacon**(总执事)。在牧灵事务上,“总铎”是主教的代表,而在管理和法律问题方面,“总执事”是主教的助手。尤其“总执事”这个职位很有影响。因此,“总执事”经常当主教的接班人,比如在罗马。关于总铎在乡间堂区的作用,请见 62.3。

在下层圣职人员方面也发生了很多变化,而且罗马帝国不同的地区之间的差异也相当大。比如, **exorcista**(驱魔员)和 **ostiarus**(看门员)在东部逐渐消失在第7和8世纪,而东部根本没有 **acolythus**(辅祭员)。因为“婴儿受洗”的作法越来越普遍(参见 66.1),“女执事”的职位基本上失去了作用(换言之,女执事的主要任务原来是准备成年妇女接受信仰,编者注)。虽然如此,在希腊教会中仍然有“女执事”的职位,至少一直到第7世纪末。在 Gallia(高卢,即法国地区),第5、6世纪的主教会议早就取缔了“女执事”的职位;这个圣职在当时的高卢也就失踪了,而在西部教会的另一些地区,“女执事”在未来几百年中也消失了,但以转化的形式又出现,因为自从中世纪早期,妇女形成了 **canonissae**, **sanctimoniales**, **canonicae**(女信徒的“定期祈祷团体”,“守贞团体”,“女隐修院”)的机构,而其中的修女或隐修院的院长也算在教会中有某种职位。

除此之外,许多新的教会职位形成了,尤其在东方。其中,“领唱者”(希腊语 **psaltai**, **psaltodoi**, 拉丁语称 **cantores**, **confessores**)也算为一种特殊的“圣职职位”

ordo)。下面的种种职位部分上属于司铎们或执事们,但部分上也是平信徒的职位:传译员(hermeneutes)——他们为那些不懂本地语的信徒翻译了读经和讲道;护士(parabolani)——他们照顾病人;掘墓员(希腊语 kopiatai,拉丁语 fossores);看守教堂的人(mansionarii, custodes);主教的顾问(syncellae)——他们住在主教的家;教会财产的管理人(希腊语 oikonomoi,拉丁语 vicedomini)——451年的 Chalcedon(加采东/迦克墩/卡尔西顿)主教会议为一切有主教的堂区要求有这样的管理员(会议文献第26条),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职务;律师(希腊语 ekdikoi,拉丁语 defensores)——他们管理教会的法律问题或法案;记录员(希腊语 oxygraphoi,拉丁语 exceptores)和图书馆管理员(希腊语 chartophylakes“保存图书员”,拉丁语 chartularii)——他们编写或保存教会的文献;宗主教的代表或代理(apocrisarii, responsales, nuntii)——这尤其指 Leo Magnus(大良/大利奥)教宗以来(即450年以来)罗马教宗在拜占庭朝廷(或在 Ravenna 拉文纳朝廷)的代表。

60.2 基本上,圣职人员的传统培育方式(参见19.1)仍然存在,但在这方面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形式。意大利 Vercelli(维泽利)的主教 Eusebius(欧瑟比乌斯/优西彼乌,370年去世)和圣 Augustinus(奥思定/奥古斯丁)主教曾经组织了他们教区的圣职人员在他们(指主教)的家中过一种团体的生活,并且使年老的司铎教导年轻的圣职人员,所以他们实际上就创办了一种“修道院”(seminarium)。其他的主教,比如 Caesarius de Arles(凯撒利乌斯/该撒流)主教模仿了这种机构。在西班牙地区,教会建立了类似的“修道院”,为了培养一些想当神父的男孩子。在意大利乡下地区,年迈的司铎们接受了一些年轻的圣职到自己的家里,这样培养了一些能干的接班人,而这种作法不久后有更广泛的传播。通过529年在 Vaison(维逊)举行的主教会议——这个会议是 Caesarius(凯撒利乌斯/该撒流)主教主持的——这种方式成为 Arles(阿尔)教区的固定规则。另外,一些隐修院也成为培养圣职人员的基地,尤其是高卢南部的 Lerinum(雷让,参见72.6)。这些隐修院曾经培训了好几位主教,很多主教至少一段时间在那些隐修院生活过。

60.3 在选任主教方面,旧的制度(参见19.2)基本上延续下去:圣职人员和信徒们选择他,教省其他的主教批准了他。不过,在东方的教会中,民众对选择主教的参与受到限制。Justinianus I(尤斯提尼安)皇帝(527-565年)仅仅允许圣职人员和贵族人士选择主教:他们必须提出三个候选人,而宗主教(metropolita)有权利提名其中最具有资格的人。在后来的时期,信徒的选举权完全停止了,而由本教省的

主教们提出候选人。另外,在重要的主教职位的选任问题上,政府也开始介入,尤其是在东方。自从 Theodosius I (狄奥多西乌斯大帝, 379 - 395 年) 以来, Constantinopolis (君士坦丁堡) 的宗主教是皇帝选任的, 这就成为一个规律。一些主教也有这样的倾向: 他们想自己提名或选任自己的接班人, 但自从第 4 世纪以来, 一些主教会议就反对这种作法。罗马的元老院曾经支持 Felix III (斐理斯/菲力斯三世) 教宗 (526 - 530 年) 在临终时为自己选任一个接班人 (530 年 9 月), 就是他的总执事 Bonifatius (博尼法提乌斯), 一位罗马化的哥特人 (Sigiswulf 的儿子, 所谓的“第一个 German 格尔曼人教宗”)。然而, 当他这样做时, 大部分罗马信徒选择了 Dioscurus (狄奥斯库尔) 执事为教宗, 这样造成了教会的分裂。Dioscurus (狄奥斯库尔) 4 个星期后去世, 所以这个分裂很快就结束了, 而 Bonifatius (博尼法提乌斯) 被普遍承认为教宗。虽然 Felix (斐理斯) 教宗的作法是非法的, Bonifatius II (博尼法提乌斯, 二世) 教宗也同样想为自己提名一个接班人 (Vigilius 维吉利乌斯, 参见 58.3), 但哥特人的国王强迫他放弃他的“继承人”, 因为他违背了传统的法律 (canones)。

在帝国的西部, 尤其在 Franci (法兰克人) 和西哥特人的地区, 国王在早期已经开始认定 (确认) 那位被选任的新主教。549 年在 Orleans (奥尔良) 召开的主教会议提供这个作法的一种证据 (参见会议文献第 10 条)。在 Merovingi (梅洛温格) 王朝的教会中 (参见 43.8), 国王曾多次提拔了自己喜欢的人并指定他为主教, 虽然教会当时就抗议了这种作法。在罗马教省以外, 教宗对选任主教的影响不大。不过, 在 Gregorius Magnus (大额我略/大贵格利) 教宗的时期 (约 600 年), Milano (米兰) 的主教——他是由周围地区的附属主教们选任的——在被祝圣之前需要罗马教宗的首肯。东哥特的统治者也对于罗马教会要求“确认的权利”。这方面的先例是 Theodoricus Magnus (狄奥多里克大帝) 对于 Felix III (斐理斯) 教宗的选任的干涉 (526 年)。从 Pelagius I (佩拉格乌斯一世) 教宗 (556 - 561 年) 以来, 拜占庭的皇帝们也要求同样的“确认权”——每当罗马教会选择了一个新的教宗时, 东方的皇帝先需要“确认”他, 才可以登上圣座。但为了不要延迟教宗的上任时间, 东方的皇帝 Constantinus IV Pogonatus (君士坦丁·波格纳图斯) 于 684 年规定罗马教宗仅仅需要皇帝在 Ravenna (拉文纳) 的代表的“确认”就可以。实际上, 罗马人有几次仅仅要求了代表的同意, 没有派遣人去拜占庭求皇帝自己的同意。

60.4 就圣职人员的生活费而言, 还是有很多圣职人员靠自己的体力劳动或私人财产而维持生活。在某些时期中甚至有一些规定说, 圣职人员的义务是手工业

和耕种。Constantinus Magnus (君士坦丁大帝) 曾经支持圣职人员从商, 但 Valentinianus III (瓦伦提尼安努斯三世) 皇帝 (425 - 455 年) 禁止他们当商人, 因为出现了一些问题。在另一方面, 教会的财产越来越多, 因为 Constantinus Magnus (君士坦丁大帝) 于 321 年给予各地教会团体“接受遗产”的权利。根据罗马教会的习惯 (来自 Gelasius 葛拉西乌斯/格拉修, 494 年), 主教座堂的收入被分为四块: 四分之一给主教, 四分之一给司铎们, 四分之一给礼仪和教堂维修, 四分之一给穷人。西班牙的教会有一种“分为三块”的作法, 而在高卢的教会中, 收入的分配不是很一致, 有不同的习惯。不久以后, 乡间的堂区也获得了自己的财产 (参见 62)。虽然主教被视为这些财产的所有者, 但施用这些资源的人还是乡间的信徒, 但他们也许向主教纳税。高卢和西班牙的乡间教会需要交给主教奉献品的三分之一。

60.5 为了进入圣职人员的行列, 教会现在提出了一个新的要求: 修道生必须是自由的。因此不能祝圣奴隶, 除非奴隶的主人同意并释放这个奴隶。另外, 宗徒/使徒们的规定 (1 Tim 3:6) 是“不要给新教友傅手”, 但 Sardica (撒迪卡) 于 343 年召开的主教会议扩大这个规定的范围, 并说平信徒不能直接当主教, 而必须先在其其他的圣职职位 (执事, 司铎) 受到一定时期的考验。除此之外, 圣职人员又被禁止“还俗” (退位当平信徒), 也不能接受公共职位, 因为世俗的职位和圣职有冲突。如果司铎或主教另外还有世俗的职位, 他就被罢免或开除教会。主教们、司铎们和执事们需要留在他们被祝圣的堂区或教区。几个主教会议禁止圣职人员转到另一个地方教会 (所谓的“迁移”, *translatio*), 比如 314 年的 Arles (阿尔勒) 会议, 325 年的 Nicaea (尼西亚) 会议、Sardica (撒迪卡) 会议、Chalcedon (加采东/迦克墩) 会议等等。如果某一个人向别的教会的迁移会带来相当大的好处, 这种迁移是可以允许的, 但它是一个例外。自从第 5 世纪以来, 圣职人员的外在象征是 *tonsura* (发环, 剃头), 这种习惯来自隐修士。

60.6 在“圣职人员和婚姻的关系”这个问题上, 西方教会和东方教会从第 4 世纪以来开始分道扬镳。在西方教会里, 高级的圣职人员不可以婚姻, 这是 Elvira (厄尔维拉) 主教会议于 306 年的规定 (参见 19.5), 但 Leo Magnus (大良/大利奥) 教宗和 Gregorius Magnus (大额我略/大贵格利) 教宗禁止所有的圣职人员, 包括 *Subdiaconus* (五品修士), 都不能有婚姻生活。当然, 这种独身原则 (*caelibatus / celibacy*) 并没有在各处马上实施。根据 Siricius (西利奇乌斯) 教宗 (384 - 399 年) 的报告, 西班牙地区的神父们在 4 世纪末仍然在很多地方过婚姻生活, 虽然在西班牙

牙先出现这种关于“独身生活”的规定。根据 Ambrosius(盎博罗修斯/安波罗修, 参见 *De officiis*《铎职》1, 50) 的文献, 在乡间和比较小的城市中一般的圣职人员似乎普遍地过着婚姻生活。但因为教会的全部领导们(alle fuehrenden Maenner der Kirche)支持独身生活——尤其是 Ambrosius(盎博罗修斯/安波罗修)、Hieronymus(热罗尼莫/哲罗姆)、Augustinus(奥思定/奥古斯丁), 他们都有一些这方面的专著(参见 70.3)——所以独身规则获得了胜利。希腊的教会支持了原来的习惯: 执事以上的高级圣职人员不再结婚, 但他们可以延续在他们祝圣之前的婚姻生活。据说, 在 325 年的 Nicaea(尼西亚)会议上有一些主教建议, 希腊教会也应该要和西方教会一样接受一种独身规律, 但主教们拒绝了这个建议, 主要是因为埃及的 Paphnutius(帕夫努提乌斯)主教抗议, 虽然这位主教自己也过一个独身的生活(参见 Socrates, *Hist. Eccl.* 1, 11; Sozomenus, 1, 23)。不过在东方也有相当多的圣职人员自愿地放弃了婚姻生活。东方的主教们大多是独身的人。Justinianus I(尤斯提尼安)皇帝规定, 主教们必须过独身的生活, 而且这一直到今天仍然是整个希腊教会的法律规定。692 年在 Constantinopolis(君士坦丁堡)的会议(亦称 Trullan Synod, 参见 59.6)允许了司铎们和执事们继续维持他们的婚姻关系(第 13 条), 但禁止主教这样做(第 13 条和第 48 条)。另外, 任何圣职人员都不能第二次结婚(第 3 条)。东方的 Nestorius(奈斯多略/涅斯多留/聂斯托利)教会先提出了一种比较宽松的标准, 通过一些主教的会议规定司铎可以结婚(486 年), 主教也可以结婚(497 年), 但不久后(544 年)又规定主教必须过独身的生活。

因为那些独身的圣职人员很容易被怀疑与妇女有不正当的关系, 所以 325 年的 Nicaea(尼西亚)会议规定, 除了亲戚或不被怀疑的妇女以外, 圣职人员不可以接受任何妇女(称为 syneisaktos, subintroducta, extranea)到自己的家(第 3 条, 参见 26.3)。后期的主教会议也多次重复了这条规定。

61

圣职人员的身份特权

61.1 为了不阻碍他们的工作, Constantinus Magnus(君士坦丁大帝)早就规定, 圣职人员不需要提供“社会服务”(munera civilia, 参见 41.1)。他的儿子

Constantius(君士坦提乌斯)也免除圣职人员和他们的亲戚的一切其它的特殊性的税务。但是有的人也许会利用这些条件,接受圣职为了避免纳税,所以 Constantinus Magnus(君士坦丁大帝)禁止某些人当圣职人员,就是在市政府有地位的人(decuriones)和一切富裕的人。后来的皇帝也有类似的规定,比如 Theodosius I(狄奥多西乌斯)规定,如果一个“市政府官员”(decurio)要被祝圣司铎,他必须先把自己的财产交给城市的元老院或交给个别的人,这样完成他们对于国度的任务。在 Franci(法兰克人)的国家中,国王需要批准某人当圣职人员,因为接受圣职等于这个人不需要当兵,也免除部分的税务。

61.2 除了“不需要纳税”的特权(privilegium immunitatis)之外,罗马帝国中的圣职人员也不久后获得了“不在世俗法庭中受审”的特权(privilegium fori)。Carthago(迦太基)于397年召开的会议规定,圣职人员的案件需要在教会法庭中处理(会议文献,第9条),而451年在 Chalcedon(加采东/迦克墩/卡尔西顿)举行的会议说,圣职人员之间的纠纷应该在教会法庭中处理(会议文献,第9条)。如果平信徒控告圣职人员,他们原来不需要去教会法庭,但 Justinianus(尤斯提尼安)皇帝于530年颁布法律说,这样的案件也必须在教会法庭中受审。因此,圣职人员有一种“法庭上的特权”。从此以后,主教们决定了司铎们的纠纷,宗主教和大主教们裁判了一般主教的纠纷。如果某一个圣职人员犯了很严重的罪,教会的长上审判这个人,罢免他的圣职资格,并且将他交给世俗的法庭进一步受惩罚。在西方的教会中(或说在法兰克人的地区)教会没有享受那么多特权。如果在西方教会中有一位圣职人员犯了罪,世俗法庭需要主教的允许,才可以处理这样的案件;如果发生圣职人员和平信徒之间的冲突,需要教会的长上参与法庭谈判,当圣职人员受审判时,主教也有权利参与审判团等等。但是,自从第6世纪以来有这样的规定:只有教省的主教会议能审判一个主教,而主教不会受世俗的惩罚,但接受教会的惩罚(参见68.3)。

61.3 然而,教会法庭所处理的问题不仅仅是圣职人员的案件,部分上也是平信徒的纠纷。根据 Paulus(保禄/保罗)的说法(1 Cor 6:1等),信徒不应该在世俗的法院中处理自己的问题,所以教会内部很早就有这样的习惯:当地的主教被邀请当纠纷的裁判者。Constantinus Magnus(君士坦丁大帝)曾经(于318年和333年)下令规定,如果一方要求主教当裁判者,这个事情就归主教决定,虽然另一方提出抗议。这样,主教们在民法事务上有类似于正当的法官的地位,他们的裁判权在社会上被尊敬。皇帝作这样的规定的目标是促进法治文化,因为当时的法律生活在

很多方面相当腐败。后来,东方的 Arcadius(阿卡丢斯皇帝,于 398 年)和西方的 Honorius(霍诺利乌斯皇帝,于 408 年)限制了主教的权威,因为他们规定,需要双向主教求裁判,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主教才能够当裁判者。主教的“仲裁”职位后来维持了很长的时间,但在 Germani(格尔曼/日耳曼人)的地区,它不能扎根。

62

堂区的形成。西方教会中的“私有教堂”(ecclesia propria)

62.1 早在第 3 世纪有一些乡间的教会团体(参见 20.1)。它们属于附近城市的主教的“堂区”(希腊语 paroikia,拉丁语 parochia,英语 parish),而主教的地区也被称为“教区”(dioecesis,这个名称来自罗马管理制度,参见 16.4; 20.3)。教会在第 3 世纪成长了很多,所以乡间的堂区的数目也增加了。在开始的时候,教会就为这些乡间的堂区指定了一些主教,就是在文献中出现的 chorepiskopoi(“乡下主教”),但这种发展似乎包含着一个危险。因此,在 Ancyra(安居拉)于 314 年召开的主教会议和一个 341 年于 Antiochia(安提约基亚/安提阿/安条克)举行的主教会议禁止“乡间主教”们擅自(没有经过城市主教的批准)祝圣司铎或执事。343 年在 Sardica(撒迪卡)召开的主教会议似乎禁止教会在农村或比较小的城镇设立一名主教,他们认为,“乡间的主教”会削弱主教的尊严和权威。大约在 380 年,在 Laodicea(劳迪则亚)召开的主教会议规定,应该用一些司铎来代替乡间的主教们——这些司铎(称为 periodeutai, visitatores, circuitores)是普通的司铎,他们受城市主教的派遣,以城市为基地,但“下会”到乡下,在乡间进行牧灵工作。由于这些规定,“乡间主教”的地位下降,他们成为“二等的主教”。他们已没有了主教的特征,并于 8 世纪在东方教会中消失。(只有一些教派还有这样的主教或特殊的司铎。)在西方教会中,只有极少的文献能证明,在 8 世纪之前曾经有过“乡间主教”。

62.2 上述的发展意味着,乡村教会的管理任务交给了普通的司铎。他们的职位一开始只是暂且的,但后来变成固定的,他们的牧灵范围一开始小,后来扩大了。因此,在乡间出现了一种“堂区制度”,就是说有好几个教会团体(“堂区”),他们都依赖于一个司铎的服务,而这个司铎的牧灵工作基本上是全面的。在东方,这个发展相当快就完成了。不过,在比较大的城市里——尤其在罗马城——还继续存在

着古老的传统制度:每次举行感恩祭需要主教出面,因为只有他能当主祭,虽然会有一些司铎在礼仪中当他的助手(辅祭)。如果在一座城有不同的教堂,他们只有在主教座堂进行完整的感恩祭礼仪(祝圣面饼,参见 23.1)。

在第 5、6 世纪以后,西部地区(尤其是高卢和西班牙)越来越多提到一些“堂区”(parochia),就是乡间的教会团体,它们具有自己的司铎。在那些地区中,“堂区”制度的形成比东方更是一个迫切的任务,因为在那些新的 Germani(格尔曼/日耳曼人)的国度中的城市远远比罗马帝国的城市少。根据很古老的传统和根据罗马教规的秩序(roemisch - kanonische Ordnung),城市的主教也算作那些新的乡间教会团体的指导者,他是几乎不受约束的长上,他管理乡间堂区的财产(参见 60.4),他雇佣或解雇那些司铎们(parish - priest“本堂神父”这个词来自 parochus 和 parochia 乡间堂区)。他每年必须探访司铎们并要照顾他们的需要。这样形成了一些新的教区(episcopium, episcopatus, 英语的 diocese),但因为这些教区的地区很辽阔,主教的影响不太大。更多削弱了主教的影响力的因素是所谓的“私有教堂”(Eigenkirchenrecht)。这种制度出现在 Arius(亚略/亚流)派的 Germani(格尔曼人/日耳曼人)中,但也出现在大公教会的 Germani(格尔曼人/日耳曼人),后来也出现在斯拉夫人那里。它很可能来自一种基督宗教以前的,地主的“家庭祭司传统”或“私有神庙传统”,但在基督宗教时期的罗马帝国中,大概也存在着类似的元素。“私有教会制度”指这样的现象:如果一个地主在自己的土地上建立一个教堂或一个小圣堂,旁边又建立一个农场或类似能养活这个教堂的设备,那么这个地主可以合法地认为,这是他自己本有的教会(ecclesia propria,“私有教堂”),而且他有权利自由地安排这个教堂和房产,他不需要经过主教的同意就可以指定圣职人员在那里生活和工作。罗马的教会法是公法,但 Germani(格尔曼人/日耳曼人)的教会法有私法特征,所以在这方面就很容易有滥用的危险。虽然如此,“私有教堂”的习俗从第 7 世纪以来在各地都有蓬勃的发展,尤其在 Franci(法兰克人)的地区;在意大利和西班牙,这个制度也出现,但影响没有那么大,因为在那些地区中,主教的权力被保留了,至少在某个程度上。

后来有这样的习惯:地主将这些“教堂的房产”借给一些圣职人员或平信徒,他们又给他纳税;这种制度被称为 precaria(原文是“请求”)。后来,这种 precaria 又成为 beneficium(“利益”),就是一个长期固定的,与“教堂和当地任圣职”有联系的收入。

62.3 在一个乡间地区又出现了更多的教堂,这些部分上是为了更容易满足偏

僻地区的信徒在教会生活上的需要,部分上是为了恭敬个别的圣人/圣徒;这些教堂被称为 oratoria(祈祷所), basilicae(大教堂), martyria(纪念殉道者的圣所), capellae(小圣堂), tituli minores(教堂,参见 70.1)。但为了接受圣洗,信徒们还是需要去“堂区教堂”(ecclesia baptismalis 圣洗堂)。从第 6 世纪以后,指导那些比较大的堂区的司铎被称为“总铎”(archipresbyter),他们在“堂区教堂”和周围的“圣所”都指导好几个圣职人员的工作,所以他们的名称“总铎”就与城市中主教座堂的第一位长老(参见 60.1)的名称一样。

63

宗主教区的联盟

63.1 早在第 3 世纪就存在着这样的努力:主教们想建立一些跨越 metropolita(大主教)制度的教会单元——这些后来被称为 patriarchatus(宗主教的地区)。325 年在 Nicaea(尼西亚)召开的会议规定(在文献第 6 条):Roma(罗马)、Alexandria(亚历山大里亚/亚力山太)和 Antiochia(安提约基亚/安提阿/安条克)这三个城市的主教以及其他“超级大主教”(Obermetropoliten)的“古老特权”应该被保存(参见 20.3)。然而,5 年后发生了一个引起重要转变的事件,就是 Constantinus Magnus(君士坦丁大帝)建立了“新罗马”(即 Constantinopolis 君士坦丁堡/拜占庭)为自己皇宫的所在地,参见 41.2)。因为“大城市的主教”的制度一般来说很符合罗马帝国管理区的规划,所以这个新首都的主教也应该获得一个更高的地位——他原先附属于 Thracia(特拉基亚)的 Heracleia(赫拉克雷亚城)。这种“提高地位”过程的开端是 381 年在 Constantinopolis(君士坦丁堡)召开的主教会议,因为这个会议认为,“新罗马”的主教的荣誉地位应该是第二位(在“旧罗马”的主教后),但这意味着,Alexandria(亚历山大里亚/亚力山太)的“宝座”的地位现在被降低,但 Alexandria(亚历山大里亚)的宗主教区原来一直享有“东方第一名”的美名。因为新首都的宗主教在政治上很有办法,并且有耐心和恒心,所以他能够获得这样的结果:自己主教位的权威性实际上也提高了很多。Alexandria(亚历山大里亚/亚力山太)的宗主教想阻碍 Constantinopolis(君士坦丁堡)宗主教的“上升”,但这个过程是无法阻挡的(参见 51.3, Theophilus 与 Chrysostomus 之间的冲突;54, Cyrillus 和

Nestorius 之间的冲突; 55. 2, Dioscorus 和 Flavianus 之间的冲突)。在 451 年于 Chalcedon(加采东/迦克墩/卡尔西顿)举行的大公会议上, Constantinopolis(君士坦丁堡)的宗主教获得了很高的尊位。这次会议规定(会议文献, 第 28 条), 在 Pontus(黑海地区), Asia(小亚细亚地区)和 Thracia(希腊北部地区)的一切大主教(metropolita, 即“大城市的主教”)都应该是被 Constantinopolis(君士坦丁堡)的宗主教祝圣的。因此, Constantinopolis(君士坦丁堡)的教会获得非常高的地位, 基本上是与罗马, Alexandria(亚历山大里亚/亚力山太)和 Antiochia(安提约基亚/安提阿/安条克)平等的地位。这些教会的主教自从第 5、6 世纪以来被称为“宗主教”(patriarcha), 而 Constantinopolis(君士坦丁堡)的主教现在也被称为“宗主教”。在第 4 世纪有很突出地位的教区还有 Ephesus(厄弗所/以弗所), Caesarea(凯撒勒亚/该撒利亚)与 Heraclea(赫拉克雷亚), 他们的主教被称为 exarchai(教省主教), 但他们现在在 Constantinopolis(君士坦丁堡)的新“宗主教区”中失去了自己的影响力。在 451 年的会议上, 罗马教宗 Leo I(良/利奥/莱奥)的代表马上对于这种新规定提出抗议, 而教宗自己宣布, 第 28 条的规定是无效的, 但没有用。Constantinopolis(君士坦丁堡)的主教们坚持了自己在东方教会的领导地位, 而这一点也不太难, 因为东方的其它的“宗教区”(patriarchatus)大部分陷入了 Nestorius(奈斯多略/涅斯多留/聂斯托利)的异端(Antiochia 安提约基亚/安条克)或“基督一性论”的异端(Alexandria 亚历山大里亚/亚力山太)并在第 7 世纪又归于伊斯兰教的统治。在第 6 世纪初, 就是在 Acacius(阿卡奇乌斯/阿迦修)的教会分裂时期, 出现了一个新的头衔: 东方首都的宗主教自称是 patriarcha oecumenicus(“大公的宗主教”, “全帝国的宗主教”), 这样表达在皇宫服务的宗主教拥有特殊的地位。Justinianus(尤斯提尼安)皇帝于 545 年宣布(参见 Novella 131, 2), Constantinopolis(君士坦丁堡)的主教的地位仅次于罗马主教的地位, 但在一切其他的主教之上。针对 Johannes Nestetes(若望/约翰·内斯托特斯)宗主教, Gregorius Magnus(大额我略/大贵格利)教宗于 595 年曾经很尖锐地反对了“大公宗主教”这个称呼, 说这是一个“可恶的、自高自大的名称”(nefandum elationis vocabulum), 但没有效果。原来只有别人给予了 Constantinopolis(君士坦丁堡)宗主教“大公宗主教”(patriarcha oecumenicus)的头衔, 但现在东方首都的宗主教自己要求这个称呼, 而皇帝首肯这个作法。

63.2 与 Constantinopolis(君士坦丁堡)宗主教提升的同时, Jerusalem(耶路撒

冷)的宗主教也获得更高的地位。其中的决定因素不是政治上的,而是教会性的动机。圣城(耶路撒冷)的主教原来附属于(巴勒斯坦的)Caesarea(凯撒勒亚/该撒利亚)的大主教(metropolita),但在其他的主教们中也享有某种特殊的尊严。325年的Nicaea(尼西亚)会议肯定这种“传统的荣誉”(akolouthia tes times),因为会议的主教们说,Aelia(=Jerusalem)(耶城)的主教受尊敬是一个老的传统。不过,后来的耶城主教们不满足于“荣誉地位”,他们想要有“宗主教”的地位。后来,那位很有雄心的Juvenalis(尤文纳利斯,421-458年)主教通过一些圆滑的方式从Theodosius II(特奥多修斯二世)皇帝那里获得了对于Phoenicia(菲尼基)和Arabia(阿拉伯)的管辖权,而451年的Chalcedon(加采东/迦克墩/卡尔西顿)会议宣布他应该管理三个巴勒斯坦地区的教省,但他同时必须放弃对阿拉伯和菲尼基的权力,因为这些地区属于Antiochia(安提约基亚/安提阿/安条克)的宗主教。

63.3 西部教会的制度是这样的:罗马的主教在过去和现在都是“全西方的宗主教”(Patriarch des Abendlandes),又是意大利的“首席主教”(Primas von Italien),但这些头衔和荣称不是太重要的,因为罗马的主教主要是全世界教会的“首席主教”(Primat ueber die Gesamtkirche)。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特殊的主教城,它们对于比较大的地区拥有某种“宗主教”或“首席主教”的地位,比如Carthago(迦太基)的主教对于Africa(阿富利加/非洲)西北部的管辖权(参见20.3),Milano(Mediolanum 米兰)对于意大利北部的管辖权(参见Ambrosius 盎博罗修斯/安波罗修),Arles(阿尔勒)对于高卢南部的管理权,以及Thessalonici(得撒洛尼/帖撒罗尼加)对于Illyria(伊利里亚)东部的管辖权——但这块地在政治上属于希腊帝国。自从5世纪初,Arles(阿尔勒,于417年)和Thessalonici(得撒洛尼/帖撒罗尼加)的主教们在自己的地区是vicarius apostolicus(宗座代牧),这就是说他们在他们的地区代表教宗。关于Illyria(伊利里亚)地区的管理权,罗马和Constantinopolis(君士坦丁堡)进行了几百年的战争,最终罗马获得胜利。另外,在罗马和Arles(阿尔勒)的大主教之间也曾经发生了一些冲突,尤其是在Leo Magnus(大良/大利奥)的时期(参见64.4)。

由于“三章争论”(参见58.7),在西方教会中出现了两个Titularpatriarchate(名义宗教区)。当在7世纪初Aquileia(阿奎雷亚)教区分为两个地区时,Grado(格拉都)或“阿奎雷亚-格拉都”的metropolita(大主教)与罗马和好,但另一半地区Alt-Aquileia(“老阿奎雷亚”)的大主教采取了“宗主教”的头衔,这样表达了这一点:

他不隶属罗马。不久后(607年),罗马圣座也将同样的荣誉给予 Grado(格拉都)的总主教,这样他可以与他的分裂的弟兄享有同等的地位。在1451年,Grado(格拉都)宗主教区被迁到 Venetia(威尼斯)。在 Aquileia(阿奎雷亚)在1348年因地震被毁灭后,这个宗主教区被迁到 Udine(乌迪内),于1751年被取缔。

64

圣座和罗马主教的首席权。Leo Magnus(大良/大利奥)和 Gregorius Magnus(大额我略/大贵格利)。政教关系

从311年到692年的教宗是这些(除了 Silverius, 去世于537年, Johannes II 和那些对立教宗以外,其他的教宗都是“圣人/圣徒”): Miltiades = Melchiades(梅尔基亚德斯, 311 - 314年); Silvester(西尔维斯特, 314 - 335年); Marcus(马库斯, 336年); Julius I(犹利乌斯, 337 - 352年); Liberius(利贝里乌斯, 352 - 366年); (对立教宗 Felix II 斐理克斯二世, 355 - 365年); Damasus I(达玛苏斯一世, 366 - 384年); (对立教宗 Ursinus 乌尔西努斯, 366 - 367年); Siricius(西里奇乌斯, 384 - 399年); Anastasius I(安纳斯大修一世, 399 - 401年); Innocens I(依诺森一世, 401 - 417年); Zosimus(佐西莫斯, 417 - 418年); Bonifatius I(博尼法奇乌斯一世, 418 - 422年); (对立教宗 Eulalius 欧拉利乌斯, 418 - 419年); Coelestinus I(切莱斯提努斯, 422 - 432年); Sixtus III(西克斯图斯三世, 432 - 440年); Leo Magnus(良一世/大良/利奥/莱奥, 440 - 461年); Hilarius(希拉利乌斯, 461 - 468年); Simplicius(辛普利奇乌斯, 468 - 483年); Felix II(III)(斐理克斯二世, 483 - 492年); Gelasius I(葛拉西乌斯/格拉修一世, 492 - 496年); Anastasius II(安纳斯大修二世); Symmachus(西马库斯, 498 - 514年); (对立教宗 Laurentius 劳楞佐, 498 - 505年); Hormisdas(霍尔密斯达斯, 514 - 523年); Johannes I(若望/约翰 523 - 526年); Felix III(IV)(斐理克斯三世, 526 - 530年); Bonifatius II(博尼法奇乌斯二世, 530 - 532年); (对立教宗 Dioscurus 狄奥斯库若, 530年); Johannes II(若望/约翰二世 533 - 535年); Agapetus I(阿加皮图斯, 535 - 536年); Silverius(西尔维里乌斯, 536 - 537年); Vigilius(维吉利乌斯, 537 - 555年); Pelagius I(贝拉基一世, 556 - 561年); Johannes III(若望/约翰 561 - 574年); Benedictus I(本笃一世,

575 - 579年); Pelagius II(贝拉基二世, 579 - 590年); Gregorius Magnus(大额我略/大贵格利, 590 - 604年); Sabinianus(萨比尼亚努斯, 604 - 606年); Bonifatius III(博尼法奇乌斯三世, 607年); Bonifatius IV(博尼法奇乌斯四世, 608 - 615年); Deusdedit(狄乌斯迪弟, 615 - 618年); Bonifatius V(博尼法奇乌斯五世, 619 - 625年); Honorius I(霍诺利乌斯一世, 625 - 638年); Severinus(塞韦里努斯, 640年); Johannes IV(若望/约翰, 640 - 642年); Theodorus I(特奥多鲁斯一世, 642 - 649年); Martinus I(马丁努斯, 649 - 655年); Eugenius I(尤金尼乌斯, 655 - 657年); Vitalianus(维塔利亚努斯, 657 - 672年); Adeodatus(阿德奥达图斯, 672 - 676年); Donus(多努斯, 676 - 678年); Agatho(阿加图斯, 678 - 681年); Leo II(良/利奥二世, 682 - 683年); Benedictus II(本笃二世, 684 - 685年); Johannes V(若望/约翰五世, 685 - 686年); Conon(科农, 686 - 687年); (对立教宗 Theodorus 特奥多鲁斯, 687年); (对立教宗 Paschalis 帕斯卡利斯, 687 - 692年); Sergius(塞尔吉乌斯一世, 687 - 701年)。

64.1 罗马教会的首席权(或说罗马主教的首席权)在313年到700年间中受到明确的承认,无论是在东方或在西方的教会中。381年的Constantinopolis(君士坦丁堡)会议(参见会议文献,第3条)和451年的Chalcedon(加采东/迦克墩/卡尔西顿)会议(参见会议文献第28条)都说,Constantinopolis(君士坦丁堡)的主教仅次于罗马主教的地位,这样间接肯定了罗马的首席权(参见63.1)。Justinianus(尤斯提尼安)皇帝也肯定了这个秩序,并称罗马主教为“第一位”或“一切上主的司祭的元首”(参见Cod. Iust. 1,1,7; 553年; Novella 131,2, 545年)。当然,这个皇帝的教会政策有很多“皇帝控制教会”(Caesaropapismus)的成分,他认为罗马的教宗也必须服从于皇帝(参见58)。在那些大的基督论方面的争论和圣宠论/恩典论方面的争论,罗马圣座经常表现出关键的角色(参见54.2; 55.2; 56.3; 57.3,4; 59.3)。在那些“大公会议”上,教宗的代表都有主席的位置(参见65.2)。为了解决Acacius(阿卡奇乌斯/阿迦修)的分裂,东方的主教们于519年在Formula Hormisdas(《霍尔密斯达斯信条》)上签名(参见55.4),但这也意味着,他们接受了罗马的教导权,即罗马的标准和罗马的权威。西方教会在Sardica(撒迪卡)于343年召开的主教会议上(参见48.3)承认这一点:在一些重要的纪律方面的问题上,罗马教宗是全世界教会的最高上诉单位(见下)。Gratianus(格拉提安努斯)皇帝回应了罗马主教会议的一个申请并于378年发表的敕令宣布,Damasus(达玛苏斯)教

宗对于整个西部地区的大主教们都有审判权(管辖权)。同样的 Damasus(达玛苏斯)教宗也首次称罗马教会为“宗徒圣座”(sedes apostolica)。Gelasius(葛拉西乌斯/格拉修一世)教宗宣布(493年,495年),教宗有权利审判任何地方的教会,但他自己不能受任何人的谴责,而教宗的决定也是不能受审判的。同样的说法也能见于501年在罗马召开的主教会议(Synodus palmaris,参见64.6)以及在Ennodius(厄诺迪乌斯)主教那里——他后来当Pavia(帕维亚)的主教(参见78.2)。这个原则以Prima sedes a nemine iudicatur(“没有人能审判圣座”)的形式被列入中世纪和近代的《教会法典》(参见1917年《教会法典》第1556条)。

343年的Sardica(撒迪卡)会议的文献曾引起了一些争论,因为有两种文本,一个希腊语的,一个拉丁语的。文献中第3条到第5条规定,如果一个教区主教会议罢免一个主教,这个主教可以向罗马的主教上诉,而罗马的教宗有权利反对当地教区的决定或可以请临近的教区从外面进行调查或最终自己决定这个事。这些规定就意味着,罗马的主教对于整个教会都有一种当“最高法官”的权利。然而,那个主教会议由于Arius(亚略/亚流)的分裂没有能成为“大公会议”,所以它的影响在东方很有限。不过,在第5世纪发生了好几个这样的“上诉”的事件——Gelasius(葛拉西乌斯/格拉修)教宗于496年也依据这些事件来建立他的理论——比如在404年有Johannes Chrysostomus(金口若望/约翰,参见51.3),449年有Constantinopolis(君士坦丁堡)的Flavianus(弗拉维安努斯),Dorylaeum的Eusebius(欧瑟比乌斯/优西彼乌)和Cyrus(区禄斯)的Theodoretus(狄奥多莱,参见55.2)。426年在Carthago(迦太基)召开的主教会议规定,在Africa(阿富利加/非洲)发生的冲突必须在Africa(阿富利加)受审理,而如果罗马主教接受一些上诉人的要求,这就等于是对于本地教会的干涉。然而,虽然有这样的规定,还是有一些Africa(阿富利加)的主教请罗马主教决定某些事,圣Augustinus(奥思定/奥古斯丁)的信(Ep. 209, 8)为此提供证据。因此可以说,Sardica(撒迪卡)会议的规定逐渐在整个教会都被接受了。

64.2 根据Sardica(撒迪卡)会议文献的第3条,罗马的首席权来自Petrus(伯多禄/彼得),因为他是罗马教会的创立人(原文:sancti Petri apostoli memoriam honoremus etc.“我们纪念和尊敬圣伯多禄/彼得”等等)。然而,如上所述(参见21.2),东方的教会在4世纪后在那些大公会议上(381年,451年)或在类似的文献中经常说,罗马在政治上的地位(“首都”)是罗马教宗首席权的原因。这个观点不

符合历史真相,它显然来自这样的试图:要为 Constantinopolis(君士坦丁堡)地位的提高创造一个理由。但在一般的文献中,东方的教会也承认 Petrus(伯多禄/彼得)创立了罗马教会是罗马首席权的来源,这曾经是一些皇帝(Anastasius I 安纳斯大修; Justinianus 尤斯提尼安; Constantinus Pogonatus 君士坦丁·波格纳图斯)和许多主教的说法。

当时的教宗还没有特殊的头衔或特殊的称呼。后来的称呼,比如 papa(“爸爸”,指教宗), apostolicus(宗座的), vicarius Christi(基督在人间的代表), summus sacerdos(至高司祭), summus pontifex(至高主祭), pater sanctus(神圣的父亲)等等称呼在早期也有别的主教用过。但是在第6世纪——尤其在 Ennodius de Pavia(恩诺迪乌斯)和 Cassiodorus(卡西欧多鲁斯/迦修多儒,参见 78.2)的文献中——Papa(“父亲”,教宗)成为一个专门指教宗的词,而这个词在 Liberius(利贝里乌斯, 352-366年)那里最早出现。后来所有的作者都用 papa 一个词来称呼教宗。那种表示谦逊态度的说法“上主众仆之仆”(Servus servorum Dei)来自 Gregorius Magnus(大额我略/大贵格利)教宗。

64.3 罗马皇帝 Constantinus(君士坦丁大帝)决定要迁罗马的朝廷到东方的拜占庭(参见 41.2)。这个决定对罗马的教宗们有很大的影响。皇帝走了以后,他们拥有更大的自由空间,他们不再有“成为宫廷主教”(Hofbischof,即“要为皇帝服务的主教”)的危险。在罗马帝国的东部,从 Constantinus(君士坦丁)皇帝以来,皇帝们统治了教会,但在西方的政教关系恰恰是相反的。Milano(Mediolanum,米兰)的主教,圣 Ambrosius(盎博罗修斯/安波罗修)具有非凡的威望,而他的权威性描述对政教关系有关键性的影响。根据他的论述,皇帝并不是“高高在教会之上的”,因为皇帝也是一个信徒,所以他是“在教会内的”,也就是说,在宗教的问题上,他必须服从主教们的决定或罗马主教的审判。当然,东哥特人的王权或拜占庭的统治在某些时期中也成了罗马教宗们的沉重负担,所以他们在某些时刻具有权力和影响,在另一些时候没有什么政治力量。两位被称为“伟大的”教宗,即 Leo I(良/利奥一世,即“大良”)和 Gregorius I(额我略/贵格利一世,即“大额我略”)提高了教宗的威望,为以后教宗地位的确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民族大迁移”的时代,教宗们努力维持秩序,也致力于拯救西方文明,在这方面,罗马的教宗们有不朽的贡献。当罗马的皇帝衰弱并消失时,意大利民众遭受种种考验,而他们的靠山和(似乎唯一的)避难所就是罗马的教宗。通过“统一性”和大公教会在道德上的权威性,罗

马的宗座(教宗的圣座)代表古代罗马的伟大精神,并且为中世纪传下了一个不朽的观念:帝国的概念。教会的罗马和罗马的主教自然而然地继承了古罗马(古代皇帝们的罗马)的部分权威性和在世界政治上的影响力。

在第4世纪的教宗当中比较突出的是 Julius I(犹利乌斯,337 - 352年), Liberius(利贝里乌斯,352 - 366年), Damasus I(达玛苏斯,366 - 384年)和 Siricius(西利奇乌斯,384 - 399年)。前三个教宗被牵连在 Arius(亚略/亚流)的混乱中(参见48; 50.2)。Damasus I(达玛苏斯一世)是罗马人(不是西班牙人),他几乎在整个任期中面对了 Ursinus(乌尔西努斯)和一位皈依的犹太人, Isaac(伊撒克)的攻击(参见关于所谓的 Ambrosiaster 的事件,76.1)。Valentinianus I(瓦伦提尼安努斯)皇帝和 Gratianus(格拉提安努斯)皇帝支持了教宗的地位,因为他们作出一些关于教会法律权威的规定说,主教们的审判应该受政府官员的协助(参见 Gratianus 的敕令,64.1)。Arius(亚略/亚流)分裂了东方和西方的教会,而 Damasus(达玛苏斯)教宗特别注重双方的合作与和好(参见48.6),又重视礼仪的改革(67.1),他曾写了一些信,诗歌和为他修缮的罗马地下墓穴(catacumba)中的殉道者的墓碑写了一些具有优美韵律的铭记(称 tituli, 参见23.5)。他的秘书和神学顾问是圣 Hieronymus(热罗尼莫/耶柔米/哲罗姆),并委托他修订拉丁《圣经》译本的任务(参见76.2)。他的接班人 Siricius(西利奇乌斯,384 - 399年)对于教宗的司法制度的发展有影响,因为他向西部教会的主教们就纪律和礼仪的问题写了很多 decretalia(法令,就是一些以书信的方式作的规定, decreta, constituta),所以他成为一个“立法者”,而教宗的办公室和档案室在设备和形式上模仿了晚期罗马皇帝的办公室和档案室。古代最杰出的教宗之一, Innocens I(依诺森一世,402 - 417年)也类似地强调教宗的权力,他具有精力和远见。他于404年向 Rouen(鲁昂)的 Victricius(维克提西乌斯)提出这样的要求(Ep. 2,6):根据 Sardica(撒迪卡)会议的规定(参见54.1),一切重大的有争议的问题(causae maiores),教区的主教会议必须交给罗马作决定。Innocens(依诺森)教宗和他的接班人, Zosimus(佐西莫斯,417 - 419年),一位希腊人,主要得面对 Pelagius(白拉奇/伯拉纠)引起的争论(参见56.3,4),而 Celestinus I(切莱斯提努斯,422 - 432年)必须处理 Nestorius(奈斯多略/涅斯多略/聂斯托利)引发的混乱(参见54.2)。

64.4 在第5世纪的教宗当中,最杰出的人物就是 Leo Magnus(大良/利奥/莱奥一世,440 - 461年),他是一个有骨气的罗马人,一个有品德、威望、尊严和精力

的人物。因为他于452年在 Mantua(曼图阿,意大利北部)附近说服了匈奴王 Attila(阿提拉)不要侵略罗马,他算为对世界历史上有贡献的人。在455年,他又和 Vandali(汪达尔人)的领导 Geiserich(盖色里克)进行谈判,结果罗马没有被烧毁,居民也没有被杀。Leo(良/利奥)深深相信,罗马的主教是“伯多禄/彼得的代表”,所以“宗徒/使徒之王”(Fuerst - apostel)的权威集中在他身上,因此,罗马的主教有指导全世界教会的权利和义务。他强调说(参见 Ep. 14.1),其他的主教们的圣召是“分享他的牧灵任务,但不能分享他那种充分的权威性”(in partem sollicitudinis, non in plenitudinem potestatis)。因此,他在理论上建立了“教宗是全世界的主教”(paepstliches Universalepiskopat)的概念,并且在整个教会的实际政策中实践了这个概念,在这方面他超过了一切前任的教宗们。他根据 Nicaea(尼西亚)会议文献第6条让他的代表在451年的 Chalcedon(加采东/迦克墩/卡尔西顿)的会议上宣读他的观点:“罗马教会始终有了首席地位”(Quod Ecclesia Romana semper habuit primatum)等等。在庆祝圣 Petrus(伯多禄/彼得)和圣 Paulus(保禄/保罗)的节日时,他曾经讲这样的道理:古罗马帝国的 pax Romana(罗马的和平)仅仅依赖于武力,但现在的 pax Christiana(基督信仰的和平),它来自有基督信仰的罗马和伯多禄/彼得的宝座。在东方,他主要面对了“基督一性论”的动荡,而他通过一封著名的书信(写给 Flavianus 宗主教,参见 55.2)影响了这个争论并指出了一条出路。他也需要对付 Constantinopolis(君士坦丁堡)的宗主教的影响力(参见 63.1),并在西部面对了 Arles(阿尔勒)的总主教 Hilarius(希拉利乌斯)——他原来是 Lerinum(雷让)的隐修士(参见 72.6)并热切推动教会的纪律,但又想建立一种高卢南部的“宗主教的教区”。Leo(良/利奥)教宗取消了这位主教的“代牧”权利(vicarius apostolicus,参见 63.3),又取缔了他的“大主教”权利(metropolita),这样使他服从罗马的权威。在这方面,Valentinianus III(瓦伦提尼安努斯)皇帝于445年宣布的敕令支持了Leo(良/利奥)教宗;根据这个敕令,帝国西部中没有人可以反对罗马圣座而行事;各地教会的和平的前提是:所有的地方教会必须承认“他们的指导者”(rectorem suum)。因此,整个西部的教会就承认了教宗的 primatus iurisdictionis(管辖权上的主导地位,教宗的治法权,裁判权),虽然这个权力当时很少被施用。Leo(良/利奥)教宗也算为一个 doctor ecclesiae(“教会圣师”),因为他写了很多书信,其中很谨慎地和平等地谈论信仰和纪律的问题,又写了优美庄严的讲道稿。关于 Sacramentarium Leonianum(《良/利奥圣事礼仪书》)见 67.3。

64.5 在 Leo(大良/利奥)教宗第三个接班人 Felix II(斐理克斯二世)的时代(483 - 492 年)发生了罗马与 Constantinopolis(君士坦丁堡)的 Acacius(阿卡奇乌斯/阿迦修)宗主教之间的分裂,这是 Zeno(芝诺)皇帝的 *Henoticon*(《单一信条》)引起的分裂。这个影响深远的教会分裂维持了 35 年之久,它也是罗马和希腊教会之间第一次大规模的分裂(参见 55.4)。Felix(斐理克斯)的继任人 Gelasius I(葛拉西乌斯/格拉修一世,492 - 496 年)虽然当教宗仅仅 4 年,但他的影响还是很大的,他是“罗马首席权”思想的“重要建筑师之一”(E. Caspar 语)。他是一个能干的神学家,曾学习 Augustinus(奥思定/奥古斯丁)和 Leo Magnus(大良/大利奥)的思想,他也在前面两位教宗的任期中当他们的执事(“秘书”),帮助他们编写他们的信,所以早就参与了教会政治。他和意大利的新统治者 Theodoricus(狄奥多里克大帝,参见 43.3)维持了和平关系。他致力于解决 Acacius(阿卡奇乌斯/阿迦修)的分裂,并于 494 年向 Anastasius I(阿纳斯大修/亚拿斯大修一世)皇帝写了一封信(Ep. 12),其中发展了一些来自 Augustinus(奥古斯丁)的思想:“主要有(*principaliter*)两种力量统治这个世界,一个是主教们的神圣权威(*auctoritas sacrata pontificum*),另一个是国王的权力(*regalis potestas*)”。但在这两个权威中,第一个有“更大的分量”(*gravius pondus*),因为它在上主面前也要为国王们负责任(就是说,它也必须照顾国王的得救)。反过来,在公共秩序方面,就是在世俗的事务方面,宗教的首领们(*antistites*)也必须服从皇帝的法律。——这些话成为很有名的原则,在中世纪经常被引用,它们决定了 *Sacerdotium*(“神圣权力”)和 *Imperium*(世俗管理权)之间的关系(参见第二卷,111.1)。关于“没有人能审判宗座”的说法,参见上文,64.1。据说,Gelasius(葛拉西乌斯/格拉修)教宗也进行了一些礼仪改革(参见 67.1,3)。

一个很有名的文献是 *Decretum Gelasianum (de libris recipiendis et non recipiendis)*(《葛拉西乌斯/格拉修文集》,《葛拉西乌斯关于应该接受的和应该拒绝的书籍的文件》);据说这部书是 Gelasius I(葛拉西乌斯/格拉修)在 494 年的一次罗马主教会议颁布的文献。它包括《圣经》正典书卷的目录,关于罗马首席权的文章,那些普遍被承认的大公主教会议的名单,还有那些应该受谴责的伪经和异端书籍的书目。这个文集反映出罗马教会的观点,但它实际上很可能不是 Gelasius(葛拉西乌斯/格拉修)教宗写的,而是第 6 世纪初一名意大利北部或高卢南部的圣职人员的著作。其中第 1、2 和 3 章可能来自 Damasus(达玛苏斯)教宗的时代。

64.6 据说,东方的皇帝 Anastasius II(阿纳斯大修/亚拿斯大修)曾经向法兰克王 Clovis (Chlodwig)(克洛维)写了一封信为了祝贺后者接受圣洗(参见 43.8)。当这位皇帝于 498 年 11 月去世时,在罗马发生了一个教会分裂,就是所谓的 Schisma Laurentianum(劳楞佐的分裂)。大部分的人选择了 Symmachus(西玛库斯),一位执事,但在同一天(498 年 11 月 22 日),拜占庭派的人又选了一个总长老(archipresbyter),就是 Laurentius(劳楞佐/劳伦提乌斯),这主要是因为元老院的院长 Festus(菲斯图斯)想让教宗接受 Henoticon(《单一信条》,参见 55.4),这样就能够结束 Acacius(阿卡奇乌斯/阿迦修)的分裂。双方去找在 Ravenna(拉文纳)朝廷的东哥特王 Theodoricus(狄奥多里克),而他在 499 年肯定了 Symmachus(西玛库斯)为教宗。现在,Symmachus(西玛库斯)提拔了他的对手 Laurentius(劳楞佐)为 Nuceria(努切利亚)的主教。然而,在 501 年,Festus(菲斯图斯)和 Probinus(普罗比努斯)等元老院的人士严重地攻击和控诉了 Symmachus(西玛库斯)教宗。国王委任一些意大利的主教在罗马举行一个主教会议来研究这个问题,但这个会议在第四次聚集时(synodus palmaris,501 年 10 月)宣布,他们无法审判圣座,并宣布 Symmachus(西玛库斯)无罪。然而,反对教宗的人继续攻击了他,而因为 Laurentius(劳楞佐/劳伦提乌斯)回到罗马去,这个分裂又变得很激烈,又是笔头上的争论,又是流血的冲突。比如,Pavia(帕维亚)的 Ennodius(恩诺迪乌斯,参见 78.2)曾写文章拥护罗马的主教会议的决定。

从 Felix III(斐理克斯三世,526 - 530 年)到 Silverius(西尔维利乌斯,536 - 537 年)的教宗们的选任都受了哥特王的影响。关于 530 年 Bonifatius(博尼法提乌斯)教宗和 Dioscurus(狄奥斯库尔)之间的分裂,请见 60.3。当哥特人的统治崩溃了以后,拜占庭的政权取而代之。在第 6 和第 7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教宗在政治上遭受拜占庭的控制,无法抬头(in politischer Ohnmacht und drueckender Abhaengigkeit)。在那个时期,教宗的选任也需要经过东方皇帝的批准(参见 60.3)。在“三章争论”和“基督一志论”的动荡中,罗马教宗受到最严厉的侮辱(参见 58.4 - 7,即 Vigilius 教宗;以及 59.2 - 3,即 Martinus I 马丁努斯教宗和 Honorius 霍诺利乌斯教宗)。

64.7 在古代基督宗教的历史的结束和中世纪的开始时期出现了一个令人佩服的教宗,就是 Gregorius Magnus (= Gregorius I)(大额我略/大贵格利/格列高利一世,590 - 604 年)。他来自罗马的高级贵族,还年轻的时候就当罗马的“市长”,后来在罗马创立了一所本笃会隐修院(名为“圣 Andreas 安德肋/安得烈”),在其中

过了几年的隐修生活,但后来当执事和罗马教宗在 Constantinopolis(君士坦丁堡)朝廷的 apocrisarius(代理),最后——年龄约 50 岁时——,罗马的圣职人员和信徒(违背着他自己的意愿)选任他为教宗,要他当 Pelagius II(贝拉基乌斯二世)的接班人。在那个时期发生了很多灾难(流行病,饥荒,伦巴第人的暴力,参见 43.4),而“三章争论”引起的 Milano (Mediolanum)(米兰)教省的分裂(参见 58.7)使意大利人感到不安。他在这样的时期中真正当了“天主的执政官”(consul Dei,这是他在圣伯多禄/彼得大堂墓上的铭文),虽然他始终身体欠佳,又期待了世界末日的到来。他在旧罗马的废墟上建立了一个新的未来,他注意到大问题和小细节,看到了意大利和整个世界教会的需要,同时关心教会事务、社会上的穷人和政治上的可能性。他也非常认真地管理了罗马教会的丰富地产,就是所谓的 patrimonia Petri(伯多禄/彼得的遗产),这样又为后来的“教会国”(英语称 Papal states)和为教宗们在意大利的权力地位奠定了基础。Gregorius(额我略/贵格利)还有另一方面的特殊贡献,因为他很清楚地意识到了各种 Germani(格尔曼/日耳曼)民族接受基督信仰的重要意义。因此,他致力于使 Arius(亚略/亚流)派的 Langobardi(伦巴第人)接受大公教会的信仰,他要强化西哥特人和法兰克人与教会及罗马教宗的关系,尤其在英国地区有了关键性的影响,因为他推动了在 Anglosaxones(盎格鲁-撒克逊人)地区的传教活动,使这些努力获得良好的成就(参见 44.4)。英国人后来也很忠实地服从了教宗,因着他的影响使他们有了福音的种种恩典。另外, Gregorius(大額我略/贵格利)又在罗马礼仪方面进行了一些改革(参见 67.3)并培养了教会音乐(“圣乐”)的传统(参见 67.6),他也很尊敬 Benedictus(圣本笃)写的隐修院会规并支持隐修院生活(参见 72.7)。他派遣传教士在意大利地区的海岛上扫除最后的异教文化因素。他反对 Constantinopolis(君士坦丁堡)的宗主教为自己要求“大公宗主教”的荣誉名称,因为这会影响罗马主教的地位,但他又称自己为 Servus servorum Dei(“上主众仆人的仆人”,参见 63.1; 64.2)。当 Longobardi(伦巴第人)于 592 年和 593 年威胁罗马城时, Gregorius(额我略/贵格利)教宗作为意大利民众的最好保护者,与敌人进行谈判,这样至少获得了几年的和平。他进行的慈善工作范围也很广,所以社会上有很多人都喜欢他。

自从第 8 世纪, Gregorius(额我略/贵格利)也被列入“四大西方教父”的行列。除他以外还有 Ambrosius 盎博罗修斯/安波罗修, Hieronymus 热罗尼莫/耶柔米/哲罗姆和 Augustinus 奥思定/奥古斯丁,但从科学或神学的角度来看,这似乎是过分

高估他的贡献,因为他并不是一个很有影响的学者(他连希腊语都不会)。Gregorius(额我略/贵格利)是一个有深度的、谨慎的神学家,但没有太大的思辨性的才华(nicht spekulativ begabt)。因为他生活在一种文化水平崩溃的时期,他的教育理想并不重视古典性的研究(klassischen Studien abgeneigt),而且片面地注重牧灵工作的实践(灵修学)、教会的管理和传教的问题。在这些领域中,他确实有很伟大的贡献,而通过他的牧灵神学著作和解经学著作,他成了中世纪最有影响的教育者之一——他的书很巧妙地利用和传播教父黄金时期的精神遗产。对中世纪特别有影响的书是这些:*Liber regulae pastoralis*(《牧民守则》),这是一部牧灵学的手册,描述牧灵的技巧为 *ars artium*(“最美妙的技艺”),并早在作者还活的时候就被译成希腊语,后来在第9世纪被 *Alfredus Magnus*(阿尔弗烈德大王)译成盎格鲁-撒克逊语。这部书在中世纪似乎和《圣经》的书卷一样受尊敬。另外,他还写了一部篇幅很大的 *Moralia in Job*(《约伯伦理记》),其中根据《旧约》的《约伯传》中的比喻性解释一步一步介绍教会的传统伦理道德教导,也加上了自己的成熟生活体验和智慧。另外他还写了关于一个福音书和 *Ezechiel*(《厄则克尔/以西结》)的讲道稿,以及 *Dialogi de vita et miraculis patrum Italicorum*(《对话集》,《论意大利教会人士的生活和奇迹》)。这部书包括很多关于奇迹的故事,其中第二卷是圣 *Benedictus*(本笃)的传记。Gregorius(额我略/贵格利)大概没有写过赞美诗。他的 *Registrum epistularum*(《信集》)包括848封信,这是关于当代历史的丰富并且重要的资料库。

65

历代的主教会议和它们的制度

65.1 因为出现了很多和意义重大的神学争论,在300年到700年的历史阶段中也召开了很多主教会议(synodus)。在教会解禁以后不久,Constantinus(君士坦丁)皇帝鼓励教会在325年在Nicaea(尼西亚)召开了第一届全教会的“大公会议”。就全世界教会的普遍问题而言,这种“大公会议”成为教会最高的权威。到第7世纪末后来还举行了6个“大公的”(普世性的)主教会议,都是在东方召开的:在Constantinopolis(君士坦丁堡,381年,553年,680/681年);在Ephesus(厄弗所/以弗所,431年);以及在Chalcedon(加采东/迦克墩/卡尔西顿,451年)。虽然

第一个和第二个在 Constantinopolis(君士坦丁堡)召开的会议本来只是东方教会的“大公会议”(见下 65.3),但西部教会后来也承认这些会议的规定,所以它们成了全教会的(参见 48.6; 49.2; 58.6)。另外,那些在 343 年在 Sardica(撒迪卡,参见 48.3),449 年在 Ephesus(厄弗所/以弗所,参见 55.2)和 692 年在 Constantinopolis(君士坦丁堡,参见 59.6)召开的会议本来算为“大公的”聚会,但它们没能获得全教会的承认,虽然希腊教会至今认为,692 年的会议应该是“大公会议”。这些“大公会议”同时也是“帝国内的会议”(Reichssynoden),因为举行这些会议不仅涉及教会的问题,而且也涉及国度和社会的利益,并且参与的主教基本上限于罗马帝国的范围;种种异端或不完全正规的教派,比如 Arius(亚略/亚流)派,Nestorius(奈斯多略/涅斯多留/聂斯托利)派,“基督一性论”等教派在相当长的时间也只能在帝国以外传播。

65.2 “大公会议”的制度也显示出,这些会议是“帝国内的会议”:自从 Constantinus(君士坦丁大帝)以来,“政教合一”(Staatskirchentum)意味着,皇帝可能召开大公的主教会议,也可以休会或延期它,并可以将会议迁到另一个地点。这些会议和罗马的教宗都承认皇帝有召开会议的权利。另外,皇帝们自己或通过一些委员维持了会议上的秩序——在那些动荡的时代,这一点是一个美好的贡献,部分上也是必要的。皇帝们也让主教们自由地谈论和作决定;当然,在这方面对主教们发挥某种影响是很容易的,而且也曾发生过几次。最后,皇帝们肯定了会议的决定,这样赋予了这些规定法律的力量,使之对全帝国有效,又借给教会一臂(世俗的)力量,这样使教会落实种种规定。

被邀请参与“大公会议”的人主要是 metropolita(大城市的主教,大主教),但他们也应该带来他们的一部分“附属主教”(episcopi suffragani)。尤其重要的是那些 patriarcha(宗主教)或他们代表的临在。因为地理上的距离比较大,西方教会的代表都是比较少的。罗马教宗从来没有参与那些大公会议,但都派遣了他们的 legati(代表)。主教们普遍认为,如果罗马主教没有以某种形式参与会议,就无法作出普遍有效的规定。教宗(或教宗的代表)被置于首席的地位,这表现在会议的席位安排方面,也表现在文献下签名的先后秩序上。当教宗的代表们在新规定下签名时,会议的主教们认为,这意味着教宗自己也同意他们的规定。教宗的代表当然事先获得了教宗的指示或罗马主教会议的指示。如果一个大公会议没有获得教宗(教宗代表)的批准,主教们就会努力在事后想获得教宗的支持,比如在 Chalcedon(加

采东/迦克墩)会议第 28 条的规定(参见 63.1)。

因为 Constantinus(君士坦丁)皇帝和 Theodosius I(狄奥多修斯)皇帝亲自参与了 Nicaea(尼西亚,325 年)和 Constantinopolis(君士坦丁堡,381 年)的会议,这些会议没有作记录,所以这些会议仅仅保存了“信经”和相关的纪律方面的规定以及各地主教的签名单(以行省排列的)。然而,关于 Ephesus(厄弗所/以弗所,431 年)和 Chalcedon(加采东/迦克墩/卡尔西顿,451 年)和其它的后来举行的大公会议还保存了一些正规的会议记录以及丰富的文献集——这些文献集部分是彼此争论的派别发表的,部分是皇帝发布的。会议的记录和签名单都表明罗马教宗的使者具有特殊的地位。

65.3 那些大公会议能够代表全世界的教会,但这样的会议仅仅在特殊的需要或极大的危机时才召开。除此之外还有比较小型的主教会议,比如 Constantinopolis(君士坦丁堡)381 年的主教会议(只有东方的主教们参与),Arles(阿尔勒)314 年的会议和 Roma(罗马)680 年的会议(只有西部教会的主教们参与)。这样的会议一般被称为“普遍的会议”(synodus generalis)。接着还有“宗主教区会议”(synodus patriarchatus)，“全国主教会议”(synodus nationalis)，“全省主教会议”(synodus provincialis)，“教区会议”(synodus dioecesanus)——就是某一个地区的教会会长上主持的主教会议。全 Africa(阿富利加)西北地区的主教们的会议被称为“全面会议”(concilium plerarium)。

根据 Nicaea(尼西亚,325 年,第 5 条规定)和 Chalcedon(加采东/迦克墩,451 年,第 19 条规定)的指示,每一个省每年应该召开两次“全省主教会议”,那些“全省会议”对教会法律权利的巩固和扩展具有重要影响。Orleans(奥尔良,533 年,第 2 条)的主教会议和第 6 世纪另一些主教会议规定,“全省会议”至少每年要召开一次。一些西部教会的主教会议在第 6、7 世纪还要求,每一个教区也得召开年度的教区会议。

自从 5 世纪以来,在 Constantinopolis(君士坦丁堡)多次召开了一种特殊的主教会议,就是所谓的 endemic synod(synodos endemousa,“内地主教会议”),就是首都的宗主教召集了那些当时正在首都的主教,与他们一起讨论人们向宗主教提出的问题。后来有好几个主教被任命一段时间在首都充当宗主教的顾问。

参与主教会议的权利仅仅属于主教们或圣职人员。在 650 年后的西班牙有另一种秩序,在那里也有世俗的统治者可以参与主教会议,他们也在会议文献下签名,但在主教们和隐修院院长以后签名。这些主教会议被称为 concilia mixta(“混

合的主教会议”),晚一些这些会议也出现在法兰克王国。

65.4 在主教会议上讨论的题目涉及各种各样的问题,因为主教会议必须解决一切有关人物或事务的困难。主教会议的决议(希腊语 *horoi*) 部分是信仰教导方面的规定(希腊语 *dogmata*“信理”,*symbola*“信经”),部分是教会制度、纪律和礼仪方面的规定(希腊语 *kanones*,拉丁语 *canones*“准则”,“教规”)。很早也出现了一些“教规集”(*collectio canonum*),这样可以更容易适用它们。

最重要的“教规集”在希腊语的教会中是 Johannes Scholasticus(若望/约翰,577 年去世)大约在 550 年编写的 *Synagoge kanonon*(《教规文集》)——编者先是 Antiochia(安提约基亚/安提阿)的长老,后来成为 Constantinopolis(君士坦丁堡)的宗主教。在拉丁语的教会中,最重要的“教规集”是 Carthago(迦太基)主教会议(419 年)编写的 *Codex canonum ecclesiae Africanae*(《阿富利加教会的教规集》),以及来自 Scythia(西提亚)的隐修士 Dionysius Exiguus(狄奥尼修斯,参见 78.2)约于 500 年在罗马编写的 *Dionysiana collectio*(《狄奥尼修斯教规集》),它包括 384 年到 498 年的教宗法令(*decretalia*)。这两个拉丁文的教规集后来被结合为 *Corpus codicis canonum / Corpus canonum*(《教规文集》)。另一个文集是 *Statuta ecclesiae antiqua*(《古代教会的规定》),这些规定据说反映 Carthago(迦太基)第 4 次主教会议(398 年)的规定,但大概是在高卢南部写的,而且来自 5 世纪末或 6 世纪初。另一个法令集是 *Hispana collectio / Isidoriana collectio*(《西班牙教规集》),它来自 7 世纪,很长时间被归于 Isidorus de Sevilla(依西多尔,参见 78.4),但实际上不是他写的。在 Johannes Scholasticus(若望/约翰)和 Dionysius Exiguus(狄奥尼修斯)的文集中也有所谓的 *Canones ecclesiastici apostolorum*(《宗徒/使徒教规》)——这是一些关于选任和祝圣职人员以及圣职人员的伦理道德标准及职责的规定。这些文献构成所谓 *Constitutiones apostolicae*(《宗徒/使徒宪章》)的结尾(参见 75.5)。结尾的文献来自那部著作的编辑者,大概是 400 年在叙利亚写的。这 85 条教规中有一些来自 4 世纪的东方主教会议。692 年在 Constantinopolis(君士坦丁堡)召开的主教会议承认这些规定为正确的和有效的,但 Dionysius Exiguus(狄奥尼修斯)在他的文集中仅仅收录了前 50 条。后来 Dionysius(狄奥尼修斯)的教规集(*Corpus canonum*)在西方教会很受重视,传播很广,比如 Hadrianus I(哈德良一世)教宗于 774 年交给 Carolus Magnus(查理曼)一部修改的《狄奥尼修斯教规集》,所以那些来自东方教会的规定在西部教会中也被接受,在后来的文集中也被收录。

第四章：礼仪，纪律和习俗

66

圣洗和慕道班。异端者的圣洗

66.1 在 313 年到 700 年间的时期当中，施洗的方式 (die Taufpraxis) 基本上和以前一样。因为当时需要引导很多异教徒走向基督信仰，所以也有很多成年人接受洗礼。包括在基督徒家庭长大的孩子在很多情况下等到中年时期才受圣洗——比如一些重要的教父也是这样的。有的人甚至等到临终的时候才领洗 (参见 Constantinus Magnus 君士坦丁大帝, Constantius 君士坦提乌斯等)。当然，给小孩子施洗的作法也很早就有，但在第 5 世纪，孩子受洗成为一个普遍的习俗。Pelagius (白拉奇/伯拉纠) 派 (参见 56.1) 否认“原罪”，但关于原罪的争论看来更促进了“婴儿受洗”的习惯。

66.2 因为旧社会的条件仍然存在一段时间，“慕道班” (catechumenatus) 也继续维持，甚至在第 4 世纪走向旺盛时期。如果一个人决定要加入教会，而教会认为他有资格，他就在“四旬期” (Quadragesima) 或在其它时候 (参见下文) 接受一种准备和教导，使他有能力接受这个圣事。这些将要受洗的人被称为“慕道者” (希腊语 katechoumenoi, photizomenoi, baptizomenoi, 拉丁语 competentes (baptismus), electi)。他们受的教训是以“信经”为核心的 (参见 22.2)，而东方教会在这方面施用了“尼西亚 - 君士坦丁堡的信经” (Nicaeno - Constantinopolitanum, 参见 49.2)。这些“慕道者”必须有能力背诵“信经”和“天主经/主祷文” (Pater noster)。在一定的时期后，“慕道者”必须在信徒聚会中吟诵这两个经文 (称 traditio 或 redditio symboli)。除了这个教理方面的教训外，准备期里也会有别的宗教活动，比如守斋、驱逐魔鬼、承认自己的罪、学习祈祷等等。因为这些活动一方面会考验望教者的内

心态度,另一方面也是一种准备,所以它们在罗马和 Africa(阿富利加/非洲)被称为 *scrutinia*(“考核”)。自从 7 世纪以来,这些 *scrutinia*(“考核”)也出现在法兰克人的教会中。在领受了圣洗之后,那些新教友获得了关于种种圣事的教导。因为“秘密规则”(*arcana, Arkandisziplin*) 仍然存在(参见 23.3),所以信徒们认为,只有那些受过圣洗的人才有能力接受关于“圣事”的教导。希腊教会称这种教导为 *catechesis mystagogica*(“走入信仰奥迹的教训”)。最有名的是圣 *Cyrillus de Jerusalem*(济利禄/区利罗,参见 75.4) 写给新教友的五篇关于圣洗和感恩祭的 *catecheseis mystagogicae*(《信仰奥迹的教导》)。除了这五篇教导外,他还写了 19 篇《教理讲授》,这些给望教者说明信仰和“信经”。另一个作者是 *Theodorus de Mopsuestia*(特奥多鲁斯/狄奥多尔,参见 75.5),他也编写了关于信经、天主经/主祷文,以及关于诸圣事的详细解释,但只保存了叙利亚文的译本。*Augustinus*(奥思定/奥古斯丁)的名著 *De catechizandis rudibus*(《论基本的教理》)更多谈论讲授信仰的理论,而不是实践。当然,婴儿领洗的习惯也在某方面导致了圣洗秩序的改变,但原来的秩序的种种因素还能在后来的圣洗礼仪中看到。

66.3 现在,施洗的地点是在教堂附近建立的 *baptisterium*(“洗礼堂”,“圣洗池”,参见 71.2),即一个专为施洗用的小圣堂。洗礼仪式是三次浸入水中。在西班牙和某些 *Arius*(亚略/亚流)派(比如 *Eunomius, Aetius* 派)的人那里,洗礼仅仅是一次浸水,其理由是一些信理上的考虑或反对异端的考虑。受洗的日子在传统上是复活节和圣神/圣灵降临节,但在东方现在也加上了主显节(*Epiphania*,参见 25.2)。在西班牙的教会也在其它的庆节施洗,但在罗马仍然保持古老的传统。对婴儿受洗的日期也是如此的,但在紧急情况当然有例外。

现在,拉丁教会也承认“愿洗”(*baptismus desiderii*,一人无法正式领洗,但真心渴望入教)可以代替“水洗”。在 392 年, *Valentinianus II*(瓦伦提尼安努斯二世)皇帝被杀死(参见 41.5),而 *Ambrosius*(盎博罗修斯/安波罗修)在他的著名葬礼讲演中(第 53 章)明确强调,这个皇帝的虔诚态度和对圣洗的渴望已经“洗净了他” (*hunc sua pietas abluit et voluntas*)。 *Augustinus*(奥思定/奥古斯丁)也曾在 *De bapt. c. Donat.* 4, 22, 29 中表达了类似的观点。然而,另一些作家认为,只有殉道(即所谓的“血洗” *baptismus sanguinis*)可以代替正式的洗礼,在希腊的教会中,这成为普遍的看法。

66.4 在第 3 世纪,曾经发生了关于“异端者施洗”的争论,而从 4 世纪以来,这

方面仍然有不同的看法,但没有出现争论。在拉丁语教会中,那种比较宽容的态度占主导地位。314年在Arles(阿尔勒)召开的“普遍主教会议”(synodus generalis,参见52.2)禁止Africa(阿富利加/非洲)人的特殊作法,因为它规定,如果异端者以三位一体的名给人施洗,这些信徒不需要再受洗,仅仅需要在坚振礼(confirmatio)当中为他们覆手。因为Donatus(多纳图)派的人坚守比较严格的观点,他们就离开了教会。不过,在东方也有一些人很长时间怀疑了异端者圣洗的有效性。自从第5世纪以来,东方教会区分两种情况:Arius(亚略/亚流)派,Macedonius(马克多尼乌斯)派,Novatianus(诺瓦提安)派,Quartodecimani(第十四日派)和Apollinarius(阿波里纳留)派人所施的圣洗是有效的,但Eunomius(尤诺米乌斯/欧诺米)派,Montanus(孟他奴)派和Sabellianus(撒贝留斯)派人的洗礼是无效的。692年的Constantinopolis(君士坦丁堡)会议第95条也作了类似的规定。

67

礼仪,讲道,领圣体。圣歌和日课

67.1 在教难的压力消失后,新时代中的教会在各地建立了教堂和大殿,其中很自由地和堂而皇之地发展了教会礼仪(liturgia)。礼仪的基本框架是固定的,尤其在“感恩祭”那里(比如anaphora奉献仪式和kanon感恩经文)。然而,在一些细节方面发生了变化。比如,人们在礼仪中的“赞主词”(formula doxologica)方面尽量想符合那些被争论的或正在“澄清过程中的”概念和术语。因为儿童受洗的习惯逐渐普遍(参见66.1),而且忏悔仪式有变化(参见68.1),所以在感恩祭的“圣道礼仪”后,再不会遣送那些望教者和“忏悔中的人”,或至少不会那么强调这个因素。这样,那些望教者和作补赎者也能够参与整个礼仪。据说,Basilius Magnus(大巴西略/巴西流)和Johannes Chrysostomus(金口若望/约翰)曾经发现到,如果礼仪太长和信徒缺少信仰热忱,人们就会反对这些礼仪,所以他们决定缩短礼仪。在礼仪经文方面,东方和西方教会走了不同的路子。东方教会的礼仪经文始终没有改变,他们还是施用同样的祈祷经文。西方的教会的“礼仪语言”(Liturgiesprache,即在礼仪中用的语言)大约在380年从希腊语转到拉丁语,而在这个转化后促进了多方面的发展。后来的历史学家认为,曾经进行过礼仪改革的教宗或教父包括

Damasus(达玛苏,366-384年),Geladius(葛拉修斯,492-496年),Gregorius I(大額我略/贵格利,590-604年)和圣 Ambrosius(盎博罗修斯/安波罗修,397年去世),但关于这些礼仪改革的具体过程有很多不清楚的因素,学者仍然有争论(参见66.3)。自从 Damasus(达玛苏)教宗以来,教会也更多注意到每年的庆节和节日,并在礼仪中表达这些庆节,也就是说“教会的礼仪年”(Kirchenjahr,“礼仪年”)逐渐形成了(参见69.2)。因此,礼仪中宣读的“读经”(《圣经》的段落)有这样的变化:早期的信徒有“持续”读法(从头到尾读某一书卷),但现在改为“片段”读法(Perikopenordnung,就是“选读”方式)。据说,圣 Hieronymus(热罗尼莫/耶柔米)编写了第一部“经文选集”(称 lectionarius 或 comes)。另外,感恩祭中的正式祷文(称 orationes,如 collectio, praefatio, communicantes)也反映了教会庆节的影响。

67.2 除了不正规的教派(如基督一性论者)以外,那些主要的教会团体也都有属于自己的特殊礼仪(ritus)。希腊的和东方的礼仪比西方的礼仪更有“戏剧表演的特征或动作”(dramatisch bewegt),也更强调礼仪的“奥秘特点”(Mysteriumcharacter des Kultus)。在耶路撒冷和 Antiochia(安提约基亚/安提阿/安条克)有所谓的“主的弟兄 Jacobus(雅各伯)”的礼仪,而 Alexandria(亚历山大里亚/亚力山太)的教会有“圣 Marcus(马尔谷/马可)的礼仪”。在 Constantinopolis(君士坦丁堡)和这个宗主教区有两个礼仪,即 Basilius(巴西略/巴西流)礼仪和 Johannes Chrysostomus(金口若望/约翰)的礼仪——但这些礼仪仅仅在部分上受了两位主教的影响,它们的根源比这两个人更早。希腊教会在过去和现在都在普通的日子施用“金口若望/约翰礼”——它是比较短的——,但在大的节日(四旬期节日或在主要庆节的晚祷礼仪)则用比较长的“巴西略/巴西流礼”。比这些礼仪更古老的是所谓的 Liturgia Clementina(《克雷孟/革利免的礼仪》),它记录在 Constitutiones Apostolicae(《宗徒/使徒宪章》第8卷中,参见75.5)中,它包括主日礼仪经文的完整秩序。这个礼仪又来自 Hippolytus(希波吕图斯)关于宗徒/使徒传承的著作(参见39.4)。另外还保存着一个很古老的“祈祷本”(Euchologion),它包含感恩祭礼仪,施洗礼仪和祝圣经文,并且被归于 Serapion de Thmuis(谢拉皮翁)主教,他曾是圣 Antonius(安东尼)和圣 Athanasius(亚大纳修斯)的朋友。

西方教会(或说“拉丁语教会”)的种种礼仪都是以其主要城市或地区命名的:罗马礼,米兰礼仪,高卢礼仪,西班牙礼仪,不列颠礼仪,爱尔兰礼仪。罗马的礼仪包括整个意大利南部,拉丁语的 Africa(阿富利加/非洲)地区,而米兰的礼仪(亦称

“Ambrosius 安波罗修礼”)在意大利北部被普遍施用。高卢礼仪(Gallic/ Gallican liturgy)最早的记载来自一个第 5 或 6 世纪的手抄本,原来保存在 Alsace 的 Weissenburg 隐修院,现在保存在 Wolfenbuettel。西班牙的礼仪(西哥特人的礼仪)在 711 年后(阿拉伯人统治西班牙)也称为 Mozarabic Liturgy(穆扎赖卜人的礼仪,参见第 2 卷,84.2; 98.1)。

67.3 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 Ritus Romanus(“罗马礼”),它是西部教会中最有影响的,也是最重要的礼仪,最后它排除了似乎所有的其它的礼仪传统。在开始的时候,这个礼仪也大概和其它的礼仪比较相似,但所有的礼仪传统都有某个发展,而第 4 到 6 世纪的教宗们也发展了他们的礼仪(包括正规的祈祷经文,epiclesis(祝圣祷词),信友祷词与平安礼,见下)。这样以来,罗马礼到了第 6、7 世纪获得了一个固定的形式,而这个形式后来一直沿用到今天。罗马感恩祭(“弥撒”)的固定部分(所谓的 canon,从“圣,圣,圣”到“天主经/主祷文”)在 6 世纪末已经完全定型了(最早这些经文可能是从希腊文翻译过来的,也经过一些改变)。这方面的最重要资料就是罗马的“圣礼手册”(sacramentarium,就是一些祈祷经文和仪式经文的文集),但这些礼仪手册仅仅是以修改的形式传下的(除了 Leonianum《良圣事礼仪书》外),所以无法研究最早的礼仪形式。其中最古老的是 Sacramentarium Leonianum(《良/利奥圣事礼仪书》),这是罗马弥撒经文的文集,是某一个人于 550 年编写的,其中部分的内容大概来自 Leo Magnus(大良/大利奥)。Sacramentarium Gelasianum(《葛拉修斯圣事礼仪书》)更多是一部正式的或通用的文集,但传下了的最早版本来自 700 年或 750 年(这已经是法兰克人的时期)。最晚期的是 Sacramentarium Gregorianum(《额我略/贵格利圣事礼仪书》),它成为后来的《罗马弥撒经本》(Missale Romanum)的基础,大约在 754 年后,教宗在举行弥撒时就施用这个圣事礼仪书,而法兰克人的王 Pepin(丕平)在加冕礼时利用了教宗在场的机会就在自己的王国中推广了这一个《圣事礼仪本》,由于后来还缺少很多别的经文,所以法兰克人当时举行的礼仪结合了古高卢的因素、Gelasianum(《葛拉修斯圣事礼仪书》)和 Gregorianum(《额我略/贵格利圣事礼仪书》)的经文(参见第 2 卷,98.1)。然而,《额我略的礼仪经本》的最早形式来自 Gregorius Magnus(大额我略/贵格利)的学生的时代。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点:《罗马弥撒经本》的 Stationsmessen(守小斋弥撒)包含很多与地方历史有关系的回忆,就是来自罗马遭受东哥特人和 Langobardi(伦巴第人)攻击时代的故事。

罗马礼仪的改变主要是这些。Gelasius I(葛拉修斯)教宗或 Gregorius Magnus(大额我略/贵格利)教宗很可能对 canon(“感恩祭的固定经文”)进行重整。几乎所有的东方礼仪和一些西方礼仪自从第4世纪就有了所谓的 epiclesis(“祝圣词”,就是呼求圣神/圣灵降下来祝圣圣饼和圣酒,使之成为主的圣体和圣血)——但在东方教会里,这个“祝圣词”是在祝圣面饼和圣酒(“这是我的身体”等)以后说的。由于罗马教宗的改革,这个 epiclesis(“祝圣词”)消失了(大概是在 Gelasius 的时代)。另外,在东方教会中,“信徒的祈祷”的典型形式是所谓的 litanía(连续祷文,如“至仁慈的——为我等祈,至神圣的——为我等祈”)。Gelasius(葛拉修斯)教宗接受这个祈祷到罗马礼当中,但给予它在礼仪前部分的位置(在“望教者的弥撒”中)。后来, Gregorius(大额我略/贵格利)简化这个祈祷,使之成为今天用的 Kyrie(“上主,求你垂怜”)。“为别人的祈祷”在别的教会中要么全部在“祝圣圣体圣血”后(比如在 Constantinopolis),要么全部在“祝圣圣体圣血”以前(比如在 Alexandria 亚历山大里亚,高卢,西班牙),但在罗马礼中, memento vivorum(纪念活人)是在“祝圣圣体”之前,而 memento mortuorum(纪念死者)则在“祝圣圣体”以后。那些在礼仪中特别被纪念的人的名字都写在一个由两块木板构成的名单上(所谓的 diptychon,与现代的笔记本电脑相似),在弥撒中这些人的名字被宣读。如果一个人的名字从“笔记本”中被涂掉,这就意味着他从教会中被开除(参见 58.7)。“平安礼”(osculum pacis,本来是“平安吻”)在东方教会是与“奉献礼”一起的,但在西方教会是在奉献礼以后的。Innocens I(依诺森)教宗(402-417年)和 Augustinus(奥古斯丁)都曾提到过这个平安礼。

自从第4世纪末已经有证据表明,当时的信徒就用 Missa(“弥撒”)这一个词指整个感恩祭礼仪。第一个可靠的证人是 Ambrosius(盎博罗修斯/安波罗修,参见 Ep. 20.4,写于385年)。在 *Peregrinatio Silviae*(《西维亚的游记》,约于395年)中,“弥撒”指派遣礼,也指任何礼仪,但特别指感恩祭。第9世纪的礼仪学家 Florus de Lyon(佛卢斯)在其 *De expositione missae*(《解释弥撒礼》)中说,“弥撒”这个词来自古代在派遣礼用的 *Ite, missa est*(去吧!教会被派遣了! = “散会!”)在古代的感恩祭中有两次的派遣礼: *missa catechumenorum*(望教者的派遣礼;中世纪的“白话拉丁语”也称 *missa* 为 *missio*),以及 *missa fidelium*(信徒的派遣礼)。在中世纪(第一位是 Ivo de Chartres, +1117年),人们认为这等于是“望教者的弥撒”和“信徒的弥撒”,但在古代的时代,这两个术语仅仅指派遣礼。由于别的宗教礼仪在结束时

也施用了这个“*Ite missa est*”（“散会”），还出现了这样的词：*missae matutinae et vespertinae*（中夜弥撒，晚间弥撒），但这指“夜祷”和“晚祷”（参见 506 年在高卢南部的 Agde 举行的主教会议，会议文献第 30 条）。

67.4 在 300 年后，教会礼仪中的“讲道”部分也获得非常辉煌的发展。原先的“讲道”只是一个简单的根据“读经”发展的“对话”（*homilia*），但现在成为一个利用一切修辞学因素的美妙讲演（*logos, sermo*）。讲道的旺盛时期与教父学的旺盛时期是同时的（大约在 325 年到 451 年间）。司铎们不仅仅在主日或庆日讲道，而且偶尔也在平日讲道，在四旬期甚至每天讲道。早期，主教一般坐着讲道——他要坐在其主教座（*cathedra*）上，但自从 5 世纪以来，他也会站在讲道台后讲道（参见 71.3）。主教也委任长老和执事在别的教堂中讲道。在某些时候，讲道的风格太多受当地流行的修辞学的影响，尤其在东方，而听众的表现有时候也没有考虑到教堂的神圣环境（比如他们大声喊叫喝彩，如同在剧院中）。然而，最伟大的讲道家的杰作始终被敬仰，也被模仿；其中最著名的人在希腊教会是 *Basilius*（巴西略/巴西流），*Gregorius de Nazianz*（纳西安的额我略/贵格利），*Gregorius de Nyssa*（尼撒的额我略/贵格利），*Johannes Chrysostomus*（金口若望/约翰），而在西部教会中是 *Ambrosius*（盎博罗修斯/安波罗修），*Augustinus*（奥思定/奥古斯丁），*Petrus Chrysologus*（金言的伯多禄/彼得），*Zeno de Verona*（芝诺），*Maximus de Turino*（马克西莫斯/马西摩），*Caesarius de Arles*（凯撒利乌斯/该撒留），*Leo Magnus*（大良/大利奥/大莱奥），*Gregorius Magnus*（大额我略/贵格利）。

67.5 在有的地区，信徒团体仅仅在主日举行礼仪（弥撒），这和更早期的时代一样（参见 23.1），但在其它的地区，他们在守斋日也举行弥撒。在东方，星期六从 4 世纪以来被视为“半个节日”（参见 69.1），所以信徒们逐渐也开始在星期六举行礼拜。在西方教会的很多地区都有“每天举行礼仪”的习惯，比如在 *Africa*（阿富利加/非洲），在 *Mediolanum / Milano*（米兰）地区以及在罗马。

在早期的时候，人们在礼仪中经常去领圣体。圣 *Augustinus*（奥思定/奥古斯丁）说（参见 *Ep.* 54.2）有部分人在主日领受圣体，也有一部分人每天都领圣体。但因为从 4 世纪以来有众多仅仅名义上是基督徒的人进入教会（参见 73.1），所以这种作法不能维持很长时间。好几个教父曾批评信徒很少来领受圣体，比如 *Johannes Chrysostomus*（金口若望/约翰）。在这样的情况下，高卢南部地区的 Agde（阿格德）主教会议（506 年，参见会议文献第 18 条）——主持这个会议的人是

Caesarius de Arles(凯撒利乌斯/该撒留)总主教——仅仅要求信徒们一年三次领受**圣体**,就是在主要的节日:圣诞节,复活节和圣神/圣灵降临节。后几百年的人基本上也遵守了这个基本的规律。和早期一样,领圣体的人站着接受圣体,他们用右手接受圣饼,但高卢地区的妇女还用一块麻布放在她们的手上,之后才接受面饼。执事向所有的人传送圣血的圣杯。在祭坛上面有一个特殊的容器,其中保存了耶稣**圣体**(面饼),这样可以随时送给临终的病人(参见 71.3)。但为了向普通平信徒(不是临终的病人)送圣体而保存圣体的习惯在 11 世纪才出现。

那些在礼仪中没有领受圣体的人可以在礼仪结束的时候获得一些被降福的面饼。这些被称为 *Eulogia* (“降福的话”,参见 23.4),但也称为 *antidoron* (“代替品”),因为它们代替了真正的 *doron* (“礼品”)。这些面包是从人们的奉献品那里拿来的。在希腊教会和在法国,这个习俗仍然(部分上)存在,但它失去了原来的特征,因为人们不再在教堂里吃它,而且那些领了圣体的信徒也同样接受“被降福的面包”。

67.6 圣歌和教会音乐的来源是早期教会的习惯——信徒经常在礼仪中唱 *Psalmi*(《圣咏/诗篇》)和 *hymni*(赞美诗,参见 23.1)。在新的社会中,这种教会音乐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当然,在一开始这是单音的,而不是多音的音乐。在东方教会会有一个“领唱员阶层”(ordo,参见 60.1),而这些人被称为 *psaltai*, *cantores*, *confessores*(歌唱员)。据说,罗马的 *Silvester*(西尔维斯特)教宗大约在 330 年创办了一个“教会音乐学校”。不久后,米兰的伟大主教 *Ambrosius*(盎博罗修斯/安波罗修)创立了一种来自古代希腊音乐传统的礼仪音乐,结合了美妙的曲调和节奏性的重音(所谓的 *cantus Ambrosianus*)。这位总主教也和更早期的 *Hilarius*(希拉留斯,参见 76.1)一样写过一些优雅赞美诗——教会还经常使用这些赞美诗。后来, *Gregorius Magnus*(大额我略/贵格利)教宗在罗马建立了一个圣乐学校(*schola cantorum*),并确立了当时罗马教会礼仪音乐的制度。很多地方教会后来模仿了罗马的圣乐传统,所以这种音乐风格很有影响,它被称为 *cantus Gregorianus*(= *cantus Romanus*, *cantus firmus*, *cantus choralis*, 额我略/贵格利音乐)。据说,这位教宗也发明了一些新的曲子。为了记载这些曲调,人们用一个特殊的记谱法,所谓的 *Neume*(普纽玛记谱法,名字来自希腊语的 *pneuma*)。在希腊教会中,最有名的圣诗作家是 *Romanus*(罗马努斯,参见 77.2)。

67.7 除了感恩祭典,信徒们现在也开始重视 *liturgia horarum*(日课),就是每天

在固定的时间唱或念一些 Psalms (《圣咏/诗篇》)、赞美诗、《圣经》段落和祈祷经文。尤其隐修士培养了一种在早晨,早上 9 点,中午 12 点,下午 3 点的祈祷习惯(这些祈祷时间在早期教会也已经有,参见 26.1),后来又加上晚祷和半夜的祈祷。不久后,除了“晚祷”(vespera)以外还有一个独立的“夜祷”(completorium)。根据罗马人的 4 个 vigilia(守夜时间),隐修士们将夜里的时间也分为 4 个祈祷阶段,3 个称为 nocturna(夜间祷),一个称为 matutina(晨经),这样就规定了后来的“日课”的 7 个祈祷时间(matutina 晨经,laudes 晨祷,tertia 午前祷,sexta 午祷,nona 午后祷,vespera 晚祷,completorium 夜祷)。尤其圣 Benedictus(本笃)和他的修会推动了这种“日课”的普及化。然而,不仅仅隐修士和圣职人员参与了日课。一直到 6 世纪,日课被视为公共礼拜的重要部分。因为很多教堂在平日没有弥撒,所以平信徒经常至少参与了 officium matutinum(晨经)和 officium vespertinum(晚祷,参见 506 年在 Agde 召开的主教会议文献第 30 条)。

自从第 6 世纪以来,信徒们在晨经(matutina)时唱了一个美妙的赞美诗(也是恳求诗),就是所谓的 Te Deum(“天主,我们赞美你”)。根据教会传统来说,这首赞美诗来自圣 Ambrosius(盎博罗修斯/安波罗修),或说它是 Ambrosius(盎/安氏)和 Augustinus(奥古斯丁)一起写的,但这个赞美诗今天用的形式大概来自 Niceta de Remesiana(Dacia)(尼克塔)主教(参见 76.7)——但他又根据更古老的希腊语的经文写了这首赞美诗。

68

忏悔和补赎

68.1 正如 314 年在 Ancyra(安居拉),314 年和 325 年在 Neocaesarea(新凯撒勒亚),325 年在 Nicaea(尼西亚)召开的主教会议关于“忏悔”的规定所显示的那样,第 4 世纪的希腊语教会中重视“忏悔补赎”为一种公共的、有法律意义的制度(oeffentlich - rechtliche Institution)。Basiliius Magnus(大巴西略/巴西流)和 Gregorius de Nyssa(尼撒的额我略/贵格利)的书信也为此提供证据。小亚细亚的教会采取了一种“忏悔者的阶层制度”,而在那个时期中又加上了一个阶层,就是最下面的阶层(“哭泣者”的阶层,参见 24.4)。因为外在的条件都变了,个别地方有

一些更宽容的规定。比如, Ancyra(安居拉)314年的主教会议规定(第22条),杀人犯可以在临终时接受圣体,但 Basilius(巴西略/巴西流)认为,杀人犯可以在20年的忏悔期后再次领受圣体(can 56)。然而,信徒数目的巨大增加,道德水平又普遍地下降(参见73.1),所以在第4世纪末发生了希腊教会忏悔习惯的关键变化——这大概是无法避免的。在391年,Constantinopolis(君士坦丁堡)的宗主教 Nectarius(内克塔留斯)感觉到,公开宣布自己的罪行引起了一些麻烦,所以他取消了“忏悔司铎”的职务,并规定每一个信徒可以根据自己的良心参与神圣的奥迹。当然,首都的前例也影响了其它的东方教会。因为“忏悔司铎”的职务被取消了,所以那种“忏悔阶层”也逐渐消失了。教会的纪律规定还会继续谴责那些公开的重大的犯罪行为,并且禁止这些罪人参与礼仪或领受圣体。但在那些比较小的罪行方面,个别信徒必须自己有一个判断和标准。这样,忏悔和补赎的传统获得了更多私人的(或半公开的)特征。也许道德水平又下降了,正如教会历史学家 Socrates(参见 *Hist. Eccl.*, 5, 19)大约在440年抱怨说,道德水平和纪律不如以前。

在希腊的教会里,管理忏悔和补赎的人自从第4,5世纪以来越来越多是隐修者和独修者,他们——和早期的 martyres(殉道者)和 confessores(宣信者)一样(参见24.1)——被视为“有精神的人”(andres pneumatikoi),就是说,他们据说有特殊的祈祷力量,也更了解人心。这是因为东方的教会从一开始就更多注重“治疗的因素”(das therapeutische Moment),就是说要治好罪人在道德生活上的弱点(比如 Origenes 奥力振/俄利根),而西方教会则更重视司铎和主教的“法官作用”(办告解时,司铎类似于法官宣布“无罪”并规定一种“惩罚”)。由于“圣像争论”的影响,隐修者对于“心灵的引导”(当“神师”)的贡献更大,从8到13世纪占主导地位。另外,在东方教会中,个人的“告解”和个人补赎没有形成像西方教会那样好的组织,也没有成为普遍的习惯。

68.2 在西方教会中,传统的忏悔习惯继续被遵守,在时间上超过东方教会。比如,他们坚持“重罪只能作一次补赎”的原则,而 Toledo(托来多)的主教会议(589年)再次肯定这个原则(参见会议文献第11条)。因为接受教会的补赎规定有重大的后果(参见下文,68.3),人们尽可能延迟他们的补赎,有时候甚至等到临终的时刻。然而,原来的严格精神也有一点变化。Siricius(西利奇乌斯)教宗(384-399年)允许那些第二次犯下重罪的人参与教会的礼仪,并且在临终时也允许他们领受圣体,虽然他们根据原来的标准永远不能再次领圣体。根据早期的规

定,那些犯重罪的人在临终时被允许作补赎,但他们并没有被再次接受到教会团体当中;现在他们获得了教会的赦免和领受圣体的权力。当 Leo I(大良/大利奥)教宗于 459 年宣布了一个新的规定(参见 Ep. 168,2)时,西方教会也开始有转变,因为教宗的规定导致“公开认罪”的习惯消失了。“公开认罪”的习俗当然继续存在,但它的范围逐渐缩小了,后来需要“公开认罪”的范围仅仅包括那些在世俗的法院中也被视为重大罪恶的行为。一些新接受信仰的民族根本就拒绝了公开认罪的方式,比如 Celtae(凯尔特人,即爱尔兰人,苏格兰人)和 Anglosaxones(盎格鲁-萨克森人)。在他们那里,隐修院的修士和那些 *conversi*(克己者)在 6,7 世纪有一种特殊的习惯,就是“私人的补赎”和“个人告解”(confessio privata)——这种告罪的方式是秘密的、自愿的、一般马上可以获得赦免,而且也可以重复进行。通过这些民族的传教士(尤其是通过圣 Columbanus 高隆班/科伦巴,参见 72.8),他们的“私人告解”也在欧洲大陆(尤其在法兰克人地区)被接受和传播。

在头 3 个世纪很少有“作为教会圣事的个人告解”的痕迹。在希腊教会中,在后来的时候也一直没有这方面的完备组织规定。然而,在拉丁语的教会里,圣 Augustinus(奥古斯丁)特别重视这种圣事和其信理上的合理性。他根据具体情况认为,如果一些重大的罪行(*peccata mortifera*)不被知道,在原则上不需要马上开除这个人,也不需要公开地宣认罪行。他用一种私下的或“半公开的”谴责和补赎方式(*correctio secreta, satisfactio secreta*)来代替以前的形式。正如在其它方面, Gregorius Magnus(大额我略/贵格利)教宗在这方面也继承了 Augustinus(奥古斯丁)的观点。第 4 世纪的教父们(如 Pacianus, Ambrosius, Hieronymus)面对了 Novatius(诺瓦修斯)派的观点,所以他们很强烈地肯定教会在赦免罪方面的特权(*potestas clavium* 教会赦罪的神权)。

68.3 罪人一般以这样的仪式接受公开的补赎:主教(或司铎)为罪人覆手并交给罪人一件 *Cilicium*(“补赎衣”)。接受补赎意味着,这个罪人需要过 *asketoi*(“克己者”,参见 72.1)的生活,在外面也有重大的后果。那些被列入 *ordo poenitentium*(“忏悔者的阶层”)的信徒必须祈祷、守斋、施舍、剃头发、穿上隐修者或悼念者的衣服,也必须放弃商业活动,法律活动和兵役。他们也不可以结婚,而那些结过婚的忏悔者不可以有夫妻生活。因此需要配偶的同意,教会才接受某人为忏悔者。罗马教会在圣周的周四举行“和好礼”(reconciliatio),但其它的教会在圣周五、周六或复活主日举行这个礼仪。

如果圣职人员犯下了重罪,他们在头3个世纪中与平信徒一样要接受同样的待遇。但因为教会的补赎带来如此严重的后果,罗马教会,Africa(阿富利加)教会和高卢教会自从第4世纪以来规定,犯重罪的圣职人员仅仅被罢免,但不被开除教会团体,换言之,他们只能与平信徒一样领受圣体,但不被要求进行补赎。

69

教会节日和守斋日

69.1 在早期的历史阶段,教会的礼仪活动基本上限于教堂以内,但通过政治上的转变,教会的礼仪也获得一种“公共特征”。在321年,Constantinus Magnus(君士坦丁大帝)规定,作为主复活的日子,在星期天(*dies dominica*)法院不可以开庭,公共的工程要休息。Theodosius I(狄奥多西一世)皇帝于386年禁止星期天举行剧场的表演和别的公开的表演。Theodosius II(狄奥多西二世)皇帝(于425年)和一些主教会议规定,在比较大的庆节,以及在复活节和圣神/圣灵降临节之间的时期(“五旬期”*pentecoste = quinquagesima*)也不可以有什么表演。Constantinus(君士坦丁大帝)还允许了人们在星期天进行田地里的的工作,但后来有好几个主教会议也禁止了主日的农业工作(比如380年Laodicea的会议,见会议文献第29条;538年的Orleans会议,参见第28条)。

在东方的教会中,星期六在第4世纪中成为“半个庆日”,其中举行礼仪,并且禁止星期六守斋,虽然“星期六守斋”是西方教会的习俗。所谓的*Canones Apostolicae* (can. 64)(《宗徒/使徒规定》)和692年的Constantinopolis(君士坦丁堡)会议(参见会议文献第55条)甚至以“开除教会”惩罚平信徒或以“罢免圣职”惩罚圣职人员,如果他们在星期六守斋。

69.2 在300年以后,教会获得了一些新的节日,而教会的“礼仪年”逐渐形成了。在*festum Domini*(“主的庆节”)当中有*Epiphania*(“主显节”,1月6日,参见25.2),这个节日在东方和西方教会都有。这个节日也许来自耶路撒冷,可能在313年后不久就形成了。然而,东方和西方教会对于“主显节”的理解不同:东方人认为,这个节日代表耶稣的诞生,他在东方三个博士的到来时,在Cana(加纳)婚宴上并在Jordan(约旦)受洗时显示自己的神性——因此被称为*Theophania*(“神的显

现”)。拉丁语的教会则首先注意到基督在外邦人面前显示自己或召唤外邦人,没有强调其它的因素。另外,在12月25日出现了一个新的节日,就是耶稣诞生的节日,圣诞节。关于这个节日的最早文献是罗马历史学家 Dionysius Philocalus(狄奥尼修斯,参见78.3)于354年写的庆节年历,但这个节日大概早在336年以前在罗马出现。在米兰的教会于377年过了“圣诞节”,而 Antiochia(安提约基亚/安提阿/安条克)的教会和 Constantinopolis(君士坦丁堡)的教会大约在同样的时间过这个节日。不过,这个节日在东方和西方的教会中没有传播的特别快,比如 Justinus II(尤斯提努斯二世)皇帝(565-578年)还认为他需要发表一份敕令,使这个节日成为整个罗马帝国的法定节日。唯独亚美尼亚的教会没有接受这个节日;他们一直到今天仅过“主显节”(1月6日),因为这个节日包括耶稣的诞生和受洗。为什么“圣诞节”落到12月25日呢?其理由大概是这个:罗马传统的“冬至节”(Brumalia)在12月25日过了 Natalis Sol invicti(“不可战胜的太阳神的诞生”),而这个太阳神的崇拜尤其在 Aurelianus(奥雷连,270-275年)皇帝的时代比较普遍(参见16.3)。这样,基督宗教的节日能够代替传统的节日,而且都与“光明”有关系,因为上主被称为“正义的太阳”(Mal 4:2)——这也是3世纪以来对基督的普遍称呼,他是“Sol verus et aeternus”(“真实而永恒的太阳”,参见 Zeno de Verona、Ambrosius 等作者)。也许东方的主显节的形成也同样和“光明”的象征意义有关系(参见25.2)。

为了准备圣诞节,高卢地区的教会自从5世纪以来在11月11日以后每周一、周三和周五都守斋。在罗马的教会中,圣诞节以前的时期被称为 adventus(将临期),它包括四个星期的时间;这种习俗来自6世纪中叶。东方的教会(叙利亚,埃及)也有3到4周长的准备期(将临期)。圣诞节以后第一天(12月26日)是纪念第一位殉道者,圣 Stephanus(斯德望/司提反)的日子——这个习俗在东方教会很早就已出现,大概在第4世纪末就有了。在第5世纪,纪念 Stephanus(斯德望/司提反)的庆日也传播到西方教会。圣诞节后一个星期(所谓的 octava,就是1月1日),教会庆祝基督在圣殿被奉献(割礼)的事件,关于这个节日的最早记载是 Victor de Capua(维克托)主教“读经本”(546年)和567年在 Tours(图尔)召开的主教会议(会议文献第17条)。教会也选定了这个日期为了排除一些外教人的节日(这些庆节大概也在1月初举行)。这样,圣诞节前后的庆节都形成了,它们成为教会礼仪年的固定部分。

69.3 复活节的时期也出现了两个新的节日,一个是“棕榈主日”(圣枝主日, *Dominica in palmis de passione Domini*),另一个是“耶稣升天瞻礼”。根据一些文献,耶路撒冷的教会早在 400 年每年举行一种“棕榈树枝游行”,这为纪念耶稣进入圣城的事件。这种“圣枝游行”大概在第 7 世纪才成为罗马教会的习俗。在早期的时候,教会在“圣神/圣灵降临节”(pentecoste)同时纪念“圣神/圣灵的降临”和“耶稣升天”,但后来 *Ascensio Domini*(“基督升天节”)成为一个独立的节日。另外,“圣周”(hebdomas magna, holy week)和复活节以后的一周(八日庆节)中每一天也被视为节日,因为它们至少是公共的休息日和礼仪的日子。然而,其中最突出的是圣周四和圣周五(*paraskeue*, *parasceve*),而圣周五成为庄严悼念的日子。很早就有另一个习俗:在三天举行“祈求上主”的“连祷”(litanias)和集体游行(*dies rogationum*)。因为他的城市遭受了严重的考验,Vienne(维恩)的主教 Mamertus(马梅图斯)大约在 470 年规定,这些“祈求游行”必须在“基督升天节”之前举行,这样为该习俗固定了今天的位置。Orleans(奥尔良)于 511 年举行的主教会议规定,这些“游行”要在全高卢地区举行,而大约在 800 年,罗马教会也接受了这个习俗。罗马教会在 4 月 25 日(后来是圣 Marcus 马尔谷/马可的纪念日)早在 5 或 6 世纪就有一个类似的“游行祈祷”习俗(在中世纪被称为 *litanias maior*)。这个习俗可能代替了古罗马每年在 4 月 25 日举行的 *Robigalia*(五谷节),这是一个去田地游行的节日。教会那些“祈求活动”(rogationes)大概也是代替了更早的外教人的习俗(古罗马的 *ambarvalia*),因为这些习俗是根深蒂固的,深受欢迎的,无法完全取消,只能更改。

69.4 在早期的教会里,某些殉道者的纪念日仅仅限于殉道的地点或地方教会,但现在这些纪念日成为普遍的庆节,尤其是圣 *Stephanus*(斯德望/司提反)、圣 *Petrus*(伯多禄/彼得)、圣 *Paulus*(保禄/保罗)的纪念日。希腊的教会还有“众殉道者”的庆节(在“圣神/圣灵降临节”后第 8 天)。对于圣人/圣徒的尊敬和敬礼现在也被扩展到一些有圣德的主教、隐修者和其他的宣认信仰的人(参见 70.3),所以教会不仅仅纪念殉道者的死亡日(称为 *dies natalis*“天上的生日”),也纪念其他的著名圣人/圣徒去世的日子,比如圣 *Martinus de Tours*(*Martinus Turonensis* 马丁努斯/马丁,参见 72.6)大约在 600 年在高卢和罗马的教会中被纪念。因为 *Johannes Baptista*(若翰洗者/施洗约翰)在母胎中是被祝福的,所以教会不仅仅纪念他的殉道事件,也纪念他的诞生。不同地区的教会对于圣人/圣徒的尊敬有很大的差异。

高卢地区 Tours(图尔)的主教 Perpetuus(佩佩图乌斯)约于 475 年规定,在 10 个圣人/圣徒的节日里要举行特殊的“晚祷”(vigilia)。

69.5 在相关的历史阶段中,对于圣母的尊敬也越来越明显(参见 70.3),因此出现了几个纪念圣母 Maria(玛利亚)的节日。最早的节日是“献耶稣于圣殿”(亦称 Purificatio Mariae 玛利亚的净化)的节日。希腊教会主要视这个节日为主基督的节日,并称之为 Hypapante 或 Hypante(“相遇”,就是基督与老 Simeon 西默盎/西面的相遇)。根据文献的证据,耶路撒冷的教会在第 4 世纪过这个节日,叙利亚和埃及的教会在 5 世纪,而 Constantinopolis(君士坦丁堡)在第 6 世纪才有这个节日。在最早的时期,这个节日在 2 月 14 日(即 Quadragesima de Epiphania 主显节后 40 天),但在“圣诞节”出现后,这个节日被挪到 2 月 2 日。在罗马教会中在那一天也举行了一种“手持蜡烛的游行”(这也许来自一个外教人的习俗),并于 6 或 7 世纪结合圣母瞻礼和这个“蜡烛游行”。早在 430 年,Constantinopolis(君士坦丁堡)的教会在圣诞节前的主日纪念“天主/上帝之母”,这个节日大约同时也出现在耶路撒冷和小亚细亚,在 6 世纪初出现在 Antiochia(安提约基亚/安提阿/安条克)的教会。西方的教会(米兰和西班牙地区)也过这个节日。Toledo(托莱多)于 656 年的主教会议规定,这个节日应该挪到 12 月 18 日。在 Justinianus(尤斯提尼安)皇帝的时代(527-565 年),Constantinopolis(君士坦丁堡)的教会有这些圣母节日:9 月 8 日(圣母诞生),3 月 25 日(圣母领报/天使预报教主的诞生),8 月 15 日(圣母升天)。“圣母升天”(希腊语称 Koimesis,拉丁语称 Dormitio, Pausatio)的庆节大概来自耶路撒冷,最早约在 450 年出现。Mauritius(毛里奇乌斯)皇帝(582-602 年)的一条法律规定,这个节日应该被普遍遵守。高卢的教会在第 7 世纪也过这个节日,但是在 1 月 18 日。西方教会逐渐从东方教会接受了这些关于圣母的节日。文献证据表明,在 Sergius(塞尔基乌斯)教宗的时代(687-701 年),罗马教会过四个主要的圣母节日(“圣母献耶稣于圣殿”,“圣母的诞生”,“圣母领报”,“圣母升天”)。

69.6 那个曾引起许多争论的“复活节日期”的问题(参见 25.3)现在逐渐获得了一个终极性的规定。西部教会于 314 年在 Arles(阿尔勒)举行一个普遍主教会议,其中(会议文献第 1 条)规定,这个节日必须在同一天过(在一个星期天),而罗马的主教应该向所有的地方教会指出那一天,这也符合了一个古老传统。然而,这个规定没有成效,虽然复活节日期是全教会的问题。因此,325 年的 Nicaea(尼西亚)会议重新讨论这个问题。这个会议决定(参见 Socrates, *Hist. Eccl.* 1, 9;

Theodoretus, *Hist. Eccl.*, 1, 8), 东方的弟兄们(就是属于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等地的基督徒,他们原来和犹太人一起过了“逾越节”,被称为 Protopaschiti, 参见 25.3; 50.6)从此应该和罗马教会以及和其他的基督徒一起过复活节,就是说,在“春季第一个满月后的主日”过复活节。大部分的“东方弟兄”不久后也接受了这个规定。341 年的 Antiochia(安提约基亚/安提阿/安条克)的主教会议再次作这方面的规定并惩罚那些不服从的信徒(参见会议文献第 1 条),但在 341 年后,没有任何东方会议再讨论这个问题了。

325 年的尼西亚会议又规定, Alexandria(亚历山大里亚/亚力山太)的教会要每年计算复活节的日期,而罗马的主教应该向全世界的教会宣布这个日期。然而,这个规定一开始没有被遵守,因为罗马和埃及的算法不同。343 年在 Sardica(撒迪卡)举行的主教会议(参见 48.3)规定了未来 50 年的复活节日期,但最后的解决方案来自第 6 世纪。按照 Dionysius Exiguus(狄奥尼修斯)的建议,罗马教会于 525 年放弃了自己的算法(一个循环 84 年,春分点为 3 月 18 日,复活节在 3 月 25 日和 4 月 21 日之间)并接受了 Alexandria(亚历山大里亚/亚力山太)的算法(一个循环 19 年,春分点为 3 月 21 日,复活节在 3 月 22 日和 4 月 25 日之间)。其它的拉丁教会团体逐渐都模仿了罗马教会的作法并接受了共同的算法。

爱尔兰人和苏格兰人在 7 和 8 世纪接受了罗马的新算法,但在此前,他们施用的是罗马的旧算法(84 年一个循环,但他们规定了 3 月 25 日为春分点,参见 44.1, 4)。在高卢, Orleans(奥尔良)的主教会议(541 年)规定,都要接受 Victorinus de Aquitania(维克托尔)的历法表(用 19 年的循环,但定 3 月 18 日为春分点),但到 8 世纪,高卢地区和西班牙地区都接受了罗马的新算法。当盎格鲁-撒克逊人征服了 Wales(威尔士)后,不列颠人也在 9 世纪初接受了共同的复活节日期。

69.7 在第 3 世纪,复活节以前的守斋期仅仅维持了一个星期,就是“圣周”(参见 25.4),但在第 4 世纪上半叶,这个守斋期被延长到 40 天,就是所谓的“四旬期”(希腊语 Tesserakoste, 拉丁语 Quadragesima)。这“40 天”显然模仿耶稣在沙漠中守斋 40 天。当埃及的 Athanasius(阿塔纳修斯)主教被流放到 Trier(特里尔)时(336 年,参见 48.2),他就接触到了这个习俗,并在他回埃及后,马上介绍了这个习惯。这个“四旬期”在西方教会中长达 6 个星期,而在东方教会中是 7 个星期(或说,在“圣枝主日”前的 6 个星期),因为一些东方教会(Antiochia 安提约基亚/安提阿, Constantinopolis 君士坦丁堡)不算“圣周”在内。然而,守斋的日子都一样(36

天),因为在东方的教会,星期天和星期六都不算为守斋日,而西方的信徒在星期六也守斋(参见 69.1)。

复活节前的守斋期被拉长,但同时有很多地区放弃了原来的“周三和周五守斋”的(Stationsfasten)习惯(参见 25.1)。不过,Leo I(良/利奥一世)教宗曾经强调,罗马教会应该在“圣神/圣灵降临节”后一周,在9月和12月每个周三、五、六都守斋(一周三天守斋)。这种所谓的 Quatember - fasten(四期守斋)后来在中世纪获得更全面的规定(参见第2卷,100.2)。东方的教会没有接受这些守斋规定,但希腊教会也同样一年中有四个守斋期:圣诞节之前,复活节之前,圣神/圣灵降临节后(所谓的“宗徒/使徒守斋”,纪念圣 Petrus 伯多禄/彼得和圣 Paulus 保禄/保罗),以及在“圣母升天节”之前。古代文献证明,在4,5世纪 Africa(阿富利加/非洲)的教会中至少有一个守斋期(在“圣神/圣灵降临节后”,ieiunium Quinquagesimae)。

70

对圣人/圣徒及圣物的尊敬。圣像敬礼和朝圣习俗

70.1 早期的基督徒对于殉道者们表现了热切的尊敬(参见 14.4),而在教难时期以后,这种热忱仍然存在,甚至增加了。殉道者的骨灰(希腊语 *leipsana*,拉丁语 *reliquiae*)很受尊敬,据说它们有一种特殊的治病的力量或神秘的效力。信徒们很喜欢去瞻仰殉道者的墓,他们甚至从很远的地方来“朝圣”,在圣人的墓之上建立了教堂或小圣堂(希腊语 *martyria*,拉丁语为 *memoriae*, *basilicae*)。在遇到困难时,信徒们也经常请圣人/圣徒们为他们转求。如果一个殉道者的骨灰被迁移到另一个教堂(所谓的 *translationes*),或如果一些新的骨灰被发现,信徒们会举行很大的庆典。在大教堂的圣坛中都保存着一些殉道者的骨灰(参见 71.3)。一些殉道者的节日传播很远。希腊教会有一个“众殉道者节日”(参见 69.4),而罗马的 Bonifatius(博尼法斯)教宗在 609 或 610 年祝圣了古罗马的 Pantheon(万神殿),将它奉献给圣母玛利亚和一切殉道者——这就为后来的“诸圣节”奠定了基础。当时也出现了很多关于殉道者的文献,但很多这样的“殉道者传记”不能算为历史研究,而更多有传奇的特征(参见 14.4)。自从第4世纪,比较大的教堂开始记载殉道者去世的日子(即他们的纪念日),比如一位罗马历史学家于 354 年(参见 78.3)编写了一部

Depositio episcoporum et martyrum (《诸主教及殉道者名录》), 大约在 400 年, Carthago (迦太基), Neapolis (那布勒斯) 和叙利亚的教会都有一些“纪念殉道者的日历”, 而这些文献发展到篇幅很大的 *Martyrologia* (《殉道者名录》或译《殉道者列传》, 在东方称为 *Menologoi* 或 *Synaxaria*)。在这方面最重要的著作是 *Martyrologium Hieronymianum* (《热罗尼莫/耶柔米的殉道者名录》), 它从圣诞节开始, 大约收录了 6000 名殉道者和圣人/圣徒的名字。但这部著作并不是圣 Hieronymus (热罗尼莫/耶柔米) 写的; 它约于 450 年形成于意大利北部, 后来于 600 年在高卢被重编。692 年在 Constantinopolis (君士坦丁堡) 举行的主教会议规定了拜占庭教会的圣人/圣徒日历。

朝圣的目的地主要是圣 Petrus (伯多禄/彼得) 和圣 Paulus (保禄/保罗) 的墓 (参见 44.4 关于英国人的说法), 以及罗马圣人 Hippolytus (希波吕图斯) 的墓, Carthago (迦太基) 主教圣 Cyprianus (西彼连/居普良) 的墓, 叙利亚沙漠中圣 Sergius (塞尔基乌斯) 的墓, 圣 Martinus (马丁努斯) 在 Tours (图尔) 的墓 (参见 72.6), 以及圣 Felix (斐理斯/菲力斯) 在意大利 Nola (诺拉) 的墓——最后两个人不是殉道者。在东方很著名的朝圣地是圣 Thecla (特克拉) 在 Seleucia (Isauria) 的墓和圣 Menas (梅纳斯) 在埃及的墓——这个墓在 1905 年再次被发现, 它在 Alexandria (亚历山大里亚) 以西的沙漠里, 大概在 5、6 世纪是整个东方教会最繁荣的朝圣地。

70.2 对殉道者的敬礼是很自然的事, 在人的本性深处就有这种尊敬伟人的倾向, 而如果这种敬礼不超过适当的范围, 它不仅是合理的, 而且也是可赞美的和有益的。当然, 这些敬礼也引起一些不理想的现象: 在庆节上有暴动, 有一些迷信的观念和习俗, 有圣物买卖, 有假冒的圣物, 而教会的长上及神学家都反对这些不良现象。人们也意识到, 对于圣人/圣徒的敬礼 (希腊语的 *douleia*, *time*) 和对于上主的钦崇 (希腊语的 *latreia*, 拉丁语的 *adoratio*) 之间有本质上的差别; 一些人谴责了信徒们不知道这个差别或崇拜偶像, 但当时的神学家都指出敬礼和朝拜之间的区别, 比如 Epiphanius (埃彼法尼乌斯), Cyrillus de Alexandria (济利禄/区利罗), Theodoretus (狄奥多莱), Augustinus (奥古斯丁) 等。

19 世纪很流行的“宗教历史学派”的观点是这样的: 古代教会对殉道者, 对圣人/圣徒或对圣物的敬礼仅仅是延续古希腊罗马对“英雄”或对亡者的崇拜, 或说, 某些基督宗教的圣人直接是某些外教人的神灵的“继承人”, 而且教会对圣人/圣徒的尊敬在某种程度上保存了多神论的因素。然而, 教会对圣人/圣徒的敬礼都有明

显的基督宗教的特征,与外教人的崇拜有本质上的差别,因为外教人的崇拜是以“魔术”为主,而基督宗教的敬礼的主要因素是伦理道德上的提升和“为我们转求上主”的祈祷,虽然在某些敬礼的形式上,外教人和基督徒的敬拜也会有相似之处。我们也不能说,外教人的神灵直接变成了基督宗教的圣人/圣徒(比如 Usener 曾认为 Pelagia = Aphrodite; Cosmas + Damian = Castor + Pollux, Georg = Mithras, Barbara = Danae, Agatha = Penelope, Thecla = Athene 等等,但这种“继承”都没有证据)。当然,在文学上会有一些神话因素或传奇题材也被“圣人传记”的作者所引用。

70.3 除了传统的圣人/圣徒以外,4 世纪以来出现了一些新的人。教会现在认为,在那些没有殉道的杰出信徒中可能也有一些可以称为“圣人/圣徒”——他们是道德榜样,有虔诚的信仰,尤其是隐修者和独修者(他们是祈祷和克己的“英雄”)或一些主教(他们为了保卫正统的信仰而勇敢地奋斗了一生)。这些人的共同名称是 confessor(“宣认信仰者”,参见 14.4)。除此之外,天使们(尤其是 Michael 弥格/米迦勒)和一些《旧约》的人物(先知们, Maccabaei 玛加伯弟兄)也受尊敬。然而,最大的敬礼属于童贞荣福 Maria(玛利亚/马利亚),因为她最靠近救世主;在 300 年以前,人们也私下尊敬了圣母,但现在她获得正式的敬礼,正如那些新的纪念圣母的节日(参见 69.5)所表现的那样。虽然 Nestorius(奈斯多略/涅斯多留/聂斯托利)派的人不愿意称她为“天主/上帝之母”(参见 54.1,2),但 431 年在 Ephesus(厄弗所/以弗所)的主教会议上(这个会议召开在一个献给圣母的教堂里)很支持对圣母的敬礼。那些反对“终身童贞”的说法的人包括所谓的 Antidicomarianiti(阿拉伯的一个教派), Sardica(撒迪卡)的主教 Bonosus(波诺苏斯,参见 50.5),第 4,5 世纪的平信徒 Helvidius(赫尔维迪乌斯),罗马的隐修者 Jovinianus(约维尼安努斯)以及高卢南部的长老 Vigilantius(维基兰奇乌斯)——他们也曾反对过任何“克己”(ascesis)和隐修传统(参见 72.6)。然而,那些杰出的教父们(如 Ephraem, Epiphanius, Ambrosius, Hieronymus, Augustinus, Cyrillus de Alexandria, Johannes de Damascus)很成功地反驳了他们的一切攻击,这样圣母的“童贞”更受普遍的尊敬。因为隐修者的生活方式越来越受重视,所以很多人也认为,玛利亚就是一切高尚追求或宗教追求的理想和榜样,他是“第二个、没有罪的 Eva(厄娃/夏娃)”。

在阿拉伯不但有一些反对圣母的人(见上),而且也有一些太过分赞美了 Maria

(玛利亚/马利亚)的人,比如大约在 370 年有一些妇女以拜偶像的方式献给 Maria (玛利亚/马利亚)一些饼子(称 kollyris)并吃这些饼子。Epiphanius(埃彼法尼乌斯/伊彼法纽)在其著作中(Haer. 79)记载了这种习俗并严厉地谴责了这些妇女。在第 6 世纪,拜占庭的 Leontius(莱安提乌斯)曾提到了一个 Philomarianiti(“爱玛利亚派”)的教派,也许指同样的教派。然而,根据这类的现象还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对圣母的敬礼的来源是古代外教人对 Magna Mater (Cybele)(“大母”)等“大母女神”的崇拜。这两种宗教现象之间有很大的差别。

70.4 《圣经·旧约》在原则上拒绝任何神像(参见 Ex 20:4),而且当外教人的偶像崇拜还很旺盛时,基督徒们都多少会反对任何圣像,包括基督徒的画像。因此,头 300 年的教父和教会作者都相当冷漠地对待了圣像;他们大部分认为,《旧约》的命令仍然是有效的。根据同样的理由,约于 306 年在西班牙 Elvira(厄尔维拉)的主教会议提出一个严格的规则(会议文献第 36 条):Placuit picturas in ecclesia esse non debere, ne, quod colitur et adoratur, in parietibus depingatur(“在教堂中不可以有图像,以免在墙上画一些受崇拜和敬拜的东西”)。后来还有一些人反驳(部分上很严厉地反驳)圣像,比如 Eusebius de Caesarea, Epiphanius de Cypro, 大约于 600 年还有 Marseille(马塞尔)的主教 Serenus(塞任努斯)。然而,另一些人从一开始就怀着另一种态度(罗马地下墓穴中的画像也证明这一点),所以我们不能说,古代的基督徒都“憎恨画像,憎恨美术”。因为外教人的传统在第 4 世纪逐渐消失了,所以反对圣像的主要理由也不存在,因此自从第 4 世纪出现了越来越多圣像。这些画像的作用一方面是当教堂的装饰品,另一方面也是为信仰的教育和精神上的振奋服务。不过,也有一些关于“朝拜”(adoratio)圣像的记载,所以那些本来保卫了圣像的人也开始谴责这样的现象,比如 Gregorius Magnus(大额我略/贵格利,参见 Ep. 9, 105; 11, 13)。对圣像的敬礼也可以这样解释:其中的敬拜不是对圣像的尊敬,而是对于其中画的圣人/圣徒的尊敬。因此,在第 5 到第 7 世纪中,东方教会大量地发展了“圣像敬礼”,而西方教会在这方面更冷静和采取有所保留的态度。在东方的信徒认为,圣像不仅仅是一些符号或象征,也是它们真正是超然力量的传达者和中介者,所以人们亲切的亲吻它们,并在圣像前跪下,点燃蜡烛,烧香等等。某些圣像被视为具有特殊的来源,比如 Edessa(厄德撒)的国王 Abgar(亚伯加)据说有基督的一幅画像(参见 12.9),而在 Cappadocia(小亚细亚)的 Camuliana 也有这样的基督画像;在罗马的 Sancta Sanctorum(至圣)教堂(在 Lateran 附近)有

一个著名的 Salvator(救世主)画像(它于1905年被重新发现)。另外,一些信徒相信,某些基督、圣母或圣人/圣徒的圣像“不是人手制造的”(eikones acheiropoietai)——这是5世纪以来的传统。值得注意的是,在Constantinus(君士坦丁大帝)的时代,罗马教会更重视对于Petrus(伯多禄/彼得)的敬礼,比如一些基督徒的石棺上有相关的雕塑。

70.5 那个时代的信徒喜欢到圣人/圣徒的墓地去朝圣,但更想去巴勒斯坦地区朝圣,因为那些地方都是神圣的,是“圣地”,因为主基督曾经在那里生活,在那里活动过。有一个文献,所谓的 *Itinerarium Burdigalense*(《布迪伽拉游记》,它来自公元333年),描述到圣地的朝圣过程,对于礼仪历史研究很重要的是另一个文献,即大概于4世纪末写成的 *Peregrinatio ad loca sancta*(《去圣地朝圣游记》);这部著作的作者大概是一位来自西班牙或高卢南部的修女(名为 Aetheria/ Egeria/ Eucheria?)。有的信徒太过分强调了“朝圣”的价值,所以个别的教父也曾经谴责了一些不健康的观点,参见 Gregorius de Nyssa(Ep. 2, De iis qui adeunt Ierosolyma “论那些去耶路撒冷的人”)和 Hieronymus(Ep. 58 ad Paulinum《致保利努斯的信》)。

70.6 据说,Constantinus Magnus(君士坦丁大帝)的母亲圣 Helena(海伦纳)曾经去了巴勒斯坦圣地朝圣(324年以后),并发现了基督的十字架。关于这个事件的报告首先记载于395年(Ambrosius 盎博罗修, *De obitu Theodosii*《论狄奥多西的去世》c. 43 ff),还有别的作者和历史学家(Rufinus, 10, 7-8; Socrates, 1, 17)。但因为上面提到的 *Itinerarium Burdigalense*(《布尔迪伽拉游记》)和 Eusebius(欧瑟比乌斯/优西彼乌)的著作没有提到这件事,关于 Helena(海伦纳)发现十字架的故事大概不是完全可靠的。然而,耶路撒冷的主教 Cyrillus(济利禄/区利罗)于348年在他的著作中(*Catecheseis mystagogicae*, 4, 10; 10, 19; 13, 4)说,圣十字架存在,它受尊敬,而他的木块分散在整个世界里。9月14日的“圣十字架节”(Exaltatio s. crucis)好像早在第4世纪末的耶路撒冷就被举行。这个节日传播到整个东方教会,而在7世纪末以后,西方教会部分地区也接受了这个节日。西方教会大约于650年后在每年的5月3日还过一个“重获圣十字架节”(Inventio s. crucis),这就是为纪念 Heraclius(赫拉克留斯)皇帝于628/629年重新从波斯人的手里夺回了十字架,因为波斯人于614年从耶城那里抢走了这个圣物。

古代教会艺术。圣堂器皿和礼服

71.1 基督宗教的艺术在 313 年以前仅仅在很有限的范围中有发展的机会, 比如在罗马的地下墓穴(参见 23.5), 但在 Constantinus(君士坦丁大帝)的解放后, 它获得强大的激励, 能够发挥。在 Diocletianus(戴克里先)皇帝的教难中(参见 16.4), 似乎所有的教堂都被拆毁, 这又为教会艺术的发展提供需要和机会。那些基督徒皇帝, 尤其是 Constantinus(君士坦丁), 后来还有 Theodosius I(狄奥多西一世), Theodosius II(狄奥多西二世)和 Justinianus(尤斯提尼安)皇帝, 各地的主教, 罗马的教宗和各地的城市都在建立堂皇的教堂方面非常热心。在整个罗马帝国的广大地区都出现了新的教堂, 无论是在 Constantinopolis(君士坦丁堡)、小亚细亚、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或是在西部。大约在 315 年, 罗马最古老的 basilica(圣殿)教堂被建立, 就是 Lateran(拉特兰)大堂。在它以后还有许多其它的教堂被建立: St. Petrus(圣伯多禄/彼得大堂), S. Maria Maggiore(圣母大殿), St. Paulus(圣保禄/保罗大堂), S. Lorenzo(圣劳楞佐大堂), S. Clemente(圣克雷孟/革利免大堂), S. Sabina(圣撒比纳大堂), S. Agnese(圣阿内斯大堂)等。1950 年在德国 Trier(特里尔)进行的考古工作呈现出一个 110 米乘 112 米大的大教堂的地基。意大利北部的 Ravenna(拉文纳)曾经从 Honorius(霍诺留斯, 402 年)以来成了罗马帝国西部的朝廷, 所以也保存了很多来自第 5、6 世纪的杰出建筑物, 部分是大教堂(S. Apollinare Nuovo; S. Apollinare in Classe), 部分是洗礼堂和墓屋(mausoleum)。在叙利亚出现了用石头的建筑技术(粗壮的石柱, 拱顶)。在 Constantinopolis(君士坦丁堡), 西方(希腊)和东方的建筑因素结合, 形成了所谓的拜占庭艺术风格。Constantinus(君士坦丁)皇帝早就在那里建立了很多美丽的教堂(参见 Eusebius, *Vita Const.* 3, 48), 但最有名的杰作是 Justinianus(尤斯提尼安/游斯丁)皇帝于 532-537 年间建立了“圣智慧大堂”(Hagia Sophia), 它献给基督(“圣父的智慧”), 不过从 1453 年以来, 它变成了一个清真寺。这个教堂的内观是艺术创造和宗教气氛的最优雅结合。

71.2 在第 4 世纪初就出现了 basilica(“圣殿”)的建筑风格(名字来自 basilike

stoa“君王之大厅”),它成为基督宗教大教堂的标准建筑形式。虽然在古代的时候,这种 basilica(“大厅”)被用为“超市”或“法庭”,但基督宗教基本上重新创立了这个“大厅”,使之成为“大堂”,其风格结合庄严气氛和实用性。basilica 圣殿的平面图是一个长方形,在前部左右边有一些小祭坛,信徒们在那里安放他们的奉献品。除了中殿以外还有两个或四个旁殿,但中殿比较高。在前方上面有一种“凯旋拱顶”,它的目的是集中目光到祭坛。在祭坛后有半圆形的 apsis(内殿,亦称 concha, tribuna),在那里有主教的宝座(thronos, cathedra)和长老们的座位。在门口之外,平常有一个小“前殿”(narthex, porticus)或一个正方形的“前院”(atrium),中间有一口井(cantharus)。整个教堂一般是朝东方建盖的,这是一个古老的传统(也是外教人的传统),而基督徒们大概从一开始有这种“向东方建立教堂”的习俗。然而,直到第5世纪,罗马的教堂中也有很多是相反的,它们朝西。教堂的塔楼首先是在东方出现的(叙利亚),在西方的教堂(罗马, Ravenna 拉文纳/腊万纳)在6世纪才建立高塔,并且不是和教堂结合的,而是独立的塔楼。

除了长方形的“大殿”以外,圆形的建筑也很受欢迎,尤其在 baptisterium(洗礼堂)那里经常施用这种风格(罗马:S. Giovanni in Laterano; Ravenna: S. Giovanni in fonte; S. Vitale; Milano: S. Lorenzo)。墓屋和亡者的纪念堂也多用这种圆形的风格(罗马:S. Constanza; Ravenna: Galla Placidia 皇后的纪念堂;Theodoricus Magnus 的墓屋)。东方的教堂也多是圆形的,其屋顶是圆形拱顶。长方形的建筑和圆形风格的结合造成了拜占庭的特殊教堂风格(所谓的 Kuppelbasilica)。

那些洗礼堂(baptisterium,参见 66.3)建立在教堂附近,而在教堂和洗礼堂之间有一道走廊。在洗礼堂正中间有一个水池(kolybethra, piscina, fons),它有台阶;受洗的人可以下去,必须全身浸入水中。后来,婴儿洗礼成为普遍的,所以一个“施洗石头”代替了水池,而这个石头后来被安放在教堂里。

早期的基督徒都反对多神论,所以雕塑艺术的发展比较慢,但从第3世纪保存的大理石雕塑像中也有一些是很有艺术价值的(“善牧”,罗马的 Hippolytus(希波吕图斯)的雕像(参见 39.4)以及梵蒂冈的 grottoe 中的伯多禄/彼得雕像)。在第4、5世纪里,那些比较富裕的基督徒为自己准备了一些石棺,在它们上面的雕塑很精美。其中所施用的象征和风格和地下墓穴基本上是一样的。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小形的雕塑品或铸造品(用青铜、泥土、木材或象牙)。Ravenna(拉文纳/腊万纳)主教 Maximilianus(马克西米尼安努斯)的主教座是象牙作的雕塑品,非常优美(约

于 550 年)。

基督宗教的绘画传统在 313 年以前的罗马地下墓穴中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参见 23.5),现在在“地上”的大教堂那里有良好的发展条件。在教堂的中殿,凯旋拱顶,半圆形的前部建筑以及圆形的拱顶都开始有个别的图画或一系列的图画,部分上是以 mosaic(马赛克,名字来自希腊语的 musai 文艺女神)作的——这些马赛克图似乎永远不会受到破坏。最受欢迎的题材是那位坐在宝座上的基督,他被描绘成老师或“宇宙的君王”(Pantocrator),在他周围有天使、宗徒/使徒和圣人/圣徒。另外,“羔羊”和四个福音的象征动物(人,狮子,牛,老鹰)也经常在古老的画图上出现。马赛克艺术的最辉煌杰作是 5、6 世纪的罗马教堂 S. Pudenziana, SS. Cosma e Damiano, S. Maria Maggiore 和 Ravenna(拉文纳)的 S. Giovanni in fonte, S. Apollinare nuovo 和 S. Vitale 教堂。

71.3 教堂中最重要的地方是 altare(祭坛),它的位置在 apsis(内殿)的前面或在内殿的门口。在祭坛周围的地方被称为 presbyterium(只有长老,圣职人员和领唱员能坐在那里),而在它和中殿之间有一排栏杆(希腊语称 kigklides,拉丁语称 cancelli),或有一排石柱。在 6 世纪的东方教堂里,从这种“栏杆”发展出所谓的 iconostasis(“圣像屏帟”),它是木头作的,很少是石头的,而在这个 iconostasis 上有基督、玛利亚、洗者若翰/约翰、总领天使和最受欢迎的圣人。在中殿的前部分有“讲道台”(ambo/ ambon, pulpitum, suggestus),这是一种木头或石头作的架子,读经员从那里宣读《圣经》的经文,后来也成为讲道者布道的地方(参见 67.4)。在 313 年以前,祭坛是一个没有布置的,可以调整的木桌(拉丁语的 mensa),它在感恩祭以外没有什么礼仪方面的作用。自从第 5 世纪以来,这个桌子一般是石头作的。基督徒有一个很古老的习惯:他们要在殉道者的纪念日到他们的墓那里去,并且要在尽量靠近墓的地方举行感恩祭(参见 23.5);后来,对于殉道者的敬礼和敬佩更增加(参见 70.1),所以在 350 年后,他们在殉道者的墓之上建立一个 basilica(圣殿),而圣殿的祭坛直接是在墓之上的(所谓的 confessio)。由此发展了这样的习惯:在城市中心的教堂也要成为“殉道者教堂”,他们也保存了一个殉道者的骨灰到这些教堂的祭坛里。这样,祭坛逐渐获得了一种类似石棺的形式,而普通的“桌子祭坛”消失了。这样,祭坛和教堂的楼宇自己成了一个 res sacra(神圣事物,因为它是基督的象征),并且后来也特别被祝圣(consecratio)。到第 6 世纪,教堂中只有一个祭坛,而东方的教堂一直到今天只有一个祭坛,但在西部开始在旁边有更多的小

祭坛,这样可以举行私人的弥撒。在大的祭坛之上有一个建立在四个柱子上的 baldachinum(宝达锦,华盖,称为 kiborion, ciborium, umbraculum),而华盖在四面都有一布幕(称 tetravela“四面布”)。为了保存圣体,信徒在第8世纪开始在华盖中挂一个有鸽子形状的金属作的器皿(金子或银子作的,被称 peristerion, columba, 参见 67.5)。

最重要的礼仪器皿是 calix(圣爵,圣杯)和 patina(圣盘, diskos)。中世纪的教会规定,圣爵应该是金属作的,但早期的教会除了金属以外还有木制的,玻璃作的或陶器圣杯。除了司铎用的弥撒圣爵以外,还有一个更大的,平信徒用的圣爵(称为 scyphus, calix ministerialis, calix ansatus)。

71.4 在最早的时候,基督宗教的司铎们没有什么特殊的礼仪服装。圣职人员在礼仪中就穿一般的礼服,在4世纪的罗马是一个紧袖的 tunica(羊毛作的内衣),还有 dalmatica(上衣)和 paenula(外衣)。当圣职人员在4、5世纪被视为一种“官员阶层”时,这些罗马服装后来成为圣职人员的固定礼仪服装。从 tunica(内衣)发展出来的是 alba(长白衣),而原来的外衣(paenula)后来变成正式的弥撒祭披(casula, planeta)。633年在 Toledo(托莱多)召开的主教会议(第28条)提到这两种衣件是圣职人员的“制服”,另外还提到司铎和执事都要带的 orarium(它后来变成所谓的 stola 领带)——380年的 Laodicea(劳迪则亚)会议早就提到过这个“领带”(orarium)。Liber Pontificalis(《教宗列传》)在 Vita Silvestri(《西尔维斯特教宗传》,他于335年去世)和在 Vita Zosimi(《佐西木斯教宗传》,他于418年去世)中提到某一个 pallium linostimum(一种装饰布),后来变成所谓的 manipel。上述的 Toledo(托莱多)会议也说,主教除了 orarium(领带)以外还有主教的戒指和主教的权杖(baculum)。另外还有一个在东方被称为 omophorion 的“背心”,就是 pallium(白羊毛披肩带)——它大概最早是一个世俗的荣誉服装,比如皇帝会送高级官员这种衣服。在西方教会中,最早只有教宗带这个 pallium(白羊毛披肩带),但在第6世纪,教宗们开始向别地区的主教——尤其是总主教——送这个 pallium(披肩带),第一次可能是 Symmachus(西马克斯)教宗于513年向 Arles(阿尔勒)的总主教 Caesarius 送这种荣誉披肩带;它代表与罗马教会的特殊联系,后来也有法律上的意义。教宗和他的执事们除了 tunica 以外还穿着第二个内衣,就是 dalmatica(有长袖的白衣)。在 Ravenna(拉文纳)的圣职人员早在6世纪就开始穿它,而自从第9世纪,这个 dalmatica(白衣)成为主教们和执事们普遍用的礼服。在古代的教会

里,礼仪服装的颜色似乎都是白色,只有在中世纪早期(第8、9世纪)开始才有更多的礼衣颜色。

隐修传统的起源,及其在东、西方的发展

72.1 首先是各地的城市接受了基督信仰,而后来才有乡间的农村也皈依了信仰;然而,在农村之前,基督宗教先征服了沙漠——通过隐修者和克苦者。隐修者的生活方式对教会史和文化史有同样重要的影响,虽然它的发展形式是新的,但它的内在精神是很古老的。隐修者的前身是那些愿意过“克己”的生活的基督徒(asketai, continentes, virgines“克苦者”,“保守的”,“守贞的”);这种生活的基础是所谓的“福音劝谕”(consilia evangelica,参见 Mt 19: 12. 21; 1 Cor 7: 7; 7: 25; 参见 19. 5; 26. 3)。基督宗教从一开始包含一种“克己的冲动”(der asketische Trieb,或译“克苦的理想”),而自从第3世纪以来,个别的人发展了这种理想,他们认为,克苦就是脱离社会,先是某个程度上的“隐退”,后来是完全生活在偏僻的沙漠或荒凉地区。因为这些隐修者是“单独生活的人”,他们被称为 monachus(希腊语 monachoi,从 monos 单独一个),也被称为 anachoretus(从希腊语 anachorein 后退),后来又称他们 eremitus(英文的 hermit,从希腊语 eremos 沙漠)。什么因素推动了某些人过这样“逃离世界”和“不断和天主/上帝有来往”的生活呢?既不是 Sozomenus(*Hist. Eccl.* 1, 12, 11)所说的教难,又不是教难以后对世俗生活的厌恶,也不是对别的信徒那种不冷不热的心态的反感,而唯独是对于克修理想的渴望(das asketische Ideal,即独处、静默、祈祷),而这个理想在早期的生活方式中无法受到完善的表达。这种“隐修生活”最早尤其在埃及出现,在那里有两个因素促进了隐修者的生活:气候和本地居民(科普特人)的态度。最著名的代表者是 Thebae(特贝)的圣 Paulus(保禄/保罗,大约 347 年去世)和圣 Antonius Magnus(安东尼/安托尼乌斯,251 - 356 年)。后者来自埃及中部地区的富裕基督徒家庭,他是“隐修传统之父”,也是一位有名的祈祷者,克服魔鬼或鬼怪的人,治病者和灵修导师(神师)。圣 Hieronymus(热罗尼莫/耶柔米/哲罗姆)曾于 376 年写了 *Vita Pauli*(《圣保禄/保罗传记》),其中提到很多传奇。隐修者 Antonius(安东尼/安托尼乌

斯)的传记是 Alexandria(亚历山大里亚/亚力山太)的主教 Athanasius(亚大纳修/阿塔纳修斯)约于 357 年写的——Athanasius(亚大纳修/阿塔纳修斯)很佩服那位隐修者,而他的传记也充满灵修感染力,并且基本上也是可靠的(没有太多传奇)。这部传记的书名是 Vita Sancti Antonii(《圣安东尼/安托尼乌斯传》,其影响深远,不仅让更多人知道隐修生活的理想,而且也开始了一个“颂扬隐修生活文学”的丰富传统,并长期影响了这个文学传统。

72.2 不久也出现从纯粹的“独修”到“团体生活”的发展。圣 Antonius(安东尼/安托尼乌斯)曾经过了一个完全单独的生活 20 年之久,但大约于 306 年他接受了一些学生,他们在他的居所附近建立了一些小屋,居住在其中。这样,他们形成了一种“隐退者联盟”(Anachoretenverband),但没有“会规”或“固定生活规律”,只靠那位精神领袖的权威和教导而保持联结。

第三个阶段是 coinobiti(从希腊语 koinos bios 共同的生活),这是当时最后的阶段。与它有关系的人是圣 Pachomius(帕霍米乌斯)。他原来是士兵,退伍后领圣洗,曾当一位隐修者——Palaemon(帕莱孟)——的学生,约于 320 年在 Thebais(特巴斯)地区(埃及南部)的 Tabennisi(塔本尼西,靠近尼罗河)建立了一个“隐修院”,就是一个楼房,其中有很多隐修者可以居住的小层,外面有一道围墙;“隐修院”称为(希腊语 mandra, monasterion, koinobion)。他也为隐修者团体编写了一个“会规”,其中规定了祈祷的时间、灵修活动、服装、体力劳动和纪律等具体项目。这样的团体的长上被称为 Abbas(隐修院院长,原义为“父亲”)——隐修者必须绝对地服从这个长上;这个“院长”的概念原来是一个“灵性的人”,他应该有特殊的神恩。这样,那种早期的没有规律的并且相当危险的“独修”生活发展到了一种有组织的隐修生活——这种有规律的隐修生活能够更好地满足修道人在宗教和社会上的需要,而在这种基本的路线上,隐修文化将来为教会和为整个文化传统结出了最伟大的和最美妙的果实。

基督宗教的隐修传统的来源就是基督信仰和基督宗教的克修理想(in seinen asketischen Idealen)。一些学者曾经认为,隐修生活来自基督宗教以外的传统,比如来自犹太人的克苦精神(如 Essenes, Therapeutes 参见 6.1)或来自新柏拉图主义,新毕达哥拉斯主义(Neu-Pythagoreismus),诺斯底派,或来自佛教,或来自埃及 Memphis 城的 Serapis(牛神)庙宇中的“克苦生活”(katoche)。但这一切克苦传统仅仅是一些与基督宗教隐修传统并行的现象,只是“不谋而合的”,而不是基督宗教

隐修生活的来源。人们本来就会尊敬一种退隐的、完全敬拜神的生活方式,这是人性共有的特征,所以任何一个高等的宗教都会发展某一种隐修传统(比如后来的伊斯兰教也是这样的)。关于那些“牛神和尚”(Serapisklausner,希腊文 katochoi)仍然有很多争论:他们在 Serapis(牛神)的神庙中生活,或仅仅在那里睡觉,为了获得身体上的治疗(拉丁语的 incubatio),但他们也许是一些逃难者,而神庙是他们的避难所。他们与 Pachomius(帕霍米乌斯)大概没有什么关系,最多是外在的形式(围墙,封闭的修院,clausura)与埃及的习俗可能有一点联系。

72.3 在东方的教会中,隐修生活的传播非常快。Pachomius(帕霍米乌斯)的学生很多,所以他就必须建立一些新的隐修院。因为另一些团体也请他引导他们,所以他的“修会”在他去世的时候(347年)已经包括9个隐修院和几千个成员。他们的中心是 Pebou = Pheboou(佩布)的隐修院,而创始人也居住在那里。一直到第5世纪,埃及南部的 Thebais(特贝斯)地区是基督宗教隐修运动的核心。在那里最受尊敬的人是 Shenute(谢努特)院长(370-466年),他在 Atripe(阿特里佩)的“白楼隐修院”(White Monastery)中教导了几千个隐修者。除了那些“男修院”以外还出现了很多“女修院”,自然也是以“团体隐修”的形式发展的。因为在第3世纪早就有很多发了个人“守贞圣愿”的妇女(称为 virgines sacrae 或 virgines Christi“基督的贞女”,参见 26.3),所以后来也有很多妇女进入隐修院。Pachomius(帕霍米乌斯)自己就建立了两个“女修院”,第一个在 Tabennisi(塔本尼西),并指定自己的妹妹当院长。

除了 Thebais(特贝斯)以外,埃及北部和巴勒斯坦也是重要的隐修者的地区。在埃及北部的 Nitri(尼特里)山区里有一位来自 Alexandria(亚历山大里亚/亚力山太)的 Amun(或 Ammonius,阿莫尼乌斯,约于356年去世),他建立一些隐修院,并有许多学生。在附近的沙漠中有另一位著名的隐修者,就是 Macarius Magnus(= Macarius Maior,马卡留斯,关于他的“灵魂讲道稿”,参见 75.4)。圣 Hilarion de Gaza(希拉利翁,371年去世)将隐修传统介绍到巴勒斯坦。不久后,在巴勒斯坦地区也出现了很多隐修院。在第5世纪,最有名的隐修院院长也许是 Euthymius(473年去世)。在叙利亚的东北部,在 Edessa(埃德撒)周围地区早在4世纪初就有一些隐修院,也许和埃及的隐修院没有渊源关系。在叙利亚西部地区,在 Antiochia(安提约基亚/安提阿/安条克)的山区和 Chalcis 沙漠(卡尔基斯,称为“叙利亚的 Thebais”,因为有那么多隐修院)中也存在很多隐修者团体,而圣 Johannes

Chrysostomus(金口若望/约翰)和圣 Hieronymus(热罗尼莫/耶柔米/哲罗姆)也曾在那里一段时间修过道。在小亚细亚和周围地区,最支持隐修运动的人包括 Sebaste(色巴斯特)的总主教 Eustathius(奥伊斯塔提乌斯/优斯这修,约于380年去世),以及他的学生 Basilius Magnus(大巴西略/大巴西流),他曾是 Cappadocia(卡帕多西亚/加帕多家)的 Caesarea(凯撒勒亚/该撒利亚)城的总主教(参见75.2),并曾经和一些朋友在 Pontus(彭图斯)地区在 Iris(伊利斯)河边当了一个隐修者。Basilius(巴西略/巴西流)不仅仅注意到了“退隐”的理想,而且也强调“共同修道”的教育作用,慈善工作的义务,提高学问和神学研究的工作。在结合希腊化学问和隐修院传统方面,他是主要的推动者之一。他也写了(或至少影响别人写)两个“隐修院会规”,一个“大的”,一个“小的”,而东方的隐修者的基本制度直至还是建立在这些“会规”之上,但没有形成一种“巴西略/巴西流会”(Basilianerorden)。

在一些地区(尤其在巴勒斯坦),除了共同的隐修生活以外,独修的形式也再次被恢复,或形成了一种结合两种方式的风格:隐修者在一个院长的指导下生活在独立的小屋(希腊语 ta kellia,拉丁语 cella)。这样的“分散修院”被称为“劳拉”(希腊语 laura = 拉丁语 vicus“村子”)。最有名的是圣 Sabas(撒巴斯,532年去世)的“大劳拉”(或“旧劳拉”),这是在耶路撒冷附近的隐修院(参见58.4)。好几个第4、5世纪的希腊教父都支持和深化了隐修传统,并且写了一些相关的著作(参见 Evagrius Ponticus, Palladius, Isidorus de Pelusium, Nilus Maior,参见75.6,7)。那种关于隐修者的故事文集或隐修者语录(*Apophthegmata patrum*《圣祖们的文录》)也是很受欢迎的读物。这样,隐修院传统在希腊的教会中的影响越来越大,无论是在内部或对外,或在社会工作方面,甚至对教会政策也有影响(参见54,55,58,59)。

72.4 就隐修院的制度而言,当时的隐修似乎都是平信徒(非祝圣的圣职人员)。他们的服装似乎也都一样:有皮制腰带的亚麻布织成的内衣,又穿带有风帽的羊皮外衣。他们的工作是作一些手工艺和祈祷(关于日课参见67.7)。在埃及的隐修者也种地、制造篮子、被子、席子等纺织品或编织品。在那些比较大的隐修院(coenobia)里似乎所有的工艺都有。他们的产品部分上被出售,所获得的钱被用为隐修院,或给穷人。在隐修院中只有一个或很少几个司铎,因为他们要举行感恩祭。在他的隐修团体中,Pachomius(帕霍米乌斯)甚至完全排除了司铎,因为他要避免人们追求荣耀和尊严;他请周围的司铎来隐修院举行感恩祭。

那些女隐修院经常建立在男修院附近,这是出于一些牧灵的和经济的考虑,也

是因为在沙漠的边缘经常出现强盗,所以修女们需要被保护。当然,这种联系也有一些道德的危险。因此,在 Provence(高卢南部)的 Agde(阿格德)于 506 年召开的主教会议和 Justinianus(尤斯提尼安)皇帝(529 年的《法典》,Cod. 1, 3, 43)都禁止这些“双方隐修院”。Nicaea(尼西亚)第 2 个会议(787 年)至少禁止了人们新建立这样的“双修院”,并作出一些相关的规定来面对现有的隐修院的问题。虽然如此,这种隐修院在西方教会中一直到 1500 年都存在,而且在第 12 世纪重新过了一个旺盛时期。

早在圣 Pachomius(帕霍米乌斯)的时代,很多人有这样的习惯:他们把自己的孩子交给隐修院管理,一般来说这意味着这个孩子将来也要当隐修士(圣 Beda 就是这样的孩子)。692 年的 Constantinopolis(君士坦丁堡)会议要求这些孩子至少是 10 岁的(参见会议文献第 40 条),但这个规定没有被普遍施行。

教会和国家的立法者在 Chalcedon(加采东/迦克墩/卡尔西顿)的会议上(451 年)想为东方的隐修生活建立一些比较固定的规律,这样想预防一些不良现象。根据这些新规定,无论是乡间或城市的隐修者都必须服从该地区的主教。如果没有主教的批准,谁也不能建立任何新的隐修院。隐修士必须守斋,要热切祈祷,如果没有主教的批准,他们也不可以离开隐修院。奴隶需要有主人的许可,才可以被接受到隐修院中。如果一些隐修者再想回到世俗的世界去,如果他接受一个官位或结婚,他就遭受严厉的惩罚(被开除教籍,参见会议文献 7; 16)。692 年(在君士坦丁堡 Trullus)的会议更进一步地规定了希腊教会中的隐修生活。

72.5 因为没有统一的制度,出现了很多隐修生活的形式(尤其在东方),它们不仅仅是“稀奇的”,而且应该说是“不正规的”,比如所谓的 Sarabaiti(撒拉白特)或 Remoboth(瑞莫博特,参见 Hieronymus, *Ep.* 22, 34),他们两个或三个人住在一起,没有院长,也没有规律;他们在西方教会中也相当普遍(参见 Regula S. Benedicti《圣本笃会规》,1: monachorum deterrimus genus sarabaitarum“最可怕的隐修者是撒拉白特人”)。另一些隐修者被称为 Gyrovagi(巡逻隐修者),他们从一个隐修院走到另一个隐修院,仅仅居留了三四天就走。在叙利亚地区还有所谓的 boskoi(“吃草者”),他们在田野中走来走去,仅仅吃野草。在叙利亚有很多克苦者,这些后来发展并成了一些教派,如 Audiani(奥迪安努斯派)和 Messaliani(梅撒良派,参见 50.6,7)。还有退隐者和团体隐修院的另一些特点,比如那些“封闭自己人”(希腊语 enkleistoi,拉丁语称 inclusi, reclusi),他们很长时间或一生生活在

一个很小的屋子里。从古代一直到16世纪有很多男人或妇女作过这种克苦,包括在西方教会也有。另外还有“站柱者”(styliti),第一个这样的苦修者是圣 Symeon(西默盎/西缅,459年去世)。他曾经在 Antiochia(安提约基亚/安提阿/安条克)附近在一个15米高的柱子上生活30年,并且很受尊敬;他是一位神师(spiritual advisor)、缔造和平的人(即调协社会纠纷的人)、受压迫者的护卫者、又被视为吸引外邦人入教的人。圣 Daniel(达尼尔/但以理,493年去世),Symeon Minor(小西默盎/西缅,596年去世)和很多其他的人都模仿了这个“站柱者”的生活方式,并且也有女的“站柱者”,比如在第9世纪的耶路撒冷的 Gethsemani(革则玛尼)花园中就有一批女站柱者的团体!在西方的教会中曾经有一个执事,Wulflaich(乌尔夫莱克),他本来属于 Langobardi(伦巴第)民族,后来于484年在德国的 Trier(特里尔)想过一个“站柱者”的生活,但因为气候恶劣的缘故又放弃了他的计划(参见 Gregor. Tur., *Hist. Franc.* 8, 15)。最后还要提到在 Constantinopolis(君士坦丁堡)修道的“不睡眠者”(akometoi)的团体。他们分为几个小组,不断进行祈祷(akatapaustos doxologia“永不停的赞美”)。他们的创始人是圣 Alexander(亚历山大,约于440年去世),他原来是拜占庭的一个军官,后来在波斯地区和在 Bosphorus(博斯普鲁斯)地区建立两座隐修院。始终只有一个“不睡眠者”的隐修院,都是在 Constantinopolis(君士坦丁堡)附近或在城内。一位高级官员, Studios(斯图丢斯),于463年创立了一个后来在“破坏圣像运动”中变得很著名的隐修院(“斯图丢斯隐修院”),但它的制度和“不睡眠者”的制度又不一样。

72.6 在第3世纪的西方教会中,也已经有一些渴望过隐修生活的人,比如罗马的 Novatianus(诺瓦提安努斯)曾经当一个隐退者一段时间。不过,更全面地介绍隐修传统的人是 Alexandria(亚历山大里亚/亚力山太)的 Athanasius(亚大纳修/阿塔纳修斯),这一方面是口头上的,因为他曾被流放到德国的 Trier(特里尔,就是在335-338年间,参见48.2),而另一方面是通过他的著作 *Vita S. Antonii*(《圣安东尼/安托纽斯传记》)——这部书大约在370年由 Evagrius de Antiochia(埃瓦格利乌斯)主教译成拉丁语(参见50.1;但还有更早一些的拉丁译本),并深深地影响了西方教会(参见 Augustinus,《忏悔录》, *Conf.* 8,6)。在地中海的一些孤岛上或在意大利和高卢的偏僻地区早就有一些隐修者。然而,西方的气候不一样,而西方人的思想也都比较实在,比较注意到有用的和有利益的东西,所以西方人似乎都赞成“集体隐修”的方式,很少有“独修者”;另外,西方的隐修院也更多是高等教育和社

会慈善工作的地方,在这方面超过东方的隐修院。一些教会的领袖也曾经建立了一些男人或妇女隐修团体(比如 Ambrosius 盎博罗修斯/安波罗修, Hieronymus 热罗尼莫/耶柔米, Augustinus 奥古斯丁, Paulinus de Nola 保利努斯等)。那些反对隐修生活的人根本没有前途(他们是 Helvidius, Jovinianus, Vigilantius, 参见 70. 3)。Hieronymus(热罗尼莫)和 Rufinus(鲁菲努斯)都曾经写过一些赞美隐修生活的文章(Hieronymus: *Vita Pauli*, *Vita Malchi*, *Vita Hilarionis*(《传记》); Rufinus: *Historia monachorum in Aegypto sive de vitis patrum*《论埃及隐修者的历史》)。这些人的热忱也使得一些罗马贵族女士有了隐修者的精神,而且她们自己也在东方(伯利恒或耶路撒冷)的隐修院中生活了几十年。在高卢,隐修生活的最有名的代表或支持者是圣 Martinus de Tours(马丁努斯, 397 年去世)。

这位 Martinus(马丁努斯)316 年或 317 年生于 Pannonia(今天的匈牙利地区)的 Sabaria(撒巴利亚),他是一个罗马将军的儿子,先在罗马军队中服务,18 岁时接受圣洗,后在 Hilarius de Poitiers(希拉留斯)主教当“驱逐恶鬼者”(exorcista),在 Gallinaria(伽利纳利亚)岛上当隐修者,最后(371-397 年)当 Tours(图尔)的主教。虽然他进行了很多传教活动(当时的高卢居民部分上还是外教人),但他始终支持他的隐修士生活方式,并且在高卢地区努力传播隐修生活的传统;他的学生将隐修生活带到 Britannia(不列颠)和 Spania(西班牙)。他于 360 年在 Poitiers(普瓦铁)附近建立自己的小隐修屋,但后来成为 Liguge(利古谢)隐修院,而在 Loire(卢瓦尔河)边建立的小隐修院(约于 375 年)后来变成更著名的 Marmoutier (= Maius Monasterium, 玛穆铁)隐修院。这位圣人在 Tours(图尔)的墓后来成为中世纪最繁忙的朝圣地之一。这位圣人的外衣(cappa 卡帕)后来被交给朝廷的圣职人员们,要他们保存它(因此他们被称为 capellani)。这个外衣在法兰克王国中也是一个备受重视的珍宝。对圣 Martinus(马丁努斯)的尊敬和敬礼传播的很广泛(有的地方建立了“马丁努斯教堂”),可以说,他成为 Merowingi - Franci(梅洛温格-法兰克人)的“国家圣人/圣徒”或“国度的主保”(der Nationalheilige)。早在 390/400 年, Sulpicius Severus(苏尔皮奇乌斯)写过一部赞扬 Martinus(马丁努斯)的《传记》*Vita S. Martini*, 而 Gregorius Turonensis(图尔的额我略/贵格利)也写了 4 部书 *De virtutibus S. Martini*《论圣马丁努斯的美德》。

在高卢(法国地区)南部,圣 Honoratus(霍诺拉图斯)——他后来当 Arles(阿尔勒)的主教——大约于 410 年在 Nizza(尼撒)附近的 Lerinum = Lerins(雷让)海岛

上建立了一座隐修院,它后来成了学术活动的基地和培养主教们的学校(参见60.2)。不久后,那位来自 Scythia(西提亚)地区(Dobrudja,今天的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的 Johannes Cassianus(卡西安努斯/迦贤努,约于435年去世,他在“恩宠争论”中反对圣奥古斯丁的观点,参见57.2)在 Marseille(马赛,法国南部)建立了两个隐修院,一个男人隐修院(称为 St. Victor“圣维克托修院”)和一个妇女隐修院。他自己在 Bethlehem(白冷城/伯利恒)的一座隐修院获得了他们的宗教教育,后来在埃及的“退隐者”(anachoretēs)那里生活了10年。这样,他成了灵修导师以及东方和西方之间在灵修生活方面的桥梁。他在两部很有影响力的著作中写出自己的苦修经验(*De institutis coenobiorum*《集体隐修者的制度》, *Collationes patrum*《教父们的语录》)。他认为,一位隐修者的主要任务是克服8个主要的恶习。根据他的说法,最完美的状态是慈爱。不过,他关于“神恩”(charismata)和“默观”(contemplatio)的教导似乎包含一些太主观的因素。在第6世纪上半叶,Arles(阿尔勒)的总主教,圣 Caesarius(凯撒利乌斯/该撒留,542年去世,参见78.4)对于高卢南部的隐修生活的发展特别有贡献;他写了两个杰出的隐修士和修女的会规。他在 Arles(阿尔勒)建立了一个修女院,并指定他的妹妹 Caesaria(凯撒勒亚/该撒利亚)为院长。大约在600年之前,Sevilla(赛维亚,西班牙)的总主教 Leander(雷安德,参见78.4)也曾经写了一个修女会的会规。

西方教会的隐修院和修道的制度基本上和东方的是一样的。因为在很长的时间没有共同的会规,所以各地的隐修院呈现出很大的差别。根据 Cassianus(卡西安努斯/迦贤努)的说法(*De inst. coenob.* 2, 2),几乎每一个隐修院都有了自己的制度。他自己基本上接受了东方的严格规定,但在个别地方采取了一个比较宽容的态度。在很多地方,小孩子被送到隐修院,为了在那里受良好的教育。这种习俗一方面来自《圣经·旧约》1 Kgs 1:24(列王上, Samuel 撒慕尔的例子),另一方面来自罗马传统的家庭制度:古罗马的家长可以完全决定儿子的生活。那些幼年入隐修院的孩子被称为 donati, oblati(“奉献的孩子”),而那些在成年时期入隐修院的人被称为 conversi(“转化的”)。圣 Benedictus(本笃)在自己的修道院中也继承了 this 制度,他也接受了孩子修道,但他并不是这种习俗的创立者。只有在第7世纪,人们才认为,那些“被奉献者”的孩子都有当隐修者的义务。不过,Gregorius Magnus(大额我略/贵格利)教宗要求意大利 Campania 地区的隐修院不可以接受18岁以下的孩子(参见 Ep. 1, 50)。虽然如此,这种“接受小孩子”的习俗仍然存

在。633年在 Toledo(托莱多,西班牙)举行的主教会议规定(参见会议文献,第49条):*Monachum aut paterna devotio aut propria professio facit*(“个人自己的宣发圣愿或父亲的宗教热忱都可以让一个人成为正规的隐修士”)。这种原则在教会的法典中也被接受(*Decret. Grat. C. 3, C. XX. q. 1*),基本上对整个中世纪都是有效的。

72.7 在西方的教会中,圣 Benedictus(本笃)开始隐修生活的改革和重新设定(*Reform und Neugestaltung*),因此他也被称为西方隐修传统的“圣祖”(“*Patriarch des abendlaendischen Coenobitentums*)。他大约生于480年在 Umbria(翁比亚地区)南部的 Nursia(努尔西亚),是罗马乡间贵族人士,先在罗马学习 *artes liberales*(“七个自由学科”,即语文,修辞学,几何学,天文,地理等),但不久后逃离了同学们的放荡生活方式(写他传记的 Gregorius Magnus 大额我略教宗写,他当时是 *scienter nescius et sapienter indoctus*“知道自己的无知,虽然没有学问仍然有智慧”,参见 *Dialogi 2, praef*)。Benedictus(本笃)离开了罗马并在 Sabina(撒宾纳)的山洞里(在罗马附近)过了三年的隐修生活,他住在 Subiaco(苏比亚科)附近的山穴里,过祈祷和严格克苦的生活(这些地方和下文的地名都在意大利中部)。他领导了 Vicovaro(维克瓦罗)隐修院一段时间,后来在 Anio(安优)河流域中建立了12个隐修院。由于内部的阴谋,他必须离开,所以他去 Campania(堪帕尼亚)地区,并于529年在 Casinum(卡西农)城附近的山上,在一个旧的 Jupiter(尤皮特)庙的遗址上建立了著名的 Monte Cassino(卡西诺山)隐修院,这个隐修院成了本笃会的摇篮与核心。Benedictus(本笃)就在这里工作一直到他去世的那一天(547年3月21日,或548年?)。他是一位很受尊敬的灵修导师。根据 Gregorius Magnus(大额我略/贵格利)的传记,在 Monte Cassino(卡西诺山)隐修院当院长的 Benedictus(本笃)还与他的姐妹 Scholastica(斯高拉蒂加)保持联系——她也有修道的愿望,并大概在 Monte Cassino(卡西诺山隐修院)附近指导了一个修女院。

大概在534年后,Benedictus(本笃)编写了一个“隐修院生活的法典”,就是著名的《本笃会规》(*Regula Sancti Benedicti*);这部《会规》继承了隐修传统(即 Pachomius 帕霍米乌斯, Basilus 巴西略/巴西流, Cassianus 卡西安努斯/迦贤努, Caesarius 凯撒利乌斯,以及一个所谓的 *Regula Magistri*《导师的会规》——它也许来自 Cassiodorus 卡西欧多鲁斯),又建立在自己的丰富经验之上。也许 Agapitus(阿加皮图斯)教宗(535-536年)命令了 Benedictus(本笃)写这个会规。圣本笃的《会规》(*Sancta Regula, Regula*)的特点是教导者的智慧,有节制的克苦,适应性(弹

性)和组织上的能力。这个会规的目标是“跟随基督”,它针对“卡西诺山隐修院”和 Benedictus(本笃)所建立的其它的修院。遗憾的是,那些 Langobardi(伦巴第人)于 581 年(或更早,在 577 年)毁灭了母修院(即 Monte Cassino 卡西诺山),而这个重要的隐修院于 717 年才被恢复了。人们在第 7 世纪将圣 Benedictus(本笃)的骨灰转送到法兰克人在 Loire(卢瓦河)边的 Fleury(佛罗利)隐修院。同时,本笃会的会规传遍全西欧地区,因为教宗们支持这个会规(尤其 Gregorius Magnus 大额我略/大贵格利,他自己是本笃会隐修者,并把他的著作 *Dialogi*(《对话》)第 2 卷献给圣 Benedictus 本笃,参见 64.7)。各地的国王们也推荐了这个会规,所以它能够逐渐代替其它的会规,比如圣 Caesarius(凯撒利乌斯)和圣 Columbanus(高隆班/科伦巴)的会规(见下)。圣本笃的会规为那些新出头的格尔曼/日耳曼和罗曼地区的国度提供了隐修团体的固定模式,这个模式引导了人们发挥和发展很多潜力和潜能,而且它也是“创造文化的”(kulturschoepferisch)——虽然圣 Benedictus(本笃)没有这样的计划或预见。一直到第 12 世纪,他的《会规》是整个西方教会隐修运动的唯一基础,在此以后也仍然是那些新的会规的根源或榜样。根据 Benedictus(本笃)的说法,光荣天主/上帝是修道的目标(*ut in omnibus glorificetur Deus, c. 57*),当隐修者是一种“当主的仆人的空间和自由学习”(schola dominici servitii),其主要的任务是提高礼仪的文化(礼仪 = *opus Dei; officium divinum*;参见 67.7)。除此之外,《会规》也要求隐修者们有体力劳动,而且必须每天读《圣经》的一段(所谓的 *lectio divina*)——这就意味着,隐修者需要懂拉丁语,需要有一定的知识和学问。这样,基本的原则(“祈祷和工作”*Ora et labora*)很有机地注意到整个人的生活。隐修生活的基本原则是 *stabilitas loci*(固定在一个隐修院住),*conversatio/ conversio morum*(培养良好的道德习惯),*oboedientia*(服从院长的指导——当一个人正式进入隐修院时,他也必须宣发这三方面的“圣愿”(参见《会规》c. 58)。通过“固定在一个地方”的原则,隐修者们就不能再摇摆在“世俗世界”和“隐修院”之间,也不能“周游各地”(参见上文,72.5)。圣 Benedictus(本笃)仅仅要修士们读《圣经》(*lectio divina*),他没有想到让他们进行什么学术性的研究或著书,因为他生活在“民族大迁移”的混乱时期,而当时大部分的隐修者是一些没有学问的平信徒。但在这方面很快就发生变化。那位来自罗马贵族家庭的 Cassiodorus(卡西欧多鲁斯/迦修多儒,参见 43.3; 78.2)在东哥特王国当高官后约于 540 年在意大利南部的 Calabria 的家产建立一个称为 Vivarium(维瓦利翁)的隐修院。他不仅仅教导他的

隐修者们,使他们学习古典知识和神学知识,也要求隐修者们搜集和抄录古老的书籍或手抄本。很多本笃会会士也效法了这个榜样,所以他们的修会在精神生活方面也有很大的贡献。本笃会的隐修院在很多地方开垦了荒芜的地区,将比较高级的物质生活教给周围的农民,但同时也拯救了很多古代的经典或教父时期的著作,使它们安全地渡过“民族大迁移”的灾难时期。这样,本笃会成了西欧人的重要“导师”,并且在 中世纪早期是一切高级教育和神学知识的最重要载体。因为 Gregorius Magnus(大额我略/大贵格利)教宗要求本笃会参与对外的传教工作(参见 44.4),这个修会也在盎格鲁-撒克逊及其他格爾曼/日耳曼民族的归化方面有重大的贡献。

72.8 在 6 世纪末和 7 世纪初,高卢地区教会生活的革新者是一位来自爱尔兰的传教士,就是圣 Columbanus(高隆班/科伦巴)。他于 590 年和 12 个朋友一起从 Bangor(班格尔,参见 44.2)隐修院出发,开始在欧洲大陆进行传教。他是一个严格的苦修者和具有口才的“忏悔布道者”(strenger Asket und gewaltiger Bussprediger),先在 Bretagne(不列塔尼半岛,法国西北部),后 20 年在 Burgundia(勃根第)传教,在那个地区建立了 Anegray(Anagrates 阿内格莱),Luxeuil(Luxovium 卢修)和 Fontaines(Fontanae 次塔内)隐修院。在 Luxeuil(卢修)隐修院,他自己当院长(参见 43.8)。他(或他的学生)编写了一个很有影响的 *Poenitentiale*(《忏悔书》)。由于复活节日期的争论(参见 69.6),他和当地的法兰克主教们发生了冲突,又与 Burgundia(勃根第)的国王 Theuderich(特欧得利)和这个国王的祖母 Brunhilde(布伦希尔德)有了矛盾,所以他被迫离开 Luxeuil(卢修),并在 610-612 年开始在 Zuerichersee(苏利士湖)和 Bodensee(博登湖)向那些 Alamanni(阿拉曼尼人,一个格爾曼人部落)传教(参见第 2 卷,79.1)。当那个地区(称为 Austrasia 奥斯特拉西亚)也落到 Theuderich(特欧得利)王的手里,他就跨越了 Alpes(阿尔卑斯)山脉,并在意大利北部,在 Trebbia(特瑞比亚)河的流域,在 Piacenza(彼亚申撒)的西南部建立了 Bobbio(波比欧)隐修院,615 年在那里去世。Columbanus(高隆班/科伦巴)的《会规》提出了严格的补赎要求,为了小小的错过就要受身体上的惩罚。这个《会规》在法兰克地区和意大利北部在某一段时间内相当受推崇,传播得也很广,但从 7 世纪末以来,它逐渐让步于圣 Benedictus(本笃)的《会规》,因为圣本笃的《会规》比较温和,比较有弹性。

基督信仰影响下的社会生活和道德生活

73.1 在教难时期,教会对公共生活的影响很有限。然而,当国家政府正式承认教会并不久后给予教会一些特权时,它就获得了一个新的工作领域,而这个领域似乎是无限广阔的。教会的讲道(布道)和教导(catechesis),教会的种种圣事和保持纪律的方式(Zuchtmittel)都对古代民族有一种“革新”的作用,对于那些尚未开化的民族有一个教育作用。Germani(格尔曼/日耳曼人)的自由感和自豪与古代罗马的秩序原则以及与基督信仰的宗教和世界观结合了,成为一个良好的整体。教会受国家政府的支持,并不断致力于阻止恶习,进行改革。甚至皇帝的权威也必须服从于基督宗教的道德要求。当然,因为政府的法律要求人们接受基督信仰,所以在广大群众皈依基督宗教时也会有许多仅仅在名义上是基督徒的人。正如 Hieronymus(热罗尼莫/耶柔米/哲罗姆)所说的(参见 *Vita Malchi* c. 1),教会在社会上变得比较富裕,比较有权力,但在美德上她变弱了(*potentia quidem et divitiis maior, sed virtutibus minor*)。无可否认,当时的基督徒们的道德水平下降了。人们放松了严格的纪律,而宗教生活在某些地方缺少深度。迷信(魔术,占星术等)以及外教人的恶习,或公开地或潜在地继续存在。因为社会的变化太快,也是因为民族大迁移的动荡时期造成外在的阻碍,所以教会始终没能完全克服这些迷信。教会对于忏悔的严格要求仅仅在一些例外的情况被实现(参见 68),但 Theodosius(狄奥多修)皇帝接受了 Ambrosius(盎博罗修斯/安波罗修)的补赎要求(参见 76.1),这就意味着教会在道德权威上的胜利(*ein Triumph der Kirche als sittlicher Macht*)。尤其 Marseille(马赛)的长老 Salvianus(撒尔维安努斯,约于 480 年去世)——他是一位善于批评的人,可说是当时的“Jeremiah 耶肋米亚”——用了很动人的话语来谴责基督徒(参见他的 *De gubernatione Dei*《论神的照顾》):他说外教民族——如 Germani(格尔曼/日耳曼人)——的道德生活比那些信奉公教的罗马人还要高尚。

虽然教会的人会有这些缺陷,但在那种正在消失的外教文化面前,基督宗教的优越性在宗教、道德和文化的层面上是相当明显的。我们不用提到很多人的名字,只说东方的 Athanasius(亚大纳修/阿塔纳修斯), Chrysostomus(金口若望/约翰)和

西方的 Ambrosius(盎博罗修斯/安波罗修)及 Augustinus(奥思定/奥古斯丁)这样的人物,他们的精神高度和灵魂风范都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在帝国的西部,大主教在民族大迁移中是唯一的靠山,是古代文明的保护者和拯救者,也是居民在社会生活中的唯一纽带(参见 64.3)。基督徒的爱和“愿意牺牲”(Opferwilligkeit)的精神也并没有消失——这种爱的精神曾在早期带给外教人如此深的印象(参见 13.2)。当时的需要也重新唤起一些人进行一种有基督徒精神的慈善工作。历史书上记载了很多慈善工作的事件,这就说明,在当时的老化文明当中,教会是一个强大的社会推动力,是最大的“非政府组织”。因为官员们在很多地方是腐败的或无用的,各地的主教们代替了他们的工作,并组织了很多公共慈善活动,比如为穷人提供食品、衣服和居所,在某些情况中也组织了一些城市的军事防卫。因为 Constantinus(君士坦丁)皇帝的法律承认主教们的“裁判职”,所以主教们也照顾了法律精神和法治的问题(参见 61.3)。主教们照顾了穷人、奴隶、监狱中的人和旅游者。教会的部分收入给予穷人(参见 60.4)。那些大的城市(比如 Constantinopolis 君士坦丁堡和 Antiochia 安提约基亚/安条克)都有很完备的慈善工作制度,照顾穷人。那个时候出现了很多为痛苦中的人服务的机构:医院,穷人堂,孤儿院,客站等等。这些机构在古代社会中没有的或很少的。Julianus(儒利安/犹利安)皇帝曾经想在外教社会中建立这样的机构,但没有成功(参见 41.3)。尤其著名的是 Basilius(巴西略/巴西流)在 Caesarea(凯撒勒亚/该撒利亚)建立的医院,这个医院是以他命名的,被称为 Basilius(巴西利亚斯),而且它成为许多类似医院(在 Cappadocia 卡帕多西亚/加帕多家等省)的模范机构。西部的教会也模仿了这个医院。

基督徒的慷慨与克苦的灿烂榜样是圣 Melania(梅拉尼亚),她生于罗马的贵族家庭,与他的丈夫 Pinianus(皮尼安努斯)一起进行施舍,将自己的巨大财产交给穷人、各地的教堂和隐修院,后来(404年后)自己在耶路撒冷建立一个女隐修院,并当院长(439年去世),她的丈夫在耶路撒冷的橄榄山上当隐修者(431年去世)。

73.2 曾经有一些学者说,教父们不仅仅严厉地谴责商业和贸易,而且也反对个人财产,甚至支持一些类似于共产主义的想法。然而,这样的主张部分是“断章取义”的,部分是夸大的说法。没有错,Ambrosius(盎博罗修斯/安波罗修)和 Gregorius Nyssenus(尼撒的额我略/贵格利)曾称贸易为不干净的职业,而 *Opus imperfectum in Matthaem*(《玛窦/马太福音注解》,参见 76.10)——这部书曾错误地托给 Chrysostomus(金口若望/约翰)——的作者甚至说:“任何基督徒都不可以

是商人”(Nullus christianus debet esse mercator),但这类的话一方面来自古代对于商业的轻视态度,另一方面也是对于贸易上的不良现象的谴责,但不是否定任何贸易或任何商业活动。比如,Valentinianus III(瓦伦提尼安努斯)皇帝才禁止圣职人员进行贸易活动(参见 60.4),所以在这个时期之前,他们当中也肯定有一些“商人”。而且,那些最坚定地支持和拥戴基督宗教的人多来自小工人和小商人的社会阶层。如果教父们曾说了一些反对个人财产的话,那是针对一种自私的态度,要求人们有基督徒的爱心,或根据 Platon(柏拉图)和耶路撒冷的团体(参见 Acts 4)的理想提出一种“爱的共产主义”的理想——这是一种反对当时城市人的自私的方式,也是可以理解的。Hieronymus(热罗尼莫/哲罗姆)在其书信中(Ep. 120.1)偶尔写了这样的话:Dives aut iniquus aut iniqui heres“富有的人要么是坏人要么是坏人的继承人”,但这句话只是引用外教人的说法,首先要理解为一种讽刺。圣 Augustinus(奥思定/奥古斯丁)曾经很清楚地说明个人财产、财富和贸易的合法性。他也曾经最好地论述了一种有基督特征的文明和国家团体的理想和任务。Gregorius Magnus(大额我略/大贵格利)和 Isidorus de Sevilla(伊西多尔)继承了他的观点,并传给中世纪的人们这些积极的看法。

73.3 教会在古代的社会中遇到了“奴隶”的现象——这是一个根深蒂固的,似乎无法放弃的制度。早期的教会根本无法改变这个制度,因此教会承认了这个制度,并在自己的农场上也有奴隶当工人。不过,教会深信,在上主面前一切都是平等的(参见 1 Cor 12:13; Gal 3:28),所以她想改变主人和奴隶之间的关系,使之从一个纯粹法律上的关系成为一种道德关系,又想通过基督徒的爱缓和罗马法的严峻和苛刻。如果一个奴隶被释放,他也可以当圣职人员(参见 60.5)。反过来,如果一个主人犯了错误,他受的惩罚也和奴隶受的惩罚是一样的。因为基督信仰说所有的人都有劳动的义务,并且说,粗糙的体力劳动也是高尚的,所以奴隶的人数逐渐下降。信徒说,释放奴隶是天主/上帝喜爱的事,所以很多奴隶被释放。自从皇帝的时代(公元 31 年),罗马的皇帝们(尤其是第 2 世纪的“好”皇帝,即 Hadrianus, Antoninus Pius, Marcus Aurelius)同情奴隶们的命运并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颁布了一些有助于奴隶释放的法律。在那些基督徒皇帝的时代,政府的法律更照顾了奴隶们。Constantinus Magnus(君士坦丁大帝)规定,故意地杀害一个奴隶等于杀死一个自由人。他还规定,如果一些奴隶在教堂中被宣布释放,这就有法律上的效力(等于正式的释放礼仪,称 manumissio,就和以前在神庙中的释放礼一

样)。他又规定,圣职人员仅仅通过一个简单的宣言或通过遗嘱可以释放奴隶,不需要很正式的释放礼。Justinianus(尤斯提尼安)皇帝(在6世纪)取缔了“释放奴隶”的一切法律限制,他又取缔了“被释放奴隶”的身份,给予释放奴隶全面的公民权,并允许了奴隶们与自由人的婚姻(如果主人同意)。当然,在民族大迁移的混乱时期,社会的制度又动摇了,所以一些自由人再次沦陷为奴隶。但因为基督信仰的精神逐渐充满了各个社会领域,奴隶的情况也改善了。在中世纪,“农奴”和“依附农”的制度逐渐代替了原来的奴隶制度。

Constantinus Magnus(君士坦丁大帝)也改进了原来如此残酷的刑法,因为他取消了一系列的严格惩罚,尤其是在额头上的烙印和“当斗兽场上的角斗士”的惩罚。这个皇帝也许已经禁止了“钉在十字架上”的酷刑;无论如何,这种酷刑在第4世纪没有被采用。外教人的讲演家 Libanius(利巴纽斯,参见41.5)也提倡囚犯应该受一种更符合人道主义的待遇。一个颁布于409年的法律规定,主教们必须定期地参观当地的监狱,目的是监督囚犯所受的待遇并预防一些人被随意逮捕。549年在 Orleans(奥尔良)的主教会议规定(会议文献第29条),囚犯应该获得物质上的支持。人们在教会的楼房也有“避难的权利”(asylum),这种权利来自第4世纪,而皇帝们也承认这种权利,而这种习俗也缓和了刑法的一些严格习惯。这个权利大概不是来自外教人“在神庙中避难”的习惯,而是来自对于教会和圣坛(“神圣事物”res sacrae)的尊敬,而圣职人员有 intercessio(调解,谈判)的权利。“在教堂避难”的习惯也传到 Germani(格尔曼/日耳曼人)的地区。

73.4 基督信仰为保护人的生命也具有重要的贡献。比如,Stoa(斯多亚)的哲学派认为,自杀在理论上是合理的,所以也有相当一些人自杀,但教会对自杀的判断是比较严格的。在 *De civitate Dei*(《天主/上帝之城》,参见1, 22-27)一书中,圣 Augustinus(奥古斯丁)曾证明了这一点:无论在什么情况中,自杀都是有罪的。西班牙的 Braga(巴拉格)于563年举行的主教会议规定,那些自杀的人不可以在感恩祭中被纪念,也不能享受教会的葬礼(参见会议文献,第16条)。教会从一开始就很坚定地反对外教人的堕胎习惯(在母胎中或在出生后杀婴儿),也反对“抛弃孩子”的习俗(参见26.3)。大约于306年召开的 Elvira(埃尔维拉)主教会议规定,那些进行堕胎的人永远被开除教籍(会议文献,第63条),而 Ancyra(安居拉)于314年举行的主教会议为堕胎要求10年的补赎(参见会议文献21条)。国度政府也支持了教会的要求。Constantinus Magnus(君士坦丁大帝)宣布,如果一个人靠自己的

父权而进行堕胎,这等于是“杀害亲戚”(parricidium)的罪名,也受惩罚。他也规定,被领养的弃婴完全要归于养父,这样也反对“弃婴儿”的习俗;最终他提出一个具体的法律来禁止人们放弃婴孩。那些比较高尚的基督徒们从一开始就反对了斗兽场中的表演(参见 26.1),而 Constantinus(君士坦丁大帝)也明文谴责了这些表演。325 年的禁领(“囚犯不能在斗兽场中受惩罚”)也限制了这些不人道的表演。Honorius(霍诺利乌斯)皇帝(395 - 423 年)完全取消了“角斗士”。历史学家 Theodoretus(特欧多瑞图斯,见其 *Hist. Eccl.*, 5, 27),曾记载这样的故事:一位东方的隐修者(名为 Telemachus,在别的书中叫 Almachius)来罗马,自己愿意去牺牲为了结束“角斗士”的表演;这个故事很可能有历史上的根据。

73.5 在外教人的文化传统中也有关于性生活的崇高因素,但在帝国时期(Augustus 奥古斯都皇帝以来),这种高尚的态度很少见。一般的人对性生活有很宽松的看法,他们在这方面只有在婚外私通方面有比较严格的态度。很多古代文献证明一点:外教人的神话故事,外教人的文学作品,某些公共的庆节以及剧院的影响导致道德标准的崩溃(entsittlichende Wirkung)。在这方面,基督信仰提出了一个更高尚的伦理标准。基督信仰提高了妇女的地位,承认妇女为一个平等的个体人格,又从超自然的观点来赞扬婚姻的契约。虽然如此,在古代的苦修者和中世纪的圣职人员的圈子里也曾出现了一些蔑视妇女的话语——这些可能是讽刺性的,但也是可悲的。重要的是这一点:教会从一开始也坚决要求男人坚持婚姻里的忠诚。教会很严格反对任何破坏婚约(通奸)的行为或与未婚者的性关系(参见忏悔的历史,24;68)。最早的基督徒皇帝们(从 Constantinus 君士坦丁大帝开始)也早就禁止那些比较严重的犯罪行为。在禁止亲戚之间的婚姻,教会的要求比国家的规定要高一些。“婚姻不可拆散”的原则也是教会的原则,但比较晚才被普遍地接受。在帝国的东部,国家在某些情况下允许了离婚,所以教会在东部也长期采取了一种比较宽容的态度。在西方,圣 Augustinus(奥古斯丁,(见其 *De bono coniugali* 《论婚姻的价值》)和 Innocens I(依诺森)教宗决定地要求“一夫一妻”的制度并强调婚姻的不可拆散性。然而,在 Germani(格尔曼/日耳曼)的民族中,尤其是在他们的贵族人士中,在好百年的时期中仍然存在着一些比较松懈的或不严格的态度。

曾经有很多人说,585 年在 Macon(马松,高卢地区)的主教会议上的一句话表明教会对妇女的歧视:根据 Gregorius Turonensis(图尔的额我略/贵格利)的记载(参见 *Hist. Franc.* 8, 20),曾有一位主教说 mulierem hominem non posse vocitari“妇

女不能称为‘人’”，但别的主教提出了很多(来自《圣经》的)反对证据，所以他接受了这种说法。然而，这种讨论很可能并不是一个关于“男女平等”的讨论，而是关于语义学的讨论，因为在当时，那些罗曼语言(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正是在形成过程当中，而在这些语言当中，“homo”(homme, uomo)的外延范围缩小了，比如西班牙语中的 hombre 只能指男人，不包括妇女。

第五章 教会的著作和学术

74

教会著作的一般特征

74.1 在第4世纪初,基督宗教战胜了以外教文化为主导的社会风俗,这就为教会文学带来了一个繁荣的时期。伟大教父的时期(die Periode der grossen Kirchenvaeter)就开始了。当时发生的众多教义的争论,产生很多精神性的努力。这些“伟大的教父们”是一些彼此之间有联系的、具有奇特才华的人,而且他们达到了当时最高的知识水平。因为在这个时期仍然需要保护信仰不受肤浅的改革或异端的影响,所以教会的文学在当时还是有“教义-争论”的特征。但是,神学的其它领域也获得良好的发展。这种灿烂的进展一直能维持到451年的 Chalcedon(加采东/迦克墩/卡尔西顿)的大公主教会议。在451年后,神学家们的创造力逐渐下降了,虽然还有一些重要的突破。部分的原因是东、西方语言的差异太大。

74.2 在东方,学术生活的主要基地是埃及的 Alexandria(亚历山大里亚/亚力山太)和叙利亚的 Antiochia(安提约基亚/安提阿/安条克)。这些城市同时也是两个最重要的神学学派的名字。属于 Alexandria(亚历山大里亚/亚力山太)学派的人是 Eusebius de Caesarea(欧瑟比乌斯/优西比乌), Athanasius(亚大纳修/阿塔纳修斯), Basilius(巴西略/巴西流), Gregorius Nazianzenus(纳西盎的额我略/贵格利), Gregorius de Nyssa(尼撒的额我略/贵格利), Didymus(狄迪莫斯), Cyrillus(济利禄/区利罗)。被称为 Antiochia(安提约基亚/安提阿/安条克)学派的主要代表是 Diodorus(迪奥多罗斯/戴阿多若), Theodorus(特奥多鲁斯/狄奥多如), Johannes Chrysostomus(金口若望/金口约翰), Theodoretus(狄奥多莱)。无论是在哲学或在神学的领域中,这两个学派都有不同的观点。属于 Alexandria(亚历山大里亚/亚力

山大)学派的人更接近 Platon(柏拉图)的思想,而 Antiochia(安提约基亚/安提阿/安条克)学派的人更多重视 Aristoteles(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在圣经诠释学/解经学方面,埃及人更喜欢一种“比喻性的”或“神秘”的解释方式——这种思想最杰出的和最坚定的代表在早期就是 Origenes(奥力振/俄利根)——,而叙利亚人更强调,要从字句,从历史角度来解释《圣经》(grammatisch - historische Erklarung)。一位长老和殉道者 Lucianus(卢西阿努斯/路济安,参见 32.3; 39.5),曾经为叙利亚 Antiochia(安条克)的圣经诠释学/解经学奠定了基础,而这个圣经学传统在第4世纪的发展的动力主要是来自为 Arius(亚略/亚流)对《圣经》的错误理解。这样,各种异端要求人们更深入地研究《圣经》,而 exegesis(圣经诠释学/解经学)这样才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学科。当然, Alexandria(亚历山大里亚/亚力山太)派的人在学术研究中也会重视字面上的意义,但他们的倾向是一种“大胆假设”的神学(kuehne Theologie),一种“随意地用比喻”(willkuerliche Allegorese),而这种倾向实际上阻碍了圣经诠释学/解经学的真正进步。在基督论(Christologia)方面,这两个学派也是针锋相对的。那些属于 Antiochia(安提约基亚/安提阿/安条克)派的人怀着一种比较理性的、冷静的态度,所以他们努力于仔细区分基督内的神性因素和人性因素。其中有一部分的人走得很远,以至于影响了救世主人格的合一性(unity of the person,参见 54)。另一方面,埃及的 Alexandria(亚历山大里亚/亚力山太)派的人很强调另一点:神性和人性在基督徒的结合。他们在教义上的思辨性工作(dogmatische Spekulation)结了很多宝贵的果实;然而,他们面临的危险是 monophysitism(“基督一性论”),而实际上, Alexandria(亚历山大里亚)学派的思想确实导致了这个异端(参见 55)。

74.3 当然,除了这两个学派以外还存在着许多别的研究方面和学派。基本上,整个教会在第4世纪开始参与神学研究。在很多地方出现了杰出的教父或教会圣师。虽然西方的拉丁语教会在开始的时期在很大的程度上依赖于希腊语的神学,但不久后,西方也有重要的神学家,比如 Hilarius de Poitiers(希拉利乌斯/希拉流), Ambrosius(盎博罗修斯/安波罗修), Hieronymus(热罗尼莫/耶柔米/哲罗姆)等。最伟大的西方神学家, Augustinus(奥古斯丁)的影响甚至超过了东方教会的神学。同时,叙利亚和亚美尼亚的神学家们也开始提出自己的思想并写了许多教会著作。

希腊神学在 4、5 世纪的全盛时期。叙利亚和亚美尼亚的作者

75.1 在第 4 世纪最早的希腊教父应该是“教会史之父”，即巴勒斯坦的 Caesarea(凯撒勒亚/该撒利亚)的主教 Eusebius(欧瑟比乌斯/优西比乌, 339 年去世)。他曾是一位很有学问的长老——Pamphilus de Caesarea(潘菲洛斯/旁非罗, 参见 39.6)——的学生(或先当过他的奴隶), 因此也被称为 Eusebius Pamphili(潘菲洛斯/旁非罗的欧瑟比乌斯/优西比乌)。他生活在一个过渡时期: 从教难到平安的过渡时期。Constantinus Magnus(君士坦丁大帝)很尊敬这个主教, 而著名的教父学传家 Altaner(阿尔塔纳尔)曾经称 Eusebius(欧瑟比乌斯/优西彼乌)为“一切缺少骨气的, 被政府利用的主教的原型”。在皇帝去世了后, Eusebius(欧/优氏)曾于 337 年为皇帝写了一个传记(*Vita Constantini*《君士坦丁皇帝传》); 这个传记有赞扬皇帝的强烈倾向, 但因为它也包括一些历史文献(这些文献都是可靠的), 所以还是很有价值的。当然, 更著名的是 Eusebius(欧/优氏)的《世界史》和《教会史》(参见 4.1); 这部《教会史》使作者的名字永垂不朽。我们也可以称他为“科学护教学之父”。他看到基督宗教的广大崛起, 所以他想在很多著作中找出一些章节来证明一点: 基督信仰是唯一的真正的宗教, 是上主指定的信仰。他反驳了新柏拉图主义者 Porphyrius(波斐利乌斯/波非流)和 Hierocles(希罗克勒斯, 参见 17.1)的著作, 并在 *Praeparatio evangelica*(《准备福音》)一书中说明犹太教(“启示的宗教”)对于外邦人宗教的优越性, 又在 *Demonstratio evangelica*(《论证福音》)一书中引用很渊博的知识来说明基督信仰比犹太教更美妙。在神学研究本身, 他没有太多成就。他想在教义争论中采取一种中间路线, 和 Pamphilus(潘斐洛斯/旁非罗)一样, 是 Origenes(奥力振/俄利根)的崇拜者, 在三位一体论方面接受了附属说(subordinationism), 使他成了 Arius(亚略/亚流)派的朋友和 Nicaea(尼西亚)派的敌人(参见 47.3, 4), 虽然他最终接受了 Nicaea(尼西亚)的“信经”。他尤其反对 Athanasius(亚大纳修/阿塔纳修斯)和 Marcellus de Ancyra(马尔克卢斯/马塞), 并写了两个著作来反驳后者(*Contra Marcellum*《反驳马尔克卢斯/马塞》与 *De ecclesiastica theologia*《教会的神学》)。

比 Eusebius(欧/优氏)晚一点是 Athanasius(亚大纳修/阿塔纳修斯),他算是古代教会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也是 Nicaea(尼西亚)信经的主要护卫者。他一生的任务就是反驳 Arius(亚略/亚流)的异端。他曾经以执事的身份参与了 Nicaea(尼西亚 325 年,参见 47.3)的会议,328 年成为 Alexandria(亚历山大里亚/亚力山太)的主教。他意识到作为主教(宗主教)的重大责任,因此更热心地坚持了正统的信仰。他前后被流放 5 次,但没有任何折磨或威胁能使他放弃他的信念(参见 48; 49.1)。因此, Gregorius Nazianzenus(纳西盎的额我略/贵格利)正当地称他为“教会的柱子”(Orat. 21.26)。和他的生活一样, Athanasius(亚大纳修/阿塔纳修斯)的著作的目标也是保卫正统的信仰和科学地说明三位一体的理论以及关于逻各斯的教导。他的著作呈现出辩论学上的工夫,在内容上虽有深度,但不是很优雅的。他在教义上的主要著作是 *Orationes contra Arianos*(三篇《反对亚略/亚流派的演讲》,第四篇不是他写的)。他的早期著作 *Oratio contra gentes*(《关于外邦人的演讲》)和 *Oratio de incarnatione Verbi*(《关于圣言降生成人的演讲》)形成一个整体,并且也同样有护教的特征。其它的影响了关于 Arius(亚略/亚流)争论的著作,在上文已经提到了(参见 48)。他还写了一部相当有影响力的 *Vita S. Antonii*(《圣安东尼/安托尼乌斯传》,参见 72.1,6)。那种托他名的 *Symbolum Athanasianum*(“亚大纳修信经”)在上文也提到了(参见 49.3)。不久以前,人们发现了他的另一些著作,比如关于“守贞”的呼吁等。正如别的 Alexandria(亚历山大里亚/亚力山太)的宗主教, Athanasius(亚/阿氏)也发表了一些“复活节通训”(参见 25.3; 39.3),其中至少有 13 篇的叙利亚文译文被保存了(329 年到 348 年间的“复活节通训”)。

75.2 和 Athanasius(亚大纳修/阿塔纳修斯)一样,三个伟大的 Cappadocia(卡帕多西亚/迦帕多家)神学家也属于“新亚历山大里亚/亚力山太学派”。他们也同样认为,他们生活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反驳那些 Arius(亚略/亚流)派的或属 Pneumatomachoi(圣神受造派/敌圣灵派)的人(参见 48.6; 49.2)。然而除此之外,他们的工作还有别的目标。Basilius(巴西略/巴西流)被称为“伟大的”(Magnus),他是 Cappadocia(卡帕多西亚/迦帕多家)的 Caesarea(凯撒勒亚/该撒利亚)的总主教(379 年去世)。他是教会政治活动家、隐修院运动的组织者和推动者(参见 72.3)、教会慈善工作的支持者(73.1),也是圣经诠释学/解经学(exegetica)、克修学(ascetica)和讲道学(homiletica)方面的重要作者。尤其重要的是一篇反对 Arius(亚略/亚流)派人 Eunomius(欧诺米乌斯)的著作(参见 48.4)以及 *De Spiritu*

Sancto(《论圣神/圣灵》),还有关于 Hexahemeron(《六天创造》)的9篇讲道稿,其它的讲演以及《向青年人》的优美文章——其中论述基督徒的人文主义精神。另外还保存了很多书信,托于他名的礼仪文献(参见67.2),以及两个隐修院的会规(参见72.3)。

早一些的时候(358年),Basilius(巴西略/巴西流)曾经和他的同学 Gregorius Nazianzenus(= Gregorius de Nazianz 纳西盎的额我略/贵格利,约于390年去世)一起在 Iris(易利斯)河边的隐修院编写了 *Philocalia*(《论文集》),这是 Origenes(奥力振/俄利根)著作的文选。后来,Basilius(巴氏)将 Gregorius(额我略/贵格利)祝圣为 Sasima(撒西玛)城的主教。Gregorius(额我略/贵格利)首先是一位演讲家和诗人。因为他的口才非凡,他被称为“基督徒 Demosthenes(狄摩西尼)”,而在他的讲演中,五篇所谓的“神学性的”演讲具有特殊的地位。这些讲演说明圣子和圣神/圣灵的神性——他在379-381年间曾领导了 Constantinopolis(君士坦丁堡)的正统教会并在那个时期作了那五个演讲。这些演讲为他赢得了“神学家”(theologos)的尊称。他的书信都有古典的风格,其中对神学最重要的是两封写了 Cleodnius(克雷多尼乌斯)的信,这些在内容上反驳了 Apollinaris(阿波利纳里/阿波里拿留)。这些信与他的诗似乎都是在最后几年写的,当时他在 Arianz(阿利安斯)过一种退隐的生活。

第三个 Cappadocian(卡帕多西亚/迦帕多家)教父是 Basilius(巴西略/巴西流)的弟弟 Gregorius Nyssenus(= Gregorius de Nyssa 尼撒的额我略/贵格利,395年去世),他也曾一时是 Sebaste(色巴斯特,在小亚美尼亚地区)的宗主教。他曾写了一些解释《圣经》的著作和讲道稿(关于世界的创造,关于 Moses 梅瑟/摩西,关于《雅歌》等),又撰写了一些克修性的文章和书信,但特别重要的是几个反驳 Eunomius(优诺米乌斯/欧诺米)和 Apollinaris(阿波利纳里)的著作(比如 *Antirrheticus*),另外还有一部 *Logos katechetikos*(《基督宗教的道理》),这是一部很杰出地说明和保卫基督信仰的主要信条的教理书,还有 *Dialogus de anima et resurrectione*(《关于灵魂和复活的对话》),这就是他和他临终的姐妹 Macrina(玛克里纳)的对话,他们关于灵魂和人的复活的谈论很感动人心。Gregorius(额我略/贵格利)曾很长时间考虑过灵魂向神的“上升”(ascensio)。他也是基督教神秘神学的一个“祖父”。他认为,当时的哲学文化提供一个思想架构和他自己经验的表达方式,这样他能够描述“逻各斯”的工程——这个逻各斯在圣洗开始在灵魂的工作——,一步一步地完成

他的工程。他也是 Origenes(奥力振/俄利根)的热心崇拜者,而且也接受了他的一些特殊的教导,至少是“万物复兴说”(参见 39.2)以及那种否认永远惩罚的说法。

75.3 圣 Johannes(若望/约翰)——他自从第 6 世纪被称为 Chrysostomus(“金口的”)——生于 Antiochia(安提约基亚/安提阿/安条克);他是希腊教会中有最崇高人格的人之一。他的母亲 Anthusa(安图撒)很虔诚地教育了他,而他成为著名的修辞学家 Libanius(利巴纽斯,参见 41.5)的学生,又是 Diodorus de Tarsos(迪奥多罗斯/戴阿多尔,见下 75.5)在神学上的学生,后来与他的同学 Theodorus de Mopsuestia(特奥多鲁斯/狄奥多儿,见下 75.5)一起在 Antiochia(安提约基亚/安提阿)附近当隐修者几年。他回到自己的城市,当执事(381 年)和司铎(386 年),表现如此优越,以至于 Arcadius(阿卡丢斯)皇帝希望他——在 Nectarius(内克塔留斯)去世后——能够成为 Constantinopolis(君士坦丁堡)的宗主教;他确实于 397 年被选为首都的宗主教。遗憾的是,他能够在首都进行牧灵工作仅仅 6 年,因为一些敌对的主教用阴谋来反对他,尤其是 Alexandria(亚历山大里亚/亚力山太)的宗主教 Theophilus(狄奥非鲁斯),还有皇后 Eudoxia(欧多克西亚),所以他于 407 年在被流放的地方去世(更多资料参见 51.3)。他的一个忠实的随从 Palladius(帕拉蒂乌斯/巴拉第,参见下文,75.7)曾为他写了一个适当的传记。在希腊教会中,Chrysostomus(金口若望/约翰)很受尊敬,他是希腊教会最重要的讲演者,也是一位杰出的圣经诠释学家/解经学家。他继承了 Antiochia(安提约基亚/安提阿/安条克)派在解释《圣经》方面的细心态度,但他拒绝他们在基督论方面的一些极端的说法。在他的众多著作中最重要的是他的讲道稿和他的演讲。这些演讲和讲道稿部分上是关于《圣经》各书卷的详细解释(比如关于《创世记》,《圣咏/诗篇》,《玛窦/马太》,《若望/约翰》和圣保禄/保罗的书信),部分上是教义或道德上的内容,还有一些是针对具体事件的讲演,比如那 21 篇“圣像讲道”以及关于当时被迫下台的高官 Eutropius(欧特若皮乌斯)的讲道稿。另一些是关于主的节日和圣人/圣徒的节日的讲道稿。除此之外还有他的书信(都是从被流放的地区写的),那种非常精美的小册子 *De sacerdotio*(《论司铎职》,386 年),关于隐修院生活的文章,关于守贞和关于教导小孩子的文章。关于那个很流行的“金口若望/约翰礼仪”,参见 67.2;关于一部托以他名的,但不是他写的著作,即 *Opus imperfectum in Matthaеum*(《关于玛窦/马太的书》,请参见 76.10)。

75.4 在第 4 世纪的希腊教会里还有另一些教父,他们也许比不上上述的杰出

人物,但在影响上也是很重要的。耶路撒冷的主教 Cyrillus(济利禄/区利罗,去世于 386 年)曾写过 24 篇很优雅的“教理讲演”,为了让那些慕道者和新领洗的人学习教会的教义(参见 66.2),其中谈论了忏悔,信经,圣洗,坚振圣事和感恩祭。虽然他不是很喜欢“同性同体”(homoousios)的说法,但他关于“逻各斯”的教导符合正统的信仰(orthodox)。在 Arius(亚略/亚流)派引起的动荡时期中,他三次被迫离开耶路撒冷。

那位被称为“盲人”的 Didymus(狄迪莫斯,398 年去世)是一个平信徒神学家。虽然他在四岁的时候变得双目失明,但他在 Alexandria(亚历山大里亚/亚力山太)的教理学校是一个很被重视的老师,是当时最有学问的神学家之一。保存的著作包括一些解释《圣经》的文章的残片,还有 *De trinitate*(《论三位一体》)和 *De Spiritu Sancto*(《论圣神/圣灵》,只保存了 Hieronymus 的拉丁译文)。另一篇文章(*De dogmatibus et contra Arianos*《论信条和反对亚略/亚流派》)部分上大概也是他写的。Didymus(狄迪莫斯)在三一论方面完全符合 Nicaea(尼西亚)的标准信经,但因为开始提倡 Origenism(奥力振/俄利根主义),又从 Origenes(奥力振/俄利根)那里接受了灵魂的“先存性”(prae-existentia)以及 apocatastasis(“万物复兴论”),所以他也因这些主张在 553 年的 Constantinopolis(君士坦丁堡)会议上被谴责为持异端的人(参见 58.6)。

那位很虔诚的,知识渊博的,但心胸狭窄的并性格激烈的 Epiphanius(埃波法尼乌斯/伊皮法纽,403 年去世)出生在 Judaea(犹太亚)的 Eleutheropolis(厄雷特罗波里斯),他很长时间在巴勒斯坦当隐修院院长,自从 367 年当 Constantia 城(即 Salamis,在 Cyprus 塞浦路斯岛)的主教。我们在上文(参见 51,70.4)已经说他的思想片面地强调传统,他反对希腊化文化,严厉地谴责了 Origenes(奥力振/俄利根)的教导,也反对对圣像的敬礼。在他的著作中有一个称为《医药柜子》(*Panarion*, 拉丁文称为 *Haereses*)的书,这是整个古代最完备的反驳异端的著作,它包括 80 种异端。虽然这部书缺少批评和辨别,但它所提供的知识性资料非常有价值,因为它引用很多失传的著作中的语句,包括来自 Irenaeus(伊雷内/爱任纽)和 Hippolytus(希波吕图斯)的话。在其它的著作中,那部称为《锚住的》(*Ancoratus*)的书尤其重要,它反驳 Arius(亚略/亚流)派的人并叙述三位一体的信仰,包括两个“信经”(关于其中第一个参见 49.2)。他还写了一篇比喻性的文章(*De gemmis*《论宝石》,就是诗论大司祭胸牌上的 12 个宝石),但它只是以拉丁文和 Georgia(格鲁吉亚)的译

文保存的。

Gabala 的主教 Severianus(塞维利安努斯,在 408 年后去世)是一个著名的圣经学家和讲道者(Gabala 是在叙利亚的 Laodicea 附近)。他是与 Johannes Chrysostomus(金口若望/约翰)同时代的人,原来也支持“金口”,但后来坚决反对他。Severianus(塞维利安努斯)写了一些讲道稿(这些道理部分上是在 Constantinopolis 君士坦丁讲的),其中被保存的讲道稿谈论“六天创造”,也有 14 篇反驳 Arius(亚略/亚流)派的人,这些是以希腊文原文保存的(大部分是以 Chrysostomus“金口”的名字传下来的),而另一些是以别的东方语言的译本保存的。

在埃及的沙漠里(参见 72.3)生活了一个著名的隐修者,就是 Macarius Magnus(= Macarius Aegyptus, M. Maior 马卡留斯);自从 16 世纪以来,他被视为 50 篇(57 篇)很深邃的“灵性讲道稿”及一些书信的作者——根据这些著作来看,他就是早期神秘神学的主要代表之一。然而,近代的学者证明,这些“讲道稿”不是他写的,而是后来的人从不同的资料合编的著作,其中也包括一些和 Messaliani(梅萨良派/麦撒良派)有关系的教导(参见 50.7)。因此再不能认为这些著作是 Macarius(马卡留斯)的。真正的作者也许是美索不达米亚的 Symeon(西默盎/西缅),他就是 Messaliani(梅萨良派)的精神领袖。

另一位 Macarius(马卡留斯)——他也许是 Magnesia(马格内西亚)的主教——大约于 400 年写了一个以对话的形式展开的《护教篇》(Apologia),内容是反驳一位外教思想家(大概是 Porphyrius,而不是 Hierocles),其中也包括这个反对基督信仰者的著作的摘录。

75.5 两位出生在 Antiochia(安提约基亚/安提阿/安条克)的贵族人士奠定了 Antiochia(安提约基亚/安提阿/安条克)圣经诠释学/解经学派的威望(参见 74.2):他们是 Diodorus(迪奥多罗斯/戴阿多尔,约于 392 年去世)和他的学生 Theodorus de Mopsuestia(特奥多鲁斯/狄奥多尔)。前者曾经是一位很有名望的隐修院院长和在 Antiochia(安提约基亚/安提阿/安条克)的长老,于 378 年成为 Tarsus(塔尔苏斯)的主教。他的学生就是 Theodorus de Mopsuestia(特奥多鲁斯/狄奥多尔),他是圣 Johannes Chrysostomus(金口若望/约翰)的朋友,而在叙利亚的 Nestorius(奈斯多略/涅斯多留/聂斯托利)派中,他被视为《圣经》的最有权威性的解释者。然而,在他们去世后,很多人谴责他们两个人,因为他们被视为“Nestorius(奈/涅/聂斯托利)思想之父”(参见 54.1,5),而因为 Justinianus(尤斯提尼安)皇帝和第 5 届大公

会议都谴责了(参见 58.5,6) Theodorus(特奥多鲁斯/狄奥多尔),所以这两位圣经学家的解经学著作和教义方面的著作都已失传,只保存了几个残片。Diodorus(迪奥多罗斯/戴阿多尔)的书仅仅保存了关于 Psalms(《圣咏/诗篇》)的解释。Theodorus(特奥多鲁斯/狄奥多尔)保存了对于 12 个“小先知”的注解,对于《若望/约翰福音》的注解(以叙利亚文保存的),对 10 封 Paulus(保禄/保罗)书信的解释(以拉丁文保存的),以及一部 Liber de sacramentis et de fide ad baptizandos(《向慕道者说明圣事和信仰》)的书(叙利亚文)——这是一个很详细的慕道班用的“教理书”(参见 66.2),非常宝贵,完整保存,内容似乎是完全正统的信仰。

一部重要的著作是所谓的 *Constitutiones Apostolicae*(《宗徒/使徒宪章》原名 *Diatagai t on hagian apostolon*),这是一个全面的“教会组织宪章”,就是一种包括教会习俗、法律和礼仪的文集。头 6 卷是根据 *Didascalia apostolica*(《宗徒/使徒规诫》,参见 39.5)而编写的,第 7 卷是根据 *Didache*(《十二宗徒/使徒遗训》,参见 37.1)编写的,第 8 卷的基础是 Hippolytus(希波吕图斯)的著作 *Traditio apostolica*(《宗徒/使徒传承》),或是所谓的“埃及教规”(参见 39.4)。最宝贵的书卷是第 8 卷,它描述了教会的礼仪和圣品,就是所谓的 Liturgia Clementina(克雷孟/革利免礼仪,参见 67.2)和 85 条 *Canones apostolorum*(《宗徒/使徒教规》(参见 65.4)。据说,罗马的主教(教宗)Clemens(克雷孟/革利免,参见 37.3)曾受宗徒/使徒们的命令,因此编写了这部文集。实际上,这部书的形成时期比较晚。著作或编者也许是那位编写了一些 Ignatius(依纳爵/伊格那丢)书信的人(参见 37.4),他属于那些 Apollinaris(阿波利纳里/亚波利拿留)派的人(参见 53),大约在 400 年的叙利亚生活。根据一些学者的说法,这部文集是于 380 年在 Constantinopolis(君士坦丁堡)写成的。692 年的在 Constantinopolis(君士坦丁堡)召开的会议认为,持异端的人改写了这部《宗徒/使徒宪章》,所以谴责了它,但他们接受了 *Canones apostolorum*(《宗徒/使徒教规》)的部分。虽然如此,东方教会的法律论集后来也记载了《宗徒/使徒宪章》,至少有部分的摘录。

另外还保存着一些与《宗徒/使徒宪章》有关系的文献:[1]所谓的《宗徒/使徒教规》(*Canones ecclesiastici apostolorum*,希腊原文来自 4 世纪初或 3 世纪末;这部书叙述人生的道路(根据 *Didache*《十二宗徒/使徒遗训》)和教会制度方面的规律——这些规律托给个别的宗徒/使徒。[2]那些 *Constitutiones per Hippolytum*(《希波吕图斯的宪章》)是与《宗徒/使徒宪章》第 8 章有很多类似之处。[3]那种《我们

主的遗训》(*Testamentum Domini nostri Jesu Christi*)来自475年,它包括复活的基督关于“末日”的预言,也包括一种“教会宪章”和对礼仪的描述。主要的部分是对《埃及教规》的改写。[4]那些 *Canones Hippolyti*(《希波吕图斯教规》)大约来自500年,保存的译本有阿拉伯语和埃塞俄比亚语的,它也是《埃及教规》的改写。

75.6 与那三个伟大的 Cappadocia(卡帕多西亚/加帕多家)教父有密切关系的学者是 Amphilochius(安菲罗基乌斯,约于395年去世),他是 Iconium(依科尼翁)的主教。圣 Basilius(巴西略/巴西流)曾给他写过三个“教规”书信。Amphilochius(安菲罗基乌斯)的著作大部都失传,但有8篇讲道稿很值得研究。

叙利亚 Laodicea(劳迪则亚)的主教 Apollinaris(阿波利纳里/亚波里纳留,约于390年去世)也是与三个 Cappadocia(卡帕多西亚/加帕多家)教父同时代的人。他知识渊博,在反驳 Arius(亚略/亚流)派方面有贡献,但后来因为自己的基督论主张(参见53)与那三个教父发生冲突。他在学术方面硕果累累,曾写了护教的文献(反对 Porphyrius 和 Julianus 皇帝),有圣经诠释学/解经学的,信理学/教义学的著作,也写过诗。他的诗部分上是一些歌词,另一部分是用韵律编写《旧约》的故事,因为 Julianus(儒利安/尤里安努斯)皇帝的法律(参见41.3)阻碍了基督徒青年学习传统的经典,所以需要一种代替品。保存的著作不多,其中比较著名的是用 hexameter(六韵步)写的 Psalms(《圣咏/诗篇》)译本,还有一种“详细的信经”(he kata meros pistis)——这是在圣 Gregorius Thaumaturgus(行奇迹者额我略/贵格利,参见39.3)的著作中找到的,还有另一个向 Jovianus(约维安努斯/约维安)皇帝提交的“信经”(参见53;54.1),一篇论文和一封托名 Julius(尤里乌斯)教宗的信。因为这些文献是托别人名义的,所以它们才能够被保存,因为 Apollinaris(阿波利纳里/亚波里纳留)后来被谴责为异端人物。

三个伟大的 Cappadocia(卡帕多西亚/加帕多家)教父的学生是 Evagrius (= Euagrius) Ponticus(埃瓦格利乌斯·彭提库斯,于399年去世);他曾在 Nectarius(内克塔利乌斯)宗主教的领导下在 Constantinopolis(君士坦丁堡)的教会中当执事,于382年在埃及当隐修者,成为 Macarius Magnus(马卡留斯)的朋友。他在活着的时候是一个很有名望的隐修士和作者,但他后来与 Didymus(狄迪莫斯)一起在553年第5届大公会议上被谴责为异端人士,因为在他的思想里也有接近 Origenes(奥力振/俄利根)的主张(参见58.6)。因此,他虽然写了很多关于隐修生活的著作,但希腊文保存的文献很少(只有《理想修女》,《理想隐修士》,《论祈祷》等),但

以叙利亚文、亚美尼亚文和拉丁译文保存的著作很多。Evagrius(埃瓦格利乌斯)是隐修士的克修思想(ascetica)和神秘灵修(mystica)——这也来自 Origenes(奥力振/俄利根)——以及基督徒的“格言传统”(proverbia)的重要代表,他对于希腊教会的灵修和神秘思想有很深远的影响,(比如他影响了 Maximus Confessor 马克西莫斯),而他著作的拉丁译文(译者是 Rufinus, Gennadius)也在西方教会中传播(比如对 Cassianus 卡西安努斯/迦贤努有影响)。

75.7 在第 5 世纪,希腊教会中最杰出的神学家是两个主教,他们代表了两个大的神学学派并曾进行了长期的搏斗,就是 Cyrillus(济利禄/区利罗)和 Theodoretus(狄奥多莱/狄奥多勒)。Cyrillus(济利禄/区利罗)曾是 Alexandria(亚历山大里亚/亚力山太)的主教(412-444 年),他是那位不择手段的 Theophilus(德奥菲洛/提阿非罗,参见 51.3)的侄子和继任人。他是教会教导的最重要保卫者,尤其在 Nestorius(奈斯多略/涅斯多留/聂斯托利)派面前卫护了 theotokos(“天主/上帝之母”)的称呼。自从 429 年,他写了一系列著作来反驳 Nestorius(奈/涅/聂氏)的主张,并在 431 年的 Ephesus(厄弗所/以弗所)大公会议上——他主持了该主教会议——也坚定地要求谴责这个异端,但为了保持教会的合一,他也在 433 年稍微让步给 Antiochia(安提约基亚/安提阿)派(参见 54.2,3)。Cyrillus(济利禄/区利罗)也曾写过针对背教者 Julianus(儒利安/犹利安)皇帝的“护教篇”(参见 41.3),又编写两部很大的教义著作来反对 Arius(亚略/亚流)派的人,写了“复活节信”和其它的在教会政治上有影响力的著作,最终还写了很多对《圣经》的注解——这些注解广泛地引用了比喻性和“典型”的解释(Allegorese und Typologie,就是说它们太过分强调隐喻和比喻),但在信理/教义学方面,他是一位能够作出细微区分的和具有思辨能力的神学家。

Theodoretus(狄奥多莱/狄奥多勒)曾当过 Antiochia(安提约基亚/安提阿/安条克)附近的 Cyrus(居鲁斯)城的主教(423 年到约 466 年)。他是一位渊博的学者和谨慎的神学家,并在教会史,护教学,辩论学和圣经诠释学/解经学方面都有杰出的贡献,但因为他支持了 Nestorius(奈斯多略/涅斯多留/聂斯托利)这样的异端人士(参见 54.2),所以他也被怀疑,在 449 年的 Ephesus(厄弗所/以弗所)的“强盗会议”上被罢免,但他的主教职位于 451 年在 Chalcedon(加采东/迦克墩/卡尔西顿)的会议上被恢复(55.2),但又因“三章争论”被谴责,因为他写了一些反驳 Cyrillus(济利禄/区利罗)的著作(参见 58.5,6)。不过他的基督论(虽然有一段时间比较

不稳定)在 445 年以后是比较正统的 (ziemlich orthodox)。他的历史著作包括一个《教会史》(这部书继续了 Eusebius 的工作,参见 4.1)。他的 *Historia religiosa* (《隐修士的历史》) 包含 30 位在东方很著名隐修士的传记,而他的 *Compendium fabularum haereticarum* (《异端故事文集》) 是一种“异端史”,从 Simon Magus (西满/西门) 一直到 Eutyches (优提克斯/优迪克),其中在第 5 卷包括一个信经的概论。Theodoretus (狄奥多莱/狄奥多勒) 写的 *Graecarum affectionum curatio* (《针对希腊人的问题》) 在古代中是最杰出的护教文章之一;他的 *Eranistes seu Polymorphus* (《埃拉尼斯特斯》) 是一个重要的反驳“基督一性论”的著作,其中说“基督一性论”只是从以前的种种异端组成的错误说法,但这个错误是“多形态的”(polymorphus)。Theodoretus (狄奥多莱/狄奥多勒) 也是希腊教会中最伟大的圣经诠释学家/解经学家之一,他对于 *Psalmi* (《圣咏/诗篇》),对于《雅歌》,对《先知书》以及对 Paulus (保禄/保罗) 书信的解释都有这样的特点:深入和认真,方法可靠,表达简明。

在古代基督宗教中最奇怪的人物之一是 Synesius de Cyrene (西内希乌斯,大约在 414 年去世)。他曾是一个外教人贵族家庭的孩子,后成了那位新柏拉图主义的女哲学家 Hypatia (希帕蒂亚) 的热心学生——这位女哲学家因 Alexandria (亚历山大里亚/亚力山太) 的暴民而被杀死 (参见 41.6)。虽然 Synesius (西内希乌斯) 还没有领圣洗,却于 411 年被选为 Ptolemais (托勒麦伊斯) 的主教和 Cyrenaica (叙雷内卡,即埃及以西的 Africa 北部地区) 的大主教 (metropolita)。他说他愿意当主教,但条件是他可以继续保持自己的新柏拉图主义观点——他相信灵魂的先存性 (prae-existentia),相信世界的永恒,又认为复活只是一个“比喻”,并且还要继续维持婚姻生活。作为一个主教,他是一个热心的牧灵者和教会权利的保护者,但他始终没有完全放弃了他的希腊文化 (sein Hellenentum),虽然他一步一步地更深入地理解了基督信仰。他的著作是一些论文、演讲稿、赞美诗和书信,都表明他是一个既有才华,又有多方面的哲学知识和文学修养的人。

Palladius (帕拉丢斯) 曾是在埃及和巴勒斯坦修道的隐修士 (约在 388 - 399 年间),后来成为 Bithynia (小亚细亚北部地区) 的 Helenopolis (黑勒诺城) 的主教 (约于 430 年去世)。他是 Evagrius Ponticus (埃瓦格利乌斯) 的学生,约于 420 年编写了一个很流行的《隐修者列传》,其中叙述了很多关于奇迹的故事;这部《列传》献给了一位称 Lausus (劳苏斯),在朝廷工作的人,所以通常被称为 *Historia Lausiaca* (《劳苏斯历史书》)。他又写了一部虚构的对话 (*Dialogus de vita S. Joannis*

Chrysostomi《关于圣金口若望/约翰生活的对话》)。这篇对话模仿了 Platon(柏拉图)的 *Phaidon*(《斐多篇》,即关于哲学家不怕死亡和灵魂的永生的对话篇),其中表示对君士坦丁堡的主教(Johannes Chrysostomus 金口若望/约翰)的敬佩。

Isidorus(伊西多尔)曾在 Nilus(尼罗河)附近的 Pelusium(佩鲁西翁)的一个隐修院里当隐修者(或隐修院的院长),他大约于 435 年去世。他也同样是“金口”的崇拜者,并写了很多书信(大部分比较短的),其中有 2000 多封信被保存;它们主要谈论一些圣经诠释学/解经学的问题,这些信也证明作者的渊博学问。

Nilus Asceticus(= Nilus Maior, 尼禄斯)约于 430 年去世,他以前错误地被称为 Nilus Sinaita。他是 Johannes Chrysostomus(“金口”)的学生,后来成为在 Galatia(小亚细亚地区)的 Ancyra(安居拉)隐修院的院长。他曾写过很多美妙的谈论隐修生活,美德和恶习的著作,编写了一个《成语文集》,也写了很多书信(据说是 1000 多封信)。根据一部以他的名字传下的 *Narrationes de caede monachorum in monte Sinai*(《关于在西乃山被杀的隐修者的故事》)的记载,他曾经放弃了 Constantinopolis(君士坦丁堡)的官位和美满家庭的幸福,与他的儿子 Theodul 去 Sinai 沙漠修道,但后来受强盗的骚扰。然而,这个文献只是后人写的小说,不能作为历史资料。

Epirus(埃皮儒斯)地区 Photice 城的主教 Diadochus(狄阿多克斯)曾在 450 年左右写了一部很受欢迎的著作,即 *De perfectione spirituali capita centum*(《100 章关于灵修上的完美》)。这部书很美妙地谈论灵性生活和神秘神学,又反驳 Messaliani(梅萨良派)的错误思想(参见 50.7)。

75.8 第 4 世纪以来,在希腊文献的基础上,叙利亚、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埃及和埃塞俄比亚都发展自己民族的基督宗教文学传统。然而,只有在叙利亚和亚美尼亚那里,这种文学获得了自己的特色和特殊的表达形式。格鲁吉亚人,科普特人,阿拉伯人和埃塞俄比亚人主要进行翻译工作,他们将那些涉及圣经学、教会礼仪和教会法规的著作译成自己的语言。

最早的叙利亚教父是所谓的“波斯哲人”Afrhat(希腊文称 Aphraates,亦称 Mar Jacob)。他是隐修者,也成了 Mar Matthai(在 Mossul 附近?)的主教。保存的文献是他在 336 年到 345 年间写的 23 篇类似讲道稿的论文。

古代叙利亚教会的经典作家是圣 Ephraem(= Ephraim 厄弗瑞/以法莲,373 年去世)。他出生于 Nisibis(尼西比斯),成为当地主教 Jacobus(雅各伯,但不是 Mar Jacob = Afrhat)的学生,又当隐修者和执事,自从 365 年在 Edessa(埃德撒)城的

“波斯人学校”当老师(他也许自己建立了这所学校),后来也在外教人当中进行传教工作。他既是解经学家,又是诗人和演讲家。叙利亚人赞美他为“叙利亚人的先知”和“圣神/圣灵的琴”。教宗 Benedictus XV(本笃十五世)曾在1920年宣颂他为教会的“圣师”。早在 Ephesus(厄弗所/以弗所)431年的主教会之前,他就很尊敬圣母玛利亚,这也是对教会传统信仰的证据。他在圣经诠释学/解经学方面的著作很多,关于《创世记》和《出谷记/出埃及记》的注解是以叙利亚文传下的,关于 Tatianus 的 *Diatessaron*(《四福音合参》)的注解,关于《宗徒大事录/使徒行传》的注解(1919年被重新发现!)以及关于 Paulus(保禄/保罗)书信的注解是以亚美尼亚文保存的。另外,以叙利亚的原文还保存了 Ephraim(厄弗瑞/以法莲)的教义论文,就是一些反驳 Mani(摩尼教),Marcion(马西翁)派和 Bardesani(巴得撒尼派)的著作(参见 30B1.3)。还有一些以韵律写的、充满活力的演讲稿以及一些优雅赞美诗。他的部分著作很早就被译成希腊文。

在叙利亚教会中比较有名望的诗人是 Cyrillonas(济利罗纳斯),他大概生活在4世纪末的 Edessa(埃德撒),还有 Balai(Balaeus 巴莱),他是 Beroea(今天的 Aleppo)教区中的主教(Chorbischof),生活在5世纪初。Isaac de Antiochia(伊撒略),他好像倾向于“基督一性论”,而他的讲道稿反对圣 Augustinus(奥古斯丁)的恩宠论。另一个叙利亚作者是 Jacobus de Sarug(雅各伯),他曾是 Batnaea(巴特内)的主教,在521年去世。他被称为“圣神/圣灵的笛子”,大概不是一位“基督一性论者”。

75.9 Armenia(亚美尼亚)的基督宗教文学的奠基人是圣 Mesrop(梅斯若布,441年去世),他曾是国王的秘书,士兵,后来当隐修者和巡逻式的布道者。他和 Isaac(= Sahak 撒哈克),一位宗主教(Katholikos)一起创造了亚美尼亚文字,又和自己的学生一起将《圣经》译成本地语言。除了他以外还有 Eznik de Kolb(埃斯尼克),他是 Bagrevand(巴格万)的主教,约于478年去世;他编写了一部保卫基督信仰的著作,其中也反驳了外教信仰,波斯人,希腊哲学和 Marcion(马西翁)的异端。Moses de Choren(梅瑟/摩西)主教(约于487年去世)曾经写了《大亚美尼亚的历史》,从传说中的开始一直到公元428年。

拉丁神学在 4.5 世纪的全盛时期

76.1 在公元 313 年后的时期中,第一位比较有影响的拉丁教父是 **Hilarius de Poitiers**(希拉利乌斯/希拉流,367 年去世)。他很有辨别能力,也很有辩论的口才,并且他的神学也有深度。他出生在一个贵族外教家庭,在壮年时期才领洗,并大约于 350 年被指定为其家乡城市(Poitiers)的主教。他的生活和写作和那位 Alexandria(亚历山大里亚/亚力山太)的伟大主教一样,一生需要讨论有关 Arius(亚略/亚流)的问题,所以他经常被称为“西方的 **Athanasius** 亚大纳修/阿塔纳修斯”。因为 Constantius(君士坦提乌斯)皇帝流放了他(参见 48.3),所以他曾经在 Phrygia(小亚细亚地区)生活了 4 年之久(356 - 359 年)。在这里他能够研究希腊教父的著作,这样可以深化自己的神学知识,不仅仅为自己的著作获得了一些启发,也能够向西部教会介绍东方人的精神工作的成果(die Geistesarbeit des Ostens)。西部教会能够一步一步克服 Arius(亚略/亚流)的思想,在这方面他有杰出的贡献(参见 48.5)。他大部分的著作是一些针对具体的历史事件的书,似乎都是那些信仰争论引起的作品。另外,他也写过关于 Mt(《玛窦/马太福音》)和 Psalmi(《圣咏/诗篇》)的注解。他的 *Liber mysteriorum*(《诸奥迹之书》)是一部解释《旧约》和《新约》关系的书,他在《旧约》中看到很多“预告式的象征”,这样他倾向于“比喻式的”解释方式。他还写了一些圣诗和赞美诗。在信理学(教义学)方面,他的杰作是 *De trinitate*(《论三位一体》,12 卷)。

希腊人的神学曾影响了 Hilarius(希拉利乌斯/希拉流),但更影响了圣 **Ambrosius**(盎博罗修斯/安波罗修,397 年去世)。他来自一个罗马贵族家庭,他的父亲曾是 Gallia(高卢)总督府中的高级官员。他大概在 339 年出生于(德国地区的)Trier(特里尔)。曾在罗马受到了修辞学和法学方面的教育,并于 370 年被选为意大利北部的 *legatus consularis*(总督)。他的总督府在 Milano(米兰),这是当时皇官的所在地。在 374 年,当地的主教 Auxentius(奥克森提乌斯,他是一位支持 Arius 亚略/亚流的人)去世了,而米兰的圣职人员和信徒群众异口同声地选择 **Ambrosius**(盎博罗修斯/安波罗修)为他的接班人,虽然他还没有领洗,只是一个慕道者。这

样,他接受圣洗,并在8天内经过三次祝圣:执事、司铎和主教的祝圣礼。他努力完成了他的神学教育,尤其注重希腊教父方面的研究;在这方面,他的指导老师是某一位 Simplicianus(辛普利奇安努斯),他是一位长老,后来作他的接班人。在主教的职位上,他作为教会的一个非常杰出的牧者、老师和保卫者,他曾经反驳了外教人(参见 41.4),反对了 Arius(亚略/亚流)派(参见 48.6)和其它的异端,又是 Gratianus(格拉提安努斯),Valentinianus II(瓦伦提尼安努斯二世)和 Theodosius(狄奥多西乌斯)皇帝的顾问和支柱。他很勇敢地护卫教会的独立性,要避免教会受政府的干涉,但他又始终想调节各种冲突。在390年,那位拥护公教会的 Theodosius(狄奥多西乌斯)皇帝因为一些地区性的纠纷发怒并在 Thessalonici(得撒洛尼/帖撒罗尼迦)引起了一次大屠杀。当时,Ambrosius(盎/安氏)主教坚决要求皇帝进行补赎,否则不允许他进入教堂。皇帝接受了主教的谴责,甚至后来说, Ambrosius(盎/安氏)是唯一的名副其实的主教。他是一个典型的罗马人,所以他大概缺少那种思辨性的创造力(他在思想上多受希腊人的启发)。然而,在实践神学和伦理学方面,他充分地发挥了他的才华。他的大部分著作都回应了讲道和慕道班的需要——他在这方面很努力地工作,也很成功。在圣经诠释学/解经学方面——他写过关于“六天创造”、其它的《旧约》题材和关于《路加福音》的解释——,他在很多方面依赖于 Philo(斐洛),Origenes(奥力振/俄利根)和 Basilus(巴西略/巴西流)的书。他对于《圣经》的解释基本上都注意到三个层次,即“比喻”的意义,“神秘”的解释,以及“伦理道德上的意义”。在一些教义性的著作中——*De fide ad Gratianum*(《向 Gratianus 论信仰》),*De Spiritu Sancto*(《论圣神/圣灵》),*De mysteriis*(《论诸奥迹》),*De paenitentia*(《论忏悔》),*De sacramentis*(《论诸圣事》)——,他说明并卫护了教会的教导;他还一些伦理道德或克苦方面的著作中说明基督徒的伦理道德。他根据 Cicero(西塞罗)的名著 *De officiis*(《论义务》)写了他的 *De officiis ministrorum*(《论圣职人员的义务》)。他赞扬了奉献给上主的守贞生活以及尊敬童贞圣母玛利亚(参见 70.3),这方面的著作是他的 *De virginibus*(《论贞女们》)——这书写给他的姐妹 Marcellina(马泽里纳),因为 Liberius(利贝里乌斯/利拜尔)教宗于353年接受她当修女的圣愿。他还写了一些令人感动的悼念讲演,比如为他的弟兄 Satyrus(撒提儒斯),为 Valentinianus II(瓦伦提尼安努斯)皇帝,为 Theodosius Magnus(狄奥多西乌斯大帝)。他还写了很多书信,写了复活节前夕唱的 *Exsultet*(《应踊跃欢欣》)以及很多圣诗或赞美诗,其中有很多一直到今天还在唱。关于他

对教会礼仪和对于圣乐的贡献,请看 67.1,2,6,关于所谓的“盎博罗修斯/安波罗修赞美诗”(即 *Te Deum*“主,我们赞美你”),请参见 67.7。

在中世纪,人们还认为,关于 Paulus(保禄/保罗)书信集的一部杰出的解释也是他写的,但 Erasmus(伊拉斯谟)第一次发现,这部著作不是他写的,所以这部书被称为 Ambrosiaster(伪盎博罗修斯/安波罗修)。这部书是在 Damasus(达玛苏)教宗的时代写的(366-384年)。学者们至今没有研究出,谁是真正的作者。

76.2 在那些最伟大的拉丁教父当中,第一位是 Augustinus(奥古斯丁),但第二位属于 Eusebius Hieronymus(热罗尼莫/耶柔米/哲罗姆)。他于 347 年在一个基督徒家庭中出生,家乡是在 Dalmatia(达尔玛提亚,前南斯拉夫地区)和 Pannonia(帕诺尼亚,匈牙利地区)边界地区的 Stridon(斯特瑞顿)。他曾在罗马学习,成了著名的修辞学家 Aelius Donatus(多纳图斯)的学生,曾约于 20 岁时接受圣洗。他曾在 Trier(特里尔)转向隐修生活,与一些有类似倾向的朋友生活在 Aquileia(阿奎雷亚,意大利北部),于 373 年去东方,曾在叙利亚的 Chalcis(卡尔基斯)沙漠(参见 72.3)生活过几年;在这里,他也学习古希伯来语。他在 Antiochia(安提约基亚/安提阿/安条克)接受了司铎圣品(被祝圣司铎),并于 380 年在 Constantinopolis(君士坦丁堡)在 Gregorius Nazianzenus(纳西安的额我略/贵格利)更进一步学习《圣经》方面的知识和诠释学/解经学。后来他又到罗马三年(382-385年),成为 Damasus(达玛苏)教宗的秘书和顾问,又使一些罗马贵族妇女热心地接受克修的理想(她们是 Marcella 玛择拉,Paula 保拉,Eustochium 欧斯托基翁等)。当那位教宗去世后,在罗马有一些人反对他,所以他离开了,并于 386 年在 Bethlehem(白冷城/伯利恒)在“主的马槽”那里定居,一直到他去世的时候(419 年或 420 年的 9 月 30 日)。在 Bethlehem(白冷/伯利恒)有一群来自西方的男女隐修者,在他们的隐修院也有一所学校,而 Hieronymus(热罗尼莫/耶柔米)就在那里不断祈祷、学习、教书、写作。虽然他过一个隐修者的生活,但仍然有一些外在的事件对他构成了一些难受的干扰:关于 Origenes(奥力振/俄利根)的争论,他和耶路撒冷的主教 Johannes(若望/约翰)的冲突,他和那个早期的良朋好友 Rufinus(鲁菲努斯/鲁非诺)的分裂(参见 51.2),民族大迁移带来的恐惧以及关于 Pelagius(白拉奇/伯拉纠)的争论(参见 56.3)。

圣 Hieronymus(热罗尼莫/哲罗姆)的主要贡献是他的众多对《圣经》的注解——这些注解受了 Origenes(奥力振/俄利根)的影响,所以也经常引用一些“比

喻”的解释方式。他完成了一部《圣经》的拉丁译本——自从第 12 世纪,人们将它称为 *Vulgata (editio)* (“通俗本”)。这份任务是教宗 Damasus(达玛苏)交给他的,而首先他修改了那些早期的拉丁译本(称 *Itala* 或 *Vetus Latina* 版本),这主要包括《新约》和 *Psalmi*(《圣咏/诗篇》),但在 390 年后他在 *Bethlehem*(白冷城/伯利恒)根据希伯来语的原文来翻译《旧约》。除此之外,他还编写很多尖锐的,批评性的文章来反驳 *Lucifer*(路济弗尔)派(参见 50.3),反驳那些批评克修精神和对 *Maria*(玛利亚/马利亚)的敬礼的人(*Helvidius, Jovinianus, Vigilantius*, 参见 70.3),反驳 *Pelagius*(白拉奇/伯拉纠)派(56.3),又因为 *Origenes*(奥力振/俄利根)的缘故写了攻击 *Rufinus*(鲁非努斯/鲁非诺)的信。*Hieronymus*(热罗尼莫/哲罗姆)也写了历史上第一部“基督宗教学史”,就是他的 *De viris illustribus*(《名人传》)。虽然这部书也有一些缺陷,但也很有贡献,而后来的学者继续编写它(比如 *Gennadius 根拿迪乌斯/根拿丢长老*,参见 76.9)。*Hieronymus*(热/耶/哲氏)也将 *Eusebius*(欧瑟比乌斯/优西彼乌)的《教会史》译成拉丁语,并加上一些资料(参见 4.1),他又翻译了 *Origenes*(奥力振/俄利根)和 *Didymus*(狄迪莫斯)的部分著作,写了一些隐修者的传记(*Vita Pauli*《保禄/保罗传》, *Vita Malchi*《马尔克传》, *Vita Hilarionis*《希拉利翁传》,参见 72.1,6),又编写了很多讲道稿和非常文雅的书信,这些信对任何研究文化史的人都提供有意义的资料。一些人将 *Martyrologium Hieronymianum*(《热罗尼莫/哲罗姆的殉道者名录》)归于他,但这不是他写的著作(参见 70.1)。*Hieronymus*(热罗尼莫/耶柔米/哲罗姆)大概是最有学问的教父,在当代真是一个 *polyhistor*(博学者),精通古代的语言(他的荣称是 *vir trilinguis*“懂三个语言的人”,即精通拉丁语、希腊语、古希伯来语),也很重视文笔(他也被称为“人文主义者的祖父”*Urahn der Humanisten*),又是一个翻译天才。虽然他没有太多思辨性的神学理论(*kein spekulativer Kopf*),但在圣经学的领域中,没有人能超过他。他始终忠于教会,但他的性格比较暴躁,容易发怒,并且在争论中,他曾多次写过一些激烈的或辛辣的批评,甚至对 *Augustinus*(奥古斯丁), *Ambrosius*(盎博罗修斯/安波罗修)和 *Chrysostomus*(金口若望/约翰)也写过这样的话。

76.3 毫无疑问,最有影响力的教父是那位来自 *Africa*(阿富利加/非洲)的 *Aurelius Augustinus*(奥思定/奥古斯丁,354 - 430 年),他算是一个影响了世界历史的人,很少有人可以和他相比。他在他的 *Confessiones*(《忏悔录》)中描述了他在 387 年之前的生活和他早期的辗转和寻找过程(见下)。他的学生和朋友, *Calama*

(卡拉玛)的主教 Possidius(波西迪乌斯)于432年后写了他后半生的生活(*Vita S. Augustini*《圣奥古斯丁传》)。他于354年11月13日出生在 Numidia(努米迪亚)的 Thagaste(达伽斯特)。他的父亲是外教人,但母亲 Monica(= Monnica 莫尼加)是一个有坚定信仰的基督徒。他在 Madaura(马刀拉)和 Carthago(迦太基)接受了高级的教育,立志要当修辞学老师。虽然他早在童年时期就进入了慕道班,但在青春期仍然投入于一些感官性的娱乐。他也以“听者”(auditor)的身份属于摩尼教9年之久(374-383年),因为他们的教导吸引着他——他们说要提供一种“更高的智慧”,又不需要接受启示的权威。在一段时间,他也受了怀疑主义的影响。然而,他那种天赋的“渴望真理”的冲动,以及对于基督的爱慕(这来自母亲的影响)最后占了上风。他于384年开始在 Milano(米兰)任教(当修辞学教授),而在那里他皈依了正统的信仰。在这种内心的转变方面(*conversio* 皈依),发挥重要作用的因素是他的虔诚母亲的劝勉和祈祷(她也跟着他的儿子到了 Milanon 米兰), Ambrosius(盎博罗修斯/安波罗修)主教的讲道和令人佩服的榜样,对一些新柏拉图主义的著作的阅读——Augustinus(奥古斯丁)后来始终没有完全放弃了新柏拉图主义的思维方式——,对 Paulus(保禄/保罗)书信的阅读,以及一个很感动他的经验(所谓的 Tolle, lege! “拿吧! 读吧!”的经验)——他当时在386年夏天在 Milano(米兰)自己家里的花园中读到 Rom(《罗马人书》):13:13 等章节,因此在内心上有一个关键的突破。从此以后, Augustinus(奥古斯丁)全心全意地投入于正统的基督信仰,他放弃了他的教授职,要开始一个新的生活,先在 Cassiciacum(卡西奇亚孔)的农庄休息一段时间(当时也进行一些哲学思考),后于387年复活节在 Milano(米兰)与他的儿子 Adeodatus(阿德欧达图斯,他于390年去世)和他的朋友 Alypius(阿吕皮乌斯)一起接受了圣洗,给他施洗的人是 Ambrosius(盎博罗修斯/安波罗修)。他回到 Africa(阿富利加/非洲)的 Thagaste(达伽斯特)——他的母亲 Monica(莫尼卡/莫尼加)先在387年在意大利的港口 Ostia(奥斯提亚)去世。 Augustinus(奥古斯丁)回到自己的家乡后,于391年成为一个港口城市(Hippo Regius 希波·瑞格乌斯,在 Bone 附近)的司铎,而在这个岗位上,他才一步一步变成一个成熟的、阐明公教信仰的神学家,他根据《圣经》的文献深化了自己对信仰的认识和自己的灵修。395年他当副主教,396年当 Hippo(希波)主教 Valerius(瓦勒利乌斯)的接班人。他当主教近35年,始终都和圣职人员一起过一个克修的生活(参见60.2),不懈怠地完全他的牧灵任务,而当时代的人也逐渐承认和尊敬他。当 Geiserich(盖色

利克)和 Vandales(汪达尔人)围攻 Hippo(希波)城时,他于 430 年 8 月 28 日去世。他的骨灰在第 6 世纪被送到 Sardinia(撒丁岛),又在 8 世纪送到 Langobardi(伦巴第人)的首都 Pavia(帕维阿,意大利北部)。

Augustinus(奥思定/奥古斯丁)结合了对理想的追求和热忱、思辨思维的才华、希腊人对神秘主义的感情,以及西方人的冷静理性和心理学的洞察。他超过了一切其他的教父,因为他在哲学和神学方面都有全面的才能,他有深度和精神上的创造力,他的辩论能力强,又是一个硕果累累的作者,所以他对于后人的神学思想,对整个西方的思想史,对经院哲学和神秘主义思想都有不可估量的影响力。他在 Thomas Aquinas(托马斯·阿奎那)之前等于是西欧中世纪的精神领袖,也是西部教会在古代晚期的精神领袖,是一个无与伦比的宗教教育家(ein religioeser Erzieher ohnegleichen)。他的兴趣包括基督信仰关于“人学”的种种问题,人与神之间的关系,罪恶和圣宠/恩典的难题,作为救恩机构的教会。在这一切问题上,他的教导也经过一些转变,因为他不断进行研究和思考。他的大部分著作也是在教义争论中写的,比如他曾反驳了他原来的朋友们,即摩尼教思想,反对 Donatus(多纳图斯/多纳特)的分裂(参见 52.3),反驳 Pelagius(白拉奇/伯拉纠)派的人(参见 56)和半 Pelagius(白拉奇/伯拉纠)派的人(参见 57)。从神学的角度来看,他就克服了 Pelagius(白拉奇/伯拉纠)那种理性主义的圣宠论/恩典论。在这个论战中(412 年后),Augustinus(奥古斯丁)阐明了自己思想的神学深度,而他被称为 Doctor gratiae(“圣宠/恩典博士”)的荣誉也同样来自那次争论。除了上述的教义上的著作外,他还写了一些反驳犹太人和 Arius(亚略/亚流)派的,以及反驳所有异端的书(*Adversus haereses*《反驳异端》)。他的一些哲学论文来自他受洗前后的时期(*Contra academicos*《反学院派》, *De beata vita*《论幸福的生活》, *De ordine*《论秩序》, *Soliloquia*《独语录》, *De quantitate animae*《论灵魂的量》, *De magistro*《论老师》)。他的著作覆盖了神学各个领域。

尤其两部著作属于“世界文学”,影响特别深远:他的一种自传 *Confessiones*(《忏悔录》),约于 400 年写的,这本来是一种在全知的天主/上帝面前说出内心的感受,同时赞美神,因为他给予了如此多的恩典并指导了作者转向信仰。作者在控告自己的罪方面大概太过分严格,但其中所描述的事情完全是可靠的和可相信的。第二部著作是 *De civitate Dei*(《天主/上帝之城》,在 412 年到 426 年间写成的),这是一部巨著,共 22 卷,内容是一种历史哲学的庞大构图,同时也是从历史的角度为

基督信仰作辩护的尝试。当时,罗马帝国正在崩溃的过程当中,而作者想说,世界历史的真正标准不是某一个帝国的旺盛,而是“信仰”和“不信”之间的冲突(civitas Dei - civitas terrena 上主之城——世俗之城)。这样他也不想强化基督徒的信仰。中世纪的教会政策在很大的程度上受了这些概念和思路的影响。

另一些著作属于教义学(信理学):*Enchiridion ad Laurentium sive de fide, spe et caritate*(《手册或论信德、望德、爱德》),以及一部主要的(15卷的)著作:*De trinitate*(《论三位一体》)。关于对圣经诠释学/解经学和讲道学/布道学的著作有*De doctrina christiana*(《基督宗教的教导》),这部书包括一种“圣经解释原理”以及指导圣职人员讲道的内容。他还写了一些非常杰出的,多引用“比喻式”解释方法的注解,比如对*Genesis*(《创世纪》),*Psalmi*(《圣咏/诗篇》,即*Enarrationes in psalmos*),*Job*(《约伯传》),《若望/约翰福音》(*Tractatus in Ioannem*)的注解,以及关于《福音书》的研究(*De consensu evangelistarum*《福音书的共同点》)。在牧灵神学方面,他曾写了一些关于说谎,关于婚姻,关于守贞的论文,但特别有名的是*De catechizandis rudibus*(《论最基本的教导》,参见66.2),其中包括两个典范教导。另外还保存400篇讲道稿——Augustinus(奥古斯丁)是西方教会最杰出的演讲家和讲道家——以及220封信。他的信大部分都谈论哲学、神学和牧灵的问题,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和那时正在Bethlehem(白冷/伯利恒)居住的Hieronymus(热罗尼莫/哲罗姆)之间的信件往来。在晚年的时候(427年),Augustinus(奥古斯丁)写了*Retractiones*(《订正录》)2卷,其中批判地回顾他从386年以来所写的著作,他说他曾写过93部书。

76.4 在拉丁文的基督宗教诗人当中,Prudentius Clemens(普鲁登蒂乌斯,约于405年后去世)占据首位。他来自西班牙的贵族,本来是律师和高级官员,但晚年转向宗教的问题。他的*Cathemerinon*(《日课颂诗》)包括一些优美的和具有精神的赞美诗,这些赞美诗每天都可能唱。他的*Peristephanon*(《殉道士行传》)是一些关于殉道者的赞美歌,另外他还写了一些教育性的诗和比喻性的诗(比如*Apotheosis*《神化》,*Hamartigenia*《罪恶之根源》,*Psychomachia*《灵魂之战》,*Contra Symmachum*《反驳西马克》)。这些著作主要有教义方面的内容或保卫教会信仰。Prudentius(普氏)认为,他的诗是一种“奉献品”,这些礼品可以赞美信仰并能够引导人们走向上主。

76.5 Juvencus(尤文库斯,约于380年去世)是一位来自西班牙贵族的司铎,他

约于 330 年用 hexameter(六韵步格律)来编写一部《福音合参》。

Firmicus Maternus(费米库斯·马特努斯)是一个来自 Sicilia(西西利岛)的讲演家,他在皈依信仰之前写过一部占星术方面的著作(*Matheseos libri VIII*,大约于 336 年写),而在当基督徒后,他约于 348 年给 Constans(君士坦斯)和 Constantius(君士坦提乌斯)皇帝写了一份很激烈攻击外教传统的著作(*De errore profanarum religionum*《论那些世俗宗教的错误》,参见 41.2),特别反对“神秘宗教”(Mysterienkulte)。

Caius Marius Victorinus(马留斯·维克托利努斯,约于 362 年后去世)来自 Africa(阿富利加/非洲)。他在 Constantius(君士坦提乌斯)皇帝的时代在罗马当一个著名的修辞学教授和新柏拉图主义者,老年时(355 年)他皈依了基督信仰,这曾引起很多人的注意。他的榜样和他对新柏拉图主义的著作的翻译后来影响了 Augustinus(奥古斯丁,参见 *Confessiones*《忏悔录》8,2)。他没有受过神学教育,但作为一个平信徒他写了一些反驳 Arius(亚略/亚流)派的著作和一些对 Paulus(保禄/保罗)书信的注解。他的著作中有很多新柏拉图主义的因素。他关于人的意志的想法也影响了 Augustinus(奥古斯丁)的神学思想,而他的哲学术语在部分的中世纪教科书中还出现了。

Calaris(卡拉瑞斯)的主教 Lucifer(路济弗尔/路西发,371 年去世)曾是 Arius(亚略/亚流)派和 Constantius(君士坦提乌斯)皇帝的坚定批评者(参见 50.3)。Mileve(米勒维)的主教 Optatus(欧塔图斯,384 年后去世)曾反驳了 Donatus(多纳图斯)派(参见 52.3)。Damasus(达玛苏)教宗(366-384 年)曾编写了一些信、诗和有韵律的墓碑铭文(参见 64.3)。Verona(维洛纳)城的主教 Zeno(芝诺,约于 372 年去世)是一位能干的讲道者,他的著作是 93 篇讲道稿。Brescia(贝西亚)的主教 Philastrius(菲拉斯特利乌斯,大约于 390 年去世),曾经写了一部关于异端的书(*Liber de haeresibus*),但他也是一位很努力的传教士。

76.6 西班牙 Barcelona(巴塞罗纳)的主教 Pacianus(帕奇安努斯)是 Novatianus(诺瓦提安努斯)派的反驳者,保存的有一些书信和论文。他的一句话后来成为一个经常被引用的格言:Christianus mihi nomen est, Catholicus vero cognomen(“我姓‘基督徒’,而我的名字是‘公教的’。”参见 *Ep.* 1,4)。

Elvira(埃尔维拉)的主教 Gregorius(额我略/贵格利,392 年后去世)是一位非常虔诚的人,坚定地反对 Arius(亚略/亚流)派,同时是 Luciferiani(路济弗尔/路西

发)派的领导(参见 50.3)。他写了 5 篇关于《雅歌》的讲道稿,还有 20 篇(原来以 Origenes 奥力振/俄利根名义传下的)关于《圣经》各书卷的讲道稿,还有一部 *De arca Noe*(《论诺亚方舟》,这是一篇关于教会的论文)和 *De fide orthodoxa*(《论正统的信仰》)。

76.7 Tyrannius (= Turranius) **Rufinus** de Aquileia(鲁菲努斯/鲁非诺)出生在意大利北部,他曾在罗马受教育,在 Alexandria(亚历山大里亚/亚力山太)成为 Didymus(狄迪莫斯)的学生并兴奋地研究 Origenes(奥力振/俄利根)的思想,后于 378-396 年在耶路撒冷的橄榄山上当隐修者。他原来是 Hieronymus(热罗尼莫/耶柔米)的好朋友,但因为 Origenes(奥力振/俄利根)的问题他们成了敌人,后来彼此谴责(参见 51.2)。这位 Rufinus(鲁菲努斯/鲁非诺)于 396 年回到意大利(罗马),并于 410 年在 Messina(梅西纳)去世。他主要是一位翻译者,独立的著作可能只有 *Commentarius in Symbolum Apostolorum*(《关于宗徒/使徒信经的解释》)和 Jacobus(雅各伯/雅各)的祝福的解释。他曾翻译了 Origenes(奥力振/俄利根,参见 39.2), Pamphilus(潘菲洛斯/旁非罗,参见 39.6)的著作,他翻译并续编 Eusebius(欧瑟比乌斯/优西彼乌)的 *Hist. Eccl.*(《教会史》),一直到 395 年(参见 4.2),也翻译了 *Clementinae Recognitiones*(《克雷孟回忆》,参见 28.4), *Historia monachorum in Aegypto*(《埃及隐修者史》,参见 72.6),以及 Basilius(巴西略/巴西流)和 Gregorius Nazianzenus(纳西盎的额我略/贵格利)的著作。虽然他的翻译在个别章节中不完全可靠,但仍然有很大的贡献。

西班牙的长老 **Orosius**(奥罗修斯/欧罗修斯,417 年后去世)曾是 Augustinus(奥古斯丁)的学生,他谴责了 Priscillianus(普利西利安努斯)派和 Pelagius(白拉奇/伯拉纠)派(参见 56.3)。来自 Aquitania(法国南部)的 Sulpicius Severus(苏尔皮奇乌斯,约于 420 年去世)和 Orosius(奥罗修斯)一样是一个历史学家(参见 4.2)。Sulpicius(苏氏)也曾写过圣 Martinus(马丁努斯)的传记,其中颂扬这位圣人。

Dacia(达西亚)地区的 Remesiana(瑞梅西安纳)城的主教 Nicetas(尼克塔斯,约于 414 年后去世)在 Balkan(巴尔干)地区是一位很用功的和成功的传教士,他是圣 Paulinus de Nola(保林努斯)的朋友,他写了一部教导慕道班学生用的教材(6 卷),其中第 5 卷被保存了,它的内容是“信经的解释”(explanatio symboli)。另外还保存两篇讲道稿(关于教会的前夕晚祷和关于歌唱 Psalmi《圣咏/诗歌》的讲

道)。他也写过赞美诗,很可能是 *Te Deum* (“天主,我们赞美你”)的作者(而不是 Ambrosius 盎博罗修斯/安波罗修,参见 67.7)。

Paulinus(保林努斯)是 Nola(诺拉)的主教,于 431 年去世。他来自 Burdigala (= Bordeaux 波尔多)的高官家庭,是修辞学家和诗人 Ausonius(奥索尼乌斯)的学生,本来可以当意大利 Campania(堪帕尼亚)地区的总督,但他放弃这些荣耀和非常富裕的生活,——他于 390 年在 Bordeaux(波尔多)领圣洗——,为了要和他的妻子 Therasia(特拉西亚)在意大利的 Nola(诺拉,在 Campania 地区)在一位“宣认者”——Felix 斐理斯——的墓旁边过一个克修的生活。在 409 年他当 Nola(诺拉)的主教。保存的是他的很多书信,这些信写给他的朋友,还有一些很优雅的,但也有宗教感情的诗,比如 13 篇赞美他最尊敬的圣人 Felix(斐理斯)的诗(*carmina natalicia*“升天的诗歌”)。

76.8 Marius Mercator(马留斯,在 451 年后去世)大概来自 Africa(阿富利加),他是平信徒,反驳了 Pelagius(白拉奇/伯拉纠)派和 Nestorius(奈斯多略/涅斯多留/聂斯托利)派的人,他的著作 *Commonitoria* (《共识》)在 56.4 已经提到了。关于那位很受尊敬的隐修院院长和克修文学作者 Johannes Cassianus(卡西安努斯/迦贤努,大约于 435 年去世)——他算为“半 Pelagius(白拉奇/伯拉纠)派”的人——请参见 57.2 和 72.6。在 Lerinum(雷让)隐修院中的 Vincentius(味增爵)长老(约于 450 年去世)和在罗马修道的 Arnobius Minor(阿诺比乌斯)都是“半 Pelagius(白拉奇/伯拉纠)”派的人(参见 57.3)。然而,来自 Aquitania(阿奎塔尼亚,高卢南部)的 Tiro Prosper(普罗斯柏,463 年去世)很热心地拥护了 Augustinus(奥古斯丁,参见 57.3)。他写了一些反对 Marsilia(马塞)派(即高卢南部的隐修者,参见 57.3)的文章,又编写了一部《世界史》——这部历史书在 378 年前是根据 Hieronymus(热罗尼莫/耶柔米,参见 4.1)的历史书写的,但从 378 年到 455 年是他独立编写的,很有价值。他很可能也是另一个优美的著作的作者:*De vocatione omnium gentium* (《论万民的召唤》)。那位来自 Mauretania(阿富利加西北部地区)的司铎 Julianus Pomerius(波梅留斯,约于 498 年去世)曾写了一部很珍贵的灵修书(*De vita contemplativa*《论默观生活》)。

Eucherius(欧克留斯,约于 450 年去世)曾一段时间在 Lerinum(雷让)当了隐修者,后当 Lyon(里昂)的主教。他曾写了 *Formulae spiritalis intelligentiae* (《灵性理解的原则》)和 *Instructiones* (《教导》),其中说明《圣经》中的比喻和难解的章节。

他还写了一部殉道者方面的著作(*Passio Agaunensium Martyrum* 参见 16.4)。

Commodianus(科莫迪阿努斯)曾是一个过克修生活的平信徒,自称为“基督的穷人”(mendicus Christi),据说来自 Gaza(巴勒斯坦)。他曾用六韵步的格律来写 *Instructiones*(《教导》),这是一部诗歌集,包括 80 首诗,这些诗都用通俗的语言来劝勉外教人和犹太人接受信仰,劝勉基督徒过一个悦乐上主的生活。在另一首诗(*Carmen apologeticum*《护教诗》)中,他提出一些“千年主义”和“Sabellius 萨贝利乌斯/撒伯流主义”的观点(参见 32;33)。很多学者曾争论这位诗人的家乡和他的生活年代,可能是 450 年的高卢南部。

76.9 除了 Augustinus(奥古斯丁)以外,最优秀的讲演者和讲道者是 Leo Magnus(大良/大利奥)教宗(440-461 年,参见 64.4),意大利 Ravenna(拉文纳)的总主教 Petrus Chrysologus(金言伯多禄/彼得,约于 450 年去世)——但他太过分强调了修辞学的重要性——,意大利 Turino(都灵)的主教 Maximus(马克西莫斯,465 年后去世),Carthago(迦太基)的主教 Quodvultdeus(阔乌德乌斯,约于 453 年去世)——他是 Augustinus(奥古斯丁)的学生,参见 43.6——,以及 Reji(Regium)(雷基)的主教 Faustus(福斯图斯,约于 490 年去世),他曾是 Augustinus(奥古斯丁)的反对者和一个“半 Pelagius(白拉奇/伯拉纠)派的人”(参见 57.3)。

一位在 Marsilia / Marseille(马赛)当长老的人是 Salvianus(撒尔维安努斯,约于 480 年去世)。他曾描述走向没落的罗马帝国如何与那些年轻有为的 Germani(格罗曼/日耳曼人)相遇(参见 73.1),描述了社会上的恶习,并保卫了“上主的上智”(providentia“上天的预先安排”)的观念。他的著作是 *De gubernatione Dei*(《论上主的安排》,8 卷),*Ad ecclesiam*(《写给教会》,亦称 *Adversus avaritiam*《反驳贪婪》)和一些书信。

同样在 Marsilia / Marseille(马赛)当长老的是 Gennadius(根拿迪乌斯/根拿丢,约于 500 年去世),他是半 Pelagius(白拉奇/伯拉纠)者。他继续写了 Hieronymus(热罗尼莫/哲罗姆)的著作 *De viris illustribus*(《名人传》,参见 76.2),这种续编工作很宝贵。他的 *Liber ecclesiasticorum dogmatum*(《教会诸信条之书》)很可能只是一个更大的著作(*Adversum omnes haereses*《反驳一切异端》)的结尾。

我们在这里还应该提到两位属于第 5 世纪下半叶的,来自 Africa(阿富利加/非洲)的作者:Thapsus(塔普苏斯)的主教 Vigilus(维基留斯)——他曾反驳了 Arius(亚略/亚流)和 Vita(维塔)的主教 Victor(维克托,约于 485 年去世),他曾记录了

关于 Vandales(汪达尔人)对公教信仰的迫害和教难的历史(参见 43.6)。

76.10 两部著作有相当大的重要性,但它们的作者和编写时间很难确定:从礼仪史来看,*Peregrinatio ad loca sancta*(《去圣地朝圣游记》)是一部很有价值的书(关于作者的问题参见 70.5)。第二本书是 *Opus imperfectum in Matthaem*(《关于玛窦/马太福音的注解》),这是一部内容丰富,充满灵感的著作,人们一直到第 16 世纪都认为,它是 Johannes Chrysostomus(金口若望/约翰)的著作,但实际上是一位属 Arius(亚略/亚流)派的人写的,这一点被 Erasmus(埃拉斯莫)认出。后来的学者认为,这部书是 Wulfila(Ulfila 乌尔斐拉斯/乌斐拉,383 年去世)写的,或认为是另一个哥特民族的主教,Maximinus(马克西米努斯)的著作——这位 Maximinus(马克西米努斯)曾于 427 年或 428 年在 Hippo(希波)和 Augustinus(奥古斯丁)谈论过信仰的问题。另一些学者认为,这部书只是根据一个希腊语的注解书的“改写著作”,或说作者来自 550 年代的意大利北部。

77

第 6、7 世纪的希腊神学家

77.1 自从 450 年左右,希腊的神学因长期的神学争论和搏斗而失去了精力,在创造力和文学的生产能力方面都开始走下坡路,虽然不应该说所有后来的拜占庭神学作者缺少灵感或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然而,“信理 - 科学性的追求”让位于“礼仪的和克修(克苦)的追求”(Das dogmatisch - wissenschaftliche Interesse tritt hinter dem kultischen und asketischen zurueck)。那个时代的作者仅仅依赖于那些伟大的教父的宝贵著作,他们编写这些著作的摘录,或摘抄他们对于《圣经》的注解,这样形成所谓的 catena 或“圣经注释联集”(串联关于圣经章节的注释)。在教义学(信理学)和伦理道德(伦理神学)方面,他们以 florilegia(“语录”)的方式收集了教父们关于各种问题的宝贵名言,作为神学上的证据。这方面内容最丰富的或最宝贵的著作是 *Doctrina patrum de incarnatione Verbi*(《教父们关于降生成人的圣言的教导》),这是一个来自 7 世纪末的书,编者也许是 Anastasius Sinaita(见下 77.3),主要反对“基督一性论”和“基督一志论”。

然而,在那个时代也曾有一些拥有名望和影响力的神学家。从时间来看,第一

个是一个神秘主义者——这个作者本身也是个也是神秘的,难以捉摸的人,就是所谓的 **Pseudo - Dionysius Areopagita**(狄奥尼修斯/伪丢尼修斯)。他约于 480 年或 500 年,大概在叙利亚或巴勒斯坦地区以一种咬文嚼字的、深奥的希腊文笔写了四部论文:*De divinis nominibus*(希腊文:*Peri ton theon onomaton*《论神圣的名称》),*De mystica theologia*(希腊文:*Peri tes theologias mystikes*《论神秘的神学》),*De caelestia hierarchia*(希腊文:*Peri tes ouranias hierarchias*《天界的等级》),*De ecclesiastica hierarchia*(希腊文:*Peri tes ekklesiastikas hierarchias*《论教会的等级》),还有 11 封信。这些著作的目标很明显:利用新柏拉图主义的哲学化的神学(Theosophie),使之为教会服务,这样使哲学说明教会的礼仪团体,教会的圣事的奥迹以及教会的克修传统。这些著作的基本概念是灵魂有理性,灵魂来自神,又要归于神。这些书尤其清楚地描述人向天上的世界的上升过程,人要越来越相似上主,要与神融合,但这种“上升”和“融合”需要通过三个“祝圣”(三个奥秘,即三个祝圣和三个祝圣者)的进程——这就是典型的 purificatio - illuminatio - unio(“净化——照亮——合一”)修灵过程。作者自己说他是来自雅典的 Dionysius Areopagita(狄奥尼修),就是那位曾经因 Paulus(保禄/保罗)演讲而接受基督信仰的雅典人(参见 Act 17:34)。这个人在中世纪被视为巴黎第一个主教。然而,这些著作都是后人写的,托名于那个 Dionysius(狄奥尼修斯),所以他被称为“伪狄奥尼修斯”。这些著作第一次被提到是在 Antiochia(安提约基亚/安提阿/安条克)的宗主教 Severus(塞韦罗斯/塞维鲁,512 - 518 年)那里,以及在 533 年在 Constantinopolis(君士坦丁堡)举行的宗教对话会议上(参见 58.2)。这些著作都和外教人新柏拉图主义者 Proclus(普罗克洛斯,485 年去世)有关系。作者似乎也接近了 Henoticon(《单一信条》)的思想(参见 55.4),但学者们至今没有定论,这个作者到底是谁。有人曾说,他是刚刚提到的 Severus(塞韦罗斯/塞维鲁)宗主教,有人说,他应该来自 Cappadocia(卡帕多西亚/加帕多家)学派,尤其来自 Basilius(巴西略/巴西流)的思想脉络,甚至有人(比如 E. Elorduy, *Estudios Eclesiasticos*, 1944 年)曾说,这个“伪狄奥尼修斯”就是 Ammonius Sakkas(阿摩纽斯·萨卡斯)。Pseudo - Dionysius(伪狄奥尼修斯)的著作在开始的时候遭受正统派人的拒绝,但后来被普遍承认,不仅仅在希腊语的世界中,而且尤其在西方的教会中。St. Denis(圣德尼)隐修院的院长 Hilduinus(赫尔笃因乌斯),Johannes Scotus Eriugena(艾留根纳)曾在第 9 世纪将它们译成拉丁语,而后来的学者也研究了它们。它们对于经院哲学,中世纪的神秘主义和礼仪都有深

远的影响。很多经院思想家曾写过关于它们的注解。因为当时的人们都相信,这些著作来自宗徒/使徒的时代,所以它们享受了崇高的威望。第一个对这些著作的真实性提出怀疑的人是在文艺复兴时代的 Laurentius Valla(瓦拉,1457年去世),但甚至在第20世纪也仍然有一些人为它们的真实性进行辩护。

第6世纪最努力的神学家之一是前面提到的 Severus(塞韦罗斯/塞维鲁,538年去世),他是 Antiochia(安提约基亚/安提阿/安条克)的宗主教(参见55.5)。他曾是 Cyrillus de Alexandria(济利禄/区利罗)的忠实学生,他利用了第5世纪的全部哲学和神学工具来说明关于基督的教导,但他又反驳 Chalcedon(加采东/迦克墩/卡尔西顿)会议的信经。他引用了教父们的种种著作来建立一个令人佩服的神学体系。他的神学著作很多,保存的似乎都是叙利亚文的译文。他的 *Liber contra impium Grammaticum*(《反驳不虔诚者》)大概写于520年;这部书包含着渊博的神学知识和文学知识,也引用了很多教父的著作,这样保存了一些在别处没有的语句。除了很多赞美诗和书信以外,他还写了礼仪用的赞美诗,而在希腊教会的“圣歌歌本”(称 Oktoechos)中今天仍然有这些诗歌。

77.2 拜占庭的 Leontius(莱安提乌斯/利安迪,约于543年去世)是一位思想敏锐的,很渊博的神学家——他曾经学习过 Aristoteles(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和新柏拉图主义的心理学思想。这个人 and 另一个 Leontius(莱安提乌斯/利安迪)是同名的,但他们是两个人,虽然有的学者曾把他们混淆了(参见58.2)。拜占庭的 Leontius(莱安提乌斯/利安迪)曾反驳了当时代的异端,他的主要著作是 *Adversus Nestorianos et Eutyhianos*(《反驳 Nestorius(奈/涅/聂)派的人和 Eutyhianos(欧氏)派的人》)。当时的“基督一性论者”说,基督的人性没有“位格”(它是 *anypostatos* “无位格的”),而 Leontius(莱/利氏)根据 Cyrillus(济利禄/区利罗)的基督论观点很巧妙地说,基督的人性是“在位格内的”(*enypostatos*,就是说,基督的人性存在于逻各斯“当中的”)。

Justinianus(尤斯提尼安)皇帝的时代(527-565年)也产生了希腊教会最伟大的宗教诗人,就是 Romanus(若马努斯,号称 Melodos“唱歌者”),他出生在叙利亚的 Emesa(埃梅撒),曾在 Constantinopolis(君士坦丁堡)当长老,约于560年去世。他的赞美诗和圣诗大约有1000首之多,但保存的只有85首,它们的特点是深切的感受,严肃的信仰,优雅的文笔。

第7世纪最重要的希腊神学家是 Maximus(马克西莫斯/马西摩,662年去

世),他的尊称是 Confessor(宣认信仰者)。他来自 Constantinopolis(君士坦丁堡)一个贵族家庭,曾经当过 Heraclius(赫拉克里斯)皇帝的秘书,后来当隐修者,并在 Scutari(今土耳其西北部)地区的 Chrysopolis(“金城”)的隐修院当院长。他是“基督一志论者”的主要对手。他于 645 年在 Carthago(迦太基)的著名讨论当中克服了 Pyrrhus(丕洛/毕罗斯)宗主教——这个人是 Constantinopolis(君士坦丁堡)的宗主教,但他有“基督一志论”的倾向,因此曾被迫离开 Constantinopolis(君士坦丁堡)。在 Constans II(君士坦斯二世)皇帝的时代,Maximus(马克西莫斯/马西摩)为他的信仰作见证,这样成为一个殉道者(参见 59.2)。这位 Maximus(马克西莫斯/马西摩)是一个多才多艺的、具有深度的学者和辩论家,同时也是神秘神学家,他似乎是拜占庭那种建立在信条上的神秘思想的创始人,也是中世纪经院哲学家的先驱者。他写了很多圣经诠释学/解经学的,教义学/信理学的,以及克修学-神秘神学的著作,尤其是 *Quaestiones ad Thalassium*(《致塔拉修斯关于圣经中的难题》),其中说明一些《圣经》的难题。他还写了一部 *Mystagogia*(《引入奥迹》,其中用比喻的解释和神秘的解释来说明教会和教会的礼仪;他的灵修学著作 *Liber asceticus*(《克修之书》)很受重视,另外还有一些《语录集》(摘编教父们的语句)。他也编写了一些关于 Gregorius Nazianzenus(纳西安的额我略/贵格利)著作的注解(所谓的 *scholia*),又在解释 Pseudo-Dionysius(伪狄奥尼修斯/伪丢尼修)的时候尽量拿掉其中的新柏拉图主义因素,这样使他在希腊教会中更受欢迎。这样,Maximus(马克西莫斯/马西摩)对于希腊的神学的影响很大,而他的著作的拉丁译文也同样影响了西方教会的思想。

77.3 我们在上文(55.5)已经提到了在第 6 世纪生活的两个“基督一性论者”和 tritheiti(“三神论者”),就是 Johannes Philoponus(若望/约翰)——他在 Alexandria(亚历山大里亚/亚力山太)当语文老师,是一位渊博的学者——和 Stephanus Gobarus(斯德望/司提反)。他们两个都想在神学思想中利用 Aristoteles(亚里士多德)的哲学。Stephanus(斯德望/司提反)曾经在讨论教会的信仰教导方面用了这样的方法:他并列不同教父关于同一个问题的说法或一些互相不一致的命题——这种方式后来成为西欧经院神学的方法(Abaelardus 阿伯拉尔)。

某一位 Cosmas(科斯马斯)曾去了阿拉伯和印度旅游并写过《游记》,所以被称为 Indikopleustes(“航海印度者”)。他原来在 Alexandria(亚历山大里亚/亚力山太)当商人,后来作隐修者和独修者。他约于 547 年编写了一部 *Christianike*

topographia(《基督徒的地理学》),但他的其它著作没有被保存。

Johannes Climacus(天梯若望/约翰)的尊称是“学者”(Scholastikos),他曾在 Sinai(西乃)山当隐修者和隐修院的院长,约于 649 年去世。他是一个很受欢迎的作者和灵修学导师,因为他写了一部 *Klimax*(= *Scala paradisi*,《登天之梯》),其中描述隐修者如何能够通过 30 个阶梯而达到爱的完美。这部名著曾被译成很多语言。

来自 Damascus(叙利亚的大马士革/大马色)的 Sophronius(索福若尼乌斯)是一位很有学问的隐修者,他来自耶路撒冷附近的 Theodosius(特奥多西)隐修院,并在 634 年后当了圣城(耶路撒冷)的宗主教,于 638 年去世。他很热心地攻击了“基督一志论”(参见 59.2),又是一位讲道学家,写圣人传记的作者和诗人(他写了一些符合教会庆节的圣诗)。所谓的“修辞学家 Sophronius”和“宗主教 Sophronius”大概就是一个人。中世纪的人还认为,那种非常受欢迎的灵修书 *Leimon*(*Pratum spirituale*《灵性的草原》)也是 Sophronius(索氏)写的——这部书搜集了一些关于著名隐修者和克修者的故事,很相似 *Historia Lausiaca*(参见 75.7)。实际上,这部书是 Sophronius(索氏)的朋友和在长期旅途中的伴侣 Johannes Moschus(若望/约翰·摩书斯,619 年在罗马去世)写的,只是献给 Sophronius(索氏)的,而在 Johannes(若望/约翰)去世后,Sophronius(索氏)发表了这书。

另一位曾在 Sinai(西乃山)当隐修者的学者是 Anastasius Sinaita(阿拿斯大修/亚拿斯大修,约去世于 700 年)。他曾是各种“基督一性论”教派的反驳者,尤其其他的 *Hodegos*(*Viae dux*《指路者》)是反对这种教派的著作。在前面提到的(77.1)庞大的 florilegium“语录集”*Doctrina patrum de incarnatione Verbi*(《教父们关于降生成人的圣言的教导》)可能也是他写的。

78

第 6.7 世纪的拉丁语文献

78.1 在 6、7 世纪的西方世界里,神学家的创造力也被削弱。“民族大迁移”在很多地方造成毁灭和混乱,这就严重地阻碍了各种科学研究和文学创作。然而,和东方比起来,西方似乎有更多精力和精神上的追求,所以在这个晚期还可以看到一

种“开花现象”。这个时代的学者的主要目标是在实践中利用教父们的著作,使它们影响现在的生活。一个特别重要的任务是为那些尚未受教育的但渴望学习的 Germani(格尔曼/日耳曼)部落提供古代一层一层积累的知识,包括世俗的知识和神学方面的知识。当时的学者在这方面很成功,因为他们开始为后来的(中世纪的)美妙精神文化奠定一个基础。

在 Africa(阿富利加/非洲)北部进行牧灵工作的 Fulgentius(富尔根提乌斯)早就被提到了(参见 57.3),因为他通过两部书也参与了“半 Pelagius(白拉奇/伯拉纠)主义”的争论。他原来当了隐修院院长,后来成为 Ruspe(儒斯佩)的主教,于 533 年去世。他是一位有才华的,努力工作的神学家,充满热忱地卫护 Augustinus(奥古斯丁)的圣宠/恩典论,也是当时的 Africa(阿富利加/非洲)教会的代言人。他的著作首先反驳高卢的“半 Pelagius(白拉奇/伯拉纠)主义”以及在自己家乡的 Arius(亚略/亚流)主义。Vandales(汪达尔人)的国王 Thrasamund(塔撒孟德)曾把他流放了两次(参见 43.6)。他在一部美妙的小册子中叙述整个教义(*De fide seu de regula verae fidei*《论信仰或真信仰的规则》)。

Carthago(迦太基)的执事 Ferrandus(斐让笃斯,约于 546 年去世)曾写了圣 Fulgentius(富尔根提乌斯)的传记,也编写了一部 *Breviatio canonum*(《教规简论》),这是根据一些希腊教会和 Africa(阿富利加/非洲)教会的主教会议文献写的。在“三章争论”的时候也有几个 Africa(阿富利加)思想家写过文章来反对 Justinianus(尤斯提尼安)皇帝的教会政策,主要是 Hermiane(赫尔米安内)的主教 Facundus(法昆都斯),以及在 Carthago(迦太基)当执事的 Liberatus(利贝拉图斯),他们在 547 年和 560 年发表了他们的著作(参见 58.5,7)。罗马的执事 Pelagius(贝拉基乌斯)——他后来当教宗(556 - 561 年)——的早期著作(554 年)也同样是为了保卫“三章”而写的(参见 58.5,7)。Hadrumetum(哈都梅顿)的主教 Primasius(普瑞马修斯,约于 567 年去世)曾写过关于 Apocalypsis(《默示录/启示录》)的注解。来自 Africa(阿富利加/非洲)的 Junilius(尤尼利乌斯)是一个平信徒,在 Constantinopolis(君士坦丁堡)曾当高级官员,他写了一部 *Instituta regularia divinae legis*(《神圣法律的教导》),这是一本关于研究《圣经》的导论,是根据 Paulus de Nisibis(尼西比斯的保禄/保罗)的讲课稿和根据 Theodorus de Mopsuestia(特奥多鲁斯/狄奥多尔)的观点编写的。

78.2 在第 7 世纪最有影响力的教父是 Gregorius Magnus(大额我略/大贵格利,

590 - 604 年)教宗,他可能不是最有学问或最有深度的神学家,但他的威望和他著作的广泛影响超越其他的作者。关于他的生活和他的著作,请参见 64. 7。

除此之外,意大利的作者还包括 Ennodius(恩诺迪乌斯),他曾在 Pavia(意大利中部 Ticinum)当执事和修辞学老师,在 Laurentius(劳楞佐)的教会分裂中支持 Symmachus(西马库斯)教宗(参见 64. 1, 2, 6), 514 年后当 Pavia(帕维亚)的主教。他在当主教之前的时期中曾写过一些有夸张风格的诗、讲演和书信、一些历史性的传记研究,以及一部模仿 Augustinus(奥古斯丁)的 *Confessiones*(《忏悔录》)的自传(*Eucharisticum de vita sua*《自己生活的感恩祭》)。

那位来自罗马的古老的 Anicia(阿尼其亚)的贵族的哲学家和政治家 Anicius Manlius Severinus Boethius(波伊提乌斯/波伊丢斯)出生于 480 年,于 510 年当执事官,并且长期被东哥特王 Theodoricus Magnus(狄奥多里克大帝)重用,最后他任王宫内阁的首领,但于 524 年由于和东罗马的冲突(参见 43. 3),他成为一个不受欢迎的人,被控告为谋略叛变,那种缺乏骨气的元老院审判他,致使他人狱,受酷刑,并于 524 年秋天在 Pavia(帕维亚)被处死。他有全面的知识和非凡的才华,似乎是“最后的罗马人”和“第一个经院思想家”(der erste Scholastiker)。毫无疑问,他有一个基督徒的情怀,虽然这种信仰在他一般的著作不很明显,唯独神学著作很突出。他曾翻译和注解了 Aristoteles(亚里士多德)和新柏拉图主义者 Porphyrius(波斐利乌斯,参见 17. 1, 2)的一些哲学著作,自己也写了四部小的神学论文,所谓的 *Opuscula sacra sive theologica*《神学小作品》:*De sancta Trinitate*(《论三位一体》), *Liber c. Eutychem et Nestorium*(《反驳 Eutyches 和 Nestorius》)等;那部 *De fide christiana*(《论基督信仰》)大概不是他写的作品。最后他在监狱中写了——似乎是他的遗嘱——那个在中世纪非常受尊敬的,多次被模仿的著作 *De consolazione philosophiae*(《哲学的安慰》)。这部书的内容完全是哲学性的,是新柏拉图主义。Boethius(波伊提乌斯/波伊丢斯)的主要贡献是这个:他向西部世界介绍了 Aristoteles(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通过他的著作他奠定了经院哲学在形式上的基础。他的神学论文也许部分上反映出 519/520 年罗马教会关于 Theopaschismus(天主受难论/上帝受苦论)的争论(参见 58. 2)。这些文章施用 Aristoteles(亚里士多德)的辩论方式来探讨教会的信条,而这种方法后来在中世纪启发了更多的思想。

Dionysius(狄奥尼修斯/丢尼修)为自己起了 Exiguus(“最小的”)的号,因为他是一个谦虚的人。他本来是 Scythia(西提亚)人,后来在罗马当隐修者(约

497 - 527年,或甚至到 550 年)。他和教宗们的关系很好,他也是 Cassiodorus(卡西欧多鲁斯/迦西多儒,见下)的朋友,可能也在 Vivarium(维瓦里翁)隐修院中任教。他支持那些来自 Scythia(西提亚)的隐修者关于 theopaschismus(天主受难论/上帝受苦论)的说法(参见 58.2)。然而,他的精神主要放在希腊神学和拉丁神学的对话和交流方面。他曾翻译了很多希腊文的书,搜集了希腊文的和拉丁文的主教会议的“教规”和教宗的法令(参见 65.4),又推动历史学家们采用“基督宗教的元年”(即“公元”,参见 3.7d)。他也在介绍 Alexandria(亚历山大里亚/亚力山太)的复活节算法方面很有贡献(参见 69.6)。

意大利南部的 Calabria (Bruttium) 是 Flavius Magnus Aurelius Cassiodorus Senator(卡西欧多鲁斯/迦西多儒)的家乡。他来自一个贵族家庭,并在东哥特王 Theodoricus Magnus(狄奥多里克大帝)的王国中曾当过最高级的官员(参见 43.3)。他想努力结合罗马传统和 Germani(格尔曼/日耳曼)的传统。约于 540 年他离开了社会生活。他在自己的家乡在 Vivarium(维瓦利翁)建立了一座隐修院,并生活其中,完全投入祈祷、教学和研究的工作,又教导在他的修院中的其他的隐修者进行同样的文化活动(参见 72.7)。他的著作大多都是在隐修院的安静气氛中完成的;他是教会科学(神学)的“实践者”(他是一位教育家)和“百科全书家”。他的 *Institutiones divinarum et saecularium lectionum*(《宗教文学与世俗文学》)包含神学研究的方法论以及七个“自由学科”(septem artes liberales)的导论。他的 *Historia (ecclesiastica) tripartita*(《世界史》)是一部教会史,完全是根据别人的资料编写的。这两部著作在中世纪成为非常受尊重的教科书。他的 *Expositio in psalterium*(《圣咏集/诗篇注解》)在中世纪也经常引用。他的《书信集》[*Variae (epistolae)*, 12 卷]包括他当时给东哥特统治者写的法令——Cassiodorus(卡西奥多鲁斯/迦西多儒)曾用他的优雅文笔来改进这些文献。这些书信在中世纪被视为“公文体”的典型,但从历史学的角度也很宝贵。同时,他关于哥特人历史写的书(*De origine actibusque Getarum*《哥特人的来源和历史》,43.2)也保存了历史资料。

78.3 某一个匿名的罗马圣职人员撰写了所谓的 *Liber Pontificalis*(《历代教宗列传》),其中有各教宗的小传记。他一个部分(从开始到 Felix III 斐理斯三世,526 - 530 年)大概是在 Bonifatius II(博尼法提乌斯二世,530 - 532 年)时形成的。这位编者关于最早几百年施用的基础文献是所谓的 *Catalogus Liberianus*(《利贝里安努斯名单》),这是一个从 Petrus(伯多禄)到 Liberius(利贝里乌斯,366 年去世)的

教宗名单。这个名单保存在罗马的历史学家 Dionysius Philocalus(狄奥尼修斯·菲洛卡路斯)于 354 年写的《罗马历史书》当中——这部“历史书”实际上是一种“国度手册”,它包括罗马庆节的年历,历代的执政官,复活节日期表,罗马主教和殉道者的纪念日,教宗名单,对罗马城的描述,一个简单的世界史和罗马史等。后来的匿名作者继续写了 *Liber Pontificalis*(《历代教宗列传》),一直写到 Hadrianus II(哈德良二世,872 年去世)和 Stephanus V(斯德望五世,891 年去世)。在 Anastasius II(阿纳斯大修二世,496 - 498 年)以后的时代,这部书是一个很可靠的历史资料,但对于 496 年以前的时代来说,它提供的资料不多,也不很可靠。由于著名的意大利考古学家 Onofrio Panvini(1568 年去世)的错误看法,人们一直到 20 世纪初认为,这部《历代教宗列传》的作者是第 9 世纪的 Anastasius Bibliothecarius(阿纳斯大修/亚拿斯大修)。

78.4 高卢和西班牙地区也产生了几个相当有名气的神学作者,其中最出色的是 Arles(阿尔勒)的总主教 Caesarius(凯撒利乌斯/该撒留,502 - 542 年),他曾是 Lerinum(雷让)隐修院的学生。他在高卢南部克服了“半 Pelagius(白拉奇/伯拉纠)主义”,又很明智地支持各地的隐修院(参见 57.4; 72.6)。当时的“民族大迁移”和 Arius(亚略/亚流)派在 Germani(格尔曼/日耳曼人)地区带来了政治、社会和宗教上的动荡和转变,但这位总主教的任期能够维持 40 年之久,他在“高卢的罗马”(即 Arles 城)成为一个杰出的牧灵者,教会纪律的革新者和吸引群众的宣道者。他的讲道稿在内容和表达方面都接近教父顶峰时期最好的讲道,并经常以 Augustinus(奥古斯丁)的名义传下来。保存的总共有他的 238 篇道理。关于他写的两部《隐修院院规》,请参见 72.6。

Vienne(高卢维恩)城的总主教 Avitus(阿维图斯,约于 518 年去世)也和 Caesarius(凯撒利乌斯/该撒留)一样是一个很有影响力的教会领袖,他在 Burgundia(勃根第)人的皈依方面有很大的贡献(参见 43.5),而他也使这个民族维持和罗马宗座的关系。他留下了一部分为 5 章的《圣经史诗》(包括世界的创造,乐园,人类的堕落,洪水,以色列人走过红海的故事,以及一首关于守贞的诗),还有一些反驳 Eutyches(优提克斯)派和 Arius(亚略/亚流)派的著作以及 86 封信,这些信对于研究当时历史问题很重要。

Gregorius Turonensis(= Gregory of Tours 图尔的额我略/贵格利)主教(去世于 594 年)来自 Clermont - Ferrant (Arverna / Auvergne)(高卢地区)一个执政官家庭

(贵族)。他后来在圣 Martinus(马丁努斯)的城市(即 Tours 图尔)当一位有作为的,愿意自我牺牲的主教。他尤其以“法兰克人的历史学家”成名。他的 *Historiae* (《法兰克人历史》,10卷)在第1卷中包含一个简单的“世界史”(到397年为止),第2到第4卷的内容是 Franci(法兰克人)的历史,即从 Clovis / Chlodwig(克洛维)到 Sigibert(西格贝特,575年去世),而第5到第10卷叙述当代史,一直到591年。虽然作者在语言和文笔风格上有一些困难,又有“轻信”和“寻找奇迹”的倾向,但这部书是一个无价之宝,因为它描述正在形成中的法兰克人王国,其中让读者知道当时的政治、教会和道德或习俗的情况。Gregorius(额我略/贵格利)又编写了一部很大的圣人传集(*Miraculorum libri VIII*《种种奇迹》8卷),其中叙述主基督的奇迹,圣人/圣徒行的各种奇迹,尤其是圣 Martinus(马丁努斯,参见72.6)和其他的高卢民众尊敬的圣人/圣徒的奇迹。

一位很有才华的意大利人是 Venantius Fortunatus(维南提乌斯,约于601年去世),他出生于 Treviso(意大利北部),曾在 Ravenna(拉文纳)受教育,后到高卢的 Tours(图尔)和 Poitiers(普瓦捷),在这里和 Radegunde(拉德公德)女王(参见43.8)以及她在“圣十字架”隐修院的修女们有良好的来往,成了司铎,并在他去世之前不久成为 Poitiers(普瓦捷)的主教。他是一位很有灵感的诗人,也有文笔方面的才华,但他的许多诗歌(Carmina)也受了当时流行文风的一些不好的影响。然而,他的一些著名圣诗赞美圣十字架(Pange lingua gloriosi 以及 Vexilla regis prodeunt)。他关于圣母的赞美歌(Quem terra pontus aethera)也算为不朽的作品。他的散文著作(圣人/圣徒传记)虽然没有那么有名,但也值得研究(*Vita S. Hilarii*《圣希拉留斯传》, *Vita S. Germani*《圣格尔曼努斯传》, *Vita S. Radegundis*《圣拉德公德传》)。

Martinus de Bracara(马丁努斯)生于 Pannonia(帕诺尼亚)地区,他成为 Dumio(笃米欧)的隐修院院长和主教,后任 Bracara / Braga(巴拉格,即西班牙西北地区 Galicia)的总主教,580年去世。他被称为“Suebi(苏维比人)的宗徒/使徒”(参见43.2),并编写了几部道德或克修方面的论文(*Formula vitae honestae*《荣誉生活的规则》, *De ira*《论愤怒》),这些都受了 Seneca(塞内卡)的影响,还有一部从文化史的角度很有意义的“牧灵指示”或“传教讲道”,即 *De correctione rusticorum*(《纠正农民们》),其中针对乡下人的迷信习俗写了一些很有趣的规定。他还编写了一些主教会议的教规(*Capitula Martini*《马丁努斯的规定》),并将希腊语的隐修者名言译成拉丁语。

Isidorus(伊西多罗/伊西多尔)当 Sevilla(塞维亚)的总主教(600 - 636 年),他哥哥圣 Leander de Sevilla(雷安德)也曾写过书,但大部分没有保存(参见 72.6)。Isidorus(伊西多罗/伊西多尔)算为第 7 世纪最有名的拉丁作者,也算是“最后的西方教父”。虽然他仅仅收集和汇编别人提供的资料(和 Cassiodorus 卡西欧多鲁斯/迦修多儒一样),但他成为一个影响深远的介绍者和传下知识的人。他掌握了当时的全部知识,著作累累,他很会利用和发挥古代人的学问,没有令人费解和累赘的文笔,将知识传播给那些 Germani(格尔曼/日耳曼)民族和国家。这样,他成为“中世纪最伟大的老师”(der grosse Schulmeister des Mittelalters)。我们只能提到他最著名的著作;他的 *Etymologiae*(亦称 *Origenes*,即《语源学》20 卷)等于是第一部“基督教百科全书”,他的 *Libri tres sententiarum*(《诸命题》)是一部根据教父们的语录(命题)编写的信理学(教义学)和伦理学的教科书。他的 *De fide catholica contra Iudaeos*(《公教会的信仰,反驳犹太人》)是一部护教著作。*De ecclesiasticis officiis*(《论教会的礼仪》)描述教会的礼仪和教会中的职位或人物;*De viris illustribus*(《名人传》)继续写 Hieronymus(热罗尼莫/哲罗姆)和 Gennadius(根拿迪乌斯)的文学史。他还写了一部关于西哥特人、Vandales(汪达尔人)和 Suebi(苏维比人)的历史书(*Historia Gothorum*《哥特人历史》,参见 43.2)。这部历史书是根据早期的基督徒作者编写的。虽然 Isidorus(伊西多罗/伊西多尔)自己是一位属于 Romani(罗曼)民族的人,但他的著作表明,他对于西哥特民族有很深的感情和爱慕,而在他的一切著作中能发现:他想唤起和巩固这样的基本概念和意识:种种 Germani(格尔曼/日耳曼)民族(即哥特人,汪达尔人等等)和种种 Romani(罗曼)民族(即意大利人,西班牙的罗马人,法国地区的罗马人等等)在文化上已经成了一个合一的整体。

西语——汉语索引

Western - Chinese Index

(说明:收录的地名不多,主要只是那些曾经有主教会议的城市。人名和地名并列不同的写法,都符合这种顺序:名称的拉丁文写法——[方括号中:希腊文写法]——英文写法和这个人的地位和生活年代——汉语公教译名——汉语新教译名——章节数字;这些数字表示章节号,不是页码!“*”表示资料丰富的章节。如果拉丁语和英文的写法一样,就不重复写,比如:Acacius [Akakios], Archbishop 471 - 489 阿卡奇乌斯/阿迦修 43.3)

abbas / abbot, superior and spiritual leader of a monastic community 隐修院院长 72.2,4,7

Abdas de Susa, Bishop, ca 420 苏撒的阿贝达斯 42.1

Abercius inscription, ca 216 阿贝修斯铭文 21.2

Abessinia = Aethiopia

Abgar, kings of Edessa 亚伯加/阿伯加 7.2; 12.5,9; 30B3; 39.5; 70.4

Acacius [Akakios] de Caesarea, +366 阿卡奇乌斯/阿迦修 48.4,5

Acacius [Akakios], Archbishop of Constantinople, 471 - 489, Acacian Schism 阿卡奇乌斯/阿迦修 43.3; 55.3,5; 64.5

Acephaloi [Akephaloi], those Christians who refused to accept authority or leadership,

esp. after the *Henoticon* of 482 无首的 55.4

Acilius Glabrio, old senator, executed by Domitian ca 90 阿则利乌斯 15.2

acolythus [akolythos], acolyte, one of the minor orders 辅祭员 18.5; 23.1; 60.1

Acta Sanctorum, collection of hagiography (biographies of saints) 圣人/圣徒文献 2.8; 14.4

Actistetoi = aktistetoi

Addaeus, follower of apostles 阿得乌斯 12.9

Adelphius, ca 390, (Adelphians = Messaliani) 阿德尔菲乌斯 50.7

Adelwaldus, Adelwald, Langobard leader, who accepted the Faith, ca 620 阿德尔瓦杜 43.4

Adeodatus, son of Augustinus, +390 阿德欧

达图斯(“神的礼物”)76.3

Adiabene, area East of the Tigris 阿迪阿贝尼 12.9

Adoptionism, the theory that Christ was “adopted” by the Father, (= Subordinationism) 嗣子说(附属论)32.2

Adventus / advent, season before Christmas 降临期 69.2

Aegyptus [Aigypotos] / Egypt 埃及 12.7; 55.3.5; 71.1; constitution of the Church in Egypt 埃及的教会制度 39.4; 75.5

Aeschines, heretic, ca 200 埃西内斯 34.2

Aetheria, nun from Gaul, ca 400, possible author of *Peregrinatio* 埃特里亚 70.5

Aethiopia / Ethiopia 埃塞俄比亚 42.6; 55.5

Aetius [Aetios] de Antiochia, deacon, ca 360, Aetians = Anhomoianni 埃提乌斯/阿以丢 48.4.5 *; 66.3

Afra, St, Martyr, died ca 300 阿夫拉 12.4

Afrahat = Aphraates

Africa, important center of the Church 阿富利加/非洲 12.6; 40; 45.2,3; 52

agape, meal at Eucharistic celebrations 爱筵 8.2; 23.4 *

Agapetus I / Agapet I, Pope 535 - 536 阿加皮图斯/亚加比多 58.3

Agathus / Agatho, Pope 678 - 681 阿伽图斯 59.3

Agnes, St., early Roman martyr, before 300 依孺斯/阿格尼斯 15.6

Agnoeti, sect in the Eastern Church, 6th century 不知道派 55.5

Agrippinus, Bishop of Carthago, ca 215 阿格里彼努斯 12.6; 24.2

Aktistetoi / sect of the “uncreated” nature of Christ 不受造派 55.5

Alaricus / Alaric, Visigoth leader, 370 - 410 阿拉里克 43.2

alba / alb, white liturgical garment 长白衣 71.4

Albania, area North of Armenia (not modern Albania) 阿尔巴尼亚 42.3

Alexander, St., abbot, founder of “sleepless” monk groups, ca +440 亚历山大/亚力山大 72.5

Alexander, Bishop of Alexandria, ca 320 亚历山大/亚力山大 47.2

Alexander, Bishop of Jerusalem, martyred ca 250 亚历山大/亚力山大 16.1

Alexander, Noel (Natalis), French historian, ca 1680 亚历山大 4.5

Alexandria [Alexandria], city in Egypt, center of Hellenism, center of the Church in the South - East 亚历山大里亚/亚历山太/亚力山大 city and patriarchate 城市和宗主教区 12.7; 16.1; 20.3 *; 39.1; 45.2; 55.3; 63.1 *; 74.2; catechist school, theological school 慕道学校, 神学传统 39 *; 54.1; 74.2; Synods 主教会议 12.7; 48.6; 49.1,2; 53

Alfredus Magnus / Alfred the Great, king of England 871 - 899, translator of Christian literature 阿尔弗烈德 64.7

Alogi, sect in the East, ca 170 没有逻各斯的人 32.3

altare / altar, development of altar in Churches 祭坛, 圣坛 71.3

Alypius, friend of Augustine 阿吕皮乌斯 76.3

Ambrosius / Ambrose, St., 339 - 397, Bishop of Mediolanum (Milano), important theologian, writer and politician 盎博罗修斯/安波罗修 41.4; 48.6; 49.3; 50.8; 64.3; 76.1 *, 3; Choral 圣乐 67.6; Liturgy 礼仪 67.1,2; Ambrosiaster 以他名义传下的著作 76.1

Ammonius, (= Amun), founder of monasteries in Egypt, ca 350 阿莫尼乌斯 72.3

- Ammonius Saccas** [Ammonios Sakkas], 175 – 242, Greek philosopher, teacher of Plotinos 阿摩纽斯·萨卡斯 17.2; 39.2, 77.1
- Anphilochius** [Amphilochos], Bishop of Iconium, ca 340 – 395 安菲罗基乌斯 75.6
- anachoretus** [anachoretos] / anachoretas, hermits, usually living in deserts 退隐者, 隐修士 72.1 – 3, 6
- Anastasius** [Anastasios] I, Emperor in Constantinople 491 – 518 阿纳斯大修/亚拿斯大修 43.3; 55.4; 58.2; 64.5; II 59.4
- Anastasius** [Anastasios], Apocrisarius, martyr in 662 阿纳斯大修/亚拿斯大修 59.2
- Anastasius** [Anastasios], Bibliothecarius, Roman scholar, 9th ct 阿纳斯大修/亚拿斯大修 4.3; 78.3
- Anastasius** [Anastasios] de Constantinopolis, Presbyter, ca 430 阿纳斯大修/亚拿斯大修 54.2
- Anastasius** [Anastasios], monk, martyr in 662 阿纳斯大修/亚拿斯大修 59.2
- Anastasius** [Anastasios] Sinaita, monk at Mount Sinai, theological author, ca + 700 阿纳斯大修/亚拿斯大修 77.3
- Ancyra** / Ankara, synods 安居拉/安卡拉 19.5; 24.4; 26.3; 48.4; 62.1; 68.1
- Andreas** [Andreias] / Andrew, apostle 安德肋/安得烈 11.2
- Anglosaxones** / Anglosaxons 盎格鲁 – 撒克逊人 44.1.4; 64.7; 68.2
- Anhomoiani**, “nonsimilarity” sect 不相似派 48.4; 49.1
- Anicetus**, Pope, ca 155 – 166 阿尼切图斯/阿尼塞图 25.3; 30A4
- Anthimus** de Constantinopolis / Anthimus, Bishop of Constantinople 535 安提姆斯 58.3
- Anthimus** de Nicomedia 安提姆斯 16.4
- Antiochia** [Antiocheia] / Antioch, capital of Syria, centre of the Church in the East 安提约基亚/安提阿/安条克/安塔基亚 city and patriarchate 宗主教座 8.2; 9.1,2; 10.1; 12.9; 20.3 *; 45.2; 50.3; 54.5; 55.3; 63.1, 2 *; Catechist school, theological school 慕道学校, 神学派 39; 54.1; 58.5; 74.2; Schism 分裂 50.2; Synods 主教会议 32.3; 47.3; 48.2; 50.4; 62.1; 69.6;
- Antoninus Pius**, Roman Emperor 138 – 161 安托尼努斯 15.3
- Antonius Magnus** / Anthony, St., founder of the monastic tradition in Egypt, ca 251 – 356 安东尼/安托尼乌斯 66.2; 72.1,2 *
- Apelles**, gnostic 阿佩勒斯 30B1
- Aphtarto – doketoi**, sect 不可朽幻影论者 55.5; 58.3
- apocatastasis** [apokatastasis panton], a special (controversial) doctrine of Origen 万物复兴说 29.2; 31.2; 39.2; 75.2; 75.4
- apocrisarius**, representative of a patriarch, esp.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Pope in Constantinople (and Ravenna) after 450 教宗代表 58.3; 60.1
- Apollinaris** [Apolinarios] de Hierapolis, ca 300? 阿波利纳里/阿波林/亚波里纳留 38A8
- Apollinaris** [Apolinarios] de Laodicea, Bishop of Laodicea, theologian, ca + 390, Apollinarismus 阿波利纳里/亚波里纳留 37.4; 53 *; 54.1,3; 75.5,6 *
- apologetes**, apologetic writers who defended Christianity against paganist attacks 护教者 36.1; 38 *
- Apologeticum**, famous work of Tertullian 《护教篇》, 见 Tertullianus
- Apologia**, famous work of Justin 《护教篇》, 见 Justinus
- Apostolorum concilium** / Apostolic Council,

49 or 50 AD 宗徒/使徒会议 9.2; 10.1
Aquila 阿桂拉/亚居拉 9.3
Aquileia, patriarchate ca 600, abolished in
1751 阿奎雷亚/阿魁利亚 12.1; 58.7;
63.3
Arbela 阿贝拉 12.9
Arabia 阿拉伯 42.4
Arcadius, Emperor of Constantinople, 395 -
408 阿卡丢斯/亚尔迦丢 41.6; 51.3;
61.3; 75.3
arcana / arcane rules, arcane discipline of the
early Church 秘密规则 23.3 *; 66.2
archidiaconus [archidiakonos] / archideacon,
archipresbyter 总执事 60.1; 62.3
Arelate = Arles
Arianism < Arius
Ariminum / Rimini, synod in 359 阿里米尼
48.5
Aristides [Aristeides], apologete from Athens,
early 2nd century 阿里斯提德/雅里斯底得
13.2; 26.1; 38A1
Ariston de Pella, apologete, ca 140 阿瑞斯通
38A8
Aristoteles, Aristotle, 384 - 322BC, philosopher
whose methods were used in theology 亚里士
多德 5.4; 74.1; 78.2
Arius [Areios], presbyter in Alexandria, ca
250 - 336, advocate of subordinatianism
(Arianism), hugely influential 亚略/亚流/
阿里乌斯 32.3; 42.6; 43.1,2,8; 47 *;
48.2; 49.1; 51.1; 75; 78.4
Arles / Arelate, vicariate; important center of
the Church in Gaul, synod in 314; other
synods held later 阿尔勒/阿尔 12.4,5; 19.
2; 22.3; 48.3; 52.2; 57.3; 63.3; 66.4;
69.6
Arnobius Maior, de Sicca, apologete, 248 -
327 大阿诺比乌斯/大亚诺比乌 40.5

Arnobius Minor / Arnobius Junior, ca 450,
monk in Rome, critical of Augustinus'
doctrine of grace 小阿诺比乌斯/小亚诺比
乌 57.3; 76.8
Arsenius, bishop in Egypt, ca 330 阿尔森纽斯
48.2
Artemon / Artemas, Roman theologian, 3rd
century 阿特孟 32.3
ascetae [asketoi] / ascetes, people living a
rigid life of self - restraint 克修者, 苦修者
26.3 *; 68.2; 72.1 *
Asclepiodotus [Asklepiodotos], heretic 阿斯克
雷皮奥多图斯 32.3
Asia Minor 小亚细亚 12.8; 15.3; 34.2; 71.1
asylum / right to protection, asylum 避难权 73.3
Aterbius, anti - Origenist, ca 380 阿特比乌斯
51.2
Athanasius [Athanasios], St., Bishop of
Alexandria, 295 - 373, defender of orthodoxy
against Arianism, often exiled; important
theologian 亚大纳修/亚达那修/阿塔那修
斯 35.3; 42.6; 47.3; 48 *; 49.1; 50.3;
53; 54.1.2; 72.1,6; 75.1 *
Athenagoras, Greek apologete, wrote to the
Emperor in 177 阿特那哥拉斯/雅典那哥拉
26.3; 38A4 *
Attila, king of Huns, "scourge of God",
persuaded by Leo the Great not to ravage
Rome, +453 阿提拉 43.4; 64.4
Audius, heretic, ca 325 奥迪乌斯 50.6
Augustinus / Augustine, St., Bishop of Hippo,
most influential Latin patristic author, 354 -
430; Augustinism 奥思定/奥古斯丁 4.2;
14,4; 22.3; 27.2; 31.1; 46.2; 52.3; 56
* ; 57 *; 60.2; 64.1; 66.2.3; 67.4;
68.2; 72.6; 73.2.4.5; 74.3; 76.3 * 5;
78.1.2.4
Augustinus / Augustine, Benedictine abbot,

- missionary in England 596 奥古斯提努斯 44.4
- Aurelianus**, Roman Emperor 270 - 275, emphasized the worship of the sun - god 奥雷连 16.3; 68.2
- Ausonius**, rhetor, ca 400, teacher of Paulinus of Nola 奥索尼乌斯 76.7
- Authari**, king of the Longobardi, married a Christian woman in 589 奥塔里 43.4
- Auxentius**, Bishop of Mediolanum (Milan) before Ambrosius, + 374 奥克森提乌斯 76.1
- Avitus de Vienne**, St. , Archbishop of Vienne 490 - 518, led Burgundians to the faith 阿维图斯 43.5.8; 78.4 *
- Babaeus** / Babai, Catholicus of Seleucia - Ktesiphon 497 - 503 巴拜 54.5
- Babylas**, bishop of Antiochia, martyred ca 250 巴比拉斯 16.1
- Bahram**, Persian kings 巴哈兰 31.1; 42.1
- Balai** / Balaesus, Syrian Bishop and writer, ca 400 巴莱 75.8
- Bangor**, Irish monastery, founded 558 班格尔 44.2; 72.8
- baptismus** / baptism, most important Christian initiation rite 圣洗, 洗礼 22; 66
- baptismus, credo** / baptismal creed, confession of creed before baptism 洗礼时宣读的信经 22.2; 29.4; 66.2
- baptismus aegrotorum** / baptism of the sick 病人领洗 19.4; 22.1
- baptismus infantium** / baptism of children 孩子受洗 22.1; 66.1
- baptisterium** / baptistery, baptism chapel close to the church 洗礼堂 66.3; 71.2
- Bar Kohba** / Barkochba, Jewish leader in the insurrection of 132 - 135 巴柯巴 15.3
- Bar Sauma**, bishop of Nisibis, 450 - 495 巴扫马 54.5
- Barbelo - gnostici** 巴贝罗诺斯底派 30A3
- Bardesanes**, Gnostic in the East, + 222 巴尔德撒尼斯/巴德撒理 12.9; 30B3 * ; 31.1
- Barnabas**, Apostle 巴尔纳伯/巴拿巴 8.2; 9.2; letter of Barnabas 33.1; 37.2 *
- Baronius** / Cesare Baronio, Italian scholar, "Father of Church history", 1538 - 1607 巴罗尼乌斯 4.4; 41.4; 59.5
- Barsumas** = Bar Sauma
- Bartholomaeus** [Bartholomaios] / St. Bartholomew, apostle 巴尔多禄茂/巴多罗买 11.2; 12.10
- Bartholomaeus** / Bartholomew of Lucca 巴尔多禄茂/巴多罗买 4.3
- Basilides**, Basilidians, heretic in Alexandria, ca 140, 巴西里得斯 25.2; 29.4; 30A2 *
- basilica** / basilica, early church architecture 大殿式的教堂 70.1; 71.2
- Basiliscus**, Emperor of Constantinople 475 - 476 巴西利斯科斯 55.3
- Basilius de Ancyra**, bishop, organizer of an anti - arianist at Synod of Ancyra, 358 巴西略/巴西里乌斯/巴西流 48.4
- Basilius** [Basilius] Magnus / St. Basil, bishop of Caesarea, theologian 330 - 379, one of the Cappadocian Fathers 巴西略/巴西里乌斯/巴西流 24.4; 48.6; 67.7; 68.1; 72.3; 73.1; 75.2 * , 4,6; 76.1; 77.1; liturgy 礼仪 67.1,2; Basilius 医院 73.1
- Bathilda**, St. + 680 巴提尔达 43.8
- Benedictus** / St. Benedict of Nursia, ca 480 - 550, monk, founder of the Benedictines 本笃/本尼狄克图斯 64.7; 72.7 *
- Beryllus de Bostra**, Bishop with tendency towards "Patripassianism", ca 240 贝里卢 32.5

- Bethlehem**, small town in Palestina, birthplace of Jesus; later place of monasteries 白冷城/伯利恒 41.2; 51.2; 72.6
- bishop** = episcopus
- Blandina**, martyr 巴兰迪纳 15.4
- Bobbio**, Italian monastery, founded in 614 by Columbanus 波比欧 43.4; 72.8
- Boethius**, philosopher, writer, translator, "bridge between antiquity and scholasticism"; author of *De consolatione philosophiae*, he was accused and executed, 470 - 524 波伊提乌斯/波伊丢斯 43.3; 58.2; 78.2 *
- Bonifatius II**, Pope 530 - 532 博尼法提乌斯/波尼法斯 57.4; 60.3
- Bonna** / Bonn, town in modern Germany 波恩 12.4; 16.4
- Bonus**, bishop of Sardica, considered heretic, ca 480 - 520 博诺苏斯 50.5; 70.3
- Bostra**, town in the East, synod held in 244 波斯特拉 12.10; 32.5
- Braga** / Bracara, (Spain), synods in 561, 563 巴拉格 50.8; 73.4
- breviarium** / breviary, prayer of the hours 日课 67.7
- Britannia** / Britain 不列颠地区 44.1; 44.4
- Brunhilde**, queen of the Franks 布伦希尔德 43.8; 72.8
- Burgundii** / Burgundians 勃艮第人 43.5
- Burgundofara**, St., +657 勃艮第法拉 43.8
- Byzantium** / Byzanz, Byzantine style 拜占庭风格 71.2
- Caecilia**, St. 则齐利亚 15.6
- Caecilianus**, bishop of Carthago, ca 311 则齐利安努斯 52.1
- Caelestinus** = Coelestinus
- Caelestius**, friend of Pelagius, ca 400 泽勒斯 提乌斯 56
- caelibatus** / celibacy, requirement of clerics (圣职人员的) 独身制 19.5 *; 59.6; 60.6
- Caesarea** [Kaisareia] (in Cappadocia) (小亚细亚的) 凯撒勒亚/该撒利亚 20.3; 63.1
- Caesarea** [Kaisareia] (in Palestina), center of the early Church (巴勒斯坦的) 凯撒勒亚/该撒利亚 4.1; 9.4; 12.10; 20.3; 39.2; 63.2
- Caesarius** de Arles, 470 - 542, Archbishop of Arles since 502, held local synods, among them the Second Synod of Orange of 529, supporter of monasticisms 凯撒利乌斯/该撒留 43.8; 49.3; 57.4; 60.2; 67.4,5; 71.4; 72.6; 78.4 *
- Caesaropapismus**, union of political and religious power; control of the Church by the emperor 政教合权制度, 皇帝控制教会 41.2; 58.1; 64.1
- Caius** = Gaius
- Cainites**, gnostics 加音派/该隐派 30A3
- calix** / chalice, used at Eucharist celebrations 圣爵, 圣杯 71.3
- Callistus** [Kallistos] / Kalixtus, Pope 加里斯都 24.2; 32.4; catacomb 16.2; 23.5
- Candidus**, martyr 甘迪都斯 16.4
- canon** [kanon], canon of Holy Mass, the unchangeable texts of the Eucharist 弥撒经文, 感恩祭的固定部分 67.3
- canon** [kanon], canon of the New Testament, the authoritative books of the Bible《新约》的正典 29.5; 38B4
- canones** [kanon], ecclesiastical rulings or laws 教规, 教规文献集 65.4
- Canones apostolorum**, (*Canones ecclesiastici apostolorum*), early document of (85) ecclesiastical rules《宗徒/使徒教规》65.4; 75.5

- cantor** [psaltes, psaltodoi], ecclesiastical office of singer 领唱 60. 1
- Cantuaria** / Canterbury, archdiocese 坎特伯雷 44. 4
- cantus ecclesiasticus** / Church songs 圣歌 67. 6
- cappa**, capellani, liturgical dress 祭披 72. 6
- Cappadocia** [Kappadokia], patres de / Cappadocian Fathers = Basilius, Gregorius de Nazianz, Gregorius de Nyssa 卡帕多西亚/加帕多家的教父们 48. 6; 49. 2
- caritas** / charity work, inspired by Christian faith 慈善工作 26. 2; 60. 4; 73. 1
- Carpocrates** [Karpokrates] heretic, 卡波卡特斯 30A5
- Carpus**, martyr 卡尔普斯 15. 4
- Carthago**, city in North Africa, important metropolis, center of the African Church 迦太基 12. 6; 20. 3; 52. 1; 63. 3; synods 主教会议 12. 6; 56. 1, 3; 61. 2; 64. 1; 65. 4
- Cassianus**, Johannes Cassianus / John Cassian, 360 - 435, abbot, writer with semi - Pelagianist tendency 卡西安努斯/迦贤努 57. 2; 72. 6 *
- Cassiodorus** / Cassiodore, 480 - 580, Roman official, then scholar, compiler, educator, founder of a monastery in Vivarium 卡西欧多鲁斯/迦修多儒 4. 2; 43. 3; 72. 7; 78. 2 *
- catacumba** / catacombs 地下墓穴 23. 5; 64. 3; 71. 2
- catechesis** / catechetical instruction, catechetical schools 讲授教理/学道学校 12. 7; 19, 1; 39 *; 66. 2
- catechumenatus** / catechuminate, preparation for receiving baptism 慕道班 22. 1; 23. 1, 3; 31. 2; 66. 2
- catena**, collection of (patristic) Bible explanations (or of dogmatic sentences) 圣经注释串联集/教父对《圣经》注释的摘引汇编 77. 1
- Cathari** [Katharoi] / Cathars, medieval sect 清洁派 35. 1
- Catholica ecclesia** 见 Ecclesia catholica
- catholicum**, what is Catholic 大公教会的特征 57. 3
- Catholicus** [Katholikos], title of an important bishop in the East “大主教” 42. 2; 54. 5; 75. 9
- celibacy** = caelibatus
- Cellarius**, Christoph, historian who first used the term “Middle Ages” in 1675 切拉留斯 13. 1
- Celsus** [Kelsos], attacker of Christianity, ca 200 克尔苏斯/克理素 13. 2; 15. 4; 17. 1 * , 39. 2
- Celtae** / Celts, inhabitants of Europe after 500 BC, who later survived at the margins of Europe (Ireland etc) 凯尔特人/凯尔特人 44
- Cerdo**, gnostic 克尔都 30B1
- Cerinthus** [Kerinthos], heretic ca 100 克林都斯 28. 2 * ; 29. 4; 33. 1; 38B2
- Chalcedon** [Chalkedon], town in Asia Minor, place of the ecumenical council of 451 加采东/迦克墩/卡尔西顿 55. 2 * ; 61. 2; 63. 1. 2; 64. 1. 2; 65. 2; 72. 4
- Chaldean Christians**, living in the area of Baghdad, united with Rome 迦勒底基督徒 54. 5
- chartularius** [chartophylakes], ecclesiastical office, archivarian 图书馆员 60. 1
- Chlodwig** = Clovis
- Chlotilde**, Frankish queen, + 545 克洛提德 43. 8
- Choreutes** = Messaliani
- Christmas** = Christi natilitia, feast of Christ's birth 圣诞节 69. 2

Chrysologus = Petrus Chrysologus

Chrysostomus [Chrysostomos], Johannes / John Chrysostom, St. , 344 - 407, Bishop of Constantinople in 397, but exiled in 403 金口若望/约翰·克利索斯托 26. 3; 41. 7; 43. 2; 51. 3; 67. 4; 72. 3; 75. 3 * ; Liturgy 礼仪 67. 1, 2, 4

Cirta, town in Africa, synod of Cirta in 305 克尔特塔 52. 2

Claudius, Roman Emperor 41 - 54 克劳狄/革劳丢 10. 1; 15. 1

Clemens / Clement I, of Rome, Pope ca 90 - 100 克雷孟/革利免 9. 4; 10. 2a; 15. 2; 18. 1; 21. 2; 28. 4; 37. 3 * ; 38B1; 75. 5; epistulae / Clementine letters 信 37. 3; liturgia 礼仪 67. 2; Pseudo - Clementinae 托名著作 28. 4

Clemens Alexandrinus / Clement of Alexandria, theologian, ca 150 - 213 克雷孟/革利免 5. 4; 10. 2c; 11. 1; 12; 18. 5; 24. 1; 26. 2; 38A6; 39. 1 *

Clemens / Clement, Titus Flavius, Martyr 克雷孟/革利免 15. 2

Climacus = Johannes Climacus

Clovis / Chlodwig / Chlodwech, king of the Franks 481 - 511, by his baptism in 496 he led the Franks to Catholicism 克洛维 43. 7. 8

Coelestinus I (= Caelestinus) / Celestine, Pope 422 - 432 切来斯提努斯/色勒斯丁一世 44. 2; 54. 2; 57. 3; 64. 1

coelibatus = caelibatus

coemeteria / cemeteries 墓地, 墓穴 16. 2; 19. 3; 23. 5 * ; 64. 3

coenobiti [koinobios] / life together, monastic community life 强调团体的隐修方式 72. 2

collectanea synodalis / collection of council documents 主教会议文献 2. 2; 65. 4

colores / liturgical colours, mainly white in

antiquity 礼衣服装颜色 71. 4

Columba, Apostle of Scotland, + 597; founder of the monastery of Hy 克伦巴 44. 4

Columbanus, St. , 543 - 615, Irish missionary, active in West and Central Europe, founder of Bobbio and other monasteries 高隆班/科伦巴 43. 4. 8; 68. 2; 72. 8 *

Comgallus, Irish saint, ca 550 孔格尔 44. 2

Commodianus, poet, ca 450 科莫迪阿努斯 76. 8

Commonitorium, work of Vincentius de Lerin, written in 343《教义记录》56. 3

communicatio idiomatum, interconnectedness of attributes 属性交流, 一个个体可以有多个属性 58. 2

communio / holy Communion 圣体, 领受耶稣圣体 23. 2; 67. 5

concilium = synodus

confessio / martyr's tomb 殉道者的墓 10. 1; 23. 5; 71. 3

confessor / confessor of the faith in troubled times; generally a saintly person 宣认信仰者 14. 4; 24. 1; 60. 1; 70. 3

confirmatio / confirmation, one of the sacraments 坚振圣事 22. 1; 66. 4

Constans I, Roman Emperor 337 - 350 君士坦斯 41. 2; 48. 3; 52. 3

Constans II, Emperor in Byzanz 641 - 668 君士坦斯 59. 2; 77. 2

Constantia, Empress 君士坦提亚 48. 2

Constantinopolis [Byzantion] / Constantinople, Byzanz, important center of the Church 君士坦丁堡/康斯坦丁堡/拜占庭 patriarchate 宗主教区 41. 2; 59. 6; 63. 1 * ; liturgy 礼仪 67. 2; synods 主教会议: 335 年 48. 2; 360 年 48. 5; 381 年 48. 6; 49. 2 * ; 53; 63. 1; 64. 1; 65. 2; 382 年 49. 2; 448 年 55. 1; 553 年 58. 6, 7; 680/81 年 59. 3;

- 692 年(Trullanum)1.3; 23.4; 34.2; 59.6
* ; 60.6; 70.1; 72.4; 75.5
- Constantinus Magnus** / Constantine the Great, Roman Emperor 312 - 337, supporter of Christianity 君士坦丁大帝/康斯坦丁大帝 1.3; 10.1; 16.5,6 * ; 34.2; 41.1 * ; 47.3,4; 52.2; 60.4; 61.1,3; 73.3,4; 75.1
- Constantinus II** / Constantine II, Emperor 337 - 340 君士坦丁二世 41.2; 48.2
- Constantinus IV Pogonatus** / Constantine IV 君士坦丁 59.3; 60.3
- Constantius**, Emperor 337 - 361 君士坦提乌斯 16.2; 41.2; 42.1,3,6; 43.1; 48 * ; 50.3; 61.1
- constitutio Ecclesiae** / Church constitutions, documents about organization and order of the Church 教会的制度 37.1; 39.4,5; 75.5 *
- Constitutiones Apostolicae**, [Diatagai ton hagon apostolon], a collection of ecclesiastical rules, customs, liturgy, ca 380 《宗徒/使徒宪章》75.5
- conversi** / people who enter a monastery as adults 成年修道者 68.2; 72.6,7
- Coptae** / Coptic Church, monophysitic Christians in Egypt 科普特教会 55.5
- Cornelius**, Pope 251 - 253 科尔内留斯 12.1; 16.1; 18.5; 21.2; 24.2; 35.1
- Cosmas** [Kosmas Indikopleustes], Cosmas the navigator, famous for his itineraries from trips to Arabia and East - Africa, ca 550 科斯马斯 12.11; 77.3
- Credo**, symbolum, [symbolon], creed, the main articles of Christian faith 信经/信纲 22.2 * ; 23.3; 27,1; 29.4; 66.2
- crematio** / cremation of corpses 火葬 26.2
- Crescens**, disciple of apostles 克勒斯刻/革勒士 12.2
- crucis poena** / crucifixion as penalty 十字架上
的酷刑 73.3
- crucis signum** / sign of the cross 十字号 26.2
- crux Christi** / the cross of Christ 基督的十字架 70.6
- Cyprianus** [Kyprianos] / Cyprian, St., 200 - 258, bishop of Carthago, martyr; important early Latin theologian 西彼连/居普良 12.3.6; 16.1.2; 19.3; 21.2.3; 22.3; 23.1; 24.1.2; 26.1; 35.1.2; 40.3 * ; 51.1; 70.1
- Cyprus** [Kypros], island in the East of the Mediterranean Sea 塞浦路斯 9.3
- Cyrrillonas**, Syrian theologian, ca 400 济利罗纳斯 75.8
- Cyrillus** [Kyrillos] de Alexandria / Cyril, Bishop of Alexandria 412 - 444, energetic fighter against Nestorianism 济利禄/区利罗 41.3; 54; 55.3; 65.2; 75.7 *
- Cyrillus** [Kyrillos] de Jerusalem / Cyril, St., 315 - 387, Teacher of the Church, Bishop of Jerusalem 济利禄/区利罗 49.2; 66.2; 70.6; 75.4 *
- Cyrus** [Kyros], Patriarch of Alexandria in 631, exponent of mono - energism 居鲁士/古列 59.1
- Dalmatia** 达尔马提亚 12.4
- Damascus** [Damaskos], city in Syria 大马士革/大马色 9.1
- Damasus I**, Pope 366 - 384, important leader of the Church, author of poems and inscriptions 达玛苏斯/达玛苏 10.3; 48.6; 50.1.2; 53; 64.1.3 * ; 64.5; 67.1; 76.1.2
- Damian**, Patriarch in Alexandria, exponent of tetratheism, ca 550 达米安 55.5
- De vocatione omnium gentium**, theological treatise possibly by Prosper of Aquitania, ca

- 450《论万民被召唤》57.3; 76.8
- Decius**, Roman emperor 249 - 251, persecutor of the Church 德西乌斯 14.3,4; 16.1 *
- decreta** / **decretalia**, papal rulings, origin of canonical law(教宗的)法令 65.4
- Decretum Gelasianum**, collection of important documents from ca 500 or 520《葛拉西乌斯/格拉修文集》64.5
- defensores**, office of Church lawyer 律师 60.1
- Demetrianus** [Demetrianos] de Antiochia 德默特利阿努斯/底米迪安 12.9
- Demetrius** [Demetrios], Bishop of Alexandria at Origenes' time, ca 200 德默特流/底米丢 39.2
- Demetrius** [Demetrios], silver smith 德默特琉/低米丢 9.3
- diaconissa** / **deaconess**, office of 女执事 18.6; 60.1
- diaconus** [diakonos] / **deacon**, office of 执事 8.1; 18.4
- Diadochus** de Photice [Diadochos], Bishop of Photice, spiritual author, ca 450 狄阿多克斯 75.7
- Diatessaron**, synopsis of the four gospels by Tatianus, ca 180《四福音合编/四福音协调本》38B5 *; 75.8
- Didache**, important early document of Church life, ca 110《十二宗徒/使徒遗训》19.3; 22.1; 23.1; 25.1; 37.1 *
- Didascalia apostolica**, early document of Church life《宗徒/使徒规诫》18.3,4; 25.4; 39.5 *
- Didymus** [Didymos] de Alexandria / **Didymus the Blind**, 313 - 398, famous Egyptian lay theologian with Origenist tendencies 狄迪莫斯 58.6; 75.4 *; 75.6; 76.2,7
- Diocletianus**, Roman Emperor, 284 - 305, re-organizer of the Roman Empire, he launched a severe persecution of Christianity after 300 戴克里先 14.3; 16.4 *; 31.1; 40.5
- Diodorus** [Diodoros] de Tarsos / **Diodore**, originally from Antiochia, then Bishop of Tarsus, exegete, theologian, ca + 394 迪奥多罗斯/戴阿多若 54.1,5; 75.3.5 *
- Diognetus** - **Epistula**, letter addressed to Diognet《致丢格内妥的信》13.2; 26.1; 38A6
- Dionysius** [Dionysios], Pope 260 - 268 狄奥尼修斯/丢尼修/狄尼修 21.2; 32.5
- Dionysius Magnus** [Dionysios], Bishop of Alexandria, +265; fought against Sabellianism, but not free from subordinatianism himself 狄奥尼修斯/丢尼修/狄尼修 12.9; 13.1; 16.1; 21.2; 22.3; 25.4; 32.5; 33.2; 35.1; 39.3 *
- Dionysius** [Dionysios Areiopagita] = **Pseudo-Dionysius Areopagita**, influential theological author with many elements of Neo-Platonism, ca 500 狄奥尼修斯/丢尼修/狄尼修 4.4; 9.3; 12.2; 17.2; 59.1; 77.1 * ,2
- Dionysius Exiguus** [Dionysios], Scythian scholar in Rome, compiler of canonical documents, historian, propagator of the chronology of the Christian era, ca 520 狄奥尼修斯/丢尼修/狄尼修 3.7; 58.2; 65.4; 78.2 *
- Dionysius** [Dionysios], Bishop of Corinthus 狄奥尼修斯/丢尼修/狄尼修 10.2d; 38B5
- Dionysius** [Dionysios], Bishop of Milan, exiled 355 狄奥尼修斯/丢尼修/狄尼修 48.3
- Dionysius Philocalus** [Dionysios Philokalos], Roman historian, ca 340 狄奥尼修斯/丢尼修 68.2
- Dioscorus** [Dioskoros], Bishop of Alexandria 444 - 451 狄奥斯科罗斯/狄奥斯库若

- 55.2,3; 59.2
- Dioscurus**, deacon elected Pope (anti - pope) in 530, died soon 狄奥斯库尔 60.3
- Diospolis**, Synod of Diospolis of 415 迪欧斯波里斯 56.3
- Diptychon**, list of bishops read aloud at liturgical celebrations 主教名单 58.6; 67.3
- docetismus** [< Gr dokein], heresy which purports that Jesus only "appeared" and did not really suffer death 幻影论 11.1; 28.2; 28.2
- doctores audientium**, office within the early Church 听道理者的老师 18.5
- Doctrina patrum de incarnatione Verbi**, important compilation《教父们关于降生成人的圣言的教导》77.1
- Domitianus / Domitian**, Roman Emperor 81 - 96 图密善/多米田 11.1; 28.2; 29.2; 37.3
- Domitianus / Domitian**, Bishop of Ancyra, 537 多米提亚努斯 58.4
- Domnus**, Bishop of Antiochia 多姆努斯 Domnus I 16.3; 32.3; Domnus II, ca 450, 55.2
- Donatus**, Bishop of Carthago 315 - 355, main agent in the Donatist Schism 多纳图斯/多纳特 52 * ; 66.4
- Dreikapitelstreit** = Three Chapters Controversy
- Duchesne, Louis**, French historian, +1922 杜切斯内 4.8; 54.4
- Dura - Europos**, site of the excavation of an early Christian sanctuary 杜拉欧罗普斯 12.1; 23.5; 38B5
- Easter** = Passah
- Ebioniti / Ebionites**, Jewish - Christian sect 穷人派 28.1 * ; 33.1; 47.2
- Ecclesia**, the Church 教会 passim
- Ecclesia catholica**, the Catholic Church, first mentioned by Ignatius; the theological mainstream, the orthodoxy as against any sect 大公教会/普世性的教会 18.1; 21
- ecclesia propria** / "one's own church" 私有教堂 62.2
- Edessa**, city in Persia, center of the Church 埃德撒 12.9; 23.5; 72.3; school 学院 54.5; 75.8
- Edwinus / Eduinus / Edwin**, Anglo - Saxon king of Kent, baptized in 627 埃德温 44.4
- Egypt** = Aegyptus
- Ekthesis**, published in 538 一种“信经” 59.2
- Elagabalus**, Roman Emperor 218 - 222 埃拉加巴卢斯 15.6
- Elchasai** = Elkesaiti
- Eleutherius**, Pope 175 - 189 埃莱乌泰留斯 12.5
- Elkesaiti**, Jewish - Christian sect 埃尔克塞派 28.3
- Elvira** (in Spain), Synod of Elvira, ca 306, which issued rather strict regulations (some concerning celibacy) 厄尔维拉 12.3; 19.3, 5; 22.1; 24.2; 26.2; 60.6; 70.4; 73.4
- Encratites** [Enkratittoi], members of an ascetic movement 克制者/禁戒派/禁欲派 30B2 * ; 38A3
- England** 英国 44.1,4
- Enkratites** = Encratites
- Ennodius de Pavia**, theologian, 473 - 521, Bishop of Pavia since 514 恩诺迪乌斯 64.1; 78.2 *
- Ephesus** [Ephesos], important metropolis in Asia Minor, diocese, exarchate 厄弗所/以弗所 20.3; 63.1; synod of 431 大公会议 50.7; 54.3 * ; 56.4; 65.2; 70.3; synod of 449 主教会议 55.2
- Ephraim / Ephraem**, bishop of Antiochia, anti

- Origenist, ca 540 厄弗瑞/以法莲 58.4
- Ephraim** / Ephraem, de Syria, 300 - 375, important theologian 厄弗瑞/以法莲 30B1; 38B5; 75.8 *
- Epictetus** [Epiktetos] / Epictet, Stoic philosopher, 1st century 埃彼克泰德 5.4
- Epigonus**, heretic 俄皮格努斯 32.4
- Epiphanes**, Gnostic 厄彼发内斯 30A5
- Epiphania** / Epiphany, ecclesiastical feast 主显节 25, 2 * ; 66.3; 69.2
- Epiphanius** [Epiphanius], from Cyprus, then Bishop of Salamis, 315 - 403 埃皮法尼乌斯/伊皮法纽 28.1; 34.1; 39.2; 49.2; 51; 70.4; 75.4 *
- episcopatus** / episcopate, office of a bishop, very old ecclesiastical office 主教职 18 * ; 29.4
- episcopus** [episkopos] / bishop, leader of a Church community 主教 18 * ; 29.5; 73.1; election of bishops 选任主教 19.1, 2; 43.8; 60.3
- eremitus** / hermit, a kind of monk 隐修者 72
- Essenes**, Jewish monastic community 厄色尼派/艾赛尼派 6.1; 28.1; 72.2
- Ethelbertus**, Anglo - Saxon King who accepted the missionaries in 597 埃特贝尔图斯 44.4
- Ethiopia** = Aethiopia
- Euagrius** = Evagrius
- Eucheria** = Aetheria
- Eucherius**, Bishop of Lyon, + ca 450, spiritual author 欧克留斯 16.4; 76.8 *
- Euchites** = Messalians
- Eudoxia**, Empress in Constantinople, ca 400 欧多基亚 51.3; 75.3
- Eudoxius**, 300 - 370, bishop of Constantinople, 360 欧多基乌斯 50.1
- Eugenius**, usurper, 392 - 394 尤金尼乌斯 41.5
- eulogia** / eulogy, blessing (of bread) 降福的话 23.4; 67.5
- Eunomius**, ca 370, Eunomians = Anhomoiiani 优诺米乌斯/欧诺米 48.4 * ; 66.3; 75.2
- Eusebius** [Eusebios], Pope 309 - 310 欧瑟比乌斯/优西比乌 35.4
- Eusebius de Caesarea** [Eusebios], "Father of Church History", 265 - 339; Bishop of Caesarea 凯撒瑞亚的欧瑟比乌斯/优西比乌 4.1; 6.1; 12.9; 14.4; 16.6; 39.6; 41.2; 47.3; 50.4; 70.4; 75.1 *
- Eusebius** [Eusebios], Bishop of Dorylaeum in Phrygia, ca 450 欧瑟比乌斯/优西比乌 55.1
- Eusebius de Nicomedia** [Eusebios] / Eusebius of Constantinople, +342 欧瑟比乌斯/优西比乌 41.2; 43.2; 47.3; 48.2
- Eusebius** [Eusebios] de Vercellae / Eusebius of Vercelli, early organizer of clerical communities, +370 欧瑟比乌斯/优西比乌 60.2
- Eustathius** [Eustathios] de Antiochia, Bishop, +340 奥伊斯塔提乌斯/优斯塔修 47.3; 48.1.2; 50.1 *
- Eustathius** [Eustathios] de Sebaste, Archbishop of Sebaste, teacher of St. Basil, +380 奥伊斯塔提乌斯/优斯塔修 72.3
- Euthymius** [Euthymios], famous abbot in Palestine, +473 欧提米乌斯/欧西米乌 72.3
- Eutyches**, Archimandrit in Constantinople, suspected of monophysitism, 378 - 454; Eutychnianism 优提克斯/优迪克 55.1
- Euzoius**, Arianist 欧走伊乌斯 41.2
- Evagrius** [Evagrius], bishop of Antiochia 388 - 393 埃瓦格利乌斯 50.1; 72.6
- Evagrius Historicus** (= Scholasticus), historian of the Church, 536 - 600 埃瓦格利乌斯 4.1
- Evagrius Ponticus**, theologian with Origenist

- tendencias, ca 345 - 400, monk in Egypt 埃及瓦格利乌斯 58.6; 75.6 *
- exarchai, exarchatus** / exarchate (of Ephesus, Caesarea, Heraclea) 教省主教 63.3
- exegesis** / exegesis, the scholarly study of the Bible 圣经诠释学/解经学 30A2; 37A6; 39; 57.1; 74.2
- exorcista** / exorcist, someone who helps possessed people through prayer 驱逐恶魔者 18.5; 60.1
- Eznik** / Armenian Bishop, theologian + 478 埃斯尼克 30B1; 75.9 *
- Fabianus** / Fabian, Pope 236 - 250 法比安 12.2; 16.1; 20.1
- Facundus**, Bishop of Hermiane (Africa), defender of the "tria capitula" + 571 法昆都斯 58.6; 78.1
- fasting** = ieiunium
- Faustus**, Bishop of Riez (= Reji, Regium), author of a Semipelagian book, 410 - 495 福图斯 57.3
- Felicissimus**, deacon 费利奇西穆斯 35.3; 40.3
- Felix**, procurator 斐理斯/菲力斯 9.4
- Felix II**, Antipope 355, + 365 斐理斯/菲力斯 50.2
- Felix II**, Pope 483 - 492 斐理斯/菲力斯 55.4; 64.5;
- Felix III**, Pope 526 - 530 斐理斯/菲力斯 60.3
- Felix de Nola**, St. 斐理斯/菲力斯 76.7
- Ferrandus**, deacon in Carthago, author, ca + 546 斐让笃斯 78.1
- festum** / feast, ecclesiastical feastsdays 节日, 瞻礼日, 庆日 25; 69
- Festus** 斐斯托/非斯都 9.4
- Filioque** / "and from the Son", the teaching that the Holy Spirit proceeds from the Father "and from the Son", "由子" 49.3
- Firmicus Maternus**, rhetor from Sicilia, apologete, ca 350 费米库斯·马特努斯 41.2; 76.5 *
- Firmilianus** de Caesarea, Bishop of Caesarea, + 268, rigorist 费尔米里安 22.3
- Flavianus** / Flavian, Patriarch of Constantinople, + 449 弗拉维亚努斯 54.4; 55.1,2
- florilegium**, anthology of patristic dogmatic or moral sentences 教父们关于教义的语录 77.1
- Fortunatus** = Venantius Fortunatus
- Fortunatus de Carthago**, elected Bishop of Carthago in a schismatic situation ca 250 弗图纳图斯 35.2
- Franci** / Franks, converted to Catholicism in the 5th century 法兰克人 43.7,8
- Fritigern**, king of the Goths, ca 350 - 370 费提根 43.2
- Fronto**, rhetorician from Africa, consul in 143 佛润托 15.4; 40.1
- Fruentius**, Apostle of Abessinia 傅门奇乌斯 42.6
- Fulgentius de Ruspe**, African theologian, ca 467 - 533 富尔根提乌斯 43.6; 57.3; 78.1 *
- Funk, Franz Xaver**, German historian, + 1907 傅恩克 4.7
- Gaianus**, leader of the Julianists after 535, Gainaniti 盖亚努斯 55.5
- Gaius** (= Caius), presbyter in Rome 加约/该犹 9.4; 10.1; 10.2f; 33.1; 34.2; 38B5
- Galatia** 迦拉达/加拉太 9.3
- Galenus** [Galenos] / Galen, 129 - 200, physician 盖伦 26.3
- Galerius**, Roman Emperor and Augustus 293 - 311 伽雷里乌斯 16.4.5
- Galilaea** [Galilaia] / Galilee, home of Jesus 加里肋亚/加利利 8.2; 41.3
- Gallio**, proconsul 加里雍/迦流 9.3

- Geiserich** / Geiseric, leader of the Vandals, invaded Carthago in 439, Rome in 455 盖色利克 43.6; 64.4
- Gelasius**, Pope 492 - 496, presented a formulation of the division of papal and imperial powers 葛拉西乌斯/格拉修 60.4; 64.1, 5 * , 6; 67.1; *Decretum Gelasianum* 64.5; *Sacramentarium* 67.3
- Gelasius**, abbot in Jerusalem, ca 540 格拉修斯 58.4
- Genevieve**, St., patroness of Paris 热内维埃夫 43.8
- Gennadius de Marsilia** / Gennadius of Marseille, + 492/505, scholar 根拿迪乌斯/根拿丢 76.9 * ; 78.4
- Georgius** [Georgios] / George of Cappadocia, bishop of Alexandria in 356 格欧尔革优斯 48.3
- Georgius** [Georgios] / George of Laodicea, bishop, ca 360 格欧尔革优斯 48.4
- Germanus de Paris**, bishop, + 576 格尔曼努斯 43.8
- Gnosticisum** [gnosis], gnosticism 诺斯底主义/灵智主义 11.1; 29 * ; 50.8
- Gotones** / Goths 哥特人 1.1; 41.7; 43.1 - 3 * ; 50.6
- Grado**, patriarchate 格拉都 63.3
- gratia** [charis] / grace, grace - controversy 圣宠/恩典/恩惠 56; 57
- Gratianus** / Gratian, Emperor of West - Rome 375 - 383 格拉提安努斯 41.4; 48.6; 64.1, 3
- Gregorius I Magnus** / Gregory the Great, Pope with great contributions in the areas of organization and mission 额我略/国瑞/格列高利/贵格利 41.6; 43.4; 44.4; 63.1; 64.2.3.7 * ; 67.1; 70.4; 72.6.7; 73.2; Gregorian Choral 圣乐 67.6; Sacramentary 圣事集 67.3
- Gregorius XIII** / Gregory, Pope 1572 - 1585 额我略/国瑞/格列高利/贵格利 3.7d
- Gregorius** / Gregory, Bishop of Elvira, ca + 392, author 额我略/国瑞/格列高利/贵格利 40.4; 50.3; 76.6 *
- Gregorius** [Gregorios] Illuminator / Gregory the Enlightener, apostle of Armenia, ca 250 额我略/国瑞/格列高利/贵格利 42.2
- Gregorius** [Gregorios] / Gregory of Cappadocia, 339 made bishop of Alexandria 额我略/国瑞/格列高利/贵格利 48.2
- Gregorius Nazianzenus** [Gregorios] / Gregory of Nazianz, ca 330 - 390, bishop, theologian, poet, one of the Cappadocian Fathers 额我略/国瑞/格列高利/贵格利 48.6; 75.2 * ; 76.2
- Gregorius Nyssenus** [Gregorios] / Gregory of Nyssa, ca 335 - 395, Bishop of Nyssa, theologian, one of the Cappadocian Fathers 额我略/国瑞/格列高利/贵格利 39.3; 48.6; 53; 75.2 *
- Gregorius Thaumaturgus** [Gregorios] / Gregory the Miracle - worker, ca + 270 额我略/国瑞/格列高利/贵格利 16.1; 24.2; 39.3 * ; 75.6
- Gregorius Turonensis** / Gregory of Tours, Bishop, historian of the Franks, + 594 额我略/国瑞/格列高利/贵格利 43.7.8; 73.5; 78.4 *
- gyrovagi** / monks without fix domicile 巡逻式的隐修者 72.5
- Hadrianus** / Hadrian I, Pope 772 - 795 哈德良 65.4
- Hadrianus** / Hadrian, Roman Emperor 117 - 130 哈德良 15.3; 38.1.8
- Hadrumetum**, port town close to Carthago;

- monastery 哈笃梅顿 57.2
- haeresis** [haireisis] / heresy, concept of heresy 异端 27.2
- Harmonius**, Gnostic ca 220 哈莫尼乌斯 30B3
- Harnack**, Adolf, German scholar, expert on early Christianity, 1851 - 1930 哈纳克 4.6; 13.1; 30B1; 37.2
- Hegesippus** [Hegesippos], early historian, author of *Hypomnemata*, ca 180 赫各西普斯 8.3; 18.2; 38B5 *
- Helena** / St. Helen, mother of Constantine the Great, allegedly found Christ's cross in Jerusalem (after 324) 海伦纳 41.2; 48.2; 70.6
- Helenus**, Bishop of Tarsus, ca 250 赫雷努斯 22.3
- Helvidius**, lay theologian, ca 400, critical of asceticism 赫尔维迪乌斯 70.3
- Henoticon** [Henotikon], anti - Chalcedonian doctrine published by Emperor Zeno in 482 《单一信条》/《合一信条》42.2; 55.4 *; 64.6; 77.1
- Heracleia** [Herakleia], exarchate, close to Byzantium 赫拉克雷亚 20.3; 63.1
- Heraclius** [Heraklios], Emperor of Constantinople, 610 - 641 赫拉克利乌斯 59.1; 70.6
- Heraclius**, figure in the divisions of the Roman Church ca 308 赫拉克利乌斯 35.4
- Hermas**, *Pastor* [Poimen] / *Shepherd of Hermas*, early document 赫尔玛斯/黑马, 《赫尔玛斯牧人书》/《黑马牧人书》24.1; 38B1 *
- hermeneutes** / translator, a kind of ecclesiastical office 传译员 60.1
- Hermes Trismegistos** / the great Hermes, mythological figure 三大赫尔摩斯 5.4; 17.2
- Hermias**, Christian author, apologete, ca 200 赫尔米阿斯 38A7
- hermit** = eremitus
- Hermogenes**, gnostic 赫摩格乃/黑摩其尼 30B4; 38A5
- Herodes Agrippa** / Herod, king in Israel, + 44, 黑落得/希律 8.3
- Hibernia** (Scotia maior) / Ireland 爱尔兰 44.2
- Hierocles**, exponent of Neoplatonism 希罗克勒斯 16.4; 17.1 *; 75.1
- Hieronymus** [Hieronymos] / St. Jerome, 347 - 420, Father of the Church, important Biblical scholar and translator 热罗尼莫/耶柔米/哲罗姆 4.2; 18.2; 26.3; 39.2; 40.4; 48.5; 51.2; 56.1,2; 64.3; 67.1; 70.1; 72.1; 72.3,6; 73.1,2; 76,2 *; 78.4
- Hierosolyma** = Jerusalem
- Hilarion de Gaza**, St. + 371, brought monasticism to Palestine 希拉利翁 72.3
- Hilarius de Arles**, Archbishop of Arles ca 450, who tried to build up a kind of independent church in the South of Gaul 希拉利乌斯/希拉流 64.4
- Hilarius de Poitiers**, 315 - 367, Bishop of Poitiers since 350, fighter against Arianism 希拉利乌斯/希拉流 48.3,5; 72.6; 76.1 *
- Hilarius**, friend of Augustine 希拉利乌斯/希拉流 57.3
- Hilduinus**, abbot of St. Denis (France), directed the translations of Pseudo - Dionysius' works into Latin 831 - 835 赫尔笃因乌斯 77.1
- Hippolytus** [Hippolytos], important early Roman theologian, student of Irenaeus, the first anti - pope, but later reconciled to the Church, exiled to Sardinia in 235 希波吕图斯/希坡律陀 15.6.7; 22.1,2; 23.1; 24.2; 25.4; 26.2; 32.4; 33.1; 38B4; 39.2.4 *; 54.1; 70.1; 75.4.5

- Hispania** / Spain, center of the Church 西班牙 9.1, 4; 12.3; 45.2; 50.3, 8
- homilia** / sermon, address by the leader of a liturgical celebration 讲道/道理 23.1; 67.4 *
- Homoiani**, Homoiousiani, sect asserting "similarity" of Christ to divine nature 相似派, 同性体派 48.1; 48.4.5; 49.1
- Honoratus**, St., Bishop of Arles, founded the monastery of Lerins in ca 410 霍诺拉图斯 72.6
- Honorius I**, Pope, 625 - 638 霍诺利乌斯/洪诺留 59
- Honorius**, Roman Emperor 395 - 423 霍诺利乌斯/洪诺留 41.6; 52.3; 57.3; 58.2; 64.1
- Hormisdas**, Pope 514 - 523 霍尔密斯达斯/何尔米斯达 55.4; 57.3; 58.2; 64.1
- Hosius** (Ossius) de Cordoba, bishop, negotiator, 257 - 357 霍西乌斯/霍修斯 47.3; 48.3; 65.2
- humanism**, humanist learning 人文主义 76.2
- Hunerich**, king of the Vandals 477 - 484 胡内里克 43.6
- Hy** = Iona
- Hyginus**, Pope 136 - 140 希基努斯 30A4
- hymnus** / hymn, poetry of praise used in liturgy 赞美诗/圣诗 23.1; 67.7; 76.1; 77.2; 78.4
- Hypatia**, Neoplatonist philosopher, ca 370 - 415, being a chief exponent of pagan learning she was killed by a Christian mob in Alexandria in 415 希帕蒂亚 41.5; 75.7
- Ibas**, Bishop of Edessa 436 - 457 伊巴斯 54.5; 55.2; 58.5
- iconostasis** [eikonostasis] / wall of icons in Eastern churches 圣像屏帙 71.3
- ieiunium** / fasting, days of fasting 守斋, 守斋日 25 * ; 59.6; 69
- Ignatius Antiochenus** [Ignatios] / St. Ignatius the Martyr, + 110, important apostolic Father, letters 依纳爵/伊格那丢 10.2b; 13.1; 15.3; 18.2; 21.2; 23.2; 37.4 * , 5
- Illyria**, area in former Yugoslavia 依里黎奇/以利哩古 9.3
- imago** / images, worship of 崇拜圣像 70.4
- India**, early Christian missions in 印度 12.11 * ; 42.5; 45.2; 54.5; 77.3
- Innocens I** / Innocent I, Pope 402 - 417, protected and developed Papal influence 依诺森/因诺森一世 56.3; 64.3 * ; 67.3; 73.5
- Innocens III** / Innocent III, Pope, + 1216 依诺森/因诺森三世 71.4
- Instantius**, bishop in Spain, ca 380 因斯坦提乌斯 50.8
- Iona** / Hy, important monastery on an island near the Scottish coast, founded by Columba in 563 艾奥纳 44.3, 4
- Irenaeus** [Eirenaeos], Bishop of Lyon, ca 140 - 202, important theologian, "father of dogmatics" 依雷内/伊雷内/爱任纽/伊里乌 10.2e; 11.1; 12.2.3.4; 18.2; 21.1, 2; 22.1, 2; 24.1; 25.3, 4; 27.4; 28.2; 32.5; 33.1; 38B3 * ; 39.4; 75.4
- Isaac de Antiochia**, Syrian theologian, writer, ca 450 伊撒格 75.8
- Isidorus**, Gnostic 伊西多尔 30A2
- Isidorus de Pelusium**, monk in Egypt, author, ca +435 伊西多尔 75.7
- Isidorus de Sevilla** / Isidoro / Isidore, St., ca 570 - 636, Archbishop of Sevilla, most important Latin author of the 7th century 伊西多罗/伊西多尔 43.2; 65.4; 73.2; 78.4 *
- Islam**, origin and expansion 伊斯兰 45

- Itala**, Old Latin Bible translation, revised by Jerome 伊达拉/意大利译本 40
- Ite missa est** / Go in peace 弥撒礼成 67.3
- Jacobus Maior** [Iakobos], Apostolus / Jacob the Elder 大雅各伯/大雅各 8.3; 12.3; liturgy 67.2
- Jacobus Minor** [Iakobos] / Jacob the Younger 小雅各伯/小雅各 8.3 * ; 9.1,2; 18.2
- Jacobus** [Iakobos] Baradai, monophysite, Bishop of Edessa 541 - 578 雅各伯/雅各 55.5
- Jerusalem**, town in Judaea, center of Judaism and Christianity, seat of a patriarch 耶路撒冷 12.10; 45.2; 55.3; 63.2 *
- Jerome** = Hieronymus
- Johannes Apostolus** [Ioannes] / John the Apostle 若望/约翰 11.1 * ; 15.2; 28.2
- Johannes Baptista** [Ioannes] / John the Baptist 若翰洗者/约翰洗者 6.1; 28.3; 69.4
- Johannes** [Ioannes] / John, the Presbyter 若望/约翰 11.1 * ; 37.6
- Johannes** [Ioannes] / John I, Pope 523 - 526 若望/约翰 43.3; 60.3
- Johannes** [Ioannes] / John II, Pope 533 - 535 若望/约翰 58.2
- Johannes** [Ioannes] / John of Antiochia 若望/约翰 54.2.3
- Johannes** [Ioannes] Chrysostomus [Chrysostomos] / John Chrysostomus = Chrysostomus
- Johannes Climakus** [Ioannes Klimakos] / John Climacus, ca + 649, monk at Mount Sinai, spiritual author 天梯若望/约翰 77.3
- Johannes** [Ioannes] / John, bishop of Jerusalem, ca 390 若望/约翰 51.2; 56.3
- Johannes** [Ioannes] / John II of Constantinopolis 若望/约翰 55.4
- Johannes** [Ioannes] / John Maxentius, exponent of Theopaschism in Constantinople since 519 若望/约翰·马克森提乌斯 58.2
- Johannes** [Ioannes] / John Moschus, author of spiritual literature, + 619 in Rome 若望/约翰 77.3
- Johannes** [Ioannes] / John Nesteutes, Patriarch in Constantinople, ca 595 若望/约翰 63.1
- Johannes** [Ioannes] / John Philoponus of Alexandria, 6th ct, Aristotelian, scientist, exponent of tritheism 若望/约翰 55.5; 77.3
- Johannes** [Ioannes] / John Scholasticus, Patriarch of Constantinople, author of a *Synagoge kanonon*, + 577 若望/约翰 65.4
- Josephus Flavius**, Jewish historian, ca 37 - 100, important source of knowledge about Jewish society and religion 约瑟夫斯 7.2
- Jovianus** / Jovian, Roman Emperor 363 - 364 约维安努斯/约维安 41.4; 53
- Jovinianus** / Jovinian, monk in Rome, + 405 约维尼安努斯 70.3; 72.6; 76.2
- Julianus Apostata** / Julian, Emperor 361 - 363, inimical to his old faith (Christianity) 儒利安/朱利安/犹利安/尤里安努斯 13.2; 41.3 * ; 48.6; 52.3; 75.6.7
- Julianus** / Julian, Bishop of Aeclanum, defender of Pelagius, 419 儒利安/朱利安/尤里安 56.4
- Julianus** / Julian of Alexandria 儒利安/朱利安/尤里安 42.7
- Julianus** / Julian of Halicarnassos, monophysite, + 518 儒利安/朱利安/尤里安 55.5
- Julius I**, Pope, 337 - 352 尤利乌斯 48.2; 75.6
- Julius Africanus**, lay theologian, ca + 240 尤利乌斯 15.6; 39.5 *
- Julius Cassianus**, one leader of the Encratites, ca 3rd ct. 尤利乌斯·卡西安 30B2
- Junilius Africanus**, biblical scholar, writer ca

- 550 尤尼利乌斯 78.1
- Justinianus I** [Iustinianos] / Justinian, Emperor in Constantinople 527 - 565, important ruler and supporter of Christianity 尤斯提尼安/查士丁尼 39.2; 41.6; 43.6; 55.5; 58 *; 60.3,6; 61.2; 63.1; 64.1; 72.4; 73.3;
- Justinianus II**, Emperor in Constantinople, + 711 尤斯提尼安/查士丁尼 59.4,6
- Justinus** / Justin I, Emperor in Constantinople 518 - 527 尤斯廷努斯/游斯丁 55.4
- Justinus** [Iustinos] / Justin, apologete, martyr, ca 100 - 165 尤斯廷努斯/游斯丁 13.1.2; 15.4; 22.1; 23; 26.2; 28; 38A2 * , 6; 38B3
- Justinus** [Iustinos] / Justin, Gnostic 尤斯廷努斯/游斯丁 30A3
- Juvenalis** / Juvenal, Bishop of Jerusalem 421 - 458, proclaimed " patriarch " 尤文纳利斯 63.2
- Juvencus**, presbyter from Spain, ca + 380, Latin author 尤文库斯 76.5
- Kallistus** = Calixtus
- kanon** = canon
- katechesis** = catechesis
- katechumenatus** = catechumenatus
- katholikos** = catholicus
- Kelsos** = Celsus
- Kerinthos** = Cerinthus
- Klimakus** = Johannes Climacus
- Konstantinou polis** = Constantinopolis
- Koptes** = Coptic Church
- Kosmas** = Cosmas
- Ktistolatroi** / adorer of creation 崇拜受造者的人 55.5
- Kyprianus** = Cyprianus
- Kyrillos** = Cyrillus
- Kyros** = Cyrus
- Labarum**, military flag, sign 军旗 16.6
- Lactantius**, Christian poet and theologian, 250 - 325 拉克坦奇乌斯/拉克单西 13.2; 16.6; 33.1; 40.5 *
- laicus**, lay person, common believer, non-clerical faithful 平信徒 68.1
- Langobardi** / Langobards, Germanic tribe which entered Italy in 568 伦巴第人 43.4; 67.3
- Laodicea**, town in Syria, Synod of 劳迪则亚/老底嘉 62.1; 71.4
- lapsi**, fallen Christians who sacrificed before idols during persecution 背信者 16.1,4; 35
- laura**, monastery huts or cells in Jerusalem or elsewhere 隐修院,分散修院 58.4; 72.3
- Laurentius**, St., deacon, martyr 劳楞佐/劳伦提乌斯 16.2
- Laurentius**, antipope 498 - 505; Laurentian schism 劳楞佐/劳伦提乌斯 64.6
- Lazarus**, allegedly missionary in Gaul 拉匝禄/拉撒路 12.2
- Leander de Sevilla**, Archbishop of Sevilla (Spain), author, ca + 600 雷安德 43.2; 72.6; 78.4
- lector** / reader of Biblical passages at Holy Mass 读经员 18.5
- legati Papae** / papal legates 教宗的使者 65.2
- legenda** / legends 传奇 14.4; 70.2
- Leo Magnus** / Leo the Great, Pope 440 - 461, protector of Rome against the Huns in 452, successful advocate of Papal power, teacher of the Church 大良/利奥/莱奥 54.4; 55.2; 59.4; 60.6; 63.1; 64.3.4 *; 68.2; 69.7; Sacramentarium 67.3;
- Leo II**, Pope 682 - 683 良/利奥/莱奥 59.4
- Leo Isaurus**, Emperor of Constantinople 457 -

- 474 良/利奥/莱奥 34.2; 55.3
- Leonianum** = Sacramentarium Leonianum
- Leonides**, martyr 利奥尼得斯 15.5; 39.2
- Leontius** [Leontios] Byzantinus, theologian in Constantinople, ca 485 - 543 莱安提乌斯/利安迪 70.3; 77.2 *
- Leontius** [Leontios], monk, theologian in Constantinople, often confused with Leontinus Byzantinus 莱安提乌斯/利安迪 58.2
- Leovigild**, king of Visigoths 568 - 586 利奥维吉 43.2
- Lerinum** / Lerin, monastery in the South of Gaul (France) 雷让 44.2; 57.2; 60.2; 72.6 *; 78.4
- Libanius**, Rhetor, non - Christian exponent of humanitarian thinking, ca 380 利巴纽斯 41.5; 73.3; 75.3
- libelli**, **libellatici**, statements of government offices for having performed requested sacrifices 证明书 16.1
- libellus pacis**, letter of reconciliation 和好之书 24.1; 35.2
- Liber Pontificalis**, a book containing biographies of the Popes, starting with St. Peter, written by an anonymous author, the first part compiled ca in 530《历代教宗列传》78.3
- Liberatus de Carthago**, deacon, author, ca 560 利贝拉图斯 78.1
- Liberius**, Pope 352 - 366 利贝里乌斯/利拜尔 48.3 - 5; 50.2 *; 76.1; Liberian catalogue of Popes 教宗名单 78.3
- Licinius**, Roman Emperor of the East 313 - 324, suppressor of Christianity 里希纽斯 16.5,6; 41.1 *
- litanian** / litany, a form of prayer 连续的祈祷文 69.3
- liturgia** [leitourgia] / liturgy, common worship, formal celebrations of Christian communities 礼仪/共同的礼拜 2.5; 23; 67
- Logos** [< lego] / doctrine of the Divine Word 逻各斯, 圣言 5.4; 6.2; 11.1; 32; 38A2; 39.1; 47; 50.4; 75.4
- London**, diocese of 伦敦 12.5; 44.4
- Longinus**, bishop 伦格努斯 42.7
- Loriacum** / Lorch, town in Austria 路克 12.4
- Lucanus** [Lukanos], Gnostic 路卡努斯 30B1
- Lucianus** [Loukianos] de Antiochia / Lucian, 240 - 312, founder of biblical scholarship in Antiochia, martyr 卢西阿努斯/路济安 16.5; 32.3 *; 39.5; 74.2
- Lucianus** [Loukianos], ca 120 - 180, writer of satires 卢奇安 12.8; 17.3
- Lucidus**, presbyter in Gaul, exponent of extreme Augustinism, criticized in 473 卢其度斯 57.3
- Lucifer de Calaris**, bishop, defender of the faith against Arius, + 370, Luciferians 路济弗尔/路西发 48.3.6; 50.3 *; 76.5
- Lucius**, Pope 253 - 254 卢修斯 16.1
- Lucius**, British King 路西乌斯 12.5
- Lukas** / Luke, the Evangelist, author of one gospel and of the *Acts of the Apostles* 路加 9.3; 11.2
- Luxeuil**, monastery in Burgundy, founded by Columbanus ca 600 卢修 43.8; 72.8
- Lysias**, official protecting Paul 里息雅/吕西亚 9.4
- Macarius Magnus** [Makarios], **Macarius of Egypt**, ca 320 - 390, hermit, alleged author of mystical homilies 马卡留斯 50.7; 72.3; 75.4 *
- Macarius** [Makarios] de Magnesia, author of an *Apology*, ca 400 马卡留斯 75.4
- Macarius** [Makarios], Patriarch of Antiochia,

- exponent of monotheletism, ca 680 马卡流斯 59.3
- Macedonius** [Makedonios] de Constantinopolis, bishop of Constantinople 342 - 360, exponent of the Pneumatomachoi = Macedonians 马克多尼乌斯/马其顿纽斯 49.1
- Macrianus**, usurper, suppressed the Church after 260 马克良努斯 16.2
- Macrina**, St., sister of Gregory of Nyssa 马克里纳 75.2
- Mainz**, German town 美因茨 12.4
- Mandaicismus** / mandaei 满达教/曼底安派 28.3 * ; 31.1
- Malchion**, presbyter 马尔基翁 32.4
- Mamertus de Vienne**, Bishop of Vienne (Gaul), ca 470 马梅图斯 69.3
- Mani**, founder of Manichaeism, 218 - 277 摩尼/马尼; 摩尼教 31 * ; 75.8; 76.3
- Marcellina**, sister of St. Ambrose 马切利纳 76.1
- Marcellinus**, Pope 296 - 304 马尔切利努斯 16.4
- Marcellus I**, Pope 308 - 309 马尔克卢斯 35.4
- Marcellus de Ancyra** [Markellos], bishop, theologian, 280 - 374 马尔克卢斯/马塞 47.3; 48.2.3; 50.4 * ; 75.1
- Marcia**, Empress 马尔其亚 15.4
- Marcianus** [Markianos] / Marcian, Emperor in Constantinople 450 - 457 马尔西亚努斯 55.2,3
- Marcion** [Markion], influential early heretic, ca + 154, who excluded many books from the Bible; Marcionites 马西翁/马吉安 22.2; 29.4; 30B1 * ; 31,1; 37.5; 38A5
- Marcus Aurelius**, Roman Emperor 160 - 181 马可·奥勒留斯 5.4; 15.4 *
- Maria** [Mariam] / Mary, mother of the Lord 玛利亚/马利亚, 天主/上帝之母; tomb 墓 11.1; reverence for her 对她的敬礼 70.3; 76.1; feasts 节日 69.5
- Maris**, Bishop of Hardashir, involved in the Three - Chapter Controversy 玛利斯 58.5
- Marius Mercator**, writer against Pelagius, author of the *Commonitoria*, + ca 451 马留斯 56.4; 76.8
- Marius Victorinus**, Christian author from Africa, later in Rome, + after 362 马留斯·维克托利努斯 76.5
- Markus** [Markos] / Mark, Evangelist 马尔谷/马可 9.3; 10.2c; 11.2; 12.7; feast 庆日 69.3; liturgy 礼仪 67.2
- Markus Aurelius** = Marcus Aurelius
- Markus**, Gnostic 马尔谷/马可 30A4
- Markus de Memphis**, Gnostic 马尔谷/马可 50.8
- Marmoutier** (< Maius Monasterium), monastery in Gaul 玛穆铁 72.6
- Maron**, St., monk in Libanon, traditional father of the Maronite Christians, 4th or 5th ct 马伦 59.5
- Marseille** = Massilia
- Martinus** / St. Martin I, Pope 649 - 653, exiled by Constans II 马丁努斯/马丁 59.2
- Martinus de Bracara** / Martin, Bishop of Braga (Galicia, NW Spain), apostle of the Suebes, author, + 580 马丁努斯/马丁 43.2; 78.4 *
- Martinus** / St. Martin de Tours, born in Pannonia, later monk, Bishop of Tours 371 - 397, popular saint 马丁努斯/马丁 41.7; 43.8; 50.8; 69.4; 72.6 *
- martyr** [martyrs] / martyr, someone who gives his life in witness to the faith 殉道者 14.4; veneration of martyrs 敬礼 25.2; 69.4; 70
- martyrologium** / martyrology, records of

- martyrs 殉道者目录 2.8; 14.4; 70.1;
- Massilia** / Marseille, city in the South of Gaul
马塞 57.2
- Maternus**, Bishop of Cologne 马特努斯 12.4
- matrimonium** / matrimony, Christian marriage
婚姻生活 26.3; 73.5
- Matthaeus** / Matthew the apostle 玛窦/马太
11.2
- Maurini**, a group of historians 毛里尼 4.5
- Mauritius**, St. Maurice, martyr, ca 300 毛里
修斯 16.4
- Maxentius**, Emperor, son of Maximianus
Herculeus, lost his life in the battle of 312
马克森修斯 16.5,6; 35.4
- Maximianus Herculeus**, Emperor with
Diocletian, +309 马克西米阿努斯 16.4,
5
- Maximinianus**, Bishop of Constantinople after
431 马克西米阿努斯 54.3
- Maximinus**, Daja, Emperor after 311 in the
East, persecutor of Christianity 马克西米努
斯·达雅 16.5
- Maximinus Thrax**, Emperor 235 - 238 马克西
米努斯 15.7 * ; 32.4
- Maximinus**, Bishop of Goths 马克西米努斯
76.10
- Maximus**, usurper, killed Gratianus in 383 马
克西莫斯/马西摩 41.4; 50.8
- Maximus** [Maximos] de Ephesus, enthusiastic
Neoplatonist, ca 350, teacher of Emperor
Julianus 马克西莫斯/马西摩 41.3
- Maximus** [Maximos], Maximus the Confessor,
580 - 662, most important Greek theologian
in the 7th century, who suffered for his faith
马克西莫斯/马西摩 59.2; 75.6; 77.2 *
- Maximus de Turino**, Bishop of Turin,
preacher, ca + 465 马克西莫斯/马西摩
76.9
- Mediolanum** / Milano / Milan, important
center of Christianity in Northern Italy,
archdiocese 米兰 12.1; 58.7; 67.2; synod
主教会议 48.3; Edict of Milan 米兰敕令
16.6
- Melania**, St., Melany the Younger, model of
generosity, founder of a monastery in
Jerusalem, +439 梅拉尼亚 73.1
- Melchites** = Melkites
- Meletius** [Meletios] de Antiochia, + 381,
(schism) 梅勒提乌斯 50.1
- Meletius** [Meletios] de Lycopolis (Egypt), ca
300; Meletiani 梅勒提乌斯 35.3 * ; 47.3;
48.2
- Melito de Sardes** [Meliton], important early
theologian in Asia Minor, ca +190 梅利通/
墨利托 5.5; 34.2; 38A8; 38B5
- Melkites** / Melchites, orthodox Christians in
Egypt and Syria 麦基特派 55.5
- Mellitus**, abbot 梅利图斯 44.4
- Memnon**, bishop of Ephesus, deposed in 431
梅姆能 54.3
- Menander**, heretic beface 200 门安得 27.4
- Menas**, St., martyr, his tomb in Egypt was a
most popular pilgrimage site 梅纳斯 70.1
- Mennas**, Patriarch of Constantinople, 536 梅纳
斯 58.3
- Mensurius**, bishop of Carthago, +311 孟苏留
斯 52.1
- Mesrop**, St., Armenian monk, 361 - 441,
creator of the Armenian script and translator
of the Bible, writer 梅斯罗布 42.2; 75.9 *
- Messaliani** / Massalians (= Euchites, Choreutes),
sect after 350 梅萨良派/麦撒良派 50.7 * ;
72.6; 75.4,7
- Methodius** [Methodios] / Method, bishop of
Olympus (or Philippi) 梅笃丢斯/麦托丢 16.
5; 26.3; 39.6 *

metropolita / metropolit, title of the bishop of a big city 大主教 19.2; 20.2 * ; 63; 65.2; 71.4

Michael / Michel, archangel 弥格尔 70.2

Milano = Mediolanum

Mileve, Synod of Mileve in 416 米勒维 56.3

millennium / millenarism, chiliasm, expectation of a new world to come soon 千年主义 33.1

Miltiades, Pope 311 - 314 梅尔基亚得/米尔迪亚得 52.2

Miltiades, apologete, ca 200 梅尔基亚得/米尔迪亚得 34.2; 38A8

Minucius Felix, apologete, ca 180 - 220 米努奇乌斯/米奴修 14.2; 40.1

Missa / Holy Mass (etymology) 弥撒 67.3

Missale Romanum / Missal of the Roman Rite, based on the *Sacramentarium Gregorianum*;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ca 1640《罗马弥撒经本》67.3

Mithras / cult of the god Mithras 米特拉斯(牛神)崇拜 5.1; 15.6

modalismus, / modalism, heresy, seeing the incarnated Christ only as a "mode" or "appearance" of the divine 形式主义/形态论 32.2; 32.4

Moguntiacum = Mainz

monachus [monachos] / monk, monastic tradition 隐修者, 隐修生活 72

monarchianismus / monarchianism, a heresy emphasizing the oneness of God 一位一体论 22.2; 32 * ; 50.5

monasterium / monastery 隐修院 72

monenergismus / mono - energismus 单一能力说 59.1

Monica, St., mother of St. Augustine, died in Ostia after the baptism of her son 387 莫尼卡/莫尼加 76.3

monophysitismus, / monophysitism, heresy

attributing only one nature to Christ, partly caused by unclear terms ("ousia", "physis", "prosoyon") 基督一性论 42.2, 6,7; 43.3; 45.2; 53; 54.5; 55 * ; 58.3; 75.7; 77.2

monotheletismus / monotheletism "one - will" theory, holding that there is only one will in Christ, 基督一志论 59 * ; 77.2

Montanus, founder of a sect (Montanism) in Asia Minor, +179 蒙丹/孟他努 12.8

montanism, Christian sect noted for rigorism 蒙丹派/孟他努主义 18.6; 24.1; 33.1; 34 * , 40.2

Monte Cassino / Mount Cassino (Italy), where Benedict built his biggest monastery 卡西诺山 72.7

Moses de Choren / Moses, Bishop of Choren in Armenia, writer, ca +487 梅瑟/摩西 75.9

Mozarabia / liturgy of Mozarabia 穆扎赖卜的礼仪 67.2

Muhammad, prophet of Islam, 570 - 632 穆罕默德 45

Muratorian fragment, canon of Biblical scriptures from the 2nd century 穆拉托里残卷/姆拉多利残卷 9.4; 38B4 *

mystagogia / mystagogical catechesis 引入奥迹的教导 66.2

mysteria / mystery cults 神秘宗教 5.1; 22.1; 29.1; 67.1; 76.5

Natalis, Confessor 纳塔利斯 32.3

Nazarenoi, Nazarenes 纳匝肋人/拿撒肋人 8.2

Neander, August, German Church historian, 1789 - 1850 内安德 4.6

Nectarius [Nektarios], Bishop of Constantinople, abolished public penitence, ca 391 内克塔留斯 68.1

Neocaesarea, town in pontus Synod of 新凯撒

- 勒亚 18.5; 66.2; 68.1
- Neoplatonism** / Neoplatonism 新柏拉图主义
16.4; 17.2 *; 41.3,6; 72.2; 76.3; 77.1; 78.3,5
- Nepos de Arsinoe**, Bishop 内波斯 33.2
- Nero**, Roman Emperor 54 - 68, first Roman Emperor who persecuted Christians 尼禄 9.4; 14.3; 15.1 *
- Nerses** / Nerses, a Catholicus (bishop), 339 - 373 内色斯 42.2
- Nestorius** [Nestorios], bishop of Constantinople in 428, died in 451, opposed the "theotokos", originator of Nestorianism 奈斯多略/涅斯多留/聂斯托利 42.1,5; 54 *; 56.4; 60.6; 70.3; 75.7; 77.2
- Nicaea** [Nikaia], synod of 325, first "ecumenical synod", which defined the creed ("homoousios" = Christ and God the Father share the same divine nature) 尼西亚大会议 20.3; 25.3; 26.2; 32.3; 43.1; 47.3,4 *; 60.6; 63.1,2; 64.3; 65.2; 68.1; 69.6
- Nicaea** [Nikaia], synod of 327 尼亚亚大会议 48.2
- Nicaea - Constantinopolis, Symbolum Nicaeno - Constantinopolitanum** / Creed of Nicaea - Constantinople 尼西亚 - 君士坦丁堡的信经 49.2 *; 55.4; 66.2
- Nice** [Nike], synod of 359 and formula 尼泽 48.5
- Niceta** [Niketas], Bishop of Remesiana (Dacia), ca +414, probably the author of the Te Deum 尼克塔/尼塞大 67.7; 76.7 *
- Nicetus de Trier**, Bishop, + 566 尼泽提乌斯 43.8
- Nicolaites**, a sect 尼古拉斯派 30A6
- Nilus**, Nilus the Ascete, ca +430, author 尼禄斯 75.7
- Ninianus**, St., missionary in Scotland, ca 400 尼尼安 44.3
- Nino** / Nune, St. 尼诺 42.3
- Niobes**, Stephan, of Egypt, 6th ct 尼欧比斯 55.5
- Nisibis**, theological school in 尼西比斯 54.5
- Noetus de Smyrna** [Noetos], heretic, condemned in 190 挪俄图斯/挪威图 32.4 *; 39.4
- Novatianus** / Novatian, + 258; Roman theologian, exponent of rigorism, who caused a split in the Church 诺瓦蒂安 12.1,8; 19.4; 22,3; 24.2; 35.1 *; 40.3.4; 52.2; 72.6
- Novatus** 诺瓦图斯 35.2
- Nubia**, area in N - Africa 努比亚 42.7
- Oak**, Synod of = Synodus ad quercum
- oblati** / oblates, children offered to a monastery to be raised and educated there "被奉献者" 72.6
- oblationes** / offerings at worship 奉献品/奉献礼 19.3; 23.4; 60.4
- Octavius**, apologetic treatise by Minucius Felix 《奥大维乌斯》40.1
- Odoacer** / Odoaker, Germanic king in Rome 476 - 493 奥多阿克 43.3
- Offa**, King of Mercia, + 796 欧法 44.4
- oikonomos** = vicedominus
- Ophites**, gnostic worshipper of snake - symbol 欧非派 30A3
- Optatus de Mileve**, Bishop of Mileve, opponent of Donatism, + after 384 欧塔图斯 52.3; 76.5
- Opus imperfectum in Mt** / Commentary of Mt 《玛窦/马太福音注》73.2; 76.10 *
- Orange**, Synod of Orange, 529 奥朗日 57.4
- orarium** / prayer room 祈祷所 71.4
- ordines minores** / minor orders 小品 18.5

- orientatio** / church buildings pointing to the East 教堂朝东 71.2
- Origenes** / Origen of Alexandria, most influential early Greek theologian and biblical scholar, 185 - 254 奥力振/俄利根/奥利金 5.5; 10.1; 11.2; 12; 13.2; 14.1; 15.5 - 7; 16.1; 18.5; 19.4; 22.1; 23.1; 24.2; 26.1; 39.2 * , 4 - 6; 40.4; 47.1; 54.1; 58,4; 75.4; 76.1,2,10; Origenist unrest 关于他的争论 51 * ; 58.4 * ; 76,2
- Orleans**, synods of Orleans 奥尔良 60.3; 65.3; 69.3,6; 73.3
- Orosius**, student of Augustinus, historian, ca 420 奥罗修斯/欧罗修斯 4.2; 14.4; 56.3; 76.7
- Ossius** = Hosius
- Osrhoene**, area / town east of the Euphrates 奥斯瑞内 12.9
- ostiarius** / gate - keeper, office in the Church 司门(职) 18.5; 60.2
- Oswaldus** / Oswald, king in England, ca 635 asked for missionaries from Hy 欧斯瓦杜斯 44.4
- Pachomius**, St., founder of monastic communities in Egypt, ca 280 - 347 帕霍米乌斯 72.2 - 4
- Pacianus**, Bishop of Barcelona, ca +390 帕奇安努斯 24.3; 68.2; 76.6
- pagani** / pagans, meaning of the word 外教人/异教徒 41.4
- Palaestina** / Palestine 巴勒斯坦 12.10; 70.5; 72.3
- Palladius**, first bishop of Ireland, sent in 431 帕拉蒂乌斯/巴拉第 44.2
- Palladius de Helenopolis**, Bishop of Helenopolis (Bithynia), theologian, friend of Chrysostomus, ca +430 帕拉蒂乌斯/巴拉第 75.3,7
- pallium** / the pallium, symbol of connection with Rome 白羊毛皮肩带 71.4
- Pamphilus** de Caesarea, Eusebius' teacher, ca 300 潘菲洛斯/旁非罗 16.5; 39.6 * ; 75.1
- Pantaenus** / Pantainos, famous Christian preacher 180 - 200 潘泰诺斯 12.10; 39.1 *
- Papa**, title of the Pope “父亲”, 教宗的称呼 64.2
- Papales potestates** / papal powers 罗马教宗的权力 64
- Paphnutius**, Bishop in Egypt, against celibacy of clerics at Nicaea 325 帕夫努提乌斯 60.6
- Papias** of Hierapolis, 60 - 130 帕皮亚斯 10.2c; 11.1; 33.1; 37.6 *
- Parmenianus**, bishop of the Donatists, 355 - 391 帕梅尼安努斯 52.3
- parochia**, parish, unit of ecclesiastical administration 堂区/本堂 20.1; 62
- Parthia**, area in persia, 帕提亚(今伊朗东北部) 12.11
- parusia** / the second coming of Christ 基督第二次来临 26.2; 33 * ; 34.1
- Passah, Pascha**, Feast of Passover, then Easter, the feast of death and resurrection of Christ 复活节(逾越节) 3.7; 22.1; 25.2 * ; 69.6; 69.7; 75.1,7
- passio** / passion of a martyr, report about the death of a martyr 受难/殉道文献 12.4
- Pastor**, bishop of Palencia / Valencia, ca 447 帕斯托尔 49.3; 50.8
- Pastor Hermae** = Poimen
- Patmos**, island 帕特摩/拔摩 11.1
- Pater noster** / Our Father, important Christian prayer 天主经/主祷文 39.2; 40.3; 66.2
- Patres apostolici** / Apostolic Fathers, ecclesiastical authors from the first and early second century who had contact with the apostles 宗徒/使徒

- 后期教父, 宗徒教父 36.1; 37 *
- Patriarcha** / patriarch, title of the bishops of Rome, Antiochia, Alexandria and Constantinople (later also Jerusalem) who ordained the metropolitans of their patriarchate 宗主教, 宗教区 63
- Patricius** / Patrick, St., Apostle of Ireland, ca 400 - 461 帕特里克/帕特里奇/巴提克 44.2
- Patriciani**, Christian sect 圣父受难派 32.2; 39.2
- Pauliani**, Paulianists 保林努斯派 32.3; 47.4
- Paulinus** de Antiochia, 362 - 388 保利努斯 50.1,3
- Paulinus** de Milano ca 410 保利努斯 56.1
- Paulinus** de Nola, St. Bishop of Nola (Italy), poet, 353 - 431 保利努斯 76.7
- Paulinus** de Trier, deposed in 353 保利努斯 48.3
- Paulinus** de York, St., Bishop of York 625 - 633 保利努斯 44.4
- Paulus** [Paulos] / Paul of Tarsus, St., Apostle, martyr, most important early missionary and theologian, died in Rome ca +67 保禄/保罗 9 *; 12.3,4; 15.1; 23.1; 28.1, 30B1
- Paulus** [Paulos] de Constantinopolis, Patriarch of Constantinople ca 650 保禄/保罗 59.2
- Paulus** [Paulos] de Nisibis 保禄/保罗 78.1
- Paulus** [Paulos] de Samosata, + 272, theologian; exponent of monarchianism 保禄/保罗 16.3; 26.3; 32.3 *; 47.4; 48.4
- Paulus** [Paulos] de Thebai, St., early monk in Egypt, ca +347 保禄/保罗 72.1
- pauperes** / the poor, Christian care for 对穷人的照顾 26.2; 60.4; 73.1
- pax** [eirene] / peace, sign of peace, kiss of peace 平安礼 23.1; 67.3
- Pekidha**, missionary 佩基达 12.9
- Pelagius** [Pelagios], Pope 556 - 561 白拉奇/伯拉纠/佩拉结/贝拉基 58.7; 60.3; 78.1
- Pelagius** [Pelagios], 354 - 418, theologian who denied the corruption of human nature by sin, his teachings were called Pelagianism and condemned as heretic 白拉奇/伯拉纠/佩拉吉/贝拉基 56 *; 66.2; 76.2,3
- Pentecoste** [Pentekoste], Pentecost, feast of the coming of the Holy Spirit 五旬节, 圣神/圣灵降临节 8.1; 22.1; 25.2 *; 69.1
- Pepin** / Pippin, King of the Franks 751 - 768, founder of the Carolingian Dynasty 丕平 67.3
- peregrinare** / pilgrimages 朝圣 70.1,5 *; 72.6
- Peregrinatio ad loca sancta**, itinerary from ca 400, important for research on liturgy 《去圣地朝圣游记》70.5
- periodontai** / visiting priests 下会司铎 62.1
- Perpetua**, Felicitas, Saints, martyred in 203 蓓蓓都亚/费利西达 15.5
- Perpetuus**, Bishop of Tours, ca 475 佩佩图乌斯 69.4
- Persia**, center of the Church 波斯 12.9; 42.1; 54.5
- Petrus** [Petros] / Peter, Apostle, St., important missionary and leader of the early Church, ca +67 伯多禄/伯铎/彼得 8.1, 2; 9.1,2; 10 *; 15.1; 21.1; 27.3
- Petrus I de Alexandria** [Petros] / Peter I, bishop / patriarch of Alexandria 伯多禄/彼得 16.5; 35.3
- Petrus II de Alexandria** [Petros] / Peter II, bishop / patriarch of Alexandria, ca 380 伯多禄/彼得 48.6
- Petrus** [Petros] **Chrysologus**, Archbishop of Ravenna, brilliant preacher; ca +450 金言伯多禄/彼得 76.9
- Petrus Fullo** / Peter Fullo, Bishop of Antiochia

- 470 - 471 伯多禄/彼得夫罗 55.3; 58.2
- Petrus de Jerusalem** [Petros] / Peter, Bishop of Jerusalem, opponent of Origenism in 542 耶路撒冷的伯多禄/彼得 58.4
- Petrus Mongus** [Petros] / Peter, Patriarch of Alexandria, monophysite, ca 480 opposed Chalcedon 伯多禄/彼得蒙古斯 55.4
- Phantasiastoi** / phantasizers 幻想论者 55.5
- Pharisaei** [Pharisaioi], Pharisees, Jewish party and social movement 法利塞人 6.1; 7.1
- Philastrius**, Bishop of Brescia, ca + 390, writer 菲拉斯特利乌斯 76.5
- Philippi**, city in Greece 斐理伯城/腓立比城 9.3
- Philippus** [Philippos] / Philipp, apostle and missionary 斐理伯/腓力 8; 11.2; 18.4
- Philo Judaeus** [Philon] / Philo of Alexandria, Jewish thinker, important for the allegorical exegesis of the Bible, ca 20 BC - 50AD 斐洛/斐罗/费隆 6.2 * ; 32.1; 38A2; 39.2; 76.1
- Philocalus** = Dionysius Philocalus
- Philoponus** = Johannes Philoponus
- Philomarianiti** / venerators of Mary 爱玛利亚派 70.3
- Phlumene**, Gnostic 斐路美纳 30B1
- Photinus**, bishop of Sirmium, modalist, exiled 351, + 367 佛提努斯 48.3; 50.5 *
- Phrygia**, area in Asia Minor 夫黎基亚/弗吕加 9.3
- Phtartolatroi**, sect in the 6th century, who emphasized the humanity of Christ's physical body 崇拜可朽者的 55.5
- pictura** / paintings (in Churches) 绘画 23.5; 71.2
- Pius I**, Pope 140 - 155 比约/庇护 38B1
- Plato, Platonismus** / Platonism 柏拉图主义 5.4; 38A2; 39.1,2; 53; 74.1
- Plinius** / Pliny (the Younger), 61 - 113, proconsul of Bithynia 小普林尼 7.2; 12.8; 13.2; 14.3; 15.3 *
- Plotinus** [Plotinos], 205 - 270, Neoplatonist philosopher 普罗提努斯 17.2
- Pneumatomachoi**, Christian sect not recognizing the divinity of the Spirit 圣神受造派/敌圣灵派 49
- poema** / poem, poetry 见 hymnus
- Poimen** 见 Hermas
- Poitiers**, town in Gaul, South of Tours 普瓦捷 78.4
- Polycarpus** [Polykarpos] / Polycarp of Smyrna, ca 70 - 156, martyr, according to tradition a student of John the Apostle 波利卡普斯/波里加/波旅甲 15.3; 25.3; 30B1; 37.4.5 * ; 38B3; letter of Polycarp 37.5
- Polycrates** [Polykrates], Bishop of Ephesus, ca 190 坡利卡特斯/坡律加得 11.1; 25.3
- Pomerius**, Julianus, priest and author, + ca 498 波梅留斯 76.8
- Pontianus**, Pope 230 - 235 蓬蒂阿努斯/彭提安努斯 15.7; 32.4
- Pontius**, deacon writer ca 260 彭提乌斯 40.3
- Pontus**, area in Asia Minor, 本都
- Porphyrius** [Porphyrios], Neoplatonic thinker, 233 - 305 波斐利乌斯/波非利 17.1.2; 39.2; 41.6; 75.1,4,6; 78.2
- Possidius**, Bishop of Calama, friend and biographer of Augustine, *Vita* ca 432 波西迪乌斯 76.3
- Pothinus**, Bishop of Lyon, martyred in 177 波提努斯 15.4; 38B3
- praedicare** / preaching 讲道 23.1; 67.4
- Praxeas**, heretic 普拉克西阿斯 32.4; 34.2; 40.2
- presbyterium** / presbytery 长老职, 教堂的内殿 18.2; 71.3
- prex** / prayer 祈祷/祷告 23.1; 26.1; 67.1,2,

3,7; common 共同的 23.1; 37.3

Primasius, Bishop of Hadrumetum, ca + 567
普瑞马修斯 78.1

primatus Romae / primacy of Rome 罗马教会的主导地位 21 * ; 40.3; 64 *

Prisca (Priscilla), adherent of Montanism 普利斯卡 34.1

Priscillianus, bishop of Avila, ca 340 - 387;
Priscillianism, a kind of ascetic rigorism with dualist tendencies, rejected as heresy 普里西利安努斯/百基拉诺 50.8 * ; 76.7

privata confessio / private confession of sins 私下告解 68.2

privilegium fori / privilege of clerics of being judged by an ecclesiastical court 法院的特权 61.2

Proclus [Proklos], Bishop of Constantinople, theologian, + 446 普罗克洛斯 51.3; 58.2

Proclus [Proklos], Neoplatonic philosopher, influenced the works of Pseudo - Dionysius, 410 - 485 普罗克洛斯 17.2; 77.1

Prodicus [Prodikos], gnostic 普罗迪克斯 30A6

proselytoi / proselytes, people who join a religion, esp. those who convert to Judaism 转向犹太教的人 6.2

Prosper de Aquitania, lay theologian, exponent of Augustinism, ca 390 - 460 普罗斯柏 57.3; 76.8 *

Proterius [Proterios], Bishop of Alexandria, 452 - 457 普若特留斯 55.3

Protopaschitismus, the custom of celebrating Easter at the time when the Jews traditionally had their feast of passover 原始逾越节论 25.3; 35.1; 50.6; 69.6

provincia / ecclesiastical provinces 教省 20.2

provincialis synodus / synod of a province 一省的主教会议 20.2; 61.1

Prudentius Clemens, great Latin Christian poet from Spain, 348 - 405 普鲁登蒂乌斯 76.4

Pseudo - Clementines, apocryphal writings attributed to Pope Clement I 伪克雷孟文献 28.4; 76.7

Pseudo - Dionysius = Dionysius Areiopagita **psychikoi** / "un - spirited" Christians 一般的基督徒/有魂无灵的信徒 29.2; 34.2

Ptolemaeus / Ptolemy, Gnostic heretic, ca 200 托勒密/多利买 30A4

Publius, Bishop of Athens, martyred ca 170 普利乌斯 15.4

Pulcheria, Empress in Constantinople, ca 410 - 435 普克里亚 41.6; 54.3; 55.2

Pyrrhus, Patriarch of Constantinople, inclined to monotheletism, debated with Maximus in 645 丕洛/毕罗斯 77.2

Quadragesima, "fourty days" of fasting before Easter 四旬期 69.7

Quadratus, apologete from Asia Minor, ca 130 古瓦达图斯/夸达徒 38A6

Quartodecimani, those who held that Easter should be celebrated on the "14th Nisan", and not necessarily on a Sunday 第十四日派 25.3 * ; 38B2

Quicumque, Symbolum "无论谁"《信经》49.3

Quinisexta / Quinisext Synod of 691 - 692 第五、六次会议 59.6

Quinquagesima / quinquagesima 五旬主日 69.1

Quirinus, martyr, died ca 308 奎里努斯 12.4

Quodvultdeus, Bishop of Carthago, student of Augustinus, important preacher, + 454 阔乌德乌斯 43.6; 76.9

Rabulas, Bishop of Edessa, + 436 拉布拉斯 54.5

Radegunde, St., + 587 拉德公德 43.8; 78.4

- Ravenna**, in the Northern part of Italy, important political and cultural center at Justinian's time 拉文纳/腊万纳 12.1; 43.3; 60.3; 71.1.2
- Reccared** / **Rekared**, Visigoth king 586 - 601 雷卡里德 43.2
- Reclusi** / immured hermits 苦修者 72.5
- Regula Sancti Benedicti**, Rule of the Benedictine Order, one of the decisive element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e in Western Europe《圣本笃会规》72.7
- reliquiae** / reliquary, relics of saintly people 圣髑/圣骨 70.1,2; 71.3
- Remigius**, Bishop of Reims, + 535, important for the conversion of the Franks 瑞米格乌斯 43.7.8
- Remismund**, King of the Suebi 瑞米斯孟德 43.2
- Remoboth** / a kind of hermit 瑞莫博特 72.5
- Reparatus**, Bishop of Carthago, ca 550 芮帕拉图斯 58.6
- Rhodon**, apologete 罗顿 38B5
- Rimini** = Ariminum
- Roma** [Rhome] / Rome, capital of the Roman Empire, most important center of the Church (in the West) 罗马; synods 在罗马举行的主教会 21.2; 49.2; 52.2; 59.2; 64.1,6; Roman liturgy 罗马礼仪 67.2.3
- Romanus** [Romanos], Romanus Melodos, ca 500 - 560, greatest religious poet of the Greek Church 若马努斯 67.6; 77.2 *
- Rufinus de Aquileia**, ca 345 - 410, translator from Greek to Latin, theologian, historian, friend of Jerome, later his rival 鲁菲努斯/鲁非诺 4.2; 28.4; 39.2; 51.2; 72.6; 76.7 *
- rurales episcopi** / bishops on the countryside 乡间的主教 20.1; 62.1
- Sabas** / Sabbas, St., 439 - 532, abbot in Palestina, opponent of Origenism 撒巴斯 58.4; 72.3
- Sabellius** / Sabellianismus, heresy of modalism 萨贝利乌斯/撒伯流 32.4 - 6 *; 48.1; 49.1; 50.4,8
- Sacramentaria** / Sacramentaries, collections of liturgical texts《圣事礼仪书》67.3
- Sacramentarium Leonianum** / Leonine Sacramentary, the oldest extant collection of prayers of the Roman Rite《良/利奥圣事礼仪书》67.3
- Sadducaei** / Sadducees, a group of the Jews 撒杜塞人/撒都该人 6.1; 7.1
- Salvianus de Marsilia**, Salvianus of Marseille, presbyter, author, ca + 480 撒尔维安努斯 43.6; 73.1; 76.9 *
- Salvianus**, bishop in Spain, exponent of Priscillianism, ca 380 撒尔维安努斯 50.8
- sancti** / saints 圣人/圣徒 14.4; 69.4; 70.1; veneration of saints 对圣人/圣徒的敬礼 70; biography, hagiography 圣人/圣徒传记 2.8; 70.1
- Sapor** / Shapur, Persian kings 莎波 12.9; 31.1; 42.1
- Sardica** / Serdica (modern Sofia, Bulgaria), synod held in 343 撒迪卡/撒尔底迦 48.3 *; 60.5; 62.1; 64.1,2 *, 3; 69.6
- Satornil**, gnostic 撒托尔尼 30A1
- Saturni dies** / Saturday, fasting on Saturday 星期六守斋 25.1; 67.5
- Scholastica**, St. sister of St. Benedict, abbess of a nunnery, ca 530 圣斯高拉蒂加 72.7
- Scotia** / Scotland 苏格兰 44.3
- scrutinia** / scrutiny, examination before admission to baptism 考验 66.2
- Scythia**, area North of the Black Sea, home of Dionysius Exiguus 西提亚 58.2; 78.2

- Sebastianus catacumba** / catacomb of Sebastian 色巴斯提安墓穴 10.3; 23.5
- Secundus**, gnostic 色贡多/西公都 30A4
- Secundus de Ptolemais**, bishop, ca 325 色贡多/西公都 47.4
- Seleucia**, synod in 359; Seleucia - Ctesiphon 塞流西亚 48.5; 54.5
- semi - arianismus** / semi - Arianism 半亚略/亚流派 48.4; 49.2
- seminarium** / seminary 修道院 60.2
- semi - pelagianismus** / semi - Pelagianism 半白拉奇/伯拉纠主义 57
- Seneca**, Stoic philosopher, + 64, his moral teachings have some affinity to Christianity 塞内卡 5.4; 9.3; 78.4
- Serapion de Thmuis**, bishop, theologian, 300 - 375 谢拉皮翁 49.1; 67.2
- Serenus de Massilia** / Serenus, Bishop of Marseille, ca 600 塞瑞努斯 70.4
- Sergius I**, Pope 687 - 701 塞尔基乌斯 58.7; 59.6; 69.5
- Sergius de Antiochia**, since 544 of monophysites in Syria 塞尔基乌斯 55.5
- Sergius**, Bishop of Constantinople 610 - 638, exponent of monoenergism 塞尔基乌斯 59
- sermo** = homilia
- servitudo** / serfdom, slavery 奴隶 73.3
- servus servorum Dei** / servant of God's servants, title of the Pope since Gregory the Great 上主众仆之仆 64.2
- Sethiani**, gnostics 舍特派/塞特派 30A3
- Severianus de Gabala**, Severian, Bishop of Gabala, exegete, ca + 410 塞维利安努斯 75.4
- Severinus**, St., missionary in Noricum (modern Austria) + 482 塞维里努斯 43.4
- Severus**, Alexander, Roman Emperor 222 - 235 塞维鲁·亚历山大 15.6* ; 39.5
- Severus**, Septimius, Roman Emperor 193 - 211 塞维鲁 15.5
- Severus** [Severos] de Antiochia, Bishop of Antiochia, opposed to the faith of Chalcedon, 465 - 538; Severians 塞韦罗斯/塞维鲁 55.3,5; 58.2; 77.1*
- Shenute** / Shenoud, 370 - 466, famous abbot in Egypt 谢努特 72.3
- Sibyllina Oracula**, a collection of prophetic poems《西卜林神谕集》39.7
- Silas** = Silvanus
- Silvanus** (= Silas), co - worker of paul 息拉/西拉 9.3
- Silvanus de Gaza**, martyred ca 170 西尔瓦努斯 16.5
- Silverius**, Pope 536 - 537 西尔维利乌斯/西尔维流 58.3
- Silvester** (= Sylvester), St, Pope 314 - 335, who led the church in the new era, 西尔维斯特/西维斯特 41.2; 47.2,3; 67.6
- Simeon**, Bishop of Jerusalem 西默盎/西面 15.3; 28.1
- Simeon**, Stylites = Symeon
- Simon Magus**, Simonites 西满/西门 27.4; 28.4; 29.4
- Siricius**, Pope 384 - 399, importan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urch law (decreta / decrees) 西利奇乌斯 50.8; 60.6; 64.3* ; 68.2
- Sirmium**, synods and formula 西尔米翁 48
- Sisinnius**, adherent of Manichaeism 西西纽斯 31.1
- Sixtus II**, St., Pope 257 - 258, marty 西克斯图斯 16.2; 22.3; 40.3
- Smyrna**, city in Asia Minor 士麦那, 参见 Polycarpus
- Socrates** [Sokrates] / Socrates Scholasticus, historian in Constantinople, ca 380 - 450 苏

- 格拉底 4.1
- Sol invictus** / god of the sun 太阳神 15.6; 16.3,6; 69.2
- sophia** / church dedicated to Hagia Sophia 圣智慧教堂 71.2
- Sophronius** [Sophronios], Patriarch of Jerusalem 634, opponent of Monoenergism 索福若尼乌斯 59.2; 77.3 *
- Sozomenus** [Sozomenos], ecclesiastical historian, ca 450 索佐梅诺斯 4.1; 42.1; 48.4
- stationes** / fasting on weekdays 定期守斋 25.1 *; 34.1; 67.5; 69.7
- Statuta ecclesiae antiqua** / Rules of the old Church《古代教会教规》65.4
- Stephanus** [Stephanos], / St. Stephen, deacon and the first martyr 斯德望/司提反 8.1,2; 18.4; 69.2,4
- Stephanus I** / Stephen I, Pope 254 - 257 斯德望/司提反 21.2; 22.3
- Stephanus Abbas** / Stephen, Abbot 斯德望/司提反 59.3
- Stephanus Gobarus**, exponent of tritheism, precursor of the scholastic method of discussing contradictory theological sentences; ca 500 斯德望/司提反·格巴儒斯 55.5; 77.3
- Stephanus Niobes**, 6th ct 斯德望/司提反·尼欧贝斯 55.5
- Stilicho**, Vandal leader, ca 400 斯蒂利克 41.6
- Stoa** / Stoicism 斯多亚派 5.2; 6.2; 29.1; 38.1; 39.1; 40.1
- stylites** / ascete standing on a column, like Symeon the Stylite 站柱者 72.5
- Studios**, a consular who founded a famous monastery close to Constantinople in 463 斯图丢斯 72.5
- subdiaconus** / subdeacon 五品圣职 18.5
- Subiaco**, place where Benedict lived as monk 苏比亚克 72.7
- subordinatianismus** / subordinatianism, the assertion that Christ is subordinated to the Father, not sharing full divinity 附属说 32 *; 47.1; 49.1; 75.1
- Suebi** / Suevi / Swabians, German tribe 苏维比人 43.2
- suicidium** / suicide 自杀 73.3
- Sulpicius Severus**, 360 - 420, Italian theologian, historian 苏尔皮奇乌斯 4.2; 72.6
- symbolum** = credo
- Symeon**, St. Stylites, the first to practice asceticism on a column near Antiochia, + 459 西默盎/西缅 72.5
- Symeon Minor**, Symeon the Younger, stylite, + 596 西默盎/西缅 72.5
- Symeon de Mesopotamia**, a leader of the Messalians 西默盎/西缅 50.7; 75.4
- Symmachus**, Pope 498 - 514 西马库斯/辛马库 64.6; 78.2
- Symmachus**, senators in Rome 西马库斯 41.4; 43.3; 76.4
- syncretismus** / syncretism, the blending of traditions 宗教上的交流/混合/融会现象 5.4; 15.6; 41.2; 45.1; 75.7
- syneisactae** / mixed monastery 男女共同修道 26.3; 60.6
- Synesius de Cyrene** [Synesios], neo - Platonic theologian, bishop of Ptolemais, 370 - 414 西内希乌斯 75.7
- synodus** / synod, bishops' conference, their history and characteristics 主教会议 20.2; 46.1; 65 *
- Synodus ad quercum** / Synod of the oak, 403 “橡树会议” 51.3
- Syria** / Syria, Roman province, important

- center of the Church (Antiochia) 叙利亚 12. 9; 55.3,5; 71.2; 75.8
- Tacitus**, 56 - 117, Roman historian who mentioned Christians 塔西图斯 7.2; 12.1; 14.2; 15.1; 43.1
- Tatianus** / Tatian, 120 - 175, apologete, student of Justinus, author of the *Diatessaron* (ca 150), inclination to rigidity 塔提安/他提安 12.9; 13.1; 30B2; 38A3 *; 38B5; 75.8
- Te Deum** (laudamus) / We praise you, Lord, famous hymn 上主我们赞美你 67.7 *; 76.7
- Telemachus**, monk in the East 特勒玛克 73.4
- Telesphorus**, Pope 125 - 136, martyr 特勒斯佛若 15.3
- Tertullianus** / Tertullian of Carthago, ca 160 - 225, influential early Latin apologete, later Montanist; creator of Latin theological terms 德尔图良/特土良 10.2g; 12.3.6; 13.2; 14.1 - 3; 15.2; 18.5; 19.1.3; 20.2; 21.2; 22; 23; 24.1.2; 25.4; 26.1,2; 27.1; 30B4; 32.4.5; 33.1; 34.2; 40.2 * 3; 41,4; 52.1
- Testamentum Domini** / testament of Our Lord 《我们主的遗训》75.5
- Tetraditi** / tetraheism 四神论 55.5
- Thaddaeus** / Addaeus, student of the apostles 达太 12.9
- Thebaica Legio** / Thebaic legion, executed 埃及军团 12.4; 16.4
- Thebais**, area in South Egypt 特贝/底比斯 72.2,3
- Thebutis**, bishop candidate in the early Church 特布提斯 28.1
- Thecla**, St. 特克拉 11.3; 70.1
- Themistius**, theologian in Alexandria, ca 550 德米提乌斯 55.5
- Theodelindis**, Queen of the Langobardi, supporter of the faith, + 628 特欧德林德 43.4
- Theodora**, wife of Emperor Justinianus, secret supporter of monophysitism, + 548 狄奥多拉 55.5; 58.3
- Theodoretus** [Theodoretos] de Cyrus / Theodoret of Cyrus, 393 - 466, theologian, defender of Nestorianism 狄奥多莱/狄奥多勒 4.1; 54.2,3; 55.2; 58.5; 70.2; 75.7 *
- Theodoricus Magnus** / Theoderic the Great, Ostrogoth king of Italy (Ravenna), 490 - 526, supporter of Arianism, influenced papal election in 526 狄奥多里克大帝 43.3 *; 60.3; 64.5,6; 78.2
- Theodorus** [Theodoros] Ascidas [Askidas] / Theodore, bishop of Caesarea in 537 特奥多鲁斯/狄奥多尔 58.4 - 6
- Theodorus** [Theodoros] Cantuarensis / Theodore, Bishop of Canterbury 669 - 690 特奥多鲁斯/狄奥多尔 44.4
- Theodorus** [Theodoros] de Constantinopolis 特奥多鲁斯/狄奥多尔 59.5
- Theodorus** [Theodoros] de Mopsuestia / Theodore of Mopsuestia, 350 - 428, bishop, theologian 特奥多鲁斯/狄奥多尔 54.1,5; 56.4; 58.5; 66.2; 75.3,5 *; 78.1
- Theodosius** [Theodosios] Magnus / Theodosius the Great, Emperor of Constantinople, 379 - 395, supporter of Christianity, accepted penance demanded by Ambrose in 390 狄奥多西乌斯大帝/狄奥多西 41.5 *; 43.2; 48.6; 53; 60.3; 61.1; 76.1
- Theodosius** [Theodosios] II, Emperor of Constantinople 408 - 450 狄奥多西 17.1; 41.6; 51.3; 54.3; 55.2; 56.4; 63.2
- Theodosius** [Theodosios], monophysite, Bishop of Jerusalem 452 - 453 狄奥多西 55.3

- Theodosius** [Theodosios], monophysite, leader of the Severians in Egypt after 535 狄奥多西 55.5; 59.1
- Theodotus** [Theodotos], heretic, ca 190, exponent of dynamic monarchianism 狄奥多图斯 32.3
- Theognis de Nicaea**, bishop, ca 325 特欧格尼斯 47.4; 48.2
- Theonas de Marmarica**, bishop, ca 325 特欧纳斯 47.4
- theopaschismus** / theopaschism 天主受难论/上帝受苦派 55.4; 58.2; 78.2
- Theophilus** [Theophilos] de Alexandria, Bishop of Alexandria 385 - 412, energetic anti - Origenist, used intrigue to depose Chrysostomus 德奥斐洛/提阿非罗 41.5; 51 *; 54.2; 75.7
- Theophilus** [Theophilos] de Antiochia, apologete, + ca 188 德奥斐洛/提阿非罗 26.1; 27.1; 30B4; 38A5 *
- Theophilus**, bishop of Goths ca 325 德敖斐洛/提阿非罗 43.2
- Theophilus**, missionary in South Aiabia ca 320 德敖斐洛/提阿非罗 42.4
- theotokos** / **mater Dei** / (Mary is) Mother of God 天主/上帝之母 54; 70.3
- Therapeutai** / a kind of early hermits 医者 6.1; 72.2
- Thessalonici** [Thessalonike] / Thessalonica 得撒洛尼/帖撒罗尼迦 9.3; apostolic vicariate 63.3
- Thomas**, Apostle who allegedly spread the Gospel in India 多默/多马/托马斯 11.2; 12.11; Thomas - Christians in India 12.11; 23.4; 54.5
- Thracia** / Thrace, Northern part of Greece 特拉克/特拉吉亚/色雷斯 63.1
- Thrasamund**, king of the Vandals 496 - 523 塔撒孟德 43.6; 78.1
- Three Chapters Controversy** = Tria capitula
- Timotheus** / Timothy, disciple of apostles 弟茂德/提摩太 9.3; 18.2
- Timotheus III**, Bishop of Alexandria 弟茂德/提摩太 55.5
- Timotheus Aelurus**, Bishop of Alexandria 457 - 460 弟茂德/提摩太/提莫修斯 55.3
- Titus**, disciple of Paul 弟铎/提多 12.4; 18.2
- Toledo**, city in Spain; synods in Toledo 托莱多 43.2; 49.3; 50.8; 68.2; 69.5; 72.6
- tonsura** / tonsure, sign of a clergyman 发环,剃头 60.5
- Tours**, synod of Tours in 567 图尔 69.2
- traditio** / tradition, recitation of the creed 传承,背诵信经 66.2
- traditores** / traitors, who handed over ecclesiastical books to persecutors 出卖者 16.4; 52.1,2
- Traianus** / Trajan, Roman emperor 98 - 117, mild towards Christians (famous response to Pliny's letter) 图拉真/他雅努 14.3; 15.3 *; 37.4
- Trdat** [Tiridates], Armenian King 特达特 42.2
- Tria capitula** [tria kephalaia] / Three Chapters Controversy / Dreikapitelstreit, controversy about the writings of Theodorus de Mopsuestia, Theodoretus de Cyrus and Ibas de Edessa 三章争论 58.5 - 7 *; 78.1
- Trier**, town in Germany 特里尔 71.2
- Trishagion**, threefold acclamation "holy" in Greek liturgy 三圣经文 58.2
- Tritheiti** / tritheism 三神论/三位三体论 55.5
- Trullanum**, Synods in Constantinople (in the "Trullos" hall) 680/681 and 692 特鲁拉会议 59
- Typus** [typos], imperial edict of 648 《典型》 59.2

- Tyros**, Synod of, 335 提洛/推罗 48.2
- Ulfilas**, 311 – 383, Bishop, missionary in Gothic lands, translator 乌尔斐拉斯/乌斐拉 43.3 * ; 48.5 ; 76.10
- Ulpianus, Domitius** / Ulpian 乌尔皮安 15.5
- Unio hypostatica**, hypostatic union, two natures in one person 二性一位的结合 59.1
- Urbanus I**, Pope 222 – 230 乌尔巴努斯 15.6 ; 32.4
- Ursinus**, anti – pope 乌尔西努斯 50.2 ; 64.3
- Ursula**, St. martyred ca 450 乌苏拉 16.4
- usura** / usury, prohibition of 禁止放利贷 26.2
- Vaison**, town in Gaul, Synod in Vaison in 529 维逊 60.2
- Valence**, Synod in Valence in 528 瓦伦斯 57.4
- Valens**, Arian Bishop 瓦林斯 48.4.5
- Valens**, Emperor of Constantinople, 364 – 378 瓦林斯 41.4 ; 43.2 ; 48.6
- Valentinus** / Valentin, gnostic 瓦伦蒂努斯/华伦提努 29.4 ; 30A4 * ; 30B2
- Valentinianus I**, Roman Emperor 364 – 375 瓦伦提尼安努斯 41.4 ; 48.6 ; 64.3
- Valentinianus II**, Roman Emperor 383 – 392 瓦伦提尼安努斯 41.4 ; 66.3
- Valentinianus III**, Roman Emperor 425 – 455, supported papal jurisdictional power 瓦伦提尼安努斯 43.3 ; 60.4 ; 64.4
- Valerianus** / Valerian, Roman Emperor 253 – 260, persecutor of the Church, executed Pope Sixtus II in 258 瓦莱里安 10.3 ; 16.2 * ; 22.3
- Valerius**, Bishop of Hippo 瓦勒瑞乌斯 76.3
- Valla**, Lorenzo, humanist scholar 瓦拉 77.1
- Vandali**, Germanic tribe which conquered North Africa after 400 汪达尔人 43.6
- Venantius Fortunatus** de Poitiers, + 601, poet; born in Italy, later bishop of Poitiers 维南提乌斯 43.8 ; 78.4 *
- Venetia** / Venice, patriarchate 威尼斯 63.3
- vicarius apostolicus**, vicar apostolic 宗座代牧 63.3
- vicedominus** [oikonomos], ecclesiastical office, procurator 管家 60.1
- Victor I**, Pope 189 – 198 维克托 25.3 ; 32.3, 4 ; 34.2 ; 38B4 ; 40.3
- Victor**, martyr 维克托 16.4
- Victor de Capua**, Bishop of Capua, author of a *lectionarium* dated 546 维克托 69.2
- Victor**, Bishop of Vita (Africa), historian, ca + 485 维克托 43.6 ; 76.9
- Victorinus de Aquitania** 维克托里努斯 69.6
- Victorinus de Poetovio** (Pettau), Bishop in Austria, martyred in 304 维克托里努斯 12.4 ; 33.1 ; 40.4 *
- Vienne**, town in Gaul, synod of 维恩 43
- Vigilius**, Pope 537 – 555 维吉利乌斯/维吉流 58.3
- Vigilius**, Bishop of Thapsus, author, ca 470 维基留斯 76.9
- Vincentius**, Roman presbyter, ca 325 文森提乌斯/味增爵/万桑 47.3
- Vincentius de Beauvais**, 1184 – 1264, medieval encyclopedist 文森提乌斯 4.3
- Vincentius de Lerin**, exponent of Semipelagianism, author of the *Commonitorium* (434) died before 450 文森提乌斯/味增爵/万桑 1.1 ; 57.3 * ; 76.8
- Virgines Christi**, sacrae 基督的贞女 26.3 ; 72.3
- Visigothi**, West – Goths 西哥特人 43.2
- vita** / biography, life of a saint 传记 72.1
- Vita Constantini**, *Life of Constantine*, written by Eusebius in 337《君士坦丁皇帝传》75.1
- Vitalianus**, Pope 657 – 672 维塔利阿努斯 44.4
- Vitalis**, an Apollinarist 维塔利斯 53

Vitalis de Carthago 维塔利斯 57.2

Vulgata, Latin Bible translation of St. Jerome
《圣经拉丁通行译本》76.2

Whitby, synod of 664 威特比 44.4

Wilfrid / Wilfrith, St., Bishop of York 634 -
709 威尔夫里德 44.4

Wulfila = Ulfilas

Wulflaich, deacon, tried life as stylite in 484
乌尔夫来克 72.5

Xanten (= Sanctos) town in Northern Germany
桑特恩 12.4

xerophagia, eating no meat, a kind of fasting
一种斋戒 34.1

Xi'an, Nestorian stele in 西安 42.5

Xystus = Sixtus

York, town in England archdiocese 约克 44.4

Zeno [Zenon], Emperor in Constantinople 474
-491 芝诺 42.2; 43.3; 54.5; 55.4

Zeno, Bishop of Verona, + ca 372, author of
homilies 芝诺 76.5

Zenobia, queen of Palmyra 泽诺比亚 16.3; 32.3

Zephyrinus, Pope 199 - 217 泽弗里努斯 22.
2; 24.2; 32.4 *; 34.2

Zosimus, Pope 417 - 418 左西莫斯/左息末
56.3,4; 64.1

汉语——外语索引

Chinese - Western Index of Subjects

A

- 阿贝达斯 **Abdas** de Susa, Bishop, ca 420, 42.1
- 阿贝拉 **Arbela**, 12.9
- 阿贝修斯铭文 **Abercius** inscription, ca 216, 21.2
- 阿波利纳里/阿波林/亚波里纳留 **Apollinaris** [Apolinarios] de Hierapolis, ca 300, 38A8
- 阿波利纳里/亚波里纳留 **Apollinaris** [Apolinarios] de Laodicea, Bishop of Laodicea, theologian, ca + 390, Apollinarismus, 37.4; 53 *; 54.1,3; 75.5,6 *
- 阿得乌斯 **Addaeus**, follower of apostles, 12.9
- 阿德尔菲乌斯 **Adelphius**, ca 390, (Adelphians = Messalians), 50.7
- 阿德尔瓦杜 **Adelwaldus**, Adelwald, Langobard leader, ca 620, 43.4
- 阿德欧达图斯(“神的礼物”) **Adeodatus**, son of Augustinus, +390, 76.3
- 阿迪阿贝尼 **Adiabene**, area East of the Tigris, 12.9
- 阿尔巴尼亚 **Albania**, area North of Armenia (not modern Albania), 42.3
- 阿尔弗烈德 **Alfredus Magnus** / Alfred the Great, king of England 871 - 899, 64.7
- 阿尔勒 **Arles** / Arelate, city and vicariate in Gaul, synod in 314; other synods, 12.4,5; 19.2; 22.3; 48.3; 52.2; 57.3; 63.3; 66.4; 69.6
- 阿尔森纽斯 **Arsenius**, bishop in Egypt, ca 330, 48.2
- 阿夫拉 **Afra**, St, Martyr, 12.4
- 阿富利加/非洲 **Africa**, important center of the Church, 12.6; 40; 45.2,3; 52
- 阿伽图斯 **Agathus** / Agatho, Pope 678 - 681, 59.3
- 阿格里彼努斯 **Agrippinus**, Bishop of Carthago, ca 215, 12.6; 24.2
- 阿桂拉/亚居拉 **Aquila**, 9.3
- 阿奎雷亚 **Aquileia**, patriarchate ca 600, abolished in 1751, 12.1; 58.7; 63.3
- 阿加皮图斯/亚加比多 **Agapetus I** / Agapet I, Pope 535 - 536, 58.3
- 阿迦修 = 阿卡奇乌斯
- 阿卡丢斯/亚尔迦丢 **Arcadius**, Emperor of Constantinople, 395 - 408, 41.6; 51.3; 61.3; 75.3
- 阿卡奇乌斯/阿迦修 **Acacius** [Akakios] de Caesarea, +366, 48.4,5
- 阿卡奇乌斯/阿迦修 **Acacius** [Akakios],

- Archbishop of Constantinople, 471 - 489, Acacian Schism, 43.3; 55.3,5; 64.5
- 阿拉伯 **Arabia**, 42.4
- 阿拉里克 **Alaricus** / Alaric, Visigoth leader, 370 - 410, 43.2
- 阿里米尼 **Ariminum** / Rimini, synod in 359, 48.5
- 阿里斯提德/雅里斯底得 **Aristides** [Aristeides], apologete, early 2nd ct, 13.2; 26.1; 38A1
- 阿里乌斯 = 亚略 = 亚流
- 阿吕皮乌斯 **Alypius**, friend of Augustine, 76.3
- 阿莫尼乌斯 **Ammonius**, (= Amun), founder of monasteries in Egypt, ca 350, 72.3
- 阿摩纽斯·萨卡斯 **Ammonius Saccas** [Ammonios Sakkas], 175 - 242, philosopher, 17.2; 39.2, 77.1
- 阿纳斯大修/亚拿斯大修 **Anastasius** [Anastasios] I, Emperor in Constantinople 491 - 518, 43.3; 55.4; 58.2; 64.5; II 59.4
- 阿纳斯大修/亚拿斯大修 **Anastasius** [Anastasios], Apocrisarius, martyr in 662, 59.2
- 阿纳斯大修/亚拿斯大修 **Anastasius** [Anastasios], Bibliothecarius, scholar, 9th ct, 4.3; 78.3
- 阿纳斯大修/亚拿斯大修 **Anastasius** [Anastasios] de Constantinopolis, Presbyter, ca 430, 54.2
- 阿纳斯大修/亚拿斯大修 **Anastasius** [Anastasios], monk, martyr in 662, 59.2
- 阿纳斯大修/亚拿斯大修 **Anastasius** [Anastasios] Sinaita, monk, author, ca + 700, 77.3
- 阿尼切图斯/阿尼塞图 **Anicetus**, Pope, ca 155 - 166, 25.3; 30A4
- (大)阿诺比乌斯/大亚诺比乌 **Arnobius Maior**, de Sicca, apologete, 248 - 327, 40.5
- (小)阿诺比乌斯/小亚诺比乌 **Arnobius Minor** / Arnobius Junior, ca 450, monk, 57.3; 76.8
- 阿佩勒斯 **Apelles**, gnostic, 30B1
- 阿瑞斯通 **Ariston de Pella**, apologete, ca 140, 38A8
- 阿斯克雷皮奥多图斯 **Asclepiodotus** [Asklepiodotos], heretic, 32.3
- 阿塔那修斯/亚大纳修 **Athanasius** [Athanasios], St., Bishop of Alexandria, 295 - 373, 35.3; 42.6; 47.3; 48 *; 49.1; 50.3; 53; 54.1.2; 72.1,6; 75.1 *
- 阿特比乌斯 **Aterbius**, anti - Origenist, ca 380, 51.2
- 阿特孟 **Artemon** / Artemas, Roman theologian, 3rd century, 32.3
- 阿特那哥拉斯/雅典那哥拉 **Athenagoras**, Greek apologete, ca 177, 26.3; 38A4 *
- 阿提拉 **Attila**, king of Huns, + 453, 43.4; 64.4
- 阿维图斯 **Avitus de Vienne**, St., Archbishop of Vienne 490 - 518, 43.5.8; 78.4 *
- 阿以丢 = 埃提乌斯
- 阿则利乌斯 **Acilius Glabrio**, old senator, executed by Domitian ca 90, 15.2
- Ai
- 埃彼克泰德 **Epictetus** [Epiktetos] / Epictet, Stoic philosopher, 1st century, 5.4
- 埃德撒 **Edessa**, city in Persia, center of the Church, 12.9; 23.5; 72.3; school 学院 54.5; 75.8
- 埃德温 **Edwinus** / Eduinus / Edwin, Anglo - Saxon king of Kent, baptized in 627, 44.4
- 埃尔克塞派 **Elkesaiti**, Jewish - Christian sect, 28.3

- 埃及 **Aegyptus**, [Agyptos] / Egypt, 12. 7; 55.3.5; 71.1; constitution of the Church in Egypt 埃及的教会制度 39.4; 75.5
- 埃及军团 **Thebaica Legio** / Thebaic legion, executed, 12.4; 16.4
- 埃克特西斯, 一种“信经” **Ekthesis**, a creed published in 538, 59.2
- 埃拉加巴卢斯 **Elagabalus**, Roman Emperor 218 - 222, 15.6
- 埃莱乌泰留斯 **Eleutherius**, Pope 175 - 189, 12.5
- 埃皮法尼乌斯/伊皮法纽 **Epiphanius** [Epiphanius], from Cyprus, Bishop of Salamis, 315 - 403, 28.1; 34.1; 39.2; 49.2; 51; 70.4; 75.4 *
- 埃塞俄比亚 **Aethiopia** / Ethiopia, 42.6; 55.5
- 埃斯尼克 **Eznik** / Armenian Bishop, theologian +478, 30B1; 75.9 *
- 埃特贝尔图斯 **Ethelbertus**, Anglo - Saxon King who accepted missionaries in 597, 44.4
- 埃特里亚 **Aetheria**, nun from Gaul, ca 400, 70.5
- 埃提乌斯/阿以丢 **Aetius** [Aetios] de Antiochia, ca 360, Aetians = Anhomoianni, 48.4.5 *; 66.3
- 埃瓦格利乌斯 **Evagrius Ponticus**, monk, theologian, Origenist, ca 345 - 400, 58.6; 75.6 *
- 埃瓦格利乌斯 **Evagrius Historicus** (= Scholasticus), historian of the Church, 536 - 600, 4.1
- 埃瓦格利乌斯 **Evagrius** [Evagrius], bishop of Antiochia 388 - 393, 50.1; 72.6
- 埃西内斯 **Aeschines**, heretic, ca 200, 34.2
- 艾奥纳 **Iona** / Hy, monastery near the Scottish coast, founded by Columba in 563, 44.3,4
- 艾赛尼派/厄色尼派 **Essenes**, Jewish monastic community, 6.1; 28.1; 72.2
- 爱尔兰 **Hibernia** (Scotia maior) / Ireland, 44.2
- 爱玛利亚派 **Philomarianiti** / venerators of Mary, 70.3
- 爱任纽 = 依雷内 = 伊里乌
- 爱筵 **agape**, meal at Eucharistic celebrations, 8.2; 23.4 *
- An
- 安波罗修 **Ambrosius** / Ambrose, St., 339 - 397, 41.4; 48.6; 49.3; 50.8; 64.3; 76.1 * ,3; Choral 圣乐 67.6; Liturgy 礼仪 67.1, 2; Ambrosiaster 以他名义传下的著作 76.1
- 安德肋/安得烈 **Andreas** [Andreias] / St. Andrew, apostle, 11.2
- 安东尼/安托尼乌斯 **Antonius Magnus**, / St. Anthony, monk, ca 251 - 356, 66.2; 72.1, 2 *
- 安多尼 = 安东尼
- 安菲罗基乌斯 **Amphilochius** [Amphilochios], Bishop of Iconium, ca 340 - 395, 75.6
- 安卡拉 = 安居拉
- 安居拉/安卡拉 **Ancyra** / Ankara, synods, 19.5; 24.4; 26.3; 48.4; 62.1; 68.1
- 安提阿 = 安提约基亚
- 安提姆斯 **Anthimus** de Constantinopolis / Anthimus, Bishop of Constantinople 535, 58.3
- 安提姆斯 **Anthimus** de Nicomedia, 16.4
- 安提约基亚/安提阿/安条克 **Antiochia** [Antiocheia] / Antioch, capital of Syria, city and patriarchate 宗主教座 8.2; 9.1,2; 10.1; 12.9; 20.3 *; 45.2; 50.3; 54.5; 55.3; 63.1, 2 *; Catechist school, theological school 慕道学校, 神学派 39; 54.1; 58.5; 74.2; Schism 分裂 50.2; Synods 主教会议 32.3; 47.3; 48.2; 50.4; 62.1; 69.6;
- 安条克 = 安提约基亚

安托尼努斯 **Antoninus Pius**, Roman Emperor
138 - 161, 15.3

安托尼乌斯 = 安东尼

Ang

盎博罗修斯/安波罗修 **Ambrosius** / Ambrose,
St., 339 - 397, 41.4; 48.6; 49.3; 50.8;
64.3; 76.1 * ,3; Choral 圣乐 67.6; Liturgy
礼仪 67.1,2; Ambrosiaster 以他名义传下
的著作 76.1

盎格鲁 - 撒克逊人 **Anglosaxones** /
Anglosaxons, 44.1.4; 64.7; 68.2

Ao

《奥大维乌斯》**Octavius**, apologetic treatise by
Minucius Felix, 40.1

奥迪乌斯 **Audius**, heretic, ca 325, 50.6

奥多阿克 **Odoacer** / Odoaker, Germanic
king in Rome 476 - 493, 43.3

奥尔良 **Orleans**, synods of Orleans (in Gaul),
60.3; 65.3; 69.3,6; 73.3

奥古斯丁 **Augustinus** / Augustine, St., Bishop
of Hippo, 354 - 430; Augustinism, 4.2;
14,4; 22.3; 27.2; 31.1; 46.2; 52.3; 56
* ; 57 * ; 60.2; 64.1; 66.2.3; 67.4;
68.2; 72.6; 73.2.4.5; 74.3; 76.3 * 5;
78.1.2.4

奥古斯提努斯 **Augustinus** / Augustine,
Benedictine abbot in England ca 596, 44.4

奥克森提乌斯 **Auxentius**, Bishop of
Mediolanum (Milan), +374, 76.1

奥朗日 **Orange**, Synod of Orange, 529, 57.4

奥雷连 **Aurelianus**, Roman Emperor 270 -
275, 16.3; 68.2

奥力振/俄利根/奥利金 **Origenes** / Origen of
Alexandria, theologian and biblical scholar,
185 - 254, 5.5; 10.1; 11.2; 12; 13.2;
14.1; 15.5 - 7; 16.1; 18.5; 19.4; 22.1;

23.1; 24.2; 26.1; 39.2 * ,4 - 6; 40.4;
47.1; 54.1; 58,4; 75.4; 76.1,2,10;
Origenist unrest 关于他的争论 51 * ; 58.4
* ; 76,2

奥利金 = 奥力振

奥罗修斯/欧罗修斯 **Orosius**, student of
Augustinus, historian, ca 420, 4.2; 14.4;
56.3; 76.7

奥思定/奥古斯丁 **Augustinus** / Augustine, St.,
Bishop of Hippo, 354 - 430; Augustinism, 4.
2; 14,4; 22.3; 27.2; 31.1; 46.2; 52.3;
56 * ; 57 * ; 60.2; 64.1; 66.2.3; 67.4;
68.2; 72.6; 73.2.4.5; 74.3; 76.3 * 5;
78.1.2.4

奥斯瑞内 **Osrhoene**, area / town east of the
Euphrates, 12.9

奥索尼乌斯 **Ausonius**, rhetor, ca 400, teacher
of Paulinus of Nola, 76.7

奥塔里 **Authari**, king of the Longobardi,
married a Christian in 589, 43.4

奥伊斯塔提乌斯/优斯塔修 **Eustathius**
[Eustathios], Archbishop of Sebaste, +
380, 72.3

奥伊斯塔提乌斯/优斯塔修 **Eustathius**
[Eustathios] de Antiochia, Bishop, +340,
47.3; 48.1.2; 50.1 *

B

Ba

巴拜 **Babaeus** / Babai, Catholicus of Seleucia -
Ktesiphon 497 - 503, 54.5

巴贝罗诺斯底派 **Barbelo - gnostici**, 30A3

巴比拉斯 **Babylas**, bishop of Antiochia,
martyred ca 250, 16.1

巴多罗买 = 巴尔多禄茂

巴尔德撒尼斯/巴德撒理 **Bardesanes**, Gnostic
in the East, +222, 12.9; 30B3 * ; 31.1

巴尔多禄茂/巴多罗买 **Bartholomaeus**

[Bartholomaios] / St. Bartholomew, apostle, 11.2; 12.10
巴尔多禄茂/巴多罗买 **Bartholomaeus** / Bartholomew of Lucca, 4.3
巴尔纳伯/巴拿巴 **Barnabas**, Apostle, 8.2; 9.2; letter of Barnabas 33.1; 37.2 *
巴哈兰 **Bahram**, Persian kings, 31.1; 42.1
巴柯巴 **Bar Kohba** / Barkochba, Jewish leader in the insurrection of 132 - 135, 15.3
巴拉第 = 帕拉蒂乌斯
巴拉格 **Braga** / Bracara, (Spain), synods in 561, 563, 50.8; 73.4
巴勒斯坦 **Palaestina** / Palestine, 12.10; 70.5; 72.3
巴莱 **Balai** / Balaesus, Syrian Bishop and writer, ca 400, 75.8
巴兰迪纳 **Blandina**, martyr, 15.4
巴罗尼乌斯 **Baronius** / Cesare Baronio, scholar, 1538 - 1607, 4.4; 41.4; 59.5
巴拿巴 = 巴尔纳伯
巴扫马 **Bar Sauma**, bishop of Nisibis, 450 - 495, 54.5
巴提尔达 **Bathilda**, St. + 680, 43.8
巴西里得斯 **Basilides**, Basilidians, 25.2; 29.4; 30B2 *
巴西利斯科斯 **Basiliscus**, Emperor of Constantinople 475 - 476, 55.3
巴提克 = 帕特利奇乌斯
巴西里乌斯 = 巴西略
巴西流 = 巴西略
巴西略/巴西里乌斯/巴西流 **Basilius** de Ancyra, bishop, ca 358, 48.4
巴西略(大巴西略)/巴西里乌斯/巴西流 **Basilius** [Basilios] Magnus, / St. Basil, bishop of Caesarea, 330 - 379, 24.4; 48.6; 67.7; 68.1; 72.3; 73.1; 75.2 *, 4, 6; 76.1; 77.1; liturgy 礼仪 67.1, 2; Basilius 医院 73.1

Bai
白拉奇/伯拉纠/佩拉结/贝拉基 **Pelagius** [Pelagios], Pope 556 - 561, 58.7; 60.3; 78.1
白拉奇/伯拉纠/佩拉吉/贝拉基 **Pelagius** [Pelagios], 354 - 418, theologian, condemned as heretic, 56 *; 66.2; 76.2, 3
白冷城/伯利恒 **Bethlehem**, in Palestina, place of monasteries, 41.2; 51.2; 72.6
白羊毛皮肩带 **pallium** / the pallium, symbol of connection with Rome, 71.4
拜占庭 = 君士坦丁堡
拜占庭风格 **Byzantium** / Byzanz, Byzantine style, 71.2
Ban
班格尔 **Bangor**, Irish monastery, founded 558, 44.2; 72.8
半亚略/亚流派 **semi - arianismus** / semi - Arianism, 48.4; 49.2
半白拉奇/伯拉纠主义 **semi - pelagianismus** / semi - Pelagianism, 57
Bao
保利努斯 **Paulinus** de Antiochia, 50.1, 3
保利努斯 **Paulinus** de Milano, 56.1
保利努斯 **Paulinus** de Nola, Bishop of Nola (Italy), poet, 353 - 431, 76.7
保利努斯 **Paulinus** de Trier, 48.3
保利努斯 **Paulinus** de York, St., Bishop of York 625 - 633, 44.4
保林努斯派 **Pauliani**, Paulianists, 32.3; 47.4
保禄/保罗 **Paulus** [Paulos] / Paul of Tarsus, St., Apostle, 9 *; 12.3, 4; 15.1; 23.1; 28.1, 30B1
保禄/保罗 **Paulus** [Paulos] de Constantinopolis, Patriarch of Constantinople ca 650, 59.2
保禄/保罗 **Paulus** [Paulos] de Nisibis, 78.1

保禄/保罗 **Paulus** [Paulos] de Samosata, + 272, theologian, 16. 3; 26. 3; 32. 3 *; 47. 4; 48. 4

保禄/保罗 **Paulus** [Paulos] de Thebai, St., early monk in Egypt, ca + 347, 72. 1

Bei

贝拉基 = 白拉奇

贝里卢 **Beryllus** de Bostra, Bishop inclined to “Patripassianism”, ca 240, 32. 5

“被奉献者” **oblato** / oblates, children offered to a monastery to be educated there, 72. 6

背诵信经 **traditio** / tradition, recitation of the creed, 66. 2

背信者 **lapsi** / “fallen Christians” during persecution, 16. 1, 4; 35

Ben

本笃/本尼狄克图斯 **Benedictus** / St. Benedict of Nursia, ca 480 - 550, 64. 7; 72. 7 *

Bi

比约/庇护 **Pius I**, Pope 140 - 155, 38B1

彼得 = 伯多禄

庇护 = 比约

避难权 **asylum** / right to protection, asylum, 73. 3

Bing

病人领洗 **baptismus aegrotorum** / baptism of the sick, 19. 4; 22. 1

Bo

伯多禄/伯多禄/彼得 **Petrus** [Petros] / Peter, Apostle, St., leader of the early Church, ca + 67, 8. 1, 2; 9. 1, 2; 10 *; 15. 1; 21. 1; 27. 3

伯多禄/彼得 **Petrus I de Alexandria** [Petros]

/ Peter I, bishop of Alexandria, 16. 5; 35. 3

伯多禄/彼得 **Petrus II de Alexandria** [Petros] / Peter II, patriarch of Alexandria, ca 380, 48. 6

伯多禄/彼得夫罗 **Petrus Fullo** / Peter Fullo, Bishop of Antiochia 470 - 471, 55. 3; 58. 2

伯多禄/彼得, 耶路撒冷的 **Petrus de Jerusalem** [Petros] / Peter, Bishop of Jerusalem, 540, 58. 4

伯多禄/彼得蒙古斯 **Petrus Mongus** [Petros] / Peter, Patriarch of Alexandria, ca 480, 55. 4

伯拉纠/佩拉吉/贝拉基 **Pelagius** [Pelagios], 354 - 418, theologian, condemned as heretic, 56 *; 66. 2; 76. 2, 3

柏拉图主义 **Plato, Platonismus** / Platonism, 5. 4; 38A2; 39. 1, 2; 53; 74. 1

波比欧 **Bobbio**, Italian monastery, founded in 614 by Columbanus, 43. 4; 72. 8

波恩 **Bonna** / Bonn, town in modern Germany, 12. 4; 16. 4

波斐利乌斯/波菲利 **Porphyrius** [Porphyrios], 233 - 305, 17. 1. 2; 39. 2; 41. 6; 75. 1, 4, 6; 78. 2

波利卡普斯/波里加/波旅甲 **Polycarpus** [Polykarpos] / Polycarp of Smyrna, ca 70 - 156, martyr, 15. 3; 25. 3; 30B1; 37. 4. 5 *; 38B3; letter of Polycarp 37. 5

波旅甲 = 波利卡普斯

波梅留斯 **Pomerius**, Julianus, Priest and author, + ca 498, 76. 8

波尼法斯 = 博尼法提乌斯

波斯 **Persia**, center of the Church, 12. 9; 42. 1; 54. 5

波斯特拉 **Bostra**, town in the East, synod held in 244, 12. 10; 32. 5

波提努斯 **Pothinus**, Bishop of Lyon, martyred in 177, 15. 4; 38B3

波西迪乌斯 **Possidius**, Bishop of Calama,
biographer of StAugustine, 76.3

波伊提乌斯/波伊丢斯 **Boethius**, philosopher,
writer, 470 - 524, 43.3; 58.2; 78.2 *

博尼法提乌斯/波尼法斯 **Bonifatius II**, Pope
530 - 532, 57.4; 60.3

博诺苏斯 **Bonosus**, bishop of Sardica,
considered heretic, ca 480 - 520, 50.5;
70.3

勃艮第人 **Burgundii** / Burgundians, 43.5

勃艮第法拉 **Burgundofara**, St., +657, 43.8

Bu

不可朽幻影论者 **Aphtarto - doketoi**, sect,
55.5; 58.3

不列颠地区 **Britannia** / Britain, 44.1; 44.4

不受造派 **Aktistetoi** / sect of the "uncreated"
nature of Christ, 55.5

不相似派 **Anhomoiani**, "nonsimilarity" sect,
48.4; 49.1

不知道派 **Agnoeti**, sect in the Eastern Church,
6th ct, 55.5

布道 = 讲道

布伦希尔德 **Brunhilde**, queen of the Franks,
43.8; 72.8

C

Chang

长白衣 **alba** / alb, white liturgical garment,
71.4

chao

朝圣 **peregrinare** / pilgrimages, 70.1, 5 * ;
72.6

Cheng

成年修道者 **conversi**, conversio / people who
enter a monastery as adults, 68.2; 72.6,7

Chong

穷人派 **Ebioniti** / Ebionites, Jewish - Christian
sect, 28.1 * ; 33.1; 47.2

崇拜可朽者的 **Phtartolatroi**, sect in the 6th
century, 55.5

崇拜受造者的人 **Ktistolatroi** / adorer of
creation, 55.5

Chu

出卖者 **traditores** / traitors, who handed over
ecclesiastical books to persecutors, 16.4;
52.1,2

Chuan

传承, 背诵信经 **traditio** / tradition, recitation
of the creed, 66.2

传奇 **legenda** / legends, 14.4; 70.2

传译员 **hermeneutes** / translators,
ecclesiastical service, 60.1

Ci

慈善工作 **caritas** / charity work, inspired by
Christian faith, 26.2; 60.4; 73.1

D

Da

达尔马提亚 **Dalmatia**, area in former
Yugoslavia, 12.4

达玛苏斯/达玛苏 **Damasus I**, Pope 366 -
384, 10.3; 48.6; 50.1.2; 53; 64.1.3 * ;
64.5; 67.1; 76.1.2

达米安 **Damian**, Patriarch in Alexandria, ca
550, 55.5

达太 **Thaddaeus** / **Addaeus**, student of the
apostles, 12.9

大公主教 **Catholicus** [Katholikos] / title of
bishops in the East, 42.2; 54.5; 75.9

大良/利奥/莱奥 **Leo Magnus** / Leo the Great,

Pope 440 - 461, 54.4; 55.2; 59.4; 60.6;
63.1; 64.3.4 *; 68.2; 69.7; Sacramentarium
67.3;
大马士革/大马色 **Damascus** [*Damaskos*],
city in Syria, 9.1
大主教 **metropolita** / metropolit, title of the
bishop of a big city, 19.2; 20.2 *; 63; 65.
2; 71.4

Dai

戴阿多若 = 迪奥多罗斯

戴克里先 **Diocletianus**, Roman Emperor 284 -
305, 14.3; 16.4 *; 31.1; 40.5

Dan

单一能力说 **Monenergismus** / mono -
energismus, 59.1

《单一信条》/《合一信条》 **Henoticon**
[*Henotikon*], published in 482, 42.2; 55.4
* ; 64.6; 77.1

Dao

祷告 = 祈祷

De

得撒洛尼/帖撒罗尼迦 **Thessalonici**
[*Thessalonike*] / *Thessalonica*, 9.3;
apostolic vicariate 63.3

德奥斐洛/提阿非罗 **Theophilus** [*Theophilos*]
de Alexandria, +412, 41.5; 51 *; 54.2;
75.7

德奥斐洛/提阿非罗 **Theophilus** [*Theophilos*]
de Antiochia, + ca 188, 26.1; 27.1; 30B4;
38A5 *

德敖斐洛/提阿非罗 **Theophilus**, bishop of
Goths, 43.2

德敖斐洛/提阿非罗 **Theophilus**, missionary,

42.4

德尔图良/特士良 **Tertullianus** / *Tertullian* of
Carthago, ca 160 - 225, 10.2g; 12.3.6;
13.2; 14.1 - 3; 15.2; 18.5; 19.1.3;
20.2; 21.2; 22; 23; 24.1.2; 25.4; 26.1,
2; 27.1; 30B4; 32.4.5; 33.1; 34.2; 40.2
* 3; 41,4; 52.1

德米提乌斯 **Themistius**, theologian in
Alexandria, ca 550, 55.5

德默特利阿努斯/底米迪安 **Demetrianus**
[*Demetrianos*] de Antiochia, 12.9

德默特流/底米丢 **Demetrius** [*Demetrios*],
Bishop of Alexandria at Origenes' time, ca
200, 39.2

德默特琉/低米丢 **Demetrius** [*Demetrios*],
silver smith, 9.3

德望 = 斯德望

德西乌斯 **Decius**, Roman emperor 249 - 351,
persecutor of the Church, 14.3,4; 16.1 *

Di

敌圣灵派 = 圣神受造派

迪奥多罗斯/戴阿多若 **Diodorus** [*Diodoros*]
de Tarsos, Diodore, Bishop of Tarsus, ca +
394, 54.1,5; 75.3.5 *

迪欧斯波里斯 **Diospolis**, Synod of Diospolis of
415, 56.3

地下墓穴 **catacumba** / *catcombs*, 23.5; 64.
3; 71.2

狄阿多克斯 **Diadochus** de Photice
[*Diadochos*], Bishop of Photice, author, ca
450, 75.7

狄奥多尔 **Theodorus** [*Theodoros*] Ascidas /
Theodore, bishop of Caesarea, 58.4 - 6

狄奥多尔 **Theodorus** [*Theodoros*] Cantuarensis
/ Theodore of Canterbury 669 - 690, 44.4

狄奥多尔 **Theodorus** [*Theodoros*] de
Constantinopolis, 59.5

- 狄奥多尔 **Theodorus** [Theodoros] de Mopsuestia / Theodore of Mopsuestia, 350 - 428, 54.1,5; 56.4; 58.5; 66.2; 75.3,5 *; 78.1
- 狄奥多拉 **Theodora**, wife of Emperor Justinianus, +548, 55.5; 58.3
- 狄奥多莱/狄奥多勒 **Theodoretus** [Theodoretos] / Theodoret of Cyrus, 393 - 466, 4.1; 54.2,3; 55.2; 58.5; 70.2; 75.7 *
- 狄奥多里克大帝 **Theodoricus Magnus** / Theoderic the Great, 490 - 526, 43.3 *; 60.3; 64.5,6; 78.2
- 狄奥多图斯 **Theodotus** [Theodotos], heretic, ca 190, exponent of dynamic monarchianism, 32.3
- 狄奥多西 **Theodosius** [Theodosios] II, Emperor 408 - 450, 17.1; 41.6; 51.3; 54.3; 55.2; 56.4; 63.2
- 狄奥多西 **Theodosius** [Theodosios], monophysite, 55.5; 59.1
- 狄奥多西 **Theodosius** [Theodosios], monophysite, Bishop of Jerusalem 452 - 453, 55.3
- 狄奥多西乌斯大帝/狄奥多西大帝 **Theodosius** [Theodosios] Magnus / Theodosius the Great, Emperor of Constantinople, 379 - 395, 41.5 *; 43.2; 48.6; 53; 60.3; 61.1; 76.1
- 狄奥尼修斯/丢尼修/狄尼修 **Dionysius** [Dionysios], Pope 260 - 268, 21.2; 32.5
- 狄奥尼修斯/丢尼修/狄尼修 **Dionysius Magnus**, [Dionysios], Bishop of Alexandria, + 265; 12.9; 13.1; 16.1; 21.2; 22.3; 25.4; 32.5; 33.2; 35.1; 39.3 *
- 狄奥尼修斯/丢尼修/狄尼修 **Dionysius** [Dionysios Areopagita], = Pseudo - Dionysius Areopagita, ca 500, 4.4; 9.3; 12.2; 17.2; 59.1; 77.1 *, 2
- 狄奥尼修斯/丢尼修/狄尼修 **Dionysius Exiguus**, [Dionysios], scholar, ca 520, 3.7; 58.2; 65.4; 78.2 *
- 狄奥尼修斯/丢尼修/狄尼修 **Dionysius** [Dionysios], Bishop of Corinthus, 10.2d; 38B5
- 狄奥尼修斯/丢尼修/狄尼修 **Dionysius** [Dionysios], Bishop of Milan, exiled 355, 48.3
- 狄奥尼修斯/丢尼修 **Dionysius Philocalus** [Dionysios Philokalos], historian, ca 340, 68.2
- 狄奥斯科罗斯/狄奥斯库若 **Dioscorus** [Dioskoros], Bishop of Alexandria 444 - 451, 55.2,3; 59.2
- 狄奥斯库尔 **Dioscurus**, deacon elected Pope (anti - pope) in 530, 60.3
- 狄迪莫斯 **Didymus** [Didymos] de Alexandria / Didymus the Blind, 313 - 398, 58.6; 75.4 *; 75.6; 76.2,7
- 狄尼修 = 狄奥尼修斯
- 底比斯 **Thebais**, area in South Egypt, 72.2,3
- 弟铎/提多 **Titus**, disciple of Paul, 12.4; 18.2
- 第茂德/提摩太 **Timotheus** / Timothy, disciple of apostles, 9.3; 18.2
- 第茂德/提摩太 **Timotheus III**, Bishop of Alexandria, 55.5
- 第茂德/提摩太/提莫修斯 **Timotheus Aelurus**, Bishop of Alexandria 457 - 460, 55.3
- 第十四日派 **Quartodecimani**, 25.3 *; 38B2
- 第五、六次会议 **Quinisexta** / Quinisext Synod of 691 - 692, 59.6
- Dian
- 《典型》**Typus** [typos], imperial edict of 648,

59.2

Ding

定期守斋 **stationes** / fasting on weekdays, 25.1 * ; 34.1 ; 67.5 ; 69.7

Diu

丢尼修 = 狄奥尼修斯

Du

独身制 (圣职人员的) **caelibatus** / celibacy, requirement of clerics, 19.5 * ; 59.6 ; 60.6

杜拉欧罗普斯 **Dura - Europos**, excavation of a Christian sanctuary, 12.1 ; 23.5 ; 38B5

杜切斯内 **Duchesne, Louis**, French historian, +1922, 4.8 ; 54.4

读经员 **lector** / reader of Biblical passages at Holy Mass, 18.5

Duo

多马 = 多默

多米提亚努斯 **Domitianus** / Domitian, Bishop of Ancyra, 537, 58.4

多米田 = 图密善

多默/多马/托马斯 **Thomas**, Apostle, 11.2 ; 12.11 ; Thomas - Christians in India 12.11 ; 23,4 ; 54.5

多姆努斯 **Domnus**, Bishop of Antiochia, Domnus I 16.3 ; 32.3 ; Domnus II, ca 450, 55.2

多纳图斯/多纳特 **Donatus**, Bishop of Carthago 315 - 355, Donatist Schism, 52 * ; 66.4

E

厄彼发内斯 **Epiphanes**, Gnostic, 30A5

厄德撒 = 埃德撒

厄尔维拉 **Elvira**, (Spain), Synod of Elvira, ca

306, 12.3 ; 19.3,5 ; 22.1 ; 24.2 ; 26.2 ; 60.6 ; 70.4 ; 73.4

厄弗所/以弗所 **Ephesus** [Ephesos], metropolis in Asia Minor, exarchate, 20.3 ; 63.1 ; synod of 431 大公会议 50.7 ; 54.3 * ; 56.4 ; 65.2 ; 70.3 ; synod of 449 主教会议 55.2

厄弗瑞/以法莲 **Ephraim** / Ephraem, bishop of Antiochia, anti - Origenist, ca 540, 58.4

厄弗瑞/以法莲 **Ephraim** / Ephraem, de Syria, 300 - 375, theologian, 30B1 ; 38B5 ; 75.8 *

厄色尼派/艾赛尼派 **Essenes**, Jewish monastic community, 6.1 ; 28.1 ; 72.2

俄利根 = 奥力振

俄皮格努斯 **Epigonus**, heretic, 32.4

额我略/国瑞/格列高利/贵格利 **Gregorius I Magnus** / Gregory the Great, Pope 590 - 604, 41.6 ; 43.4 ; 44.4 ; 63.1 ; 64.2.3.7 * ; 67.1 ; 70.4 ; 72.6.7 ; 73.2 ; Gregorian Choral, 圣乐 67.6 ; Sacramentarium 圣事集 67.3

额我略/国瑞/格列高利/贵格利 **Gregorius XIII** / Gregory, Pope 1572 - 1585, 3.7d

额我略/国瑞/格列高利/贵格利 **Gregorius** / Gregory, Bishop of Elvira, ca + 392, author, 40.4 ; 50.3 ; 76.6 *

额我略/国瑞/格列高利/贵格利 **Gregorius** [Gregorios] Illuminator / Gregory the Enlightener, apostle of Armenia, ca 250, 42.2

额我略/国瑞/格列高利/贵格利 **Gregorius** [Gregorios] / Gregory of Cappadocia, 339 bishop of Alexandria, 48.2

额我略/国瑞/格列高利/贵格利 **Gregorius Nazianzenus** [Gregorios] / Gregory of Nazianz, ca 330 - 390, bishop, 48.6 ; 75.2 * ; 76.2

额我略/国瑞/格列高利/贵格利 **Gregorius**

Nyssenus [Gregorius] / Gregory of Nyssa, ca 335 - 395, Bishop, theologian, 39. 3; 48. 6; 53; 75. 2 *

额我略/国瑞/格列高利/贵格利 **Gregorius Thaumaturgus** [Gregorius] / Gregory the Miracle - worker, ca + 270, 16. 1; 24. 2; 39. 3 *; 75. 6

额我略/国瑞/格列高利/贵格利 **Gregorius Turonensis** / Gregory of Tours, Bishop, historian, + 594, 43. 7. 8; 73. 5; 78. 4 *

En

恩宠 = 圣宠

恩典/恩惠/圣宠 **gratia** [charis] / grace, grace - controversy, 56; 57

恩诺迪乌斯 **Ennodius de Pavia**, theologian, 473 - 521, Bishop of Pavia since 514, 64. 1; 78. 2 *

Er

二性一位的结合 **Unio hypostatica**, hypostatic union, two natures in one person, 59. 1

F

Fa

发环, 剃头 **tonsura** / tonsure, sign of a clergyman, 60. 5

法比安 **Fabianus** / Fabian, Pope 236 - 250, 12. 2; 16. 1; 20. 1

法昆都斯 **Facundus**, Bishop of Hermiane (Africa), + 571, 58. 6; 78. 1

法兰克人 **Franci** / Franks, converted to Catholicism in the 5th century, 43. 7, 8

法利塞人 **Pharisaei** [Pharisaioi], Pharisees, Jewish party and social movement, 6. 1; 7. 1

法令(教宗的) **decreta** / decretalia, papal rulings, 65. 4

法院的特权 **privilegium fori** / privilege of court, 61. 2

Fei

非洲 = 阿富利加

菲拉斯特利乌斯 **Philastrius**, Bishop of Brescia, ca + 390, writer, 76. 5

菲力斯 = 斐理斯

斐理伯城/腓立比城 **Philippi**, city in Greece, 9. 3

斐理伯/腓力 **Philippus** [Philippos], Philipp, apostle and missionary, 8; 11. 2; 18. 4

斐理斯/菲力斯 **Felix**, procurator, 9. 4

斐理斯/菲力斯 **Felix II**, Antipope 355, + 365, 50. 2

斐理斯/菲力斯 **Felix II**, Pope 483 - 492, 55. 4; 64. 5;

斐理斯/菲力斯 **Felix III**, Pope 526 - 530, 60. 3

斐理斯/菲力斯 **Felix de Nola**, St., 76. 7

斐路美纳 **Philumene**, Gnostic, 30B1

斐洛/斐罗/费隆 **Philo Judaeus** [Philon] / Philo the Jew, ca + 50, 6. 2 *; 32. 1; 38A2; 39. 2; 76. 1

斐让笃斯 **Ferrandus**, deacon in Carthago, author, ca + 546, 78. 1

斐斯托/非斯都 **Festus**, 9. 4

腓力 = 斐理伯

腓立比城 = 斐理伯城

费尔米里安 **Firmilianus** de Caesarea, Bishop of Caesarea, + 268, rigorist, 22. 3

费利奇西穆斯 **Felicissimus**, deacon, 35. 3; 40. 3

费隆 = 斐洛

费米库斯·马特努斯 **Firmicus Maternus**, rhetor from Sicilia, apologete, ca 350, 41. 2; 76. 5 *

费提根 **Fritigern**, king of the Goths, ca 350 -

Feng

奉献品/奉献礼 **oblaciones** / offerings at worship, 19.3; 23.4; 60.4

Fo

佛润托 **Fronto**, rhetorician from Africa, consul in 143, 15.4; 40.1

佛提努斯 **Photinus**, bishop of Sirmium, modalist, exiled 351, +367, 48.3; 50.5 *

Fu

夫黎基亚/弗吕加 **Phrygia**, area in Asia Minor, 9.3

弗拉维亚努斯 **Flavianus** / Flavian, Patriarch of Constantinople, +449, 54.4; 55.1,2

弗图纳图斯 **Fortunatus de Carthago**, elected Bishop of Carthago ca 250, 35.2

福斯图斯 **Faustus**, Bishop of Riez (= Reji, Regium), 410-495, 57.3

辅祭员 **acolythus** [akolythos], acolyte, one of the minor orders, 18.5; 23.1; 60.1

附属说 **subordinatianismus** / subordinatianism, 32 *; 47.1; 49.1; 75.1

“父亲”,教宗的称呼 **Papa** / title of the Pope, 64.2

傅门奇乌斯 **Frumentius**, Apostle of Abessinia, 42.6

傅恩克 **Funk, Franz Xaver**, German historian, +1907, 4.7

富尔根提乌斯 **Fulgentius de Ruspe**, theologian, ca 467-533, 43.6; 57.3; 78.1 *

复活节(逾越节) **Passah, Pascha**, Feast of Passover, Easter, 3.7; 22.1; 25.2 *; 69.6; 69.7; 75.1,7

G

Ga

伽雷里乌斯 **Galerius**, Roman Emperor and Augustus 293-311, 16.4.5

Gai

该撒利亚 = 凯撒勒亚

该撒流 = 凯撒利乌斯

该隐派 = 加音派

该犹 = 加约

盖伦 **Galenus** [Galenos] / Galen, 129-200, physician, 26.3

盖色利克 **Geiserich** / Geiseric, invaded Carthago in 439, Rome in 455, 43.6; 64.4

盖亚努斯 **Gaianus**, leader of the Julianists after 535, Gainaniti, 55.5

Gan

甘迪都斯 **Candidus**, martyr, 16.4

Gao

高隆班/科伦巴 **Columbanus**, St., 543-615, Irish missionary, 43.4.8; 68.2; 72.8 *

Ge

格尔曼努斯 **Germanus de Paris**, bishop, + 576, 43.8

格拉都 **Grado**, patriarchate, 63.3

格拉提安努斯 **Gratianus** / Gratian, Emperor of West-Rome 375-383, 41.4; 48.6; 64.1,3

格拉修斯 **Gelasius**, abbot in Jerusalem, ca 540, 58.4

格列高利 = 额我略/贵格利

格欧尔革优斯 **Georgius** [Georgios] / George of Cappadocia, bishop of Alexandria in 356, 48.3

格欧尔革优斯 **Georgius** [Georgios] / George

of Laodicea, bishop, ca 360, 48.4
哥特人 **Gotones** / Goths, 1.1; 41.7; 43.1 - 3
* ; 50.6
革劳丢 = 克劳狄
革利免 = 克雷孟
葛拉西乌斯/格拉修 **Gelasius**, Pope 492 -
496, 60.4; 64.1, 5*, 6; 67.1;
Sacramentarium 67.3
《葛拉西乌斯/格拉修文集》*Decretum*
Gelasianum, collection of documents ca
520, 64.5

Gen

根拿迪乌斯/根拿丢 **Gennadius de Marsilia** /
Gennadius of Marseille, + 492/505, 76.9
* ; 78.4

Gu

《古代教会教规》*Statuta ecclesiae antiqua* /
Rules of the old Church, 65.4
古列 = 居鲁士
古瓦达图斯/夸达徒 **Quadratus**, apologete
from Asia Minor, ca 130, 38A6

Guan

管家 **vicedominus** [oikonomos], ecclesiastical
office, procurator, 60.1

Gui

贵格利 = 额我略

Guo

国瑞 = 额我略

H

Ha

哈德良 **Hadrianus** / Hadrian I, Pope 772 -
795, 65.4

哈德良 **Hadrianus** / Hadrian, Roman Emperor
117 - 130, 15.3; 38.1.8

哈笃梅顿 **Hadrumetum**, port town close to
Carthago; monastery, 57.2

哈莫尼乌斯 **Harmonius**, Gnostic ca 220, 30B3

哈纳克 **Harnack**, German scholar, 1851 -
1930, 4.6; 13.1; 30B1; 37.2

Hai

孩子受洗 **baptismus infantium** / baptism of
children, 22.1; 66.1

海伦纳 **Helena**, St., mother of Constantine the
Great, 41.2; 48.2; 70.6

He

《合一信条》*Henoticon* [*Henotikon*], published
in 482, 42.2; 55.4* ; 64.6; 77.1

和好之书 **libellus pacis**, letter of reconciliation,
24.1; 35.2

赫尔笃因乌斯 **Hilduinus**, abbot of St. Denis
(France), ca 831 - 835, 77.1

赫尔玛斯/黑马,《赫尔玛斯牧人书》/《黑马牧
人书》**Hermas**, *Pastor* [Poimen], /
Shepherd of *Hermas*, 24.1; 38B1*

赫尔米阿斯 **Hermias**, Christian author,
apologete, ca 200, 38A7

赫尔维迪乌斯 **Helvidius**, lay theologian, ca
400, critical of asceticism, 70.3

赫各西普斯 **Hegesippus** [Hegesippos], early
historian, ca 180, 8.3; 18.2; 38B5*

赫拉克雷亚 **Heracleia** [Herakleia], exarchate,
close to Byzantium, 20.3; 63.1

赫拉克利乌斯 **Heraclius** [Heraklios],
Emperor of Constantinople, 610 - 641, 59.
1; 70.6

赫拉克利乌斯 **Heraclius**, figure in the
divisions of the Roman Church ca 308, 35.4

赫雷努斯 **Helenus**, Bishop of Tarsus, ca 250,

22.3
赫摩格乃/黑摩其尼 **Hermogenes**, gnostic,
30B4; 38A5

Hei

黑落得/希律 **Herodes Agrippa** / Herod, 8.3

黑马 = 赫尔玛斯

黑摩其尼 = 赫摩格乃

Hu

胡内里克 **Hunerich**, king of the Vandals 477 -
484, 43.6

护教者 **apologetes**, apologetic writers who
defended Christianity, 36.1; 38 *

《护教篇》**Apologeticum**, famous work of
Tertullian, 见 Tertullianus

Hua

华伦提努 = 瓦伦蒂努斯

Huan

幻想论者 **Phantasiastoi** / phantasizers, 55.5

幻影论 **docetismus**, [< Gr dokein], heresy,
11.1; 28.2; 28.2

Hui

绘画 **pictura** / paintings (in Churches), 23.5;
71.2

Hun

婚姻生活 **matrimonium** / matrimony, Christian
marriage, 26.3; 73.5

混合/融会现象 **syncretismus** / syncretism, 5.
4; 15.6; 41.2; 45.1; 75.7

Huo

火葬 **crematio** / cremation of corpses, 26.2

霍诺拉图斯 **Honoratus**, St., Bishop of Arles,

ca 410, 72.6

霍诺利乌斯/洪诺留 **Honorius I**, Pope, 625 -
638, 59

霍诺利乌斯/洪诺留 **Honorius**, Roman
Emperor 395 - 423, 41.6; 52.3; 57.3;
58.2; 64.1

霍尔密斯达斯/何尔米斯达 **Hormisdas**, Pope
514 - 523, 55.4; 57.3; 58.2; 64.1

霍西乌斯/霍修斯 **Hosius** (Ossius) de
Cordoba, bishop, negotiator, 257 - 357,
47.3; 48.3; 65.2

J

Ji

基督的十字架 **crux Christi** / the cross of
Christ, 70.6

基督第二次来临 **Parusia** / the second coming
of Christ, 26.2; 33 * ; 34.1

基督一性论 **Monophysitismus**, "one nature in
Christ", 42.2, 6, 7; 43.3; 45.2; 53;
54.5; 55 * ; 58.3; 75.7; 77.2

基督一志论 **monothetismus**, "one - will"
theory, one will in Christ, 59 * ; 77.2

济利罗纳斯 **Cyrrillonas**, Syrian theologian, ca
400, 75.8

济利禄/区利罗 **Cyrillus** [Kyrillos] de
Alexandria / Cyril, Bishop of Alexandria 412
- 444, 41.3; 54; 55.3; 65.2; 75.7 *

济利禄/区利罗 **Cyrillus** [Kyrillos] de
Jerusalem / Cyril, St., 315 - 387, Bishop
of Jerusalem, 49.2; 66.2; 70.6; 75.4 *

祭披 **cappa**, capellani, liturgical dress, 72.6

祭坛, 圣坛 **altare** / altar, development of altar
in Churches, 71.3

Jia

加采东/迦克墩/卡尔西顿 **Chalcedon**
[Chalkedon], ecumenical council of 451, 55.2

* ; 61.2; 63.1.2; 64.1.2; 65.2; 72.4

加拉太 = 迦拉达

加里肋亚/加利利 **Galilaea** [Galilaia] / Galilee, home of Jesus, 8.2; 41.3

加里斯都 **Callistus** [Kallistos] / Kalixtus, Pope, 24.2; 32.4; catacomb 16.2; 23.5

加里雍/迦流 **Gallio**, proconsul, 9.3

加利利 = 加里肋亚

加帕多家 = 卡帕多西亚

加音派/该隐派 **Calnites**, Gnostics, 30A3

加约/该犹 **Gaius** (= Caius), presbyter in Rome, 9.4; 10.1; 10.2f; 33.1; 34.2; 38B5

迦克墩 = 加采东

迦拉达/加拉太 **Galatia**, area in Asia Minor 9.3

迦勒底基督徒 **Chaldean Christians**, living in the area of Baghdad, united with Rome, 54.5

迦太基 **Carthago**, city in North Africa, center of the African Church, 12.6; 20.3; 52.1; 63.3; synods 主教会议 12.6; 56.1,3; 61.2; 64.1; 65.4

迦贤努 = 卡西安努斯

迦修多儒/卡西欧多鲁斯 **Cassiodorus** / Cassiodore, 480 - 580, scholar, 4.2; 43.3; 72.7; 78.2 *

Jian

坚振圣事 **confirmatio** / confirmation, 22.1; 66.4

Jiang

讲道/布道 **praedicare** / preaching, 23.1; 67.4

讲道/道理 **homilia** / sermon, address by the leader of a liturgical celebration, 23.1; 67.4 *

讲授教理/学道学校 **catechesis** / catechetical instruction, schools, 12.7; 19.1; 39 *; 66.2

降福的话 **eulogia** / eulogy, blessing (of

bread), 23.4; 67.5

降临期 **Adventus**, advent, season before Christmas, 69.2

Jiao

教父们关于教义的语录 **florilegium**, anthology of patristic sentences, 77.1

《教父们关于降生成人的圣言的教导》
Doctrina patrum de incarnatione Verbi, 77.1

教规, 教规文献集 **canones** [kanon], ecclesiastical rulings or laws, 65.4

教会的制度 **constitutio Ecclesiae** / Church constitutions, 37.1; 39.4,5; 75.5 *

教省 **provincia** / ecclesiastical provinces, 20.2

教省主教 **exarchai**, **exarchatus** / exarchate (of Ephesus, Caesarea, Heraclea), 63.3

教堂/大殿式的教堂 **basilica** / basilica, early church architecture, 70.1; 71.2

教堂朝东 **orientatio** / church buildings pointing to the East, 71.2

《教义记录》**Commonitorium**, work of Vincentius de Lerin, written in 343, 56.3

教宗的使者 **legati Papae** / papal legates, 65.2

教宗代表 **apocrisiarius**, representative of a patriarch or of the Pope after 450 58.3; 60.1

Jie

节日, 瞻礼日, 庆日 **festum** / feast, ecclesiastical feastdays, 25; 69

解经学 = 圣经诠释学

Jin

金口若望/约翰·克利索斯托 **Chrysostomus** [Chrysostomos], Johannes / John Chrysostom, St., 344 - 407, 26.3; 41.7; 43.2; 51.3; 67.4; 72.3; 75.3 *; Liturgy 礼仪 67.1,2,4

金言伯多禄/彼得 **Petrus** [Petros]
Chrysologus, Archbishop of Ravenna, ca
+450, 76.9
禁戒派 = 克制者
禁止放利贷 **usura** / usury, prohibition of,
26.2

Ju

居鲁士/古列 **Cyrus** [Kyros], Patriarch of
Alexandria in 631, mono-energist, 59.1
居普良/西彼连 **Cyprianus** [Kyprianos]/
Cyprian, St., 200 - 258, bishop of
Carthago, martyr, 12.3.6; 16.1.2; 19.3;
21.2.3; 22.3; 23.1; 24.1.2; 26.1;
35.1.2; 40.3 *; 51.1; 70.1

Jun

君士坦丁 **Constantinus IV Pogonatus** /
Constantine IV, 59.3; 60.3
君士坦丁堡/康斯坦丁堡/拜占庭
Constantinopolis [Byzantion] /
Constantinople, Byzanz, patriarchate 宗主教
区 41.2; 59.6; 63.1 *; liturgy 礼仪 67.2;
synods 主教会议: 335 年会议: 48.2; 360
年会议: 48.5; 381 年会议: 48.6; 49.2 *;
53; 63.1; 64.1; 65.2; 382 年会议: 49.2;
448 年会议: 55.1; 553 年会议: 58.6, 7;
680/81 年会议: 59.3; 692 年 (Trullanum)
会议: 1.3; 23.4; 34.2; 59.6 *; 60.6;
70.1; 72.4; 75.5
君士坦丁大帝/康斯坦丁大帝 **Constantinus**
Magnus / Constantine the Great, Roman
Emperor 312 - 337, 1.3; 10.1; 16.5, 6 *;
34.2; 41.1 *; 47.3, 4; 52.2; 60.4;
61.1, 3; 73.3, 4; 75.1
君士坦丁二世 **Constantinus II** / Constantine
II, Emperor 337 - 340, 41.2; 48.2
《君士坦丁皇帝传》*Vita Constantini, Life of*

Constantine, 75.1

君士坦斯 **Constans I**, Roman Emperor 337 -
350, 41.2; 48.3; 52.3
君士坦斯 **Constans II**, Emperor in Byzanz 641
- 668, 59.2; 77.2
君士坦提乌斯 **Constantius**, Emperor 337 -
361, 16.2; 41.2; 42.1, 3, 6; 43.1; 48 *;
50.3; 61.1
君士坦提亚 **Constantia**, Empress, 48.2
军旗 **Labarum**, 16.6

K

Ka

卡波卡特斯 **Carpocrates** / Karpokrates, 30A5
卡尔普斯 **Carpus**, martyr, 15.4
卡尔西顿 = 加采东
卡帕多西亚/加帕多家的教父们 **Cappadocia**
[Kappadokia], patres de / Cappadocian
Fathers = Basilius, Gregorius de Nazianz,
Gregorius de Nyssa, 48.6; 49.2
卡西安努斯/迦贤努 **Cassianus**, Johannes
Cassianus / John Cassian, 360 - 435, 57.2;
72.6 *
卡西诺山 **Monte Cassino** / Mount Cassino
(Italy), monastery, 72.7
卡西欧多鲁斯/迦修多儒 **Cassiodorus** /
Cassiodore, 480 - 580, scholar, 4.2; 43.3;
72.7; 78.2 *

Kai

凯尔特人 = 克尔特人
凯撒利亚(小亚细亚的)/该撒利亚 **Caesarea**
[Kaisareia] (in Cappadocia), 20.3; 63.1
凯撒利亚(巴勒斯坦的)/该撒利亚 **Caesarea**
[Kaisareia] (in Palestina), 4.1; 9.4; 12.
10; 20.3; 39.2; 63.2
凯撒利乌斯/该撒留 **Caesarius** de Arles, 470
- 542, Archbishop of Arles since 502,

43.8; 49.3; 57.4; 60.2; 67.4,5; 71.4;
72.6; 78.4 *

Kan

坎特伯雷 **Cantuaria** / Canterbury,
archdiocese, 44.4

Kao

考验 **scrutinia** / scrutiny, examination before
admission to baptism, 66.2

Ke

科尔内留斯 **Cornelius**, Pope 251 - 253, 12.1;
16.1; 18.5; 21.2; 24.2; 35.1

科伦巴 = 高隆班

科莫迪阿努斯 **Commodianus**, poet, ca 450,
76.8

科普特教会 **Coptae** / Coptic Church,
Christians in Egypt, 55.5

科斯马斯 **Cosmas** [Kosmas Indikopleustes],
Cosmas the navigator, ca 550, 12.11; 77.3

克尔都 **Cerdo**, Gnostic, 30B1

克尔苏斯/克理索 **Celsus** [Kelsos], attacker of
Christianity, ca 200, 13.2; 15.4; 17.1 *,
39.2

克尔塔 **Cirta**, town in Africa, synod of Cirta in
305, 52.2

凯尔特人/凯尔特人 **Celtae** / Celts, inhabitants
of Europe after 500 BC, 44

克劳狄/革劳丢 **Claudius**, Roman Emperor 41
- 54, 10.1; 15.1

克勒斯刻/革勒士 **Crescens**, disciple of
apostles, 12.2

克雷孟/革利免 **Clemens** / Clement I, of
Rome, Pope ca 90 - 100, 9.4; 10.2a;
15.2; 18.1; 21.2; 28.4; 37.3 *; 38B1;
75.5; epistulae / Clementine letters 信
37.3; liturgia 礼仪 67.2; Pseudo -

Clementinae 托名著作 28.4

克雷孟/革利免 **Clemens Alexandrinus** /
Clement of Alexandria, theologian, ca 150 -
213, 5.4; 10.2c; 11.1; 12; 18.5; 24.1;
26.2; 38A6; 39.1 *

克雷孟/革利免 **Clemens** / Clement, Titus
Flavius, Martyr, 15.2

克理索 = 克尔苏斯

克利索斯托 = 金口若望/约翰

克林都斯 **Cerinthus** [Kerinthos], heretic ca
100, 28.2 *; 29.4; 33.1; 38B2

克伦巴 **Columba**, Apostle of Scotland, + 597;
founder of the monastery of Hy, 44.4

克洛提德 **Chlotilde**, Frankish queen, + 545,
43.8

克洛维 **Clovis** / Chlodwig / Chlodwech, king of
the Franks 481 - 511, 43.7.8

克修者, 苦修者 **ascetae** [asketoi] / ascetes,
26.3 *; 68.2; 72.1 *

克制者/禁戒派/禁欲派 **Enkratites**
[Enkratittoi], ascetic movement, 30B2 *;
38A3

Kong

孔格尔 **Comgallus**, Irish saint, ca 550, 44.2

Ku

苦修者 = 克修者

苦修者 **Reclusi** / immured hermits, 72.5

Kua

夸达徒 **Quadratus**, apologete from Asia Minor,
ca 130, 38A6

Kui

奎里努斯 **Quirinus**, martyr, 12.4

Kuo

阔乌德乌斯 **Quodvultdeus**, Bishop of Carthago, important preacher, +454, 43.6; 76.9

L

La

拉布拉斯 **Rabulas**, Bishop of Edessa, +436, 54.5

拉德公德 **Radegunde**, St., +587, 43.8; 78.4

拉克坦奇乌斯/拉克单西 **Lactantius**, Christian poet, 250 - 325 13.2; 16.6; 33.1; 40.5 *

拉撒路 = 拉匝禄

拉文纳 **Ravenna**, in the Northern part of Italy, 12.1; 43.3; 60.3; 71.1.2

拉匝禄/拉撒路 **Lazarus**, allegedly missionary in Gaul, 12.2

Lai

莱安提乌斯/利安迪 **Leontius** [Leontios] Byzantinus, theologian, ca 485 - 543, 70.3; 77.2 *

莱安提乌斯/利安迪 **Leontius** [Leontios], monk, 58.2

莱奥 = 良

Lao

劳迪则亚/老底嘉 **Laodicea**, town in Syria, Synod of, 62.1; 71.4

劳楞佐/劳伦提乌斯 **Laurentius**, St., deacon, martyr, 16.2

劳楞佐/劳伦提乌斯 **Laurentius**, antipope 498 - 505; Laurentian schism, 64.6

老底嘉 = 劳迪则亚

Lei

雷安德 **Leander de Sevilla**, Archbishop of Sevilla (Spain), author, ca + 600, 43.2; 72.6; 78.4

雷卡里德 **Reccared** / **Rekared**, Visigoth king 586 - 601, 43.2

雷让 **Lerinum** / **Lerin**, monastery in the South of Gaul (France), 44.2; 57.2; 60.2; 72.6 *; 78.4

Li

里息雅/吕西亚 **Lysias**, official protecting Paul, 9.4

里希纽斯 **Licinius**, Roman Emperor of the East 313 - 324, 16.5,6; 41.1 *

礼仪 **liturgia** [leitourgia] / liturgy, formal celebrations, 2.5; 23; 67

礼服装颜色 **colores** / liturgical colours, 71.4

利安迪 = 莱安提乌斯

利奥 = 良

利奥尼得斯 **Leonides**, martyr, 15.5; 39.2

利奥维吉 **Leovigild**, king of Visigoths 568 - 586, 43.2

利巴纽斯 **Libanius**, Rhetor, humanitarianist, ca 380 41.5; 73.3; 75.3

利贝拉图斯 **Liberatus de Carthago**, deacon, author, ca 560, 78.1

利贝里乌斯/利拜尔 **Liberius**, Pope 352 - 366, 48.3 - 5; 50.2 *; 76.1; Liberian catalogue of Popes 教宗名单 78.3

《历代教宗列传》**Liber Pontificalis**, a book containing biographies of the Popes, 78.3

Lian

连续的祈祷文 **litania** / litany, 69.3

Liang

良/利奥/莱奥 = 大良/大利奥 **Leo Magnus** / **Leo the Great**, Pope 440 - 461, 54.4; 55.2; 59.4; 60.6; 63.1; 64.3.4 *; 68.2; 69.7; Sacramentarium 67.3

《良/利奥圣事礼仪书》**Sacramentarium**

Leonianum / Leonine Sacramentary, 67. 3
良/利奥/莱奥 **Leo II**, Pope 682 - 683, 59. 4
良/利奥/莱奥 **Leo Isaurus**, Emperor of
Constantinople 457 - 474, 34. 2; 55. 3

Ling

灵智主义 = 诺斯底主义

领唱**cantor** [psaltes, psaltodoi], ecclesiastical
office of singer, 60. 1

Lu

卢奇安 **Lucianus** [Loukianos], ca 120 - 180,
writer of satires, 12. 8; 17. 3

卢其度斯 **Lucidus**, presbyter in Gaul, exponent
of Augustinism, criticized in 473, 57. 3

卢西阿努斯/路济安 **Lucianus** [Loukianos] de
Antiochia / Lucian, 240 - 312, biblical
scholar, 16. 5; 32. 3 *; 39. 5; 74. 2

卢修 **Luxeuil**, monastery in Burgundy, founded
by Columbanus, 43. 8; 72. 8

卢修斯 **Lucius**, Pope 253 - 254, 16. 1

鲁非诺 = 鲁菲努斯

鲁菲努斯/鲁非诺 **Rufinus de Aquileia**, ca
345 - 410, historian, 4. 2; 28. 4; 39. 2;
51. 2; 72. 6; 76. 7 *

路济安 = 卢西阿努斯

路济弗尔/路西发 **Lucifer de Calaris**, bishop,
+ 370, Luciferians, 48. 3. 6; 50. 3 *; 76. 5

路加 **Lukas** / Luke, the Evangelist, 9. 3; 11. 2

路卡努斯 **Lucanus** [Lukanos], Gnostic, 30B1

路克 **Loriacum** / Lorch, town in Austria, 12. 4

路西发 = 路济弗尔

路西乌斯 **Lucius**, British King, 12. 5

Lun

伦巴第人 **Langobardi** / Langobards, Germanic
tribe which entered Italy in 568, 43. 4; 67. 3

伦敦 **London**, diocese of, 12. 5; 44. 4

伦格努斯 **Longinus**, bishop, 42. 7

《论万民被召唤》**De vocatione omnium
gentium**, theological treatise, ca 450,
57. 3; 76. 8

Luo

罗顿 **Rhodon**, apologete, 38B5

罗马 **Roma** [Rhome] / Rome, center of the
Church (in the West); synods 在罗马举行
的主教会议: 21. 2; 49. 2; 52. 2; 59. 2;
64. 1, 6; Roman liturgy 罗马礼仪 67. 2. 3

罗马教会的主导地位 **primatus Romae** /
primacy of Rome, 21 *; 40. 3; 64 *

罗马教宗的权力 **Papales potestates** / papal
powers, 64

《罗马弥撒经本》**Missale Romanum** / Missal of
the Roman Rite, 67. 3

逻各斯, 圣言 **Logos** [< lego] / the Divine
Word, 5. 4; 6. 2; 11. 1; 32; 38A2; 39. 1;
47; 50. 4; 75. 4

Ly

吕西阿 = 里息雅

律师 **defensores**, office of Church lawyer, 60. 1

M

Ma

马丁 = 马丁努斯

马丁努斯/马丁 **Martinus** / St. Martin I, Pope
649 - 653, 59. 2

马丁努斯/马丁 **Martinus de Bracara** /
Martin, Bishop of Braga, author, + 580,
43. 2; 78. 4 *

马丁努斯/马丁 **Martinus** / St. Martin, Bishop
of Tours 371 - 397, 41. 7; 43. 8; 50. 8; 69.
4; 72. 6 *

马尔谷/马可 **Markus** [Markos] / Mark,
Evangelista, 9. 3; 10. 2c; 11. 2; 12. 7; feast

- 庆日 69.3; liturgy 礼仪 67.2
- 马尔谷/马可 **Markus**, Gnostic, 30A4
- 马尔谷/马可 **Markus de Memphis**, Gnostic, 50.8
- 马尔基翁 **Malchion**, presbyter, 32.4
- 马尔克卢斯 **Marcellus I**, Pope 308 - 309, 35.4
- 马尔克卢斯/马塞 **Marcellus de Ancyra** [Markellos], bishop, 280 - 374, 47.3; 48.2.3; 50.4 *; 75.1
- 马尔其亚 **Marcia**, Empress, 15.4
- 马尔切利努斯 **Marcellinus**, Pope 296 - 304, 16.4
- 马尔西亚努斯 **Marcianus** [Markianos] / Marcian, Emperor 450 - 457, 55.2,3
- 马吉安 **Marcion** [Markion], heretic, ca + 154, Marcionites 22.2; 29.4; 30B1 *; 31, 1; 37.5; 38A5
- 马卡留斯 **Macarius Magnus** [Makarios], Macarius of Egypt, ca 320 - 390, hermit, 50.7; 72.3; 75.4 *
- 马卡留斯 **Macarius** [Makarios] de Magnesia, author, ca 400, 75.4
- 马卡流斯 **Macarius** [Makarios], Patriarch of Antiochia, ca 680, 59.3
- 马可 = 马尔谷
- 马可/马尔谷 **Markus** [Markos] / Mark, Evangelista, 9.3; 10.2c; 11.2; 12.7; feast 庆日 69.3; liturgy 礼仪 67.2
- 马可·奥勒留斯 **Marcus Aurelius**, Roman Emperor 160 - 181, 5.4; 15.4 *
- 马克多尼乌斯/马其顿纽斯 **Macedonius** [Makedonios] de Constantinopolis, bishop of Constantinople 342 - 360, exponent of the Pneumatomachoi = Macedonians, 49.1
- 麦克里纳 **Macrina**, St., sister of Gregory of Nyssa, 75.2
- 马克良努斯 **Macrianus**, usurper, suppressed the Church after 260, 16.2
- 马克森修斯 **Maxentius**, Emperor, son of Maximianus Herculeus, + 312, 16.5, 6; 35.4
- 马克西米阿努斯 **Maximianus Herculeus**, Emperor with Diocletian, + 309, 16.4,5
- 马克西米阿努斯 **Maximianus**, Bishop of Constantinople after 431, 54.3
- 马克西米努斯·达雅 **Maximinus Daja**, Emperor after 311 in the East, 16.5
- 马克西米努斯 **Maximinus Thrax**, Emperor 235 - 238, 15.7 *; 32.4
- 马克西米努斯 **Maximinus**, Bishop of Goths, 76.10
- 马克西莫斯/马西摩 **Maximus**, usurper, killed Gratianus in 383, 41.4; 50.8
- 马克西莫斯/马西摩 **Maximus** [Maximos] de Ephesus, ca 350, 41.3
- 马克西莫斯/马西摩 **Maximus** [Maximos], Maximus the Confessor, 580 - 662, 59.2; 75.6; 77.2 *
- 马克西莫斯/马西摩 **Maximus de Turino**, Bishop of Turin, preacher, ca + 465, 76.9
- 马留斯 **Marius Mercator**, writer against Pelagius, + ca 451, 56.4; 76.8
- 马留斯·维克托利努斯 **Marius Victorinus**, author from Africa, + after 362, 76.5
- 马伦 **Maron**, St., monk in Libanon, traditional father of the Maronite Christians, 4th or 5th ct, 59.5
- 马梅图斯 **Mamertus de Vienne**, Bishop of Vienne (Gaul), ca 470, 69.3
- 马尼 = 摩尼
- 马其顿纽斯 = 马克多尼乌斯
- 马切利纳 **Marcellina**, sister of St. Ambrose, 76.1
- 马塞 **Massilia** / Marseille, city in the South of Gaul, 57.2
- 马太/玛窦 **Matthaeus** / Matthew, 11.2

马特努斯 **Maternus**, Bishop of Cologne, 12.4
马西摩 = 马克西莫斯

马西翁/马吉安 **Marcion** [Markion], heretic,
ca + 154, Marcionites 22.2; 29.4; 30B1
*; 31.1; 37.5; 38A5

玛窦/马太 **Matthaeus** / St. Mathew, 11.2
《玛窦/马太福音注》*Opus imperfectum in Mt*
/ Commentary of Mt, 73.2; 76.10 *

玛利士 **Maris**, Bishop of Hardashir, 58.5

玛利亚/马利亚, 天主/上帝之母; **Maria**
[Mariam] / Mary, mother of the Lord, tomb
墓 11.1; reverence for her 对她的敬礼
70.3; 76.1; feasts 节日 69.5

玛穆铁 **Marmoutier** (< Maius Monasterium),
monastery in Gaul, 72.6

Mai

麦基特派 **Melkites** / Melchites, orthodox
Christians in Egypt and Syria, 55.5

麦撒良派 = 梅萨良派

麦托丢 = 梅笃丢斯

Man

满达教/曼底安派 **Mandaicismus** / mandaei,
28.3*; 31.1

Mao

毛里尼 **Maurini**, a group of historians 4.5

毛里修斯 **Mauritius**, St. Martyr, 16.4

Me

梅笃丢斯/麦托丢 **Methodius** [Methodios],
bishop of Olympus (or Philippi), 16.5;
26.3; 39.6 *

梅尔基亚得/米尔迪亚得 **Miltiades**, Pope 311
-314, 52.2

梅尔基亚得/米尔迪亚得 **Miltiades**,
apologete, ca 200, 34.2; 38A8

梅拉尼亚 **Melania**, St., Melany the Younger,
+439, 73.1

梅勒提乌斯 **Meletius** [Meletios] de Antiochia,
+381, (schism), 50.1

梅勒提乌斯 **Meletius** [Meletios] de Lycopolis
(Egypt), ca 300; Meletiani, 35.3*;
47.3; 48.2

梅利通/墨利托 **Melito de Sardes** [Meliton],
theologian, ca + 190, 5.5; 34.2; 38A8;
38B5

梅利图斯 **Mellitus**, abbot, 44.4

梅姆能 **Memnon**, bishop of Ephesus, deposed
in 431, 54.3

梅纳斯 **Menas**, St., martyr, tomb in Egypt,
70.1

梅纳斯 **Mennas**, Patriarch of Constantinople,
536, 58.3

梅萨良派/麦撒良派 **Messaliani** / Massalians
(= Euchites, Choreutes), sect, 50.7*;
72.6; 75.4,7

梅瑟/摩西 **Moses de Choren** / Moses, Bishop
of Choren in Armenia, ca +487, 75.9

梅斯罗布 **Mesrop**, St., Armenian monk, 361
-441, creator of the Armenian script, 42.2;
75.9*

梅因茨 **Mainz**, German town, 12.4

Men

门安得 **Menander**, heretic, 27.4

Meng

孟苏留斯 **Mensurius**, bishop of Carthago, +
311, 52.1

孟他努 = 蒙丹

蒙丹/孟他努 **Montanus**, founder of a sect
(Montanism), 12.8

蒙丹派/孟他努主义 **Montanism**, Christian
sect noted for rigorism, 18.6; 24.1; 33.1;

Mi

米尔迪亚得 = 梅尔基亚得

米兰 **Mediolanum** / **Milano** / **Milan**,
archdiocese, 12.1; 58.7; 67.2; synod 主
教会议 48.3; Edict of Milan 米兰敕令 16.6

米勒维 **Mileve**, Synod of Mileve in 416, 56.3

米努奇乌斯/米奴修 **Minucius Felix**,
apologete, ca 180 - 220, 14.2; 40.1

米努修 = 米努奇乌斯

米特拉斯(牛神)崇拜 **Mithras** / cult of the god
Mithras, 5.1; 15.6

弥格儿 **Michael** / **Michel**, archangel, 70.2

弥撒 **Missa** / Holy Mass (etymology), 67.3

弥撒经文, 感恩祭的固定部分 **canon**
[kanon], canon of Holy Mass, 67.3

弥撒礼成 **Ite missa est** / Go in peace, 67.3

秘密规则 **arcana** / arcane rules, arcane
discipline of the early Church, 23.3 * ;
66.2

Mo

莫尼卡/莫尼加 **Monica**, St., mother of St.
Augustine, 76.3

摩尼/马尼; 摩尼教 **Mani**, founder of
Manichaeism, 218 - 277, 31 * ; 75.8;
76.3

摩西 = 梅瑟

墨利托 = 梅利通

Mu

墓地, 墓穴 **coemeteria** / cemeteries, 16.2;
19.3; 23.5 * ; 64.3

慕道班 **catechumenatus** / catechumenate,
preparation for baptism, 22.1; 23.1, 3;
31.2; 66.2

穆罕默德 **Muhammad**, prophet of Islam, 570

穆拉托里残卷/姆拉多利残卷 **Muratorian**
fragment, canon of Biblical scriptures, 9.4;
38B4 *

穆扎赖卜的礼仪 **Mozarabia** / liturgy of
Mozarabia, 67.2

N

Na

拿撒肋人 = 纳匝肋人

纳塔利斯 **Natalis**, Confessor, 32.3

纳匝肋人/拿撒肋人 **Nazarenoi**, 8.2

Nai

奈斯多略/涅斯多留/聂斯托利 **Nestorius**
[Nestorios], bishop of Constantinople in
428, died in 451, 42.1, 5; 54 * ; 56.4;
60.6; 70.3; 75.7; 77.2

Nan

男女共同修道 **syneisactae** / mixed monastery,
26.3; 60.6

Nei

内安德 **Neander**, August, Church historian,
19th ct, 4.6

内克塔留斯 **Nectarius** [Nektarios], Bishop of
Constantinople, ca 391, 68.1

内波斯 **Nepos de Arsinoe**, Bishop, 33.2

内色斯 **Nerses** / Nerses, a Catholicus
(bishop), 339 - 373, 42.2

Ni

尼古拉斯派 **Nicolaites**, a sect, 30A6

尼克塔/尼塞大 **Niceta** [Niketas], Bishop of
Remesiana (Dacia), ca +414, 67.7; 76.7
*

尼禄 **Nero**, Roman Emperor 54 - 68, first

Roman Emperor who persecuted Christians,
9.4; 14.3; 15.1 *

尼禄斯 **Nilus**, Nilus the Ascete, ca + 430,
author, 75.7

尼尼安 **Ninianus**, St., missionary in Scotland,
ca 400, 44.3

尼诺 **Nino** / Nune, St. 42.3

尼欧比斯 **Niobes**, Stephan, of Egypt, 6th ct,
55.5

尼西比斯 **Nisibis**, theological school in, 54.5

尼西亚大会议 **Nicaea** [Nikaia], synod of 325,
20.3; 25.3; 26.2; 32.3; 43.1; 47.3,4 *;
60.6; 63.1,2; 64.3; 65.2; 68.1; 69.6

尼亚亚大会议 **Nicaea** [Nikaia], synod of 327,
48.2

尼西亚 - 君士坦丁堡的信经 **Nicaea -
Constantinopolis, Symbolum Nicaeno -
Constantinopolitanum** / Creed of Nicaea -
Constantinople, 49.2 *; 55.4; 66.2

尼泽 **Nice** [Nike], synod of 359 and formula,
48.5

尼泽提乌斯 **Nicetius de Trier**, Bishop, +
566, 43.8

Nie

涅斯多留 = 奈斯多略

聂斯托利 = 奈斯多略

Nu

奴隶 **servitudo** / serfdom, slavery, 73.3

努比亚 **Nubia**, area in N - Africa, 42.7

Nuo

挪威图 = 诺俄图斯

诺俄图斯/挪威图 **Noetus de Smyrna**
[Noetos], heretic, 32.4 *; 39.4

诺斯底主义/灵智主义 **Gnosticismus**
[gnosis], gnosticism, 11.1; 29 *; 50.8

诺斯替派 = 诺斯底主义

诺瓦蒂安 **Novatianus** / Novatian, + 258;
12.1,8; 19.4; 22,3; 24.2; 35.1 *;
40.3.4; 52.2; 72.6

诺瓦图斯 **Novatus**, 35.2

Ny

女执事 **diaconissa** / deaconess, office of,
18.6; 60.1

O

欧多基亚 **Eudoxia**, Empress in Constantinople,
ca 400, 51.3; 75.3

欧多基乌斯 **Eudoxius**, 300 - 370, bishop of
Constantinople, 360, 50.1

欧法 **Offa**, King of Mercia, + 796, 44.4

欧非派 **Ophites**, gnostic worshipper of snake -
symbol, 30A3

欧克留斯 **Eucherius**, Bishop of Lyon, + ca
450, spiritual author, 16.4; 76.8 *

欧罗修斯 = 奥罗修斯

欧瑟比乌斯/优西比乌 **Eusebius** [Eusebios],
Pope 309 - 310, 35.4

欧瑟比乌斯(凯撒瑞亚的)/优西比乌
Eusebius de Caesarea [Eusebios], Bishop
of Caesarea, 265 - 339, 4.1; 6.1; 12.9;
14.4; 16.6; 39.6; 41.2; 47.3; 50.4;
70.4; 75.1 *

欧瑟比乌斯/优西比乌 **Eusebius** [Eusebios],
Bishop of Dorylaeum in Phrygia, ca 450,
55.1

欧瑟比乌斯/优西比乌 **Eusebius de Nicomedia**
[Eusebios] / Eusebius of Constantinople,
+ 342, 41.2; 43.2; 47.3; 48.2

欧瑟比乌斯/优西比乌 **Eusebius** [Eusebios]
de Vercellae / Eusebius of Vercelli, + 370,
60.2

欧斯瓦杜斯 **Oswaldus** / Oswald, king in

England, ca 635, 44.4
欧塔图斯 **Optatus de Mileve**, Bishop of Mileve, + after 384, 52.3; 76.5
欧提米乌斯/欧西米乌 **Euthymius** [Euthymios], famous abbot in Palestine, + 473, 72.3
欧走伊乌斯 **Euzoius**, Arianist, 41.2
欧西米乌 = 欧提米乌斯

P

Pa

帕夫努提乌斯 **Paphnutius**, Bishop in Egypt at Nicaea 325, 60.6
帕霍米乌斯 **Pachomius**, St., founder of monastic communities in Egypt, ca 280 - 347, 72.2 - 4
帕拉蒂乌斯/巴拉第 **Palladius**, first bishop of Ireland, sent in 431, 44.2
帕拉蒂乌斯/巴拉第 **Palladius**, Bishop of Helenopolis (Bithynia), ca +430, 75.3,7
帕梅尼安努斯 **Parmenianus**, bishop of Donatists, 355 - 391, 52.3
帕皮亚斯 **Papias** of Hierapolis, 60 - 130, 10.2c; 11.1; 33.1; 37.6 *
帕奇安努斯 **Pacianus**, Bishop of Barcelona, ca +390, 24.3; 68.2; 76.6
帕斯托尔 **Pastor**, bishop of Palencia / Valencia, ca 447, 49.3; 50.8
帕特里奇乌斯/帕特里克/巴提克 **Patricius** / Patrick, St., Apostle of Ireland, ca 400 - 461, 44.2
帕特摩/拔摩 **Patmos**, island, 11.1
帕提亚(今伊朗东北部) **Parthia**, 12.11

Pan

潘非洛斯/旁非罗 **Pamphilus** de Caesarea, Eusebius' teacher, ca 300, 16.5; 39.6 * ; 75.1

潘泰诺斯 **Pantaenus** / Pantainos, famous Christian preacher 180 - 200, 12.10; 39.1 *

Pang

旁非罗 = 潘非洛斯

Pei

蓓蓓都亚/费利西达 **Perpetua**, Felicitas, Saints, martyrs, 15.5

佩基达 **Pekidha**, missionary, 12.9

佩拉吉/贝拉基 **Pelagius** [Pelagios], 354 - 418, theologian, condemned as heretic, 56 * ; 66.2; 76.2,3

佩佩图乌斯 **Perpetuus**, Bishop of Tours, ca 475, 69,4

Peng

彭提乌斯 **Pontius**, deacon writer ca 260, 40.3

蓬蒂阿努斯/彭提安努斯 **Pontianus**, Pope 230 - 235, 15.7; 32.4

Pi

丕平 **Pepin** / Pippin, King of the Franks 751 - 768, founder of the Carolingian Dynasty, 67.3

丕洛/毕罗斯 **Pyrrhus**, Patriarch of Constantinople, debated with Maximus in 645, 77.2

Ping

平安礼 **Pax** [eirene] / peace, sign of peace, kiss of peace, 23.1; 67.3

平信徒 **laicus** / lay person, common believer, 68.1

Po

坡利卡特斯/坡律加得 **Polycrates** [Polykrates], Bishop of Ephesus, ca 190,

11.1; 25.3

Pu

普布利乌斯 **Publius**, Bishop of Athens, martyred ca 170, 15.4

普克里亚 **Pulcheria**, Empress in Constantinople, ca 410 - 435, 41.6; 54.3; 55.2

普拉克西阿斯 **Praxeas**, heretic, 32.4; 34.2; 40.2

普里西利安努斯/百基拉诺 **Priscillianus**, Bp. of Avila, ca 340 - 387; Priscillianismus, 50.8 *; 76.7

普利斯卡 **Prisca** (**Priscilla**), adherent of Montanism, 34.1

普林尼/小普林尼 **Plinius** / Pliny (the Younger), 61 - 113, 7.2; 12.8; 13.2; 14.3; 15.3 *

普鲁登蒂乌斯 **Prudentius Clemens**, great Latin Christian poet from Spain, 348 - 405, 76.4

普罗克洛斯 **Proclus** [Proklos], Bishop of Constantinople, theologian, + 446, 51.3; 58.2

普罗克洛斯 **Proclus** [Proklos], Neoplatonic philosopher, 410 - 485, 17.2; 77.1

普罗迪克斯 **Prodicus** [Prodikos], Gnostic, 30A6

普罗斯柏 **Prosper de Aquitania**, lay theologian, ca 390 - 460; 57.3; 76.8 *

普罗提努斯 **Plotinus** [Plotinos], 205 - 270, Neoplatonist philosopher, 17.2

普瑞马修斯 **Primasius**, Bishop of Hadrumetum, ca + 567, 78.1

普若特留斯 **Proterius** [Proterios], Bishop of Alexandria, 452 - 457, 55.3

普瓦捷 **Poitiers**, town in Gaul, South of Tours, 78.4

Q

Qi

祈祷/祷告 **prex** / prayer, 23.1; 26.1; 67.1, 2,3,7; common 共同的 23.1; 37.3

祈祷所 **orarium** / prayer room, 71.4

Qian

千年主义 **millennium** / millenarism, chiliasm, 33.1

Qie

切拉留斯 **Cellarius**, Christoph, historian who first used the term "Middle Ages" in 1675, 13.1

切来斯提努斯/色勒斯丁一世 **Coelestinus I** (= Caelestinus) / Celestine, Pope 422 - 432, 44.2; 54.2; 57.3; 64.1

Qing

清洁派 **Cathari** [Katharoi] / Cathars, medieval sect, 35.1

Qiong

穷人的照顾 **pauperes** / the poor, Christian care for, 26.2; 60.4; 73.1

Qu

区利罗 = 济利禄

驱逐恶魔者 **exorcista** / exorcist, 18.5; 60.1

《去圣地朝圣游记》 **Peregrinatio ad loca sancta**, itinerary from ca 400, 70.5

R

Re

热罗尼莫/耶柔米/哲罗姆 **Hieronymus** [Hieronymos] / St. Jerome, 347 - 420, scholar, 4.2; 18.2; 26.3; 39.2; 40.4; 48.5; 51.2; 56.1,2; 64.3; 67.1; 70.1;

72.1; 72.3,6; 73.1,2; 76,2* ; 78.4
热内维埃夫 **Genevieve**, St., patroness of
Paris, 43.8

Ren
人文主义 **humanismus**, humanist learning,
76.2

Ri
日课 **breviarium** / breviary, prayer of the
hours, 67.7

Ru
儒利安/朱利安/犹利安/尤里安努斯 **Julianus**
Apostata / Julian, Emperor 361 - 363,
13.2; 41.3* ; 48.6; 52.3; 75.6.7
儒利安/朱利安/尤里安 **Julianus** / Julian,
Bishop of Aeclanum, ca 419, 56.4
儒利安/朱利安/尤里安 **Julianus** / Julian of
Alexandria, 42.7
儒利安/朱利安/尤里安 **Julianus** / Julian of
Halicarnassos, monophysite, +518, 55.5

Rui
瑞米格乌斯 **Remigius**, Bishop of Reims, +
535, 43.7.8
瑞米斯孟德 **Remismund**, King of the Suebi,
43.2
瑞莫博特 **Remoboth** / a kind of hermit, 72.5
芮帕拉图斯 **Reparatus**, Bishop of Carthago, ca
550, 58.6

Ruo
若马努斯 **Romanus** [Romanos], Romanus
Melodos, poet, ca 500 - 560, 67.6; 77.2*
若望/约翰 **Johannes Apostolus** [Ioannes] /
John the Apostle, 11.1* ; 15.2; 28.2
若翰洗者/约翰洗者 **Johannes Baptista**

[Ioannes] / John the Baptist, 6.1; 28.3;
69.4

若望/约翰 **Johannes** [Ioannes] / John, the
Presbyter, 11.1* ; 37.6

若望/约翰 **Johannes** [Ioannes] / John I, Pope
523 - 526, 43.3; 60.3

若望/约翰 **Johannes** [Ioannes] / John II,
Pope 533 - 535, 58.2

若望/约翰 **Johannes** [Ioannes] / John of
Antiochia, 54.2.3

若望/约翰 **Johannes** [Ioannes] / John, bishop
of Jerusalem, ca 390, 51.2; 56.3

若望/约翰 **Johannes** [Ioannes] / John II of
Constantinopolis, 55.4

若望/约翰·马克森提乌斯 **Johannes**
[Ioannes] / John Maxentius, ca 519, 58.2

若望/约翰 **Johannes** [Ioannes] / John
Moschus, author of spiritual literature, +
619, 77.3

若望/约翰 **Johannes** [Ioannes] / John
Nesteutes, Patriarch in Constantinople, ca
595, 63.1

若望/约翰 **Johannes** [Ioannes] / John
Philoponus of Alexandria, 6th ct, 55.5;
77.3

若望/约翰 **Johannes** [Ioannes] / John
Scholasticus, +577, 65.4

S

Sa

萨贝利乌斯/撒伯流 **Sabellius** /
Sabellianismus, heresy of modalism, 32.4 -
6* ; 48.1; 49.1; 50.4,8

撒巴斯 **Sabas** / Sabbas, St., 439 - 532, abbot
in Palestina, opponent of Origenism, 58.4;
72.3

撒伯流 **Sabellius** / Sabellianismus, heresy of
modalism, 32.4 - 6* ; 48.1; 49.1; 50.4,8

撒都塞人/撒都该人 **Sadducaei** / Sadducees, a group of the Jews, 6.1; 7.1

撒尔维安努斯 **Salvianus de Massilia**, Salvianus of Marseille, author, ca + 480, 43.6; 73.1; 76.9 *

撒迪卡/撒尔底迦 **Sardica** / Serdica (Sofia, Bulgaria), synod, 48.3 *; 60.5; 62.1; 64.1, 2 *, 3; 69.6

撒尔维安努斯 **Salvianus**, bishop in Spain, exponent of Priscillianism, ca 380, 50.8

撒托尔尼 **Satornil**, Gnostic, 30A1

Sai

塞尔基乌斯 **Sergius I**, Pope 687 - 701, 58.7; 59.6; 69.5

塞尔基乌斯 **Sergius de Antiochia**, since 544 of monophysites in Syria, 55.5

塞尔基乌斯 **Sergius**, Bishop of Constantinople 610 - 638, exponent of monoenergism, 59

塞流西亚 **Seleucia**, synod in 359; Seleucia - Ctesiphon, 48.5; 54.5

塞内卡/塞涅加 **Seneca**, Stoic philosopher, + 64, 5.4; 9.3; 78.4

塞浦路斯 **Cyprus** [Kypros], island in the East of the Mediterranean Sea, 9.3

塞瑞努斯 **Serenus de Massilia** / Serenus, Bishop of Marseille, ca 600, 70.4

塞维利安努斯 **Severianus de Gabala**, Severian, Bishop of Gabala, exegete, ca + 410, 75.4

塞维里努斯 **Severinus**, St., missionary in Noricum (modern Austria) +482, 43.4

塞维鲁·亚历山大 **Severus**, Alexander, Roman Emperor 222 - 235, 15.6 *; 39.5

塞维鲁 **Severus**, Septimius, Roman Emperor 193 - 211, 15.5

塞韦罗斯/塞维鲁 **Severus** [Severos] de Antiochia, 465 - 538; Severians, 55.3, 5;

58.2; 77.1 *

San

三大赫尔摩斯 **Hermes Trismegistos**, the great Hermes, mythological figure, 5.4; 17.2

三神论/三位一体论 **Tritheiti** / tritheism, 55.5

三圣经文 **Trishagion**, threefold acclamation "holy" in Greek liturgy, 58.2

三章争论 **Tria capitula** [tria kephalaia] / Three Chapters Controversy, 58.5 - 7 *; 78.1

Sang

桑特恩 **Xanten** (= Sanctos), 12.4

Se

色巴斯提安墓穴 **Sebastianus catacumba** / catacomb of Sebastian, 10.3; 23.5

色贡多/西公都 **Secundus**, Gnostic, 30A4

色贡多/西公都 **Secundus de Ptolemais**, bishop, ca 325, 47.4

色勒斯丁 = 切来斯提努斯

色雷斯 = 特拉克

Sha

莎波 **Sapor** / Shapur, Persian kings, 12.9; 31.1; 42.1

Shang

上帝 = 天主

上帝受苦派 **theopaschismus** / theopaschism, 55.4; 58.2; 78.2

上帝之母 **theotokos** / **mater Dei** / (Mary is) Mother of God, 54; 70.3

上主众仆之仆 **servus servorum Dei** / servant of God's servants, title of the Popes, 64.2

She

舍特派/塞特派 **Sethiani**, Gnostics, 30A3

Shen

神 = 天主 = 上帝

神秘宗教 **mysteria** / mystery cults, 5. 1;
22. 1; 29. 1; 67. 1; 76. 5

Sheng

省的主教会议 **provincialis synodus** / synod of
a province, 20. 2; 61. 1

《圣本笃会规》**Regula Sancti Benedicti**, Rule
of the Benedictine Order, 72. 7

圣城 = 耶路撒冷

圣宠/恩典/恩惠 **gratia** [charis] / grace,
grace - controversy, 56; 57

圣髑/圣骨 **reliquiae** / reliquary, relics of
saintly people, 70. 1, 2; 71. 3

圣父受难派 **Patripassiani**, Christian sect,
32. 2; 39. 2

圣歌 **cantus ecclesiasticus** / Church songs, 67. 6

《圣经拉丁通行译本》**Vulgata**, Latin Bible
translation of St. Jerome, 76. 2

圣经诠释学/解经学 **exegesis** / exegesis, Bible
studies, 30A2; 37A6; 39; 57. 1; 74. 2

圣经注释串联集/教父对《圣经》注释的摘引
汇编 **catena**, collection of Bible
explanations, 77. 1

圣爵, 圣杯 **calix** / chalice, used at Eucharist
celebrations, 71. 3

圣灵 = 圣神

圣人 = 圣徒

圣人/圣徒 **Sancti** / saints, 14. 4; 69. 4; 70. 1;
veneration of Saints 对圣人/圣徒的敬礼 70

圣人/圣徒传记 **Vita** / biography, hagiography,
2. 8; 70. 1

圣人/圣徒文献 **Acta Sanctorum**, collection of
biographies of saints, 2. 8; 14. 4

圣神 = 圣灵

圣神/圣灵降临节 **Pentecoste** [Pentekoste],
Pentecost, 8. 1; 22. 1; 25. 2 * ; 69. 1

圣神受造派/敌圣灵派 **Pneumatomachoi**,
Christian sect, 49

圣诗 = 赞美诗

《圣事礼仪书》**Sacramentaria** /
Sacramentaries, collections of liturgical texts,
67. 3

圣体, 领受耶稣圣体 **communio** / holy
Communion, 23. 2; 67. 5

圣徒 = 圣人

圣洗, 洗礼 **baptismus** / baptism, most
important Christian initiation rite, 22; 66

圣像崇拜 **imago** / images, worship of, 70. 4

圣像屏帙 **iconostasis** [eikonostasis] / wall of
icons in Eastern churches, 71. 3

圣智慧教堂 **sophia** / church dedicated to Hagia
Sophia, 71. 2

Shi

《十二宗徒/使徒遗训》**Didache**, document of
Church life, ca 110, 19. 3; 22. 1; 23. 1;
25. 1; 37. 1 *

十字号 **crucis signum** / sign of the cross, 26. 2

十字架上的酷刑 **crucis poena** / crucifixion as
penalty, 73. 3

使徒 = 宗徒

使徒后期教父, 宗徒教父 **Patres apostolici** /
Apostolic Fathers, 36. 1; 37 *

Shou

守斋, 守斋日 **ieiunium** / fasting, days of
fasting, 25 * ; 59. 6; 69

受难/殉道文献 **passio** / passion of a martyr,
report about the death of a martyr, 12. 4

Shu

属性交流, 一个性体可以有多个属性
communicatio idiomatum, 58.2

Si

司门(职) **ostiarius** / gate - keeper, office in the Church, 18.5; 60.2

司提反 = 斯德望

私下告解 **privata confessio** / private confession of sins, 68.2

私有教堂 **ecclesia propria** / proper church, 62.2

斯德望/司提反 **Stephanus** [Stephanos], / St. Stephen, deacon and martyr, 8.1,2; 18.4; 69.2,4

斯德望/司提反 **Stephanus I** / Stephen I, Pope 254 - 257, 21.2; 22.3

斯德望/司提反 **Stephanus Abbas** / Stephen, Abbot, 59.3

斯德望/司提反 · 格巴儒斯 **Stephanus Gobarus**, ca 500, 55.5; 77.3

斯德望/司提反 · 尼欧贝斯 **Stephanus Niobes**, 6th ct, 55.5

斯蒂利克 **Stilicho**, Vandal leader, ca 400, 41.6

斯多亚派 **Stoa** / Stoicism, 5.2; 6.2; 29.1; 38.1; 39.1; 40.1

斯高拉蒂加 **Scholastica**, St. sister of St. Benedict, abbess of a nunnery, ca 530, 72.7

斯图丢斯 **Studios**, 72.5

《四部福音合编/四部福音协调本》
Diatessaron, synopsis of gospels, ca 180, 38B5 * ; 75.8

四神论 **Tetraditi** / tetratheism, 55.5

四旬期 **Quadragesima**, “fourty days” of fasting before Easter, 69.7

嗣子说(附属论) **Adoptianismus**, Christ “adopted” by the Father (=

Subordinatianism), 32.2

Su

苏比亚克 **Subiaco**, place where Benedict lived as monk, 72.7

苏尔皮奇乌斯 **Sulpicius Severus**, 360 - 420, Italian theologian, historian, 4.2; 72.6

苏格拉底 **Socrates** [Sokrates] / Socrates Scholasticus, historian, ca 380 - 450, 4.1

苏格兰 **Scotia** / Scotland, 44.3

苏维比人 **Suebi** / Suevi / Swabians, German tribe, 43.2

Suo

索福若尼乌斯 **Sophronius** [Sophronios], Patriarch of Jerusalem 634, 59.2; 77.3 *

索佐梅诺斯 **Sozomenus** [Sozomenos], ecclesiastical historian, ca 450, 4.1; 42.1; 48.4

T

Ta

他提安 = 塔提安

他雅努 = 图拉真

塔撒孟德 **Thrasamund**, king of the Vandals 496 - 523, 43.6; 78.1

塔提安/他提安 **Tatianus** / Tatian, 120 - 175, apologete, 12.9; 13.1; 30B2; 38A3 * ; 38B5; 75.8

塔西图斯 **Tacitus**, 56 - 117, Roman historian, 7.2; 12.1; 14.2; 15.1; 43.1

Tai

太阳神 **Sol invictus** / god of the sun, 15.6; 16.3,6; 69.2

Tang

堂区/本堂 **parochia**, parish, unit of

Te

- 特奥多鲁斯/狄奥多尔 **Theodorus** [Theodoros] Ascidas / Theodore, bishop of Caesarea, 58.4-6
- 特奥多鲁斯/狄奥多尔 **Theodorus** [Theodoros] Cantuarensis / Theodore of Canterbury 669-690 44.4
- 特奥多鲁斯/狄奥多尔 **Theodorus** [Theodoros] de Constantinopolis, 59.5
- 特奥多鲁斯/狄奥多尔 **Theodorus** [Theodoros] de Mopsuestia / Theodore of Mopsuestia, 350-428, 54.1, 5; 56.4; 58.5; 66.2; 75.3, 5 *; 78.1
- 特贝/底比斯 **Thebais**, area in South Egypt, 72.2, 3
- 特布提斯 **Thebutis**, bishop candidate in the early Church, 28.1
- 特达特 **Trdat** [Tiridates], Armenian King, 42.2
- 特克拉 **Thecla**, St., 11.3; 70.1
- 特拉克/特拉吉亚/脱拉西/色雷斯 **Thracia** / Thrace, Northern part of Greece, 63.1
- 特勒玛克 **Telemachus**, monk in the East, 73.4
- 特勒斯佛若 **Telesphorus**, Pope 125-136, martyr, 15.3
- 特里尔 **Trier**, town in Germany, 71.2
- 特鲁拉会议 **Trullanum**, Synods in Constantinople (in the "Trullos" hall) 680/681 and 692, 59
- 特士良 = 德尔图良
- 特欧德林德 **Theodelindis**, Queen of the Langobardi, supporter of the faith, + 628, 43.4
- 特欧格尼斯 **Theognis de Nicaea**, bishop, ca 325, 47.4; 48.2
- 特欧纳斯 **Theonas de Marmarica**, bishop, ca

Ti

- 提阿非罗 **Theophilus** [Theophilos] de Alexandria, + 412, 41.5; 51 *; 54.2; 75.7
- 提阿非罗 **Theophilus** [Theophilos] de Antiochia, + ca 188, 26.1; 27.1; 30B4; 38A5 *
- 提阿非罗 **Theophilus**, bishop of Goths, 43.2
- 提阿非罗 **Theophilus**, missionary, 42.4
- 提多 **Titus**, disciple of Paul, 12.4; 18.2
- 提洛/推罗 **Tyrus**, Synod of, 335, 48.2
- 提摩太/弟茂德 **Timotheus** / Timothy, disciple of apostles, 9.3; 18.2
- 提摩太/弟茂德 **Timotheus III**, Bishop of Alexandria, 55.5
- 提摩太/提莫修斯 **Timotheus Aelurus**, Bishop of Alexandria 457-460, 55.3
- 剃头 = 发环

Tian

- 天梯若望/约翰 **Johannes Climakus** [Ioannes Klimakos] / John Climacus, ca + 649, author, 77.3
- 天主经/主祷文 **Pater noster** / Our Father, Christian prayer, 39.2; 40.3; 66.2
- 天主/上帝我们赞美你 **Te Deum** (laudamus) / We praise you, Lord, famous hymn 67.7 *; 76.7
- 天主/上帝之母 **theotokos** / **mater Dei** / (Mary is) Mother of God, 54; 70.3
- 天主受难论/上帝受苦派 **theopaschismus** / theopaschism, 55.4; 58.2; 78.2
- Tie
- 帖撒罗尼迦 **Thessalonici** [Thessalonike] / Thessalonica, 9.3; apostolic vicariate 63.3

Ting

听道理者的老师 **doctores audientium**, office in the early Church, 18.5

Tu

图尔**Tours**, synod of Tours (Gaul) in 567, 69.2

图拉真/他雅努 **Traianus** / Trajan, Roman emperor 98 - 117, 14.3; 15.3 * ; 37.4

图密善/多米田 **Domitianus** / Domitian, Roman Emperor 81 - 96, 11.1; 28.2; 29.2; 37.3

图书馆员 **chartularius** [chartophylakes], ecclesiastical office, archivarion, 60.1

Tuan

团体的隐修方式 **coenobiti** [koinobios] / monastic community life, 72.2

Tui

推罗 = 提洛

退隐者, 隐修士 **anachoretus** [anachoretos] / anachoret, hermits, 72.1 - 3, 6

Tuo

托莱多 **Toledo**, city in Spain; synods in Toledo, 43.2; 49.3; 50.8; 68.2; 69.5; 72.6

托勒密/多利买 **Ptolemaeus** / Ptolemy, Gnostic heretic, ca 200, 30A4

托马斯 **Thomas**, Apostle, 11.2; 12.11; Thomas - Christians in India 12.11; 23.4; 54.5

脱拉西 = 特拉克

W

Wa

瓦拉**Valla**, Lorenzo, humanist scholar, 77.1

瓦莱里安 **Valerianus** / Valerian, Roman

Emperor 253 - 260, 10.3; 16.2 * ; 22.3

瓦勒瑞乌斯 **Valerius**, Bishop of Hippo, 76.3

瓦林斯 **Valens**, Emperor of Constantinople, 364 - 378, 41.4; 43.2; 48.6

瓦林斯 **Valens**, Arian Bishop, 48.4.5

瓦伦蒂努斯/华伦提努 **Valentinus** / Valentin, Gnostic, 29.4; 30A4 * ; 30B2

瓦伦斯 **Valence**, Synod in Valence in 528, 57.4

瓦伦提尼安努斯 **Valentinianus I**, Roman Emperor 364 - 375, 41.4; 48.6; 64.3

瓦伦提尼安努斯 **Valentinianus II**, Roman Emperor, 383 - 392 41.4; 66.3

瓦伦提尼安努斯 **Valentinianus III**, Roman Emperor 425 - 455, 43.3; 60.4; 64.4

Wai

外教人/异教徒 **pagani** / pagans, meaning of the word, 41.4

Wan

万桑 = 味增爵

万物复兴说 **apocatastasis** [apokatastasis panton], a controversial doctrine of Origen, 29.2; 31.2; 39.2; 75.2; 75.4

Wang

汪达尔人 **Vandali**, Germanic tribe which conquered North Africa after 400, 43.6

Wei

威尔夫里德 **Wilfrid** / Wilfrith, St., Bishop, 44.4

威特比 **Whitby**, synod of 664, 44.4

维恩内 **Vienne**, town in Gaul, 43

维基留斯 **Vigilius**, Bishop of Thapsus, 76.9

维吉利乌斯/维吉流 **Vigilius**, Pope, 58.3

维克托 **Victor I**, Pope, 25.3; 32.3,4; 34.2; 38B4; 40.3

维克托 **Victor**, martyr, 16.4
维克托 **Victor de Capua**, Bishop of Capua, 69.2
维克托 **Victor**, Bishop of Vita (Africa), 43.6; 76.9
维克托里努斯 **Victorinus de Poetovio** (Pettau), 12.4; 33.1; 40.4 *
维克托里努斯 **Victorinus de Aquitania** 69.6
维南提乌斯 **Venantius Fortunatus de Poitiers**, +601, poet; bishop of Poitiers, 43.8; 78.4 *
威尼斯 **Venetia / Venice**, patriarchate of, 63.3
维逊 **Vaison**, town in Gaul, Synod in Vaison in 529, 60.2
维塔利阿努斯 **Vitalianus**, Pope, 44.4
维塔利斯 **Vitalis de Carthago**, 57.2
维塔利斯 **Vitalis**, an Apollinarist, 53
伪克雷孟文献 **Pseudo - Clementines**, apocryphal writings attributed to Clement I, 28.4; 76.7
味增爵/文森提乌斯/万桑 **Vincentius de Lerin**, author 1.1; 57.3 *; 76.8

Wen
文森提乌斯 = 味增爵
文森提乌斯 **Vincentius de Beauvais**, medieval encyclopedist, 4.3
文森提乌斯/味增爵/万桑 **Vincentius**, Roman presbyter, 47.3

Wo
《我们主的遗训》**Testamentum Domini / testament of Our Lord**, 75.5

Wu
乌尔巴努斯 **Urbanus I**, Pope 222 - 230, 15.6; 32.4
乌尔斐拉斯/乌斐拉 **Ulfilas**, 311 - 383, Bishop, missionary, translator, 43.3 *;

48.5; 76.10
乌尔夫来克 **Wulflaich**, deacon, 72.5
乌尔皮安 **Ulpianus, Domitius / Ulpian**, 15.5
乌尔西努斯 **Ursinus**, anti - pope, 50.2; 64.3
乌斐拉 = 乌尔斐拉斯
乌苏拉 **Ursula**, St. 16.4
“无论谁”《信经》**Quicumque**, Symbolum, 49.3
无逻各斯的人 **Alogi**, sect in the East, ca 170, 32.3
无首的 **Acephaloi** [Akephaloi], Christians who refused to accept authority after 482, 55.4
五品圣职 **subdiaconus / subdeacon**, 18.5
五旬主日 **Quinquagesima / quinquagesima**, 69.1
五旬节, 圣神/圣灵降临节 **Pentecoste** [Pentekoste], Pentecost, 8.1; 22.1; 25.2 *; 69.1

X
Xi
西安 **Xi'an**, Nestorian stele, 42.5
西班牙 **Hispania / Spain**, center of the Church, 9.1,4; 12.3; 45.2; 50.3,8
西彼连/居普良 **Cyprianus** [Kyprianos] / Cyprian, St., 200 - 258, bishop of Carthago, martyr, 12.3.6; 16.1.2; 19.3; 21.2.3; 22.3; 23.1; 24.1.2; 26.1; 35.1.2; 40.3 *; 51.1; 70.1
《西卜林神谕集》**Sibyllina Oracula** 39.7
西尔米翁 **Sirmium**, synods and formula, 48
西尔瓦努斯 **Silvanus de Gaza**, martyred ca 170, 16.5
西尔维利乌斯/西尔维流 **Silverius**, Pope 536 - 537, 58.3
西尔维斯特/西维斯特 **Silvester** (= Sylvester), Pope 314 - 335, 41.2; 47.2,3; 67.6
西哥特人 **Visigothi**, West - Goths 43.2

西公都 = 色贡多
西克斯图斯 **Sixtus II**, Pope 257 - 258, 16. 2;
22. 3; 40. 3
西拉 = 息拉
西利奇乌斯 **Siricius**, Pope 384 - 399, 50. 8;
60. 6; 64. 3 * ; 68. 2
西马库斯/辛马库 **Symmachus**, Pope 498 -
514, 64. 6; 78. 2
西马库斯 **Symmachus**, senators in Rome,
41. 4; 43. 3; 76. 4
西满/西门 **Simon Magus**, Simonites, 27. 4;
28. 4; 29. 4
西门 = 西满
西缅 = 西默盎
西默盎/西面 **Simeon**, Bishop of Jerusalem,
15. 3; 28. 1
西默盎/西缅 **Symeon**, St. Stylites, + 459,
72. 5
西默盎/西缅 **Symeon Minor**, Symeon the
Younger, stylite, + 596, 72. 5
西默盎/西缅 **Symeon de Mesopotamia**, a
leader of the Messalians, 50. 7; 75. 4
西内希乌斯 **Synesius de Cyrene**, [Synesios],
370 - 414, 75. 7
西提亚 **Scythia**, area North of the Black Sea,
home of Dionysius Exiguus, 58. 2; 78. 2
西维斯特 = 西尔维斯特
西西纽斯 **Sisinnius**, adherent of Manichaeism,
31. 1
希波吕图斯/希坡律陀 **Hippolytus**
[Hippolytos], Roman theologian, + 235,
15. 6. 7; 22. 1, 2; 23. 1; 24. 2; 25. 4;
26. 2; 32. 4; 33. 1; 38B4; 39. 2. 4 * ;
54. 1; 70. 1; 75. 4. 5
希拉利翁 **Hilarion de Gaza**, St. + 371,
brought monasticism to Palestine, 72. 3
希拉利乌斯/希拉流 **Hilarius de Arles**,
Archbishop of Arles ca 450, 64. 4

希拉利乌斯/希拉流 **Hilarius de Poitiers**, 315
- 367, Bishop of Poitiers ca 350, 48. 3, 5;
72. 6; 76. 1 *
希拉利乌斯/希拉流 **Hilarius**, friend of
Augustinus, 57. 3
希拉流 = 希拉利乌斯
希罗克勒斯 **Hierocles**, exponent of
Neoplatonism, 16. 4; 17. 1 * ; 75. 1
希帕蒂亚 **Hypatia**, Neoplatonist female
philosopher, ca 370 - 415, 41. 5; 75. 7
希坡律陀 = 希波吕图斯
希基努斯 **Hyginus**, Pope 136 - 140, 30A4
息拉/西拉 **Silvanus** (= Silas), 9. 3
洗礼 **baptismus** / baptism, most important
Christian initiation rite, 22; 66
洗礼时宣读的信经 **baptismus, credo** /
baptismal creed, 22. 2; 29. 4; 66. 2
洗礼堂 **baptisterium** / baptistery, baptism
chapel close to the church, 66. 3; 71. 2

Xia
下会司铎 **periodeutai** / visiting priests, 62. 1

Xiang
乡间的主教 **rurales episcopi** / bishops on the
countryside, 20. 1; 62. 1
相似派, 同性体派 **Homoiani**, Homoiousiani,
"similarity" sect, 48. 1; 48. 4. 5; 49. 1
“橡树会议” **Synodus ad quercum** / Synod of
the oak in 403, 51. 3

Xiao
小品 **ordines minores** / minor orders, 18. 5
小亚细亚 **Asia Minor**, 12. 8; 15. 3; 34. 2; 71. 1

Xie
谢拉皮翁 **Serapion de Thmuis**, bishop,
theologian, 300 - 375, 49. 1; 67. 2

谢努特 **Shenute** / Shenoud, 370 - 466, famous abbot in Egypt, 72.3

Xin

辛马库 = 西马库斯

新凯撒勒亚 **Neocaesarea**, Synod of, 18.5; 66.2; 68.1

新柏拉图主义 **Neoplatonism** / Neoplatonism, 16.4; 17.2 *; 41.3, 6; 72.2; 76.3; 77.1; 78.3,5

信经/信纲 **Credo** [symbolon], creed, 22.2 *; 23.3; 27.1; 29.4; 66.2

Xing

星期六守斋 **Saturni dies** / Saturday, fasting on Saturday, 25.1; 67.5

形式主义/形态论 **Modalismus**, heresy, Christ only a "mode" of the divine, 32.2; 32.4

Xiu

修道院 **seminarium** / seminary, 60.2

Xu

叙利亚 **Syria** / Syria, Roman province, 12.9; 55.3,5; 71.2; 75.8

Xuan

宣认信仰者 **confessor** / confessor of the faith, 14.4; 24.1; 60.1; 70.3

Xue

学道学校 = 讲授道理

Xun

巡逻式的隐修士 **gyrovagi** / monks without fix domicile, 72.5

殉道文献 **passio** / passion of a martyr, report

about the death of a martyr, 12.4

殉道者 **martyr** [martyrs] / martyr, faith witness, 14.4; veneration of martyrs 敬礼 25.2; 69.4; 70

殉道者的墓 **confessio** / martyr's tomb, 10.1; 23.5; 71.3

殉道者目录 **martyrologium** / martyrology, records of martyrs, 2.8; 14.4; 70.1;

Y

Ya

(大) 雅各伯/大雅各 **Jacobus Maior** [Iakobos], Apostolus / Jacob the Elder, 8.3; 12.3; liturgy 67.2

(小) 雅各伯/小雅各 **Jacobus Minor** [Iakobos] / Jacob the Younger, 8.3 *; 9.1,2; 18.2

雅各伯/雅各 **Jacobus** [Iakobos] Baradai, Bishop of Edessa 541 - 578, 55.5

亚伯加/阿伯加 **Abgar**, kings of Edessa, 7.2; 12.5,9; 30B3; 39.5; 70.4

亚波里纳留 = 阿波利纳里

亚大纳修/亚达那修/阿塔那修斯 **Athanasius** [Athanasios], St., Bishop of Alexandria, 295 - 373, 35.3; 42.6; 47.3; 48 *; 49.1; 50.3; 53; 54.1.2; 72.1,6; 75.1 *

亚里士多德 **Aristoteles**, Aristotle, 384 - 322BC, philosopher, 5.4; 74.1; 78.2

亚历山大/亚力山大 **Alexander**, St., abbot, founder of "sleepless" monk groups, ca + 440, 72.5

亚历山大/亚力山大 **Alexander**, Bishop of Alexandria, ca 320, 47.2

亚历山大/亚力山大 **Alexander**, Bishop of Jerusalem, martyred ca 250, 16.1

亚历山大 **Alexander**, Noel (Natalis), French historian, ca 1680, 4.5

亚历山大里亚/亚历山大/亚力山大

- Alexandria** [Alexandria], city in Egypt, city and patriarchate 城市和宗主教区 12.7; 16.1; 20.3 *; 39.1; 45.2; 55.3; 63.1 *; 74.2; catechist school, theological school 慕道学校, 神学传统 39 *; 54.1; 74.2; Synods 主教会议 12.7; 48.6; 49.1, 2; 53
- 亚略/亚流/阿里乌斯 **Arius** [Areios] / presbyter in Alexandria, ca 250 - 336, advocate of subordinatianism (Arianism), 32.3; 42.6; 43.1, 2, 8; 47 *; 48.2; 49.1; 51.1; 75; 78.4
- 亚拿斯大修 = 阿纳斯大修
- Ye
- 耶路撒冷 **Jerusalem**, seat of a patriarch 12.10; 45.2; 55.3; 63.2 *
- 耶柔米 = 热罗尼莫
- Yi
- 一般的基督徒/有魂无灵的信徒 **psychikoi** / "un-spirited" Christians, 29.2; 34.2
- 一位一体论 **monarchianism** / monarchianism, a heresy, 22.2; 32 *; 50.5
- 伊巴斯 **Ibas**, Bishop of Edessa 436 - 457, 54.5; 55.2; 58.5
- 伊达拉/意大拉译本 **Itala**, Old Latin Bible translation, revised by Jerome, 40
- 伊皮法纽 **Epiphanius** [Epiphanius], from Cyprus, Bishop of Salamis, 315 - 403, 28.1; 34.1; 39.2; 49.2; 51; 70.4; 75.4 *
- 伊撒格 **Isaac de Antiochia**, Syrian theologian, writer, ca 450, 75.8
- 伊斯兰教 **Islam**, origin and expansion, 45
- 伊西多尔 **Isidorus**, Gnostic, 30A2
- 伊西多尔 **Isidorus de Pelusium**, monk in Egypt, author, ca +435, 75.7
- 伊西多罗/伊西多尔 **Isidorus de Sevilla** / Isidoro / Isidore, St., ca 570 - 636, Archbishop of Sevilla, 43.2; 65.4; 73.2; 78.4 *
- 依雷内/伊雷内/爱任纽/伊里乌 **Irenaeus** [Eirenaios], Bishop of Lyon, ca 140 - 202, 10.2e; 11.1; 12.2.3.4; 18.2; 21.1,2; 22.1,2; 24.1; 25.3,4; 27.4; 28.2; 32.5; 33.1; 38B3 *; 39.4; 75.4
- 依里黎苛/以利哩古 **Illyria**, area in former Yugoslavia, 9.3
- 依纳爵/伊格那丢 **Ignatius Antiochenus** [Ignatius] / Ignatius the Martyr, +110, 10.2b; 13.1; 15.3; 18.2; 21.2; 23.2; 37.4 *, 5
- 依诺森/因诺森一世 **Innocens I** / Innocent I, Pope 402 - 417, 56.3; 64.3 *; 67.3; 73.5
- 依诺森/因诺森三世 **Innocens III** / Innocent III, Pope, +1216, 71.4
- 依孛斯/阿格尼斯 **Agnes**, St., early Roman martyr, before 300, 15.6
- 医者 **Therapeutai** / a kind of early hermits, 6.1; 72.2
- 以法莲 = 厄弗瑞
- 以弗所/厄弗所 **Ephesus** [Ephesos], important metropolis in Asia Minor, exarchate, 20.3; 63.1; synod of 431 大公会议 50.7; 54.3 *; 56.4; 65.2; 70.3; synod of 449 主教会议 55.2
- 以利哩古 = 依里黎苛
- 意大拉译本 = 伊达拉
- 异端 **haeresis** [haireisis] / heresy, concept of heresy, 27.2
- Yin
- 因诺森 = 依诺森
- 因斯坦提乌斯 **Instantius**, bishop in Spain, ca

- 380, 50.8
引入奥迹的教导 **Mystagogia** / mystagogical catechesis, 66.2
隐修院 **laura** / monasteries (in Jerusalem), 58.4; 72.3
隐修院 **monasterium** / monastery, 72
隐修院院长 **abbas** / abbot, superior of a monastic community, 72.2,4,7
隐修者 **eremitus** / hermit, a kind of monk, 72
隐修者, 隐修生活 **monachus** [monachos], monk, monastic tradition, 72
印度 **India** / India, early Christian missions in, 12.11 * ; 42.5; 45.2; 54.5; 77.3
- Ying
英国 **England**, 44.1,4
- You
尤金尼乌斯 **Eugenius**, usurper, 392 - 394, 41.5
尤利安 = 儒利安
尤利乌斯 **Julius I**, Pope, 337 - 352, 48.2; 75.6
尤利乌斯 **Julius Africanus**, lay theologian, ca +240, 15.6; 39.5 *
尤利乌斯·卡西安 **Julius Cassianus**, 30B2
尤尼利乌斯 **Junilius Africanus**, biblical scholar, writer ca 550, 78.1
尤斯提尼安/查士丁尼 **Justinianus I** [Iustinianos] / Justinian, Emperor in Constantinople 527 - 565, 39.2; 41.6; 43.6; 55.5; 58 * ; 60.3,6; 61.2; 63.1; 64.1; 72.4; 73.3;
尤斯提尼安/查士丁尼 **Justinianus II**, Emperor in Constantinople, +711, 59.4,6
尤斯廷努斯/游斯丁 **Justinus** / Justin I, Emperor in Constantinople 518 - 527, 55.4
尤斯廷努斯/游斯丁 **Justinus** [Iustinos] / Justin, apologete, martyr, ca 100 - 165, 13.1.2; 15.4; 22.1; 23; 26.2; 28; 38A2 * ,6; 38B3
尤斯廷努斯/游斯丁 **Justinus** [Iustinos] / Justin, Gnostic, 30A3
尤文库斯 **Juvenus**, presbyter from Spain, ca +380, Latin author, 76.5
尤文纳利斯 **Juvenalis** / Juvenal, Bishop of Jerusalem 421 - 458, 63.2
优迪克 = 优提克斯
优诺米乌斯/欧诺米 **Eunomius**, ca 370, Eunomians = Anhomoiani, 48.4 * ; 66.3; 75.2
优斯塔修 = 奥伊斯塔提乌斯
优提克斯/优迪克 **Eutyches**, Archimandrit in Constantinople, 378 - 454; Eutyichianism 55.1
优西彼乌 = 欧瑟比乌斯
游斯丁 = 尤斯廷努斯
由子 **Filioque** / “and from the Son”, 49.3
- Yuan
原始逾越节论 **Protopaschitismus**, 25.3; 35.1; 50.6; 69.6
- Yue
约翰 = 若望
约翰克利索斯托 = 金口若望
约克 **York**, archdiocese, 44.4
约瑟夫斯 **Josephus Flavius**, Jewish historian, ca 37 - 100, 7.2
约维安努斯/约维安 **Jovianus** / Jovian, Roman Emperor 363 - 364, 41.4; 53
约维尼安努斯 **Jovinianus** / Jovinian, monk in Rome, +405, 70.3; 72.6; 76.2

Z

Zan

赞美诗/圣诗 **hymnus** / hymn, poetry of praise
used in liturgy, 23. 1; 67. 7; 76. 1; 77. 2;
78. 4

Ze

则齐利亚 **Caecilia**, St., 15. 6

则齐利安努斯 **Caecilianus**, bishop of
Carthago, ca 311, 52. 1

泽弗里努斯 **Zephyrinus**, Pope, 22. 2; 24. 2;
32. 4 * ; 34. 2

泽勒斯提乌斯 **Caelestius**, friend of Pelagius,
ca 400, 56

泽诺比亚 **Zenobia**, queen of Palmyra 16. 3;
32. 3

Zha

查士丁尼 = 尤斯提尼安

Zhai

斋戒 **xerophagia**, a kind of fasting, 34. 1

Zhan

站柱者 **stylites** / ascete standing on a column,
like Symeon the Stylite, 72. 5

Zhang

长老职, 教堂的内殿 **presbyterium** /
presbytery, 18. 2; 71. 3

Zhe

哲罗姆 = 热罗尼莫

Zhen

贞女/基督的 **Virgines Christi**, sacrae 26. 3;
72. 3

证明书 **libelli**, **libellatici**, certificate for

sacrifice performance, 16. 1

Zheng

正典,《新约》的 **canon** [kanon] / canon of the
New Testament, 29. 5; 38B4

政教合权制度, 皇帝控制教会
Caesaropapismus, union of political and
religious power, 41. 2; 58. 1; 64. 1

Zhi

芝诺 **Zeno**, Bishop of Verona, 76. 5

芝诺 **Zeno** [Zenon], Emperor, 42. 2; 43. 3;
54. 5; 55. 4

执事 **diaconus** [diakonos] / deacon, office of,
8. 1; 18. 4

《致丢格内妥的信》 **Diognetus - Epistula**,
letter addressed to Diognet, 13. 2; 26. 1;
38A6

Zhu

朱利安 = 儒利安

主祷文/天主经 **Pater noster** / Our Father,
Christian prayer, 39. 2; 40. 3; 66. 2

主教 **episcopus** [episkopos] / bishop, 18 * ;
29. 5; 73. 1; election 选任主教 19. 1, 2;
43. 8; 60. 3

主教会议 **synodus** / synod, their history and
characteristics, 20. 2; 46. 1; 65 *

主教会议文献 **collectanea synodalis** /
collection of council documents, 2. 2; 65. 4

主教名单 **Diptychon**, list of bishops, 58. 6;
67. 3

主教职 **episcopatus** / episcopate, office of a
bishop, 18 * ; 29. 4

主显节 **Epiphania** / Epiphany, ecclesiastical
feast, 25, 2 * ; 66. 3; 69. 2

Zhuan

转向犹太教的人 **proselytoi** / proselytes, people who join Judaism, 6.2

传记 **vita** / biography, life of a saint 72.1

Zi

自杀 **suicidium** / suicide, 73.3

Zong

宗教上的交流/混合/融会现象 **syncretismus** / syncretism, 5.4; 15.6; 41.2; 45.1; 75.7

宗徒/使徒后期教父, 宗徒教父 **Patres apostolici** / Apostolic Fathers, 36.1; 37 *

《宗徒/使徒规诫》**Didascalia apostolica**, early document, 18.3,4; 25.4; 39.5 *

宗徒/使徒会议 **Apostolorum concilium** /

Apostolic Council, 49 or 50 AD, 9.2; 10.1

《宗徒/使徒教规》**Canones apostolorum**, (*Canones ecclesiastici apostolorum*), 65.4; 75.5

《宗徒/使徒宪章》**Constitutiones Apostolicae**, [*Diatagai ton hagion apostolon*], ca 380, 75.5

宗主教, 宗教区 **Patriarcha** / patriarch, title of certain bishops, 6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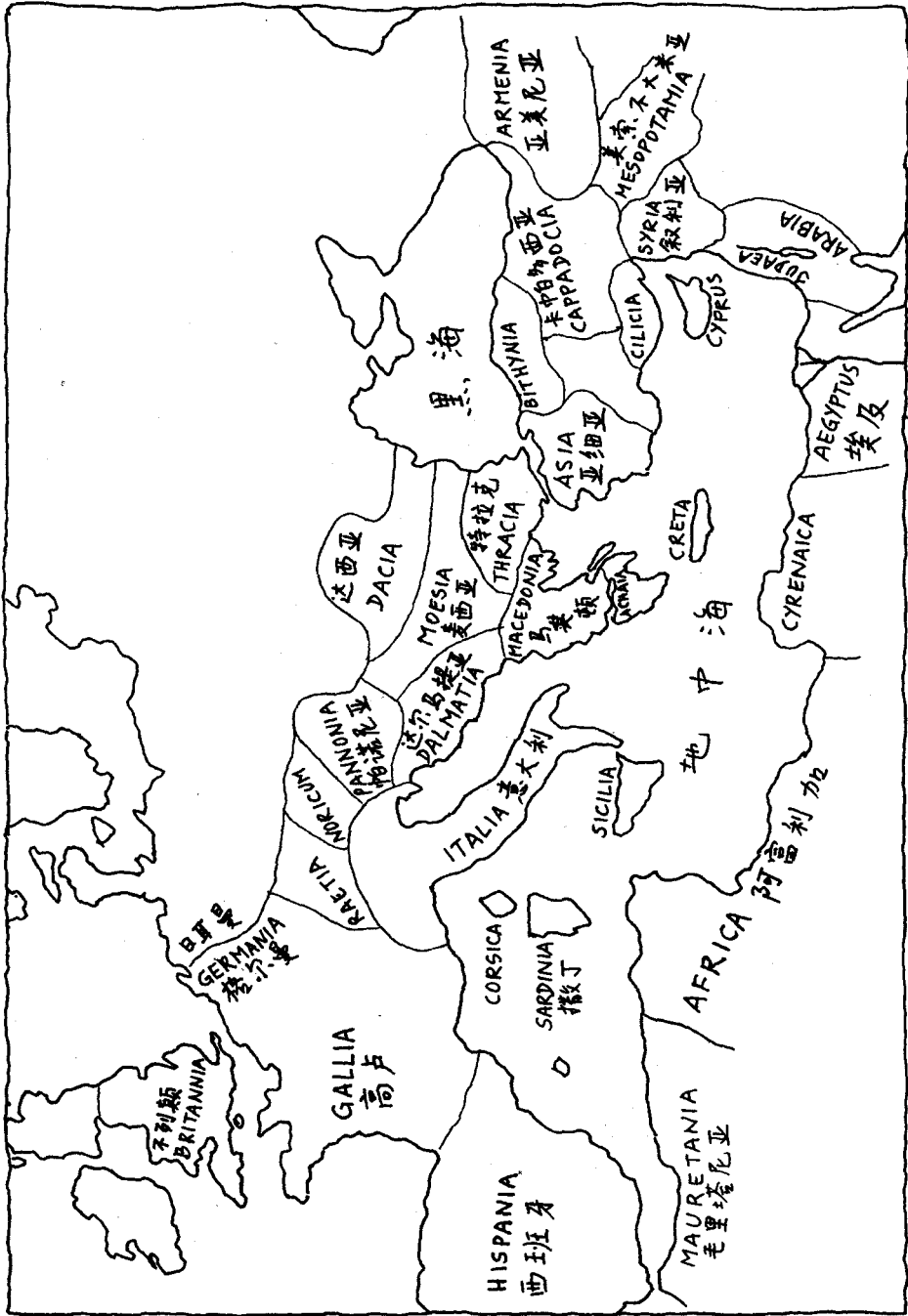
宗座代牧 **vicarius apostolicus**, vicar apostolic, 63.3

总执事 **archidiaconus** [archidiaconos] / archideacon, archipresbyter, 60.1; 62.3

Zuo

左西莫斯/左息末 **Zosimus**, 56.3,4; 6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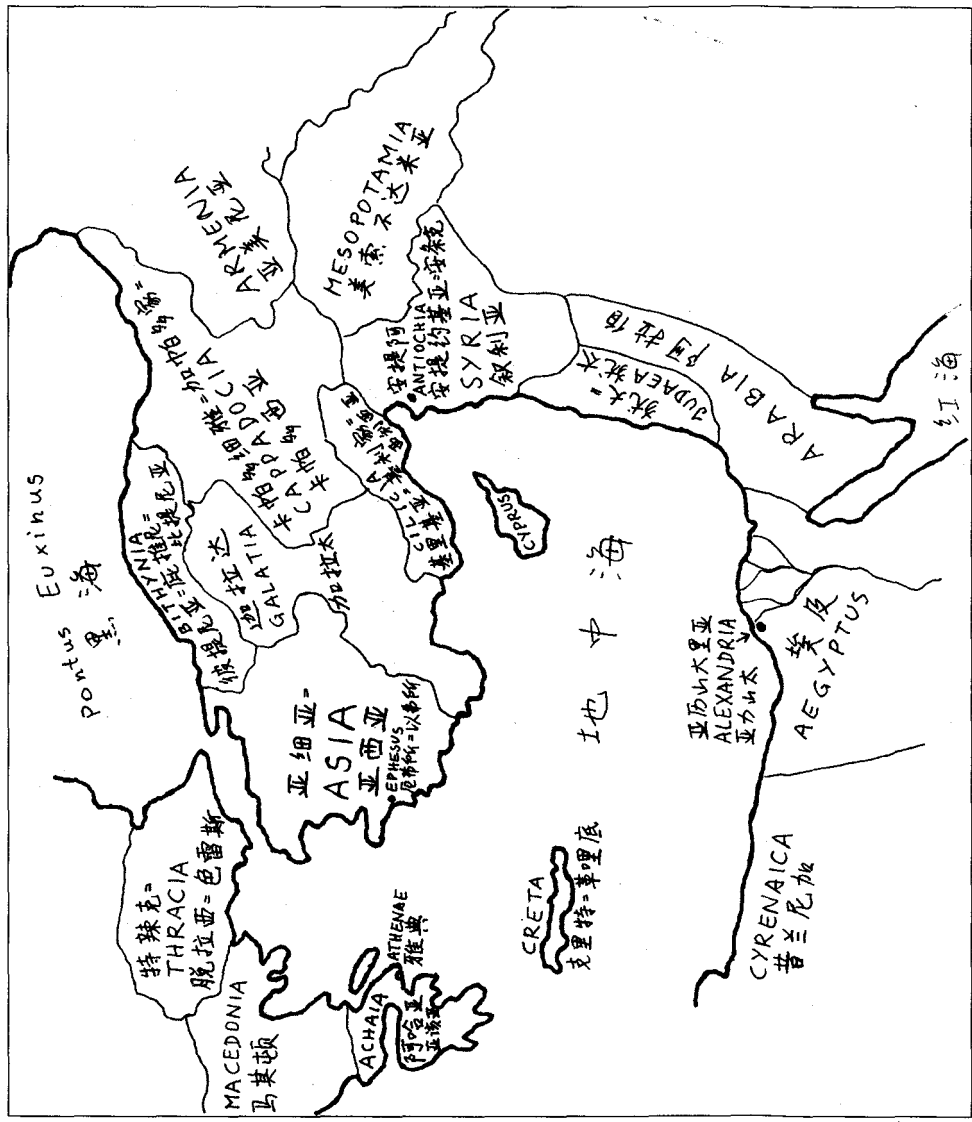
附 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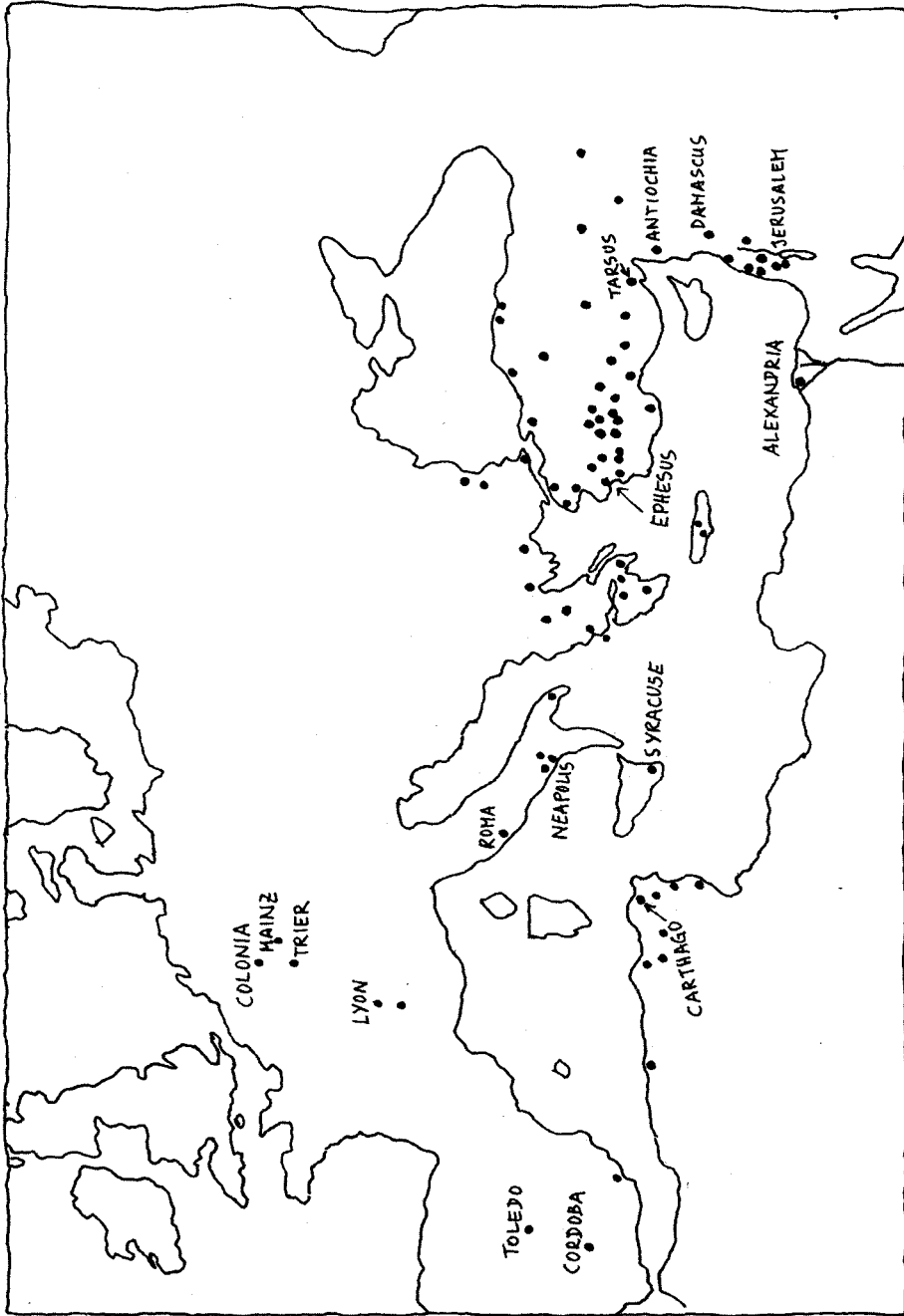
罗马帝国各省(约公元一二〇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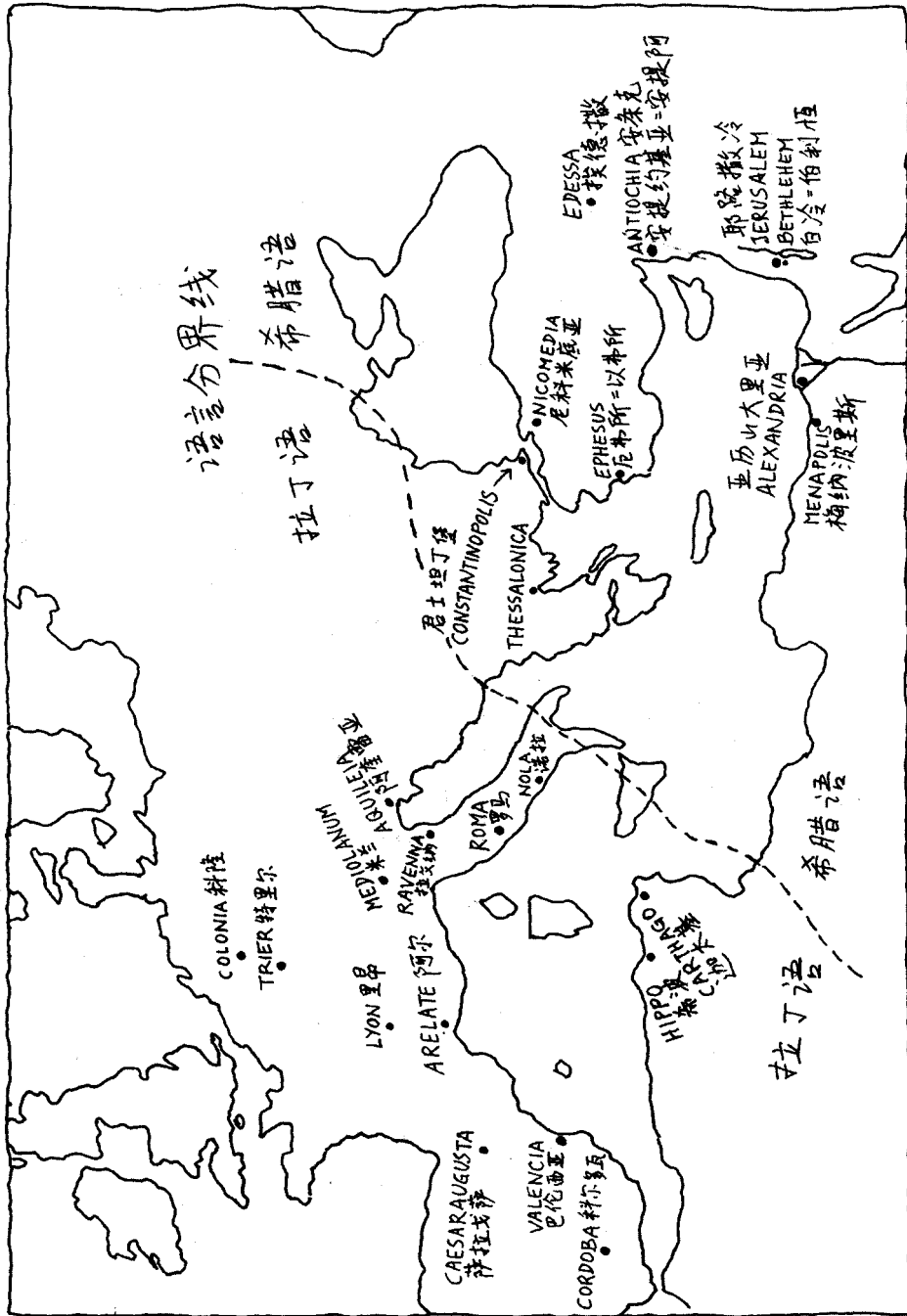
第四、五世纪的耶路撒冷和安条克地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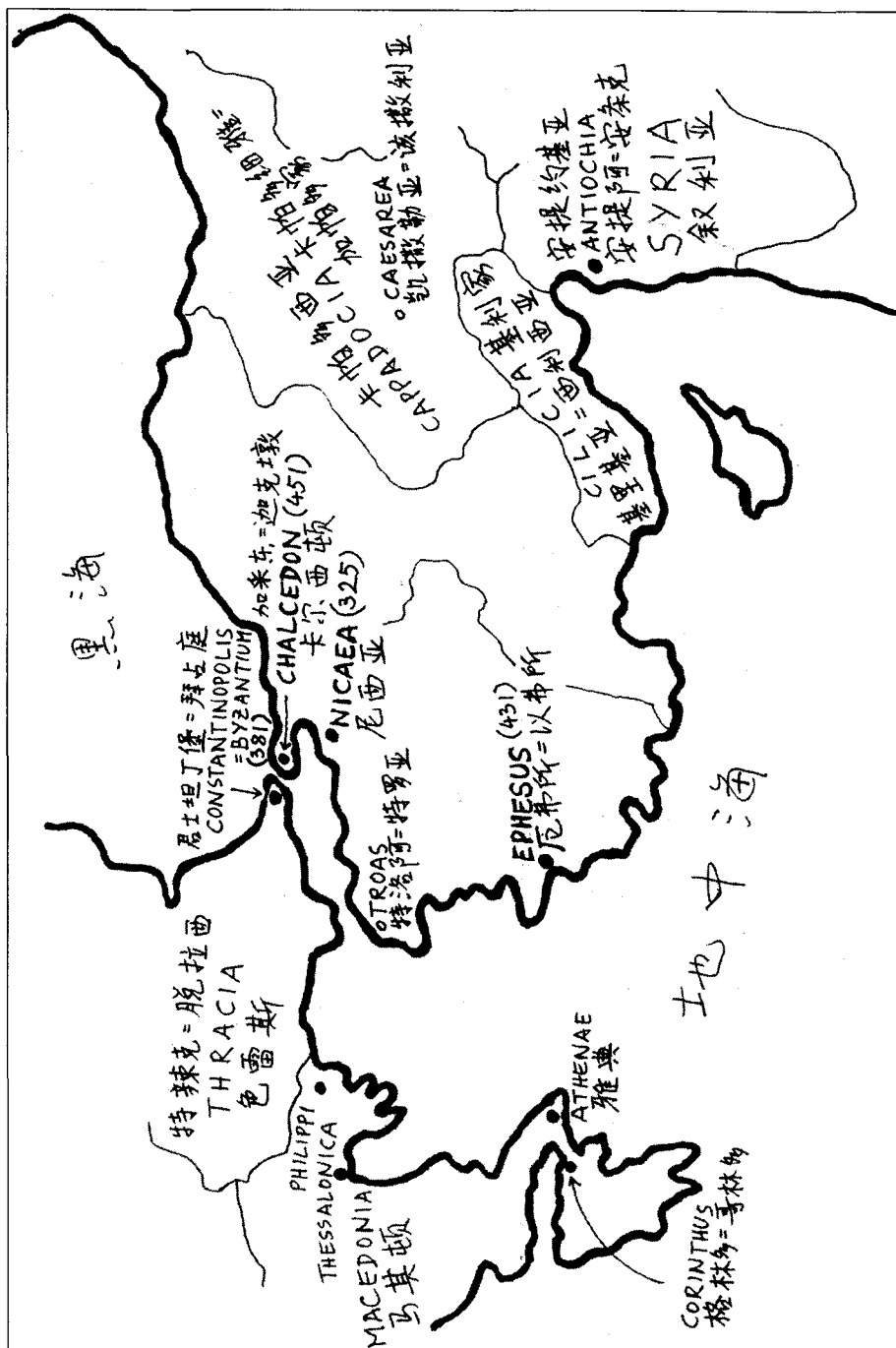
罗马帝国东部各省



公元二〇〇年有基督徒的地点(可考证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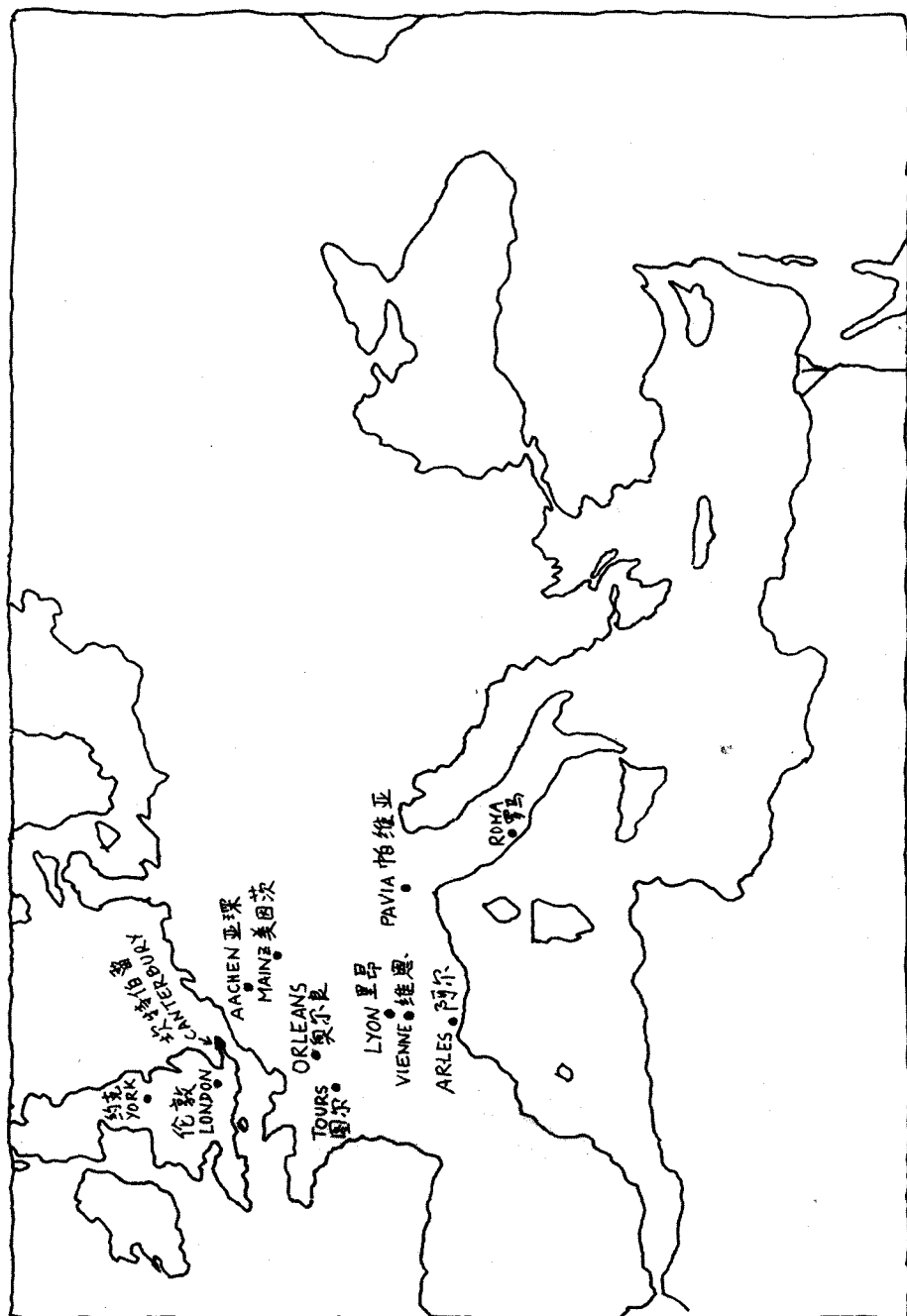


第五世纪的重要朝圣地



早期四次大公会议的地点

欧洲西北部的城市



ISBN 978-7-80254-105-4



9 787802 541054 >

定价：60.00 元